



柏杨版

第二部

通鉴纪事本末

03

巫蛊恐怖

04

巨星赵合德

柏杨◎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蛊恐怖·巨星赵合德/柏杨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7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ISBN 978-7-5086-1153-2

I. 巫… II. 柏… III. 中国—古代史—西汉时代—纪事本末体 IV. K234.1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679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二部

巫蛊恐怖·巨星赵合德

WUGU KONGBU · JUXING ZHAOHEDE

著 者: 柏 杨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153-2/K · 10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377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二部

01 巫 蛊 恐 怖

导 读 /003

1 西汉匈奴激战

- 一、两国邦交断绝 /005
- 二、政略与战略并下 /009
- 三、汉朝反攻 /014
- 四、大漠最后一战 /020
- 五、苏武北海牧羊 /026
- 六、李陵孤军覆没 /031
- 七、恢复和平 /041

2 征服两越

- 一、刘安反战 /045
- 二、南越内乱 /050
- 三、南闽两越俱亡 /054

3 征服朝鮮

- 一、惡使涉何 /058
- 二、在半岛北部設郡 /060

4 劉徹患神怪症

- 一、李少君與栾大 /063
- 二、封禪 /067
- 三、石闕山夢醒 /072

5 巫蠱恐怖

- 一、忠貞分子江充 /075
- 二、逼反皇太子 /078
- 三、妄男子腰斬 /083

6 燕蓋政變

- 一、宮廷鬥爭 /084
- 二、陰謀敗露 /086

7 霍光廢君立君

- 一、劉徹安排後事 /090
- 二、劉賀當皇帝二十七日 /094
- 三、劉病已傳奇 /105
- 四、霍姓滅族 /113

8 羌民族抗暴及屈服

- 一、解仇告警 /120
- 二、趙充國堅持和平手段 /126

9 匈奴汗国衰败

- 一、窝里斗白热化 /133
- 二、在西域初设总督 /141
- 三、向西汉臣服 /146
- 四、陈汤斩郅支单于 /152
- 五、王昭君的故事 /164
- 六、苟延残喘 /169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二部

04 巨星赵合德

导 读 /179

1 西汉中叶官场倾轧

- 一、萧望之之死 /181
- 二、虫蛆翻腾 /186
- 三、石显破败 /192

2 巨星赵合德

- 一、刘骢献身美女 /197
- 二、“祸水” /202
- 三、谷永直言 /205
- 四、姐妹均死于非命 /209

3 黄河灾难

- 一、不断决口 /214
- 二、平当方案 /220
- 三、无人治本 /222



4 皇亲傅丁家族

- 一、傅老太婆夺权 /226
- 二、暴贵 /231
- 三、剖棺毁尸 /236

5 同性恋效应

- 一、美丽宰相董贤 /242
- 二、致命的吸引力 /247
- 三、人亡家破 /251

6 新王朝

- 一、王政君进入权力中心 /256
- 二、五侯控制政府 /265
- 三、张禹与朱云 /272
- 四、王莽声誉鹊起 /280
- 五、献女固宠 /287
- 六、百分百民意支持 /296
- 七、和平转移政权 /305
- 八、鬼话反扑 /315
- 九、民变蜂起 /320
- 十、渐台陷落 /328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二部

03 巫蛊恐怖

古代中国人一直活在各式各样的恐怖政治之中

导 读

任何名称的政治恐怖，事实上只不过一种恐怖——巫蛊恐怖（蛊，音 gǔ【古】）。刘彻暴政称为“前一世纪西汉王朝巫蛊恐怖”，巫蛊是“诅咒”，武曌恐怖称为“七世纪唐王朝巫蛊恐怖”，巫蛊是“谋反”，胤禩弘历暴政称为“十八世纪清王朝巫蛊恐怖”，巫蛊是“讥讪”，于此便更一目了然。

名称不同，内容则一，都是英明领袖（依摇尾学定律：凡是领袖，必定英明）使用国家机器，打击他阁下的私人敌人。包括政治敌人、经济敌人、学术敌人（萧衍嫉妒沈约发明平上去入四声），甚至诗坛敌人（杨广嫉妒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诗句），以及床上敌人（当皇后情夫的人有祸了）。巫蛊一旦出笼，对手无不脑浆崩裂，家破人亡。

一部二十六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巫蛊恐怖史，仔细思量，胆战心惊。

柏杨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

西汉匈奴激战

一、两国邦交断绝

前一三三年，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马邑县（山西省朔州市）土豪聂壹，通过外籍官民接待总监（大行）王恢，上书刘彻，说：“匈奴汗国（王庭设在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刚跟西汉和解，正在修睦，我们可以用重大利益诱惑他，使他们深入西汉国境，伏兵攻击，给他们一个决定性的致命创伤。”

刘彻召集御前会议讨论。

王恢说：“在代郡（河北省蔚县）从前还是独立王国的时代（战国时代开始后第六年【前四七五年】，晋国国务官赵无恤，刺杀姐夫代王，代国亡。在此之前，代国是一个独立王国），北方有强大的胡人部落，南方东方又受晋国、燕国军队的牵制。他们还能够养老育幼，种树耕田，仓库充实，匈奴不敢侵犯。而今以陛下的威望，四海统一，而匈奴不停地南下，侵犯国土，屠杀人民，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对我国毫无恐惧之感，我以为应该出击。”

韩安国说：“当初，高皇帝（一任帝刘邦）曾经被围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参考前二〇〇年），七天不进饮食，等到解围之后，回到首都，并没有愤怒之心，寻求报复。这是圣人的胸襟，以天下为重，不因私人的怨恨，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才派娄敬前往匈奴，提议和解。到今天已获得五世的和平（五世，指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刘彻。事实上应为七世——在刘盈之后，还有刘恭、刘弘。不过二位是吕雉的影子，没有人敢

提)，我认为不应该出击。”

王恢说：“不然。高皇帝（一任帝刘邦）亲自临阵，身披坚甲，手执利器，转战疆场将近十年。所以不报复平城的羞辱，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要天下人获得休养。而今边境不断传出警报，士兵死伤累累。我朝的枢车，在路上前后相望。怀有爱心的仁人，无不悲痛，我认为应该出击。”

韩安国说：“不然。最高军事行动，是我们饱食而等待敌人饥饿，我们治理而等待敌人混乱，我们养精蓄锐而等待敌人筋疲力尽。所以沙场交锋，击败对方主力，伐国攻城，摧毁对方守卫，不如静坐不动，就使敌人疲惫，这才是圣人的作战方法。而今我们轻率地发动突击，长驱直入，势难收到功效。如果纵队前进，一旦接战，无法承受压力。如果数路齐肩并发，可能后继无力。推进太快，粮秣不继；推进太慢，就不能捕捉机会，得不到战果。用不了一千华里，我们就人困马乏。这正是《兵法》上说的：‘派出军队，送给敌人俘虏。’所以我认为，不可以出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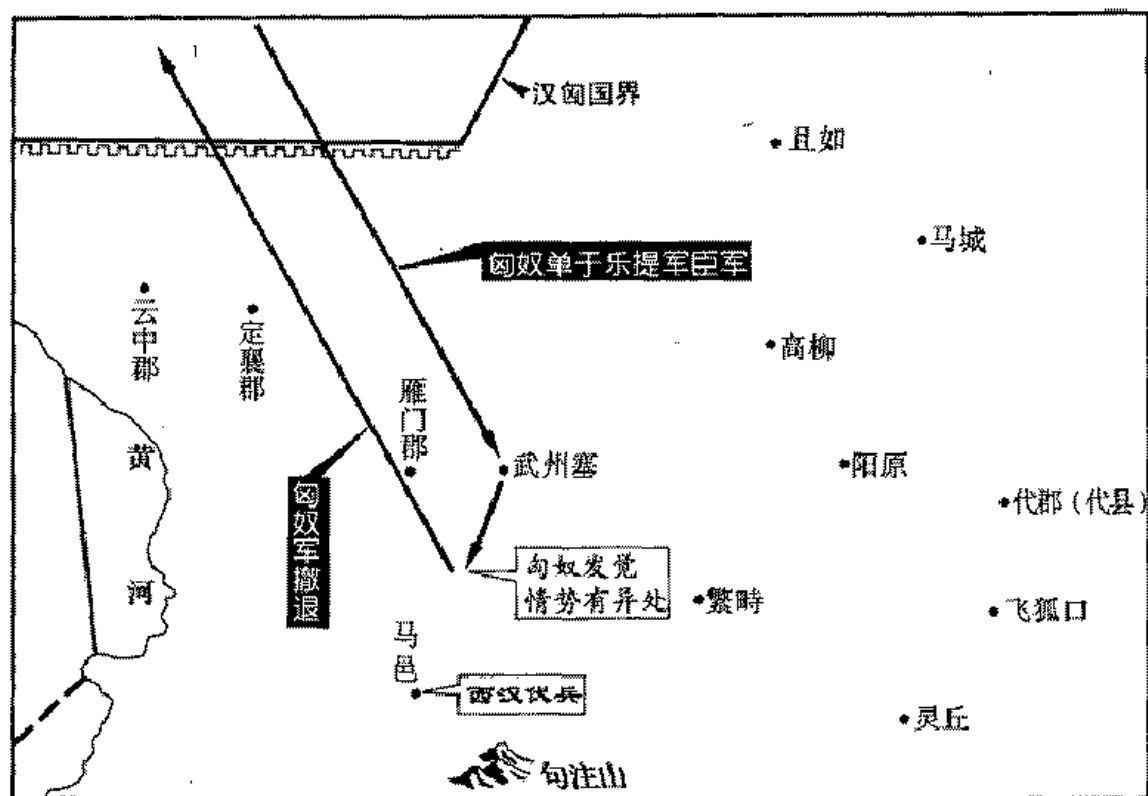
王恢说：“不然。我所说发动攻击，并不是发动深入敌人心脏的攻击，只是利用匈奴单于的贪心，把他引到边境。我们遴选精兵良将，在隐蔽处埋伏，严密戒备，在险要隘道地方，构筑阵地，等到单于进入预定陷阱，伏兵四起，或攻击他的左翼；或攻击他的右翼，或攻击他的先锋，或断绝他的退路。我认为，可以生擒单于，万无一失。”

刘彻同意王恢的方案。

夏季，六月，刘彻命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韩安国当护军将军、命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李息当材官将军、命皇城保安司令（卫尉）李广当骁骑将军、命交通部长（太仆）公孙贺当轻车将军、命外籍官民接待总监（大行）王恢当将屯将军，率领步兵、骑兵、战车部队三十余万人，在马邑（山西省朔州市）附近山谷中埋伏，只等匈奴单于进入马邑，即行合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军心紧张。

然后，秘密派聂壹当间谍，逃亡匈奴汗国，向单于（四任）栾提军臣报告，说：“我可以杀掉马邑县长（令）跟主任秘书（丞），举城投降，人民财产，可以全部掳掠！”栾提军臣相信，大为兴奋，批准他的建议。聂壹回马邑后，处决两个死囚，把人头悬挂城上，告诉匈奴的使节，说：“我已击斩马邑县长和主任秘书，你们要快来。”

栾提军臣大喜过望，率领十万铁骑兵团，强行穿过长城，直扑武州塞（山西省左云县，与马邑航空距离七十公里），将到马邑一百余华里，看到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三三年六月 西汉阴谋生擒匈奴单于失败

遍地牛羊，却看不到人烟，引起栾提军臣怀疑，于是攻击附近碉堡，生擒雁门郡民兵司令部一个小官（尉史），就要处斩。那位小官遂据实报告，并指出西汉部队埋伏所在。栾提军臣魂飞天外，号叫说：“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这么大的阴谋！”下令迅速撤退。等到出了长城，才喘过气，说：“感谢上天，把那位先生赐给我们。”封那位小官当“天王”。

栾提军臣出塞后，西汉的埋伏大军才得到消息，赶到长城。计算时间，已不可能追及，只好班师。王恢本来的任务是，从代郡（河北省蔚县）拦击匈奴兵团辎重。可是情报说栾提军臣大军已经撤回。反客为主的十万铁骑兵团，不容易对付，王恢不敢行动。

刘彻对这样的结局，十分愤怒，责备王恢。王恢说：“当初计划是：匈奴单于进入马邑之后，伏兵才出击。我的任务是从代郡抄他的后路，夺取辎重，可获得大利。想不到匈奴单于没有进入马邑，即行撤退。我手下只有三万人，如果仍要攻击，三万人不能取胜，只能取辱。我知道这样回来，会被处死，然而我替陛下保留了这三万人生命。”刘彻下令审判。司法部（廷尉）认定王恢逗留观望，判决死刑。

王恢用黄金两万两贿赂宰相（丞相）田蚡。田蚡不敢直接向刘彻进言，



就拜托姐姐皇太后王姁，说：“王恢是马邑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匈奴恨他人骨，因事情失败而斩王恢，正是替匈奴报仇。”当刘彻朝见娘亲时，王姁把这话告诉儿子。刘彻说：“正因为王恢是主要策划人，才动员全国兵力数十万，听他安排。而且纵然捉不到单于，能攻击他们的殿后部队，也多少可以慰藉文武官员的盼望。如果不杀王恢，不能向天下人交代。”王恢听到消息，自杀。

自此之后，匈奴汗国拒绝和解，不断攻击交通要道，往往深入边境，次数不可胜计。但是，仍然贪图边关的自由交易市场（关市），喜爱西汉财物。而西汉政府也不封闭边关市场，用以满足匈奴汗国的需要。

前一二九年，匈奴汗国军队突入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屠杀及俘虏西汉官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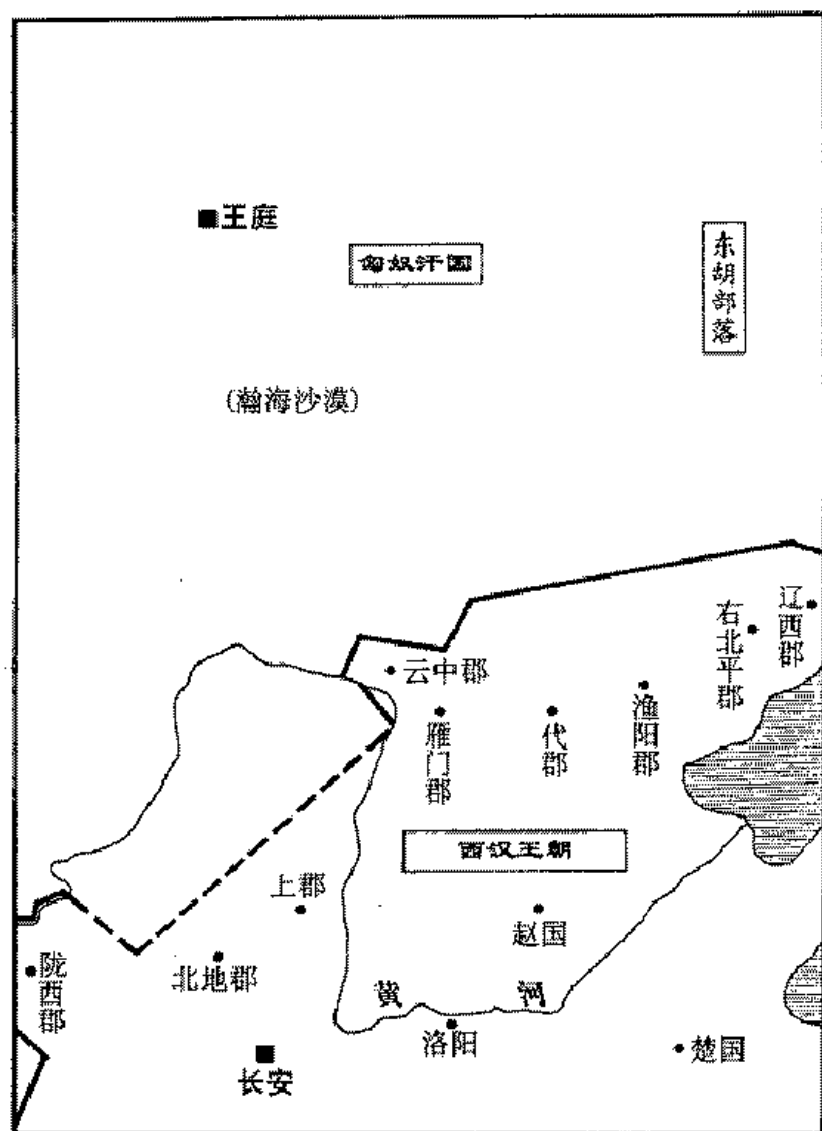
西汉政府对匈奴反攻。

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郡出发。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河北省蔚县）出发。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发。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出发。每人率一万骑兵，先攻击两个边境贸易站（关市）附近的匈奴驻军。卫青抵达龙城（地望应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斩杀和俘虏七百人。公孙贺没有收获。公孙敖被匈奴击败，丧失七千骑兵（这应是一场大败，损失主力三分之二）。李广也被匈奴击败生擒。当时李广身负重伤，不能站立，匈奴在两马间架上一张网床，把李广放到上面，走了十数华里，李广假装死亡，趁敌人不备，突然间一跃而起，扑上押送的匈奴战士马背，夺得弓箭，在敌人惊愕刹那，拼命抽打马匹，狂驰南奔，终于逃脱。

第一次反击便全盘失败，刘彻大发雷霆，逮捕公孙敖、李广，判处死刑；稍后缴纳赎金免死，贬作平民，唯封卫青准侯爵——关内侯。卫青虽然是奴仆出身（卫青跟姐姐卫子夫，都是平阳公主的家奴），然而精于骑马射箭，勇敢超过常人，对知识分子跟各级官员，十分谦恭，对战士也很恩遇。官兵都乐于效命，有大将元帅的气度和才能。所以，每次出军，都建立功勋，人们由此佩服刘彻能发掘人才。

秋季，匈奴汗国屡次攻击边塞，渔阳郡（北京市密云县）受害最重。西汉政府任命皇城保安司令（卫尉）韩安国当材官将军，率军进屯渔阳郡。

前一二八年，秋季，匈奴汗国派骑兵二万人，攻击西汉，斩辽西郡（辽宁省义县西）郡长（太守），掳掠两千余人。又攻入渔阳郡、雁门郡，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二九年 汉匈对峙

各掳掠及屠杀一千余人。围攻韩安国营垒，韩安国兵团不能支持，向东撤退，驻扎北平（即右北平郡，郡政府设平刚【内蒙古宁城县西南】）。数月后，韩安国逝世。刘彻再征召李广，出任右北平郡郡长。李广善战，匈奴汗国称之为“飞将军”，远远躲避。数年之间，不敢侵犯右北平郡境界。

西汉政府再度两路出兵攻击匈奴汗国：车骑将军卫青率骑兵三万人由雁门郡出发，将军李息由代郡出发。卫青击斩及俘虏数千人。

二、政略与战略并下

临淄（齐国首府，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主父偃（主父，复姓）、严安，无终（天津市蓟县）人徐乐，先后上书刘彻，提供建议。最初，主



父偃游历齐国（首府临淄）、燕国（首府蓟县【北京市】）、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都得不到欣赏，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排挤他，不能够兼容。而主父偃家庭贫穷，借贷无门。最后，索性西入函谷关（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到皇宫上书。早晨把奏章递进去，刘彻晚上即行召见。他所建议的九件事，其中八件刘彻立刻颁布实施，成为正式法令。被拒绝的一件事是劝阻不再攻击匈奴汗国，主父偃说：

“《司马穰苴兵法》说：‘国家虽然强大，喜好战争，一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掉战争，一定危险。’愤怒使人丧失理智，武器是一种危险工具，战争更是最下等的策略。为了追求胜利，竭尽人力、财力，全部投入，没有不后悔的。从前嬴政（秦一任帝）并吞六国，不断追求胜利，准备攻击匈奴。李斯规劝说：‘不可。匈奴居住的地方，没有城堡，没有粮食仓库，搬家迁移，像鸟一样，一振翅膀，便远走高飞，不容易制服。大军深入沙漠追击，粮食必然不继。如果携带粮食，负载太重就无法收到战果。得到匈奴的土地，没有利益。俘虏匈奴的人民，又无法安置跟我朝人同住。战胜他们的国家而伤害他们的人民，不是仁慈的本意；榨干我朝，只为了在匈奴身上称快一时，不是长久的谋略。’嬴政不听，派蒙恬率军进攻，开辟疆土一千余华里，以黄河（河套）为界，然而得到的全是缺水的碱质土壤，不能种植五谷。又不得不动员全国及龄役男，防守北河（黄河河套北乌加河），大军暴露在蛮荒地带，十余年来，死伤无数，却始终无法越过黄河一步。难道是兵力不足？武器不够？实在是形势不许。那时，征调天下男子，挽船拉车，运输粮秣，东自黄县（山东省龙口市东黄城集）、脍县（山东省烟台市）、琅邪（山东省胶南市）等沿海郡县，辗转运到北河，凡三十钟，途中除了人和牛的消费，好不容易运到目的地，只剩下一石（石，音 dàn，一种容积计算单位）。十斗是一石，一石有十斗。钟，六斛四斗。斛，音 hú，据说五斗是一斛）。男人拼命耕种，不够供应粮饷。女子拼命纺织，不够缝制营帐。人民疲惫逃散，孤寡老弱，没有人能够奉养。道路死尸，一个接连一个，天下才开始背叛。

“等到高皇帝（刘邦）平定全国，在边陲一带夺取土地，正逢匈奴的大军在代谷（河北省蔚县境）之外集结，因而想抓住机会，发动袭击。监察官（御史）咸进劝阻说：‘不可，匈奴汗国的特质是，像野兽一样地忽然聚集，又像飞鸟一样地忽然散开，追击时好像跟影子搏斗。而今陛下以高贵的品德，去攻击匈奴，我为陛下感到危险。’高皇帝不接受，遂向北挺

进，到达代谷。果然遇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的围困（参考前二〇〇年）。高皇帝深为后悔，于是派娄敬前往和亲（参考前一九九九年），然后天下忘掉武装冲突。匈奴难以制服，并不是新近现象。他们对我朝像强盗一样，烧杀掳掠，已经成为习惯，那是他们的天性。上古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都无法督责他们改过，而只有把他们当做禽兽，不当做人。不回顾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因应之道，而遵循近世（秦王朝）已经失败了的方针，这正是最大忧虑，以及人民所承受的最大痛苦。”

严安上书说：

“现在，人民生活奢侈糜烂，无论是车辆马匹、衣服住宅，都互相竞争豪华。如果把悦耳的音乐演奏起来，把五彩华丽的衣服穿到身上，把香味四溢的食品陈列面前，用以观察它的影响，就可了解它的严重性。盖人类常情，看见美好的事物，都愿到手。美好的音乐、衣服、菜肴都教导人民走向奢侈。只知道奢侈，而不知道节制，则自己的收入，永远不够开支，遂不得不放弃农耕，从事工商。工商业赚钱也不那么简单，可以手到钱来。所以虽然身为绅士，也不得不去为非作歹。有权柄的人杀人强取，或诈欺掠夺，毫无内疚。犯法的人，遂一天比一天增加。因此，我建议政府，应该制定法令，阻吓这种情势泛滥，使贫富不再互相仇视，人民的心情才能平和。心情平和，盗贼才能消除，刑罚才能减少，阴阳才能调和，万物才能繁衍。

“从前，嬴政（秦一任帝）意志飞扬，心怀自满，打算扬威于四海之外，派蒙恬率陆军北上攻击胡人部落（匈奴汗国），派民兵司令（尉）屠睢，率舰队南下攻击南越（广东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秦王朝在北方跟匈奴开战，在南方跟百越（浙江省南部、福建省及南岭以南）开战，把军力用到没有必要的地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十余年下来，年轻男子身披盔甲，年轻妇女在后方运输辎重，痛苦到无法求生，遂在道旁树上吊死，尸体相互接连。等到嬴政逝世，天下叛变，皇家遂告灭绝，这都是穷兵黩武带来的灾难。

“周王朝的缺点是太弱，秦王朝的缺点是太强，不知道变更改革，终于惹下大祸。而今，陛下发兵夺取西夷，又征服夜郎国（首都在今贵州省关岭县），逼迫羌部落所属的僰国（四川省宜宾市）投降，又占领蕞州（指蕞貉部落，朝鲜半岛东北部），建立城镇。大军深入匈奴汗国腹地，焚烧龙



城（地望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大家议论纷纷，无不赞美。这是臣僚之利，不是国家之利。”

徐乐上书说：

“国家的最大灾难，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代和现代，都是一样。什么是土崩？秦王朝末年的现象就是。陈胜没有君王的尊贵，没有一尺一寸的土地，也不像皇亲或贵族后裔那样，早就闻名乡里。没有孔丘、曾参、墨翟三位的贤能（墨翟，墨家学派创始人，著有《墨子》，主张博爱），更没有陶朱、猗顿二位的财富（二位都是春秋时代【前七二二年至前四八一年】闻名国际的富豪。越王国宰相范蠡，恐惧国王姒勾践诬他谋反，潜逃到陶邑【山东省定陶县】，经商发财，自称陶朱公。猗顿，鲁国【山东省曲阜市】人，盐商，富抵王侯）。可是他突然间从既穷又脏的巷子里跑出来，露着臂膀，举起刀枪，大声呐喊，天下像暴风一样，群起跟从。这是什么缘故？由于人民贫困而官员不怜悯，人民怨恨而在上位的不知道，社会已经败坏而政治仍不改革。这三项，正是陈胜叛乱的资本。这就是土崩。所以说，国家最大的灾难是土崩。

“什么是瓦解？吴国（首府广陵）、楚国（首府彭城）、齐国（指菑川、济南、胶东、胶西四国）、赵国（首府邯郸）纷纷起兵就是。七国阴谋推翻中央，宣称拥有一万辆战车和数十万武装部队。威力足以使他们境内的人民震恐，财力足以使他们境内的人民受到鼓励，然而却不能在西方夺取一尺一寸土地，而抵达中原（河南省）时，被完全击败。原因何在？并不是权力比平民的小，也不是军队比陈胜的弱。那个时候，先帝（泛指刘邦以下的皇帝）的恩德没有衰退，大多数人民都安土乐业。七国国君得不到国境之外的帮助，这就是瓦解。所以说，国家最大的灾难，不在瓦解。

“这两项，是平安与危险的契机，贤明的君王应该特别留意，深刻检讨。近来，关东（函谷关以东）农作物，连年歉收，政府又没有减免赋税。人民穷困，而又把边界战争的负担，沉重地加到他们身上。根据往事判断，人民已不能安于被压迫的地位。有这种心理，就容易骚动。骚动的意义就是土崩。圣贤的君王探讨万物的根源，就可了解安危的契机。然后在政府中先行改变政策，即能把祸患消灭得无影无踪，使土崩的可能性，永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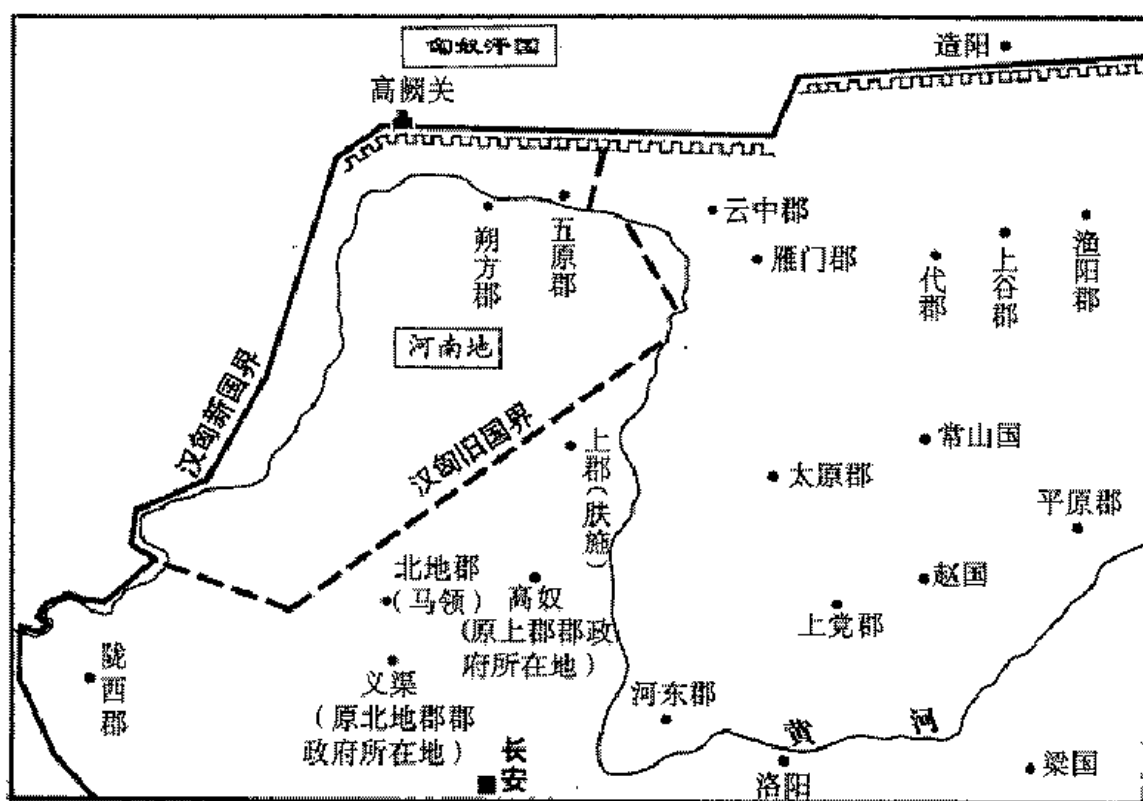
主父偃、严安、徐乐，把奏章呈上之后，刘彻召见他们，大声说：“你们从前跑到哪里去了，真是相见恨晚！”任命三人当宫廷禁卫官（郎中）。

主父偃尤其宠幸，一年之内，连升四次，最后升到高级国务官（中大夫）。政府高级官员都恐惧他的抨击，纷纷送他礼物，约有黄金二十万两之巨。有人警告他：“你太蛮横了。”主父偃说：“我如果活着的时候不能享受五鼎的豪华饮食（即“少牢”大餐：用五鼎分盛羊、猪、鹿、鱼、牛肉），宁愿死的时候，被五鼎烹杀。”

前一二七年，匈奴深入上谷郡、渔阳郡，屠杀跟掳掠西汉官吏人民一千余人。

西汉政府再做还击。派卫青、李息，东自云中郡，西到陇西郡（甘肃省临洮县），在漫长的边界线上（约一千公里），分别出动；集中力量攻击位于河南（黄河河套）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格杀和俘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只，楼烦王和白羊王向北逃走，河南地（黄河河套）遂并入西汉版图。

刘彻下诏封卫青当长平侯。卫青部将苏建、张次公都有功绩，封苏建当平陵侯，张次公当岸头侯。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二七年 西汉反击匈奴，收复河南地

主父偃建议说：“河南（黄河河套）土地肥沃，北方有黄河作为天堑，蒙恬曾在那里筑城（参考前二一二年），把匈奴驱逐。而且还可以减少粮秣运输的艰难，使中国领土扩大，作为消灭北方蛮族的根据地。”刘彻交给政



府研究，高级官员（公卿）都认为不切实际，但刘彻支持主父偃，遂设立朔方郡（郡政府设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命苏建督促十余万人兴筑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并同时整修故秦王国蒙恬所筑的要塞，以黄河作为屏障。士卒民夫所需粮食和工程器材，都从远方辗转运到。山东（崤山以东）广大地区居民都受到影响，费用高达千万巨款，国库为之一空。

同时，西汉政府也放弃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偏僻领土造阳（内蒙古正蓝旗西南）一带土地给匈奴汗国。

夏季，招募十万人，移民朔方郡。

三、汉朝反攻

前一二六年，冬季，匈奴汗国单于（四任）栾提军臣逝世，老弟左谷蠡王（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贤王之下）栾提伊稚斜，自称单于（五任），击败栾提军臣的太子栾提于单，栾提于单投奔西汉。

夏季，四月七日，刘彻封匈奴汗国流亡太子栾提于单当涉安侯，栾提于单于数月后逝世。

不久，匈奴汗国骑兵数万，再度进入边塞，击斩代郡（河北省蔚县）郡长（太守）恭（姓不详），俘虏一千余人而去。

前一二五年，夏季，匈奴汗国骑兵三万人，分别突入代郡、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上郡（陕西省延安市），屠杀跟俘虏数千人。

前一二四年，匈奴汗国右贤王，屡次侵扰新建立的朔方城。

刘彻再发动还击。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古长城口）出发。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苏建当游击将军、北长安市长（左内史）李沮当强弩将军、交通部长（太仆）公孙贺当骑将军、代国（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宰相李蔡当轻车将军，全都隶属卫青，从新筑的朔方城出发。外籍官民接待总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都当将军，从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出发，共十余万人，进攻匈奴。

匈奴右贤王认为距西汉边境遥远，汉朝军队不可能深入沙漠，所以毫不防备。卫青大军出塞六七百华里，终于捕捉到匈奴大营，趁夜推进，团团围住。右贤王正酩酊大醉，突然惊醒，率领卫士数百人，冲出重围，向

北逃走。卫青大军俘虏右贤王以下小王十余人、男女老幼一万五千余人、牲畜将近一百万头（这是西汉王朝建立以来，西汉匈奴战争中，西汉第一次最大胜利）。

卫青大军凯旋，抵达边塞。刘彻派使节带着“大将军”信印，就在军中，任命卫青当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统御所有将领。

夏季，四月八日，再增加卫青采邑八千七百余户人家，卫青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都封侯爵（卫伉封宜春侯，卫不疑封阴安侯，卫登封发干侯）。

前一二三年，春季，二月，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从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发，率中将军合骑侯公孙敖、左将军兼交通部长（太仆）公孙贺、前将军翕侯（翕，音 xī）赵信、右将军兼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苏建、后将军兼宫廷警卫官司令（郎中令）李广、强弩将军兼北安市长（左内史）李沮，向匈奴汗国发动总攻，格杀数千人后，撤退。在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一带，扎营休息，准备再次出击。

夏季，四月，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从定襄郡出塞，对匈奴汗国发动第二次总攻，格杀及俘虏一万余人。

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把二人的部队合并，共有骑兵三千余人，在前进途中，突然和匈奴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亲统的匈奴主力兵团相遇。血战一昼夜，三千人伤亡将尽。赵信本来是匈奴的小部落酋长（小王），投降西汉，封翕侯。现在兵败，匈奴召唤他重返匈奴，赵信遂率领残余的八百人骑兵，回归匈奴汗国。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向全国最高统帅卫青报到，请求处罚。

参议官（议郎）周霸说：“全国最高统帅（卫青）自从带兵以来，从没有处决过一个将领。而今苏建抛弃他的部队，应该斩首，用以展示统帅的权威。”军法总监（军正）閼（姓不详）、秘书长（长史）安（姓不详）说：“不应该这样，《兵法》说：‘小部队的战斗力再坚强，也要被大部队吞没。’苏建用三千骑兵，跟数万人的匈奴兵团对抗，血战一日有余，官兵伤亡殆尽，不敢有二心，自投大营。如果处斩，是告诉以后的将领，失败后千万不要回来，所以不应判刑。”卫青说：“我幸运地以皇帝的近亲心腹（刘彻是他的姐夫），率领大军，从不担心我没有威权。周霸教我展示威权，使我失望。不过，虽然我有权力可以处决大将，虽然我有当世的尊贵和皇



帝的宠爱，但我却不敢在京师之外，擅自诛杀。把苏建送给天子，由天子决定，也可以做一个人臣不敢专权的榜样，岂不更好？”参谋官员们一致赞成，遂把苏建装上囚车，送往皇帝（七任武帝）刘彻（本年三十四岁）所在的地方（行在）。

最初，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县政府低级职员（县吏）霍仲孺，被派到平阳侯曹寿家服役，跟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下儿子霍去病。因姨妈卫子夫、舅父卫青的关系，霍去病十八岁时，在皇宫侍奉刘彻，精于骑马射箭。后来随同舅父出击匈奴，当特种部队骠姚营指挥官（骠姚校尉），率领轻装备骑兵八百人，远离大军数百华里，寻求战果，格杀及俘虏敌人超过自己的损失数倍。刘彻大为高兴说：“霍去病，格杀俘虏二千余人，生擒匈奴的宰相（相国）、带兵官（当户），击斩匈奴单于（五任）的祖父辈藉若侯栾提产，活捉叔父栾提罗姑，战功双料冠军。”封霍去病冠军侯。

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郡长（太守）郝贤，前后四次随从卫青出征，格杀及俘虏二千余人，封众利侯。

本年（前一二三年），两位将军阵亡，而翕侯赵信降敌，功勋不多，所以不增卫青的采邑，只赏赐黄金二十四万两。右将军苏建押解到长安，刘彻赦免死刑，由苏建缴纳赎金，贬作平民。

匈奴汗国既得到翕侯赵信，如获至宝，封他当“自次王”，栾提伊稚斜并把姐姐嫁给他，跟他商量对付西汉的方略。赵信建议：匈奴应更向北迁徙，迁徙到瀚海沙漠之北，用以引诱汉朝军队，等汉朝军队疲惫之际，再趁势出击，不必再接近边塞。栾提伊稚斜接受这项战略。

当时，西汉连年动员十余万人攻击匈奴汗国，对杀敌或擒敌有功官兵，所发的赏赐，高达黄金四百余万两，人马死亡也有十余万，后勤部队转运粮秣的经费和消耗，还不计算在内。于是农林部（大司农）仓库枯竭，再无法供应军费（古代政府的职责，十分笼统，用现代精密分工观念，就不容易了解。“大司农”固主持山川田泽，也主持财政）。

六月，刘彻下诏：人民可以出钱购买爵位。被判囚禁罪的，可以出钱赎免。其他罪刑，也可以减罪或免罪。特别设立“赏官”，称之为“武功爵位”（最高一级“造士”，次高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戎”，十级“政戾庶长”，十一级“军卫”），每级定价十七万（十七万什么？难解），共收入黄金六百万两。凡买爵买到第七级“千夫”

的，就可以出任政府的低级官员（吏）。当官的渠道如此之多而又如此复杂，文官制度遂陷于混乱。

前一二二年，夏季，五月，匈奴汗国军队一万余人，攻入上谷郡，杀数百人。

前一二一年，西汉政府任命霍去病当骠骑将军，率骑兵一万人，从陇西郡出塞，攻击匈奴汗国，穿过匈奴臣属的五个小王国，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祁连山一峰，在甘肃省山丹县东南）一千余华里，格杀折兰王、卢侯王（都是匈奴汗国的大酋长），俘虏浑邪王的王子、宰相（相国）、军区司令（都尉），共捕获及格杀八千九百余人，夺取休屠王用来祭祀上天的金人神像。刘彻下诏增加霍去病采邑两千户人家。

夏季，西汉对匈奴汗国再发动攻击：

霍去病跟合骑侯公孙敖，率骑兵数万人，从北地郡（甘肃省西峰市）出塞，分道挺进。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张骞、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出塞，分道挺进。

李广率骑兵四千人，脱离大军，向北搜索；张骞率大军一万人在后，相距数百华里。匈奴汗国左贤王出动骑兵四万人迎战，把李广兵团团团围住。李广军心震恐，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兵力，束手无策。李广命他的儿子李敢，率数十名骑兵，直闯匈奴阵地，左右驰骋，迅速返防，报告李广说：“他们一盘散沙，容易对付。”军心稍安。李广命部队环绕一个圆圈，构筑临时工事。而匈奴已发动攻击，万箭齐下，密如倾盆大雨，李广兵团还击，死伤过半（二千人以上），而箭将射尽，情势紧急。李广下令持箭上弦，全力拉满，而不发射，然后用他特制的称为“大黄”的巨弓，瞄准匈奴将领，射杀数人，匈奴攻势，遂稍稍受挫。这时天渐黄昏，官兵恐惧，面无人色，只李广镇静如恒，神情谈笑，跟平日一样，并巡视阵地，调整部署，部下佩服他的英勇。一夜度过。第二天，匈奴再发动攻击，李广军苦战支持，死亡又过半（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而杀伤敌人的数目，远超过自己的损失。正好，张骞大军赶到，匈奴解围撤退。西汉军队已丧尽元气，不能追击，班师。

西汉政府军法审判：张骞行军延误，应该处斩，交出赎金后，贬作平民。李广功过相等（自己伤亡过甚），没有赏赐。

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汗国二千余华里，跟公孙敖兵团失去联络，取不到联系，无法会合。霍去病孤军挺进，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



嘎顺诺尔湖)，穿过小月氏部落（甘肃省祁连山南麓），抵达祁连山，生擒匈奴的单桓王、酋涂王，跟宰相（相国）、军区司令（都尉）。匈奴投降的达两千五百人，格杀和俘虏共三万二百人，捕获副王、小王七十余人。刘彻增加霍去病采邑五千户人家，封他的有功将领、鹰击参谋官（鹰击司马）赵破奴当从骠侯，指挥官（校尉）高不识当宜冠侯、仆多（匈奴人）当辉渠侯。合骑侯公孙敖行军延误，不能会师，应该处斩，缴纳赎金，贬作平民。

当时，一些老前辈将领率领的部队，都不如霍去病。霍去病挑选的都是精锐，但他有胆量深入匈奴腹地，经常率骑士远离大军前进。似乎上天特别恩待他，从没有使他遇到危险。老前辈将领却常常不是延误迷路，就是搜索不到匈奴主力。于是，霍去病越来越被刘彻亲信，地位也越来越尊贵，几乎比得上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舅父卫青。

匈奴侵入代郡（河北省蔚县）、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屠杀俘虏数百人。

秋季，匈奴汗国浑邪王，向西汉投降。

当时，匈奴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对浑邪王、休屠王在西方被西汉杀掠数万人之多，怒不可遏，打算召他们前来王庭，乘机诛杀。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位于匈奴汗国西部（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大起恐慌，决定归附西汉。派人在边境上拦截中国人，请他们转告西汉皇帝。外籍官民接待总监（大行）李息，正在黄河岸上筑城，见到浑邪王稍后派来的使节，立刻用政府驿马车，把使节送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刘彻接到报告，恐怕匈奴诈降，而借机突击边塞，于是下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前往迎接。而休屠王果然后悔，浑邪王把休屠王杀掉，合并他的部落，向东移动。霍去病既渡黄河，跟浑邪王遥遥相望。浑邪王部下将领，面对西汉军队，很多人不愿投降，拔腿逃亡。霍去病纵马奔入匈奴大营，跟浑邪王相见，然后挥军捕斩逃亡官兵八千余人，先行遣送浑邪王乘政府驿马车到西汉大营休息安顿，然后把全部匈奴部落，护送渡过黄河，共计四万余人，对外宣称十万人。

浑邪王既到首都长安，刘彻赏赐数十百万，封浑邪王当裒阴侯，采邑一万户人家。小王呼毒尼等四人，也都封侯爵（呼毒尼封下摩侯，雁疵封辉渠侯，禽黎封河菴侯，调虽封常乐侯——本年【前一二一年】，仆多也封辉渠侯，不知何故重复），增加霍去病采邑一千七百户人家。

浑邪王归附时，西汉政府动员民间车辆二万辆，前往迎接。长安县政府没有钱买马，只好向人民租马，人民不信任政府，都把马藏匿起来，马匹遂不够用。刘彻发火，要诛杀长安县长（长安令）。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右内史）汲黯说：“长安县长没有罪，只有把我杀掉，人民才肯出马。浑邪王背叛他的主人，投降汉朝，汉朝只要吩咐各县用驿马车，一站一站送来，也就是了，何至于搞得天下大乱？使西汉穷困，而去奉承蛮族？”刘彻不作回答。

西汉政府法律：西汉人不准在边界把武器卖给各国人，或带钱出关；等到浑邪王到长安，商人和小市民跟浑邪王的随从做生意，政府逮捕五百余人，判处死刑。汲黯请求召见，刘彻命汲黯到未央宫高门殿。汲黯说：“匈奴攻击沿边要塞，拒绝跟汉朝和解。汉朝兴兵讨伐，死伤累累，不可数计，而费用高达十百千万。我非常愚蠢，认为陛下得到匈奴人，一定会把他们当做奴婢，发配给阵亡将士的家属。所虏获的辎重，也一并给予，用以安抚天下痛苦，安慰人民破碎心灵。而今，纵然不能这样，浑邪王率数万人来降，却耗空我们的国库赏赐，又征调西汉人民伺候，好像供奉天之骄子。无知的商人和小市民，在首都长安做小生意，怎知道官吏会把京师也解释为边界？陛下既不能用匈奴的财产，回报天下，却用法律上一项不重要的条文，杀戮无知小民五百余人，正是庇护枝叶，而伤害根本，我不认为陛下这样做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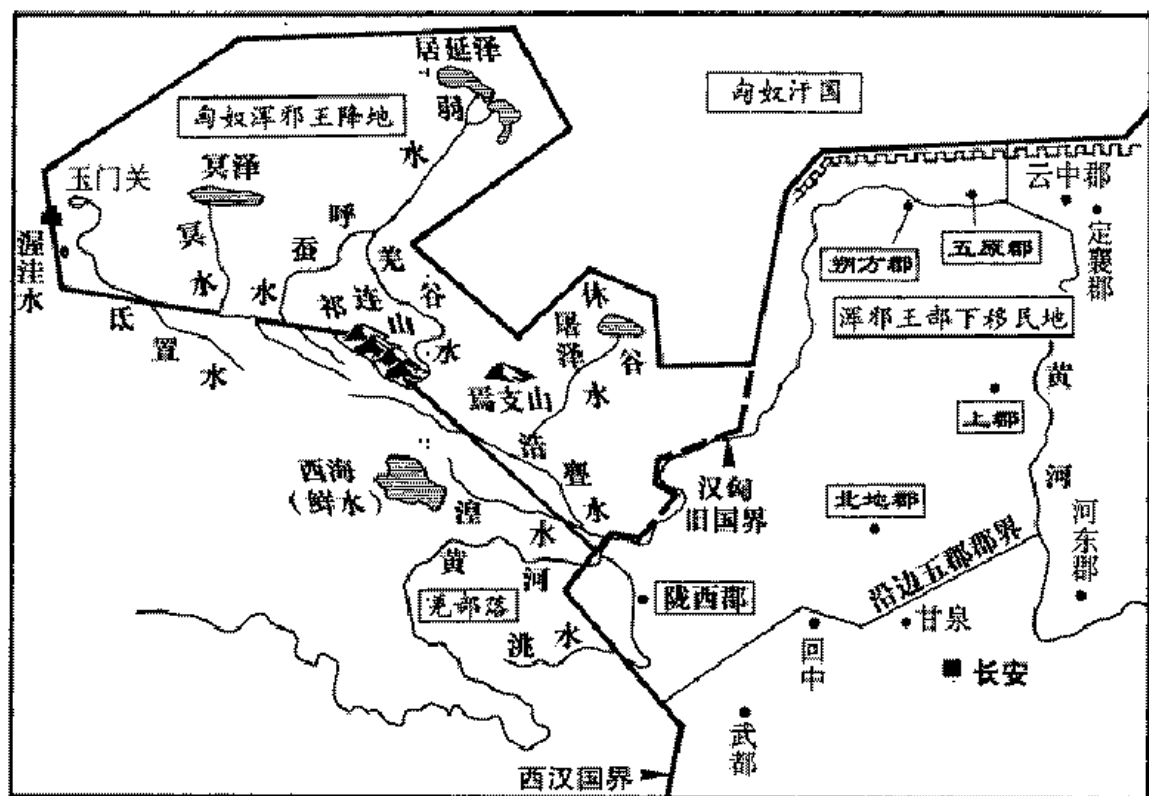
刘彻不采纳，只说：“我很久没有听见汲黯的声音了，今天又在这里胡说八道。”

很久之后，西汉政府把浑邪王的部下，分别安置在西北沿边五郡（陇西郡【甘肃省临洮县】、北地郡【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秦王朝时代所筑的要塞之外都在河南（黄河河套），仍旧保持匈奴的风俗习惯跟生活方式，称为移民区，共五个移民区（属国）。

从此，金城（甘肃省兰州市）、河西（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西靠祁连山，直到盐泽（新疆罗布泊），成为真空地带，没有匈奴人的踪迹，偶尔有匈奴的侦探（斥候），但已很稀少。

前一二〇年，秋季，匈奴汗国几万骑兵，分两路攻击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屠杀及掳掠西汉一千余人。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二一年 匈奴浑邪王降，西汉取得河西走廊

西汉既得到匈奴汗国浑邪王的领地——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陇西郡、北地郡、上郡，越来越没有敌人入侵。刘彻下诏：“三郡的边防部队，裁减一半。”用以减轻人民征调的负担。

四、大漠最后一战

前一一九年，刘彻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将再一次向匈奴汗国发动攻击。他说：“匈奴采纳赵信的建议（参考前一二三年），远走瀚海沙漠以北，认为西汉军队不能穿过沙漠，即令穿过，也不敢做较久的停留。这次我们大举进攻，一定要得到我们想得到的。”挑选用黍米（即粟米，北方人称“小米”）饲养的战马十万匹（马的普通饲料是草，今用人类食用的黍米饲养，体格强壮），由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五万人，官兵们自己另带的私马，也有四万匹，步兵数十万人运送粮秣辎重，紧跟在骑兵大军团之后开拔。

骁勇善战、敢深入搏斗的壮士都交给霍去病。

刘彻本来命霍去病从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塞，直接攻击匈

匈奴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稍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栾提伊稚斜远在东方。于是，战斗序列重新调整。刘彻命霍去病从东方代郡（河北省蔚县）出塞，改命卫青从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塞。

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李广，屡次请求出征。刘彻认为他年纪已老，不准。很久之后才勉强允许，任命李广当前将军，命交通部长（太仆）公孙贺当左将军，命诸侯接待总监（主爵都尉）赵食其当右将军，命平阳侯曹襄当后将军，都隶属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

匈奴翕侯赵信向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建议说：“汉朝军队不知道厉害，竟打算穿过瀚海沙漠。到时候，人困马乏，匈奴坐在板凳上，就可以俘虏他们。”于是，下令所有部落跟辎重，向北再行撤退，把精锐部队留在瀚海沙漠北部边缘地带埋伏。

卫青大军既出定襄郡，得到栾提伊稚斜所在的情报，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挺进。命前将军李广所部，跟右将军赵食其合并，在右翼护卫——右翼必须向东方绕一个大圈，路远，而水草又少。李广请求说：“我的任务本是先锋，元帅却改变部署，调我到东方充当右翼。我自从十六岁少年时，便跟匈奴作战，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和单于面对，我愿仍担任先锋，拼死都要生擒单于。”卫青所以如此变更部署，因刘彻暗中吩咐过，说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乖舛，不要让他面对单于，怕劳而无功，使单于逃遁，达不到捕获目的。而公孙敖最近失去侯爵，卫青打算让公孙敖当先锋，跟自己同时对付单于，所以才调开李广（公孙敖失去侯爵事，参考前年【前一二一】。公孙敖是卫青好友，曾救过卫青。卫青借此使他立功，恢复爵位）。李广知道内情，越发坚决地一再向卫青要求准许他仍担任先锋，卫青拒绝。李广知道无望，也不行礼，转身就走，毫不掩饰他的失态和愤怒。

卫青出塞（定襄郡），向北挺进一千余华里，才穿过瀚海沙漠，发现匈奴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亲统的匈奴兵团，正严阵以待。卫青命铁甲车（武刚车）迅速环绕成一个坚固阵地，派出五千骑兵发动攻击，匈奴出动约一万余骑兵迎战。战斗惨烈，厮杀到黄昏，忽然刮起暴风，沙砾卷入半空，撞击人脸，尘土滚滚，一片黑暗，两国军队互相不能分辨。卫青下令留守铁甲车阵地的大军，分别向左右两翼展开，用大迂回攻击匈奴兵团后卫。栾提伊稚斜发现西汉军队数量竟如此之多，而人壮马肥，大为震惊，知道无法取胜，于是，跨上六匹健骡（骡，父驴母马，交配而生，快不如马，但坚忍之性，远超过马），在精锐骑兵数百人保护下突围，向西北飞奔



而去。

这时，夜幕已垂，战场上西汉匈奴战士，仍喋血搏斗，喊声震天，双方死伤都差不多。西汉左翼指挥官（左校）在俘虏口中得到消息：栾提伊稚斜已在天黑前逃走。立即派出轻骑兵连夜追击，卫青率大军随后急进。沙场上正在血战的匈奴官兵，发现被单于遗弃，军心大乱，霎时瓦解，四散逃命。卫青大军乘夜挺进。天亮时，已行军二百余华里，四顾苍茫，看不见匈奴兵团踪影，但斩杀及俘虏匈奴平民一万九千人，遂进抵寘颜山（即庐山，今地不详。寘，音 tián）赵信城（地望在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西南。赵信投降匈奴，参考前一二三年）夺取匈奴汗国积存的粮秣，供应自己军队，停留一天，放火烧城，房舍和残存的粮秣，完全化成焦土，然后班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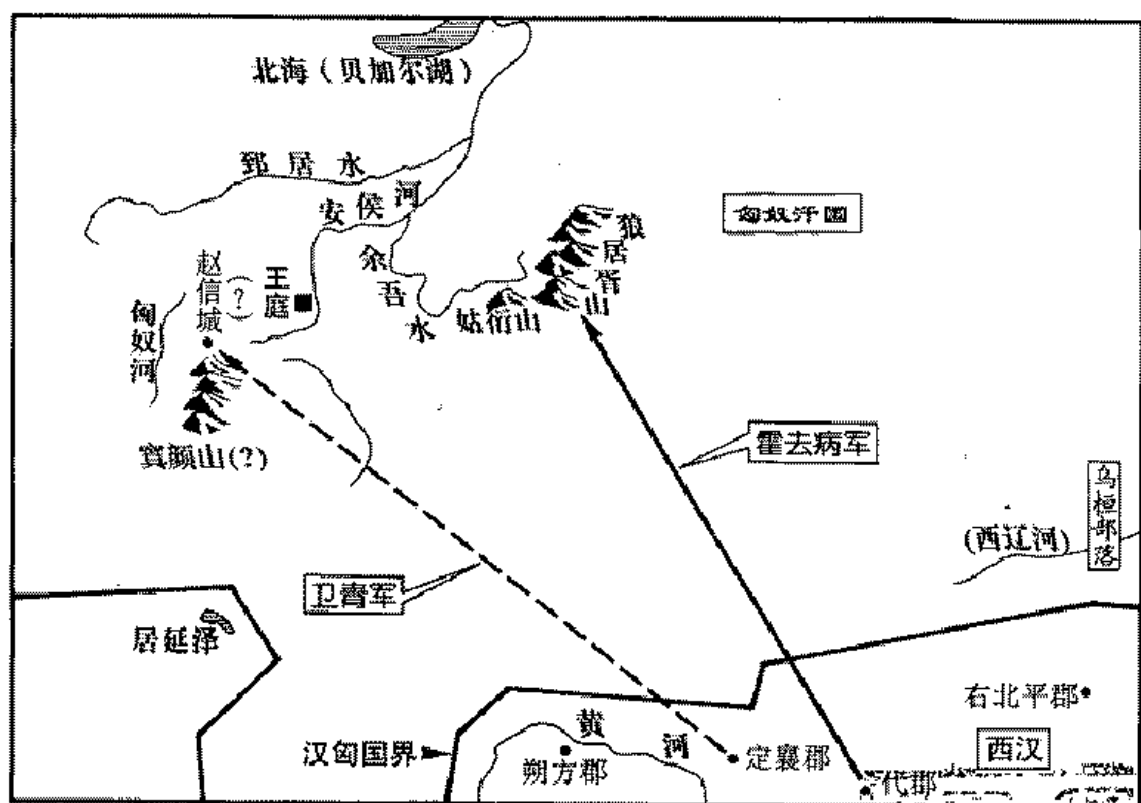
前将军李广跟右将军赵食其率军前进，没有向导，在瀚海沙漠中迷失道路，一直追不上卫青，因此也没有赶上与匈奴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的大会战。卫青班师途中，到了瀚海沙漠南部，才跟二人取得联络。卫青派秘书长（长史）诘问二人失期的原因，命李广的幕僚马上到统帅部听候审讯。李广说：“我部下指挥官（校尉）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要亲自到统帅部报到。”然后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十六岁开始，跟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而今，有幸追随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出兵，直挑单于，而最高统帅却把我调到右卫，距离遥远，而又迷失道路，岂不是上天要我如此。我今年已六十有余，不能面对那些舞文弄墨的军法官之类小吏。”说罢，拔刀自刎。

李广，为人廉洁慷慨，得到的赏赐，都分给部下，饮食宿住，跟士卒一样，同甘共苦。身为上将（二千石）四十余年，身死之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他臂如猿猴，长而有力，精于骑射，没有把握射中目标，绝不发箭。部队行军遇到困境，发现水源，士卒没有全体喝够，李广一滴也不下口；士卒没有吃饱，李广也绝不进食。官兵爱戴，乐于接受他的驱使。死讯传出，全军痛哭。民间听到消息，无论认识或不认识，无论老年人或壮年人都垂泪流涕。右将军赵食其单独交付审判，缴纳赎金，免死，贬作平民。

匈奴汗国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突围后，战场上有组织的战斗瓦解，士卒四散逃奔，往往跟西汉的进攻部队混杂在一起前进，希望找到他们的领袖。而栾提伊稚斜却一直下落不明，群龙无首，各部落震撼。右谷蠡王

误以为栾提伊稚斜已经死亡，遂自称单于。直到十余天之后，栾提伊稚斜在惊魂初定后出现，集结他的部落，右谷蠡王才去掉单于称号。

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的骑兵部队和辎重，跟舅父、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率领的部队和辎重相等，但没有副将，于是把一些中级军官李敢（李广的儿子）等，命他们代理指挥官。从代郡（河北省蔚县）、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出塞，向北挺进二千余华里，渡过瀚海沙漠，跟匈奴汗国东部兵团遭遇（匈奴汗国强大时所领土地，东起西辽河，西到新疆北部，面积庞大，管辖不易，于是分为三个军区，中部军区由单于直接主持，东部军区由左贤王主持，西部军区由右贤王主持，霍去病遭遇的是左贤王的部队）。霍去病发动猛烈攻击，左贤王的东部兵团大败溃散。霍去病尾追，俘虏屯头王、韩王等三位亲王，以及将军、宰相、带兵官（当户）、军区司令（都尉）等八十三人。于是在狼居胥山（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肯特山）祭祀天神，在姑衍山（乌兰巴托市东南三十公里）祭祀地神（这就是名垂史册的“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回顾瀚海沙漠，豪气上干霄汉，共格杀及俘虏匈奴官兵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一九年分别祭狼居胥山及祭姑衍山



刘彻加封霍去病五千八百户人家，又封他的部将：右北平郡郡长（太守）路博德等四人侯爵（路博德封邳离侯、卫山封义阳侯、复陆支封杜侯、伊即轩封众利侯）。从骠侯（爵名）赵破奴等二人，增加封户（赵破奴跟昌武侯安稽，各增加三百户人家）。指挥官（校尉）李敢，封关内侯，特准有采邑（李敢封二百户人家。关内侯本无采邑）。军中小吏、士卒们纷纷升官，得到赏赐的人很多。而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不再封赏，部将中也没有人晋封侯爵。

这次出击，西汉大获全胜，但损失也十分惨重。两路大军出发时，军马及私马共十四万匹，班师入塞时，只剩下不到三万匹（十一万匹马丧生塞外，人员虽无报道，可推知伤亡之重）。

于是，增设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一职，由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舅甥二人，分别担任。刘彻下令，擢升骠骑将军及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的官位和俸禄，完全相等。

自此之后，卫青的权势日渐衰退，霍去病的权势日渐尊贵。卫青的摇尾系统——一些老友、门客，纷纷见风转舵，前往投靠霍去病，都可以弄到一官半职。只任安一身傲骨，仍出入卫青门下。

霍去病为人稳重沉着，不多说话，果敢而反应迅速。刘彻曾想教他《孙吴兵法》（孙，孙武。吴，吴起），霍去病说：“作战只在谋略，不应该受古代兵法的拘束。”刘彻命有关单位给他兴建住宅，叫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还没有消灭，要家干什么？”刘彻更加宠爱他。然而，霍去病从小就富贵（舅父卫青，姨妈卫子夫），不知道民间和低阶层的痛苦，所以对他的部属，并不爱惜。大军出战时，刘彻派御厨房（太官）率厨房车队数十辆，跟随供应。班师时，厨房车队中还剩下很多粮秣和肉类，全部抛弃，而士卒却饥饿难忍。在塞外行军途中，补给不易，大军常常缺粮，士卒疲惫，连路都走不动，霍去病还下令兴建临时球场，供他踢球娱乐（西汉王朝之后数百年间，踢球游戏，甚为普遍。原文：“蹋鞠”，鞠，里面塞毛的球；游戏规则已经失传）。其他的事都跟这些相似。而全国最高统帅卫青，却恰好相反（他从贫贱中成长），为人仁慈，敬重知识分子，爱护部属，遇事谦虚退让，温顺和气，博取刘彻的喜悦。

甥舅二人的志趣节操，如此不同。

这次战役，匈奴汗国被杀被掳，损失八九万人，西汉也损失数万人。匈奴汗国的人口本来就少，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只好更向北撤退，瀚海沙

漠以南遂再没有匈奴的王庭（匈奴单于所在地）。西汉政府大军渡过黄河（河套），从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向西直到令居（甘肃省永登县西。两地航空距离六百五十公里），不断挖掘沟渠，开发农田，设置农耕官吏，驻扎士卒五六万人，就地屯垦，逐渐蚕食匈奴汗国领土。然而，因为战马死亡过重，西汉也没有力量再度大举进攻。

匈奴汗国采纳赵信的建议，派遣使节到西汉，善言温语，请求和解。刘彻命高官会议研究，有人主张答应和解，有人主张强迫匈奴汗国作为西汉的臣属。宰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任敞说：“匈奴新近破败，应该乘机使它屈服，作为臣属，叫他们的单于就在边界上朝拜。”刘彻认为那可是奇妙的美境，派任敞前往，说服匈奴归顺。然而匈奴汗国不是南越王国（参考前一七九年），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发现任敞前来的任务不是和解，而是招降，火冒三丈，下令扣留任敞。

当时，研究官（博士）狄山，坚持和解对国家有利。刘彻询问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张汤，张汤说：“他只是个愚蠢的书呆子，无知无识。”狄山说：“我固然愚蠢，但我愚忠。像张汤，可是诈忠。”刘彻把脸拉下来，问：“我派你当郡长，你可有办法使匈奴不进犯？”狄山说：“不能。”刘彻问：“派你当县长？”狄山说：“不能。”刘彻问：“派你守一个亭障碉堡？”狄山发现刘彻要逼死他，如果再说“不能”，势必交付军法审判，祸不可测，只好硬着头皮说：“能。”刘彻遂派狄山前往边塞一座亭障碉堡。一个月后，匈奴攻击，砍下狄山人头而去。

自此，政府官员全体震恐，没有人敢惹张汤。

前一一七年，秋季，九月，冠军侯（景桓侯）霍去病逝世。刘彻十分哀伤，特地给他盖一座大墓（墓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北茂陵东侧），形状好像祁连山。

最初，霍仲孺辞职回家（霍仲孺本平阳县【山西省临汾市】小官，调到平阳侯曹家当差，跟婢女卫少儿【卫青的姐姐】私通，生霍去病）；后来霍仲孺另娶妻子，生子霍光。霍去病一直由娘亲卫少儿抚养，等到长大成人，才知道老爹是谁。后来擢升骠骑将军，率军北上攻击匈奴汗国，经过河东郡（山西省夏县），派人把老爹请来相见，给他大肆购买田宅奴婢。班师回来，顺道把异母弟霍光带回长安，担任宫廷警卫官（郎），逐渐升迁到御车总监（奉车都尉，比二千石，部长级官员）、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前一一四年，匈奴汗国单于（五任）栾提伊稚斜逝世，子栾提乌维继位（六任）。

五、苏武北海牧羊

前一一〇年，冬季，十月，刘彻（本年四十七岁）下诏：“南越国（首府番禺【广东省广州市】）、东海王国（首都东瓯【浙江省温州市】），都因冒犯汉朝，得到应有的惩罚（东海王国并没有冒犯汉朝，汉朝政府还发兵代它驱逐外患，此时却被顺手一滑，列成罪犯），但西蛮（指滇国等）、北夷（指匈奴汗国等），还没有跟我们和睦相处的迹象，我将亲率大军，巡察边疆。现在，任命十二个兵团司令，由我直接指挥。”于是自云阳（陕西省淳化县）出发北上，经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出长城，登单于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再到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抵达黄河，动员骑兵十八万人，旌旗千余华里，用以显示军威，对匈奴施加压力。

然后派使节郭吉到匈奴，通知单于（六任）栾提乌维：“南越国王的人头，已悬挂首都长安的北门（南越国王赵建德被俘后，封术阳侯，并没有处决），如果单于能战，天子亲自在边境等候；如果不能战，就应该归顺西汉。只一味逃避到沙漠（瀚海沙漠）以北，那里气候苦寒，而又缺乏水草，实在不是办法。”话刚说完，栾提乌维便暴跳如雷，下令把引导郭吉晋见的礼宾官（主见客者）立即斩首，扣押郭吉，囚禁北海（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然而，栾提乌维心里仍然恐惧，不再做更进一步的反应。

前一〇七年，匈奴汗国自从卫青、霍去病，北渡瀚海沙漠攻击（参考前一一九年）后，很少再南下侵略，而远走到更北地区，休养士马，加强骑射狩猎训练。屡次派出使节到西汉，甜言蜜语，请求和解。西汉政府派北地（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人王乌等，前往探听虚实。王乌接受匈奴风俗，改穿匈奴服装，把西汉皇帝的符节放到一旁，自己进入毡帐，促膝相谈。单于（六任）栾提乌维喜欢他，向他说了很多悦耳的话，宣称将派太子到西汉充当人质。王乌回报，西汉政府再派杨信前往，杨信不肯接受匈奴风俗，栾提乌维说：“依照从前的传统，汉朝曾经把翁主（亲王之女）嫁给匈奴，陪嫁各式各样绸缎食物用来和解，匈奴也不再骚扰汉朝边境，而今却恰恰颠倒过来，教我们送太子到西汉当人质，匈奴手里还剩下

什么？”

杨信回报，西汉政府再派王乌前往，栾提乌维为了获得西汉更多的礼物，更信口开河，对王乌宣称：“我还打算亲自去见见汉朝皇帝，当面约定兄弟之邦。”王乌回报，西汉政府兴高采烈地在长安兴筑豪华的单于官邸。栾提乌维当然不肯南下，他说：“除非面对汉朝最尊贵的官员，我不跟他说老实话。”

匈奴汗国派他们最尊贵的官员到西汉聘问。可是，一件不幸的事故在这时候发生，使两国关系中断。这位匈奴最尊贵的官员到了长安之后，即行病倒，西汉政府请尽名医，仍然无法挽回他的性命。无可奈何，派遣路充国以部长级身份（佩二千石印信），护送棺柩回国，并附带致送葬礼黄金七八十万两，介绍路充国说：“他就是西汉最尊贵的官员。”栾提乌维认为西汉政府有意谋杀匈奴尊贵使节，就把路充国扣留。

这时，西汉政府检讨这次交涉，认为匈奴只是在那里空言欺骗王乌，单于既无意前来访问，也无意派太子作为人质。从此，匈奴屡屡派出游击部队，侵犯汉朝边塞。

西汉政府任命郭昌当拔胡将军，跟浞野侯赵破奴，率军进屯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之东，加强警戒。

本年（前一〇五年），匈奴汗国单于（六任）栾提乌维逝世。子栾提乌师庐继位（七任）。栾提乌师庐年幼，人称儿单于。匈奴汗国更向西北迁徙，东方兵力只到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西方兵力也只抵达酒泉（甘肃省酒泉市）、敦煌（甘肃省敦煌市）两郡。

前一〇四年，匈奴汗国儿单于栾提乌师庐，性情凶暴，动辄诛杀，全匈奴汗国震恐，又发生天灾，牲畜很多死亡。东部军区司令（左大都尉）派出密使到西汉说：“我打算杀掉儿单于投降，然而西汉太远，请派大军在边界迎接，一旦有此外援，我就发动。”刘彻派因杆将军（因杆，匈奴地名，杆，音yū）公孙敖，在塞外兴筑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五十公里新忽热），进驻大军接应。

前一〇三年，刘彻认为受降城距匈奴汗国王庭仍相当遥远（两地航空距离六百五十公里），更派浚稽将军赵破奴，率骑兵二万余人，出朔方西北二千余华里，准备挺进到浚稽山（蒙古共和国戈壁阿尔泰山），跟匈奴东部军区司令（左大都尉）会合后班师。赵破奴准时到达，匈奴东部军区司令正要发动兵变，而事情泄露，被杀，儿单于栾提乌师庐征调东部兵团攻击



赵破奴。赵破奴反击，俘虏数千人，向南撤退，距受降城约四百华里，匈奴大军八万人骑兵，把西汉受降兵团包围。

而适逢夜晚，赵破奴亲自出营寻觅水源。无巧不成书，跟匈奴斥候（侦探）部队猝然相遇，竟被生擒。匈奴乘势攻击，受降兵团的官兵面对丧失统帅的军法审判，非被处死不可，没有人愿意突围逃回。于是，全军投降。

儿单于（七任）栾提乌师庐大喜过望，派出奇兵突袭受降城，不能攻下，就在边塞一带大掠而还。

前一〇二年，匈奴汗国儿单于栾提乌师庐逝世。儿子还小，贵族们改立他的叔父右贤王栾提响犁湖继位（八任）。

为了围堵匈奴汗国，刘彻派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徐自为，北出五原塞（内蒙古包头市）数百华里，甚至千余华里，兴建一连串碉堡，西北直到庐胸（颜师古认为是山名，即今蒙古乌兰巴托市东肯特山。《大清一统志》认为是河名，即今肯特山下的克鲁伦河），命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驻军在附近戒备。又命强弓兵团司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嘎顺诺尔湖）滨筑城。

秋季，匈奴猛烈攻击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屠杀及俘虏西汉数千人，击破好几位郡长级（二千石）的军队才撤退，一面撤退一面破坏徐自为所兴筑的碉堡。又派右贤王攻击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屠杀及俘虏数千人。正好西汉军法总监（军正）任文率援军赶到，右贤王不能抵挡，遂放弃所掳掠的人口牲畜财产，向北撤退。

前一〇一年，匈奴汗国单于（八任）栾提响犁湖逝世，老弟东部总督（左大都督）栾提且鞮侯继位（九任）。

刘彻乘战胜大宛王国的余威，向匈奴汗国发动心战，下诏说：“高皇帝（一任帝刘邦）把他在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所受的委屈，遗留给我（指白登之围）。高太后（吕雉）时，匈奴汗国单于来信，内容荒谬狂悖（参考前一九二年）。从前，齐国国君（十四任襄公）姜诸儿，报复九世祖先的怨仇（前九一三年，周王朝七任王懿王姬坚，听信纪国【山东省寿光市南纪台村】国君的诬陷，烹杀齐国五任国君哀公姜不辰。前六九〇年，齐国十四任国君襄公姜诸儿，消灭纪国。《春秋·公羊传》称：“事隔九代，是不是可以复仇？回答说：即令事隔一百代，照样应该复仇。”），这是

《春秋》昭示的大义。”

栾提且鞮侯刚坐宝座，政局还不稳定，恐怕西汉骤然攻击，回报说：“我是儿子辈，怎么敢冒犯天子。汉朝皇帝是我的家长呀！”把过去囚禁的一些西汉使节，包括路充国（已羁留七年之久）在内，全部释放，并派使节到西汉致送礼物。

前一〇〇年，三月，刘彻被匈奴汗国的诚意感动，也下令释放囚禁在西汉的匈奴使节，并派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苏武当正使节，护送他们回国；携带贵重礼物，答谢匈奴汗国的善意。另派皇家警卫副指挥官（副中郎将）张胜，担任副使节，常惠担任秘书（兼吏）。

然而，到达匈奴汗国后，情形有异。匈奴单于（九任）栾提且鞮侯态度傲慢，好像西汉使节前来进贡似的，跟他去年（前一〇一年）信函上的表现，以及跟西汉政府所盼望的大不一样。

就在这时候，缑王（姓名不详。缑，音 gōu）跟长水人虞常等（长水，今泸水。泸水支流，流经陕西省蓝田县西北，是西汉王朝外籍【胡、匈奴】兵团驻扎地。缑王跟虞常，都是前一二一年跟随浑邪王投降西汉的匈奴将领。前一〇三年，随赵破奴军，再归匈奴），以及卫律当年所率领的降将，阴谋发动叛变，打算劫持栾提且鞮侯的娘亲皇太后（阏氏），复归西汉。

卫律的老爹是定居长水（泸水）的匈奴人。卫律跟音乐总监（协律都尉）李延年是至好朋友，李延年推荐卫律出使匈奴。可是卫律回国后，正逢李延年被杀，卫律逃亡匈奴。

卫律既逃到匈奴，匈奴单于对他非常宠信，甚至同他商讨国家大事，封他丁灵王（封地在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虞常在西汉时，跟张胜原是朋友，于是，秘密拜访张胜，说：“听说汉朝皇帝非常怨恨卫律，我能用伏兵把他射杀。我的母亲跟弟弟，仍在汉朝，希望汉朝能给他们赏赐。”张胜承诺，立即送给虞常很多礼物。

一个月之后，单于（九任）栾提且鞮侯外出打猎，娘亲皇太后（阏氏）跟一些贵族留守。虞常等七十余人，打算发动突袭，想不到其中一人逃走告密。栾提且鞮侯的子弟，急调军队攻击，缑王等全被格杀，而生擒虞常。栾提且鞮侯命卫律主持审判。

张胜得到消息，恐怕虞常供出跟他之间的对话，赶忙报告苏武，苏武说：“事既如此，必然追溯到我身上。等到逮捕我再死，那就更辜负国家的重托。”准备自杀，张胜、常惠全力阻止。而虞常果然供出张胜，栾提且鞮



侯怒火冲天，召集高官会议，要诛杀全体西汉使节。左伊秩訾王说：“他们的对象不过是卫律，如果是单于，我们将如何加重处罚？应该教他们投降。”

栾提且鞮侯命卫律传话给苏武，苏武对常惠等说：“使皇帝的符节受到屈辱，使我们的使命不能完成，即令活下去，还有什么面目回到汉朝？”拔出佩刀自杀，卫律吃了一惊，把他抱住，快马召请医生，在地下挖一个土坑，燃起燧火（燧，音 yūn。燧火，将要熄灭时的微弱炭火），把苏武放到土坎上面（塞外天寒，帐中如果无火，解衣便会冻死），推拿苏武的背部，使淤血流出。苏武因痛苦和失血过多，昏厥气绝，半天的工夫，才悠悠苏醒。常惠等痛哭，用轿子把苏武抬回营地。

栾提且鞮侯钦佩苏武的壮烈，早晚都派人问候，同时逮捕张胜等。稍后，苏武痊愈，栾提且鞮侯派人劝说，打算要苏武归降。正好处决虞常，用剑砍下人头。乘此机会，卫律说：“西汉使节张胜，谋杀单于的近臣（指自己），应立即诛杀。只有投降，单于才可特别赦免。”拔出佩剑，直取张胜咽喉，张胜恐惧，情愿投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节（张胜）有罪，你这个正使节应受连坐惩罚。”苏武说：“我既不是张胜的同谋，又不是张胜的亲属，连什么坐？”卫律再拔剑直前，苏武面不改色。卫律说：“苏先生，我以前背弃西汉，投奔匈奴，侥幸地蒙受大恩，封我王爵，拥有数万人口，牛马满山遍野，享受如此富贵。苏先生今天只要点一下头，明天也是如此。否则的话，白白地横尸旷野，谁又知道？”苏武闭口不语。卫律说：“为了我的缘故，你归顺匈奴，我们就是至好的兄弟般友情。不接受我的建议，过了此刻，即令再想见我一面，岂能如愿？”苏武说：“你当人家的臣属，不顾及待你的恩义，背叛领袖，背叛父母，投降蛮族，甘心当一个夷狄，我为什么还想见你一面？而且，单于信任你，使你裁决人的生死，你不公平处理，反而要刺激两国君王搏斗，让你在一旁冷眼观看成败！你应该知道，南越（首府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国王杀汉朝使节，全南越被屠，改做汉朝的九个郡（参考前一——年）；大宛（首都贵山城，中亚纳曼干市西北卡散赛城【Kassansay】）国王杀西汉使节，人头悬挂长安北门（参考前一〇二年）；朝鲜国王（卫氏朝鲜，首都平壤【朝鲜半岛平壤市】）杀汉朝使节，立即亡国（参考前一〇九年）。只有匈奴还没有动过手，你明白我不会投降，却非叫我投降不可。不过希望汉朝匈奴两国发生战争，而匈奴汗国的灾难，将从我开始。”

卫律发现他无法说服苏武，禀报栾提且鞮侯。栾提且鞮侯更起敬意，越发要争取他的归附。决心施加压力，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之中，断绝饮食。而天正降大雪，千里冰封，苏武吞吃皮衣上的羊毛和吞吃冰雪。几天下来，竟没有饿死。匈奴人大为惊异，认为定有神灵帮助。于是，把苏武放逐到绝无人烟的北海（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使他放牧一群公羊，告诉他：“等到公羊有奶水的那天，你就可以回去。”

其他也拒绝投降的使节常惠等，安置在别的地方。

浞野侯赵破奴，从匈奴汗国逃回西汉（赵破奴被俘及大军投降，参考前一〇三年，赵破奴跟儿子赵安用逃回西汉后，在不久【前九一年】就发生的巫蛊血案中，全族被屠，可悲）。

六、李陵孤军覆没

前九九年，西汉对匈奴汗国采取军事行动。

夏季，五月，刘彻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三万人从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出塞，进击匈奴右贤王的根据地天山（新疆东北部），格杀及俘虏一万余人，班师。匈奴援军追击，贰师兵团在中途被围，粮秣缺乏，达数日之久，死亡和受伤的战士增多。正苦于无计可施，副军政官（假司马）、陇西（甘肃省临洮县）人赵充国，率敢死队一百余人，发动攻击，匈奴阵地动摇，贰师兵团拥向敢死队冲陷的缺口，突破重围，脱险而归。

这次战役，贰师兵团死亡十分之六七（二万余人），赵充国身负二十余伤。李广利奏报战果，刘彻召见赵充国到行宫，亲自察看伤势，嗟叹不已，擢升他当皇家警卫官（中郎）。

刘彻再派因杆将军公孙敖，从西河郡（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出塞，跟强弓兵团司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涿涂山（即涿邪山，蒙古共和国巴彦温都尔山）会师，一无所获。

最初，李广的孙儿李陵，当宫廷随从（侍中），骑马射箭，无不精通，尤其厚爱自己的部属。刘彻认为有祖父的风范，命他当骑兵总监（骑都尉），统御丹阳郡（安徽省宣州市）和楚国（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战士五千人，在酒泉郡、张掖郡驻防，加强射击训练，戒备北方的匈奴。正逢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刘彻把李陵召到长安，命他保护贰师兵团的后勤补给路线。李陵叩头请求出战，说：“我所率领的官兵，都是楚国一



带的勇士、奇才、剑客，力量可以扼死猛虎，射箭百发百中。愿意投入战场，独当一面，向兰于山（今地不详）南方挺进，分散匈奴的注意，不让匈奴集中力量专对贰师兵团。”刘彻说：“你是不是不愿当别人的部下？这次动员的军队太多，可没有马配给你。”李陵说：“用不着马，我愿以少击众，用五千步兵，踏平单于的王庭（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刘彻为他的凌云壮志感动，答应他的请求。

于是下诏给强弓兵团司令路博德，命他在李陵撤退到边境时，出塞接应，予以掩护。路博德羞于当李陵的助手（路博德当过伏波将军，对李陵这位新生代的后起之秀，自不愿屈就），上奏章说：“现在秋季将临，匈奴汗国草长马肥，正是兵力最强之时，不宜攻击，请命李陵稍停，等到明年（前九八年）春天，同时出发。”刘彻怀疑李陵忽然胆怯后悔，教唆路博德帮他说话，不禁震怒。一面下令路博德与从西河郡（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出塞的公孙敖兵团会师，一面下令李陵于九月出发，由遮虏障（内蒙古额济纳旗古居延海南，路博德所筑的城堡），直到东浚稽山（蒙古共和国戈壁阿尔泰山）南麓龙勒水（今已湮没），做威力搜索，如果不见敌踪，即撤退到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五十公里新忽热）休息。

李陵率领他的五千人步兵，依时出发。从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塞，向北挺进。三十日后，到达东浚稽山扎营，把沿途所见的山川形势，绘制成军用地图，派骑兵陈步乐，先行向长安奏报。刘彻召见，陈步乐简报行军情形，表示李陵能得到士兵的效死。刘彻大为高兴，任命陈步乐当宫廷禁卫官（郎）。

然而，就在此时，情势急变。匈奴单于（九任）栾提且鞮侯亲自统率的三万人强大兵团，已把李陵团团包围。李陵军在两山之间（另一山应是西浚稽山，在东浚稽山之西），用运粮车四周布防。李陵自率精锐，在车阵外扎营，筑构工事。前排战士手执盾牌跟长戟，后排则埋伏弓箭手。匈奴兵团发现西汉军队人数很少，毫不在意，直逼阵地，李陵命前排战士迎战肉搏，然后返回战壕。匈奴追击，李陵后排军突然万箭俱发，匈奴士卒应声倒地，死伤狼藉，急收兵还屯山上。李陵军队尾击，斩杀数千人。

栾提且鞮侯大为震惊，集结西部兵团及东部兵团增援，共八万余人，再发动攻击。李陵无法抵抗，只好撤退，且战且走，南下。但再强悍的步兵，也摆不脱骑兵的追击；匈奴兵团分为两翼，左右展开，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数日之后，抵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谷，李陵反扑再战，死伤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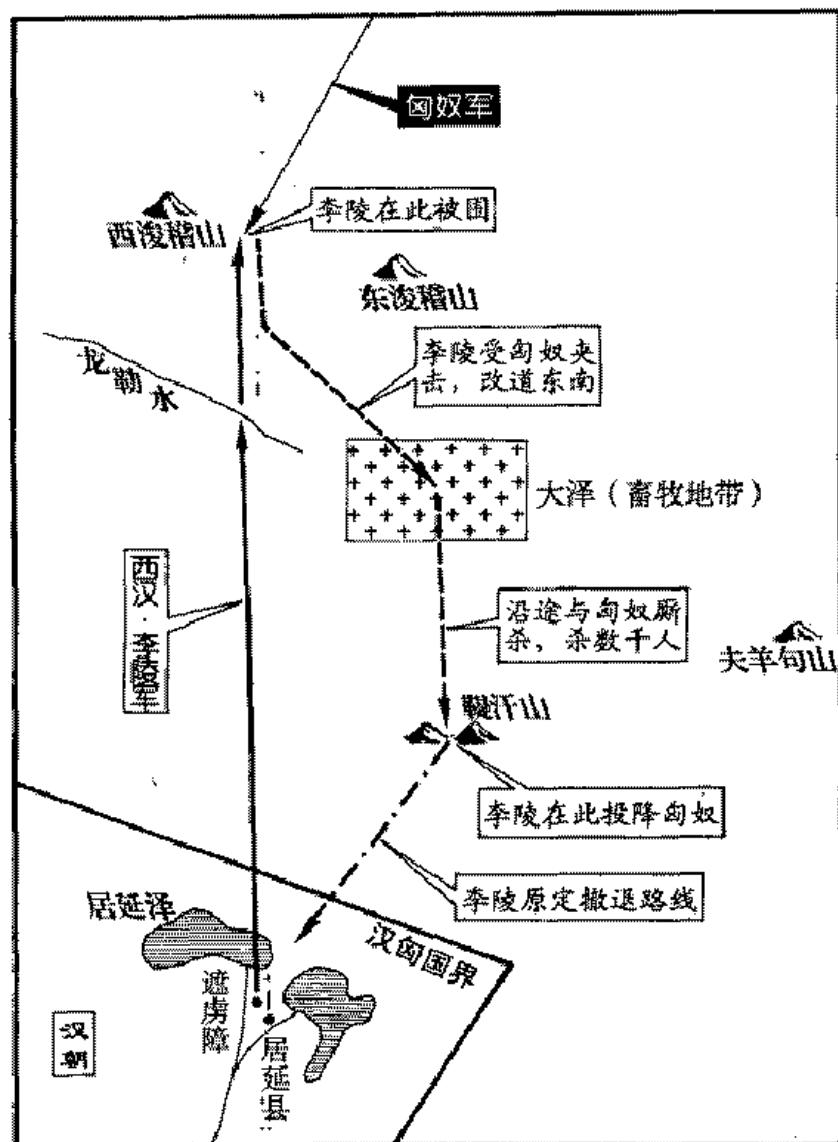
李陵下令：“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可以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充当驾驶。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再做反攻，斩匈奴士卒三千余人。然后改向东南，沿着前往龙城（此龙城指故南单于庭，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的旧道，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纵火自救。再南下，到达丘陵地带，匈奴单于栾提且鞮侯在南山上眺望，命太子率骑兵攻击，李陵军退入树林，在树林中厮杀苦战，击杀匈奴数千人。李陵遥遥望见栾提且鞮侯在山上指挥，下令用“连弩”遥射（连弩，犹如多弹头飞弹，一弦发射数箭，箭如雨下，无法躲避），栾提且鞮侯急奔山下。

当天，被生擒的匈奴俘虏，告诉李陵：“单于曾有疑虑：‘这是汉朝的精兵，竟如此顽强，日夜引诱我们向南接近边塞，莫非前面有埋伏？’礼宾官（当户君长）一齐叫喊说：‘单于御驾亲征，率领几万人的兵团，攻击只不过几千人的汉朝步卒，如果不能把他们消灭，以后还怎么号令属国，而且使汉朝更轻视匈奴。在山谷树林中既不能取胜，前面四五十华里，就进入平地，如果再不能取胜，班师不晚。’”

这时李陵军处境越发险恶，匈奴兵团人多，每天都要接战数十回合，但仍杀伤匈奴二千余人。匈奴沮丧，决定放弃。然而，就在这时候，李陵的一位斥候（军候）管敢，受到指挥官（校尉）的欺辱，逃出来投奔匈奴，透露实际情况：“李陵并没有后援，前面也没有埋伏，箭且用尽。只有李将军的警卫部队，跟指挥官成安侯韩延年的部下，各约八百人，武装还全，担任先锋。他们分别使用黄旗、白旗，如果用精锐骑兵，集中射击，就可击破。”栾提且鞮侯兴奋得从马背上跳起来，下令他的部下，继续攻击。

匈奴兵团决心俘虏敌将，在攻击时高喊：“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大军越过李陵兵团，在李陵撤退的道路上阻截急攻。李陵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兵团布满四周山顶，集中发箭，蔽天而下。李陵军突围，再向南挺进，将到鞬汗山（蒙古共和国西南部诺颜博格多山），李陵率残军血战，一天之中，发射五十万箭，箭终于用尽，遂抛弃辎重车辆。这时战士还剩三千人，刀枪已折，于是砍下车轴当武器，文职人员拿着刻字的笔刀（那时还没有纸张，用刀把字刻到竹简上），一齐退入峡谷。而匈奴兵团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栾提且鞮侯亲自遮住谷口，从山上滚下巨石，声震天地。战士死伤增多，大军无法再行。





公元前一世纪·前九九年 李陵进军图

黄昏降临，李陵换穿便衣，独自出营，不准左右保护，说：“大丈夫到此地步，唯有生擒单于。”然而，在观察形势后，黯然折回，叹息说：“我们已经失败，死在此处。”下令砍倒所有旗帜，把值钱的珠宝埋藏地下，再长声叹息说：“苍天！苍天！再赐给我们数十支箭，就可以突围。而今，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箭。天明之后，敌人攻击，我们只有坐受捆绑，不如解散，各人分别逃生，希望有人脱险，回到汉朝，奏报天子。”下令士兵各带粮食二升和一块坚冰（用做饮水），互相约定，先到遮虏障（内蒙古额济纳旗古居延海南）的，等待后到的战友。

夜半，李陵命击战鼓，战鼓已破，不能发声。李陵跟韩延年，同时上马，率领十余位壮士，向南突围。匈奴骑兵数千人追击，尘沙蔽天，韩延

年战死。李陵说：“没有面目报答皇上。”投降。他的部下分散逃命，逃到边塞的约有四百余人。李陵军溃败的地方，距边塞仅一百余华里。

边塞将领上奏皇帝，刘彻本期望李陵战死。稍后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大发雷霆，责问陈步乐，陈步乐恐惧，自杀。

刘彻既然怒不可遏，政府官员遂异口同声，责备李陵。刘彻询问天文台长（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说：

“李陵对父母孝顺，待士兵有恩信。常奋不顾身，赴国家急难，平日的思想作为，有国士的风范。如今不幸在一次战役中失败，那些住在安全地方，拥妻抱子的官员，不思量战场艰苦，反而落井下石，捏造构陷，使人痛心。李陵率领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深入匈奴汗国心脏，对抗数万强敌。匈奴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动员全匈奴武装部队，大举围攻。李陵部队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们赤手空拳，冒着刀锋，仍苦苦搏斗。得到部下如此效忠，即令古代名将，不能超过。现在，身虽陷敌，然而他给予敌人的创伤，仍足以激励天下。我的看法是，李陵所以不死，并不是真的投降，而是等待适当时机，报效国家。”

这项意料之外的回答，使刘彻大怒若狂，认为司马迁诈欺诬罔，企图阻挠贰师兵团，而给李陵做游说工作。于是，逮捕司马迁，判处腐刑（即宫刑，割掉生殖器）。

很久之后，刘彻才后悔李陵兵团是一支孤军，没有救援，说：“应该在李陵出发后，再下令路博德接应。我却预先颁下诏书，使老家伙（路博德）羞与为伍，使用诈术。”这才派人赏赐逃回来的李陵残军。

司马迁《报任安书》：

我跟李陵，同在宫廷供职，不过泛泛之交，平常各自忙碌，既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也没有把臂言欢的友情。只是看他的做事为人，是一位很能坚守立场的知识分子。对父母孝顺，对朋友信守，对金钱清廉。无论付出和接受，都不违背正义。即令有争执，总肯自己退让，恭敬俭朴，待人和睦，时常想到奋不顾身，去赴国家的急难。他的志节如此，我认为有国士的风骨。

以一个现任的政府官员，竟然肯冒生命危险，不顾身家性命，分担国家的艰难，已经使人惊异。想不到，只因为一件事情反应不当，而那些稳坐高堂，万无一失，拥妻抱子，享受荣华富贵之辈，竟群起栽赃构陷，我内心深感沉痛。



李陵率领的步兵部队，人数不满五千，深入匈奴心脏，践踏王庭，等于把肥肉送到猛虎之口。冒犯强大的敌人，抵抗数以亿万计的匈奴大军，跟匈奴单于连续战斗，长达十余日之久，斩杀敌人的数目，远超过自己的损失。匈奴拯救死亡，抢医伤员，疲于奔命。匈奴君王以下，陷于震恐，于是征召他们左右贤王的部队，动员所有能够拿得动武器的人，倾全国之力，发动围攻。在这种可怕的压力下，李陵转战千里，箭射尽，路断绝，而救兵不到。战士死伤，布满荒野。然而李陵振臂一呼，战士立即跳起，眼中流泪，衣上染血，强忍哭声，奋举空弓，冒着雪白刀刃，跟敌人血肉相搏。

李陵兵团还没有覆没之时，使节前来呈报战果，中央政府王爷侯爷，以及部长级等高级官员都狂欢庆祝，向皇帝歌颂。几天之后，传来败报，皇上连吃东西都不能分辨滋味；出席朝会，也不能安宁。高级官员们忧虑恐惧，不知道如何才好。我自己不以为地位卑贱，看到皇上凄惨悲哀，很想呈献区区的一片愚忠。

我认为李陵平常跟他的朋友和同僚，同甘共苦，宁愿自己牺牲，也要对人帮助，能得到部下效死的忠心，虽然古代名将都不能超过。一时身被俘虏，但以他平日的思想行为推断，相信他是在等待对国家回报的机会。即令不是如此，他对匈奴汗国的打击，功劳俱在，也可以无愧于天地之间。

正当我盼望把这项意见报告皇上，而没有渠道的时候，恰巧皇上召见我，向我垂问，我就据此推崇李陵的功劳，希望宽慰皇上的焦虑，阻塞陷害李陵的谗言。想不到我还没有把话说完，皇上还没有把话听清楚，就认为我企图阻挠贰师兵团，替李陵脱罪，遂把我交付监狱。一片忠心，百般陈诉，都不被相信。终于批准法官的判决，认定我犯的是“诬蔑领袖”大罪，判处腐刑。

依照法令规定，只要缴出一笔赎金，就可以免罪。然而，不幸家庭贫穷，拿不出那么多钱。朋友中没有人来看一眼，也没有人肯一伸援手。左右最亲近的长官、同事、亲戚，更没有人替我说一句话，只剩下我这个血肉之躯被遗弃监狱，单独地面对法官狱吏。图圉幽暗，向谁申诉？这都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犯罪事实，就是如此。

李陵既然投降，使他的家庭声誉败坏；而我又被囚禁在蚕室之中（割生殖器的刑房，密密封闭，有炉火保持空气温度。盖行刑之后，不可受凉吹风。农家养蚕，也要保持温度。故把腐刑的刑房称为蚕室），受尽天下讥

笑。苍天！苍天！提笔至此，悲怆无已。有些事不足向俗人提及，但向你一述：我的祖先，并不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握有铁券丹书。我所担任的工作——天文、历史、历法、星象，跟算卦巫师之流，非常近似。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的玩偶，把我们当做娼妓戏子一样的豢养，一向是社会上所轻视的行业。

所以，我如果被法律诛杀，等于九头牛掉下一根毫毛一样，跟蚂蚁之死，有什么区别？世俗的观点，又不会认为我是死节，只会肯定我智力已穷，罪大恶极，不能够脱罪，不得不死。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只因我出身卑微，平日并没有使人有深刻印象。人，谁能不死？但是，有的死重要性可比泰山，有的死不过轻如鸿毛，只看死的意义。

最高贵的品格是不侮辱祖先，其次是不屈辱自己，其次是不伤害自尊，其次是不讲出卑躬屈膝的话，其次是下跪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身带刑具，被拷打受辱，其次是剃光头发，脚戴镣、手戴铐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如刺面黥刑）、砍断肢体（如断脚刖刑）受辱，而最可耻的，则是腐刑。人生到此，羞辱已极。

古书（《礼记》）上说：“刑罚不加到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主要的意思是保护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猛虎在深山之中，百兽震恐，一旦落入牢笼，不得不摇尾乞怜，向人求食。为什么？原因是受到强制的压力之后，威严逐渐消失。所以，地上画个圆圈，当做监狱，有品德的人都不愿进去。削一块木头，当做审问官，有品德的人也不肯面对。宁愿在没有受到酷刑之前，自杀一死。

而我，却手脚被绑，戴着刑具，赤露着身体，受他们拷掠，囚禁在四周全是高墙的监狱。在这时候，看见狱吏（看守员），恐怕他殴打，就不由自主地下跪，用头碰地。看见法官（隶卒），唯恐怕他不高兴，也不由自主地惊恐过度，不敢呼吸。为什么？原因是受到强制的压力，尊严逐渐消失。人生到了这种地步，要说不屈服于羞辱，或没有受到羞辱，不过是所谓的厚脸皮而已。

而且，姬昌是一位伯爵，被囚禁羑里（河南省汤阴县，羑，音 yǒu。前一四四四年，商王朝三十一任帝子受辛暴虐，逮捕周部落酋长姬昌。后来姬昌的儿子姬发建立周王朝，尊称老爹文王）；李斯位居宰相，受到五种酷刑（面上刺字、割鼻、砍脚、鞭打、斩首）；韩信是一位王爵，在陈县（河南省淮阳县）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也都是面向南方，称孤道寡之



辈（国王自称“孤”或“寡”），都被逮捕，投到监狱审判；周勃诛杀吕姓家族，安定国家，权势可以动摇五霸，仍被当做罪犯；窦婴，是国家的大将，也穿上处斩时的红色囚衣，身戴三木——颈上戴枷、足上戴镣、手上戴铐；季布脖子拴上铁链，在朱家当奴；灌夫在看守所中，受尽欺凌。这些人身居王侯将相，声誉传播各国，一旦被法网套牢，都不能立即自杀，仍宁愿偷生在尘埃之中。古今人性，全是如此，谁能逃脱？

所以，勇敢和卑怯，只是形势造成。坚强和脆弱，更是环境的产物。明白了这些，还有什么惊讶？尤其是，一个人不能够早日躲开法律的网罗，已经不够聪明。到了苦刑拷掠之时，却教他绝不屈服，傲然自持，那个标准，就更难做到。古人之所以慎重地不把刑罚加到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就是如此。

人之常情，无不贪生怕死，思念亲戚，眷恋妻子儿女。可是一旦为了正义公理，情形就不相同，他们有不得不那样做的苦衷。我不幸，自幼丧失父母，又没有兄弟，孑然一身。在社会上，孤单清寒。你看我对于妻子儿女，该是如何感受？勇敢的人不一定非死节不可，懦夫只要心怀正义，到处也可发光发热。我是一个懦夫，只求苟且偷生，但我也知道取舍的分际，怎能忍受苦刑羞辱？奴隶婢女，到必要时，还会自杀，何况我所受的苦刑羞辱，更甚过奴隶婢女？然而，我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宁愿辗转粪土之中，为的是，我的一点私愿还没有完成。平白死去，我的文章才能，不能显扬于后世。

古时候，生前富贵，死后声名消失的，无法细记。只有非常卓越的人物，才能得到称道。姬昌被囚禁之后，才把《易经》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孔丘在陈国、蔡国受到围困之后，才回到鲁国，修订《春秋》。屈原被放逐，创作《离骚》。左丘明目盲，撰写《国语》。孙臆被砍断双脚，留下《孙子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郡，《吕氏春秋》才传播世间。韩非被秦王国逮捕，写出《说难》、《孤愤》。而《诗经》三百篇，也大都是圣贤心里有所不满的作品。

人心忧郁悲愤，没有申诉的渠道，才追述过去故事，前瞻未来远景。左丘明失去双眼，孙臆失去双足，本成了无用的废人，但他们后退一步，著书立说，使他们的愤怒得到平衡。借着文字，展示他的大志宏愿。原谅我不知道谦逊，我把我投入毫无作用的辞章之中（指《史记》），收集天下的遗闻旧事，综合分析，考察事件本末，发掘兴衰成败的轨道，上自姬轩辕，下到今

日（公元前一世纪的头十年），作十“表”、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用以研究天道人事、互相因应的关系，了解古今时代不同的变局，表达我自己特有的分析和见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受到惨祸。怜惜这番心血，会白白浪费。这才使我面对酷刑，而并不恼怒。一旦此书完成，我希望藏到名山之中，传给适当的人，使它能流传到交通方便，人口众多的都市。为了补偿我以前所受的羞辱，即使被诛杀万次，也不后悔。然而，这番心意，只能对智慧的人说，难以向世俗的人讲。

曾受刑罚的人，不容易受到尊重。地位微贱，反而容易受到抨击。我因为多话而陷入这种悲惨的灾难，引起乡里亲友们的嘲笑。我的行为侮辱了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上祭扫？即令百世之后，污垢还是不能洗清。是以愁肠一日九转，虽居住在家，恍恍惚惚，却好像失去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去哪里才好。每次想到这种耻辱，就大汗淋漓，湿透衣裳。总而言之，要到身死之日，是非才能确定。

前九八年，秋季，匈奴汗国攻入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雁门郡郡长（姓名不详）被控畏缩胆怯，绑到街市斩首。

前九七年，西汉政府征发七种贱民（第一，犯罪小吏。第二，逃亡囚犯。第三，赘婿。第四，商人。第五，曾经犯过罪登记有案。第六，父母曾经犯过罪登记有案。第七，祖父母曾经犯过罪登记有案）及志愿从军的勇士。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从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出塞；强弓兵团司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一万余人跟贰师兵团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人，从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出塞。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人、步兵三万人，由雁门郡出塞。

匈奴汗国得到情报，把军民輜重，全部迁移到余吾水（土拉河。发源于肯特山，流经乌兰巴托市南，向西转北，注入鄂尔浑河）以北。单于（九任）栾提且鞮侯亲率十万大军，在余吾水南岸迎战，缠斗十数日，李广利撤退，其他部队也没有斩获。公孙敖跟匈奴左贤王接触，失利，也撤退。

刘彻命公孙敖深入匈奴心脏后，想办法迎接李陵。而竟战败，遂向刘彻报告：“在俘虏口中，原来是李陵教导匈奴如何因应，所以我们没有战果。”刘彻火冒三丈，下令屠杀李陵全家。不久，接到情报，原来教导匈奴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位降将李绪。



李陵悲痛之余，派人刺杀李绪（按：李陵杀错了人，凶手是刘彻）。匈奴皇太后（栾提且鞮侯的娘亲，大阏氏）为李绪报仇，要杀李陵。栾提且鞮侯把李陵藏到北方，一直等到皇太后（大阏氏）逝世，李陵才回王庭。单于把女儿嫁给李陵，封他右校王。跟卫律同时受到尊重，并掌握权柄。不过卫律常在王庭，而李陵常在外地，遇到军国大事，才到王庭会商。

前九六年，匈奴汗国单于栾提且鞮侯逝世。栾提且鞮侯有两个儿子，长子栾提狐鹿姑当左贤王（一等爵），次子（名不详）当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军，五等爵）。栾提狐鹿姑在外，来不及赶回来。皇族会议认为他病，改立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军）当单于。栾提狐鹿姑将近王庭，听到消息，不敢前进。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军）愿意让位，派人去请老哥，老哥疑虑，推辞说确实有病。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军）坚持，说：“你现在一定要来，真有病的话，等你死了，再把宝座传给我。”

栾提狐鹿姑答应，即位（十任），封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军）当左贤王。几年之后，左贤王先死，他的儿子栾提先贤掸不能继承左贤王（左贤王必须是王储），于是，封栾提先贤掸当日逐王，封太子当左贤王。

前九一年，匈奴汗国侵入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杀伤掳掠居民。

前九〇年，春季正月，匈奴汗国袭击五原郡、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斩两民兵司令（都尉）。

三月，刘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人从五原郡出塞；秭侯（秭，音 dù）商丘成，率二万人从西河郡（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出塞；重合侯马通，率骑兵四万人从酒泉郡出塞，进攻匈奴。

匈奴汗国得到西汉大举进攻情报，坚壁清野，把所有粮秣辎重，全部北迁到郅居水之北（郅居水，今色楞格河，流经蒙古恰克图市以西，注入贝加尔湖。郅，音 zhì）。左贤王把东方各部落，全部带到余吾水（土拉河，发源于肯特山【狼居胥山】，流经乌兰巴托市南，注入鄂尔浑河）以北六七百华里的兜衍山（今地不详）。单于（十任）栾提狐鹿姑亲统精锐兵团渡过姑且水（图音河，流向蒙古车车尔勒格城南）。商丘成兵团挺进到岔路口，不见敌军，班师。匈奴汗国派遣大将，跟李陵配合，率三万余骑兵，尾随追击，转战九日，到蒲奴水（翁金河。流向蒙古车车尔勒格城东南），不能得手，才行撤退。

马通兵团到达天山（新疆东北部），匈奴大将偃渠，率二万余骑兵拦

击，但是发现西汉军队强大，不敢发动，撤退；马通兵团没有损失。

当时，西汉政府恐怕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袭击马通兵团，命开陵侯成娩，率楼兰（新疆若羌县）、尉犁（新疆博湖县）、危须（新疆和硕县）等六国联军，先行包围车师，俘虏车师王跟车师国居民而回。

贰师兵团出五原郡，匈奴命西部军区司令（右大都尉）会同卫律，率五千余骑兵，在夫羊句山（蒙古共和国南部达兰扎达嘎德市西南尚德山）险要迎击，贰师兵团把它击破，乘胜追击到范夫人城（在夫羊句山。范夫人的丈夫是西汉将领，在那里筑城，工程进行中逝世。范夫人率领军工，继续不辍，终于完成。这项悲壮的西汉女性事迹，文学家没有形诸诗文，因而不传。公元前一世纪时，只剩残迹。今又两千年矣，恐残迹也不再存）。匈奴更向北撤退，不敢抵抗。

七、恢复和平

最初，李广利率军出发，宰相（丞相）刘屈氂（音 máo）饯行，送到渭桥（长安城北渭水大桥）。李广利说：“希望你早一点请求封昌邑王（首府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刘髡（音 bó）当太子，如果刘髡能继任皇帝，你以后就没有忧愁的了！”刘屈氂应许。刘髡是李广利妹妹李夫人的儿子，而李广利的女儿，又是刘屈氂的儿媳，所以二人同时都有这项愿望。

前九〇年，巫蛊恐怖仍在巅峰，告密者都有收获。就在这时，宫廷供应部（少府）所属的内务官（内者令）郭穰，告密说：“宰相夫人诅咒皇上，又跟李广利共同祈祷神灵，打算拥护刘髡坐上宝座。”刘彻下令追查，果有其事，定罪“大逆不道”（大逆不道是可怕的罪名，轻者全家，重者全族，都要处斩）。

六月，逮捕刘屈氂，绑到运送猪羊的厨车上，在长安城游街示众，拉到东城街头，拖下腰斩。宰相夫人被载到繁华的华阳街（华阳街是长安八街之一），斩首。接着逮捕李广利的妻子跟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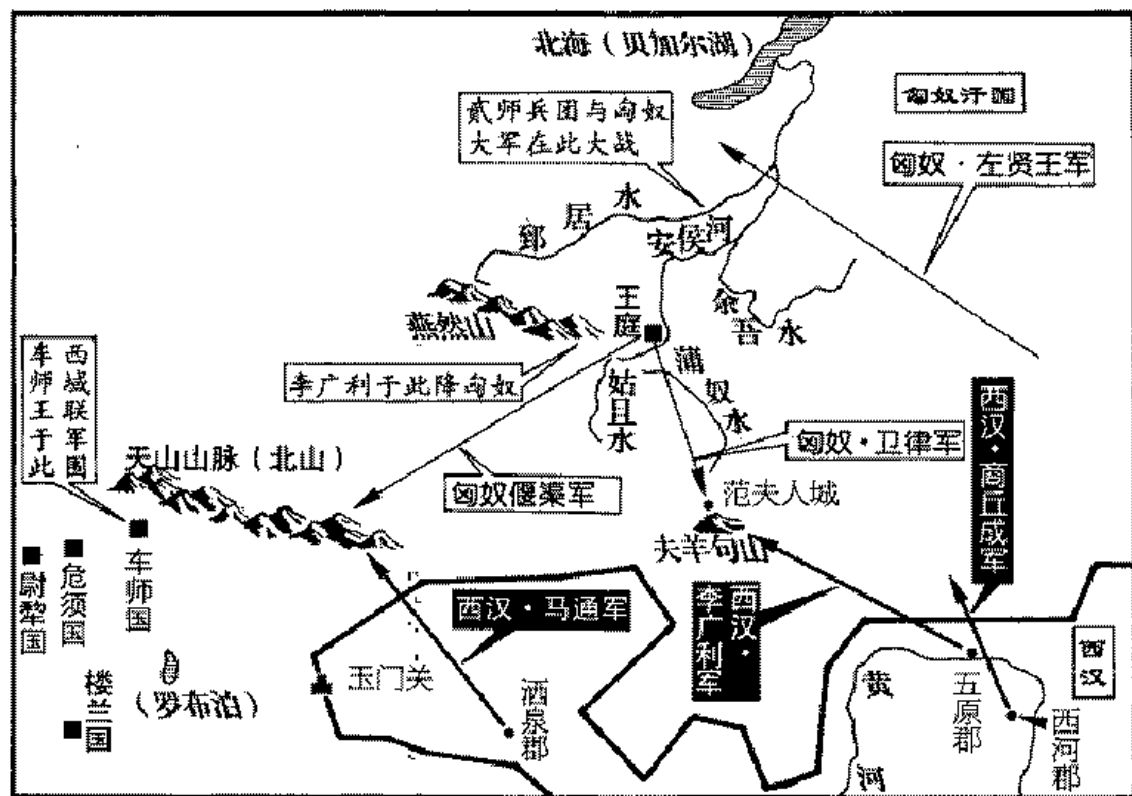
李广利在千里外的战场上接到报告，忧愁惊恐，手足无措。一位为了逃罪而从军的秘书（掾）胡亚夫，向他建议：“你的夫人和全家老幼都被羁押监狱，形势很明显，如果你回去，稍微不称领袖的心，可是自己投进牢笼。那时候，郅居水以北，岂能再见？”（暗示回去后必被诛杀，再想回



到郅居水投降匈奴，已不可得。)

李广利虽然有点动心，但他仍希望更深入匈奴汗国心脏地带，取得一项辉煌胜利，建立功勋，则刘彻或许有可能饶他不死。于是前进到郅居水（蒙古色楞格河）畔，而匈奴辎重跟大军，早已渡过郅居水，向北继续撤退。李广利命大军保护官（护军）率二万人骑兵渡郅居水，跟匈奴汗国左贤王、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军）的二万骑兵遭遇，血战一日，斩东部兵团司令，匈奴死伤甚重。

这是一个有利的形势，然而秘书长（姓名不详），跟决眭民兵司令（决眭都尉。眭，音 suī）辉渠侯雷电（匈奴裔）商量说：“李将军已怀二心，却想把我们置于危险之地，以求建立自己的战绩，恐怕一定失败。”企图逮捕李广利，押回长安。李广利得到消息，知道军心已经动摇，无法再向北挺进，随即诛杀秘书长（长史），率军班师。



公元前一世纪·前九〇年 汉匈大战·李广利降匈奴

大军撤退到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匈奴单于（十任）栾提狐鹿姑发现西汉军队疲惫混乱，形色有异，于是亲统五万人骑兵拦击，双方军队死伤都很惨重。入夜，匈奴绕过西汉军队，在退路上挖掘壕沟，深达数尺，然后从背后发动猛烈攻击，西汉军队大败，溃散。李广利绝望，向匈奴投降。

栾提狐鹿姑素来听说李广利的威名，不禁大喜，把女儿嫁给他，尊崇他的地位，在卫律之上。

刘彻下令诛杀李广利全族。

前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擢升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田千秋当宰相（丞相），封富民侯。

田千秋并没有特殊的才能，也没有烜赫的家世和功劳，只因一句话使刘彻醒悟，遂从卑微的地位，只几个月（十个月），便取得宰相高位，晋封侯爵，前世从来没有过。不过，田千秋为人敦厚，又有智慧，所以在宰相的职位上，胜任愉快，比他之前和他之后的一些宰相，要超过很多。

在此之前，粮食总监（搜粟都尉）桑弘羊，跟宰相（应是刘屈氂）、最高监察长（可能是商丘成），联名奏报：“轮台（新疆轮台县）之东，可以灌溉的农田，在五千顷以上，应派军队前往屯田开垦，设立三个指挥官（校尉），分别负责，大量种植五谷（小麦、稻米、黍米、豆类、胡麻）。由酒泉、张掖两郡，派出骑兵代理军政官（骑假司马），负责主持侦察工作。招募民间有胆量、不在乎危险的壮士，前往耕种，积极拓荒。同时建筑城堡亭障，一直向西发展，加强对其他国家的压力，帮助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

现在，刘彻批驳不准。下诏表示他的悔意，说：

“前些时，有关单位奏报，要求增加赋税，每人多缴三十钱，用来加强边防，这是一项加重老弱孤独痛苦的沉重负担。而今又要求派遣军队，到轮台屯垦，我认为不应实行。轮台在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西一千余华里（航空距离四百公里）。记得开陵侯成婉（匈奴裔）攻击车师时（参考去年前九〇），虽然大获全胜，迫使他们的国王投降。然而，因为道路遥远，军中粮草不继，死在道路上的，竟有几千人之多，何况轮台更在车师国之西？

“是我一时糊涂，听信边塞侦察官（军候）弘（姓不详）的报告，报告上说：‘匈奴把缚住四脚的马匹，丢在城外，离开之前，留下大话：汉朝人，我给你们马！’又扣留汉朝使节，一直不肯送回（指苏武等，参考前一〇〇年）。所以才派出贰师兵团，目的在于维持汉朝使节的威信。

“古时候，召集高层官员会议，如果对重要的事情不能决定，就请求鬼神指示——卜卦。卜卦呈现的如果是凶险之象，行动即行中止。所以，把缚在马上的匈奴书简，交给宰相（丞相）、监察官（御史）、部长级官员



(二千石)、各级国务官(诸大夫)、宫廷禁卫官(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者专家(为文学者);又交给各郡、各移民区驻军司令(属国都尉。前一二一年,西汉政府在边塞外设立五个“属国”,安置归降的匈奴人,仍维持他们固有生活方式跟政治组织。而只由西汉政府派遣一位驻军司令治理,地位低于“总督”,高于“联络官”),命大家传阅和表示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匈奴捆绑自己的战马,是最大的不祥。’也有人认为:‘匈奴夸大他们的马多兵多,事实上,他们并不充足,而是故意表示他们有余。’一些在宫门待命的法术师(公交车方士)、天文家(太史)、星象家(治星)、望气家,以及卜卦官(太卜,属祭祀部【太常】)的卜卦,都认为:‘大吉大利,匈奴必然破败,机会不可能再得。’又认为:‘大军向北推进,就在釜山(今地不详。釜,音fǔ),必定大胜。卦辞显示,将领中李广利是最恰当人选。’

“于是,我亲自指定李广利一直向釜山出发,并命他到釜山就停止,不要贪功深入。而今又如何?事情跟鬼神卜卦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重合侯马通擒获的匈奴斥候说:‘缚住马的四脚,是匈奴对汉朝军队的一种诅咒。匈奴常说:汉朝土地虽然广大,但汉朝战士不能忍受饥饿干渴,为了捕获一只狼,却走失了千只羊。’

“贰师兵团瓦解,将士们死的死,散的散,我心里常怀悲痛。而今又要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并且还要开山凿道,建筑城堡,势将使天下骚动,不是利国爱民的措施,我不忍心听这些话。藩属事务部长(可能指戴仁)等又建议招募死囚,护送被羁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节返国,用侯爵作为奖赏,教他们刺杀匈奴单于,这种事连五霸都不肯做(五霸:齐国姜小白、晋国姬重耳、秦国嬴任好、楚王国丰侣、吴王国吴光)。而且匈奴对于投降过去的汉朝人,无不严密搜查,岂能挟带凶器?再经过严厉盘问,又岂能得逞?

“当今的急务,在于严格禁止官员们暴虐,不准擅自征收赋税,全民都要把力量投入农业,恢复‘养马代替差役’的法令(鼓励民间养马),用以填补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边塞缺乏战备能力,如此而已。各郡各封国高级官员(二千石以上),现在开始研究如何培养战马,补充边塞的急需。在呈报年终工作报告时,一并提出方案。”

从此,西汉政府不再有军事行动。刘彻封田千秋当富民侯,是明白宣示:全民要在太平日子中休养,含有“思富”、“养民”意义。

2

征服两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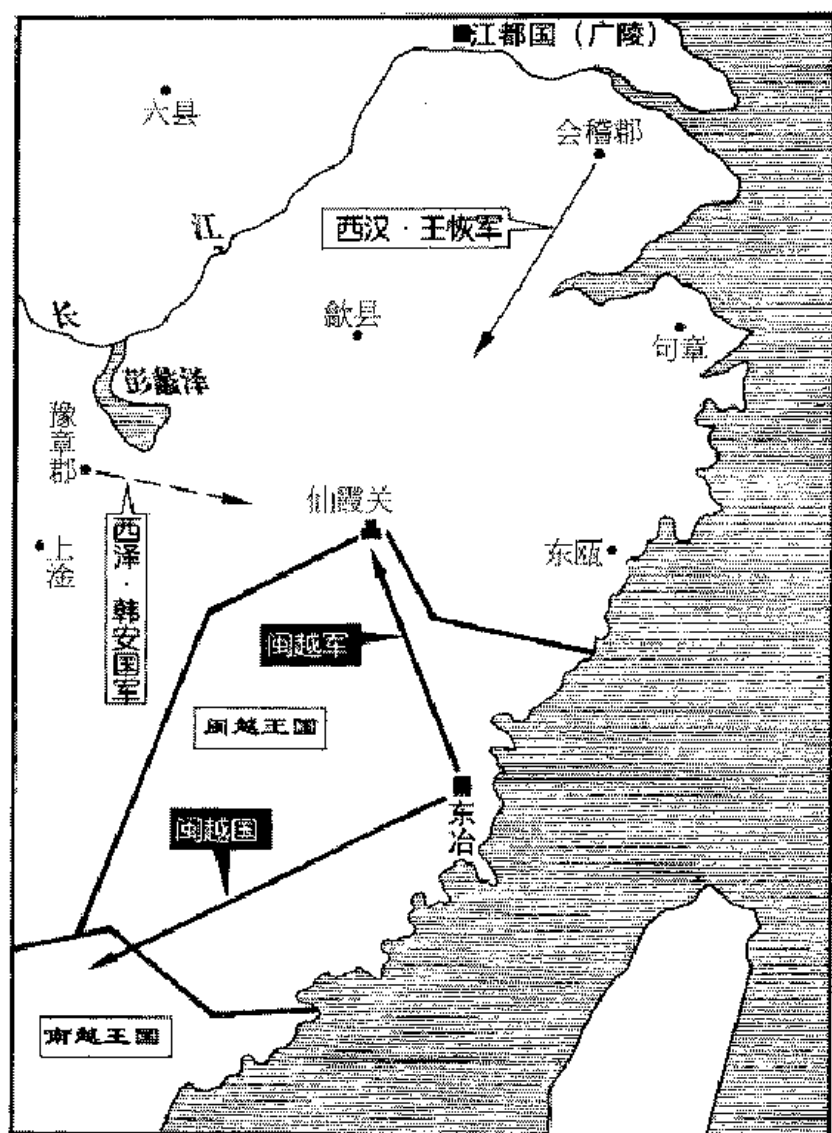
一、刘安反战

前一三五年，秋季，八月，闽越王国（首都东冶【福建省福州市】）国王骆郢，派大军攻击南越王国（首都番禺【广东省广州市】）边界。南越王国国王（二任文王）赵胡，谨遵西汉的约束，不敢发兵抵抗，派人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呈递紧急报告。刘彻对南越王国的态度，十分嘉许，下令出动大军，南下赴援。任命外籍官民接待总监（大行）王恢，由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出兵，农林部长（大农令）韩安国，由会稽郡（江苏省苏州市）出兵，两路攻击闽越王国（首都东冶）。

淮南王（首府寿春【安徽省寿县】）刘安上书劝阻，说：

“陛下君临天下，推广德行，实施恩惠，国家太平，人民安乐，都以为这一辈子不再有兵荒马乱。而今听说主管单位将集结武装部队，讨伐闽越王国，我以为陛下应慎重考虑。闽越（福建省），本不是西汉领土，乃是化外之民，断发文身（西汉人一直留长发，蛮族则只留短发，而且身刺花纹），完全是野蛮民族，不可以用我们文明国家的尺度衡量。

“即令三代（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盛世，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越人，都不用汉朝正朔（每月一日称“朔”，“正朔”，指中国历法。自古直到二十世纪清王朝末年，每年年尾，中央政府都要颁布下年度的日历，宣布每月天数，指出每月一日的正确位置【古代用太阴历，以月球为标准，每月天数不一，如果用的是太阳历，就用不着这么辛苦了】。到了后来，年号制度兴起，“正朔”遂包括年号，甚至专指年号。凡是不接受正朔——不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三五年八月 闽越王国攻击南越王国

接受这个“年号”，或另立“年号”的，就是背叛。柏杨版《资治通鉴》不用年号，如果生在十九世纪以前，柏杨早三族屠灭）。并不是汉朝不够强大，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汉朝没有权威，不能控制他们。只因为他们居住在不毛之地，又是不堪教化的野人，没有资格麻烦西汉。

“自从汉朝王朝平定天下，已有七十二年。百越各部落互相攻击的次数，不知凡几，天子都没有派遣大军深入。据我了解，百越之地（包括闽越王国【福建省】和南越王国【南岭以南】），并没有城镇乡村，人民杂住山谷之间、竹林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善于驾驶舟船。草木茂盛，上遮天日，地面幽暗，而处处水流。汉朝本土之人，不知道险恶而深入其地，一百个人抵挡不住一个人。百越的土地，一片蛮荒，攻打它不能立即征服，得到它不能设立郡县。在地面测量它的山川要塞，相距不过几寸，事实上

却往往相距数百华里，甚至数千华里。竹林、树林、山水，无不险恶，地图上不能完全显示。看起来很容易，真正身临其境，才会发现困难。

“感谢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国家太平，满头白发的老人，都没有见过兵器。民间夫妇得以长久相守，父子得以长期相保，这都是陛下的恩德。百越人民，名义上虽然是我们的属国，实际上从不向我国呈献任何贡品，也从不为汉朝派遣任何差役。他们自己互相攻击，陛下却发兵救援，反而是为了蛮族的事，劳动汉朝军民。而且，百越的人，愚蠢轻浮，毁弃约定，违背誓言，反复无常，拒绝奉行汉朝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变态，而是经年累月的正常情况。偶尔不接受命令，就动员大军，前往诛杀，恐怕以后会不断发兵，没完没了。

“近几年来，农作物歉收，人民穷苦，有的出卖他的爵位，有的典当他的子女，只为了糊口果腹。幸蒙陛下宽厚恩德，赈济救助，得以不辗转死于沟壑。前年农田没有收成，去年又逢蝗灾，人民的创伤还没有复原。今年却发兵到数千华里之外，自带粮食衣服，深入蛮荒，山路险峻，不能使用车辆，全靠肩挑。北方人不懂水性，只好用双手拉动船舶，仅此就有数百数千华里。再加以竹林深密，浅滩连接，船只跟乱石相撞，竹林中又隐藏毒蛇猛兽。夏季正热，上吐下泻，霍乱等传染病，势将接连不断。还没有作战，我们已死伤狼藉。

“从前，南越王国叛变（四任后少帝刘弘在位，派隆虑侯周灶攻击南越王国），我父亲刘长（淮南【厉】王）派将军简忌出征，把所俘虏的军队，安置在上淦（江西省樟树市境）之后，即行撤退。那时正是盛夏，酷热而又大雨不停。中央军的战士，日夜挤在船上，撑篙划桨，没有交战而病死的，在半数以上。父母流泪，孤儿哀哭，人亡家破，产业一空。父老们到千里外找到尸体，肉已腐烂，只好把骸骨包裹，运回故乡安葬。悲凉凄惨的气氛，多少年都不能平息。老一辈的人，至今记忆犹新，还没有深入百越蛮族的领土（浙江省南部、福建省及南岭以南），而灾难已如此严重。

“陛下的德行，可配天地。陛下的明察，如同日月。恩德及于禽兽，爱心推广到草木。只要有一个人饿死、冻死，不能终其天年，都会悲怆。而今，汉朝领土之内，一派升平，连狗叫的震惊都没有，却使皇家武装部队，面对死亡，尸首横在原野之上，鲜血沾满山谷。边界荒城，很早就关闭，很晚才开启，人心忧恐，朝不保夕，我认为陛下会重视这种现象。

“不熟悉百越蛮族情形的人，总以为百越人口众多，兵力强大，能够威



胁沿边城市。当淮南国尚未被分割为三国之时（五任文帝刘恒，把淮南国【首府寿春】分为三国：淮南国、衡山国【首府邾县】、庐江国【首府番阳】），淮南国的人在边境当官吏的很多。我所了解的，跟别人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盖百越境内高山峻岭，互相隔绝，人烟稀少，车辆不能通行。是上天的旨意，使汉朝跟蛮族保持相当距离。倘使他们要攻击汉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顺赣江（赣江，发源于大庾岭，自江西省南部流向北部，于南昌市东北注入鄱阳湖）而下。而赣江两岸，悬崖绝壁，浅滩湍急，能使小船粉碎，而又无法用大船运送粮食。所以，在发动攻击之前，非在余干（江西省余干县）先行集结，耕田囤粮不可。其次，还得砍伐山林，制造战舰。汉朝边城戒备森严，遇到百越人民上山砍柴，一定逮捕，还会焚烧他们的粮食。即令所有的百越部落联合行动，对边城也无可奈何。

“然而，主要的是，百越（闽越王国及南越王国）人民的战斗力如同棉花一样的软弱，又天资浅薄，没有人才。不能在陆上作战，更没有骑兵弓箭。我们之所以不可深入，不是恐惧他们反抗，而是恐惧地理环境险恶，汉朝人无法适应。我听说，闽越王国的军队，不下数十万，我们如果攻击，必须用五倍的兵力，而后勤补给人员，还不包括在内。南方不但酷热，而且潮湿，夏天气候更如火烧。汉朝军队在水畔扎营，露天而居，毒蛇毒虫，使疾病丛生。刀枪还没有染到敌人的血，已死亡十之二三。即令把他们全国人民都俘虏到手，也不能补偿我们的损失。

“我得到的情报说：闽越的王弟骆甲，已杀掉闽越王骆郢，然后骆甲也被击斩（骆甲即骆余善，刘安上书时风闻王弟杀兄，但不知王弟之名，故称“甲”），人民散乱，没有归属。陛下如果招降，像待东海王国（首都东瓯【浙江省温州市】）一样，把他们也迁移到汉朝，应该派一位重要官员前往安抚。用恩德和奖赏，打动他们心意，他们一定会扶老携幼，归附陛下。如果陛下不需要他们的人，那么，不妨为他们另立君王，使断绝的世代，重新继续，已亡的国家，再度建立。分封王爵、侯爵，使他们作为汉朝的藩属。他们必然送人质到汉朝，永为藩臣，世世代代一心效忠。假若如此，陛下只要刻一个小小的官印，编织一丈二尺长的丝带，就可以镇服化外之民。不使一个战士劳动，不使一根铁戟钝挫（杀人多时，武器受损），恩威同时俱在。

“而今，大军攻击，一旦进入闽越国境，他们必定震惊恐惧，认为将被屠杀灭种，势将逃到竹林深山之中。如果不理他们，即行班师，他们会再聚集。如果留下来驻防，几年下来，官兵全都疲惫，粮秣缺乏，人民苦于

供应，贼盗趁此机会，势将纷纷兴起。据老一辈的人说，秦政府时，曾派民兵司令官（尉）屠睢，攻击百越（浙江省南部、福建省及南岭以南）；又派郡政府监察官（监）禄（姓不详）开山凿路，迫使百越人民入山更深，逃得更远，想攻击却找不到对象。大军扎营旷野，时日一久，官兵疲劳不堪。百越趁势反攻，秦军大败，秦政府不得不大量增援，使内外骚动，民不聊生，官兵们一个接一个逃亡，变成盗匪，遂引起山东（崤山以东）一连串暴动（指六国皇族后裔蜂起）不止。

“军事行动，是一种凶险大事。某方面一旦紧急，四方都竖起耳朵，我害怕从此发生变故，激起奸邪。我听说：天子的军队，有讨伐而没有战争，意思是没有一个对手胆敢较量。如果闽越王国冒险迎战，攻击大军的前队，炊事兵也好，马夫、车夫也好，只要有一个受到伤害，虽然砍下闽越国王的人头，也是汉朝的羞辱。

“陛下的家庭，用四海作为边界，人民都是你的臣属、姬妾。理应广施恩泽，保护养育，使人民安于现状，喜欢他们的行业。陛下的恩泽将传到万世，子孙相继，幸福无穷。天下太平，如同泰山屹立，永不动摇。蛮族的荒野土地，不够资格花一天时间关心它，更不够资格使我们的战马汗流浹背。《诗经》说：‘大王的恩德普及天下，徐方（江苏省泗洪县南十五公里）的蛮族自然顺服。’说明王道伟大，远方的人都愿归附。我认为将军们率领十万大军去办的事，一位钦差大臣就可以办到。”

前一二五年，西汉军队开始向南推进，还没有越过仙霞岭（位于福建省、浙江省、江西省交界），闽越王国国王骆郢，已派出劲旅，把守仙霞岭关隘险要。骆郢的弟弟骆余善，跟宰相（相）以及王族，商议因应之策。骆余善说：“大王擅自出兵攻击南越王国，事先并没有呈报汉朝政府批准，所以汉朝讨伐。汉朝军队多而且强，即令侥幸战胜，他们源源增援，会来得更多，直到我们国家灭亡。我们不如把大王杀掉，向汉朝道歉。汉朝愿意接受，双方休战，我们的国土仍然完整。汉朝如不接受，再跟他们作战，打败时，大家逃到海上。”臣僚们一致赞成。

议决之后，骆余善执行，用短矛刺杀国王老哥骆郢，派使节把人头送给汉朝远征军统帅、外籍官民接待总监（大行）王恢。王恢说：“我们的目的就在诛杀骆郢，骆郢既死，呈献人头，不必作战就先把敌人歼灭，真是国家之福。”遂停止前进，一面通知农林部长（大农令）韩安国那支军队，派人携带骆郢的人头，飞报刘彻。刘彻下诏班师，说：“骆郢是罪魁，



但骆无诸（即姒无诸，闽越王国一任王，参考前二〇二年二月）的孙儿骆丑没有参与恶谋。”于是派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到东冶封骆丑当越繇王，侍奉祖先祭祀。

骆余善既格杀国王老哥骆郢，威势震慑全国，很多部落向他归附，他想自己当王，越繇王骆丑无法控制局势。刘彻得到报告，认为不能为了骆余善一个人再出动大军，说：“骆余善本跟骆郢一伙背叛，应该受到处罚。但他总算把骆郢杀掉，避免我们军队一场劳苦。”于是封骆余善当东越王，跟骆丑共同治理国家（一个蜂巢还不能有两个王，一个国家竟然有两个王，怎能保持和平？刘彻的措施匪夷所思）。

刘彻派庄助出使南越王国，暗示西汉的盼望。南越王（二任文王）赵胡叩谢说：“皇上竟然为我们发兵讨伐闽越王国，虽死也无法报答。”决定派太子赵婴齐到长安充当刘彻的侍卫官，然后自己也要亲身前往，告诉庄助说：“国家刚受到侵略，一切残破。大使请先回朝，我正在赶做衣服，随后就北上晋见天子。”

庄助回京途中，经过淮南国（首府寿春【安徽省寿县】），刘彻教庄助向淮南王刘安，就这次事件经过，做一简报，用以答复他上书的雅意。刘安道歉，承认他的看法并不成熟。

庄助离开南越王国后，南越高级官员对国王赵胡警告说：“汉朝兴兵南下，诛杀骆郢，大势所趋，恐怕就要临到我们头上。而且先王（一任武王赵佗）一再嘱咐，事奉西汉，千万不可失礼。但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听信使节们的花言巧语，前往朝觐。一进入汉朝，便不可能回来，接着就是亡国。”赵胡醒悟，打消原意。

二、南越内乱

前一—三年，最初，南越王国故国王（二任文王）赵胡，派他的儿子赵婴齐，到长安充当西汉皇帝的禁卫官。赵婴齐在长安时，跟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女郎嫪女士（名不详）结婚（嫪，音jiù），生了一个儿子赵兴。老爹赵胡逝世后，赵婴齐返国，继承王位（三任），仍珍藏曾祖父一任王赵佗的“南越武帝”的印信。上书西汉，要求封嫪女士当皇后，并批准赵兴当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太子）。西汉政府派了数次使节，建议赵婴齐到长安朝见，赵婴齐乐于当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生杀予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前往长安，恐怕被西汉政府羁留，把南越王国降成西汉的封国，所以坚持说有病在身，不肯入朝。

赵婴齐不久逝世，绰号明王，太子赵兴继位（四任），尊娘亲樛女士皇太后。

樛太后在没有跟赵婴齐结婚时，曾跟霸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北）人安国少季（安国，复姓）有段恋情。本年（前一一三），刘彻派安国少季前往说服赵兴跟樛太后入朝，归附西汉，作为封国之一，另外派口才敏捷的议论官（谏大夫，八百石）终军（终，姓）等，帮助解释，再派勇士魏臣等，在必要时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路博德率大军推进到桂阳（广东省连县），加强压力，等待使节报告。

南越王国国内情势混乱，国王赵兴年纪还幼，樛太后又是西汉人。安国少季到达后，二人旧情复燃，南越官员们很多知道，人心不服。樛太后发现她已不能控制局势，恐怕政变，打算仗恃西汉的威望，巩固自己地位，屡次劝告赵兴跟大臣们归附西汉，遂即乘着西汉使节返国之便，上书西汉政府，取消独立，要求比照封国，每隔三年，到长安朝见一次。两国间的边界取消，关卡废除。

刘彻大喜过望地接受这项请求，于是，颁发给宰相（丞相）吕嘉银质印信，任命他当南越国（不再是南越王国）宰相（相），另颁发南越国秘书长（内史）、首府番禺（广东省广州市）警备区司令（中尉）、亲王师傅（太傅）印信，其他官员则由国王赵兴自己任命。废除原有的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鼻），改用西汉法律，一切比照封国。所派去的使节，就留在那里，作为一种镇压安抚力量。

前一一二年，南越王赵兴（四任）、樛太后，整理行装，携带大量贵重礼物，准备前往首都长安朝见。宰相吕嘉，年纪已老，历任三代国王（二任王赵胡，三任王赵婴齐，四任王赵兴）的宰相，家族担任重要官员的有七十余人，男子都娶公主，女子都嫁给皇家子弟；跟被封到苍梧（广西梧州市）的秦王赵光，关系密切。吕嘉在南越国内，拥有高度威望，比国王还深得民心。

最初，赵兴屡向西汉上书，要求归附，吕嘉每次极力劝阻，赵兴都不接受。吕嘉开始考虑拯救这个独立王国，总是声称有病在身，拒绝接见西汉使节。西汉使节对吕嘉严密注意，但形势所迫，不允许立即行动。而赵兴和樛太后也恐怕吕嘉叛变，打算借刀杀人，借西汉使节之手，把他斩首。于是，摆下酒席，邀宴西汉使节，由高级官员作陪。吕嘉也来参加，但命



他的弟弟率领武装部队在宫外紧急待命。

酒席进行中，穆太后质问吕嘉说：“南越国归附汉朝，是我们南越的幸运，宰相你总是不同意，为的什么？”用意激怒西汉使节，就在当场，把吕嘉格杀。可是那些使节畏惧狐疑，互相观望，竟不敢发动。吕嘉发现在座人士脸色有异平常，气氛不对，立即起身退出。穆太后气愤西汉使节脓包，抓起卫士手中铁矛，打算投刺吕嘉，赵兴连忙拦住娘亲。吕嘉逃出王宫，就在老弟军营中安歇，不敢回家。第二天，声称有病，不再朝见赵兴以及西汉使节，而秘密跟亲信大臣联络，准备对抗。可是，国王赵兴根本没有杀吕嘉的意思，吕嘉也了解他仍然安全，所以双方和平维持几个月，没有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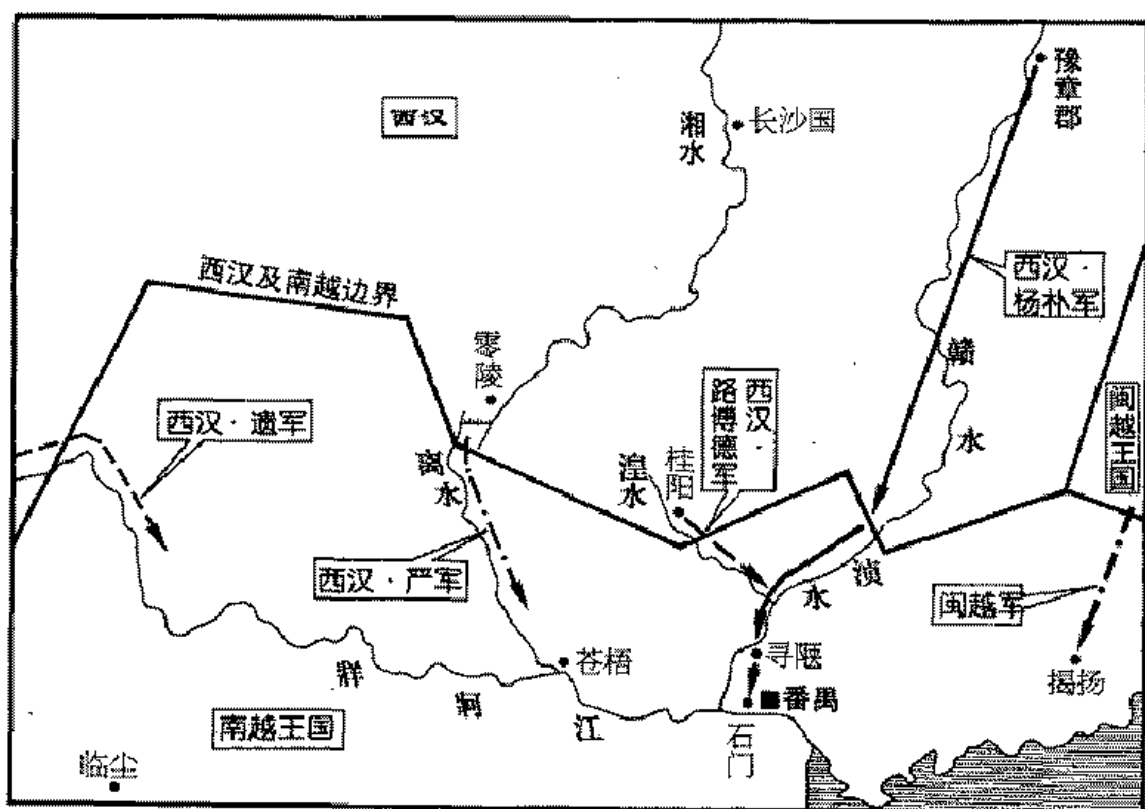
刘彻得到报告，认为南越国已无问题，只不过宰相吕嘉一个人从中阻挠，国王（赵兴）和太后（穆太后）孤立势弱，失去控制，西汉使节又都胆怯，不能当机立断，必须施加压力。但因为国王和太后已经同意的缘故，仅只吕嘉作乱，实不必动用大军，只打算派庄参率两千人前往。庄参说：“任务如果是和平的，几个人就够了；任务如果是战争，两千人根本无能为力。”坚决推辞，刘彻把他免职。郾县（河南省郾县）人、曾担任过济北国（首府卢县【山东省长清县】）宰相的勇士韩千秋，自告奋勇说：“小小的南越，又有国王、太后作为内应，仅只宰相（吕嘉）一个人捣乱，请给我三百壮汉，等我诛杀吕嘉回报。”刘彻遂派韩千秋，跟穆太后的弟弟穆乐，率二千人，进入南越国土。

吕嘉等迅速反应，号令全国说：“国王年轻，而太后是汉朝人，又跟汉朝使节通奸淫乱，一心归附汉朝。阿谀谄媚，把先王（一任王赵佗以下国王）的宝物，呈献给汉朝皇帝，而且带领大批侍从，一旦到了长安，都将被卖给汉朝人当奴隶。只顾得眼前一星点小利，不顾念赵家建国的艰苦。我们采取军事行动，只为了万世幸福。”跟他的弟弟率军攻破王宫，国王（四任）赵兴、穆太后，以及所有的西汉使节，全被格杀。派人去苍梧禀告秦王赵光，并通知全国各县，然后拥立赵婴齐（三任）跟南越籍妻子生的长子赵建德，继承王位（五任）。

韩千秋率军急进，一连攻破几个小城。南越国布置口袋阵地，让开大道，引诱西汉军队深入，将到首府番禺四十华里，南越伏兵尽起，韩千秋军两千余人，全被屠杀。吕嘉派人把西汉使节所拿的代表皇帝的“符节”，包裹妥当，放到边界之上，附一封措辞卑微，请求宽恕罪行的奏章，一面动员大军，扼守重要关卡。

春季，三月四日，刘彻得到南越国政变，及韩千秋全军覆没消息，说：“韩千秋虽没有成功，但他已尽了力。”封他的儿子韩延年当咸安侯。穆乐的姐姐穆太后，首先倡议归附西汉，封他的儿子穆广德当龙亢侯。

秋季，西汉政府对南越国发动灭国性的大规模攻击。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沿着湟水（即连江，在广东省英德市西南注入北江）进发；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江西省南昌市）沿着潏水（即滃江，在英德市东注入北江）进发；归义侯（越侯）戈船将军严（姓不详，本南越将领，降西汉后封侯），从零陵（广西全州县西南）沿着离水（跟湘水同源。湘水北流，注入洞庭湖。离水南流，注入西江）进发；下濑将军甲（姓不详，也是南越降将），直接进攻苍梧（广西梧州市）；各路大军都由囚犯组成，征调淮河、长江以南的民众有十万人之多，乘楼船南下。驰义侯遗（姓不详，也是南越降将封侯），另率领巴蜀二郡（重庆市、四川省）囚犯，征调夜郎国（贵州省关岭县）民兵，沿牂牁江南下。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一二年秋季至前一一一年冬季 西汉政府灭南越王国

刘彻下令五路大军，在南越国首府番禺城下会师。

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宰相卜式，上书刘彻，



要求跟他的儿子，率领齐国熟悉水性的青年，战死在南越战场。刘彻下诏褒扬卜式，封关内侯，赏赐黄金六十斤，农田十顷（一千亩。每亩614.4平方米），布告天下周知。然而，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响应。

这时，全西汉王侯的人数，以百为单位计算，没有一个人请求从军，刘彻由失望而愤懑，决定用严厉手段惩戒，而时机来临。

九月，刘彻呈献祭酒给皇家祖庙。侯爵奉到命令，要呈献黄金若干，补助典礼。宫廷供应部（少府）仔细审查侯国所呈献的黄金的成分，发现有些质量不纯，有些数量不足，有些色泽灰暗。刘彻吩咐，一律以“不敬”的罪名，提出弹劾，撤除一百零六人的侯爵爵位。

九月六日，宰相（丞相）赵周，被指控“知情不报”，逮捕下狱，自杀。

三、南闽两越俱亡

前——一年，西汉政府攻击南越国的军事行动，激烈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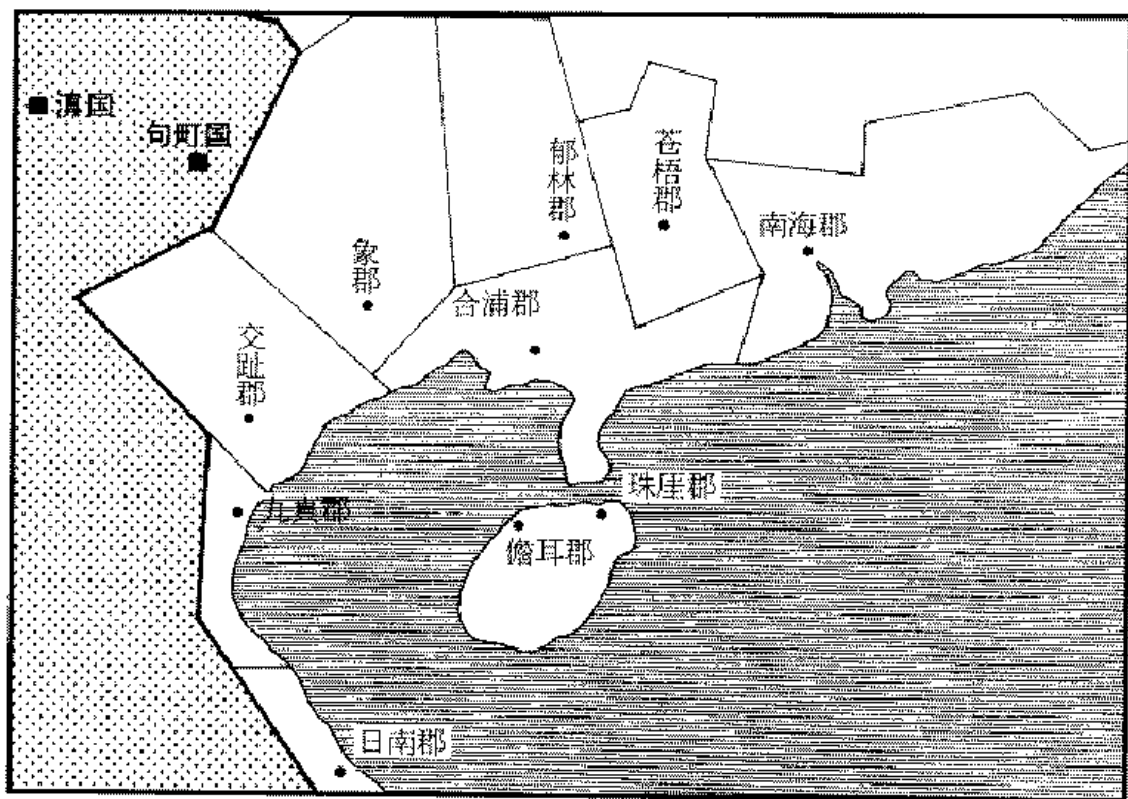
楼船将军杨仆，进入南越国境，攻陷寻陬（广东省清远市东。陬，音xiá），挥军南下，再攻陷距首府番禺仅二十华里的石门要塞，击败南越军的反扑。杨仆率数万人，等待与伏波将军路博德会师，再一同进击。杨仆军最先挺进，先到番禺城下，南越王（五任）赵建德、宰相吕嘉，固守城垣。杨仆在东南，路博德在西北，此时天色黄昏，楼船兵团（杨仆）发动猛烈攻击，纵火烧城。伏波兵团（路博德）不动声色，设立营帐，收容投降官兵，发给他们印信，派他们回城招降其他官兵。楼船兵团攻陷城垣后，再纵大火，兵锋火势，把南越军民逼向西北逃命，被伏波兵团阻截俘虏。等到天亮，城中人全部投降。

赵建德、吕嘉，于夜半逃亡，乘船深入海上。路博德派海军舰队追捕，指挥部军政官（校尉司马）苏弘，生擒赵建德。南越禁卫官（郎）都稽，生擒吕嘉。戈船兵团（严）、下濑兵团（甲），跟巴蜀夜郎兵团（远），还没有赶到，南越国已亡。

西汉政府在南越故地，设立九个郡：南海郡（广东省广州市）、苍梧郡（广西梧州市）、郁林郡（广西桂平县）、合浦郡（广西合浦县东北）、交趾郡（越南共和国河内市）、九真郡（越南共和国清化市）、日南郡（越南共和国东河县）、珠厓郡（海南省琼山县）、儋耳郡（海南省儋州市）。

大军随即班师，西汉帝（七任武帝）刘彻（本年四十六岁）增加路博

德采邑户数，封杨仆当将梁侯、苏弘当海常侯、都稽当临蔡侯。另封故南越国投降的将领苍梧王赵光等四人侯爵（赵光封随桃侯、揭阳【广东省揭阳市】县长史定封安道侯、将军毕取封滕侯、桂林【广西凌云县】督察官居翁封湘城侯。广东、广西及海南省，自此成为西汉版图。而越南共和国北部，则数失数得，尚有数次改变）。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一一年 西汉置岭南十郡

最初，闽越王国的东越王骆余善（西汉政府在闽越王国封了两个王，一是越繇王骆丑，一是东越王骆余善，参考前一三五年），向西汉政府上书，请求准允他率军队八千人，随同楼船将军杨仆，攻击南越国。可是，抵达揭阳（广东省揭阳市）时，又声称海上风紧浪大，不再前进。实际上，他还没有决定到底要帮助哪一边。所以又派出使节，秘密前往南越国。直等到南越国消灭，骆余善的军队还没有跟西汉军队会师。

杨仆向刘彻建议，乘战胜余威，进兵闽越王国。刘彻认为士兵过于疲劳，没有批准，只下令各兵团分别屯驻豫章（江西省南昌市）、梅岭（江西省广昌县西），等待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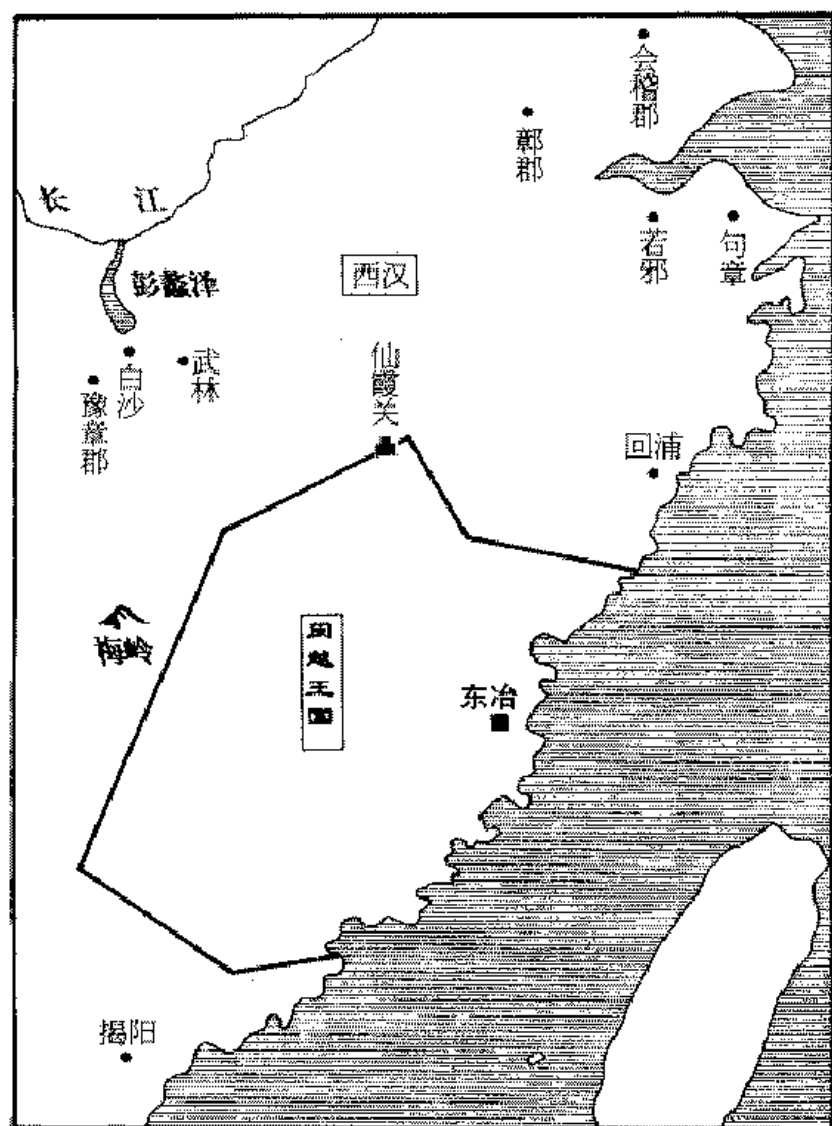
骆余善得到杨仆建议发动攻击的消息（显然没有得到刘彻拒绝的消息），而大军又在边界驻屯，心情紧张，为了先下手为强，索性派出部队，



切断西汉南北交通线。任命将军驸力当吞汉将军，一连攻陷白沙（江西省南昌市东北）、武林（江西省余干县）、梅岭（江西省广昌县西），击斩三个西汉指挥官（校尉）。

这时，农林部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因献金成色不足，去年才撤销侯爵）刘齿，正是驻屯军统帅，不敢迎战，反而撤退躲避。被控胆小懦弱、畏惧敌人，刘彻下令把二人斩首。

骆余善在一连串胜利后，认为大势已定，把王国改成帝国，自称武帝。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一一年 闽越王国形势

刘彻下令楼船将军杨仆攻击，怕杨仆恃功而骄，就先施用威胁，下诏说：“你的功劳，不过最先攻陷石门（广东省广州市西北郊）、寻陬（广东省清远市东）而已，并没有斩将夺旗，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去年（前一一二年）攻

破番禺，你把投降的人逮捕，当做俘虏。把死人从坟墓里挖掘出来，当做战场斩杀，这是第一件过失。没有完全切断交通线，竟然使赵建德、吕嘉得以取得闽越帝国的外援，这是第二件过失。官兵连年暴露在蛮荒地带，你不念及他们的辛苦，竟然假借乘坐驿马车视察要塞之便，顺便回家（杨仆是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人），带着金印银印，露出三颗印信的绣带（杨仆本职是诸侯接待总监【主爵都尉】，军职是楼船将军，封将梁侯，各有印信），夸耀乡里，这是第三件过失。中央限定你回营日期，你眷恋家族，以致逾期，却借口道路险恶，阻塞难行，这是第四件过失。我问蜀郡（四川省成都市）刀价，你竟然假装不知道，用诈欺手段，冒犯君王，这是第五件过失。当初大军出发时，你不到兰池宫接受诏书，次日又没有解释。假如你的部下，问他他不理，命令他他又不服从，他应该有什么罪？把此心公诸世界，谁会相信你？而今，闽越帝国的武帝（骆余善），深入西汉国土，你能不能率领你的部队迎战，用来补救你的过失？”杨仆魂不附体，惶恐说：“我愿杀身赎罪！”

刘彻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浙江省余姚市东南）乘舰艇，沿东中国海南下；杨仆从武林出发；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王温舒，从梅岭（江西省广昌县西）出发；故南越国降将戈船将军严、下濑将军甲（姓都不详），分别从若邪（浙江省绍兴县南若邪山）、白沙（江西省南昌市东北）出发；共五路大军，向闽越帝国（首都东冶【福建省福州市】）推进。

前一〇年，西汉军队进入闽越帝国国土。闽越帝国战斗部队早已分别据守险要，并派徇北将军（姓名不详）据守武林（江西省余干县）。西汉楼船兵团一位士兵、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人轂终古，在一次战役中，斩徇北将军。而闽越收容的故南越国所封的衍侯吴阳，率领他部下的民兵七百人叛变，反攻驻守汉阳（今地不详）的闽越军队。闽越帝国所封的建成侯敖（姓不详），跟越繇王骆居股（一任越繇王骆丑的儿子），倒戈诛杀闽越帝（武帝）骆余善，举国投降。

刘彻封轂终古当御儿侯、吴阳当卯石侯、骆居股当东成侯、敖（姓不详）当开陵侯，封横海将军韩说当按道侯、横海兵团将领福（姓不详）当繚嫪侯，封闽越帝国降将多军（姓不详）当无锡侯。

刘彻认为闽中（闽越帝国故地，福建省）地势凶恶，道路险阻，居民又不断地反复，跟汉朝为敌，将来如何，难以预料，可能终成汉朝的大患。于是下令把当地居民，全部迁移到长江、淮河之间的江淮大平原上，闽中（福建省）遂成为真空。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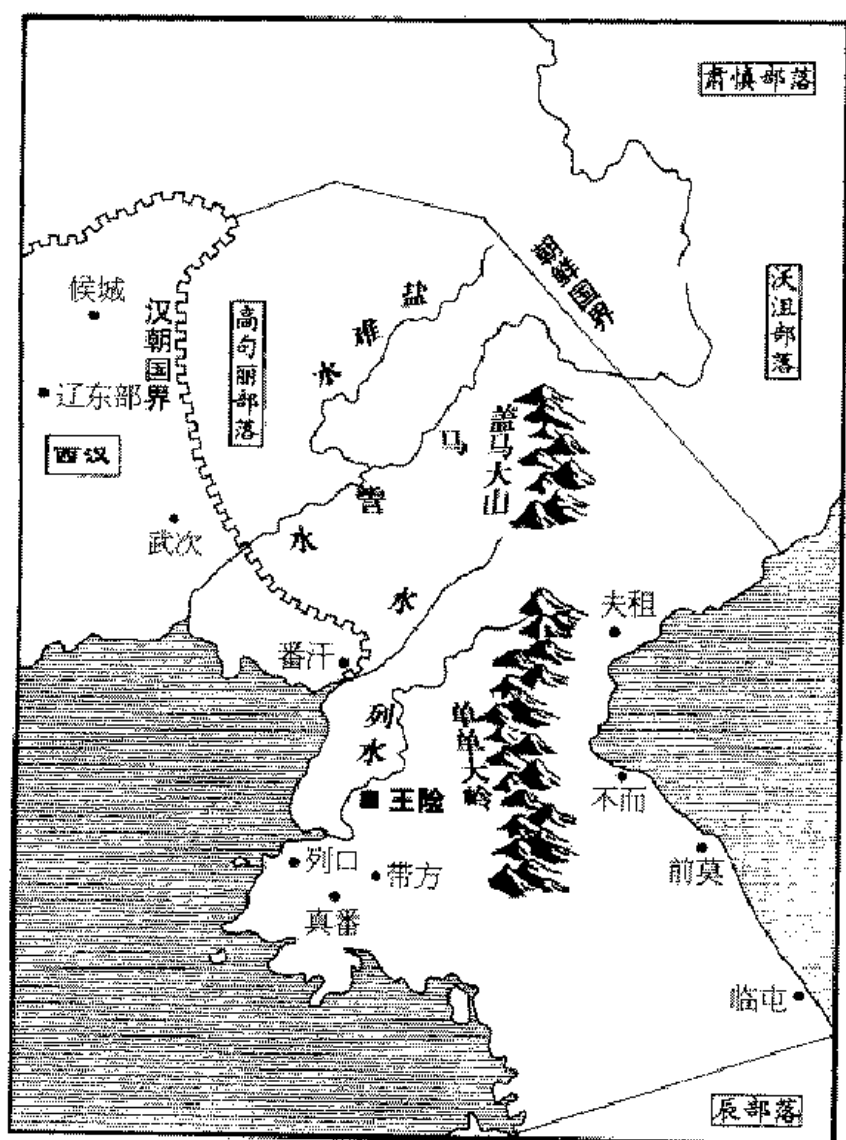
征服朝鲜

一、恶使涉何

前一〇九年，最初，战国时代燕王国（首都蓟城【北京市】）全盛之时，势力向东伸展，疆土包括真番（朝鲜半岛信川市）、朝鲜（朝鲜半岛平壤市），设立地方政府，派遣官吏，兴筑城堡要塞。后来，秦王朝并吞燕王国，势力不及，真番、朝鲜独立而去。西汉王朝兴起，鉴于距离太远，无法保持，也就不图收复，只修筑故秦王朝时的原有边疆要塞，以溟水（溟，音 pèi。朝鲜半岛清川江）作为西汉最远边界，由封国之一的燕国（首府蓟县）管辖。稍后，燕王卢绾叛变，投降匈奴汗国。燕国人卫满率众逃亡，集结党羽一千余人，改穿蛮族衣服，把头发结辮，向东出塞，渡过溟水，在秦王朝放弃的空地上定居，逐渐控制真番、朝鲜两地土著，以及燕国的流亡人士，自己称王，建都王险城（朝鲜半岛平壤市。称朝鲜王国，也称卫氏朝鲜）。

当二任帝（惠帝）刘盈、三任帝（前少帝）刘恭、四任帝（后少帝）刘弘时代（前二世纪一〇及二〇年代），西汉政府刚刚成立，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郡长（太守），跟卫满约定，使卫满作为汉朝藩属，负责阻止其他蛮族部落侵略西汉边塞，但其他部落酋长要到西汉晋见汉朝皇帝的，则不可以限制。西汉政府回报他的协助，给他不少礼物。卫满即利用这些武器财产，侵略邻国，征服真番、临屯（朝鲜半岛江陵市），国土扩张数千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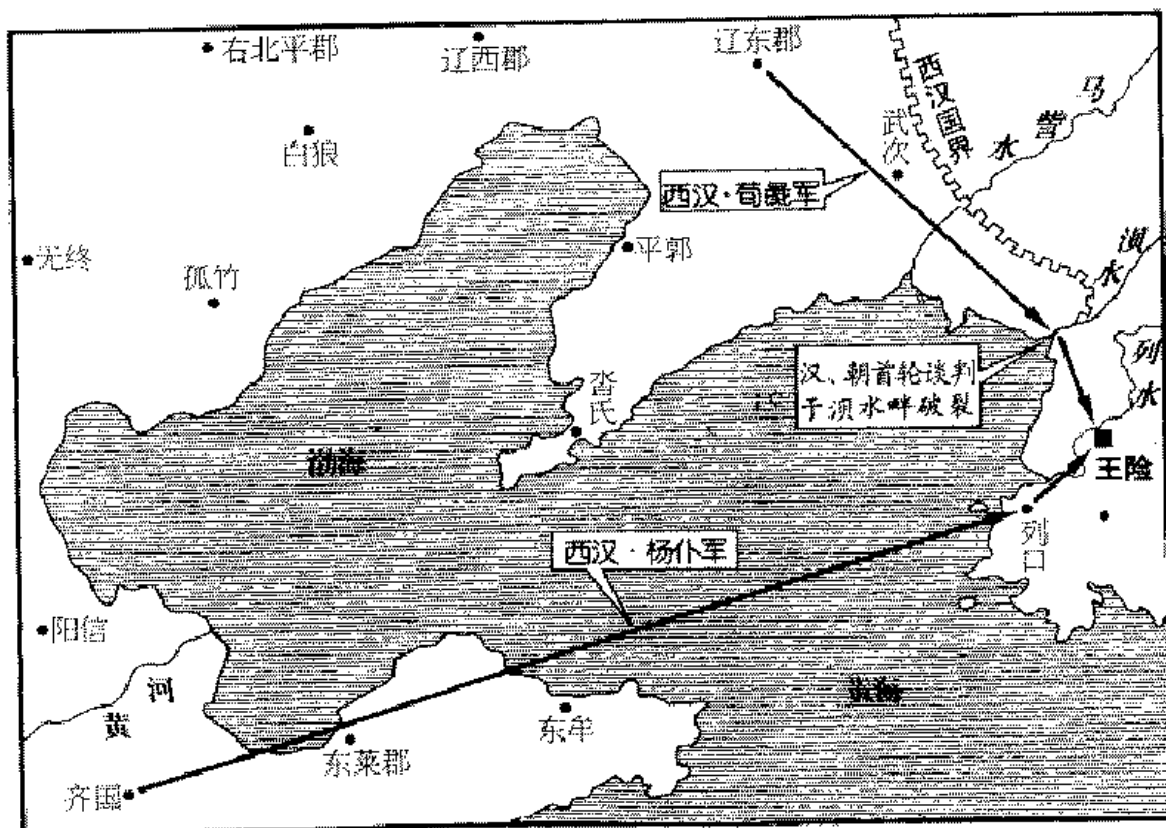
后来，卫满传位给孙儿卫右渠的时候，招诱来的西汉流亡人士更多，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〇九年 卫氏朝鲜形势

而他又从没有到过西汉首都长安朝见。辰国国王（位朝鲜半岛南部。辰国并不是“三韩”之一的“辰韩”，下世纪【前—世纪】五〇年代，才有“三韩”，此时只有“辰国”一国，是一个组织松懈的部落联盟，共同拥戴辰王）上书西汉政府，要求晋见皇帝。卫右渠考虑到辰国可能借着西汉力量变得强大，所以拒绝辰国的使节通过他的国土。由于这些原因，西汉政府遂于本年（前一〇九年）派遣涉何前往王险城谈判。卫右渠态度强硬，不接受西汉命令。涉何只好告辞，但在到达边界时，却把护送他的朝鲜将领刺杀，然后渡过浞水，奔入西汉要塞，向刘彻报告说：“朝鲜不愿归附，我击斩他们的名将。”刘彻觉得涉何干得很好，不再追查事情发生经过，就任命他当辽东郡东部兵团司令（东部都尉。驻地在武次【辽宁省凤城县东北】）。朝鲜王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凶手，派兵奇袭辽东，格杀涉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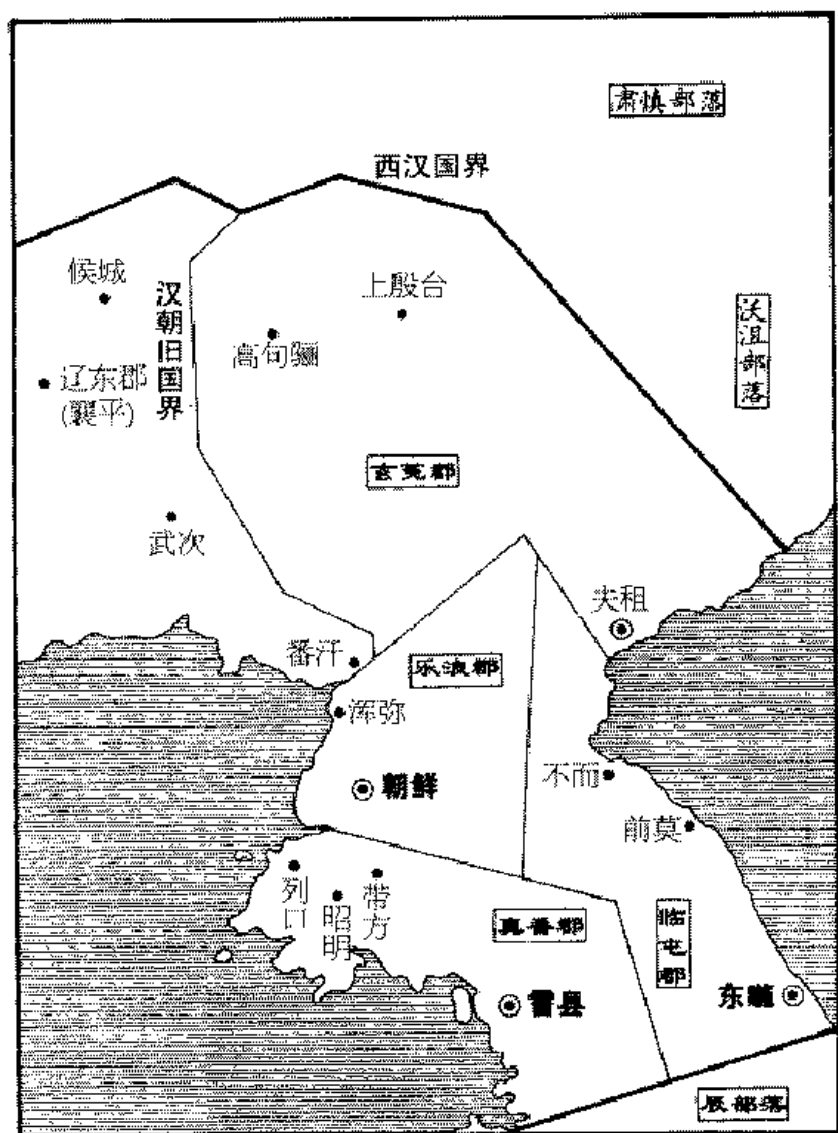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〇九年秋季至前一〇八年夏季 西汉灭朝鲜王国

对朝鲜王国（卫氏朝鲜）击斩涉何，以及拒抗西汉的态度，刘彻决定反击。招募已判决死刑的囚犯从军，命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海军舰队从山东半岛出发，横渡渤海；左将军荀彧（彧，音 zhi）从辽东郡出发，跨越马訾水（鸭绿江）；海陆两路夹攻。

二、在半岛北部设郡

前一〇八年，西汉军队攻入朝鲜王国（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朝鲜半岛平壤市】），朝鲜王卫右渠出动大军，坚守险要。楼船将军杨仆率山东半岛军七千人，先行到达王险城。卫右渠在情报中得知西汉军队人数不多，即发动攻击，楼船兵团溃败，逃窜到山区躲避。杨仆费了十几天时间，才把他们集结。左将军荀彧率陆军抵达湍水，遭到朝鲜军抵抗，不能前进。

刘彻对两位将领的狼狈情形，十分惊异。指派卫山出使朝鲜王国，借军事压力，再做说服。卫右渠接见卫山，行礼道歉说：“我愿意投降，但恐怕两位将军用诈术把我杀掉。而今既然看到皇帝的‘符节’，愿意一本初意。”派太子随卫山前往长安朝见，并呈献战马五千匹，供给西汉军队粮秣，由一万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〇八年 西汉政府置朝鲜四郡

余人护送，全副武装，就要北渡泪水。面对朝鲜庞大的护送部队，卫山跟左将军荀彘，如芒刺在背，精神紧张，担心可能发生变化，遂对太子说：“朝鲜王国既已顺服，太子到长安朝觐，应由西汉护卫，不需要朝鲜武装部队保驾！”太子疑心卫山跟荀彘想遣散他的卫士，把他杀掉，于是，拒绝过河（清川江），下令班师。卫山回报刘彻，刘彻责备卫山败事，斩首。

西汉军队开始攻击。荀彘大破朝鲜守军，强渡泪水，径抵王险城下，包围西北两面，王恢则进驻南城。卫右渠坚守，僵持数月，不能攻破。荀彘陆军都是西汉健儿，剽悍善战。杨仆海军陆战队则都是山东半岛的囚犯，曾被朝鲜军击败过，心里仍有余悸，士气畏缩。所以在围攻王险城之役中，杨仆常派出使节，要求朝鲜停止抵抗，而荀彘却猛烈攻击，必欲灭国。



朝鲜王国（卫氏朝鲜）官员们遂利用西汉两位将领间的矛盾，派出密使，晋见楼船将军杨仆，谈判投降条件，来往磋商，一直不作决定。左将军荀彘屡次要求杨仆指定日期，发动总攻。杨仆每次都表示同意，但届时却不采取行动。荀彘也曾派人向朝鲜政府游说，卫右渠拒绝，表示希望向杨仆投降。两位将领开始互相猜忌。荀彘认为，杨仆曾被朝鲜军击败，兵团溃散，而朝鲜王又对他态度友善，却并不投降，因而怀疑杨仆可能叛变，只差没有行动。

两位将领奇异的围城行动，使战争胶着，很久不能决定胜负，刘彻派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郡长公孙遂前往调查纠正，授予公孙遂全权：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专断独行。公孙遂到达前方，左将军荀彘说：“王险城早就可以攻陷，所以迄今没有攻陷，只因为杨仆屡次破坏总攻击计划。”因此把所疑惧的告诉公孙遂，说：“如果不先发制人，恐怕有大的祸事。”公孙遂同意他的判断，遂用皇帝“符节”征召杨仆到左兵团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乘机命荀彘部下把杨仆扣押，使两个兵团合并，奏报刘彻；刘彻下令斩公孙遂（《汉书》的记载恰恰相反，说“刘彻批准公孙遂的决定”）。

左将军荀彘既合并两军，即猛烈攻击。王险城不能支持，破在旦夕。朝鲜王国宰相路人、韩阴、尼溪、参（姓不详），将军王暎（音 jió）密谋叛变，商议说：“最初，要投降杨仆，杨仆而今被逮捕。由荀彘统军，攻击更急，恐怕无法抵挡，而大王又不肯向他投降。”韩阴、王暎、路人，遂弃职投奔西汉军营，路人死于中途。

夏季，宰相尼溪、参（姓不详），派杀手刺死国王卫右渠，投降。王险城在混乱一阵后，大臣成己再恢复固守。荀彘派故王卫右渠的儿子卫长、宰相路人的儿子路最，前往宣告他们的人民，固守无益。王险城人民起而攻杀成己，朝鲜王国遂亡。

西汉政府在朝鲜王国故地设置四郡：乐浪郡（朝鲜半岛平壤市）、临屯郡（朝鲜半岛江陵市）、玄菟郡（朝鲜半岛咸兴市）、真番郡（朝鲜半岛汉城市）。封参（姓不详）当瀼清侯、韩阴当菽直侯、王暎当平州侯、卫长当几侯，路最因老爹（路人）之死，建有大功，封涅阳侯。

刘彻征召左将军荀彘到长安，责备他“争功相嫉”，绑赴街市斩首。杨仆被控：率军先到列口（列水入海处。列水，今大同江），应等待荀彘共同推进，而竟擅自先行攻击，遭受惨重损失，也应斩首；但准缴纳赎金，贬做平民。

刘彻患神怪症

一、李少君与栾大

前一三三年，冬季，十月，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七任武帝）刘彻（本年二十四岁），出游雍县（陕西省凤翔县），前往五色帝庙，祭祀五色帝（青帝、白帝、黄帝、赤帝、黑帝）。

李少君事奉灶君（俗称灶王爷，厨房之神。直到二十世纪，农家都祭灶君。灶君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天奏报一家人的善恶，而于元旦返回人间，在天上共留七日），拥有使人长生不老的法术；晋见刘彻，刘彻对他大为尊敬。

李少君，是故深泽侯赵修的随从（前一五〇年，赵修犯法，侯爵撤销），故意隐瞒自己的年龄跟身世，声称他有“长生不老”秘方，广为结交王侯。他一直没有结婚，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神，使人不死，就赠送他金银财宝，请他赐福，所以他拥有足够的财产。一般人对她毫无收入而生活优裕，弄不清费用来源，认为跟鬼神有关。又不知道他的来路，也就越发相信，争着对他事奉。

李少君常说一些巧妙的话，往往出奇地应验。有一次，参加武安侯田蚡的宴会，座中有位九十余岁的老人，李少君声称跟他的祖父，曾一块在某地打猎。老人还是一个顽童时，确实跟祖父在某处打猎过，不禁大惊，在座的其他宾客，也都目瞪口呆。

李少君建议刘彻，说：“祭祀灶君，就可以驱使鬼神；驱使鬼神，就可以把丹沙化成黄金；如果服食，就可以增加年寿；然后才能见到蓬莱（传说中

大海上的一个仙岛)山上的神仙;见了之后再去泰山封禅(祭天称“封”,祭地称“禅”),就能长生不死,黄帝姬轩辕就是这样。我在海上遨游,曾见到过安期生(古代神仙,《列仙传》说,安期生是琅邪【山东省胶南市琅邪乡】人,已有千岁),给我一个巨枣,有西瓜一般大。安期生是有名的神仙,常去蓬莱。有缘分的人,他就接见;没有缘分的人,他就隐形而去。”

刘彻决心追求长生不老,就亲自祭祀灶君。派遣法术师到东方大海之中,寻找蓬莱山跟安期生等仙踪,研究炼丹术。

很久之后,李少君病死,刘彻仍认为他并没有死,只是“化去”(抛弃肉身,变化成神)。因此,沿海一带燕(河北省北部)、齐(山东省)地区的怪迂法术师(方士),纷纷涌向首都长安,谈论鬼神。

亳县(安徽省西北部亳州市)人谬忌(谬,音 miù),奏请刘彻祭祀太乙真仙,解释说:“天上所有神灵中,最尊贵的是太乙,太乙有五个辅佐,即五色帝。”(太乙,即太一、泰乙,也就是北极星,太乙是北极星神。依道家的看法,太乙等于基督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的安拉。很久之后,道家才再创造玉皇大帝代替太乙。五色帝:白帝、黑帝、黄帝、青帝、赤帝)刘彻遂在长安东南郊外,兴建太乙庙。

前一一九年,齐国(首府临淄)人少翁(姓不详),会召唤鬼神,刘彻大为宠信。正好刘彻最心爱的王夫人(皇子刘闳的娘)逝世,由少翁施展法术,夜半时分,先请刘彻坐在帷帐之中,然后王夫人鬼魂出现,正是生前相貌(《汉书》把这件事写到《李夫人传》里,古今相承,都以为招的是李夫人的魂。但李夫人逝世时,少翁早已死亡。《通鉴》采《史记·封禅书》记载,认为是王夫人的事)。刘彻大喜,封少翁当文成将军,发给很多赏赐,当做客人看待(不把他当做臣僚,表示尊敬)。

少翁建议刘彻兴建甘泉宫,在宫中筑高台(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本有甘泉宫,此时可能专指筑高台之事)。台上筑屋,供奉天神、地神、北极星神,设置各种祭祀用的法器,准备招请天神。

一年有余,少翁的法术越来越不管用,神仙不再降临,少翁不得不再弄玄虚,于是自己把字写到绸缎上,拌到饲料中,让牛吞下,假装着不知道,对刘彻说:“这只牛肚子里有奇怪的东西。”把牛杀掉后,取出绸缎,上面的文字非常古怪。然而刘彻却看出是少翁的笔迹,严厉诘问,少翁只好承认伪造,于是斩少翁。为了不愿天下人知道自己被人愚弄,刘彻下令保密。

前一一八年,夏季,四月二日,刘彻在鼎湖宫病重(宫在湖县,传说

黄帝姬轩辕开采首阳山铜矿，在湖畔铸鼎。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巫师医师，全都请遍，而仍无起色。之前，游水发根（游水，复姓）介绍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一位巫师——本来不是巫师，只因生一场大病，神灵附体，才成为巫师。刘彻请他前来，安置在甘泉宫（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现在，派人问附体的神灵。经过一番仪式后，神灵回答说：“天子不必担心害病，等病稍好一点，勉强来甘泉宫跟我相会。”不久，刘彻的病果然痊愈，于是前往甘泉宫。等到完全复原，在长安寿宫（特别为神灵兴建）中，供奉感恩酒筵。人们并看不到神灵，但听见神说话，跟人的声音一样。时去时来，降临时略有微风，单独住在帷帐之中。神灵吩咐的话，刘彻派人在帷帐外记录，称“画法”（用刀笔画下法术之意）。所吩咐的话，平淡无奇，世间人人皆知，毫无特别之处，只刘彻一个人心中暗喜。事属宫廷高度机密，外人不知道内情。

当时，刘彻病势刚刚好转，立刻启程从鼎湖宫前往甘泉宫，经过首都长安（右内史）辖境，看见道路败坏，刘彻大怒若狂，说：“义纵（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可是认定我再也不走这条路了。”怀恨在心，只等机会报复。

前——三年，乐成侯丁义，向刘彻推荐法术师栾大，声称跟少翁同一个师傅。刘彻对杀掉少翁，多少有点悔意，见到栾大后，大为高兴。

栾大原先事奉胶东（康）王（首府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刘寄（刘彻的老弟），健谈，善于言辞，富于谋略，胆大包天，敢于信口开河，而对自己的信口开河，又深信不疑，告诉刘彻说：“我曾经在大海之上，看见安期、羡门（古神仙）之辈，只因为我的地位微贱，对我不肯信任。又认为胶东王（刘寄）不过一个封国国君，没有资格得到长生的药方。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长生不死之药可以拿到，神仙之体可以修得。’然而，我恐怕步少翁的后尘，天下法术师都将把嘴掩住，谁还敢再谈长生秘方？”刘彻扯谎说：“少翁是吃马肝中毒死的，谁不知道（古代传说马肝犹如河豚，味美而有剧毒），只要你能得到长生不死的秘方，我什么都不吝惜！”栾大说：“我老师从来不求人，只有人求他。陛下一定要请到他的话，应该尊敬他的使节，使他的使节成为陛下家庭的一分子，而且待他像宾客一样，才可以使他把陛下的心情，转告神仙。”刘彻教栾大表演法术，栾大在庭院中树立若干旗帜，旗帜竟会自行互相攻击。

这时，刘彻正在忧虑黄河决口无法堵塞（黄河于前一三二年决口，为



害已二十年，迄今仍在泛滥），跟炼金无法成功。评鉴过栾大的法力后，认为果然是仙才。于是，任命栾大当五利将军，又尊称他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和“大通将军”。

夏季，四月二十二日，加封栾大乐通侯，采邑二千户人家，兴建豪华住宅，赏赐仆役一千人。将皇帝御用的车辆、马匹、帷帐，以及其他家庭用具，一并赠送。最后，刘彻又把亲生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皇后卫子夫生三女一男，一男即太子刘据，三女即卫长公主、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嫁妆黄金十万斤。刘彻亲到栾大家作客，问候的使节，在路上络绎不绝，上自皇帝的姑妈（窦太主）刘嫖，下到宰相、将军，都在栾大家摆设酒席，作为献礼。刘彻又刻玉印“天道将军”，教使节身披羽毛衣裳，夜半时分，站在白茅草之上。栾大也身披羽毛衣裳，站在白茅草之上，接受玉印，表示他并不是刘彻的臣属，而是平等地位的宾客。

栾大自从晋见刘彻，到身佩六印，只不过几个月时间，富贵震动天下，于是沿海齐（山东半岛）、燕（河北省北部）一带人民，怦然心动，纷纷宣称他们也有神秘法术，可以请到神仙。

六月，汾阴（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巫师锦（姓不详）在魏脰（即脰丘，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北。脰，音 chuí）后土祠旁，发现一个大鼎，河东（山西省夏县）郡长报告中央政府。刘彻派人调查，证实确有其事，遂用礼车把大鼎隆重迎接到甘泉宫，呈献给皇家祖庙跟天上神仙，大鼎就保存在甘泉宫；高级官员们一致向刘彻祝贺。

秋，刘彻前往雍县郊外，祭祀五色帝，有人说：“五色帝，是天神太乙的助手，应该建立太乙庙，由天子亲到郊外祭祀。”刘彻疑惑，不敢决定。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公孙卿说：“今年（前一—三年），天子得到宝鼎（参考一一三年六月），冬季十一月一日干支是‘辛巳’（古代用干支记日），而第二天‘冬至’，跟黄帝姬轩辕在位时（前二十七世纪）的情形一样。”公孙卿有一片薄木板刻的记录，上面说：“黄帝姬轩辕得到宝鼎的那年，冬季十一月一日的干支是‘己酉’，天亮时正逢‘冬至’，活了三百年，姬轩辕成仙升天。”通过刘彻宠信的人，奏报刘彻。刘彻大为兴奋，召见公孙卿，公孙卿说：“这片木刻记录，是一位申公（名不详）给我的，申公说：‘汉王朝兴起的时间，跟黄帝王朝兴起的时间吻合，所以汉王朝的圣人，一定是高祖（一任帝刘邦）的孙子和高祖的曾孙。宝鼎出现，显示跟天上的神灵已经接通了渠道，黄帝姬轩辕住在

天上的“明庭”，迎接万神，而“明庭”就是地下的甘泉宫。姬轩辕开凿首阳山（山西省永济县东南）的铜矿，在荆山（陕西省大荔县东南）之下，铸制宝鼎，宝鼎完工之时，天上有条龙忽然把它的长须像梯子一样垂下来，姬轩辕就攀登上去，骑到龙背上，同时上去的还有他的大臣们跟宫女七十余人，一齐升天。”刘彻听得如痴如醉，叹气说：“天啊，假如能跟姬轩辕那样，我抛弃妻子儿女，跟抛弃破鞋一样。”任命公孙卿当禁卫官（郎），派到中岳嵩山（河南省登封县东北）太室峰（嵩山有三峰：中称峻极峰，东称太室峰，西称少室峰；每峰都有庙院），等候天神降临。

前一一二年，五利将军乐通侯栾大，整装东行，宣称要到东海海上寻找他的神仙老师。然而他不敢深入海，却到泰山（山东省泰安市北）之上祭祀。刘彻派出密探跟踪调查，栾大没有察觉，反而向刘彻报告，他在海上已经会见神仙。这时，他的法术已经用完，无法再有表现。刘彻下令审讯，认定栾大诈骗欺罔，腰斩。推荐栾大给刘彻的乐成侯丁义，也绑赴街市砍头。

前一一一年，法术士公孙卿在嵩山太乙庙等候天神，报告刘彻说：“缙氏（缙，音 gōu。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城墙上，出现神仙脚迹。”

春季，刘彻亲自到缙氏城上，视察该项脚迹，问公孙卿说：“你是不是想效法少翁、栾大？”公孙卿说：“神仙，他们无求于世间君王，而是世上君王求他。如果不能给一个相当时间，神仙就不可能降临。谈到神仙的事，看起来很怪诞，但只要有足够的岁月，仍然可以请到。”

刘彻相信他的话。于是各封国、各郡都修建道路，兴筑庙宇，清扫有名的高山、祠院，希望神仙驾临。

为感谢神灵保佑征服南越国（首府番禺），祭祀天上太乙神，跟地下后土神。开始使用以音乐伴奏的舞蹈。

二、封禅

最初，司马相如病重，在逝世前夕，写下遗书，歌颂刘彻功德，谈论祥瑞，建议刘彻到泰山（山东省泰安市北）封禅（祭天称“封”，祭地称“禅”。泰山最高，距天最近，而地又最厚，是祭祀天神地神的最好处所）。刘彻深为感动。正巧，刘彻得到宝鼎（参考一一三年六月），遂命高级官员、儒家学派知识分子（儒生），商议“封禅”（登泰山祭祀天地）仪式。然而，“封禅”是一件旷世奇典，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进行（一百年前，



嬴政曾经闻过封禅，大概文件全失，参考前二一九年），法术师（方士）说：“封禅，意义就是不死。黄帝姬轩辕以前的君王，凡是封禅（登泰山祭祀天地）过的，都会招来怪物，跟神灵相通。秦王朝始皇帝嬴政曾上去过，可是不能祭祀。陛下如果决心登泰山的话，不妨缓缓前进，如果没有风雨，那是神灵悦纳的表示，才可以行礼。”

刘彻命儒家学派知识分子（儒生），参考《尚书·周官·王制》的规定，草拟封禅（登泰山祭祀天地）仪式。可是人言纷纷，数年之久，仍然不能定案。刘彻询问北长安市长（左内史）儿宽的意见，儿宽说：“在泰山祭天（封），在梁父山祭地（禅），昭告人民，祈求祥瑞，是帝王们特有的盛典，所以献礼的仪式，经书里没有记载。我认为，封禅（登泰山祭祀天地）是件大事，关系着天地神灵，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制定它的实施细则，不应由做臣下的参加意见。这样的一件隆重大典，经过几年时间，做臣下的已经尽了他们所有的力量，仍不能有具体结论。天子掌握‘中和’的极限，综合千头万绪，应发出黄金般贵重的声音，传出璧玉般纯洁的旨意，来促成普天之下的最大庆祝，作为万世遵奉的法则。”

刘彻采纳儿宽的建议，自己制定仪式，很多地方采用儒家学派的学说，搞得十分烦琐。又制造封禅时所使用的器具，拿给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儒生）看，有的说，跟古代的不同，不应使用。刘彻大不耐烦，把他们一律免职。而根据古书，制定节目：先检阅三军，犒劳官兵，然后封禅。

前一一〇年，冬季，十月，刘彻（本年四十七岁）自云阳（陕西省淳化县）出发北上，经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出长城，登单于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再到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抵达黄河，动员骑兵十八万人，旌旗千余华里，用以显示军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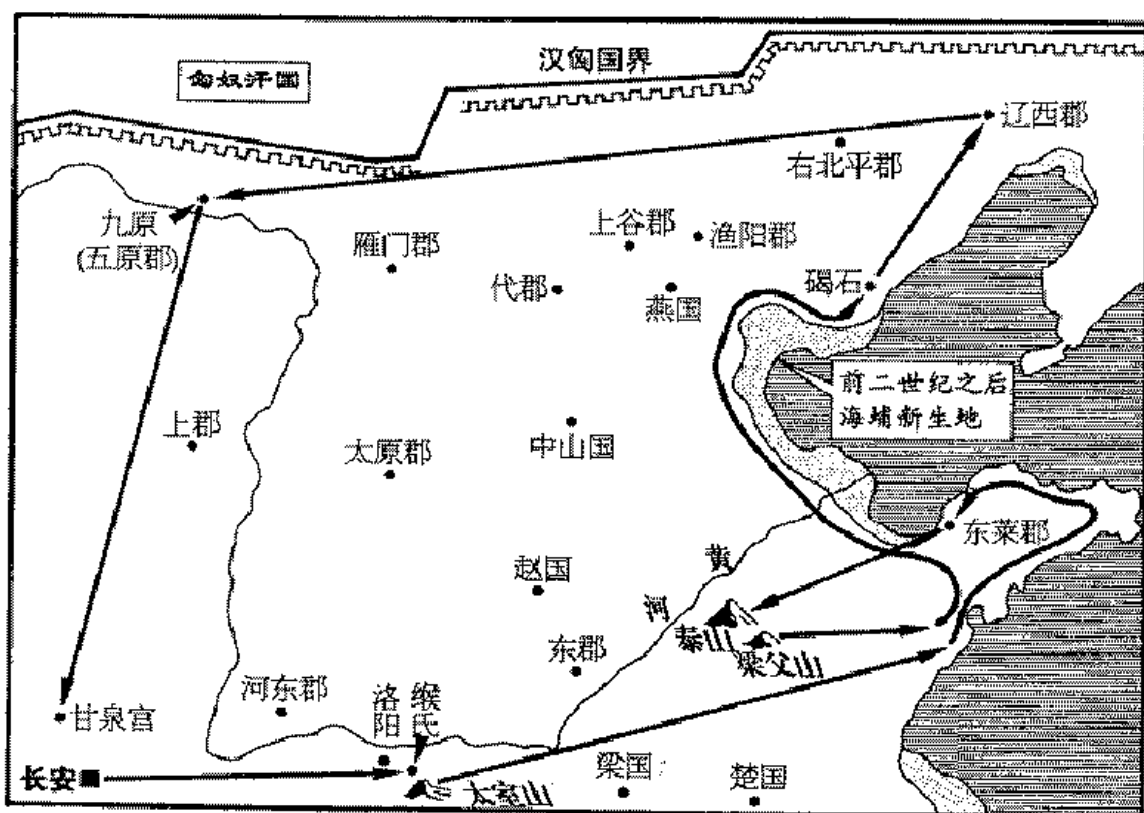
回程途中，刘彻在桥山（陕西省子长县西北）祭祀黄帝姬轩辕坟墓。再南行，抵达须如（今地不详），下令复员（释兵）。刘彻问：“我听说姬轩辕并没有死亡，可是却有他的坟墓，这是怎么回事？”公孙卿说：“姬轩辕肉身升天，只是群臣思慕故主，把他生前的衣服冠帽埋葬。”刘彻叹息说：“我以后升天，群臣恐怕要把我的衣冠埋葬在东陵了。”（东陵，即茂陵【陕西省兴平市东北】）遂回甘泉宫，祭祀太乙神坛。

春季，正月，刘彻出游缙氏（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到中岳嵩山（河南省登封县东北）太室祭祀。随从人员在山下恭候，隐约听到有声音呼喊

“万岁”三次。刘彻下诏祭祀官扩建太室庙，禁止砍伐附近草木，把山下三百户人家，划归太室庙，作为采邑，然后向东到大海（可能是东中国海，可能是黄海，也可能是渤海，古时统统称“海”），向八位神灵致祭（八神：天神、地神、兵神、阴神、阳神，月神、日神、四季神，参考前二一九年）。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上书陈述神仙妖怪跟秘方灵药的，有数万件之多。刘彻大为兴奋，更加派船只，使声称在海上看见仙山的数千人，再到海上招请蓬莱（仙山所在）真神。

再派公孙卿“持节”，经常到名山上等候仙踪。公孙卿到东莱（山东省莱州市），声称夜间看见有巨人高数丈，可是前往接近他，却忽然不见踪影，留下庞大脚迹，好像是只怪兽。官员说，他们看见一位老翁牵着一只狗，声称要见“巨公”（隐指皇帝），然而也霎时不见踪影。刘彻亲自察看巨人脚迹，并不深信，稍后随从官员喧腾老翁的事，认为可能就是神仙，刘彻遂在海边留宿，等待奇迹，下令法术师（方士）可以使用政府驿马车。一时寻求仙踪之辈，有数千人之多。

夏季，四月，刘彻西返，抵达奉高（泰山郡郡政府所在县，山东省泰安市东），先到梁父（泰安市东南）祭祀八神之一的地神。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一〇年正月至五月 刘彻出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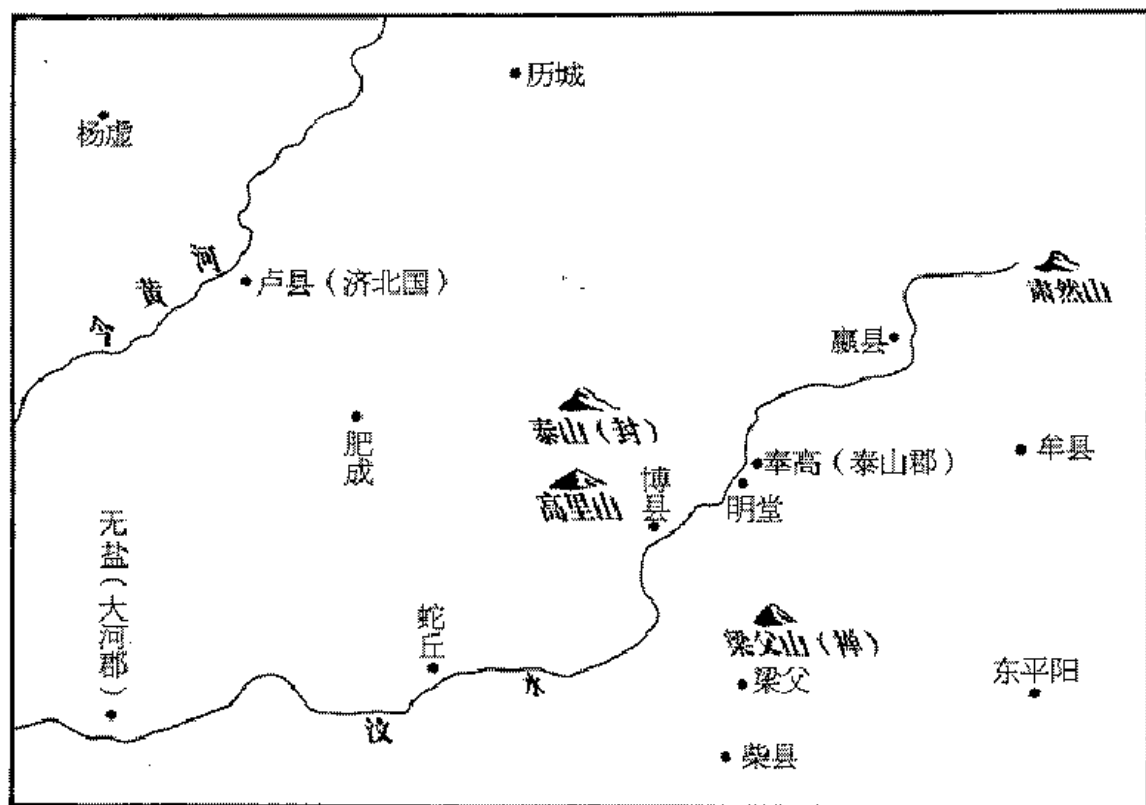
四月十五日，刘彻命宫廷随从（侍中）跟儒家学者（儒者），改穿打猎时的装束，戴鹿皮帽，用丝带把笏板系在腰间，参加射牛仪式（古时皇帝在大典之前，必自己射牛，表示亲杀）。先到泰山（山东省泰安市北）下东方，祭祀天神（封），仿效祭祀太乙坛礼仪，兴筑祭坛，广十二尺，高九尺。祭坛下埋藏刘彻上奏给神仙的“玉牒”（刻在璧玉上的奏章），内容极为秘密，无人得知。

典礼既毕，刘彻单独率宫廷随从（侍中）、御车总监（奉车都尉）霍子侯（霍去病的儿子），登上泰山，再行大典，事属最高秘密。第二天，从泰山北道而下。

四月十六日，刘彻在泰山山麓东北肃然山（山东省莱芜市东北），祭祀地神（禘），仿效祭祀后土坛礼仪。刘彻亲自叩拜，衣服都用黄色，而由圣乐伴奏（西汉王朝一向以红色做象征，今改黄色。数十年来“火德”、“土德”，以及“改服色”，闹成一团，如今在无声无息中改变）。用江淮平原（长江淮河间）出产的三节以上粗大茅草，作为献礼；用五种颜色的泥土（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间使用黄土），建立神坛——封禅庙。夜晚，好像有一道光芒；白昼，好像有一缕白云，从坛中隐约发出。

刘彻封禅（登泰山祭祀天地）后，高坐皇家大会堂（泰山郡政府所在奉高【山东省泰安市东】西南二公里，有秦王朝皇家大会堂【明堂】，即刘彻所坐。西汉王朝的皇家大会堂【明堂】，第二年【前一〇九年】才兴筑），大小官员轮流歌颂功德。刘彻踌躇志满，下诏说：“我以渺小的身躯，继承十分尊贵的高位，兢兢业业，唯恐品德浅薄，不明白礼教圣乐，所以尊敬八神（天神、地神、兵神、阴神、阳神、月神、日神、四季神），祈求指导。蒙受天地神灵，赏赐祥瑞，声音都可听见。震惊于景象奇异，想阻止而又不敢。于是，遂登泰山祭天（封），登梁父祭地（禘），然后叩拜，严肃地自己反省；愿与全体官员跟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从今以后，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兹规定：本年（前一〇九年）十月起，改称元封元年。封禅经过的地方：博县（山东省泰安市）、奉高（泰安市东）、蛇丘（山东省肥城市东）、历城（山东省济南市）、梁父（泰安市东南），农民应缴的，或过去所欠的田赋，全部免除。商人的捐税，本年（前一〇九年）内也不再征收。全国人民有官阶的，一律擢升一级。”

又规定：天子五年亲临一次，举行封禅（登泰山祭祀天地）大典，命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〇年四月 刘彻封禅

各封国在泰山下兴建宾馆，以免临时人多拥挤，没有住的地方。

刘彻既办完封禅大事，而又没有遇到风雨，法术师更誓言蓬莱神仙们可能请到，刘彻兴高采烈，盼望相遇。于是，再往东方海滨，眺望徘徊。最后，刘彻还打算乘船出海，亲自寻找，大臣们竭力劝阻，刘彻全不接受。东方朔说：“跟神仙相遇，要出于自然，不应该迫不及待地强求。如果有这种福分，不必忧虑见不到；如果没有这种福分，纵然到了蓬莱，见了神仙，也没有益处。愿陛下回到宫中静候，神仙自会降临。”刘彻觉得他的话有理，才打消原意。恰巧，御车总监（奉车都尉）霍子侯突然发病，一日之间，即行逝世。霍子侯是霍去病的儿子，刘彻十分哀悼，遂决心返京（首都长安）。沿着海岸北行，到达碣石（河北省昌黎县北），再经过辽西郡（辽宁省义县西），沿着北方汉匈边界到九原（五原郡郡政府所在县，内蒙古包头市）。

五月，刘彻才回到甘泉（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此次出游，共走了一万八千华里。

前一〇九年，春季，正月，公孙卿报告刘彻说：“在东莱山（山东省龙口市东南莱山）上遇见神仙，好像是说他要会晤天子。”刘彻遂到缙氏城



(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等候这项会晤。封公孙卿当高级国务官(中大夫),再到东莱,留宿数天,仍然看不到什么,但看到了巨人的脚迹。刘彻仍兴致勃勃,派出法术师到深山大海,寻访神仙怪物,仅采摘灵芝的,就有千人以上(灵芝是一种传说中的神药,吃下去可以长生不老,灌到死人肚子里,能够使死人复活)。是时,正逢旱灾,皇帝出游,没有冠冕堂皇的名义,于是,只好借口祭祀万里沙神庙(山东省莱州市东北有一小块沙漠,称万里沙,有庙祭祀沙神)。

夏季,四月,刘彻返回长安,中途,祭祀泰山。

三、石闾山梦醒

公孙卿上疏说:“神仙喜欢住在楼上。”刘彻就在长安兴筑蜚廉观、桂观,在甘泉兴筑益寿观、延寿观(观,从上观下,就是“楼”的意思。“庙”多是平房,“观”必是高楼。《三辅黄图》:“蜚廉观,高四十丈,延寿观也差不多。”四十丈约八十米)。派公孙卿携带皇帝符节,布置全副设备,恭候神仙降临。又在甘泉宫兴筑通天台(《汉武故事》:“通天台距地面百余丈,望云雨俱在其下,上有承露盘,有神仙雕像,手举玉杯,接受云中露珠。”高约二百二十米),在通天台上盖庙祭祀,更兴筑甘泉宫前殿,并扩建其他各宫殿。

前一〇四年,冬季,十月,刘彻(本年五十三岁)出游泰山。

十一月一日,凌晨,冬至,刘彻在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上帝。然后东到海滨,考查法术师(方士)到海上寻求神仙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话应验,但仍派出更多的法术师前往,希望有人遇到。

十二月一日,刘彻亲自到高里山(泰山下西南部一小山)祭祀后土神,前往渤海,遥祭海上的蓬莱仙山(刘彻所筑的望海台在今河北省黄骅市东),希望能到神仙聚会的天庭。

春季,刘彻返回长安,因柏梁台火灾之故,改在甘泉宫接受封国国君朝见,审查年度报告。在甘泉兴筑封国宾馆。南越(南越王国故土,南岭以南)人勇之(姓不详)说:“我们那里的风俗,火灾之后再兴建房屋,一定要比原有的更大,用来压过它。”刘彻同意,下令兴筑建章宫(位长安城西,周围二十华里),开辟千门万户,东有凤阙,高二十余丈(台上的阁楼称“阙”,城门上的守望楼,也称“阙”,不过以后专指帝王的居处。建

章宫东门阁楼，上面有铜凤凰，故称“凤阙”，西有唐中台（在建章宫太液池之南），有方圆数十华里的“虎园”（豢养老虎），北面有人工挖凿的巨湖，命名太液池，湖中有渐台（四周被水环绕。公元二三年，新王朝一任帝王莽，就死在那里），高二十余丈，又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台（都是海上仙山名），依照海上的仙山，和海中的鱼龟形状兴建（《三辅旧事》：“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鳖三只，长六尺。”），南方有玉堂、璧门（《汉武故事》：“玉堂地基跟未央宫前殿一样高，距地面十二丈。”《三辅黄图》：“玉堂内殿十门，台阶全是玉石。铸铜凤凰，高五尺，用黄金贴身，放到屋上，下边有枢纽，一直面对风向，好像要飞起来。椽柱头端，都贴薄片璧玉，因称璧门。”），以及大鸟（鸵鸟）雕像。再兴建神明台、井干楼（《汉宫阁疏》：“神明台高五十丈，上面有九个巨大房间，住九天道士一百人。井干楼全是木质，像井上围的木栏，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井干迭而百层。”就是指此楼），都高五十丈。刘彻专用的辇道（辇车，人力推挽的小车），互相接连。

前一〇二年，刘彻出巡沿海，查考几年来访问神仙情形，发现毫无结果，命祭祀官祭祀东泰山（山东省临朐县南沂山）。

夏季，四月，刘彻返回长安，途中在泰山祭天，在石闾（泰山南麓，法术师认为是神仙居住之所）祭地。

前九八年，三月，刘彻前往泰山，添土加封，在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就在那里审查全国官员考绩。回程中，到恒山（位河北省曲阳县西北）祭祀，把墨玉埋在祭坛之下。

派往各地庙宇神坛等候神仙，以及到海上寻求蓬莱仙境的道家法术师，都没有结果。只公孙卿仍以巨大脚迹神迹，作为根据（参考前一〇年），坚持确有神仙。但刘彻已兴趣索然，对法术师那一套，开始厌倦。不过，对他们仍旧照顾，希望遇到真有本领的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更多法术师传播神迹，而效果在意料之中。

前八九年，春季，正月，刘彻（本年六十八岁）前往东莱郡（山东省莱州市）海滨，想要亲自乘船到大海上寻觅神仙。跟随的官员们竭力劝阻，刘彻拒不接受，下令准备。然而，天气陡然变坏，风势猛烈，天空晦暗，海水像沸腾般咆哮汹涌。刘彻等待十几日，专用的巨舟无法出航，只好折回。

三月，刘彻在巨定（山东省广饶县北）田间，亲自推犁三次，表示重



视农耕。归途经过泰山，添土祭坛，祭祀天神（封）。

三月二十六日，刘彻在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祖先。

三月二十九日，刘彻又在石闾山祭祀地神（祫），接见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员。刘彻说：“我自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多事都很荒谬疯狂，使汉朝同胞陷于愁苦，后悔已来不及。从今天起，凡是伤害人民的法令，浪费国库的工程，一律停止。”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田千秋说：“法术师（方士）谈论神仙的很多，却没有明显的事迹，请一齐罢黜。”刘彻说：“田部长的话太对了。”于是把所有法术师跟散布在各名山古寺等候神仙的使节，全部遣散。之后，刘彻每每对臣僚叹息：“从前我像个傻瓜一样，被法术师欺骗。天下哪有神仙？都是胡说八道！节制饮食、服用药品，顶多病痛少一点而已。”

前八七年，二月十四日，刘彻在五柞宫（陕西省周至县境）逝世（七十岁），尸体运到未央宫前殿入殓。

巫蛊恐怖

一、忠贞分子江充

前九四年，皇子刘弗陵生。刘弗陵的娘亲是河间国（首府乐成【河北省献县】）人，姓赵，封“婕妤”（婕妤，音 jié yú。西汉王朝宫廷小老婆群的位号，到七任武帝刘彻末年，有所变动，“夫人”取消。一级“婕妤”，位比宰相，爵比亲王。二级“姪娥”，位比上卿，爵比封侯。三级“容华”，位比中二千石，爵比关内侯。四级“充衣”，位比真二千石，爵比大上造。五级“美人”，位比二千石，爵比少上造。六级“良人”，位比千石，爵比中更。七级“八子”，位比千石，爵比左更。八级“七人”，位比八百石，爵比右庶长。九级“长使”，位比八百石，爵比左庶长。十级“少使”，位比六百石，爵比五大夫），住钩弋宫，怀孕十四月生刘弗陵。刘彻说：“听说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也是十四个月才生。赵婕妤生这个孩子，也正好如此。”遂把钩弋宫的宫门，命名尧母门。

前九二年，刘彻在建章宫，忽然看见一个男子，带着佩剑，直入中龙华门。刘彻警觉到来意不善，急下令捕捉，那男子抛下佩剑，仓促逃走。皇宫立即展开严密搜索，竟不见踪影。刘彻对宫廷防卫如此松懈，痛心疾首，下令斩宫门守卫官（门候，六百石）。

冬季，十一月，征发三辅骑兵（前一〇四年，“左内史”改“左冯翊”【北长安市】，“右内史”改“京兆”【首都长安特别市】，另分割西部土地，设立“右扶风”【西长安市】，共称“三辅”，即“大长安京畿”），到御花园（上林苑），做地毯式搜查。关闭长安所有城门，再挨家逐户搜查，

共十一天才解严。

从此，发生一连串“巫蛊”巨案。

宰相公孙贺的妻子卫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因为这个缘故，公孙贺官运一帆风顺。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接任老爹交通部长（太仆）的位置，骄傲蛮横，目无法纪，曾擅自动用北军（野战军）公款一千九百万，事情败露，被收押监狱。

当时，政府正在紧急通缉阳陵（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十五公里）大侠朱安世，苦无所获。公孙贺请求用朱安世交换儿子性命，刘彻批准。公孙贺果然抓到朱安世。朱安世笑说：“宰相抓到了我，大祸也抓到了宰相。”从狱中上书刘彻，告发：“公孙敬声跟阳石公主（刘彻的女儿）私通，知道皇上常去甘泉宫（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曾经叫人在御用大道（驰道）中间，埋藏木偶，诅咒皇上，口发恶言。”

前九一年，春季，正月，刘彻（本年六十六岁），下令逮捕宰相公孙贺，下狱，调查属实，父子在狱中处决，家族全部诛杀。

刘彻任命涿郡（河北省涿州市。涿，音 zhuō）郡长刘屈氂（音 máo）当宰相，封澎侯。刘屈氂，是中山（靖）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胜的儿子（刘彻的堂侄）。

闰五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刘彻的女儿，都是皇后卫子夫所生）跟皇后卫子夫的侄儿卫伉（卫青子），都因牵连到“巫蛊”案件，全被诛杀（刘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杀亲生女儿的皇帝）。

最初，刘彻二十九岁那年（前一二八），才生刘据，十分宠爱，封为太子。刘据年纪渐长，性情仁慈敦厚，温柔谨慎。刘彻认为他不够凌厉，缺少才干，不像老爹。而宠妾王夫人生子刘閼，李夫人生子刘旦、刘胥，另一位李夫人生子刘髡。卫子夫、刘据的宠爱，逐渐衰退，母子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刘彻也察觉到母子的惊恐，对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卫青说：“汉王朝建立政府，一切都是草创。加上四面蛮族侵略不已，我如果不改变传统制度，后世便没有准则；如果不发动战争，中国就不能得到平安。为了这些原因，不得不使天下人民受劳受苦。假定后世也像我这么做，那可是走上秦王朝亡国的老路。太子（刘据）稳重安详，必然能使天下平安，不教我忧虑。如果要找一个守成的国家领袖，有谁能比太子更贤明？听说他们母子心情不安，认为我不再爱他们了，其实哪有这回事？顺便的话，把

我的意思转告。”卫青叩头感谢。卫子夫听到老弟转告的话，为自己的不当疑惧，向刘彻请求宽恕。

刘据每向老爹劝阻征讨四方蛮族，刘彻就笑说：“由我来承当艰苦，由你来享福，难道不好呀！”

刘彻每次出游，总把身后的事，交给太子；把宫廷的事，交给皇后（卫子夫）。刘据所作的裁决，等刘彻回京后，把最重要的，向他禀报，刘彻都没有意见。有时候，刘彻连看也不看。刘彻用法严苛，任用的多是刻薄寡情的官员。而刘据心情宽厚，对很多诉讼的判决，都从中发掘冤狱，减免罪刑。虽然得到人民的爱戴，但当权派官员却不高兴。娘亲卫子夫深恐这样对抗下去，可能被他们陷害，常告诫刘据，应顺应老爹的意见，不应该自作主张。刘彻听到后，认为刘据对而卫子夫不对。政府之中，宽厚仁慈的官员，都依附刘据。残忍的酷吏，则对刘据百般诋毁。宽厚仁慈的官员畏惧权势，怕生事端，不敢出面，而残忍的酷吏却结成一党。于是，刘据在舆论上毁多誉少。后来，舅父卫青逝世，刘据失去重要凭借，那班人不再顾虑皇亲的报复，遂竞争着对付刘据。

刘彻每天和新鲜的美女们混在一起，跟儿子们非常疏远。贵为皇后的卫子夫，也见不到他的面。有一天，太子刘据进宫看望娘亲，很久才出来。禁宫侍从（黄门）苏文打小报告说：“太子跟宫女们乱搞。”刘彻立刻把太子宫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刘据事后知道缘故，对苏文衔恨在心。苏文跟禁宫贴身侍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一直侦察刘据的过失，动不动就向刘彻告密，卫子夫恨他们入骨，要刘据报告老爹，把三个人处死。刘据说：“只要我不犯错误，何必怕苏文的小报告，老爹聪明，不会听信邪恶谗言，不必害怕。”刘彻曾经害过一次小病，命常融召唤刘据，常融回来后说：“太子听到你害病，面有喜色。”刘彻默然不说话。一会儿，刘据来到，刘彻看他的面貌上带有泪痕，却假装有说有笑，深为奇怪。详细盘查，探知真情，立即诛杀常融。卫子夫也小心翼翼，远避嫌疑。所以，虽然久已没有宠爱，仍然受到礼遇。

这时候，全国法术师（方士）以及女巫之类，聚集在首都长安，都是邪门歪道，神秘诡异，妖言惑众，变幻多端，无所不为。而女巫们时常出入宫廷，教小老婆群和宫女们如何避灾求福，几乎每个房间里，都埋藏木偶祭拜。一旦忌妒或吵架诟骂，就互相告发，指控对方诅咒刘彻，大逆不道。这是一项有效的恶毒手段，能使刘彻霎时疯狂，大肆屠杀。小老婆群



和宫女，以及牵连进去的政府高级官员，处死的有数百人。

然而刘彻仍过分紧张，心理不能平衡。曾经在白昼小睡，梦见数千个木偶，手拿武器，向他攻击。霍然惊醒，觉得身体有些不舒适，精神恍惚，很多事过目就忘。

江充了解他跟太子刘据和卫家，已结下怨恨。而刘彻年老，怕一旦逝世，受到诛杀。决心利用“巫蛊”，完成庞大阴谋，于是报告刘彻说：“陛下的病，恐怕仍是巫蛊作祟。”（作怪之意。）刘彻遂派江充当钦差大臣（使者），负责处理巫蛊事件。江充率领蛮族女巫，到处挖掘土地，搜取木偶，逮捕涉嫌“放蛊”跟夜间祭祀的人（把神秘毒虫用神秘方法，如咒语之类，施放到别人身上，谓之“放蛊”）。江充预先把木偶埋在某处，上面洒上家畜的血。到时候由自称能见鬼的女巫，察看血迹，把木偶掘出。对被拘的人苦刑拷打，用烧红的铁钳，或钳肉，或烤灼皮肤，哀声哭号中，全都坦白承认罪行，并且供出“同党”，遂即奏称他们“大逆不道”。于是，从首都长安、三辅（大长安京畿），直到各郡各封国，前后诛杀数万人（全国性大恐怖）。

二、逼反皇太子

前九一年，刘彻年纪已老，总是疑心他左右亲信用“巫蛊”诅咒害他。被杀的人是不是冤枉，没有人敢向刘彻陈述。江充看准了这一点，于是教蛮族女巫檀何声称：“皇宫之中，有‘蛊’的妖气，如果不加铲除，皇上身体不可能平安。”刘彻批准江充入宫执行任务。

江充率领捕蛊部队，进入皇宫，拆墙掘地，甚至捣毁刘彻坐的御座。刘彻又派按道侯韩说、监察官（御史）章赣、禁宫侍从（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江充先从小老婆群中很少能见到皇帝的美女房屋着手，然后再到皇后（卫子夫）宫，然后再到太子（刘据）宫。每寸土地都翻掘起来，遍地泥土，皇后太子，连放张床的地方都没有。江充宣称：“在太子宫掘到木偶一堆，还有用绸缎写的文字，阴谋叛乱，当奏明皇上。”

刘据大为惊慌，问太子教师（太子少傅）石德。石德恐怕一旦兴起大狱，当教师的一定同时诛杀，遂回答说：“前任宰相（公孙贺）、两位公主（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伉，都因‘巫蛊’而被处死。而今女巫跟钦差大臣（江充），却从太子宫地下掘出木偶，证据确凿。是他们栽赃？还

是真有其事？你无法解释清楚。我建议：可以假传圣旨，逮捕江充囚禁，追究奸谋。而今，皇上远在甘泉（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皇后跟太子宫派去的人，都见不到。皇上是死是活，我们也不知道。奸臣嚣张狂妄到这种地步，你难道没有想到嬴扶苏的往事？”（嬴扶苏在老爹嬴政死后被杀，在前二一〇年。）刘据吃惊说：“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敢擅自诛杀？我想前往甘泉晋见老爹，希望侥幸脱难。”刘据想动身出发，但江充已派人快马奏报。刘据手足失措，遂采纳石德的建议。

秋季，七月七日，刘据派人伪装皇帝的使节，逮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节是假的，不肯服从，假使节立即格杀韩说。刘据亲自刀斩江充，怒骂说：“你这个赵国流氓，害赵王父子（参考前九四年），难道还不够？又来害我父子！”诛杀江充后，把所有蛮族女巫，拖到御花园（上林苑）里，活活烧死。刘据派太子宫禁卫官（舍人）无且（姓不详），“持节”乘夜到未央宫长秋殿殿门，请女侍卫长（长御）倚华（姓不详），报告皇后。遂即征调皇家马房（中厩）骑士，及长乐宫警备部队，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京师（长安）霎时陷于混乱，传言“太子谋反”。

苏文在江充被捕时，乘乱逃走，奔向甘泉（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控告太子叛变，刘彻说：“太子因为害怕，又对江充愤怒，才被激变。”派人召唤刘据，使节到长安后，不敢前进，回来报告说：“太子已开始行动，要杀掉我，我逃回来。”刘彻勃然大怒。在长安的宰相刘屈氂，听到事变消息，拔腿就逃，连宰相印信都丢掉了，立即派秘书长（长史）乘驿站快马，驰赴甘泉报告。刘彻问：“宰相干什么？”秘书长说：“宰相封锁消息，不敢行动。”刘彻吼叫说：“事情已经摆了出来，还有什么好封锁的？宰相根本没有姬旦（周公）的风范，岂不知道姬旦诛杀姬鲜、姬度？”（前一一一五年，周王朝二任王姬诵时，叔父姬旦摄政。姬旦的弟弟，管国国君姬鲜、蔡国国君姬度等叛变。姬旦出兵，斩姬鲜，贬姬度。刘屈氂跟刘据，也正是兄弟辈关系，同一个祖父——六任景帝刘启。）于是用正式诏书，训令刘屈氂：“格杀叛逆，自有重赏。用牛车堵塞街道，不要肉搏，免得杀人太多。关闭所有城门，不准一个叛徒漏网。”

刘据号令文武官员：“皇上卧病甘泉宫，病情可能变化，奸臣将乘机作乱。”老爹刘彻马上由甘泉返回长安，进住城西建章宫，下诏征发三辅（大长安京畿）邻县的武装部队，辖区内部长级（二千石）以下官员将领，统交由宰相刘屈氂统御。刘据派人假传圣旨，赦免首都各官府所有囚徒，命



教师石德，跟门客张光，分别率领，又派长安囚徒如侯（姓不详）“持节”，征调长水（今泾水，泾水支流，流经陕西省蓝田县西北）、宣曲（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两地的外籍兵团，全副武装，前往会师。正好刘彻派宫廷警卫官（侍郎）马通到长安，马通追捕如侯，告诉两地外籍兵团说：“如侯的符节是假的，不可听从。”诛杀如侯，率领两地外籍兵团，前往长安。又征发水上船夫，交给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商丘成。

最初，皇帝的符节，都是红色。现在，太子刘据用的就是红色符节。为了区别，老爹刘彻所发的符节，一律加上黄纓。

刘据乘车亲自到北军（野战军）营外，召唤北军指挥官（护北军使者）任安（司马迁《报任安书》，就是这位任安），发给他符节，命他发兵。任安接受符节后，回营，立即下令紧闭营门。刘据无可奈何，退回长安，裹胁市民，集结数万人，到长乐宫西门，跟宰相刘屈氂的军队遭遇，展开血战，历时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流入水沟。而局势逐渐澄清，民间都说：“太子谋反。”群众纷纷离开刘据军队，宰相刘屈氂兵力更强。

七月十七日，刘据军队瓦解，从南方覆盎门（长安南城东面第一门）逃走，宰相府执行官（司直。前一八一年设）田仁正在把守，认为刘据到底是皇帝的亲生之子，不忍心阻挠，开门让他逃走。刘屈氂赶到，就要处决田仁。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暴胜之说：“宰相府执行官（司直）是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应该先向皇上请示才对，怎么可以随意诛杀？”刘屈氂遂把田仁释放。刘彻听到消息，怒不可遏，派法官责问暴胜之：“宰相府执行官（司直）放走叛徒，宰相杀他，这是法律，你为什么擅自阻止？”暴胜之惊恐，自杀。

刘彻派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刘长、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刘敢，前往皇宫收缴皇后印信。卫子夫自杀。刘彻认为，任安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场人物，紧闭营门，不过是鼠首两端，坐观成败，看到谁胜，就归附谁，是怀有二心。与田仁同时腰斩。

马通捕获如侯（姓不详）；长安男子景健，追随马通，捕获石德；商丘成奋战，捕获张光。刘彻封马通当重合侯，景健当德侯，商丘成当柁侯（柁，音 dù）。凡是太子刘据的门客出入过宫门的，一律诛杀。凡是随从太子刘据作战的，都用“惩治叛乱法”，屠杀全族；官兵被太子裹胁的，都放逐到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因太子逃亡在外，为了防备反击，长安各门，开始驻屯重兵。

这时，刘彻怒火冲天，已几近疯狂，政府官员恐惧忧愁，不知道如何是好。

壶关（山西省长治市北）乡村教育官（三老）令狐茂（令狐，复姓），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父亲就像青天，母亲犹如大地，儿子好比天地之间的万物。青天平安，大地平安，万物才茂盛。父亲仁慈，母亲爱护，儿子才孝顺。太子是国家的合法继承人，将承受万世基业，顾念祖宗托付的重任，在亲情上，皇太子又是陛下的嫡长子。江充，不过一介平民，街头巷尾的流氓无赖，陛下使他显贵，担当重任，奉至尊的命令，竟迫害太子（刘据），栽赃诈欺，一群恶棍，缠结一团。亲情的渠道，被完全阻塞。太子进不能看到老父，退则陷于乱臣贼子之手。含冤凄苦，哀哀无告。无法克制他的悲愤，一怒之下，诛杀江充。既杀江充，当然心怀恐惧，不得不逃。

“儿子偷盗老爹的军队，只是为了自救，我认为根本没有邪心。《诗经》说：‘嗡嗡叫着的苍蝇，终于停到篱笆，慈祥的忠厚长者，不听信挑拨的话，挑拨一旦发生作用，颠覆了四个国家。’（四国：管国、蔡国、霍国、殷国。前一一一五年，四国认为姬旦将篡夺周王朝政权，起兵叛变。）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参考前九四年），天下皆知。陛下偶尔疏忽，过度地责备太子，以致震怒，调发大军追捕，由三公（宰相是“三公”之一）亲自指挥作战。智慧的人不敢进言，有辩才的人不敢张口，我感到无限痛惜。

“盼望陛下放宽心怀，意气平舒。对亲近的人不去苛求，不必烦恼太子的错误。迅速解严，莫使太子久在外面流亡。一片忠心，献出我的性命，在建章宫门外听候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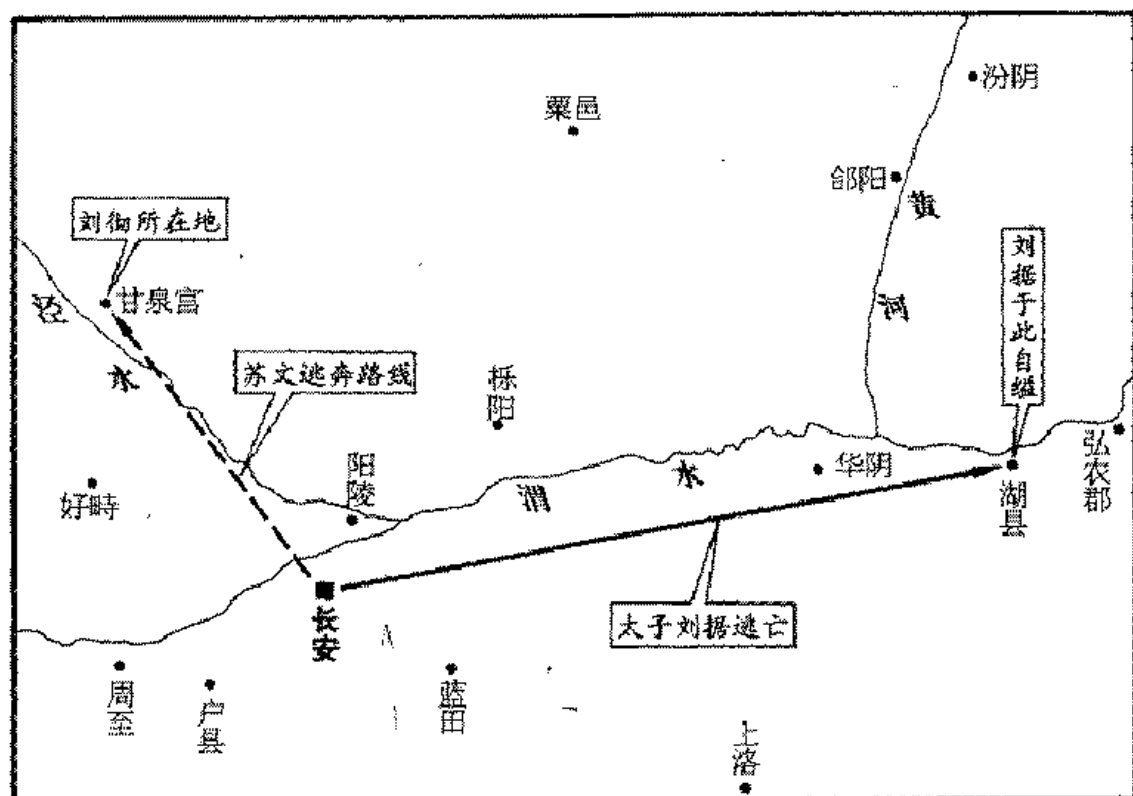
刘彻看到奏章，霍然醒悟，但仍没有颁发赦令。

刘据逃亡，向东逃到湖县，躲藏在泉鸠里。主人贫穷，靠织卖草鞋供养刘据。刘据有一位旧部属，也住在湖县，听说他很富有，派人向他借贷。于是，消息走漏。

八月八日，地方官员包围刘据居处。刘据了解不能逃生，就回到房间，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山阳（河南省焦作市）男子张富昌，当时正是法警，用力踹开房门。新安（河南省浉池县东）小吏（令史）李寿，抢先把刘据抱住解下。主人在保护刘据的格斗中被杀。皇孙二人，同时遇害。

刘彻伤感，封李寿当邳侯（邳，音 yú）、张富昌当颍侯。





公元前一世纪·前九一年 巫蛊之祸

最初，刘彻给刘据建立博望苑，教他招揽宾客，顺从他的喜爱。而宾客中，很多都不是正统的儒家学派出身。

前九〇年，民间巫蛊事件不断发生，互相控告，调查结果，差不多都是诬陷。而刘彻也逐渐了解太子刘据的心情：因过度恐惧而做出过度反应，并没有反抗老爹之意。

正在这时候，刘邦祭庙禁卫员（高寝郎）田千秋，呈递紧急奏章，替刘据申冤，说：“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不过应受一顿鞭打。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何罪？难道抵命？我在梦中，梦见一位白发老翁，教我做这项报告。”刘彻完全醒悟，十分感动，召见田千秋，告诉他：“父子之间，外人难以插口，先生却单独地阐明其中道理。这是我祖先高皇帝（刘邦）托梦给先生，让先生指教我，先生应担任我的辅佐大臣。”立即任命田千秋当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下令诛杀江充满门。逮捕苏文，绑到横桥之上（长安北城西端第一门，称横门，横门外的桥，称横桥），活活烧死。并逮捕在湖县泉鸠里用兵器伤害刘据的人——稍后当过北地郡（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郡长的，诛杀全族（此人姓名不详，有人推测是李寿，但李寿并未当过北地郡长。反正不管是谁，他之全族屠灭，是因为他执行

皇帝的命令，可看出侍奉一个拥有无限权力，而又反复无常的头目，真是灾难）。

刘彻怜念太子刘据冤枉无辜，遂在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兴筑思子宫，建归来望思台。天下人同感悲哀。

三、妄男子腰斩

前八二年，有一位男子，乘坐黄毛小牛犊驾的车子，到未央宫北门（未央宫正门向南，但呈递奏章，或官员们请求面见皇帝时，都在北门），声称他是前任太子刘据。宫门接待官（公车）大吃一惊，急忙奏报刘弗陵（事实上是报告霍光等三摄政）。刘弗陵下诏，命三公、将军，跟部长级（中二千石）官员，共同辨识。首都长安人民得到消息，蜂拥而至，聚集好几万人。右将军率军在宫门外武装戒备，防备突发事件。

宰相、最高监察长、部长级官员，面对自称是刘据的男子，谁都不敢发言。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隽不疑最后赶到，立刻下令逮捕。有人警告他：“是不是真的前任太子，还不敢确定，应该弄明白再说。”隽不疑说：“你们为什么担心他是前任太子？从前卫蒯聩违背老爹，私自出走，他的儿子卫辄就拒绝他回国。这种立场，连《春秋》都赞扬（前五世纪头十年，卫国太子卫蒯聩，打算谋杀老爹卫元的妻子南子，失败，出奔宋国。后来，卫元逝世，由卫蒯聩的儿子卫辄继位，当老爹卫蒯聩准备返国时，卫辄发兵拒绝）。前任太子刘据，得罪先帝（刘彻），逃亡在外，即令还没有死，今天不过前来自首，只是一个罪犯而已。”遂押送诏狱。

刘弗陵以及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听到报告后，嘉许隽不疑说：“高级官员应该任用深通儒家五经、明白大道理的人。”由于这件事，隽不疑的名声，在政府中极受尊重。其他身居高位的人，都自以为不如。

司法部（廷尉）查证该男子的来龙去脉，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夏阳（陕西省韩城市）人，姓成，名方遂，在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当一名算卦先生。前任太子刘据的一位禁卫官（舍人），曾请他算过卦，对他说：“你的相貌很像太子刘据！”成方遂相信这句话，希望取得富贵。于是被控“诬罔不道”，腰斩。



6

燕盖政变

一、宫廷斗争

前八八年，燕王（首府蓟县【北京市】）刘旦（刘彻子），自以为依长幼顺序，应被封太子，因而上书要求回长安宫廷充当侍卫。刘彻大怒，把呈递报告的燕国使臣，在未央宫北门下斩首。这时候，刘旦又被有关单位指控藏匿政府通缉的逃犯。刘彻下令削去良乡（北京市西南良乡镇）、安次（河北省廊坊市）、文安（河北省文安县）等三县。

刘彻因此对刘旦很是厌恶。但刘旦十分聪明，口才又好，学问也很渊博，他弟弟广陵王（首府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刘胥，性情勇敢，体格强壮，但二人的行为都不善良，不断地违反国家法纪。所以，刘彻全不考虑让他们当继承人。

前八七年，春季，二月十二日，刘彻病重下诏封刘弗陵当太子，年仅八岁（他还不知道娘亲已被惨杀，而凶手就是老爹，长大后连复仇都找不到对象）。

前八七年，二月十四日，刘彻在五柞宫（陕西省周至县境）逝世（七十岁）。

前八六年，最初，前任帝（七任武帝）刘彻逝世不久，现任帝（八任昭帝）刘弗陵（本年九岁），向各封国发布告哀诏书。燕王刘旦（七任武帝刘彻子）看到后，没有表情，也没有悲哀哭泣，只说：“信封这么小，不像是诏书，京师（首都长安）恐怕有什么变故？”派他最宠信的臣僚寿西长（寿西，复姓）、孙纵之、王孺等，前去长安，借口请示举哀的仪式，暗

中探听宫廷消息。

不久，刘弗陵下诏赏赐刘旦钱三十万，增加封户一万三千家。刘旦冷笑说：“我应该当皇帝，用不着谁对我赏赐！”就跟皇族中山（哀）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昌的儿子刘长、齐（孝）王（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刘将闾的孙儿刘泽等，秘密结合。刘旦宣称：老爹刘彻（七任武帝）在世时，曾特别授权给他，可以任用和撤免封国（燕国）内的官员（自七国之乱后，中央法令规定：封国国君不准过问封国行政）。于是整顿军队，防备非常变化。王宫警卫官（郎中）成轸，煽动刘旦说：“大王应该继承皇帝宝座，却没有继承，只有采取行动，直接索取，不应该坐着等待。大王一旦起事，全国人民，即令是妇女，都会奋臂追随。”

刘旦遂更积极加强布置，跟刘泽商定：由刘泽撰写文件，指控刘弗陵不是先帝刘彻的儿子，硬被大臣们拥立，要求天下共同起兵讨伐。把这文件遍传各郡各封国，使民心动摇。然后，再由刘泽在临淄发动兵变，击杀青州督导官（刺史）隗不疑（隗，音 juàn。当时齐国已改为齐郡，郡政府跟青州督导官办公处，都设在临淄。史书记载刘泽只阴谋击杀督导官，而没有考虑击杀郡长【太守】，显示两点：第一，督导官地位跟权柄此时可能已高过郡长。第二，督导官本是活动性的，此时可能已在各州建立常设机构，逐渐蜕变成成为“州政府”，而督导官也逐渐成为一州之长）。

刘旦在燕国扩大招募各郡各封国作奸犯法的地痞流氓，发给他们铜铁，使他们制造武器。刘旦不断举行阅兵大典，整训他属下的骑兵跟步兵部队。发动民众打猎，用以训练部队作战技能，等待那一天来临。王宫警卫官（郎中）韩义等，发现情形不对劲，好几次直言规劝，刘旦大感扫兴，一连诛杀韩义等十五人。

就在这个时候，瓶侯（封地在今山东省临朐县东南）刘成（菑川王【首府剧县，山东省寿光市南】刘建的儿子）得到刘泽等谋反的消息，通知隗不疑。

八月，隗不疑逮捕刘泽等，报告中央。中央派藩属事务部主任秘书（大鸿胪丞）到齐郡处理，把刘旦牵连出来。刘弗陵下诏说：刘旦是至亲（刘弗陵的异母老哥），不必追究，仅只诛杀刘泽等。擢升隗不疑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

前八五年，春季，正月，西汉王朝皇帝刘弗陵（本年十岁）封全国最



高统帅（大将军）霍光当博陆侯，封左将军上官桀当安阳侯。

前八五年，最初，西汉王朝博陆侯霍光跟安阳侯上官桀，感情亲密。霍光每逢休假（休沐），上官桀就代理他裁决国家大事。霍光的女儿又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生了一个女儿，年才五岁。上官安希望由霍光做主，把女儿嫁给西汉帝刘弗陵（本年十一岁），霍光认为外孙女还小，加以拒绝。

鄂邑公主跟她儿子的宾客、河间国（首府乐成【河北省献县】）人丁外人私通（鄂邑公主嫁盖侯王充，故也称盖长公主）。上官安一向跟丁外人友善，决定改走这条路线；向丁外人说：“我的女儿，容貌端正。假如能得到长公主的帮助，当上皇后，我们父子在政府做官，成了皇亲，而又有皇后作为内援，权力将更稳固。这件事成与不成，全看你一句话。汉王朝惯例，公主总是嫁给侯爷，你还怕不封侯呀！”

丁外人乐不可支，转告鄂邑公主，鄂邑公主认为合理。于是，颁下诏书，封上官安的五岁女儿当十一岁的小皇帝刘弗陵的婕妤（小老婆群第一级），擢升上官安当骑兵总监（骑都尉）。

前八三年，春季，三月二十五日，刘弗陵（本年十二岁）封上官婕妤当皇后（上官婕妤才六岁，不过幼儿园大班，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皇后），赦天下。

前八二年，夏季，六月，刘弗陵封岳父、上官安当桑乐侯。上官安更加骄傲淫乱，在皇宫参加宴会，出来后常对他的宾客炫耀说：“今天跟俺女婿在一块喝酒，乐得要死！”看见刘弗陵穿的衣裳盖世华贵，自顾形惭，派人回家，要把自己的东西，投到火里烧掉。儿子病卒，上官安勃然大怒，仰天大骂，诟骂上天瞎眼。他的顽劣狂悖行为都跟此一样。

二、阴谋败露

前八〇年，左将军上官桀父子被擢升到极为尊贵的地位，十分感激鄂邑公主，竭力想办法封她的情夫丁外人一个侯爵。可是，霍光拒绝。上官桀父子退而求其次，希望丁外人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这样就有受到皇帝召见的资格，霍光也不同意。于是鄂邑公主对霍光开始怨恨，而上官父子为了丁外人连连碰壁，也感到脸上无光。正巧，上官桀的岳父所宠信的一个叫充国（姓不详）的人，当御医总监（太医监）。有一天，不知道

什么缘故，贸然闯到他不能进去的寝殿之中，被捕下狱，判处死刑，而冬季就要过完（西汉王朝法令，冬季之后，便停止行刑，这句话暗示可能立即执行死刑）。鄂邑公主替充国缴纳马二十匹赎罪，才获得免死。于是上官父子更感激鄂邑公主，而深恨霍光。

在刘彻（七任武帝）时代，上官桀已经是部长（九卿），地位比霍光要高（上官桀当交通部长【太仆】，年俸中二千石。而霍光只是御车总监【奉车都尉】兼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年俸比二千石）。而现在，上官父子同时都当将军（上官桀当左将军、上官安当车骑将军），皇后又是上官安的亲女儿——不过是霍光的外孙女而已，又隔一层。霍光反而大权在握，凡事非他批准不行，上官父子心里愤愤不平，决心夺权。于是，开始一场惨烈的宫廷斗争。

燕王刘旦，是刘弗陵的老哥，反而不能继承帝位，满腹委屈。而这时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桑弘羊，因建立盐铁酒等专卖制度，给政府开辟财源，认为自己有很大功劳，想使他的小弟取得官位，却得不到，对霍光也十分怨恨。鄂邑公主、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以及刘旦，秘密结成一个反霍光阵线。刘旦的行动更为积极，派遣孙纵之等前后十几次密使，携带大量贵重的金银财宝，用最快速度，前往首都长安，赠送鄂邑公主、上官父子、桑弘羊等。

上官桀等使人用燕王刘旦的名义，向刘弗陵上书，告发霍光到京师（首都长安）郊外检阅宫廷禁卫官（郎）、羽林警卫武士（羽林）时，沿途戒严，像皇帝出巡一样，禁止行人走路，教御厨房（太官）先到前站准备饮食住处，完全是天子仪式。又指控说：苏武出使匈奴汗国二十年，誓不投降（实是十九年，加上一年的整数，使印象深刻），不过只酬庸一个移民区总监（典属国），而最高统帅部秘书长（大将军长史）杨敞，毫无功勋，却升任粮食总监（搜粟都尉）。而且，擅自把各军指挥官（校尉）调到最高统帅部，增加参谋本部人数。刘旦在奏章上表示：“霍光独揽大权，为所欲为，恐怕有非常行动。我，刘旦，愿意缴还亲王印信，到宫廷侍奉陛下左右，保护圣躬，督察奸臣。”

等到霍光休假时，上官桀抓住自己值班的机会，把这封奏章呈送给刘弗陵。他预期的是，只等刘弗陵把奏章交下查办，他跟桑弘羊就立即逮捕霍光，把他处决。可是，万万想不到，呈送给刘弗陵后，刘弗陵留在案头，并不交下查办。第二天一早，霍光入朝，得到消息，停在画室（雕刻绘画



精致的等候召见的处所)，不敢进入金銮宝殿。却是刘弗陵查问：“最高统帅（大将军）在什么地方？”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刘旦）控告他，不敢进殿。”刘弗陵下令召见，霍光进殿之后，脱下官帽，叩头请求定罪。刘弗陵说：“将军，请把官帽戴起来，这奏章明明是假的，你有什么罪？”霍光松了一口气，问道：“陛下怎么知道是假的？”刘弗陵说：“你去广明（长安东门外一村落）检阅禁卫官，是近几天的事。征调各军指挥官（校尉），还没有超过十天。燕王怎么能够知道（燕国首府蓟县【北京市】，与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九百公里，当中隔着千山万水，包括太行山与黄河）？而且，将军如果企图发动非常事变，根本不需要什么指挥官。”

本年（前八〇年），刘弗陵才十四岁（应是十五岁），这种迅速的反应和英明的判断，宫廷秘书（尚书）跟左右高官，无不震惊。而呈递文书的人，果然逃亡，刘弗陵下令紧急追捕。上官桀等心虚恐惧，劝解说，这是一件小事，用不着劳动圣心。刘弗陵不接受，不过终于无法捕获。但是，以后上官桀党羽有打霍光小报告的，刘弗陵都凌厉地答复说：“霍光是一位忠臣，先帝（刘彻）嘱托他辅佐我治理国家，再有人说他坏话的，我就叫他反坐。”

从此，上官桀等不敢再行诬陷。

上官桀等跟鄂邑公主，既不能用合法形式扳倒霍光，决心采取激烈手段。于是，他们秘密决定：“由鄂邑公主摆下酒席，请霍光赴宴，就在帐下伏兵，把霍光格杀，然后罢黜刘弗陵，迎立刘旦即位。”刘旦完全同意这种安排，双方通信频繁。刘旦承诺即位之后，封上官桀王爵；联络各郡各封国英雄豪杰，有千余人之多，武装待命。刘旦把他的计划告诉封国宰相平（姓不详），平劝阻说：“大王从前跟刘泽合谋，事情还没有成功，消息已经走漏，就是因为刘泽性情浮夸，不切实际。据我了解，上官桀做事，一向粗枝大叶；而上官安因为从小就富贵之故，骄傲狂乱；都不是成大事的人，恐怕又像刘泽那样，归于失败。而且，即令成功，恐怕到时候他们又会对你背叛。”

刘旦不相信，说：“前些时，有一个男子到皇宫之前，自称是故太子刘据，长安城人民一时归心，欢跃不止（参考前八二年）。霍光害怕得不得了，出动军队镇压，防备非常。我是先帝（刘彻）的长子，天下共知，还在乎有人反对？”稍后，对他的臣僚说：“鄂邑公主通知我，唯一的绊脚石是霍光，跟右将军王莽（这位王莽，别名称叔，天水【甘肃省通渭县】

人，不是八十年后取代西汉王朝的那位王莽），而今王莽逝世，宰相（田千秋）又害病；大事必然成功，不久就会有好消息。”下令文武官员准备行装，以便随时出发。

然而，阴谋中再起阴谋，上官安秘密设计，等到刘旦进京之后，再把刘旦除掉，才罢黜刘弗陵，拥护老爹上官桀即位。亲信们说：“那么，皇后怎么办？”上官安说：“追逐鹿的猎狗，还能顾到兔呀！（意思是：追求大的目的物，不得不作小的牺牲！）刘旦当上皇帝之后，一旦改变主意，我们想当一个普通平民，恐怕都办不到，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料事情急转直下，鄂邑公主家随从（舍人）的老爹、收租员（稻田使者）燕仓，得知这项阴谋，立即报告农林部长（大司农）杨敞。杨敞小心谨慎，素来怕事，不敢转达，声称有病，搬家到别的地方调养。燕仓再报告议论官（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迅速转告霍光。

九月一日，刘弗陵下诏，命宰相田千秋逮捕孙纵之、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连同他们的家族，全部诛杀。鄂邑公主自尽。

燕王刘旦得到消息，召唤宰相平（姓不详）说：“事情已经失败，我要不要动员军队？”平说：“上官桀已经处死，人民已经知道，发兵无益。”刘旦既愤怒又懊丧，摆下酒筵，跟臣僚部属和王妃姬妾，一一诀别。不久，刘弗陵用正式诏书斥责刘旦，刘旦用丝带自己绞死，王后跟姬妾追随刘旦自杀的有二十余人。刘弗陵特别开恩，赦王太子刘建不死，贬作平民。给刘旦一个谥号：刺王（刺，音 lǎ）。上官皇后以年纪还幼（本年，这位小皇后才九岁），又没有参与政变阴谋，而且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也没有被罢黜。



霍光废君立君

一、刘彻安排后事

前八八年，燕王（首府蓟县【北京市】）刘旦（刘彻子），自以为依长幼顺序，应被封太子，因而上书要求回长安宫廷充当侍卫。刘彻大怒，因此对刘旦很是厌恶。他弟弟广陵王刘胥，性情勇敢、体格强壮，但二人的行为都不善良，不断地违反国家法纪。所以，刘彻全不考虑让他们当继承人。

这时，钩弋夫人赵女士生的儿子刘弗陵，年才数岁（本年七岁），小身体长得很壮，聪明非常。刘彻年老，对这位幼儿，十分疼爱，有意封他当太子。但考虑他年纪太小，而娘亲又年纪太轻，一直犹豫不决。希望物色一位有威望、有能力的大臣，作为辅佐。在所有高级官员中，认为只有御车总监（奉车都尉）、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弟），忠实厚重，可以担任大事。于是教禁宫侍从（黄门）画一张“姬旦怀抱姬诵接受各封国国君朝见图”，赏赐给霍光。

在解决辅佐问题之后，刘彻决定铲除他心爱的年轻美丽的小妻子。时间迅速来临，几天之后，刘彻找了一个理由，忽然对钩弋夫人大发雷霆，钩弋夫人再也想不到一向百般恩爱的老丈夫，会如此凶悍，急忙脱下头上首饰，叩头，请求宽恕。但她绝没有想到他会杀她，直到刘彻吩咐他的左右，说：“拉出去，关进宫廷监狱！”她才发现事态严重，在拉到门口时，她回头向刘彻乞求，刘彻说：“快走，你不能活！”钩弋夫人遂在狱中受到

处决。

刘彻也知道他的这项暴行，会引起震动，必须化解。不久，闲坐的时候，问他的左右随从：“外界有什么批评？”左右随从说：“人们奇怪的是，就要封她的儿子（刘弗陵）当太子，为什么要杀他的娘亲？”刘彻说：“我所做的，你们这些晚辈笨蛋，不可能懂得其中道理。自古以来，国家所以混乱，都由于君王年纪太小，而娘亲却青春正盛。这位年轻的女主人一旦大权在握，会骄傲不驯，做出淫乱的事，没有人可以克制。你们没有看到吕后（吕雉）的榜样？所以不得不先下手把她除掉。”

前八七年，刘彻病重，霍光流泪问：“陛下如果成仙而去，谁应该继位？”刘彻说：“你难道没有看出那幅画的用意？立我最小的儿子（刘弗陵），而由你担任姬旦（周公）角色。”霍光叩头谦让说：“我不如金日磾（音 jīn rì dī）。”金日磾在旁说：“我是一个外朝人（匈奴休屠王之子），先天的不如霍光，而且如果由我辅政，将使匈奴轻视汉朝。”

二月十二日，刘彻下诏封刘弗陵当太子，年仅八岁。

二月十三日，刘彻任命霍光当全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金日磾当车骑将军，交通部长（太仆）上官桀当左将军。三人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又任命粮食总监（搜粟都尉）桑弘羊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都在病床前宣誓就职。

霍光出入皇宫二十余年，出宫陪同刘彻乘车，入宫侍奉刘彻左右，小心谨慎，从没有过失。为人沉静安详，无论出宫入宫，上下殿门，脚步距离，都有一定。宫廷禁卫官（郎）、执行官（仆射），曾从旁偷看，发现他每天上下台阶，都在同一个地方，不差尺寸。

金日磾在刘彻左右，也有几十年之久，目不斜视。刘彻赏赐给他的宫女，金日磾为了表示尊敬皇家，从不敢接近。刘彻想把他的女儿接到皇宫当小老婆，金日磾坚决拒绝。诚恳笃实谨慎，所做的事，都跟这些一样，使刘彻至感奇异。金日磾最大的儿子，小时候是刘彻最喜爱的玩伴。后来玩伴长大，行为不如老爹那么拘谨，曾在殿台下跟宫女们胡闹，金日磾恰好碰见，厌恶他的淫乱，竟把儿子诛杀。刘彻得到报告，大为愤怒，把金日磾叫来质问。金日磾叩头请罪，把杀子的缘故奏报。刘彻十分悲哀，流下眼泪；但对金日磾却由衷崇敬。

上官桀由于勇力得到宠爱（上官桀年轻时，当羽林禁卫官【建章宫守卫部队，称“羽林”】，护卫刘彻前往甘泉宫，大风忽起，车队不能前进。



刘彻命把皇帝专用的黄绶伞盖交给上官桀。上官桀臂力强壮，虽在大风之中，高举黄绶伞盖，不离御车。刘彻对他的勇力，留下深刻印象，被任命当未央宫马棚管理官（未央厩令）。有一次，刘彻患病，等到痊愈，前往马棚视察，看见马匹清瘦，刘彻暴怒说：“管理官，你以为我再也见不到马了，是吧？”打算把他下狱。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皇上身体欠安，日夜忧心，根本没有想到马！”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泪流满面。刘彻听了，十分感动，认为上官桀真是爱自己，遂当做亲信，命他当宫廷随从（侍中），稍后，擢升到交通部长（太仆）。

二月十四日，刘彻在五柞宫逝世（年七十岁）。

二月十五日，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登上皇帝宝座（八任昭帝）。他的姐姐鄂邑公主搬回皇宫跟幼弟同住，负责抚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辅政，一起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领尚书事”这个官称，在《资治通鉴》中首次出现，以后五百年间，地位重要，“尚书”是侍奉在皇帝左右的秘书官员，负责处理文件，传达皇帝的指示和决定。因为居于枢纽，遂掌握大权。刘彻时，尚书【宫廷秘书】共有五位，任何重要的奏章报告，都得通过这一关，才能到达皇帝面前。霍光等人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政大臣，可是，如果不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他跟皇帝之间，就仍隔万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自此之后，遂形成一种制度，宰相也好，三公也好，必须主管宫廷机要，才能掌握真正的实权）。

霍光辅佐年幼君王，他的命令就等于皇帝的命令，大政方针都由他决定，天下人都想见到他的风采。一天晚上，皇宫忽然有怪物出现，引起一场混乱，官员们慌成一团。霍光恐怕有人乘机生事，紧急召唤掌玺禁卫官（尚符玺郎），索取御玺。掌玺禁卫官拒绝，霍光下令强夺，掌玺禁卫官手按佩剑（是一种随时出击的姿势），正色说：“你可以得到我的人头，但得不到御玺。”

霍光对他的态度十分嘉许。第二天，下诏擢升掌玺禁卫官晋级二等；天下人由此对霍光更为尊敬。

前八五年，春季，正月，刘弗陵（本年十岁）封全国最高统帅霍光当博陆侯，封左将军上官桀当安阳侯。

霍光的朋友中有人提醒霍光：“你是不是注意到吕家班的下场？一个人处于伊尹、姬旦的地位（在半信史时代的商王朝，儒家学派的说法是：“一任帝子天乙逝世，孙儿子太甲荒乱无道，宰相伊尹把他罢黜，放逐到桐邑

【山西省万荣县】。三年之后，子太甲悔过，伊尹再把他迎接回来继任帝位。”不过另一种说法，却不是这样，一任帝子天乙之后，二任帝是子外丙，三任帝是子仲壬，伊尹扮演的是四任帝角色，而被五任帝子太甲夺回政权。两种说法相差很大，这又是一项聚讼纷纭的专题。我们不参与考据讨论），掌握中央大权，发号施令，却疏远皇族，不跟他们分享，因此得不到天下的信任，终于覆亡。而今，你身居高位，皇上的年龄逐渐增加，最好的办法是敞开政府大门，欢迎皇族参与。遇到事情，再多跟高级官员们磋商。作风跟吕家班相反，这样才可以免除以后的祸患。”

霍光认为正确，遂在皇族中遴选可以担任官职的人才，任命楚（元）王（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刘交的孙儿刘辟强，跟皇族刘长乐，分别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辟强则代理长乐宫保安官（长乐卫尉）。

前八〇年，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因为政府中的元老旧臣全都凋零，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张安世，在前任帝刘彻时代，就担任宫廷秘书长（尚书令），行为淳朴，于是推荐他当右将军兼宫廷禁卫官司令（兼光禄勋），做霍光的助手。张安世是故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

霍光认为杜延年忠心耿耿，擢升他当交通部长，兼宫廷秘书署右厢主管（尚书右曹），再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侍中”和“给事中”，都不是独立官位，而是一种“加官”。“中”指宫中，表示可以入宫。好像清王朝的“行走”，“行走”不是官位，部长不能擅自前去的地方，一个小职员如果加上“行走”，就可以前去。勉强地分，“侍中”是随从皇帝，在皇帝身旁服役、端茶、点灯、拿痰盂、提尿壶。“给事中”则不能亲近皇帝，而只能到皇宫内指定的地方处理公务。二者既是加官，大多数都有一个本职。杜延年的本职是交通部长【太仆】，加上“侍中”，就可到皇帝身旁。加上“给事中”，就可以到设于宫中的秘书署。如果没有这些加官，他就不能进宫，更无缘参与机要事务）。霍光主张严刑峻法，杜延年总是建议宽厚，小官或平民有时上奏章给刘弗陵，都会交给杜延年查覆。遇到可以担任官员的人才，就加以试用。或外放到地方政府当县长，或留在中央，当宰相府或最高监察署的秘书或职员。一年之后，加以考察，把考绩奏报刘弗陵。遇到不称职或犯法有罪的，则加以惩罚。

前七八年，春季，正月，泰山上有块大石头，忽然自己站起来。而御花园（上林苑）有棵已经枯死倒地的柳树，忽然复生，树干直立；有虫在



啃柳叶的时候，啃出“公孙病已立”五个字。

宫廷符节保管官（符节令）鲁国（首府鲁县【山东省曲阜市】）人眭弘（眭，音 suī）上书说：“大石头自己起立，倒地的柳树自己复活，显示将有一个平民当天子。树枯而复活，莫非是已经罢黜的皇家子弟中公孙一支，注定复兴？汉王朝刘姓皇族是尧帝伊祁放勋的后裔，先天注定有让位的命运。所以，最恰当的因应是，物色贤能的人，请陛下把宝座禅让给他。自己退位，封一个有百里大小采邑的侯爵，顺应天命。”

眭弘被控“妖言惑众”，斩首。

二、刘贺当皇帝二十七日

前七四年，夏季，四月十七日，刘弗陵在未央宫逝世，没有儿子。

当时，前任帝刘彻（七任武帝）现存的儿子中，广陵王（首府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刘胥，年龄最长。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跟高官会议，磋商物色新皇帝人选时，都主张刘胥应该继承。可是，刘胥乖张荒唐，刘彻最不喜欢他（到目前为止，刘胥还没有大恶，《汉书》仅说他喜爱淫荡闲逛，力大如牛，可以举鼎；有一次，空手斗熊，被熊爪击伤胸部，几乎死掉），霍光一时不敢确定。

一位宫廷禁卫官（郎）上书说：

“周王朝始祖姬亶父（太王），贬逐他的长子姬太伯（吴王国始祖），而指定姬太伯的弟弟姬季历（王季）当继承人。周王朝创业酋长姬昌（文王），舍弃长子姬邑考，而立姬邑考的弟弟姬发（一任武王）当继承人（事实上，不是姬昌舍弃姬邑考，而是姬邑考早死）。只要适合当君王，即令废长立幼，照样可以。刘胥不可以继位。”

这份奏章深合霍光的意思，霍光把它拿给宰相杨敞等传阅，而且擢升该禁卫官当九江郡（安徽省寿县）郡长（太守）。立即由上官皇后颁发诏书，派遣兼代藩属事务部长（行大鸿胪事）的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史乐成、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刘德、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丙吉、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利汉，迎接昌邑王（首府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刘贺，乘坐七辆政府驿马车（驿马车，古文称“传”。分为三等，高等四匹健马称“置传”，中等四匹中马称“驰传”，末等四匹普通马称“乘传”），先到设在首都长安的昌邑国宾馆（五任帝刘恒从代国入京继位，

也是先到代国宾馆。参考前一八〇年)。霍光把经过情形,报告他的外孙女、十五岁的上官皇后。调派右将军张安世当车骑将军。

刘贺,是昌邑(哀)王(首府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刘髡(音bó)的儿子(刘髡的娘亲就是著名的李夫人),七任帝刘彻的孙儿。在他的封国里,狂暴放荡,行动没有节制。祖父刘彻逝世后,依规定应该守丧志哀,可是他却照常打猎。曾经出游方与(山东省鱼台县),不到半天时间,就骑马奔驰二百华里。首府昌邑警备区司令(中尉)、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王吉,上书规劝说:

“大王不喜爱读书,却喜爱安逸游乐。一手抓住车前横木,一手紧提衔勒马口的缰绳,奔腾驰骋,大声吆喝。既要驾车,又要拿鞭。而车辆颠簸,连休息也不能安静,反而更增劳苦。早上冒着严霜寒露,白昼冒着风沙尘土。夏天受到暴烈太阳的烤晒,冬天又被刺骨酷寒侵袭。大王以金枝玉叶软弱的玉体,去寻求这些痛苦疲劳的熬煎,绝对不是保全寿命的方法,更不能用以促进高尚的品德。

“我愿提醒大王,在广大的殿堂之下,细软的毛毯之上,接受博学多才的教师指导,或背诵,或研习,或讨论。上自伊祁放勋、姚重华的盛世,下到商王朝、周王朝的兴隆。考察圣明君王的风范,学习治国理家的道理。内心充满愉悦,发愤忘食,自己的品德每天都在提升,这种快乐,岂是马背上奔驰所能得到的?

“平常日子,大王可以做一种温和的伸屈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用普通速度的散步或慢跑,使双腿的筋肉结实。常做深长的呼吸,锻炼内脏。专心诚意,不胡思乱想,使精神得以集中。用这种方法养生,岂不是长远之计!

“大王如果能留意这些事情,心里有伊祁放勋、姚重华的志向,而又有王子乔(姬晋)、赤松子(二人都是传说中的神仙)的寿命。美好的声誉,传播远近,自会上达天庭,更大的幸福和更大的前程,将同时降临,国家也跟着安如泰山。

“现任皇上(刘弗陵)至仁至圣,对于圣明君王先圣先贤,毫不懈怠地思慕追求。对于宫殿、花园、池塘的兴建,犬马的娱乐,都不喜爱。大王更应夜以继日,思念不忘,对自己严加督责,不要使圣明的君王失望。在所有的亲王之中,大王跟皇上(刘弗陵)的血缘最近(刘贺是刘弗陵的侄儿),大王虽不是皇上的儿子,但辈分上却跟儿子一样(兄弟的儿子称



“犹子”，意思是：“也就是儿子”。在政府系统，你的身份是臣僚，一身而兼两项角色，可知责任的重大。你的爱心和义行，只要有一点细微的瑕疵，被人报告中央政府，都不是国家之福。”

刘贺阅读报告之后，下令说：

“我的行为，不能说没有过失，首府昌邑警备区司令（中尉）一片忠心，屡屡地辅导我走上正轨，特派皇家礼宾官（谒者）千秋（姓不详），赏赐首府昌邑警备区司令（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五包。”

然而，刘贺的行为依然如故。

昌邑国（首府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王宫禁卫官司令（郎中令）、山阳（山阳郡郡政府亦设昌邑）人龚遂，忠厚刚毅，做人做事，一向坚持基本原则，对内不断规劝刘贺，对外不断要求封国宰相跟国王师傅加强辅导。常常引用儒家经典里的话，向刘贺分析祸福，有时甚至流泪泣涕。忠贞正直，总是当面指出刘贺的过失，以致刘贺大不耐烦，每次都掩住耳朵逃掉，说：“这家伙专门揭人疮疤！”刘贺喜爱跟他的侍从或奴仆，以及厨房厨师之流，挤在一起大吃大喝，做各种游戏，赏赐没有限度。龚遂晋见刘贺，屈身下跪，用双膝走到刘贺面前，流泪哭泣，感动得左右也都下泪。刘贺说：“你哭什么？”龚遂说：“我悲痛封国就要覆亡，请赐给我单独向你报告的机会。”刘贺命他的左右侍从，全部退出。龚遂说：“大王，你可知道胶西王（首府高密【山东省高密县】）刘卬（音áng）所以身死国灭的原因？”（刘卬因参加七国之乱自杀。）刘贺说：“不知道。”龚遂说：“据我了解，刘卬的重要大臣侯得，是一位马屁精，刘卬做出来明明是姒履癸（桀）、子受辛（纣）的暴行，侯得却有方法证明刘卬简直就是伊祁放勋（尧）跟姚重华（舜）。刘卬对他的谄媚阿谀，浑身都感到舒服，所以经常邀他同一个寝室，高谈阔论，言听计从，终于不可收拾。而今，大王亲近的全是摇尾分子，已经开始引导你走上邪恶，这正是成败存亡的关键，不可不特别慎重。我准备在王宫禁卫官（郎）中，遴选通晓儒家经典，而行为端正的人士，做大王左右，伴陪你日常起居生活。坐的时候，阅读书籍；站的时候，举止合乎礼节，对大王定有裨益。”刘贺满口答应。龚遂就遴选王宫禁卫官（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几天之后，刘贺不能忍受，把张安等全都赶走，仍换用原班人马。龚遂无可奈何。

有一天，刘贺忽然看见一只白颜色的巨犬，脖子以下却是人身，戴着

“方山冠”（方山冠，一种舞台上演员戴的帽子，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使人想到中世纪拿破仑时代将领们的那种船形的军帽），却没有尾巴，着实吓了一跳，就问龚遂，龚遂说：“这是上天的警告，显示你的左右亲信，都是戴着人帽的狗。赶走他们就能保全自己，不赶走他们，一定灭亡。”刘贺一笑置之，可是不久他又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叫道：“熊！”果然看见一只大熊，又刹那间无影无踪，但左右侍从却没有一人看见。刘贺再问龚遂，龚遂说：“熊，是一种山林里的野兽，竟然突入王宫，而又只有大王独自瞧见，这是上天第二次警告，恐怕王宫将要变成空屋，危亡在即。”刘贺仰天长叹，说：“这些不祥的兆头，为什么来个没完？”龚遂叩头说：“我的忠心使我不敢隐瞒真相，明知道提及这些不祥的征兆，大王会不高兴。然而，存亡成败，岂在于我说不说？敬愿大王诚心检讨。《诗经》三百篇，说得明白，人事恰当，圣明君王的道路，自然呈现。大王所作所为，符合哪一首诗篇？大王身为亲王，行为比一个普通平民还不如。用来保持平安，恐怕很难。而用来招灾惹祸，却绰绰有余，请深切思量。”后来，又发生怪事，刘贺的王座上，忽然有一摊污血。刘贺再问龚遂，龚遂大声号叫说：“王宫的毁灭，就在眼前，妖异不断来临。血，象征黑暗中的凶险，我们要畏惧，要从内心觉悟，痛改前非。”然而，刘贺毫不在意。

而就在这时候，刘弗陵逝世。上官皇后征召刘贺入继大统的诏书颁到。当诏书抵达时，正值初夜，王宫燃起火烛，就在火烛下拆封。这是天大的喜事，全宫欢腾。

第二天中午，刘贺出发。傍晚，抵达定陶（济阴郡郡政府所在县，山东省定陶县），已奔驰一百三十五华里（每小时奔驰二十二华里），侍从人员的马匹，相继累死，沿途全是马匹尸体。王吉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刘贺，说：

“我听说：‘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守丧期间，三年不说话。’而今，大王因叔父（刘弗陵）逝世，接受征召，应该日夜哭泣，深表悲哀，千万不可发号施令。全国最高统帅（霍光）待人仁爱，而又智勇双全，忠实诚信，天下无人不知，事奉孝武皇帝（刘彻）二十余年，没有任何过失。后来先帝（刘彻）抛弃群臣，离开人间，把国家和政府，以及幼弱孤儿（刘弗陵），全部托付给他。最高统帅保护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君，推动政令，四海平安。纵然姬旦、伊尹都不能超过。现在，皇上（刘弗陵）逝世，没有儿子，最高统帅考虑到帝位的继承人，才决定迎接大王，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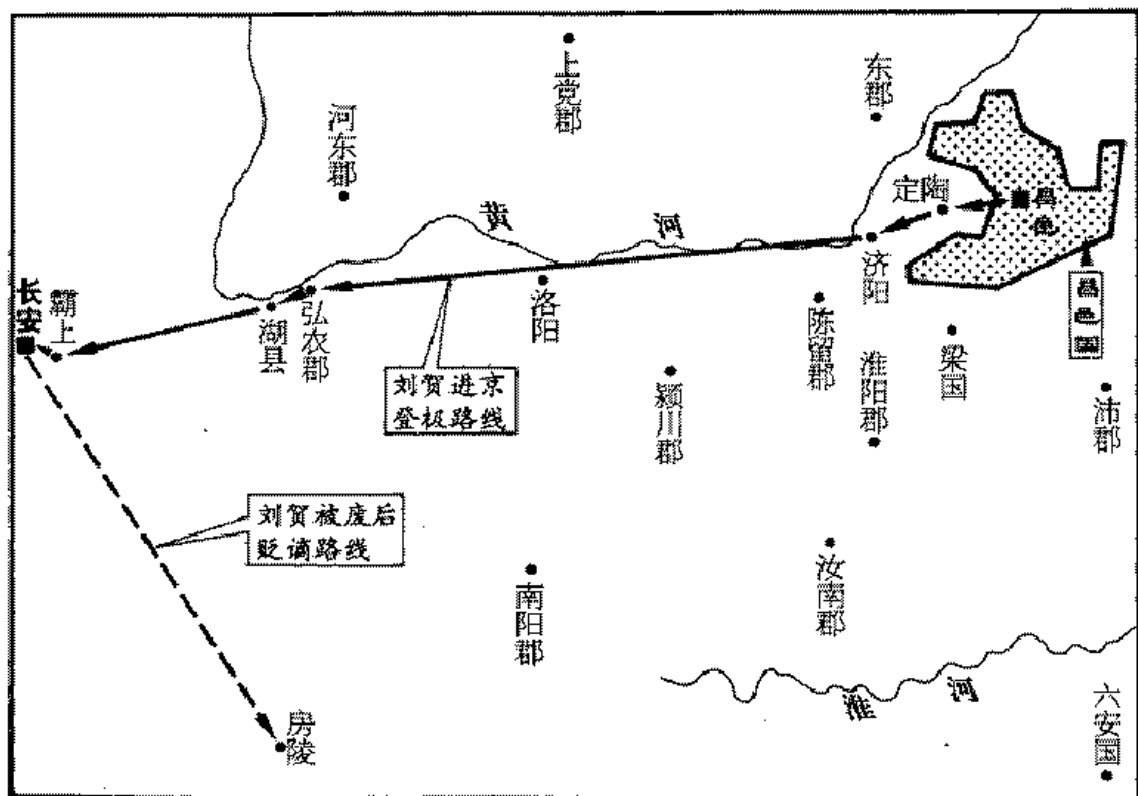
仁爱之心和宽厚的胸襟，岂有限量？我愿大王依靠他、尊敬他，把政府交给他。大王只面向南方高坐，垂听他的禀告就够了。请赐予留意，考虑这项建议。”

刘贺再一笑置之。到了济阳（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堽阳镇），下令地方政府呈献长鸣鸡（范成大考证：长鸣鸡产自南诏【云南省】，终日啼鸣，跟普通鸡不同，十分宝贵，一鸡值银一两），又下令购买“积竹杖”（很多竹子合做的手杖）。到了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命奴隶总管（大奴）善（姓不详），把不知道哪里弄来的美女，藏在行李车上。到了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被中央政府迎驾的使节（史乐成等）发觉，责备昌邑国（首府昌邑）宰相安乐。安乐不敢做主，转告龚遂。龚遂质问刘贺，刘贺发誓说：“没有这回事。”龚遂说：“既然没有这回事，为什么要包庇一个奴隶总管，破坏礼教？请准予给他处分，维持大王的形象。”立即把善摔下（摔，音 zuó），由侍卫长格杀。

最后，刘贺抵达霸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亲自到郊外迎接。换乘皇帝御用车队，刘贺命昌邑国交通官（太仆）驾车，王宫禁卫官司令龚遂陪同。将到广明亭、东都门（长安城东城北面第一门，称宣平门，其外郭【副城门】称东都门；广明亭在东都门外），龚遂说：“按照规矩，奔丧而来，看见首都，便要哭泣。现在，我们已到了长安外郭。”（正式城门外，还有一个副城门，称“郭门”，是一种军事上的防御措施，敌人将受到两层城门的阻挠。）刘贺说：“我的喉咙痛，哭不出来。”到了城门，龚遂再提醒他，刘贺说：“城门跟郭门还不是一样，且等到未央宫东门。”龚遂说：“昌邑国的丧帐，设在宫门外御用大道（驰道）之北，丧帐前有一条南北小路，马不过再走几步。大王最好下车步行，面向西方，伏拜在地，痛哭悲哀，然后止哭。”刘贺说：“这个我办得到。”走到灵堂之前，哭拜尽礼。

六月一日，刘贺接受皇帝玉玺，登极继位（九任帝），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上官女士本年十五岁，初级中学女孩年龄，应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皇太后之一【另一位年轻的皇太后是二任帝刘盈的妻子张嫣，但不确知她的年龄】）。

刘贺当皇帝，比当亲王时，更淫乱荒唐。昌邑国的官吏和雇员，都被诏书征调到首都长安，有的还立即擢升高官。原任封国宰相的安乐，被任命当长乐宫保安官（长乐卫尉。长乐宫是皇太后住的地方）。龚遂已看到危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四年 西汉九任帝刘贺进京及被黜

机，遇见安乐时，流泪劝告，说：“大王被拥戴登上宝座，他的骄傲和蛮横，每天都在升级。我的建议，他已完全不能听从。现在仍在守丧期间，大王却每天跟他的左右亲信，喝酒作乐，到御花园斗虎斗豹，欢天喜地。又出动‘皮轩车’、‘九旒’（旒，音 liú。皇帝出门时，庞大的侍卫仪仗，称“大驾”，范围略小的称“法驾”，参考前一八〇年。这些“驾”【车队】的最前端，有一辆“皮轩车”，用虎皮作为顶盖。而在这辆蒙着虎皮的前导车之前，又有被称为“九旒”——九个附加彩带的大旗做前导旗），东奔西跑，所作所为，违背正道。古代政治制度宽厚，准许臣属辞职，而今想辞职也辞不掉。曾经想到假装疯狂，又怕被人识破，死后也受唾骂，如何是好？你是陛下当亲王时的封国宰相，应该竭力规劝。”

刘贺梦见宫门西阶的东侧，堆着大堆青蝇的粪便（青蝇，苍蝇的一种，俗称“金苍蝇”，身体呈金绿颜色，复眼大而且红），有五六石之多，上面覆盖着大号的屋瓦。询问龚遂，龚遂说：“陛下读《诗经》，难道忘记：‘嗡嗡叫的青蝇，停到篱笆顶端，坦荡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陛下左右，说谗言的太多，就跟青蝇一样的可恶。我建议陛下：遴选先帝（刘弗陵）大臣的子孙，跟他们亲近，作为你的侍从。如果念及昌邑国的故旧，不忍



抛弃他们，而一直听信他们的播弄，将有凶险的事情发生。请求你化祸为福，把他们逐出皇宫，我愿作为榜样，第一个先走。”刘贺不理。

交通部主任秘书（太仆丞）、河东（山西省夏县）人张敞上奏章规劝说：

“孝昭皇帝（刘弗陵）早死，没有皇嗣。大臣忧虑惶恐，特别遴选贤能，继承祖宗祭庙的香火。到东方迎接圣驾的时候，唯恐怕御驾行程迟缓。陛下以壮年而登帝位，天下人都擦亮眼睛，竖起耳朵，盼望实行善政。却想不到，对辅国的重臣，没有一句话褒扬，而昌邑国推挽辇车的小奴，却先获得升迁，这是一项很大的错误。”

刘贺仍一概不理。

刘贺一连串荒唐的行径，使霍光大失所望，痛心忧虑，秘密询问亲信的从前部属、现任农林部长（大司农）的田延年，应该如何因应。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梁柱磐石，如果认为他不可以，为什么不奏报太后（上官），更立贤能？”霍光说：“假定这样做的话，不知道古代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儒家学派的崇古狂，已开始在政治上发作，凡“古”所没有的，今人绝不敢突破。）田延年说：“商王朝时，伊尹当宰相，曾罢黜子太甲（五任帝太宗），保护国家的安全；后世歌颂伊尹的忠心。将军如果愿意效法，正是汉王朝的伊尹。”霍光遂命田延年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并秘密跟车骑将军张安世磋商。

刘贺又出宫游逛，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鲁国（首府鲁县【山东省曲阜市】）人夏侯胜（夏侯，复姓）拦阻仪仗车队，上前报告说：“天气久阴而不下雨，显示臣下对上位的人，有不利的阴谋。陛下出宫，要到哪里去？”刘贺大怒，认为妖言惑众，把夏侯胜逮捕，送交主管机关法办。主管机关报告霍光，霍光命暂缓处理。认为定是张安世有所泄露，诘问张安世，而张安世并没有泄露，于是召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说：“我的话有根据，《洪范传》说：‘君王在上位而有很多过失，上招天罚，就会使气候阴霾，显示在下位的人要动手谋杀。’我不敢明言，只好说：‘有不利的阴谋。’”霍光、张安世大为震惊，从此越发尊重儒家知识分子。这时，宫廷随从（侍中）傅嘉，也屡次规劝刘贺，刘贺把傅嘉逮捕，投入牢狱。

霍光、张安世既决定行动，由田延年报告宰相杨敞。杨敞听到要罢黜皇帝，刹那间呆在那里，瞪着眼睛，张大嘴巴，大汗像暴雨一样滴下，浑身淋漓，连衣服都湿透，支支吾吾，只能说出“啊啊”声音，不敢表示任

何意见，面色苍白，六神无主。正巧，田延年起身去洗手间，杨敞夫人在东厢听见他们的谈话，出来警告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最高统帅（霍光）已经决定，派部长级（九卿）高官来通知你，你如果不能坚决表示跟最高统帅同心同力，却犹豫不定、不做承诺，还没有动手，我们全族可要先被屠灭！”杨敞惊悟。田延年从洗手间回座，杨夫人参与谈话，誓言支持，一切听从霍光吩咐，霍光等迅速布置妥当。

六月二十八日，霍光在未央宫召集宰相、监察官（御史）、将军、侯爵、部长级高级官员（二千石），以及国务官（大夫）、研究官（博士），举行中央扩大会议。由霍光宣布会议主旨：“皇上昏聩淫乱，势将危害国家，我们应该如何？”像一个晴天霹雳击中头顶，全体官员刹那间成了一堆木偶，面无人色，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而只敢哼哼唧唧。田延年首先发动，离开席位，手按剑柄（这是一种随时出击的姿态），大声说：“先帝（刘彻）把孤儿（刘弗陵）托付给将军（霍光），国家安全，全由将军做主，认为将军忠心不渝，能力坚强，可以保护刘姓皇家平安。而今一小撮干部（指昌邑国来的随从）像沸水一样翻腾胡闹，使国家处于险境。汉王朝历代皇帝的绰号（谥号）上，都特别加一“孝”字，就是强调政权永久，使祭庙可以长远地享受到后代祭祀。如果刘姓皇族的祭祀一旦断绝，将军即令一死，又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今天会议，必须立刻获得结论。如果有人最后响应的，我请求准许当场格杀。”霍光道歉说：“部长（九卿）责备我的话是对的，天下骚动，我应该接受处罚。”于是全体官员一齐叩头，说：“人民的命脉，在将军之手，请发布命令。”

霍光遂即率领文武百官，朝见上官太后，报告刘贺种种无道事实，说明他没有资格继承帝位。上官太后乘车前往未央宫承明殿，下令宫廷各门，拒绝原昌邑国官员入宫。刘贺朝见上官太后后，乘坐辇车，正准备回温室殿，禁宫侍从宦官（中黄门宦者）已分别掌握宫门，等到刘贺一进去，立即关闭，昌邑国臣属被隔绝在外，刘贺问：“这是怎么回事？”霍光跪下报告说：“皇太后下令，不准昌邑国臣属进宫。”刘贺说：“慢慢吩咐就是了，何至于搞得吓死人？”霍光下令把留在宫内的昌邑国臣属，全部驱逐到金马门之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军就在宫门外一网打尽，逮捕二百余人，送到司法部（廷尉）诏狱羁押。霍光命刘弗陵（八任昭帝）时代的宫廷随从（侍中）宦官（中臣），看守刘贺，下令左右：“严密保护他，万一他因别的原因死亡，或者自杀，我会辜负天下人的委托，背上弑君的恶名。”



刘贺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就要被罢黜，对左右侍从说：“我那些昌邑官员有什么罪？难道最高统帅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一会儿工夫，上官太后下诏召见，刘贺这才觉得不对劲，惊恐说：“我犯了什么错？怎么太后要我去？”上官太后身披珠宝编织的外衣，盛装打扮，坐在金銮殿特设的武帐之中，左右数百名卫士，手执武器，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所属的期门禁卫武士（“期门”，刘彻私行出游时，参考前一三八年，跟一些心腹武士，约期在殿门会合。以后遂称皇帝的贴身侍卫为“期门武士”），沿着台阶布岗，手执铁戟，直到殿下。文武百官依照尊卑次序，上殿坐下。然后召唤刘贺到面前，俯伏听候宣读诏书。

霍光跟群臣连名弹劾刘贺。由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宣读弹劾书：

“宰相杨敞等，不知道死活，上奏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刘弗陵）早早地抛弃天下，我们派出使节，迎接昌邑王刘贺，前来主持丧礼，守三年之丧。可是刘贺心中没有一点悲哀，以致礼仪全废。在来长安途中，拒绝素食，却命他的随从官员，抢夺民间美女，藏在放置服装的车子里，送到驿站陪宿。初到长安时，晋谒皇太后，立他当太子，他仍私自购买鸡肉、猪肉进餐（古礼，守丧期间，不吃荤，不接近女色）。在先帝（刘弗陵）棺柩前接受皇帝玉玺，拆封之后，不再封存（玉玺是国家最高符信，用毕之后，一定包封典藏。刘贺毫不在意，显示他不敬业、不谨慎）。随从官员更‘持节’引导昌邑国的从官、马夫、厨师、奴仆，二百余人，进入皇宫之内，态度蛮横，游戏无度。刘贺曾经写信说：‘皇帝（刘贺）问候王宫随从（侍中）君卿（昌邑国侍中，姓不详），我已下令给宫廷财务官（中藏府令）高昌，送给你黄金一千斤，你可以娶十个妻子。’先帝（刘弗陵）的灵柩还停在前殿，刘贺却命搬出乐器，叫昌邑国的乐队，锣鼓喧天，引吭高歌，演戏取乐。又征调太乙庙乐队，遍奏各种乐曲。出动‘法驾’仪仗，（法驾，参考前一八〇年）奔驰北宫、桂宫（两宫都在未央宫之北。桂宫是七任帝刘彻兴建，周围十余华里，有双层大道直通未央宫）。调弄野猪，搏斗猛虎。又擅自使用皇太后御用的小马车（皇太后在皇宫中专用的一种辇车，由‘果下马’驾驶。‘果下马’高仅三尺，现代罗马竞技场废墟前就有这种小马，高度只到腰际，看起来好像一只大狗，供游客骑乘摄影留念），让因罪而被判决到宫廷从事苦工的奴仆乘坐，在宫中奔驰游戏。又跟先帝（刘弗陵）的宫女蒙（姓不详）等奸淫；下令宫廷事务总管（掖庭令），敢泄露消息的，腰斩。”

听到这里，上官太后气得发抖，说：“停一下，做一个臣子，怎么能这般狂悖荒乱？”刘贺离开他的席垫，俯伏地面。

宫廷秘书长继续宣读：

“刘贺又取出亲王、侯爵、部长级官员（二千石）印信上的红色绣带，以及黑色绣带、黄色绣带（古时印信，都系有绣带，像现代的钥匙链一样，把印信佩在身旁，用以显示官位。西汉王朝亲王印信系红色绣带【赤绶】、侯爵印信系紫色绣带【紫绶】、部长级高官印信系青色绣带【青绶】、中级官员【千石、六百石】印信系黑色绣带【墨绶】、低阶层官员【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印信系黄色绣带【黄绶】。绶，音 shòu），叫昌邑国的王宫警卫官（郎官）跟刚从苦工营释放出来的仆役们佩带。又打开宫库（御府），把金钱、刀剑、玉器、绸缎，赏赐给陪他游戏的同伴。又跟随从官员以及没入官府做苦工的囚犯，连夜狂饮，沉醉昏迷。又在温室殿，设立隆重的‘九宾’之礼，晚上单独接见他的姐夫昌邑关内侯（姓名不详。“九宾”之礼，没有一定的说法。其中之一的说法是：大典时设立九位侯相陪伴）。正在守丧期间，还不能祭祀祖先祭庙，却用正式诏书，派人‘持节’，用三份太牢（牛羊猪各一，称“太牢”，没有牛称“少牢”），去祭祀他老爹昌邑王（哀王）刘髡的坟墓庙园，而且自称：‘嗣子皇帝’（儒家学派的继承法则，至为严密，“大宗”、“小宗”分别很大。主要的是：“为人后者为人子。”侄儿继承叔父的财产香火，便是叔父的儿子。自己的亲爹，反而成了伯父。刘贺既然继承了刘弗陵的宝座，就不能再承认亲爹刘髡是父亲，不能再承认自己是刘髡的儿子。仅这一点，刘贺就违背礼教。好在儒家的拘束力，前一世纪时不过刚刚开始。一千年后的宋王朝，闹出“濮议”案件，造成可怕的风波。再过五百年，到了明王朝，酱缸更深，“大礼议”案件爆发，金銮宝殿上一片哭号）。刘贺自从登极以来，只二十七天，派出的使节一个连一个，仅‘持节’向官府征求调发，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件。

“刘贺荒淫迷乱到如此程度，不适合让他担任皇帝，继续破坏汉王朝制度。臣杨敞等好几次上言规劝，都不能改正他的错误，而且日甚一日。深恐危害到汉朝安全，天下骚动。臣杨敞等跟研究官（博士）商议，一致认为：今上陛下（刘贺），继承孝昭皇帝（刘弗陵）的帝位，行为淫邪，操守不轨，《孝经》说：‘五种刑罚（古代五刑：墨刑【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剕刑【砍去双脚】、宫刑【割掉生殖器】、大辟【处死】），



应使用最厉害的一种，对付不孝。’周王朝襄王（二十任王）姬郑，不能讨他母亲的欢心，《春秋》遂说：‘天王出居郑国。’由于他不孝，才用‘出’字（《公羊传》说：“君王不出外，这里为什么说他‘出’？显示他不能孝顺母亲。”《公羊传》是一部奇异的书，它分析《春秋》，把每一个字都加上奇异的解释。一个普通平凡的“出”字，竟成了显示“不孝”，异想天开，使人咋舌。姬郑的逃亡，是一项宫廷政变，他弟弟姬带跟姬郑美丽年轻的妻子翟叔隗通奸，阴谋篡夺，他恐怕丧生在奸夫淫妇之手，才连夜溜掉，跟“孝”与“不孝”无关），这是自绝于天下。国家比君王重要，今上陛下（刘贺）已不能承受天命，不能侍奉祖宗祭庙，不能把人民当做子女，应该罢黜。臣等请主管官员用一份太牢，具体祭告高庙（一任帝刘邦祭庙）。”

上官太后批准，说：“可以。”

霍光命刘贺起身，拜谢上官太后的诏书。刘贺说：“我听说：天子有耿直谏诤的大臣七个人，即令不守法度，国家也不会危亡。”（《孝经》上孔丘的话。）霍光说：“皇太后已经把你废掉，怎么还敢自称天子？”拉着他的手，解下他系带玉玺的四色佩带，呈缴给上官太后。然后扶着刘贺下殿，直出金马门，文武百官在后相送。刘贺向西拜辞说：“我太愚蠢，不能担当中央大事。”起身，坐上仪仗卫队的备用马车。霍光直送他回到昌邑宾馆，道歉说：“大王自绝于天，我宁愿辜负大王，不敢辜负国家。愿大王自爱，我不能长在你的左右。”十分感伤，流泪告辞。

群臣上奏章给上官太后说：“古时候，被罢黜的君王，都要放逐到偏远地方，使他远离政坛。我们建议：请把刘贺放逐到汉中郡房陵县（湖北省房县）。”上官太后下令，仍命刘贺返回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赏赐给他二千户，作为汤沐邑（这二千户人家的田赋税收，全部缴给刘贺），他当昌邑王时的全部财产，仍发还给他。姐妹四人，每人都赏赐一千户，作为汤沐邑。撤除昌邑国，改设山阳郡（郡政府仍设昌邑县）。

故昌邑国文武群臣，被指控在封国时没有随时把刘贺的过失，反映给中央，一直使中央被蒙在鼓里，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又不能辅佐刘贺走上正道，使他陷入罪恶深渊。于是全部逮捕入狱，诛杀二百余人。只有首府昌邑警备区司令（中尉）王吉、王宫禁卫官司令（郎中令）龚遂，忠心耿直，不断规劝，免除死刑，但仍剃光头发，罚做苦工。亲王师傅（太傅）王式，也被捕入狱，在处决之列。负责审问的法官，责备他说：“为什么没

有你规劝的文件？”王式说：“我每天给大王讲授《诗经》，遇到忠臣孝子篇幅，总要反复讲解。每到丧身亡国的篇幅，没有一次不痛切流涕，向大王详细陈述。我用《诗经》三百零五篇规劝，所以没有特别再上谏书。”法官把这话呈报上去，王式也得以免去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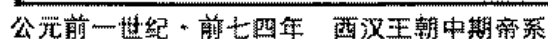
霍光率领群臣，在未央宫向上官太后奏报国家大事，建议上官太后既然主持政务，必须通晓儒家学派五经。于是推荐夏侯胜向上官太后讲解《尚书》。擢升夏侯胜当长信宫供应官（长信少府），封关内侯。

三、刘病已传奇

前七四年，最初，七任帝刘彻在位时期，太子刘据姬妾群中，有位鲁国（首府鲁县【山东省曲阜市】）美女史女士，封良娣（太子正妻称“太子妃”，姬妾分二级，一级“良娣”、二级“孺子”），生子刘进，当时称史皇孙（刘据当时称“卫太子”，因娘亲是卫子夫之故。刘进称史皇孙，因娘亲是史良娣之故。在小老婆成群结队的情形下，儿女都用母姓作为区别）。刘进娶涿郡（河北省涿州市）美女王翁须，生子刘病已（即刘询，前74年即位的汉宣帝），称“皇曾孙”。刘病已生下才几个月，巫蛊案爆发。太子刘据跟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所有姬妾，全被诛杀。只剩下几个月的小娃皇曾孙刘病已，被收押在藩属事务部（大鸿胪）监狱（郡邸狱）。当时担任司法部狱政官（廷尉监）的鲁国（首府鲁县）人丙吉，奉到诏书，主办巫蛊案件。丙吉知道太子刘据冤枉，而又哀怜刘病已身世悲惨，特别选择性情谨慎忠厚的女囚犯渭城（陕西省咸阳市）人胡组、淮阳（河南省淮阳县）人郭征卿，命她们哺育喂奶，移住到地势较高、气候较干燥的囚房。丙吉每隔一天，都要前往探视一次。

巫蛊案一拖数年，不能结束。后来，刘彻患病，来往长杨、五柞两宫（两宫都在陕西省周至县）。法术师望气专家声称：“长安监狱里冒出天子气。”刘彻大为震恐，下令：长安所有监狱里的所有囚犯，无论定案与否，无论轻罪重罪，一律诛杀。宫廷内务官（内谒者令）郭穰，于深夜抵达藩属事务部监狱（郡邸狱），执行命令。丙吉拒绝开门，说：“皇曾孙在这里！任何一个没有死罪的人，都不应处死，何况还有陛下的亲曾孙？”僵持到天亮，丙吉不肯让步，郭穰愤怒回宫，奏报刘彻，控告丙吉阻格诏书（这是唯一死刑）。此时刘彻已蓦然觉悟，说：“这是天意。”遂大赦天下。





不久，丙吉吩咐监狱主管（守丞）谁如（姓不详）：皇曾孙刘病已不应留在监狱。命谁如把刘病已跟胡组，移交给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京兆尹）。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不肯接受，胡组只好仍把刘病已抱回监狱。后来，胡组刑期届满，应该释放。可是刘病已小娃思慕奶娘，日夜啼哭。丙吉就私自出钱，雇佣胡组，让她留下来跟郭征卿继续育养。几个月之后，才叫胡组回家。稍后，宫廷事务署财务管理员（少内啬夫）报告丙吉：“皇曾孙刘病已的伙食费用，没有命令发给，无法继续供应。”丙吉就把自己俸禄里应得的食米和肉，每月供给刘病已。后来，刘病已患病很重，几次都要死掉，丙吉督责育养的乳母，小心照顾医药，恩情深厚。丙吉听说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的娘亲贞君（姓不详），跟哥哥史恭，还在人间，就雇了一辆小车，把刘病已小娃，送到史家收留。外曾祖母贞君，年纪已老，见到女儿（史良娣）的一枝幼苗孤苦无依，悲痛不已，就亲自抚养。

106

才把姓名呈报到皇族事务部（宗正）。这时，宫廷事务总管张贺，曾经在太子宫做过刘据的宾客，很受倚重（巫蛊案刘据失败后，太子宫的所有官员、宾客，全都诛杀。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上书为老哥求情，刘彻特准免死，改处宫刑——割掉生殖器。后来遂以宦官身份，当宫廷事务总管【掖庭令】），哀伤皇曾孙刘病已的身世，对他照顾十分周到，用自己的私钱，供给刘病已零用跟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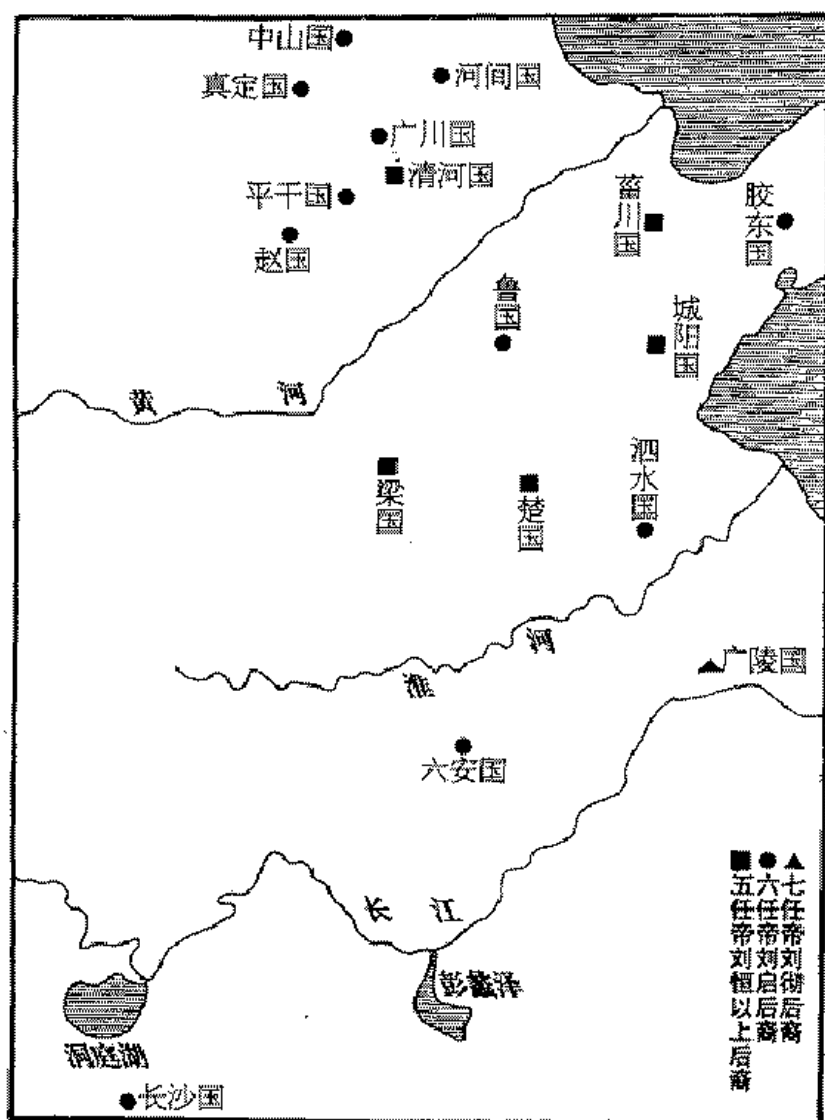
刘病已长大成人，张贺很想把孙女嫁给他。当时八任帝刘弗陵十八岁，刚行加冠礼，身高八尺二寸。张贺的弟弟张安世当右将军，辅佐刘弗陵，听说老哥不断称赞刘病已，又打算把孙女嫁给刘病已，咆哮说：“刘病已是卫太子（刘据）的后人，运气好的话，政府给他一口饭吃，就到了头，不要再提嫁孙女的事。”张贺只好中止，但仍不死心，这时，宫廷事务署纺织室附设监狱管理员（暴室啬夫）许广汉，有一个女儿（许广汉也是受到宫刑成了宦官的，刘彻以“割鼻皇帝”闻名于世，不算过誉），张贺遂摆下酒席，请许广汉赴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贺说：“刘病已跟皇上的血缘相当亲近（刘弗陵是刘病已的叔祖父），再糟糕也会封关内侯（准侯爵，有爵位，无采邑），我想做这个媒人。”许广汉一口答应。

第二天，当许广汉夫人听到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孤苦皇曾孙，葬送女儿前程时，像一只丢了崽子的母熊，号叫发怒，誓死拒绝。可是，许广汉因这门亲事是顶头长官介绍的，不敢反悔，终于把女儿许平君嫁给刘病已。刘病已贫困，一切由张贺代办，包括付出聘礼。

刘病已这个漂泊的年轻人，从此依靠岳父许广汉兄弟，跟曾祖母史家。拜东海（山东省郯城县）人馥中翁（馥，音 fù）当老师，学习《诗经》。刘病已天资极高，好学不倦；又富于侠义精神，跟年轻朋友厮混，斗鸡走狗，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因而也洞察社会的黑暗面，和官吏的得失好坏。常常攀登祖先皇帝坟墓所在地附近的山陵，足迹走遍“三辅”（三辅：首都长安特别市【京兆】、北长安市【左冯翊】、西长安市【右扶风】，即京畿地区）。有一次，曾经在莲勺（陕西省渭南市东北）盐池那里，受到侮辱。但他仍乐于经常去杜县（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杜城村）、户县（陕西省户县）一带游逛，尤其喜爱下杜（西安市南）。有时候也被通知参加朝会，拜谒皇帝。朝会时，就住在长安尚冠里，生活既平凡而又闲散。

后来，九任帝刘贺被罢黜。霍光、张安世，跟大臣们磋商皇帝的继任人选，一时不能决定。于是，丙吉上书霍光说：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四年六月 西汉诸封国分布

“将军事奉孝武皇帝（刘彻），接受的是辅佐怀抱中婴儿的重责大任。而孝昭皇帝（刘弗陵）不幸早夭，没有儿子，全国忧虑恐惧，渴望早日听到继任人选。发丧之日，将军秉承大义，确定嗣君。不幸嗣君不适合担任他的职务，将军再秉承大义，把他罢黜，天下人无不由衷敬服。而今，汉王朝跟皇家祖庙的安全，以及人民的生命，全在将军举手投足之间。我曾经听到民间的议论，了解他们对现在所有的亲王，以及位居高官的所有皇族人物，没有一个有良好印象。

“但是，遗诏由宫廷收养的孝武皇帝（刘彻）的曾孙刘病已，曾被宫廷，以及曾被外曾祖母家收养。我从前在藩属事务部监狱，那时候他还小，曾见过他，而今恐怕已有十八九岁，精通儒家学派经典，有很高的才干，行为善良，性情温和。深愿将军考虑大义，再请巫师占卜，看是不是

合适。如果合适，就给他一个荣耀的官衔，推荐他先进宫充当侍从，下诏公布天下周知。然后再决定大计，应是国家之福。”

杜延年也知道刘病已有美好的品德，竭力劝说霍光跟张安世，采纳丙吉的建议。

秋季，七月，霍光坐在大厅之中，召集宰相以下高级官员，共同商讨皇位继承人选，结果在意料之中。于是跟宰相杨敞等，联名上奏上官太后，说：“孝武皇帝（刘彻）的曾孙刘病已，年十八岁，曾经学习《诗经》、《论语》、《孝经》，节俭朴实，慈祥仁爱，待人宽厚，似可作为孝昭皇帝（刘弗陵）的继承人，侍奉皇家祖庙，相信他会像对待儿女一样地爱护人民。我们冒着死罪，呈上报告。”上官太后下诏：“可以。”

霍光命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刘德，到刘病已所住的尚冠里，教刘病已沐浴（古人洗澡是一件大事），颁发赏赐给他的衣服。然后交通部长（太仆）派出轻便车辆（轺猎车），把刘病已迎接到皇族事务部（宗正府）。

七月二十五日，刘病已到未央宫，朝见上官太后（叔祖母），上官太后封刘病已当阳武侯。接着，文武百官齐集金銮宝殿，奉上皇帝玉玺，刘病已遂登上皇帝宝座，晋谒一任帝（高祖）刘邦祭庙（六月二十八日罢黜刘贺，七月二十五日拥立刘病已，西汉王朝皇帝空位二十七日，而全国安定，说明霍光的威望和能力）。尊上官太后为太皇太后。

执法监察官（侍御史）严延年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帝，没有人臣的礼义，大逆不道。”奏章虽然没有下文，但文武百官对他的勇气，钦敬忌憚。

最初，许广汉女儿许平君嫁给刘病已，一年，生子刘奭（音 shì）。几个月后，刘病已就当上了皇帝，封许平君当婕妤（小老婆群第一级）。而这时，霍光正好有个小女儿（霍成君），跟上官太皇太后是亲属（上官太皇太后的娘是霍成君的姐姐，上官太皇太后叫霍成君“姨妈”）。部长级以上官员（公卿）商议请刘病已早日决定皇后，心目中一致属意霍光的女儿，只差没有正式提出。刘病已得到消息，下诏寻找他卑贱时遗失的宝剑。这是一个不忘旧情的暗示。高官们了解刘病已的意思，见风转舵，请求晋封许平君当皇后。

十一月十九日，刘病已正式封许平君当皇后。霍光认为许平君的老爹许广汉，是受过宫刑的人，不可以当封国的国君（侯爵）。直到一年之后，才封许广汉为昌成君（战国时代“君”比“侯”高一等。之后，“君”专



封女士，有采邑而无爵位)。

前七三年，春季，刘病已（本年十九岁）下诏主管机关：呈报安定皇家祖庙的功臣。于是，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的采邑，增加一万七千户，跟原来的合并，共二万户。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以下，增加采邑户数的十人，封侯的五人（田广明封昌水侯、赵充国封营平侯、田延年封阳城侯，史乐成封爰氏侯、王迁封平丘侯），封关内侯的八人（周德、苏武、李光、刘德、韦贤、宋畸、丙吉、赵广汉）。

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在金銮宝殿上，用最隆重的礼节，以头碰地（稽首），缴回主持政府的大权。刘病已谦让，不肯接受。下令：以后国家大事，都要先经过霍光裁决，再转报皇帝。

从刘弗陵（八任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禹，跟侄孙（霍光老哥的孙儿）霍云，都担任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另一侄孙霍山，担任御车总监（奉车都尉）、宫廷随从（侍中），兼主管外籍雇佣兵匈奴兵团跟南越兵团（领胡越兵）。霍光的两位女婿，范明友担任未央宫保安官（未央卫尉），邓广汉担任长乐宫保安官（长乐卫尉）。兄弟、女婿、外孙都参加早朝，晋见皇帝（奉朝请），分别担任宫廷秘书署各单位主管（诸曹）、国务官（大夫）、骑兵总监（骑都尉）、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亲戚骨肉，结成一体，在政府中盘根错节（霍光经过“盖燕之乱，参考前八〇年”，对外人不敢信任）。等到刘贺（九任帝）被罢黜，霍光的权威更高。每次朝见，刘病已都特别谦恭，容貌温顺，礼仪卑微，低过皇帝应有的身份（刘病已在微贱时，看霍光好像天神。今日虽居高位，而这高位又是霍光赐给的，很难没有自卑感）。

前七一年，春季，正月十三日，皇后（恭哀皇后）许平君暴卒。

当时，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的妻子霍显（原文只一“显”字，姓不详。因她在以后的各项事件中，占重要地位，单字称呼不便，姑且冠以夫姓，称她霍显），想尽方法使她的小女儿霍成君当皇后，可是现任皇后许平君年纪正轻，以致束手无策。想不到，机会立刻叩门，许平君又怀身孕，有一小点不舒服。正好一位女医师淳于衍（淳于，复姓），一向受霍家敬重信任，曾经伺候过许平君，现在再召她入宫。淳于衍的丈夫赏（姓不详），在宫廷当一名看守门户的低级职员，告诉妻子说：“你在进宫之前，最好去向霍夫人辞行，乘机求她帮忙，把我调出去当安池总管。”（安池，山西省运城市南盐池，以产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总管是一个

贪污发财的官位。)

淳于衍果然向霍显拜托，霍显怦然心动，认为上天终于开眼，赐下良机，不可错过，就遣开左右，称呼淳于衍的别名，亲切地说：“少夫，你求我的事，我一定照办。可是我也有一件事求你，不知道你可答应？”淳于衍受宠若惊，说：“这是哪里话，夫人吩咐，我还有不听命的？”霍显说：“将军（霍光）最喜爱小女儿霍成君，一心要使她大富大贵，只有你能成全。”淳于衍愕然说：“我有什么力量？”霍显说：“女人生产，只跟鬼门关隔着一纸，九死一生，是一件大事。而今，皇后（许平君）就要分娩，如果趁势使用毒药，可谓神不知，鬼不觉。霍成君自然会当上皇后。如果成功，荣华富贵，跟少夫你一同享受。”淳于衍等到震惊过去后，嗫嚅说：“皇后患病，由很多医生会诊，而且汤药都要由宫女先行喝过，怎么能办得到？”霍显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得到，只靠你自己细心安排。不要怕事，将军领导天下，哪一个敢说话？即令发生事情，也足有力量保护，问题在于你愿不愿帮忙？”淳于衍这才发现她已被掇弄到虎背上，沉吟一会儿，回答说：“愿尽全力。”

淳于衍回家后，找出附子（*Aconitum Sineuse*，多年生草本，花的形状像和尚穿的芒鞋，所以也称“僧鞋菊”，茎叶都有毒，根部粗肥，毒性更剧），捣碎，秘密带进长定宫。等到许平君生产之后，淳于衍取出附子，掺到御医搽和的药丸里，给许平君服下。一会儿工夫，毒性发作，许平君呻吟说：“我的头有点麻，而且这么重。”忽然警觉说：“药丸里有没有毒？”淳于衍说：“怎么可能有毒？”许平君觉得头崩欲裂，不久死亡。

淳于衍出宫后，晋见霍显，互相道贺安慰。但为了避免引起注意，霍显也不敢马上重谢淳于衍。

许平君之死，引起震撼。有人上书指控御医们没有尽力侍奉诊治，刘病已把御医们——包括淳于衍在内，全部逮捕下狱，认为大逆不道，追查致死的原因。霍显这时才大为惊恐，只好把情形告诉霍光，说：“我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既然做了，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他们逼迫淳于衍。她一旦供出来，我们全完。”霍光头上像挨了一记闷棍，立即就想亲自检举霍显，可是霍显到底是他的妻子，而又是为了女儿，于心不忍，犹豫复犹豫。正好司法部向刘病已奏报结案，霍光在奏章上注出跟淳于衍无关，淳于衍遂得释放（此时刘病已还不知道许平君是被毒死，只是追究侍奉不尽心的责任）。

霍显乘机要求霍光，把女儿送进皇宫。



前七〇年，春季，三月十一日，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十任宣帝）刘病已（本年二十二岁）娶霍光的女儿霍成君当皇后，赦天下。

最初，皇后许平君出身微贱，登上皇后宝座的时间尚短，所以侍从、车马、服装都很俭朴。而霍成君出身富贵，习惯奢侈，侍从、车马、服装，每项都威严盛大。赏赐她的部下，动辄以千万计算，跟许平君时代，有天壤之别。

前六八年，春季，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病重，西汉帝（十任宣帝）刘病已（本年二十四岁）亲自到霍府慰问，感慨伤怀，禁不住落泪。霍光上书谢恩，愿分采邑三千户，请求封老哥霍去病的孙儿、御车总监（奉车都尉）霍山一个侯爵，祀奉霍去病的香火（霍去病之子霍嬭，继承霍去病冠军侯的封爵。霍嬭逝世，没有儿子继承，封国撤除。而霍光请把霍嬭弟弟的儿子霍山，过继霍嬭，继承爵位）。刘病已回宫后，当天立即宣布，并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当右将军。

三月八日，霍光逝世。刘病已跟上官太皇太后，亲自到霍光灵堂祭悼（这是一项殊荣）。任命一位资深部长（中二千石）担任治丧官。赏赐棺木葬器，跟皇帝用的御棺御器一样。定谥号为“宣成”（博陆【宣成】侯），征调三河（渭河、泾河、洛河）地区武装部队战士，给霍光筑起高冢。墓园（园邑）设置三百户人家，另设管理官（长）、秘书（丞），负责洒扫祭祀。永远免除赋税，世世代代如此。

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魏相，上“亲启密奏”（古时臣属呈送的奏章报告，都用开口封套。如果事涉机密，预防泄露，则加密封，由皇帝亲拆，所以称“封事”），说：“国家最近丧失了全国最高统帅（霍光），陛下最好擢升有功的高官接替，不要使权力陷于真空，免得引起争夺。我认为车骑将军张安世，最为合适。不要再使他兼宫廷禁卫官司令（领光禄勋事），宫廷禁卫官司令一缺，则由他儿子张延寿接替。”正好，刘病已也有此意。

于是，夏季，四月十七日，任命张安世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车骑将军，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

刘病已为了回报霍光擢拔自己当皇帝的大德厚恩，下诏封霍光老哥霍去病的孙儿霍山当乐平侯，任命他当皇家御车总监（奉车都尉），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

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魏相，透过昌成君许广汉，呈递“亲启密奏”（封事），说：

“《春秋》讥讽国务官（大夫）世袭制度，痛恨宋国三届国君都没有国务官（三届国君：二十任襄公子滋甫、二十一任成公子王臣、二十三任昭公子杵臼。传统上，国君都娶各国国君的女儿，而这三位国君却娶国务官的女儿，地位就跟国务官平等，尊卑内外，被认为全无分别）。后来鲁国（前六六〇年）国务官姬友专权（拥立十九任国君僖公姬申），使国家陷于混乱。汉王朝政府，自从前八七年以来，皇上（指八任帝刘弗陵、九任帝刘贺、现任【十任】帝刘病已）不能支配俸禄，国家权柄，握在宰相级高官（指上官桀、霍光等）之手。而今霍光逝世，他的儿子（霍禹）继续担任右将军，侄孙主持中枢（霍山主管宫廷机要），兄弟女婿，都居于权势要津，掌握军权。霍光夫人霍显，跟她的女儿，有特别通行证，可以随时出入长信宫（上官太后所居），甚至半夜叫开宫门，自由出入，骄傲奢侈，放纵不羁，恐怕渐渐不能克制。皇上应该想办法削弱他们的权势，消灭未成形的阴谋，用以巩固皇家万世的基业，也保全功臣于后世。”

依照惯例，凡上奏章给皇帝的，要同时缮写两份；奏章送到宫廷秘书署（尚书），主管机要的大臣，先打开副本审查。认为不合适的，连同正本，一齐搁置。魏相再通过许广汉建议废除副本，用以防止蒙蔽。

刘病已认为好极，下诏命魏相兼任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参与决策。

四、霍姓灭族

前六七年，夏季，四月二十二日，刘病已封儿子刘奭当皇太子（本年九岁），任命丙吉当太子师傅（太子太傅）；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疏广当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封刘奭的外祖父（刘病已的岳父）许广汉当平恩侯（霍光曾阻止许广汉封侯，此举可表示刘病已已脱出霍光的阴影），又封霍光的老哥霍去病的孙儿、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霍云当冠阳侯。

霍光的妻子霍显，听说刘奭被封为皇太子，气得死去活来，拒绝吃饭，以致大口吐血，喊叫说：“刘奭是皇上当平民时生的儿子，怎有资格当皇太子？将来，我的皇后女儿生了儿子，难道只能当亲王？”

于是，这位老娘教唆她的女儿霍成君，毒杀刘奭。霍成君依照老娘指示行事，几次召唤刘奭到皇后宫，喂他糖果之类食物。可是刘奭的乳娘和



保姆，都很机警，先行吃下，尝尝是否有毒？霍成君心里焦急，苦于没有机会下手。

霍光虽死，但他的庞大家族，权势仍十分烜赫。骄傲奢侈，凶暴蛮横，一如往昔。已经身为曾祖母的霍显，大肆扩充她的住宅，建造跟皇家一样的舆轿、辇车，甚至更加豪华，褥垫都用锦绣，车身都用黄金缠裹。皮革棉絮，包在车轮外缘，在行驶中，安静如水。由美丽的侍女，用五彩绸缎，牵引着坐在上面的霍显，在庭园宅第中游玩。霍显跟奴仆总管（监奴）冯子都通奸淫乱。她的儿子霍禹、侄孙霍山，也同时扩建房屋，在平乐馆纵马奔驰。另一侄孙霍云，当他轮值入宫当班的时候，却总是声称有病在身，私自溜出，率领大批摇尾分子（宾客），在黄山宫御花园（黄山苑，陕西省兴平市西南）中，惊天动地地打猎。却只派一个随从，代替他进宫当班，没有一个官员敢加以指责。而霍显跟她的几个女儿，更不分昼夜地出入上官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毫无顾忌。

刘病已尚是平民的时候，就知道霍姓家族尊贵的日子太久，行为不能自我克制。等到亲自主持国事，特准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魏相进宫处理公务。霍显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警告霍禹、霍山、霍云说：“你们不能继承最高统帅（霍光）的事业，而今，魏相进宫处理公务，一旦离间你们，你们还能活命？”后来，霍家奴仆跟魏家奴仆，驾车时争夺道路，霍家奴仆闯进最高监察署（御史府），大声辱骂，又要踢开魏相的家门。值班的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大为恐慌，不知道如何才能阻挡。最后，向霍家奴仆们下跪，叩头求情，霍家奴仆们才谩骂而去。有人把这件事报告霍显，霍显等才开始忧虑。

不久，魏相当上宰相，每每被刘病已私下接见，对国事交换意见。而平恩侯许广汉，跟宫廷随从（侍中）金安上等，又可以随时出入宫廷。当时，霍山虽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但刘病已下令，无论小官和小民，都可以呈递“亲启密奏”（封事），直达皇帝面前，不通过宫廷秘书署（尚书），霍山的权力遂被架空。而官员们每逢提出报告或建议，都直接向刘病已陈述，霍姓家族大为痛恨。

刘病已隐约地听到：霍家把皇后许平君毒死，却不能获得证实，但已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先剥夺霍姓家族的军权。于是，把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宫保安官（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把霍光的次女婿、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羽林军警卫总

监（羽林监）任胜，调任安定郡（宁夏固原县）郡长。几个月之后，再把霍光的姐夫、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朔，调任蜀郡（四川省成都市）郡长；孙女婿、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郡长。过了几天，又把霍光长女婿、长乐宫保安官（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

八月十四日，刘病已任命张安世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兼未央宫暨长乐宫保安官（两宫卫尉）；城防部队（城门）、野战部队（北军），都由张安世统御。为了平衡霍姓家族的情绪激动，擢升霍禹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体制上应戴大帽，但仍叫他戴原来小帽。体制上应有印信，但并不颁发印信；解除他的军权，把所管辖的部队，转移管辖，而只在表面上使霍禹的官位，跟老爹霍光的官位相等。接着，免除范明友度辽将军职务，专任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霍光中女婿赵平，本是护从顾问（散骑）兼骑兵总监（骑都尉），又兼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统率城防部队，现在免除赵平骑兵总监（骑都尉）。凡在外籍兵团——匈奴兵团和南越兵团（胡越兵）、羽林军，未央宫、长乐宫保安部队，以及城防部队中担任指挥官的霍姓家族，全部调职，由刘病已所亲信的许家子弟（刘病已岳父家）跟史家子弟（刘病已祖母家）接替。

前六六年，全国最高统帅霍光的遗孀霍显，跟她的儿子霍禹，侄孙霍山、霍云，眼睁睁看着权力被不断被剥夺，经常聚在一起，相对流泪，自怨自艾。霍山说：“现在，宰相（魏相）当权，皇上对他十分信任，把最高统帅所制定的法令，全都变更，还宣传最高统帅的过失。而那些儒家知识分子都是贫穷出身，远远地来到首都长安，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却喜欢吹牛拍马，胡说八道，毫无忌惮。对这种人，最高统帅一向痛恨。偏偏皇上喜爱召见他们，听他们的议论。每个人都可以呈递‘亲启密奏’，全在攻击我们霍家。曾经有人上书指控我们霍家弟兄骄傲霸道、横行不法，言辞激烈，我就把它压下，没有转呈。想不到上书的人越来越狡猾，改成‘亲启密奏’，由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直接收受，根本不经过宫廷秘书署（霍山“主管宫廷机要”，奏章既另有管道，他就毫无实权），看样子皇上对我已经不再信任。又听民间传说，霍家毒死许平君皇后，真是天大的冤枉，哪有这回事？”

霍显恐惧，只好把实情告诉他们。霍禹、霍山、霍云，一齐吃惊，说：“竟真是这样，为什么不早让我们知道？皇上把霍家女婿都贬逐到外郡，就



是为了这个缘故。这是一件大事，一旦爆发，罪状可怕，我们怎么办？”于是开始阴谋政变，因为只有这项阴谋成功，才可以获得拯救。

霍云的舅父李竟，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张赦。张赦发现霍云家丁们不似往年威风，就建议李竟，说：“现在宰相（魏相）跟平恩侯（许广汉）当权，这还不简单，请太夫人（霍显）对太皇太后（上官）说一声，先杀掉这两个人，然后叫皇上搬家让位，只在太皇太后（上官）一句话罢了。”长安男子张章听到这件事，向政府检举（张章是颍川【河南省禹州市】人，寄住在霍家马厩，半夜，听到马夫互相闲话，谈到霍姓家族企图谋反。第二天，便行告发）。案件交给司法部（廷尉）跟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于是逮捕张赦等。刘病已下令，不再追究。可是霍山等更加恐惧，商量说：“这是皇上看上官太皇太后的面上，才不扩大。猜忌怀疑已经开端，他会记在心里，以后一旦发作，那时候全族都会覆没，与其等待宰割，不如先行下手。”遂教霍家女儿回去把这项决定报告丈夫，都承诺说：“我们无法逃避。”正好，李竟被控跟亲王、侯爵结交，在供词中牵连到霍姓家族。刘病已下诏：“霍云、霍山不适合在宫内供职，免除职务，仍保留侯爵，返回家宅。”

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郡长张敞，上“亲启密奏”（封事），说：

“我听说，鲁国姬友（季友），有功国家（姬友，鲁国十六任国君【庄公】姬同的老弟。前六六二年，姬同逝世，儿子姬般继位【十七任】，只三个月，被姬同另一位弟弟姬庆父杀掉。拥戴姬同的另一个儿子姬启继位【十八任闵公】。后来，做叔父的姬庆父又把姬启杀掉。姬友遂于前六六〇年，拥立姬同的另一位儿子姬申继位【十九任僖公】，诛杀姬庆父。从此，姬友的后代，用“季”作姓，世世专政）。晋国赵衰，也有功国家（晋国十九任国君【献公】姬诡诸驱逐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姬重耳流亡期间，赵衰始终追随。前六三六年，姬重耳回国继位【二十四任文公】，赵姓遂世代代充当国务官。传到赵籍，跟韩魏两大家族，终于共同瓜分晋国，参考前四〇三年）。齐国田完，也有功于国家（田完，是陈国十四任国君【厉公】妫跃的儿子，因陈国内乱，田完逃到齐国，改姓为田。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姜小白对他礼敬有加。到了前三五九年，后裔田和，篡夺齐国）。国家对他们的功劳，都有报酬，而且使他们的子孙，都享受富贵，可是结果如何？季家在鲁国世代专权，赵家瓜分晋国，田家夺取齐国政权。

所以，孔丘著《春秋》，探讨兴衰存亡的轨迹，对臣属们的世袭制度，最不满意，予以讥讽。

“以前，全国最高统帅决定大计，安定祭庙，巩固帝国，功勋并不细小。要知道，周王朝初立，姬旦（周公）辅政，只不过七年。而最高统帅却辅政二十年，海内人命，全在他掌握之中。当鼎盛之时，威严震撼天地，权力改变阴阳。在位的政府官员，就应该提出下列建议：‘陛下褒奖宠爱故最高统帅，回报他对国家跟皇家的贡献，已经足够。可是，一个位于辅佐的臣僚，如果专政太久，权势太盛，君和臣之间，便不容易分别。我们请求解除霍家三位侯爵（霍禹、霍山、霍云）的政府职务，各人以侯爷的身份，返回自己家宅。连同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张安世，也赐赠手杖茶几，准予退休。而由陛下时常慰问召见，以侯爵的地位，当天子的教师。然后，陛下明白表示拒绝。然后，群臣继续据理力争，然后，陛下再勉强允许。这样，天下都会认定陛下不忘旧勋，也认为政府官员明礼。霍姓家族，世世代代，无忧无虑。’

“想不到，政府中听不到正直的声音，使陛下不得不主动下诏，这不是最好的策略。而今，两位侯爵（霍云、霍山）已经被逐出宫廷。人情大都相同，以我的猜度，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霍禹）跟他的家人，必然恐慌危惧。最亲近的臣僚，竟有恐慌危惧之感，不是万全的办法。我愿意在政府公开的场合中，陈述我的建议。只因身在遥远的边郡，无法办到，请求陛下省察。”

刘病已欣赏张敞的策略，然而并不征召他前来长安。

霍禹、霍山家里，不断发生怪事，全家忧愁。霍山说：“宰相（魏相）擅自减少皇上宗庙祭祀用的小羊、家兔、田鸡，这是一项大罪，可用这个作为借口，动手诛杀。”（吕雉太后当权时，曾有诏令：擅自讨论祭庙事情的，街头斩首。）于是，密谋由上官太后出面，宴请刘病已外祖母博平君王媼，召唤宰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以下作陪。就在酒席之上，由范明友、邓广汉，宣称奉上官太后之命，当场处决。乘势把刘病已罢黜，拥立霍禹当皇帝。密谋已定，等待时机发动。

不久，刘病已任命霍云当玄菟郡（辽宁省新宾市）郡长、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任宣当代郡（河北省蔚县）郡长。就在这个时候，密谋泄露。

秋季，七月，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被捕。霍禹腰斩，霍显跟她的女儿以及兄弟，全体绑赴街头斩首。这场谋反巨案



牵连到几十家（《汉书》作几千家），全被诛杀。交通部长（太仆）杜延年，因是霍姓家族老友，也受到免职处分。

八月一日，罢黜皇后霍成君，囚禁昭台宫（宫在御花园【上林苑】中）。

八月十七日，刘病已下诏封检举霍姓家族谋反的男子张章、期门禁卫武士（期门）董忠、宫廷秘书署（尚书）东厢主管（左曹）杨恽、宫廷随从（侍中）金安上、史高，都晋封侯爵（张章封博成侯，董忠封高昌侯，杨恽封平通侯，金安上封都成侯，史高封乐陵侯）。杨恽，是故宰相杨敞的儿子。金安上是故车骑将军金日磾老弟的儿子。史高是刘病已祖母史良娣老哥的儿子。

最初，霍姓家族气焰之盛，不可一世时，茂陵（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徐福说：“霍姓家族，必然灭亡。因为过度的奢侈，一定使他们的态度傲慢。态度傲慢，一定冒犯皇上。冒犯皇上，就走上大逆的道路。而又居于高位，所有的人都会厌恶。霍姓家族当权太久，厌恶他们的人太多。这么多人厌恶他们，而他们又走上大逆之途。不败亡，还有什么等待？”于是，上书说：“霍姓家族，已到了满盈的程度，陛下如果厚爱他们，应该随时管束，不要让他们覆灭！”凡上书三次，都接到“知道了”批示（报闻）。后来霍姓家族被诛，凡告发的人都有封赏，只没有徐福。有人为他不平，上书说：

“我听说，有客人过访主人，看见主人炉灶的烟囱直直伸出，旁边又堆满木柴。客人建议主人：‘把烟囱改弯，把木柴移开。不然的话，恐怕会发生火灾。’主人不理。不久，主人家失火，邻居们奋身抢救，幸而把火扑灭。主人杀牛置酒，宴请邻居们致谢。焦头烂额的坐在上座尊位，其余的按照当时出力的情形，依次序列，独不理睬建议改弯烟囱、移开木柴的那个客人。有人告诉主人：‘当初如果采纳客人意见，既不必宰牛置酒，又可免去失火灾难。而今，论功行赏，建议改弯烟囱、移开木柴的人没人理会，焦头烂额的人反而成为上宾！’主人醒悟，请客人入席。而今，茂陵人徐福，几次向陛下警告霍姓家族将有激烈行动，应严加防范。假如徐福的建议受到采纳，那么，国家不必浪费国土，分封侯爵。臣属也不会有叛逆的行动，受到屠灭。事情既已过去，只徐福的功劳，未被提及。请陛下明察，嘉许他弯曲烟囱、移开木柴的远见，使他居于焦头烂额人们之上。”

刘病已这才赏赐徐福绸缎十匹，后来，任命他当宫廷禁卫官（郎）。

刘病已即位时，依照规定，前往刘邦祭庙（高庙）晋谒，霍光陪同乘车（参乘）。刘病已虽已是至尊的皇帝，但平民的心理仍在，对烜赫的全国最高统帅，仍怀畏惧。跟霍光在一起，有一种压迫感，好像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陪同乘车，刘病已才觉得轻松从容。

等到霍光逝世，而家族竟全部诛杀。所以民间传言，霍姓家族的命运，在霍光陪同乘车时，就种下祸根。

十二年后（前五四年），刘病已下令把罢黜的皇后霍成君，迁移到云林馆，霍成君自杀。



羌民族抗暴及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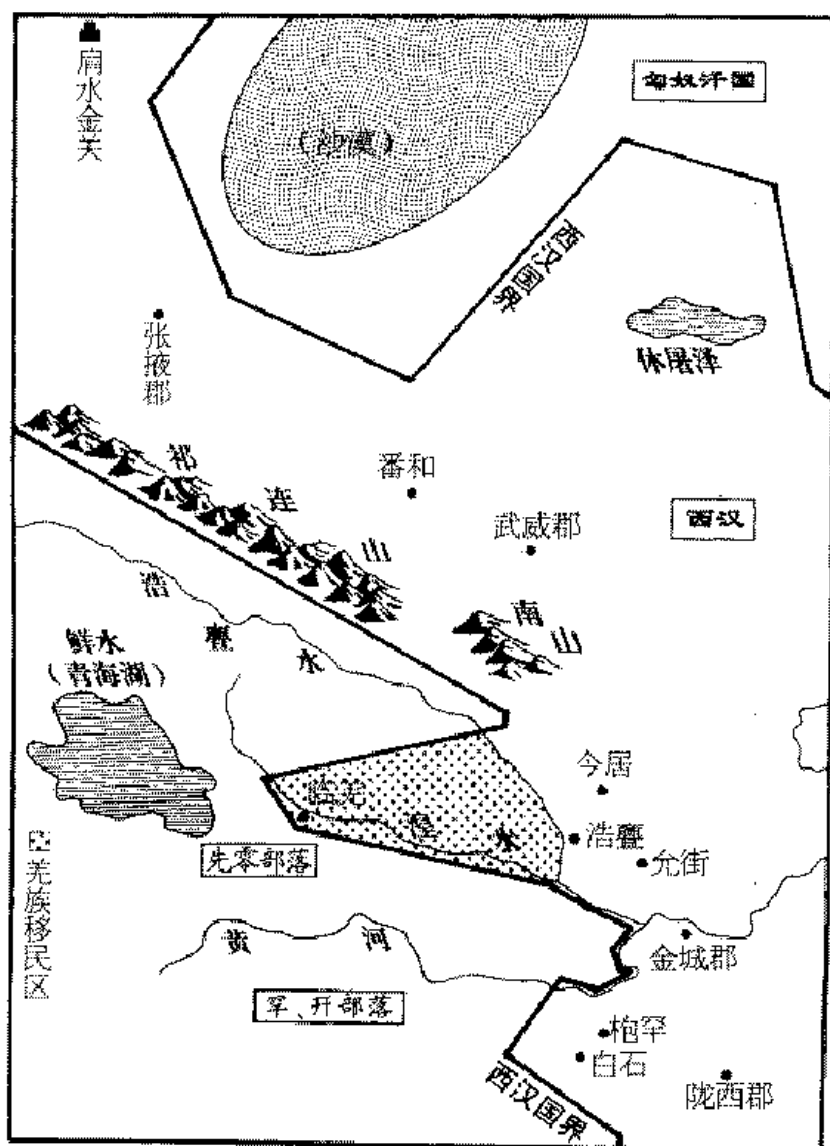
一、解仇告警

前六二年，最初，汉王朝皇帝（七任武帝）刘彻开辟河西（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四郡（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参考前一一五年及前一一一年），隔绝北方的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跟南方的西羌诸部落之间的交通，并把西羌诸部落逐出湟中（湟，音huáng。湟水，青海省东北部一条重要河流，发源于青海湖东北，向东南流，又称西宁河。在甘肃省永靖县北，注入黄河。湟中，指湟水流域，也就是青海湖至黄河跟湟水入口之间约四万平方公里地区【比台湾岛稍大】。土地肥沃，一向是西羌诸部落居住，西羌既被逐出故土，遂向西及向南迁徙，生活十分困苦）。

后来，十任帝（宣帝）刘病已即位，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义渠，复姓。春秋、战国时代的义渠部落【甘肃省西峰市】后裔），巡查到羌中（诸羌部落所在地），西羌诸部落中的先零部落，请求准许他们到湟水以北，在耕田以外的水草茂盛地方，牧放牛羊。义渠安国同意，奏报中央政府。

后将军赵充国立即弹劾义渠安国擅作主张，然而已来不及。西羌诸部落利用西汉使节的承诺，大批渡过湟水，进入西汉领土，郡县无法禁止。

不久，先零部落酋长跟其他部落酋长二百余人，解除过去所有怨仇，互相派遣人质，结盟立誓。情报传到首都长安，刘病已询问赵充国的意见。



公元前一世纪·前六二年 西羌移民湟水以北

赵充国回答说：

“西羌各部落所以容易控制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团结。每个部落都有酋长，每个酋长都自以为是英雄豪杰，互相攻击，仇深似海，根本没有力量对外。三十年前，西羌大联合对抗西汉时，事前也曾解仇，共同盟誓。挺进到令居（甘肃省永登县西），跟西汉对抗，五六年才被击退（前一一二年，西羌十万人进攻。次年【前一一一年】，即恢复和平，距本年【前六二年】恰好五十年。赵充国仓促应对，凭记忆陈述，难以精确）。而匈奴汗国又诱导西羌各部落，打算夹攻张掖郡、酒泉郡，把二地交给西羌居住。最近，匈奴汗国在西方受到创伤（指前七一年被乌孙王国击败），因而我认为，这次西羌各部落的行动，跟匈奴有关，可能匈奴的使节已到羌中，恐怕灾难还没有开始。相信他们还会联合更多的种族、更多的部落，

一举发动。汉朝应在他们发动之前，严密戒备。”

几个月后，羌侯部落酋长狼何（仍留在河西走廊的小月氏族群，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阳关西南），果然派出使节到匈奴汗国借兵，准备攻击鄯善国（原楼兰国，新疆若羌县），及西汉的敦煌郡，企图切断西汉跟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之间的交通。赵充国认为：“狼何不可能单独想出这种谋略，定有匈奴使节在其中献策。而且，西羌诸部落中的先零部落（青海湖东畔）、罕部落、开部落（开，音 jiān。罕、开二部落同在今青海省同仁县以西），已经解仇，共同盟誓。等到秋季庄稼收割之后，战马肥壮，必然有变。中央政府应火速派出官员到沿边要塞，加强防御工事。用尽方法，从中挑拨离间，不可使西羌各部落团结一致，才能消灭危机。”

宰相跟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奏报刘病已，再派义渠安国巡察边塞，了解西羌各部落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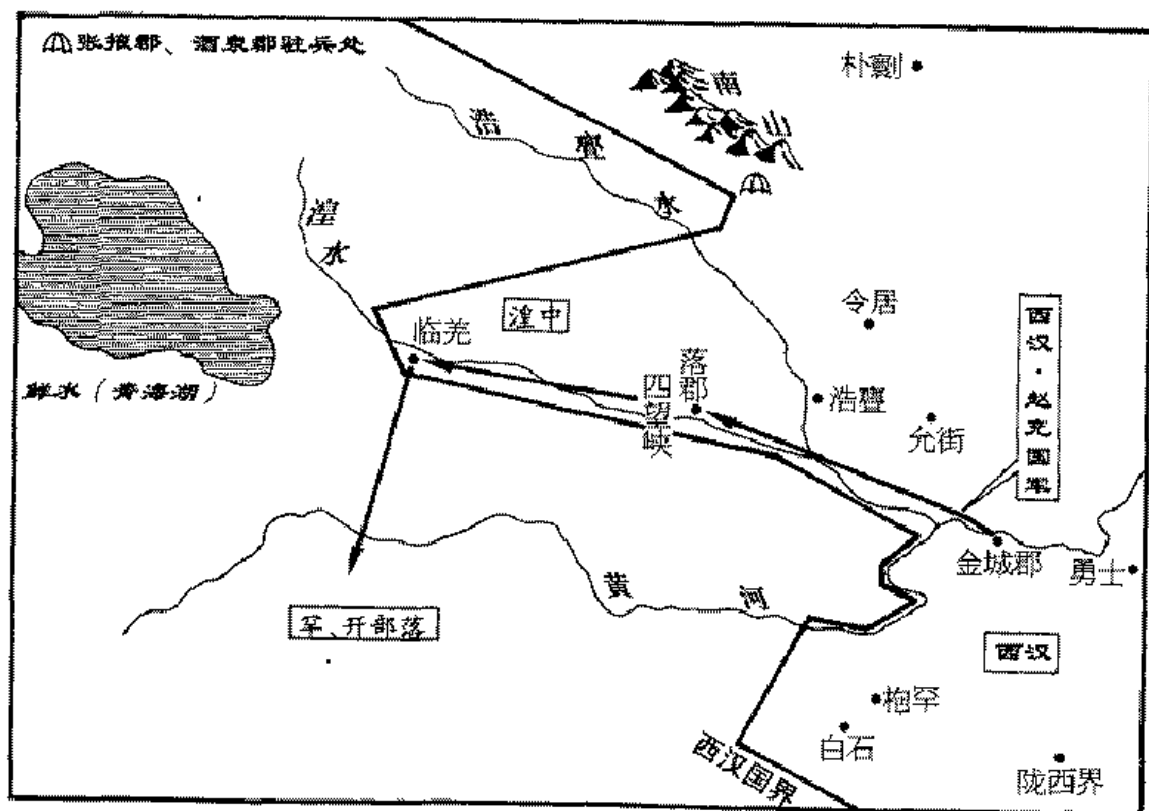
前六一年，义渠安国抵达羌中（青海省东北部），召集先零部落重要首领三十余人欢宴，就在席间，逮捕最骄傲不驯的几个酋长，当场诛杀。并乘先零部落不备，发动突击，斩杀一千余人。于是，所有早已归降西汉的西羌诸部落和被西汉封为归义侯（羌侯）的酋长杨玉等，悲愤交集，认为羌人并没有任何违法行动，竟被卑鄙地害死，使他们不敢相信西汉政府的信义，遂全体叛变，联合其他种族部落，攻击城邑，杀戮西汉官员。义渠安国以骑兵总监（骑都尉）身份，率骑兵二千人戒备，抵达浩亶（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河桥镇。亶，音 mén），西羌各部落迎战，义渠安国大败，伤亡惨重，武器辎重，损失不可胜数，急行撤退到令居，奏报刘病已。

当时，后将军赵充国已七十余岁，刘病已认为他年纪已老，派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丙吉询问他，请他保荐可以担任大将的人才。赵充国说：“如果对付西方的诸羌部落，我认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刘病已派人再问他，为什么他最合适？“你预测西羌各部落会有什么发展？我们当派多少军队？”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行动，很难遥控。我愿先赶往金城郡，绘制地图，拟订战略计划呈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西羌诸部落的人数不多，逆天背叛，不久就可平服。请陛下把事情交给老臣，不必担忧。”刘病已笑起来，说：“就这么办！”动员军队，指定到金城郡集结。

夏季，四月，刘病已任命赵充国当西征军司令，出发。

赵充国抵达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等到骑兵集结到一万人，准备西渡黄河，而又怕被西羌军拦击。就在夜晚，派出三个指挥官率领骑兵，马

口衔枚，先行偷渡，在黄河西岸构筑阵地。赵充国率大军随后，天色微明，已全部渡完。西羌各部落斥候部队几十人，还有骑兵百余人，已出现营寨附近。赵充国说：“我们部队正筋疲力尽，不能奔驰。敌人斥候，都是百战精兵，不容易制服，而且他们后面可能有大军埋伏。作战的目的在歼灭敌人的野战军主力，不贪小利。”下令不准出击。



公元前一世纪·前六一年 赵充国征服先零羌

赵充国派斥候侦察四望峡（青海省乐都县西），回报说，四望峡没有羌军把守。赵充国乘夜急驱大军穿过四望峡，挺进到落都（青海省乐都县），大喜过望，召集各营指挥官跟军政官，说：“我早就知道羌人不懂军事，假设用几千人把守四望峡，我们怎么能到这里？”赵充国用兵，最主要的是派出远程斥候，使情报更正确。向前挺进时，一直保持戒备状态，可以随时突击，并防备敌人随时突击。安营扎寨时，一定构筑坚强的阵地营垒，绝不心存侥幸。爱护战士，谋略决定之后，才展开行动。于是，从落都再向西，进抵金城郡所属的西部民兵司令部（西部都尉府）所在（青海省湟源县）。每天用丰富的饮食，大飧战士。士气高昂，西羌各部落发动好几次攻击，赵充国坚守不动。



俘虏口中，供出：“西羌各部落互相责备：告诉你不要谋反，而今皇上派赵将军来，赵将军已八九十岁，是沙场老将，我们想拼个你死我活，都办不到。”

最初，罕部落、开部落的首长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秘密报告金城郡西部民兵司令（西部都尉）：“先零部落可能叛变。”几天后，先零部落果然叛变。而雕库所属的月氏族部落，跟羌族的先零部落，互相混杂相处，金城郡西部民兵司令竟把雕库扣留，当做人质。赵充国认为雕库没有罪，下令释放，送他回去，转告各部落酋长：“汉朝政府大军只诛杀罪犯，请你们明白表示态度，不要自取灭亡。皇上让我转告各部落：犯罪的人如果能捕杀另一个犯罪的人，他所犯的罪，即行赦免；还看他立功大小，分别赏赐金银；而且还把被捕杀者的妻子、儿女、财产，全部归他。”（当时西汉政府的悬赏是：斩谋反的最高酋长一人，钱四十万，中级酋长钱十五万，小酋长钱二万，斩女人跟老弱的，钱一千。）赵充国的谋略是：打算用威信促使罕、开二部落，以及被胁迫的其他一些部落，改变立场，用来瓦解各部落的团结。在他们惊惶疲惫时，再发动攻击。

这时，刘病已征调集结的边防军，已有六万人。酒泉郡郡长辛武贤上书说：

“边防军都进驻南山（祁连山），而北边（祁连山以北）防务空虚，这种局势，不可以拖得太久。如果要等到秋冬之季，才开始攻击，那是敌人远在边境之外时的因应。而今，情势有异，羌人日夜不停地侵犯，秋冬之后，天气转冷，土地冻成坚冰，汉朝战马无法承受严寒。我的建议是：趁着夏季七月上旬，携带三十日粮草，分别从张掖郡、酒泉郡，出动大军，在鲜水（青海湖）会合，攻击那一带的罕、开二部落（青海省同仁县以西），虽不能够全部屠杀，但是可以掠夺他们的财产、牲畜、妻子、儿女，然后撤退。冬季来临后，我们再度出击。这样不停地给他们创伤，所有羌部落都会震恐。”

刘病已把这份奏章交给赵充国，听取意见。赵充国奏报说：

“一匹马载负它自己食用的三十日粮草，需要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要载负衣服、武器，如此沉重的装备，只能缓行，没有能力奔驰。敌人评估我们的行军情况，势必稍微向后撤退，追逐水草，深入山林。我们如果尾追而进，敌人一定在前面据守险要，在后面断绝我们的粮道，可能全军覆没，被野蛮民族讥笑。这种严重的创伤，即令再过一千年，也难恢复。

辛武贤认为可以掠夺他们的财产、牲畜、妻子、儿女，仅只是纸上的壮烈作业，不是最好的策略。

“先零部落首先向西汉挑战，其他种族跟其他部落，都是受到威逼利诱，并不是真心跟汉朝作对。我愚昧的想法是：对罕部落跟开部落的过失，应尽量隐藏遮盖，不再宣扬。我们应先给先零部落一个重大教训，使他们震动，内心后悔，立场动摇。然后，政府趁势宣布宽大政策，对他们赦免。选择了解他们风俗习惯的优良廉洁官员，前去安抚和解。这是既保全军队，又获取胜利，跟促使边塞永久和平的策略。”

刘病已把赵充国的奏章交给政府高级官员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先零部落兵力最为强大，而又有罕部落跟开部落两个结盟的党羽，如果不先击破罕、开，便不可能击破先零。”刘病已遂任命宫廷随从（侍中）许延寿；当强弓兵团司令（强弩将军），任命酒泉郡郡长（太守）辛武贤当破羌兵团司令（破羌将军），颁发诏书，嘉勉辛武贤的建议，并且责备赵充国说：“现在已全朝动员，粮草跟部队的输送征集同时开始。人民进入战时状态，生活扰动不安。你率领一万余人的大军，不早早掌握夏季水草茂盛的优势，夺取敌人的家畜跟积蓄，却准备到冬季攻击，而那时，蛮族们已经储存了足够的粮草，退避到深山之中，据守险要。而将军的战士却受到严寒的摧残，势将手断足裂，还怎么能够作战？将军没有想到国家的庞大支出，而竟准备拖延数年之久，博取胜利。这样的将领，谁不愿干？我已下令破羌兵团司令辛武贤等，统率大军，在七月间攻击罕部落。将军应率你的部队同时并进，不得有任何借口拒绝。”

诏书严厉，赵充国仍然抗争，上书说：

“陛下上一次颁发诏书时，曾指示派人前往通知罕部落，告诉他们，大军即将征讨，但对罕部落将不追究，目的在于瓦解他们的团结。所以我才释放开部落的一位名叫雕库的酋长，回到他的部落，传达皇上的恩德。罕、开二部落都已经了解皇上的德意。而今，先零部落酋长杨玉，坚守山林，待机而动，而罕、开部落，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现在我们却把先零部落放在一旁，而先行攻击罕开部落，是对有罪的人撒手不管，对没有罪的人却做诛杀。一次行动，造成两层伤害，不应是陛下的原意。

“我曾经听说，《兵法》：‘攻击的力量不够，如果用来固守，却可以胜任。’《兵法》又说：‘良好的军事指挥官，一定采取主动。无能的指挥官，一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假定罕部落要攻击敦煌郡、酒泉郡，我们应该加



强戒备，训练兵马，等他前来，坐在那里就可以歼灭它。以逸待劳，才是获取胜利的重要方法。现在，由于敦煌、酒泉两郡的部队太少，防守的力量不足，却打算先发制人。这是抛弃主动诱敌之法，而接受敌人摆弄。我虽然愚昧，却认为并不恰当。

“先零部落打算攻击汉朝，所以先行跟罕、开部落盟誓，解除仇怨。但先零部落内心，不能不恐惧汉朝军队一旦进攻，罕部落跟开部落可能叛盟。而我们竟然先行攻击罕、开，那将正是先零部落所盼望的，使他们之间的盟约，更为坚强。我们先行攻击罕、开，先零部落必然派出援军。而今蛮族战马正肥，粮秣正丰，攻击行动不但不能使他们受到伤害，反而造成罕、开部落对先零部落感恩戴德的形势，促使他们的盟约更加稳定，党羽更为团结。盟约稳定，党羽团结之后，只要派出两万精兵，就可胁迫其他小种族、小部落。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归附的越来越多，像莫须部落等等，想脱离控制都脱离不了。

“结果是，羌军日益增加，大军征讨诛杀，将要征发比现在更多数倍的兵力。我恐怕国家被拖下泥沼，要以十年为单位来对付，再盼望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只要两三年的时间，已不可得。我的意见是，只要击破先零部落，则罕部落跟开部落，用不着一兵一卒，自会臣服。如果先零部落已经臣服，而罕部落跟开部落仍然抗拒，等到春季正月，再行攻击，不但合理，也合时宜。现在即行进军，看不见有什么利益。”

六月二十八日，赵充国发出奏章。

秋季，七月五日，刘病已复诏采纳。

二、赵充国坚持和平手段

赵充国率军再西进，压迫先零部落阵地。先零部落驻屯已久，戒备松懈，忽然发现西汉大军涌到，大为惊慌，不能迎战，放弃辎重，急渡湟水撤退。道路狭窄，羌军争先恐后，赵充国下令大军缓缓进逼。有人提醒说：“要收到战果，必须急追，这样怎么可以？”赵充国说：“他们都是穷寇，而穷寇不可以追击太急。我们缓缓进逼，他们神魂不定，会争先逃亡。如果发现逃生无望，则一定死拼。”指挥官们同意这项见解。于是，羌军被挤入湟水中淹死的数百人，被斩杀跟被俘虏的战士五百余人，马、牛、羊、家畜，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

赵充国率大军再西进，到达罕、开部落所在（青海省同仁县以西），赵充国禁止焚烧房屋，和田野中罕、开部落堆积的粮草。罕、开部落得到情报，欢欣鼓舞，说：“汉朝果然不把我们当做敌人！”酋长靡忘派使节进见赵充国，要求准允他们回到原来的牧地。赵充国转报刘病已，还没有得到批示，靡忘亲自前来晋谒。赵充国设筵招待，把所俘虏的罕、开部落的月氏人（小月氏），全部释放。大军保护官（护军）以下重要军官，都大为震惊，提醒他们的统帅：“靡忘是国家的叛徒，不可以随便释放。”赵充国说：“你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并不是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话还没有说完，刘病已的诏书已到，准许靡忘戴罪立功。

稍后，罕、开部落竟没有劳动西汉军队，即行平定。

刘病已下令破羌兵团跟强弓兵团，前往鲜水（青海湖）畔，跟赵充国的西征兵团会师，于十二月间，向先零部落发动攻击。这时，归降的羌人，已有一万余人。赵充国推测先零部落受不了这种逃亡的打击，一定屈服，准备撤退骑兵，而以剩下来的步兵，就在湟中（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开荒屯垦，僵持围堵，使对方自行凋零。已写好奏章，还没有发出，十二月合击的诏书已下。赵充国的长子、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赵卬，感到恐惧，自己不敢规劝，派一位幕僚向老爹建议说：“假使这次出击，面对的是军队破碎、将领丧生、国家覆亡的严重后果，你坚持自己的立场，还说过得去。现在面对的不过利和弊而已，有什么可争的？一旦违背皇上的意思，派一个绣衣戒严官来责问你，你连性命都不能保全，还谈什么国家的百年平安？”赵充国叹息说：“这些话不是真正忠心报国的话，如果最初就采纳我的建议，事先预防，西羌各部落怎么会造反？从前，皇上下令推荐可以担任羌人工作的，我推荐辛武贤。可是，宰相跟监察官（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使用高压手段，事情就不可收拾。金城郡所属的湟中地区（青海省东北部），米谷每斛八钱，我曾经告诉农林部（大司农）主任秘书（中丞）耿寿昌：‘我们只要储备三百万斛粮食，羌部落绝不敢发动。’耿寿昌请求储蓄一百万斛，最后不过只积蓄到四十万斛。义渠安国第二次出动，就消耗了一半。如今两个机会都遭破坏（第一个机会是事先戒备，变成事先屠杀。第二个机会是囤粮三百万斛，而只囤粮四十万斛），到今天这种地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正是如此。而今，军事行动，久不结束，万一四方边境有什么事变，由此发生，纵然再智慧的人，都无法善后。羌部落根本不值得忧虑，我将誓死坚持我的意见，圣明君王终会采纳忠言。”



于是上书请求“屯田”，说：

“我所率领的部队，马牛粮食干草之类，需要数量，十分庞大，难以长久维持。而人民的差役捐税，如果不能停止，恐怕激起变化，为圣明的领袖增加忧愁，这不是安定国家的良策。而且羌人顽强，容易用谋略瓦解，难以用军事力量击碎。所以我愚昧地认为，攻击他们不是善策。我已调查，从临羌（青海省湟源县）东到浩亶（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河桥镇），原属于羌部落的耕田，以及无主的荒田，为数二千顷以上，其间驿站邮亭，多数颓坏（前八一年，刘弗陵在位时，设立金城郡【郡政府设甘肃省兰州市】，辖区西界差不多到青海湖。迄今仅二十年，就颓坏如此），我前派部队入山，砍伐林木六万余棵，存在湟水之滨。我建议把骑兵全数撤回，只留下步兵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屯驻险要。等到春季之后，河上冰解，木材顺流而下，就可用它修建驿站邮亭，挖掘灌溉水道，先行兴筑四望峡（青海省乐都县西）以西七十余处桥梁，直到鲜水（青海湖）附近。由战士武装开荒屯垦，每人分田三十亩。到四月之后，草木丛生，可以征调郡政府骑兵，跟移民区（属国）外籍兵团各千余人，前来放牧，也同时作为屯田部队的警戒。收割下来的粮食，就运到金城郡，增加仓库积蓄，可以节省庞大的战费。而今农林部（大司农）运送到前防的粮草，足以支持这一万余人在收割前的年余之间的消耗。谨呈上屯垦区分，跟所需要的农具清册。”

刘病已下诏问：“如果依照你的计划，叛逆什么时候可以诛杀？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请仔细计议，答复。”

赵充国报告说：“我曾经听说，帝王的军队，应不受损失而取得胜利。所以重视谋略，而轻视沙场搏斗。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手中的高手，所以先要立于不败之地，使敌人不能击败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击败敌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语出《孙子兵法》），野蛮民族的风俗习惯，虽然跟礼义之邦的汉朝不同，但逃避灾害，亲近利益，爱护亲人，畏惧死亡，感受都是一样。现在，西羌各部落已经失去他们肥沃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远逃到荒山旷野，生活艰苦，骨肉离心，人人都有背叛的愿望。在这个时候，英明领袖下令班师，而只留一万人屯垦，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一定会被我们征服的蛮族，虽然现在还没有马上伏诛，但和平可在几个月后实现。因西羌各部落联盟，正在迅速瓦解之中，前后投奔归降的，已有一万零七百余，而已接受号召，回去劝说的，也有七十余，这是促使

羌人崩溃的工具。

“不必作战，直接留兵屯垦，有十二项利益：步兵共有九位指挥官、官兵一万人，用电垦的方法，武装保卫边疆。有了耕田，自有食粮，威力和恩德同在，此其一。屯垦工作，一经开始，肥沃的土地就在汉朝控制之下，羌人没有回归故土的可能。流浪在外，贫苦到不能忍受时，团结自然破裂，可促使他们的盟约解体，此其二。居民都从事耕种，可以自给自足，此其三。骑兵人马一个月的粮秣，能供应步兵一年，撤回骑兵，可以节省国家的开支，此其四。到了春天，集结战士，利用黄河、湟水，把粮草运到临羌（青海省湟源县），向蛮族炫耀威力，作为镇压或谈判的资本，此其五。农闲之时，运用砍下的木材，修复驿站邮亭，物资可以输入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此其六。我们现在如果出击，冒着极大危险，未必获得胜利。而留兵屯垦，反而把反叛的羌人，堵塞在酷寒贫瘠的荒野，受到霜露、疫病、冻疮的威胁，使我们坐着等待胜利，此其七。我们可以免除攻营破寨、深入追击、死伤相继的损失，此其八。不经过战争就取得胜利，对内仍维持威望，对外使羌人失去可乘之机，此其九。没有血战，就不至于使黄河南岸一带大开部落（青海省同仁县以西）受到惊动，横生枝节，此其十。兴建湟中各峡谷的桥梁，直通鲜水（青海湖），可以控制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使汉朝国威，伸展千里，行军平安，好像经过自家的床铺，此其十一。大的费用既然节省，人民的差役和增加的税捐，就可免除，可以防止激起其他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垦有十二项益处，出兵攻击有十二项损失，唯请圣明抉择。”

刘病已用诏书回报：“奏章上说：‘和平可在几个月内实现。’几个月者，是指今年冬季？还是别的时间？将军是不是想到，西羌各部落一旦知道我们的骑兵撤退，他们将集结精锐，攻击骚扰屯垦的战士跟道路上守军，格杀及掳掠汉朝人民。将用什么方法防止和克制？愿将军深入考虑回答。”

赵充国覆奏说：

“我们了解，军事行动，谋略为主。谋略精密的，必然胜过谋略疏忽的。（《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先零部落的精兵，现在不过剩下七八千人，丧失了祖传的土地，被驱逐到荒野山林流亡，四分五散，挨饿受冻，背叛逃亡的人，络绎不绝。所以我愚昧地认为，他们的崩溃，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再远的话，也不过拖到明年（前六〇年）春天，所以才说：‘和平可在几个月内实现。’我常观察，北边要塞，从敦煌郡（甘



肃省敦煌市)直到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东西一万一千五百余华里,有些重要地区,只不过官兵数千人,蛮族数次发动大规模攻击,都不能动摇。现今,骑兵虽然撤回,而我们的屯垦战士,仍全副武装,有精兵万人之多。而且三个月内,蛮族战马,正逢枯瘦之期,他们绝不敢在四周都是其他种族、其他部落的围绕之下,留下妻子、儿女、家畜,翻山渡河,遥远地向汉朝发动攻击。更不可能携带妻子、儿女、家畜,回归故土。这正是我愚昧的看法,认为他们终于会瓦解在现在居住的地方。用不着我们出动;他们就会失败。

“至于小股的蛮族盗匪,偶尔杀伤人民,这件事根本无法立刻禁绝。我曾经听说:‘战争如果没有把握必胜,不轻易短兵相接;攻城如果没有把握夺取,不轻易劳师动众。’假如我们发动攻击,虽不能消灭先零,却可以使蛮族不敢再做骚动,不妨攻击。事实上我们发动攻击,仍不能根绝。攻击不攻击,结果相同。却放弃坐着即可得到的胜利,而采取危险的行动,而仍得不到利益,只不过使自己损失疲惫,自贬身价,不是向蛮族展示声威的方法。

“主要的是:大军一经发动,战胜也好,战败也好,一旦班师,人心思归,就不可能再留。而湟中(青海省东北部)也不可能使它真空,势必再度征发民间的差役捐税,我以为对国家有损。我曾经自己思量,一个人如果接到出塞的诏书,立刻率军深入蛮荒,把天子的武装部队、车马甲冑,浪费在山林旷野之间,虽然没有建立尺寸的功劳,但可以摆脱‘苟且’‘偷安’的指控,而且又没有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后遗症。然而,我认为,那样做,对个人有利,而不是国家之福。”

赵充国每次奏章,刘病已都交下来,要高阶层官员讨论。最初,赞成赵充国的十分之二三,稍后渐渐增多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多到十分之八。刘病已要从前反对的提出回答,都心服口服。宰相(丞相)魏相说:“我只是一个文人,不懂军事上的利害关系。赵将军不断提出建议跟计划,都非常正确,我保证他的谋略可以成功。”刘病已于是用正式诏书嘉勉赵充国,批准他的计划。可是,因为强弓兵团司令许延寿、破羌兵团司令辛武贤,屡次建议应该采取行动,刘病已也同时批准,命两个兵团跟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赵卬,发动攻击。结果,强弓兵团斩杀跟俘虏四千余人,破羌兵团斩杀跟俘虏二千余人,赵卬斩杀跟俘虏也有二千余人。而赵充国收容归降的羌部落,就有五千余人。

刘病已下诏撤回骑兵，只留下赵充国步兵，在湟中（青海省东北部）开荒屯垦。

前六〇年，夏季，五月，西羌战乱结束，西征军司令赵充国上书，说：

“先零部落（散布在青海湖东）本来只不过五万人，被汉朝军队击斩七千六百人，归降的有三万一千二百人，淹死在黄河、湟水的，以及饿死的，有五六千人（共四万四千八百人）。计算起来，随着他们酋长煎巩、黄羝（音 dī）等一齐逃亡在外的，不过四千人。已归降的罕部落酋长靡忘等保证，一定可以把他们全部捕获。请准予撤军！”

西汉帝（十任宣帝）刘病已（本年三十二岁）批准，赵充国振旅班师。

赵充国的好友浩星赐（浩星，复姓），在半途迎接赵充国，建议说：“大家都认为，先零部落所以破败不堪，是因为破羌兵团（辛武贤），跟强弓兵团（许延寿）不断发动攻击，斩杀及俘虏很多的缘故。只有少数有洞察力的人了解，先零部落已经穷途末路，即令没有两个兵团的攻击，也非出来投降不可。将军晋见皇上时，最好把功劳转让给辛武贤和许延寿，声称他们所做的贡献，你不能相比。这样的话，对你并没有损失。”赵充国回答说：“我年纪已老，爵位也到了巅峰，不需要为了避免嫌疑，和为了避免别人讥刺我展示自己的功劳，而去欺骗英明的主上！军事措施，是国家的大事，应该为后世立下榜样。老臣如果爱惜性命，不肯向皇上分析利害，一旦去世，谁还肯再说实话？”

赵充国仍把他原来的意见，报告刘病已，刘病已完全同意。于是，撤销破羌兵团，辛武贤专任酒泉郡郡长（太守）。赵充国仍担任原来的后将军。

秋季，西羌各部落酋长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击斩先零部落酋长犹非、杨玉。其他酋长弟泽、阳雕、良儿、靡忘，分别率领煎巩、黄羝所属四千余人归降。西汉政府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余的人都封侯爵或君爵（离留、且种二人侯爵，儿库君爵。阳雕封言兵侯，良儿封君爵，靡忘封献牛君）。开始设置金城郡移民区（属国），收容归降的羌民部落。

刘病已下诏征求可以担任西羌保安司令（护羌校尉）人选。这时，赵充国已经卧病，四府联名推荐辛武贤的小弟辛汤（四府：宰相府、最高监察署、车骑将军府、前将军府——加上后将军府，本为五府）。赵充国反对，立刻从病床上起来，奏报说：“辛汤酗酒而又任性赌气，不适合主持蛮



族事务，不如辛汤的哥哥辛临众。”这时辛汤已经接受印信，刘病已下诏改派辛临众。可是不久，辛临众患病，不得不辞职。“五府”再推荐辛汤。辛汤到任后，曾经有几次，在酒醉时，肆虐移民区里的羌人，羌人再度叛变。跟赵充国所预料的，完全符合。

辛武贤把赵充国恨入骨髓，向刘病已告发赵充国的儿子、皇家警卫官（中郎）赵卬，泄露宫中谈话。赵卬被捕，在狱中自杀。（辛武贤检举赵卬曾告诉他：“皇上最初很讨厌张安世，本来要杀他，还是我父亲【赵充国】讲情，才没有动手。”）

匈奴汗国衰败

一、窝里斗白热化

前八五年，最初，刘彻（七任武帝）攻击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深入心脏，穷追猛打，历时二十余年。匈奴马匹牛羊家畜等，不能正常受孕繁殖，受到严重消耗，人民贫苦疲惫，达到极点。回想往日跟西汉和平相处的好日子，盼望恢复和解。但战败之国，已没有和解条件，所以总是碰壁。

单于（十任）栾提狐鹿姑有异母老弟（名不详），当东部军区司令（左大都尉），为人贤明，民心归附。皇太后恐怕栾提狐鹿姑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于是派人把东部军区司令（左大都尉）刺死。东部军区司令（左大都尉）同母的哥哥，悲愤交集，从此不再前往王庭。

本年（前八五年），栾提狐鹿姑病重不起，吩咐皇族父老：“我的儿子，年纪太小，还不能治理国家。单于宝座，应传给我弟弟右谷蠡王。”栾提狐鹿姑逝世后，卫律等跟正宫皇后（颛渠阏氏），密不发丧，假传圣旨，指定儿子左谷蠡王栾提壶衍鞬继任单于（十一任）。

这项宫廷阴谋不久泄露，左贤王、右谷蠡王，大为怨恨，率领部众打算投奔西汉，又恐怕道路太远，中途受到新立单于（十一任）的袭击，不能到达。于是胁迫卢屠王共同投奔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西汉边境】）。卢屠王忠心耿耿，拒抗胁迫，径向新单于栾提壶衍鞬告发。栾提壶衍鞬派人前去审讯，右谷蠡王全盘否认，反而一口咬定是卢屠王企图叛变。于是，斩卢屠王；全匈奴人民悲愤这场冤狱。然而，右谷蠡

王跟左贤王却瓜分了该“叛逆”的部属跟他的土地，而且也不再参与龙城（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的朝会（匈奴汗国传统，各部酋长无论年长年幼，每年正月都要到王庭朝见单于。每年五月，再到龙城集会，祭祀祖先跟天地鬼神）。

匈奴汗国遂开始衰落。

前八一年，春季，二月，匈奴新单于（十一任）栾提壶衍鞬即位，由于娘亲皇太后（大阏氏）行为乖张，国内分崩离析，时常恐惧西汉再发动攻击。采纳卫律的建议，再向西汉要求和解。西汉使节到匈奴后，查询苏武的下落，匈奴声称：苏武早已死亡。

后来，西汉再派使节到匈奴。常惠（参考前一〇〇年）秘密告诉内情，并教导下列一番话，让使节告诉单于栾提壶衍鞬说：“汉朝皇帝在御花园（上林苑）打猎，射下一只飞雁，雁脚上绑着一份苏武在绸缎上写的求救书信。明明他在北海（贝加尔湖）蛮荒！”西汉使节大喜，遂用这番话询问栾提壶衍鞬，栾提壶衍鞬大惊，跟左右呆了一会儿，道歉说：“苏武等确实还活在人间！”于是下令遣送苏武跟马宏等回国。

马宏，是西汉派驻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使节团正使、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王忠的副使。被匈奴汗国的游骑部队截获，王忠战死，马宏被俘，拒绝投降。匈奴释放两人，用以表示和解的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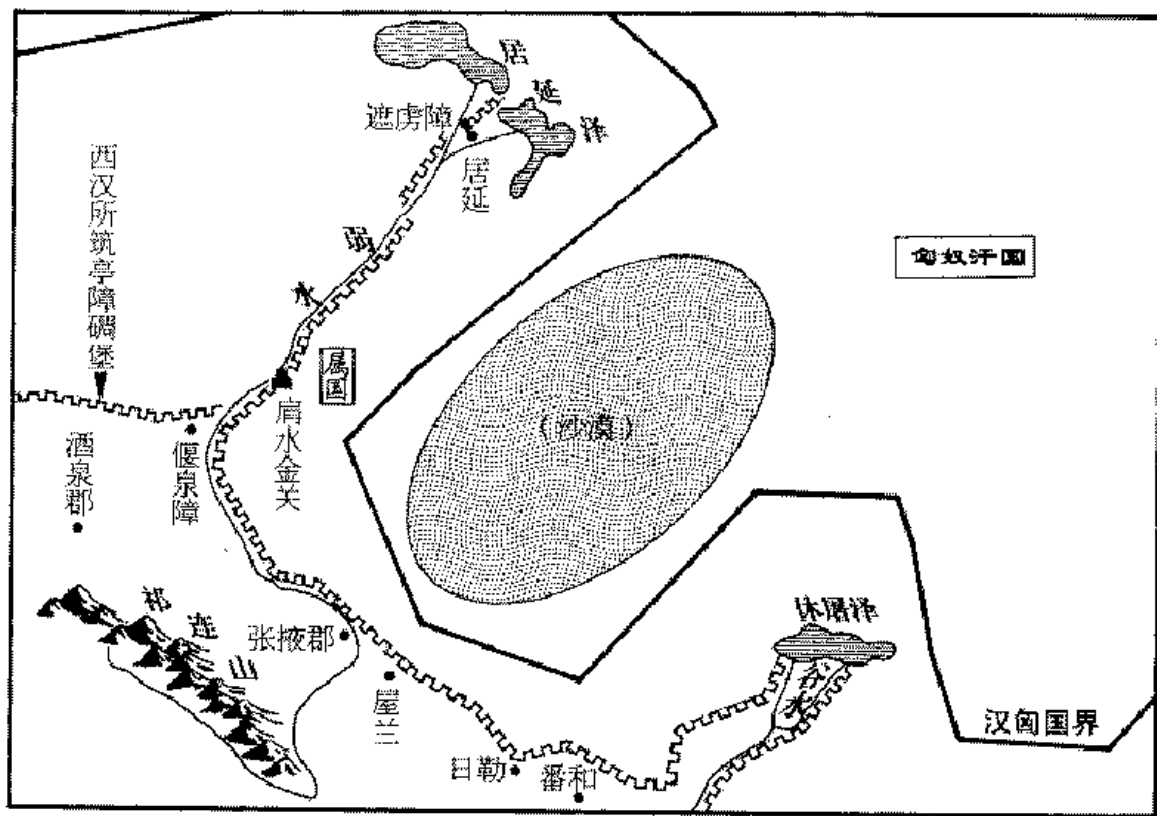
前八〇年，匈奴汗国动员东西两大军区骑兵二万余人，分为四路纵队，向西汉边塞，同时发动总攻。西汉边防部队反击，斩杀及俘虏九千人，生擒瓠脱王（瓠，音ōu。瓠脱，匈奴语，指边界上的前哨站或瞭望台），而西汉却没有什伤亡。匈奴恐惧瓠脱王做西汉向导反攻，急向西北撤退，不敢南下寻觅水草（匈奴汗国的战斗力，明显衰退）。

西汉政府大量移民，屯垦中匈两国交界处的真空地带（瓠脱）。

前七九年，匈奴汗国再派骑兵九千人南下，进驻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五十公里新忽热，参考前一〇四年），用以防备西汉突击。但在北方余吾水（蒙古共和国土拉河）上，搭建桥梁，准备随时撤退。匈奴单于（十一任）栾提壶衍鞬，希望跟西汉和解，又怕西汉拒绝，所以不肯先提出请求，但常教他的左右，向西汉派往匈奴的使节暗示。不过骚扰边塞的事件越来越少，对西汉使节的招待也越发隆重，目的仍在走和解之途。西汉政府也虚应故事，保持友善。

前七八年，匈奴汗国单于栾提壶衍鞬，命犁污王侦察西汉边塞。犁污

王回报说，酒泉郡、张掖郡一带，西汉兵力微弱，如果发动攻击，可能恢复故土（前一二一年，浑邪王归降，始属西汉）。当时，西汉政府已从归降的匈奴人口中得到消息。西汉帝（八任昭帝）刘弗陵（本年十七岁）下诏沿边严密戒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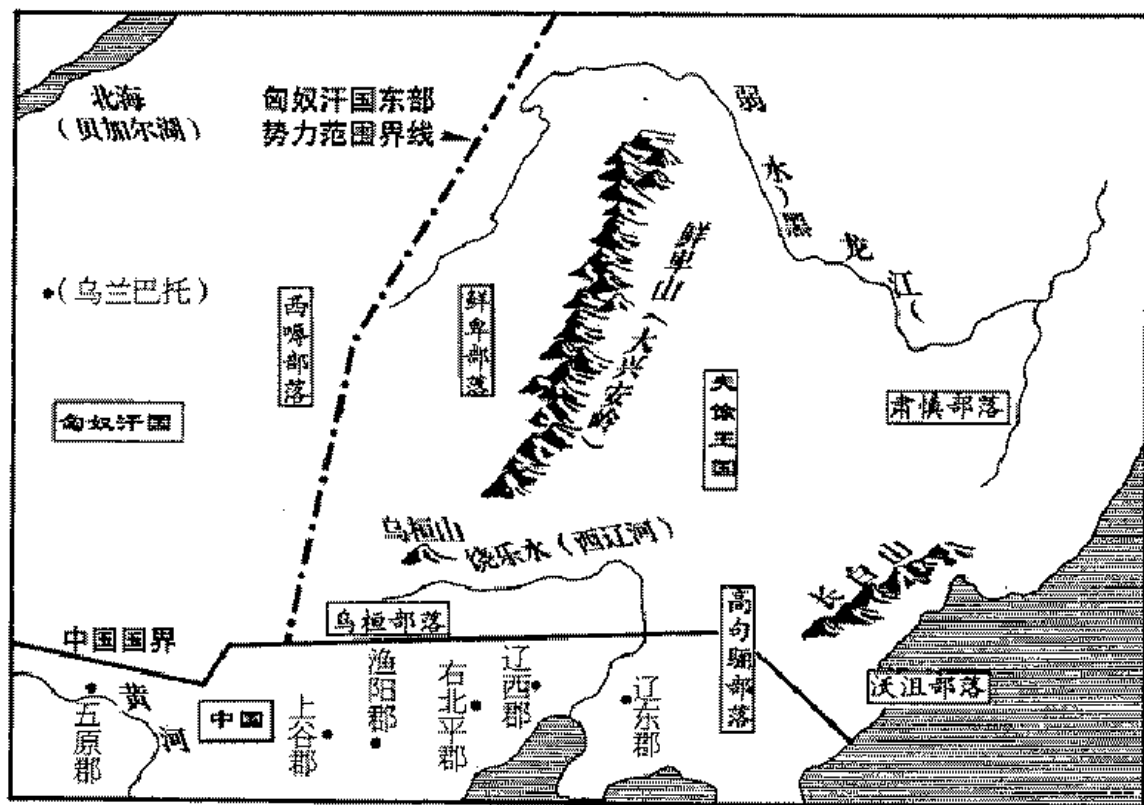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八年 匈奴攻击张掖、酒泉

不久，匈奴右贤王、犁污王，率四千人骑兵，分三路侵入日勒（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甘肃省张掖市东南）、番和（甘肃省永昌县）。张掖郡长、移民区驻军司令（属国都尉。总部设今甘肃省金塔县东），征调边防军反击，匈奴大败，能逃脱的不过数百人。移民区义渠王（义渠部落酋长）在作战中射杀犁污王。西汉政府赏赐义渠王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改封犁污王（对匈奴汗国的一种心战）。从此，匈奴汗国不敢再攻击张掖郡（收复河西走廊的希望，完全破灭）。

最初，匈奴二任单于栾提冒顿，击破东胡部落（内蒙古东部，参考前二〇一年），东胡残众向东逃亡，分别窜入乌桓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乌聊山）、鲜卑山（大兴安岭），遂分成两大部落（乌桓部落及鲜卑部落），世代被匈奴汗国奴役。等到刘彻攻破匈奴汗国东部军区，匈奴势力向西退缩，西汉政府遂把乌桓人移民到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渔阳郡



(北京市密云县)、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县西南)、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等郡的边塞之外,作为西汉跟匈奴的缓冲,同时也使乌桓替西汉侦察匈奴的动静。西汉政府特别设立乌桓保安司令(护乌桓校尉),驻扎在移民区内,做他们主管官员,监视他们不能跟匈奴来往。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八年 东北地区各民族分布

以后,乌桓部落逐渐强大。本年(前七八),竟行攻击西汉。

原来,匈奴汗国骑兵三千余人,攻入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杀戮俘虏几千人。接着几万人的匈奴兵团,沿着西汉北方边塞移动,同时攻击边塞外西汉建立的碉堡亭障,裹胁官吏跟人民。当时,西汉沿边各郡的烽火台,一个接连一个,戒备森严。匈奴每次入侵,难有什么收获,所以若干年以来,很少有过军事行动。而归降西汉的匈奴人,告诉西汉官员说:乌桓部落常常挖掘匈奴汗国单于祖先们的坟墓,匈奴把乌桓恨到透顶,正准备出动两万余骑兵,要给乌桓部落一个教训。

霍光打算用大军突击匈奴,询问大军保护总监(护军都尉)赵充国。赵充国认为:乌桓经常侵略边塞,而今匈奴要攻击它,对汉朝有利。而且匈奴很少南侵,两国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蛮族之间互相攻击,而汉朝忽然插手,岂不是招惹是非?不是上等谋略。霍光再问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

将) 范明友, 范明友认为汉朝应该有所反应。

于是, 任命范明友当度辽将军 (此时仍是杂号将军, 军事行动之后, 即行撤销。直到下世纪【公元一世纪】六五年, 东汉王朝时, 才改成常设官), 率二万人, 从辽东郡 (辽宁省辽阳市) 出塞。匈奴得到西汉出兵消息, 即行撤退。

当范明友出发时, 霍光警告他: 大军不可以空手而还, 如果不能攻击匈奴, 那么, 就攻击乌桓。倒霉的乌桓部落, 刚刚受到匈奴创伤, 正在收拾残局, 西汉兵团忽然又发动攻击, 狼狈不堪。范明友斩杀六千余人, 取得三个大王 (酋长) 的人头。

匈奴大为震恐, 然而, 已不能再出动大军。

前七二年, 最初, 下嫁给乌孙王国 (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西汉边境】) 国王岑娶的西汉公主刘细君逝世 (参考前一〇五年)。西汉政府把楚王 (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 刘戊的孙女刘解忧 (刘戊因参与七国之乱伏诛), 再下嫁给岑娶。岑娶的另一位外国籍妻子 (胡妇) 生子泥靡, 年纪还小。岑娶死的时候, 先把王位让给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 嘱咐说: “等到泥靡长大, 再把宝座传给他。”

翁归靡即位后, 号称“肥王” (此人可能是个巨胖), 依该国的风俗习惯, 刘解忧继续做他的妻子, 生下三男二女。长子名元贵靡, 次子名万年, 幼子名大乐。刘弗陵 (八任昭帝) 在位时, 刘解忧上书中央政府, 说: “匈奴汗国跟车师国结盟, 组织联军, 侵略乌孙, 请祖国援救!” 中央政府调动兵马, 准备出击。恰巧刘弗陵逝世, 遂告停顿。本年 (前七二年), 刘病已派特级国务官 (光禄大夫) 常惠当使节, 前往乌孙王国。而刘解忧跟乌孙王国国王 (昆弥) 翁归靡的告急文书又到: “匈奴大军已开始攻击, 并派出使节到乌孙, 警告说: ‘交出汉朝公主!’ 企图断绝乌孙跟汉朝的关系。我们将出动五万精锐骑兵, 竭力抵抗。请求祖国快派兵拯救公主跟国王。” 而匈奴先前对西汉边塞, 也不断侵扰, 西汉政府决定还击。

秋季, 西汉政府下令动员, 任命最高监察长 (御史大夫) 田广明当祁连将军, 率四万余骑兵, 从西河郡 (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 出发。另外, 度辽将军范明友, 率三万余骑兵, 从张掖郡 (甘肃省张掖市) 出发。前将军韩增, 率三万余骑兵, 从云中郡 (内蒙古托克托县) 出发。任命后将军赵充国当蒲类将军, 率三万余骑兵, 从酒泉郡 (甘肃省酒泉市) 出发。云中郡郡长 (太守) 田顺, 当虎牙将军, 率三万余骑兵, 从五原郡 (内蒙古





包头市)出发。规定各路人要深入二千余华里,作大规模扫荡。

再任命常惠当指挥官(校尉)，“持节”，督促乌孙兵团，共同出击。

前七一年，正月十八日，出征匈奴汗国的五位将领，由首都长安出发。匈奴得到西汉动员庞大兵力消息，十分惊慌，迅速向瀚海沙漠以北撤退。拔营仓促，老弱在后面奔走追赶，驱逐牛羊家畜，情况非常狼狈。因此，沙漠以南，再没有敌踪，五路远征军长驱直入，也没有什么收获。

夏季，五月，各路人班师，复员。清查战果：

度辽将军范明友从张掖郡出塞一千二百余华里，到达蒲离候水（今地不详），斩杀及俘虏七百余人。

前将军韩增，从云中郡出塞一千二百余华里，到达乌员（今地不详），斩杀及俘虏一百余人。

蒲类将军赵充国，从酒泉郡出塞一千八百余华里，到达西方的候山（今地不详），斩杀及俘虏匈奴单于使节蒲阴王以下三百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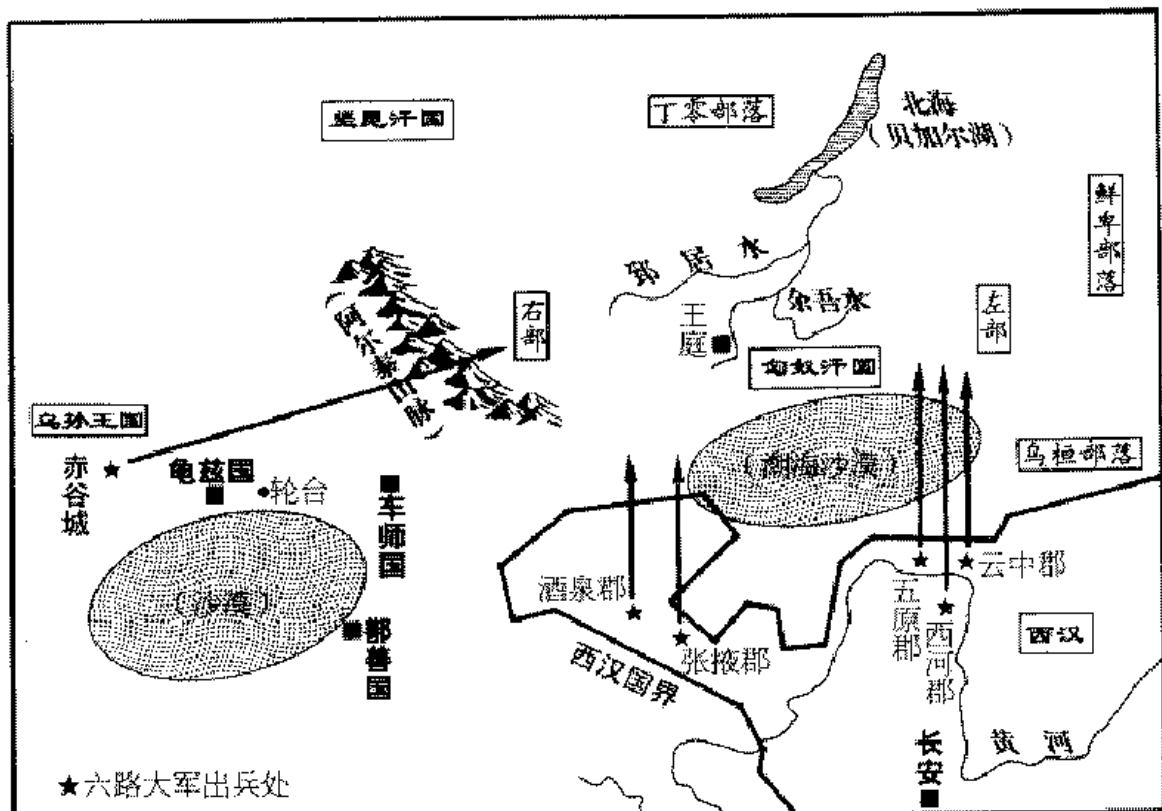
因为情报说匈奴主力早已远去，所以三位将领都没有到达预定的距离——二千华里，即行回军。刘病已认为他们的过失并不严重，特别从宽处理，不加处罚。

祁连将军田广明，从西河郡出塞一千六百华里，到达鸡秩山（今地不详），斩杀及俘虏十九人。正好遇到从匈奴回来的西汉使节冉弘等一行人，冉弘透露鸡秩山西方集结有匈奴部队，田广明不敢前进，警告冉弘等，要他们表示：什么都没有看到，下令班师。监察员（御史属）公孙益寿（公孙，复姓）抗议，认为应该追击，田广明拒不采纳，即行率军回国。

虎牙将军田顺，从五原郡出塞八百余华里，到达丹余吾水（今地不详），即停止前进，斩杀及俘虏一千九百余人，撤退。

刘病已认为田顺距原定的目标太远，而又假报斩杀及俘虏人数。田广明明知敌人就在前面，却畏缩逗留。下令军法审判，二人自杀。擢升公孙益寿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

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国王（昆弥）翁归靡，亲自率骑兵五万人，跟西汉指挥官（校尉）常惠，深入匈奴汗国西部，军队直抵右谷蠡王的王庭（应在今蒙古共和国西部阿尔泰山北麓）。俘虏单于的伯父叔父一辈，跟单于的嫂嫂，以及公主（居次）、有名的亲王、封王、犁污兵团司令（犁污都尉）、指挥官（千长）、骑兵将领以下，共四万人；牛、马、羊、驴、骆驼，共七十余万头。乌孙王国把他最需要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二年至前七一年五月 西汉王朝六路大军进击匈奴

的东西，留下自用。

刘病已认为，汉朝五位将领全都没有功劳，只有常惠出使乌孙，有如此惊人的斩获，遂封常惠当长罗侯。

匈奴汗国经这次打击与损失，部众伤残逃亡，家畜因长途跋涉，大批丧生，多到不可胜数。国家损耗，不易恢复。对乌孙王国深为怨恨。

刘病已再派常惠，携带金银财宝，到乌孙王国，赏赐有战功的贵族。常惠奏报：“龟兹国（新疆库车县）曾经袭杀汉朝派驻轮台（新疆轮台县）屯垦区司令赖丹（参考前七七年），还没有受到惩罚，请准许顺便讨伐。”刘病已不许。但西汉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暗示他可以相机行事。常惠率领部下五百人，从乌孙王国回程时，征发龟兹以东各国军队二万人，再派副使节征发龟兹以西各国军队二万人，配备乌孙王国军队七千人，三面围攻龟兹。在完成包围圈之前，派人前往责备袭杀西汉使节的罪状。龟兹王请罪说：“那是我老爹在世时，贵族姑翼的主意，使我老爹犯下错误，我并没有罪。”常惠说：“既然如此，交出姑翼，就饶了你。”龟兹王把姑翼捆绑送到大营，常惠把他诛杀，回国。

冬季，匈奴汗国单于（十一任）栾提壶衍鞮，亲率好几万人的骑兵，



攻击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以报复正月乌孙王国对匈奴的攻击，俘虏乌孙不少老弱。可是，当他班师时，大雪疯狂降落，一日之间，地面雪深一丈有余，民众和家畜，大批冻死，勉强撤回国的，还不及出征时十分之一。

于是，这个古老而凋谢的汗国，成了豺狼吞噬的对象。丁零部落（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乘匈奴战斗力衰竭，向南推进，攻击匈奴的北部（这是匈奴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来自北方的攻击），乌桓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攻击它的东部，乌孙王国攻击它的西部。三国分别攻击，总共斩杀好几万人、好几万匹马，跟无法计数的牛羊。匈奴严重缺粮，大批饿死，人民死亡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三，家畜死亡达到总头数的十分之五。匈奴更为衰弱，原来臣服它的国家和部落，几乎全都背叛，境内治安破坏，贼盗蜂起，匈奴政府已没有能力治理。

后来，西汉派出三千余骑兵，分三道深入匈奴，俘虏数千人班师。匈奴无法再行报复，越加盼望跟西汉皇家和亲，边塞一带，更少事端。

前六八年，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单于（十一任）栾提壶衍鞬逝世，老弟左贤王栾提虚闾权渠继位（十二任）。娶西部兵团司令（右大将军）生的女儿当大皇后（大阏氏），而贬黜老哥栾提壶衍鞬（十一任）所爱的正宫皇后（颛渠阏氏。颛，音 zhuān）；正宫皇后的弟弟、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大为愤怒（匈奴汗国风俗，兄死，弟要娶嫂；爹死，儿子要娶爹的小老婆。不仅匈奴汗国如此，乌孙王国如此，北方游牧民族，都是如此。直到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金帝国，仍维持这种传统）。这时，西汉了解匈奴汗国国力已衰，再不能发动攻击，把边塞外的一些前进基地（如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五十公里新忽热】、遮虏障【内蒙古额济纳旗故居延海南】），全部撤除，使人民获得休息。

栾提虚闾权渠对西汉这项措施，十分欣喜，召开贵族会议，企图跟西汉和解，恢复昔日友谊。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从中破坏，建议说：“从前，汉朝派遣使节前面走，大军后面跟。我们不妨也仿效他们的办法，先派使节进入汉朝，然后大军攻击。”并自告奋勇跟呼卢訾王（訾，音 zǐ）各率一万人骑兵南下，沿着西汉边塞打猎。一旦抓住机会，即行入侵。

然而，两路大军距西汉边塞还有段距离时，匈奴三个战士逃奔西汉，向西汉政府报告匈奴兵团的阴谋。刘病已下令征调边防军备战，派西汉最高统帅部军纪总监（“军监”，地位次于军法总监【军正】）治众（姓不

详)等四人,率五千骑兵,分为三队,各出塞几百华里,作威力搜索,各捕获数十人班师。这时,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等因三名部下逃亡,知道无法突击,不敢前进,即行撤退。

本年(前六八年),匈奴汗国发生可怕的大饥荒,人民、牲畜死亡十分之六七,而又动员两个兵团各一万人,防备西汉进攻,使情况更为恶劣。

秋季,从前降服匈奴,使居留匈奴东部的西噶部落(蒙古共和国乔巴山附近。噶,音rù),在酋长率领下,有好几千人,驱赶着自己的家畜南下。匈奴边防军截击,双方激战,死伤相当。但西噶部落终于突破防线,归降西汉。

前六七年,八任帝(昭帝)刘弗陵在位时,匈奴汗国曾派出四千骑兵,在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开荒屯垦。后来,西汉五位将军出塞攻击匈奴,匈奴屯垦兵团惊恐撤退。车师国才再跟西汉恢复邦交。匈奴大发脾气,征召车师国的太子军宿,打算扣留作为人质。军宿的亲娘是焉耆国(新疆焉耆县)国王的女儿,所以军宿是焉耆国王的外孙,他不想到匈奴当人质,而又不肯抗命,于是逃奔焉耆。车师王就改立另一个儿子乌贵当太子。于是乌贵得以继承王位,跟匈奴结成姻亲,重入匈奴怀抱,建议匈奴堵截西汉派往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的使节。

本年(前六七年),宫廷警卫官(侍郎)、会稽(江苏省苏州市)人郑吉,跟指挥官(校尉)司马熹(熹,音xī),率领被免除罪刑的囚犯,在渠犂(新疆库尔勒市西南)开荒屯垦,调发各王国军队一万余人,连同屯垦兵团一千五百人,联合攻击车师。车师大败,乌贵请求投降。

匈奴汗国大为震怒,出军攻击车师。郑吉、司马熹率军向北挺进迎战,匈奴不敢前进。郑吉、司马熹就留下一个军官跟二十个战士,保护乌贵,然后率大军回渠犂。国王乌贵认为二十个战士不可能保护他,一旦匈奴反击,他会丧生。于是,王位也不要了,单人独马,逃奔乌孙王国。郑吉遂即把乌贵的妻子,用政府驿马车,送到西汉首都长安。匈奴汗国再立乌贵兄弟辈的兜莫当车师王,把车师全国人民东迁,故土一空。郑吉于是派三百个武装战士,进入真空的车师国开荒屯垦。

二、在西域初设总督

前六四年,匈奴汗国的重臣,一致认为:“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



土地肥沃，草木茂盛，位置又最接近匈奴。汉朝人占据得越久，田亩开辟得越多，储存的粮食也越多，对匈奴一定造成伤害，我们不能不夺回来。”于是，不断派军攻击西汉的屯垦兵团。西汉屯垦兵团不断战斗，筋疲力尽，不能支持。郑吉率驻扎渠犂（新疆库尔勒市西南）的另一支屯垦兵团七千余人赴援，陷于包围。

郑吉上书中央政府求救，说：“车师距渠犂一千余华里（两地航空距离四百公里），汉朝屯垦军在渠犂的很少，不能解除车师的危急，建议增加屯垦军人数。”刘病已跟后将军赵充国等讨论，打算乘匈奴汗国国内空虚，攻击它的西部军区（蒙古共和国西部阿尔泰山北麓），使它不敢再骚扰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

魏相上书劝阻，说：

“我听说：平定叛乱，诛杀凶暴，称为‘义兵’，把仁义当做使命的军队，是王者之师。敌人发动侵略，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起来抵抗，称为‘应兵’，救亡图存，阻止外患，可以取得胜利。为了一口气咽不下去，争回颜面，只不过一点小小的伤害，便忍不住满腔怒火，疆场相见，称为‘忿兵’，这种受情绪驱使的战争，必然顿挫。贪图别国的土地、爱慕别国的金银财宝，因而劳师动众，称为‘贪兵’，因为没有正义的士气，就非失败不可。仗恃国家强大，炫耀人口众多，打算在敌人身上展示自己的威望，称为‘骄兵’，傲气凌人的结果，会使全军覆灭。这五种军事行动的结局，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是一种公平的天道。

“最近，匈奴汗国曾经不断伸出友善的手，所掳掠的汉朝士兵，都遣送他们回来，再也没有进犯过边塞。虽然争夺车师国，不过是小规模的战斗，不足介意。听说各位将军打算动员大军，深入匈奴心脏，我十分愚昧，不知道这次军事行动，将归于哪一种类型？现在，沿着边塞的各郡，都很贫困。老爹跟儿子，只能共穿一件狗皮或羊皮，无米无粮，挖掘草根充饥，常害怕他们无法维持残生，又怎么忍心使他们再去服役？

“《老子》说：‘军事行动之后，必有凶年。’意思是人民愁苦怨恨之气，伤害天地间阴阳调和（《老子》的话有科学根据，被这么一解释，反而玄得难以理解。原因简单明了：劳力缺乏，灌溉系统毁坏，田地荒芜。自然发生旱灾，有旱灾必有饥馑，死尸遍野，瘟疫自起）。幸而胜利，还有后遗症，恐怕天灾民变，从此一发不可遏止。

“现在的郡长跟封国宰相，很多人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刘病已时

代，以吏治清明闻名于世，尚且如此），民情更是浇薄，水灾旱灾，不时发生。就在今年（前六四年），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妻子杀丈夫的，有二百二十二人，我认为这不是小的变态事件。陛下左右官员，没有考虑到民间痛苦，仍主张大张挞伐，在万里外的蛮荒地区，报复细小的仇恨，恐怕会应验孔丘所说的‘季孙的灾难，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颛史，音 zhuān yú。萧墙，大门之内的屏风小墙，遮断对外人对庭院的视线。鲁国世袭的国务官季姓家族，将要攻击颛臾国【山东省平邑县】，孔丘告诉他的弟子这样说，指危害季姓家族的，不在外，而在内。）

刘病已采纳魏相的建议，停止动员。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的边防军骑兵部队，前往车师国，护送郑吉跟屯垦兵团到渠犂。征召逃亡在焉耆国（新疆焉耆县）的车师前太子军宿，封他当车师王，把车师国所有人民，迁到渠犂；把车师国故地跟已开垦出来的农田，全放弃给匈奴。任命郑吉当护卫军政官（护司马），使负责鄯善国（原楼兰国，新疆若羌县）以西，南道（新疆塔里木盆地南边缘）诸国安全（北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缘】已放弃）。

前六〇年，匈奴汗国单于（十二任）栾提虚闾权渠，亲率十余万人的庞大骑兵军团，沿着西汉北方边界打猎，准备乘机攻入边塞掳掠。大军在南下途中，还没有到达边界时，他的部属题除渠堂，逃亡到西汉投降，透露这项军事目的。西汉政府封题除渠堂当言兵鹿奚鹿卢侯（这是一个奇异的爵名，《汉书·功臣表》上没有记载，可能只有薪俸，没有采邑。跟西羌部落归顺后封的那批“王”、“侯”、“君”一样，只是一种羁縻性、象征性爵位）。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领四万余骑兵，沿着边塞九郡布防（九郡：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代郡【河北省蔚县】、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定襄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县西南】、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渔阳郡【北京市密云县】）。月余之后，栾提虚闾权渠患病吐血，不敢深入，撤军北返。派题王都犁胡次等，出使西汉，要求和解。还没有决定，而栾提虚闾权渠逝世。

当初，栾提虚闾权渠即位时，疏远正宫皇后（参考前六八年），正宫皇后就跟右贤王栾提屠耆堂私通。栾提屠耆堂本来要前往龙城（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参加大会，正宫皇后告诉他：“单于（栾提虚闾权渠）病重，不要走得太远！”几天之后，栾提虚闾权渠逝世，左右当权贵族郝宿王刑未



央，派出使节征召散布全国各地的亲王，共商大计。各地亲王还没有到达，正宫皇后跟她的弟弟、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都隆奇，共同设谋，拥立栾提屠耆堂当单于（十三任），称握衍胸鞬单于。栾提屠耆堂是六任单于栾提乌维的耳孙（八代孙，玄孙的儿子）。

栾提屠耆堂即位后，凶恶残暴，诛杀郝宿王刑未央等，而只信任都隆奇。把前任单于（十二任）栾提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逐出政府，改用自己的子弟近亲。栾提虚闾权渠的儿子栾提稽侯栅，不能继承宝座，既愤怒又恐惧，逃亡到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的部落，本是康居王国（首都卑阇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Turkestan】）跟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之间的小国，不断受到康、乌两国的攻击，生存困难，索性率领他的数千人部落，归降匈奴汗国。十任单于栾提狐鹿姑，把侄儿日逐王的姐姐，嫁给乌禅幕，使他同他的部落，长期居留东部。

日逐王栾提先贤掸的老爹左贤王，本来已当了单于，稍后才把单于宝座让给栾提狐鹿姑（十任）。栾提狐鹿姑公开承诺，死后传位给他。匈奴汗国人民，都确信日逐王终有一天会继大位，这是当年的政治形势（参考前九六年）。而现在的日逐王栾提先贤掸，跟现任单于（十三任）栾提屠耆堂，二人有过争执，而且怒目相向，势不并存。为了自保，打算率领他的部落，归顺西汉。派人到西域渠犂（新疆库尔勒市西南），跟西汉驻扎西域的骑兵总监（骑都尉）郑吉，取得联系。郑吉立即征调渠犂、龟兹（新疆库车县）等国士卒五万人，迎接日逐王栾提先贤掸部落一万二千人，以及小王、将领十二人，护送到河曲（青海省东部，湟水流域以南。黄河到此，弯曲成“S”形状，称河曲。这个地区，在以后史迹上，占重要位置），中途很多人逃亡，郑吉派军追击，一律诛杀。最后，陪同日逐王栾提先贤掸到首都长安，西汉政府封栾提先贤掸当归德侯。

郑吉曾击破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现在又收降匈奴汗国的日逐王，声威震撼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西汉政府命他兼管车师以西“北道”（前六四年，仅命郑吉负责鄯善以西“南道”【新疆塔里木盆地南边缘】治安，本年命他兼管“北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缘】，西域全部交给郑吉），遂称郑吉为“总督”（都护）。西域之设总督，从郑吉开始。

刘病已封郑吉当安远侯。郑吉遂在距离各国都差不多的地点，兴筑乌垒城（新疆轮台县东北，跟渠犂屯田接近），东距西汉边城阳关（甘肃省

敦煌市西南)二千七百华里(航空距离八百五十公里)。从此,匈奴汗国更形衰弱,不敢再争西域的霸权,遂撤销过去设置的匈奴西域总督(僮仆都尉)。西汉西域总督(都护)负责保护乌孙王国、康居王国等三十六国,如果发生变乱,立即向中央政府报告。可以安抚的,安抚;安抚不了的,讨伐。西汉政府命令,通行全部西域。

匈奴握衍胸鞬单于(十三任)栾提屠耆堂封他的族兄栾提薄胥堂当日逐王。

前五九年,匈奴汗国握衍胸鞬单于栾提屠耆堂,痛恨日逐王栾提先贤掸归降西汉,于是诛杀他两个弟弟。乌禅幕请求宽恕,饶他们一死。栾提屠耆堂拒绝,乌禅幕大为痛心。

后来,左奥鞬王逝世,栾提屠耆堂封他的幼子当奥鞬王,留在王庭供职,不准接管部落。奥鞬部落的贵族,遂共同拥戴故王的其他儿子继任奥鞬王,向东迁移。栾提屠耆堂派右宰相(右丞相)率一万骑兵追击,损失好几千人,不能取胜。

前五八年,五月,匈奴汗国握衍胸鞬单于栾提屠耆堂,派他的弟弟呼留若王栾提胜之,到西汉朝见。

握衍胸鞬单于栾提屠耆堂,凶暴狂横,喜爱诛杀,贵族和人民都离心离德。而太子和左贤王又不断构陷东部军区左谷蠡王以下的统兵将领,东部军区的贵族和将领们,既惊慌又愤怒。正好,乌桓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攻击匈奴汗国东部边防军姑夕王,掳掠不少人民。栾提屠耆堂大发雷霆。姑夕王恐惧不安,为了保护自己,索性联合乌禅幕,跟东部军区左谷蠡王以下将领,共同拥戴栾提稽侯栅,称呼韩邪单于(十四任),动员东部军区部队四五万人,向西挺进,攻击栾提屠耆堂。大军挺进到姑且水(图音河,发源于蒙古戈壁阿尔泰山,向北流到车车尔勒格城南)之北,栾提屠耆堂不敢迎战,率军逃亡,派人通知他弟弟右贤王,说:“东部叛军攻击我,你肯不肯赐给我援手?”右贤王说:“你没有一点爱心,大肆屠杀兄弟跟贵族。你回去死!不要来弄脏了我的地方!”栾提屠耆堂恨怒交集,而又无可奈何,自杀。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都隆奇抛下他的部落逃亡,投奔西部军区右贤王(都隆奇当初拥立栾提屠耆堂,所以溜走,参考前六〇年),他的部属全部归降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

栾提稽侯栅大军回到王庭(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几个月后,下令复员,命各部落返回各部落的牧地。在民间寻觅到老哥栾提呼屠吾斯,封





左谷蠡王。派人到西部军区，煽动贵族，希望击斩右贤王。

冬季，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都隆奇跟右贤王，共同拥戴日逐王栾提薄胥堂，称屠耆单于，发动数万人军队，向东袭击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栾提稽侯栅迎战，大败，向东撤退。栾提薄胥堂也退回西部军区，封长子栾提都涂吾西当左谷蠡王，幼子栾提姑督楼头当右谷蠡王，留他们驻守王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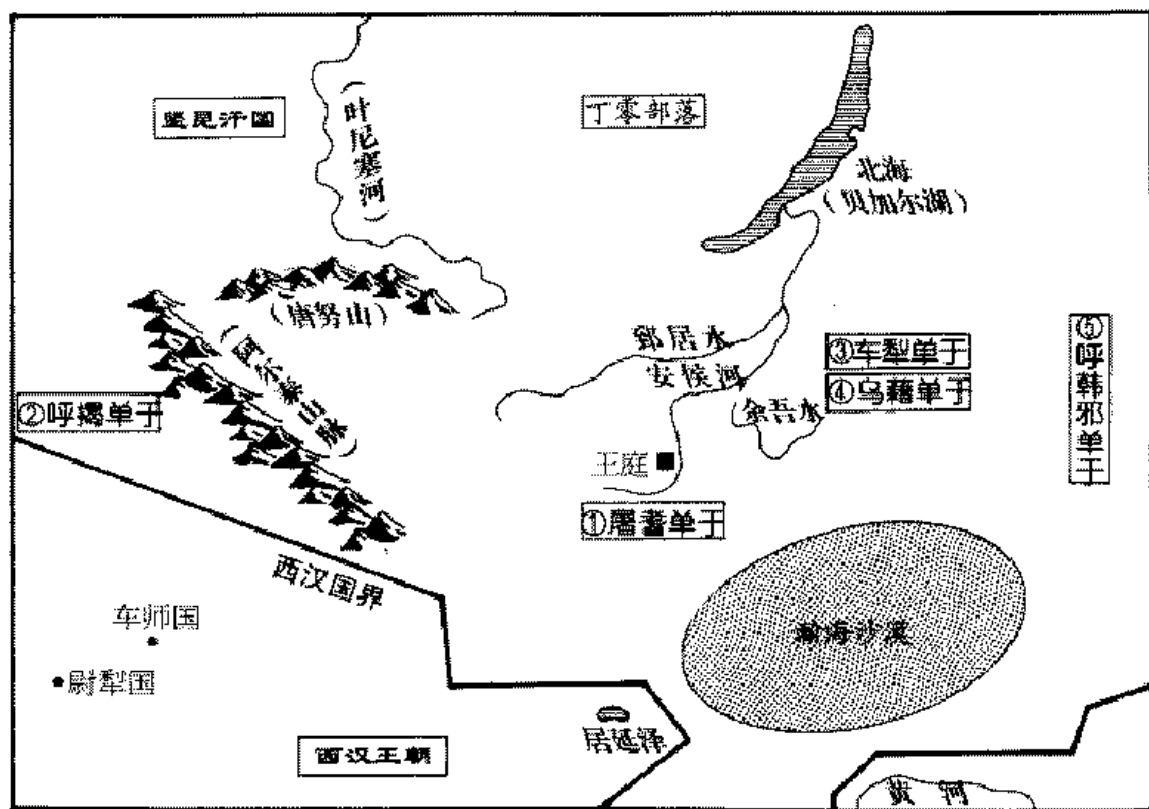
三、向西汉臣服

前五七年，秋季，七月，匈奴汗国屠耆单于栾提薄胥堂，命先贤掸的老哥右奥鞬王，跟乌藉兵团司令（都尉），各率二万骑兵，驻屯东边，防备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这时候，位于西部的呼揭王栾提来，跟唯犁地区司令（唯犁当户）合谋陷害右贤王，一口咬定右贤王当初要自立为单于。栾提薄胥堂不能分辨，就诛杀右贤王父子。不久发现冤枉，立刻再诛杀唯犁地区司令。呼揭王栾提来恐慌，索性叛变，率领部下逃走，自称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到消息，也自称车犁单于。而乌藉兵团司令跟进，自称乌藉单于。于是，匈奴汗国境内，五位单于（加上十四任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同时并立。

屠耆单于亲统大军，攻击东方的车犁单于，又派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五单于之四）。车犁、乌藉都被击败，向西北撤退，跟呼揭单于联合，拥有部队四万人。而乌藉、呼揭力单势弱，主动撤销单于称号，合力帮助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得到消息，命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即“左大将军”），以及东部军区司令（都尉），率四万骑兵，驻屯东方，防备呼韩邪单于（十四任）；然后亲自统大军四万骑兵，向西攻击车犁单于（五单于之三）。车犁单于大败，向西北逃走。屠耆单于率军回到西南部的闾敦地区（今地不详。闾，音 tà）。

西汉政府对匈奴汗国的内乱，议论纷纷，大多数主张：“匈奴伤害汉朝时间太久了，现在正应该利用他们的内部斗争，出动大军，一举歼灭。”

刘病已询问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回答说：“春秋时代，晋国士丐率军攻击齐国，得到齐国国君（二十四任灵公）姜环逝世的消息，即行撤退。君子们认为士丐最伟大的地方是，不乘敌国丧乱发动攻击，恩德才可以使孝子屈服，情谊才能够感动其他封国国君。前



公元前一世纪，前五七年 匈奴汗国五单于并立

些时，匈奴单于（十三任栾提屠耆堂）仰慕汉朝文化，一心向善，像幼弟一样地顺服。还派遣使节前来请求和亲，四海之内，都感到欣慰，蛮族们也都知道。不幸还没有缔结良缘，就被贼臣所害。（此人甚残暴并非如萧望之所说一心向善，只不过对西汉尚存敬畏之心。）如果我们现在就去讨伐，是乘人之危，而高兴他们人民的灾难。他们必然更向远方撤退；我们在没有仁义号召下出动军队，恐怕劳而无功。我的建议是：应派出使节，前往匈奴汗国吊丧慰问，辅助弱小，拯救灾民。四方蛮族听到这个消息，会尊敬汉朝的仁义。如果再施加恩典，使他们各得其位，必定臣服，这是最高的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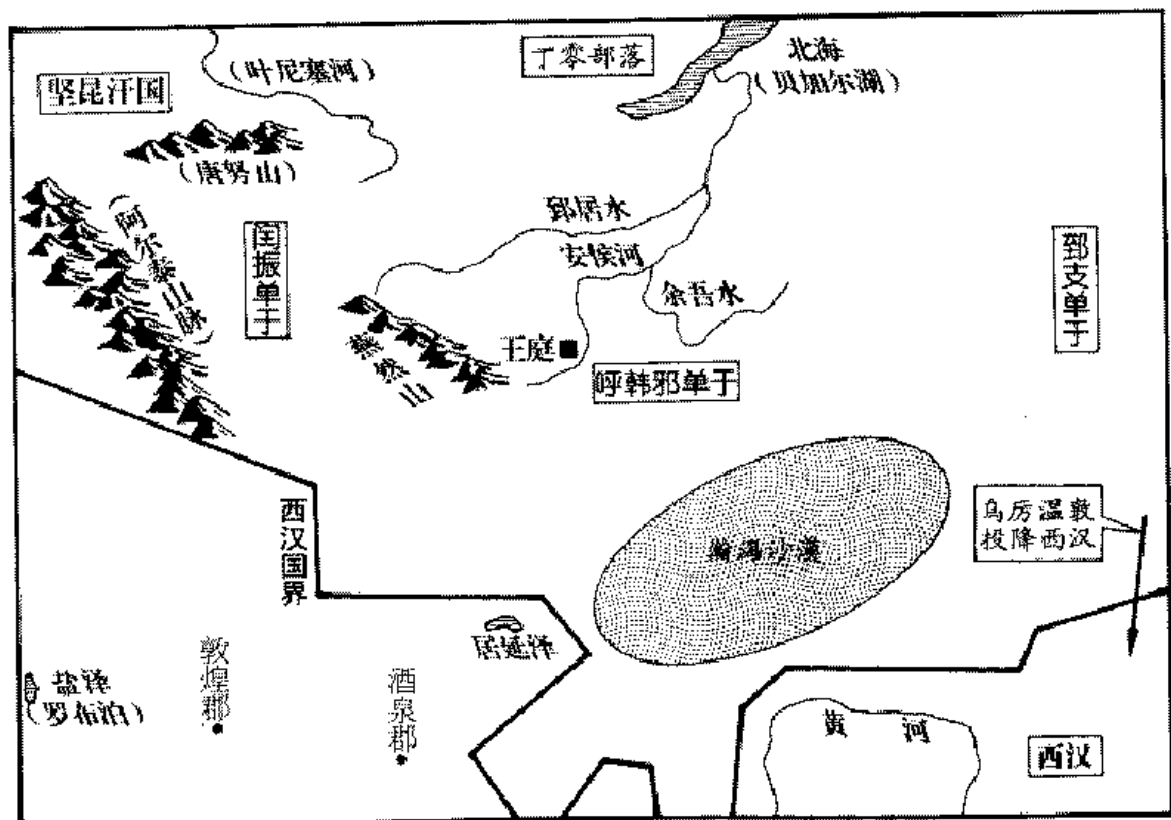
刘病已采纳这项建议。

前五六年，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命他的老弟右谷蠡王等，率大军西进，攻击屠耆单于，斩杀及俘虏一万余人。屠耆单于大为震怒，亲自统骑兵六万人的庞大兵团反攻，不料溃败，屠耆单于自杀。

东部军区总监（左大且渠）都隆奇跟屠耆单于的幼子右谷蠡王栾提姑督楼头，投降西汉。车犁单于则向东投降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

冬季，十一月，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的东部兵团司令（左大将）乌





公元前一世纪·前五六年 匈奴汗国三单于并立

厉屈，跟老爹随从武官（呼速累）乌厉温敦，看到匈奴汗国内乱不止，率领他们的部属数万人南下，投降西汉。西汉政府封乌厉屈当新城侯，乌厉温敦当义阳侯。

这时候，李陵的儿子再拥戴乌藉单于复位。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起兵攻击，击斩乌藉单于，重回王庭（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然而，部属才只有数万人而已。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在西境宣布独立，称国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老哥、左贤王栾提呼屠吾斯，在东境也宣布独立，称郅支骨都侯单于（本年【前五六年】，匈奴汗国由五单于并立，经过一番互相残杀的血战之后，分裂成三个独立汗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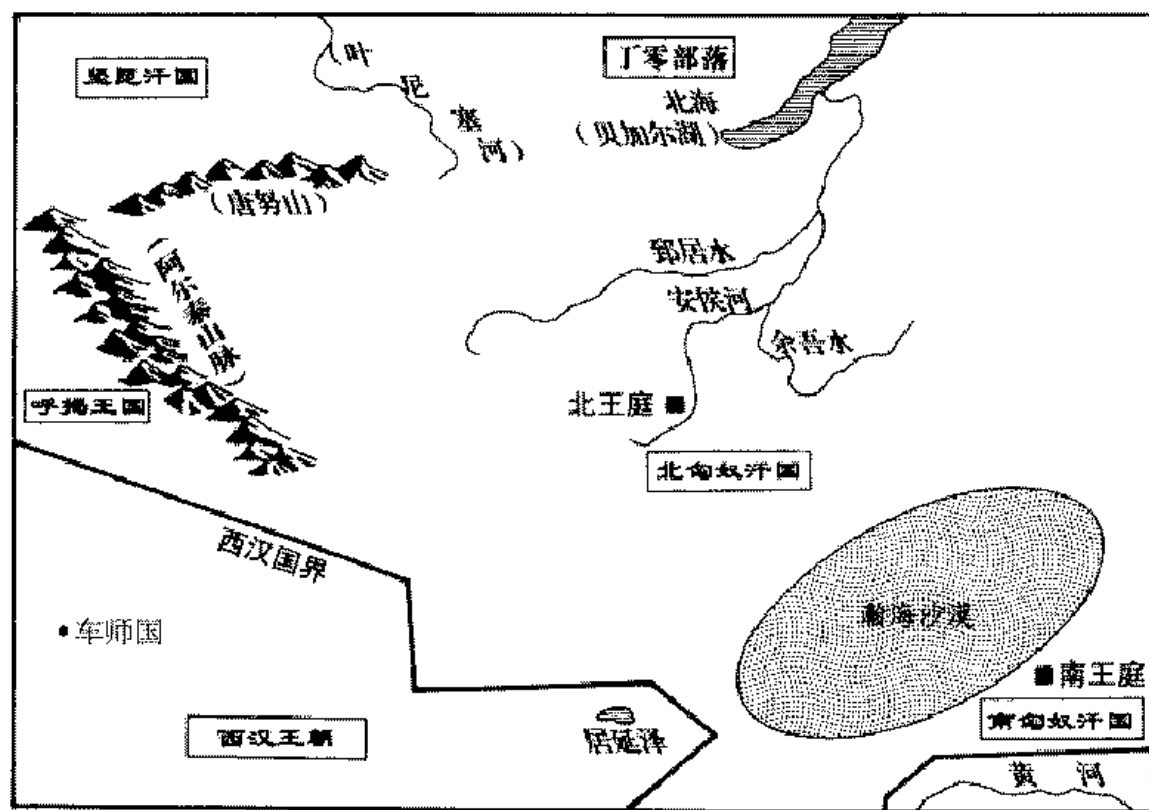
前五五年，设置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移民区（属国），与北地（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移民区（属国），收容归降的匈奴部落。

前五四年，匈奴西部的国振单于，率领部队向东攻击郅支单于，兵败被杀，部队被郅支单于并吞。

郅支单于乘战胜余威，攻击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栾提稽侯栅大败，逃走；郅支单于遂入居王庭（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

前五三年，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被郅支单于击败后，左

伊秩訾王提出建议说：“不如投降汉朝，朝见汉朝皇帝，要求汉朝帮助；匈奴汗国经过连年内战，已残破不堪，只有得到外援，才能平定内乱，维持统一局面。”栾提稽侯栅征求高级官员们意见，大家一致反对，说：“绝对不可这么做。匈奴的习惯是，崇拜英雄，而以服侍别人为低贱。立国精神就是不断地战斗，才终于建立强大的国家，使威名震慑所有蛮族。战死疆场，是大丈夫的本分。而今，不过兄弟争夺（郅支单于是老哥），将来不是老哥胜利，就是老弟胜利，无论是谁，总在自己人之手。即令战死，威名仍在。皇家子孙，仍是国家元首，永远统御各国。汉朝虽然强大，并不能吞并匈奴。为什么要背叛祖先，臣服归顺，侮辱我们历代君王，接受各国讥笑？即令因此而得到平安，又怎么再统御其他蛮族？”



公元前一世·前五四年 匈奴汗国分裂为南北二单于

左伊秩訾王说：“不然。强大衰弱，随着时代，各有不同。现在汉朝强，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等一些西域国家，都已经先后屈服。自从栾提且鞮侯单于（九任，呼韩邪单于的曾祖父）以来，匈奴汗国的国土，一天比一天削减，没有能力收复。我们虽然屹立不屈，却从没有过一天平安日子。现在，事奉汉朝，获得安全保障；不事奉汉朝，则覆亡在即。事实俱在，没有比这个更为明显。”



高级官员们仍不同意，向左伊秩訾王盘问诘难，久久不能定案。最后，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决定接受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领属下的人民和武装部队，向南移动，接近西汉边塞。派他的儿子右贤王栾提铎娄渠堂，到西汉充当人质。

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听到消息，也派他的儿子西部兵团司令（右大将）栾提驹于利受，到西汉充当人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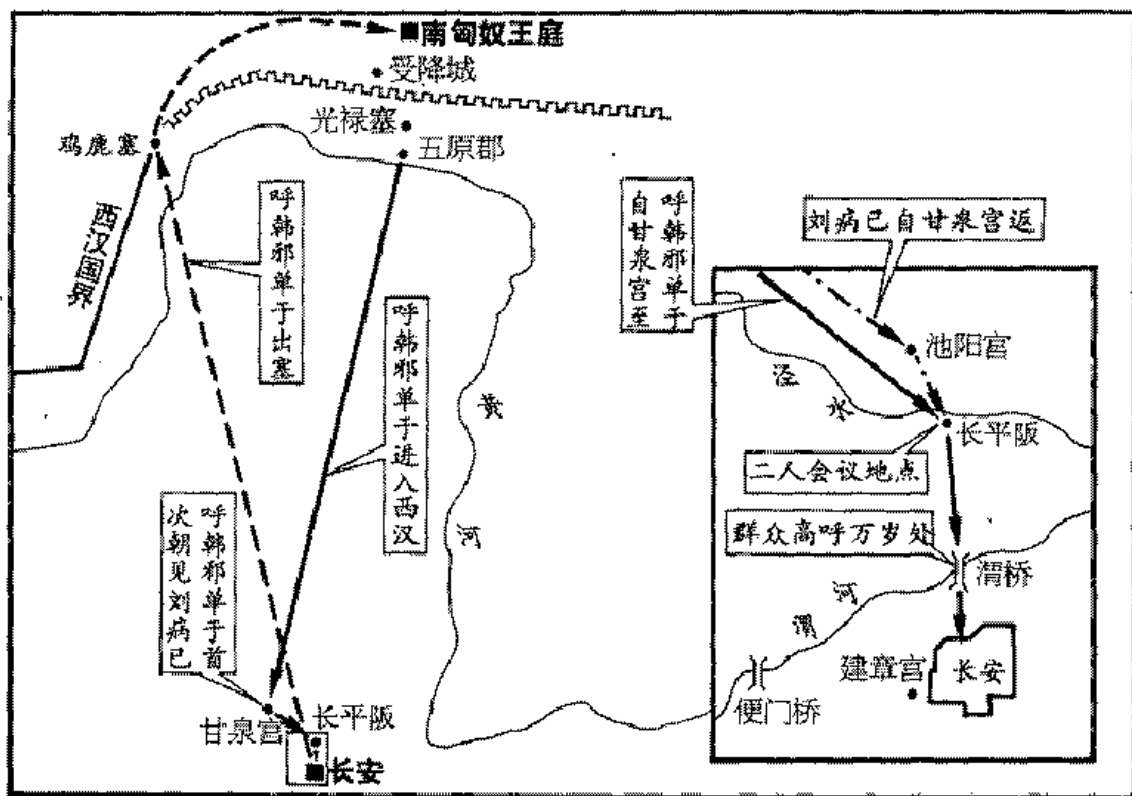
前五二年，匈奴汗国（此时王庭不定，或在中蒙交界处）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率领大批人马，缓缓抵达边界五原要塞（内蒙古包头市），派人进关，表示愿意呈献国宝，并于明年（前五一年）正月，前到首都长安，朝见西汉皇帝。

这是一项使全西汉朝野震撼的消息，刘病已命有关单位决定礼仪，宰相（丞相）跟监察官（御史）建议：“古时候圣明君王的制度，首都占第一位，而后才是封国。中原占第一位，然后才是蛮族。匈奴单于朝贺，地位应跟亲王平等，但座位应在亲王之下。”太子师傅（太子太傅）萧望之提出异议说：“匈奴本不是我们的臣属，所以称它是敌国。不应该以臣属的礼仪待他，而应当做国家的贵宾，地位在亲王之上。蛮族愿意归附，低头称臣，而汉朝谦让，并不让他称臣。这会建立更深厚的感情，享受谦虚的福气。古书上说：‘蛮族很难驯服。’形容他们反复无常。万一以后匈奴的后裔干出飞鸟远走、老鼠潜伏的勾当，不肯再来朝见，也就不是我们的叛臣贼子（不必非征剿不可），应是万世的长远策略。”

刘病已采纳萧望之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愿意作为中国北方藩属，在正月初一——‘正朔’之日，前来朝觐。我自问恩德不够，不敢当此隆重礼节。应以国宾之礼接待，使单于位于亲王之上。拜谒时只称‘臣’，不称名字。”

西汉政府派机动兵团司令（车骑都尉）韩昌，前往迎接匈奴汗国单于，征发所经过七个郡，每郡动员骑兵两千人，沿途警戒保护。

前五一年，匈奴汗国（南匈奴，此时王庭不定）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抵达西汉，受到特殊荣耀的礼遇；仅自称“藩臣”，而不加报名字。刘病已赠送他西汉式的官帽、官服，跟黄金铸成的单于印信——绿颜色绣带；以及用玉石装饰的宝剑、佩刀；弓一张、箭四十八支；仪仗用的戟十支、安车（有座位的车）一辆、马鞍连缰绳一副、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西汉式平民衣服七十七套；其他锦绣、绸缎、布



公元前一世纪·前五一年二月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朝见西汉

帛等八千匹，棉絮六千斤。

赏赐礼仪之后，西汉政府使节引导栾提稽侯栅下榻长平观（陕西省泾阳县东南）。刘病已从甘泉宫（陕西省淳化县西北）出发东下，住宿池阳宫（陕西省泾阳县），登上长平阪（音 bǎn。长平阪在池阳宫东南，长平观就在长平阪），跟栾提稽侯栅会面，先使人传达旨意，命栾提稽侯栅不要叩头。这是一项空前未有的盛典，匈奴随行的带兵官（当户）及臣属，都排列观礼，其他各国君王、使节、蛮族部落酋长，以及西汉亲王、侯爵，共有好几万人之多，全体到渭河大桥那里，夹道欢迎。刘病已走上渭河大桥时，群众高呼：“万岁！”（这才是真正值得高呼“万岁”，值得歌颂的场面。）然后请栾提稽侯栅移住长安宾馆。

刘病已在建章宫（长安城外西郊）设置国宴，宴请栾提稽侯栅，请他参观西汉的珍宝。

二月，送栾提稽侯栅返国。栾提稽侯栅请求：准许他的部众移居瀚海沙漠南的光禄塞（光禄塞，西汉政府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徐自为兴建【参考前一〇二年】，在五原塞【内蒙古包头市】北航空距离二十五公里，是一连串城堡亭障），边境有紧急情况时，准许他们撤退到受降城（公孙敖



所筑，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五十公里新忽热)，寻求保护。西汉政府同意，遂派长乐宫保安官（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机动兵团司令（车骑都尉）韩昌，率骑兵一万六千人；又征调沿边各郡步骑兵部队几千人，护送栾提稽侯栅出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鸡鹿塞（内蒙古磴口县西北七十公里）。刘病已下令董忠大军遂即进驻匈奴王庭（设光禄塞北【瀚海沙漠南、阴山山脉北】，呼韩邪单于御帐所在地）协防，帮助单于镇压反叛。又把边郡储藏的粮食，赠与匈奴，前后共三万四千斛，救济部众饥馑。

一向，西方世界，从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直到安息王国（伊朗共和国），凡是跟匈奴汗国接壤的，都敬畏匈奴，而瞧不起西汉。自匈奴单于朝见西汉，大家转而敬畏西汉。

刘病已对于匈奴汗国以及四方蛮族全都归降，十分满意，因而想到他即位以来重要辅佐大臣们的贡献，为表示尊敬与感谢，就在未央宫麒麟阁上，绘制他们的肖像，注明官名爵位和姓名。其中只有霍光，不称名字，只写：“汉朝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最高统帅（大将军）、博陆侯，霍先生。”（不称名字，表示更大的尊敬。）其次则是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梁丘，复姓）、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这些人对国家都有贡献，德望很高，名声盖世，所以画像表扬。明显地向下宣示，使王朝中兴的这些国家高级干部，可以媲美古代的方叔、召虎、仲山甫（方叔等都是周王朝十一任王【靖王】姬靖的助手；姬靖是周王朝的中兴之王，据说这三位臣僚，有很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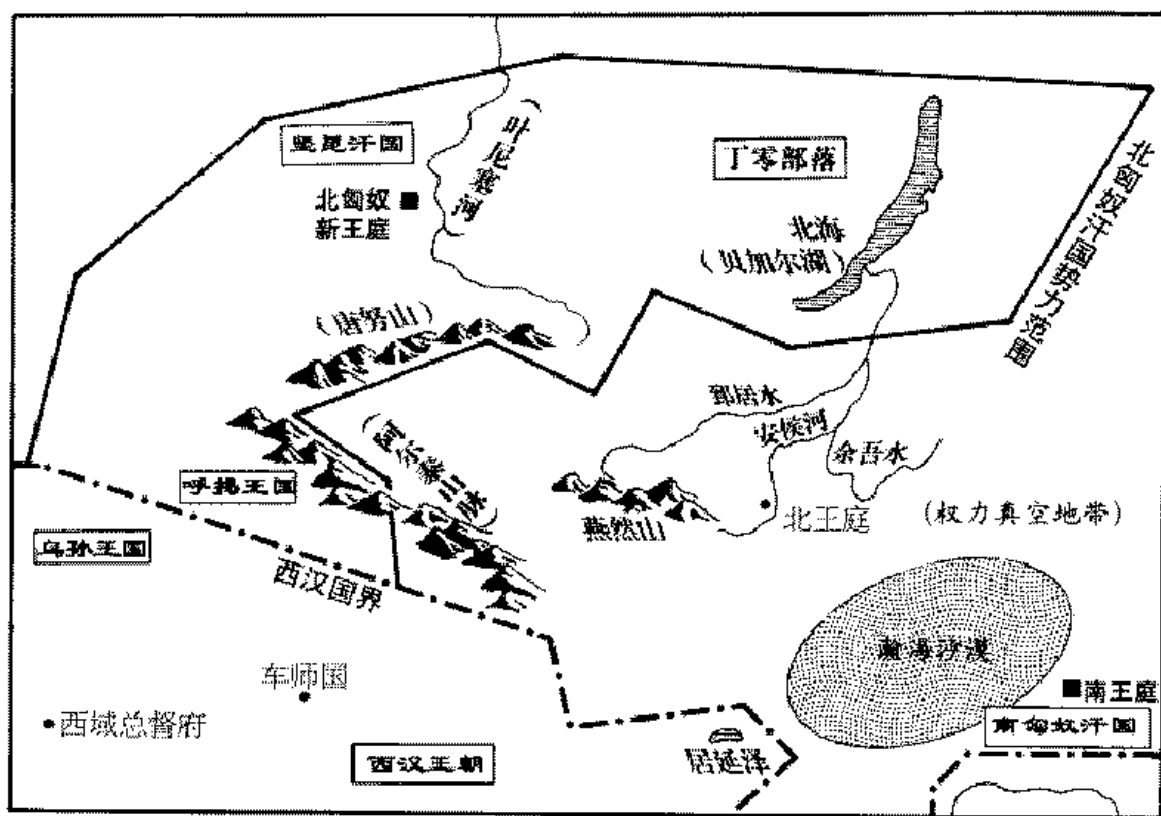
四、陈汤斩郅支单于

前五〇年，匈奴汗国既然分裂，南北两单于并立。为了争取支持，南匈奴（王庭设内蒙古阴山山脉北）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跟北匈奴（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分别派人向西汉进贡。西汉政府待南匈奴使节，特别礼敬。

前四九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第二次到西汉首都长安朝见。

二月，返国。

最初，北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老弟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过度软弱，投降西汉，西汉一定会把他软禁起来，不再送回。既无后顾



公元前一世纪·前四九年 北匈奴王庭西迁

之忧，遂率大军西征，准备平定西方的乱局，重新统一残破的匈奴汗国。大军既动之后，早就逃到西方的屠耆单于（五单于之一）的幼弟、侍从武官（本侍）栾提呼韩邪，也逃到西方，收集两位老哥的残兵败将（屠耆单于跟阔振单于，都是他的老哥），集结到数千人，宣称自己是伊利目单于。想不到在行军途中，猝然跟郅支单于遭遇，决战中大败，被郅支单于击斩，部属全被吞并。

此时郅支单于已拥有五万人武装部队，然而传来消息，西汉大力援助呼韩邪单于，除运送粮草外，还派军协防。郅支单于感到沮丧，遂即逗留西部地区。他发现他的力量，不但不能统一匈奴，甚至不能东下跟受到西汉支持的呼韩邪单于争锋。于是向西移动，接近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希望用诈术吞并乌孙。

郅支单于派使节晋见乌孙小国王乌就屠，乌就屠把使节诛杀，出动八千人的骑兵军队，声称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发觉其中阴谋，纵兵迎战，大破乌孙军。郅支单于遂乘胜向北攻击乌揭王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坚昆汗国（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丁零部落（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全部并吞。不断进攻乌孙王国，常占上风。



坚昆汗国东距北匈奴王庭（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七千华里，南距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五千华里，郅支单于遂以坚昆汗国的王庭（今地不详），作为他的王庭。

匈奴汗国（南匈奴，王庭设内蒙古阴山山脉北）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上书西汉政府，陈述部众饥谨困乏，请求赈济。西汉政府命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内蒙古包头市）两郡，运送米谷二万斛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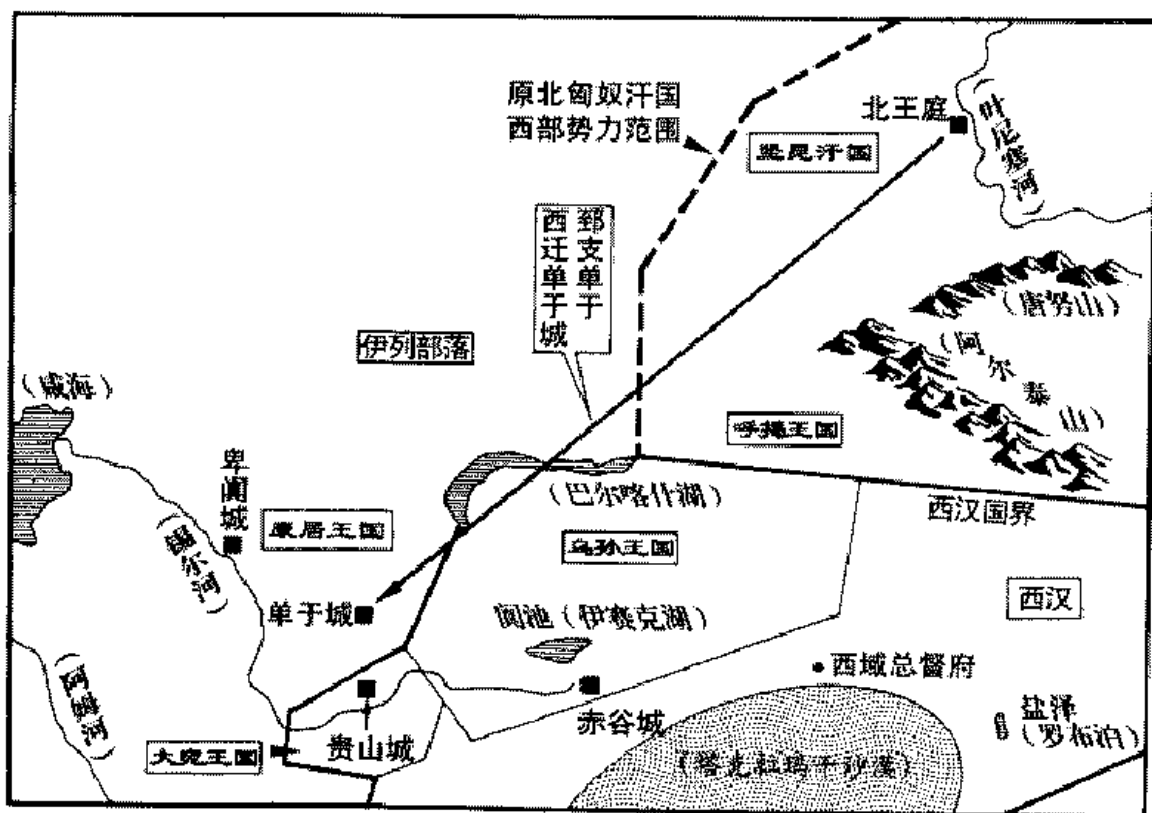
前四四年，匈奴（北匈奴，此时郅支单于流亡坚昆汗国【王庭设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他远在天方，跟西汉距离遥远（叶尼塞河上游距西汉长安，航空距离二千八百公里），对西汉帮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而不帮助他，既怨又恨。一面困辱西汉使节江乃始等，一面派人到西汉进贡，要求送还在西汉当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参考前五三年正月）。

西汉政府派皇城城门护卫官（卫司马）谷吉，护送人质前往匈奴。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贡禹、研究官（博士）东海（山东省郯城县）人匡衡，同时认为：“郅支单于对汉朝并没有诚心悦服，王庭所在，又在遥远绝域。我们的使节，只把他的儿子送出边塞就可以了。”谷吉上书说：“汉朝对于蛮族，应该有一直保持接触和联系的道义。我们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之久，恩德不能说不厚。如果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边塞，那就显示出跟他永远断绝关系，使他无法再跟汉朝交往。抛弃一向的恩德，结下以后的怨仇，似不相宜。参与意见的人，鉴于江乃始缺乏应变的才能，智勇都无法施展，以致受到羞辱，事先替我担忧。可是，我有幸拿着强大汉朝的符节，奉到皇上的圣明诏书，觉得应传布汉朝对匈奴深厚的德意。料想郅支单于会感恩畏威，不敢放肆。如果他狼子野心，不以正常规则待我，那么，他就犯下滔天大罪，必然逃得更远，不敢接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节，而使全国人民获得平安，是国家的福分，也是我个人的志向。所以，我愿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王庭。”

刘奭批准。

谷吉万里迢迢，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王庭，郅支单于应该感谢他的辛苦才对，想不到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忽然间大怒若狂，下令诛杀谷吉等。

郅支单于在诛杀了谷吉等，沸腾的脑筋平息了之后，才发现闯下大祸，



公元前一世纪·前四四年 北匈奴王庭再次西迁

而又知道他的老弟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正日趋强盛，恐怕受到来自西汉或来自老弟的攻击，准备向更西迁移。偏偏在这个时候，机会敲门。康居王国（首都卑闾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Turkestan】）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略而困扰，康居王跟他的大臣（翁侯），决心谋求各国援助，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向是它的臣属。而今，郅支单于困处在国境之外，我们可欢迎他到我国，请他驻防东方边界，然后共同攻击乌孙。把乌孙消灭，由郅支单于当乌孙国王。我们不再害怕乌孙，也不再害怕匈奴。”计议一定，就派使节到坚昆汗国（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晋见郅支单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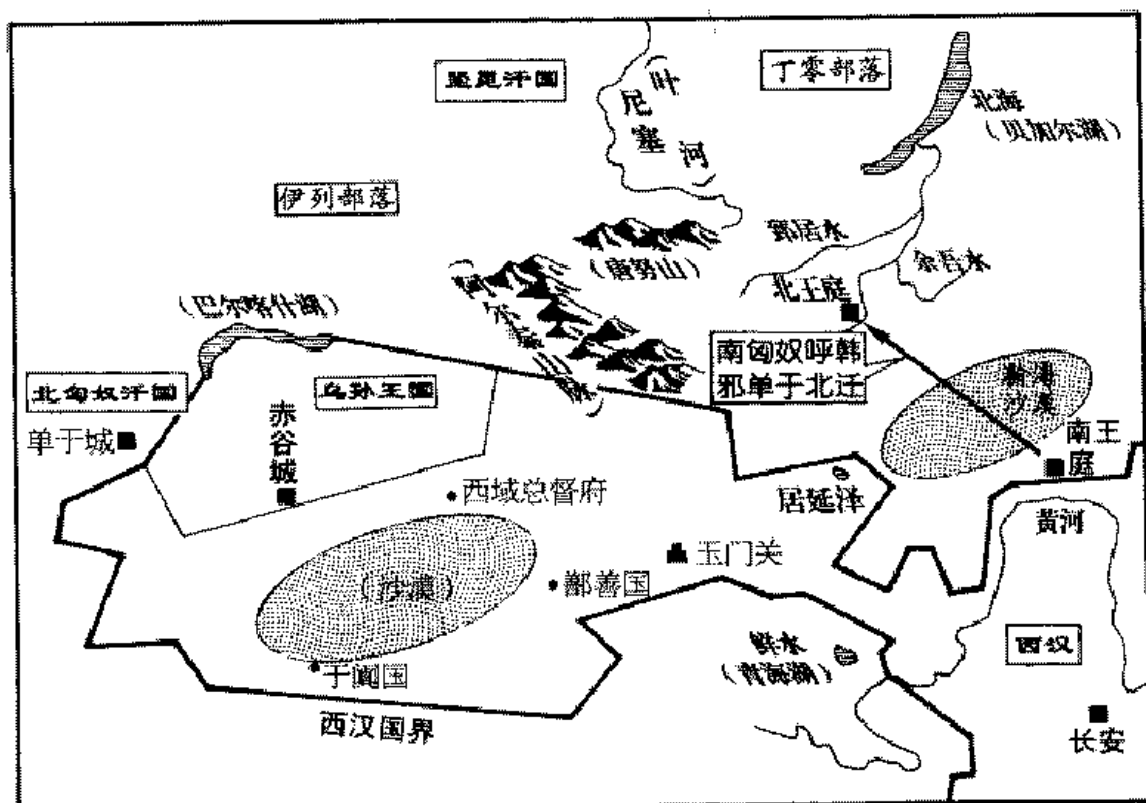
郅支单于既恐惧西汉跟老弟呼韩邪单于的强大压力，又怨恨乌孙王国（参考前四九年），听到康居王国使节的计划，天堂的门向他开了，刹那间，他从地狱跃升云端，这是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喜事。在一阵盛大的招待宴会，缔结同盟后，率领部众向西进发。然而，越往西走，天气越冷，不少人在中途冻死，到达康居王国时，只剩下三千人。康居国王决心用婚姻维持双方的密切关系，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国王，作为回报。康居王国上自国王，下到人民，对郅支单于十分尊敬。打算借



匈奴（北匈奴）的武力，威胁邻国。

郅支单于率领匈康联军，不断攻击乌孙王国。有一次甚至攻陷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大肆屠杀及掳掠乌孙人民，夺取财产、牲畜。乌孙王国无力反击，西部边境五千华里广大地区，完全残破，无人居住（从赤谷城到巴尔喀什湖乌孙王国西部边界，航空距离约五百公里，用普通情况三倍计算，地面道路约一千五百公里，不过三千华里。所谓“五千华里”，不尽确实，只是指出乌孙王国受创严重）。

前四三年，匈奴（南匈奴，王庭设内蒙古阴山山脉北）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的部落，日渐壮大，而塞外野兽，经连年捕捉，几乎绝种，不能维持生活。同时，武装部队休养补充之后，战斗力提高，足以自卫，不再担心郅支单于（北匈奴单于。此时在康居王国）的袭击，很多大臣建议回到瀚海沙漠故土。呼韩邪单于又拖延了一段日子后，终于北返（王庭复设于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重新取得联系，国家初步安定。



公元前一世纪·前四三年 南匈奴王庭北迁

前三六年，冬季，西汉对匈奴（北匈奴）郅支单于，发动攻击。西域

总督（都护）、骑兵总监（骑都尉）、北地郡（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人甘延寿，跟副指挥官（副校尉）、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陈汤，率军向康居王国挺进，深入康居王国，诛杀郅支单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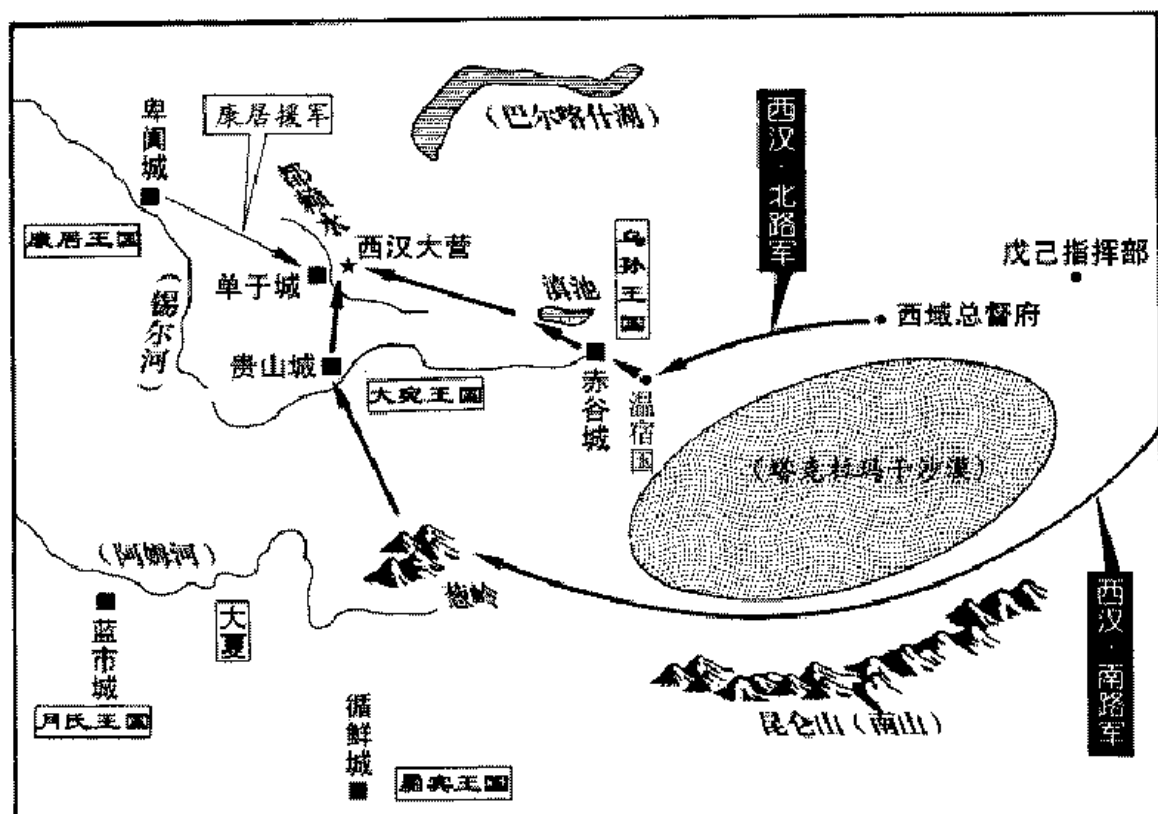
最初，郅支单于自以为匈奴汗国是一个大国，一向威震万邦，他个人又一连串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斩阔振单于，破呼韩邪单于，杀伊利目单于，败乌孙王国），遂骄傲不可一世，忘了他是谁。康居国王却对他敬鬼神而远之，郅支单于大发脾气，竟把康居国王的女儿诛杀（前四四年，康居国王把女儿嫁给郅支），也诛杀派到郅支单于那里的康居高级官员、贵族、平民，共几百人之多，砍下四肢跟人头，投到都赖水（中亚塔拉斯河，流经江布尔市【Dzhambul】东郊）；强迫康居人民为他兴建城垣。在那荒凉的地带，每日征发五百苦工，历时二年，才算完成（世称单于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江布尔市【Dzhambul】）。又派出使节，前往奄蔡王国（里海北岸至咸海北岸一带，其东南边境跟康居接壤）、大宛王国（首都贵山城，中亚纳曼干市西北卡散赛城【Kassansay】），要他们进贡。各国畏惧郅支单于强梁，不敢拒绝。

西汉派出三次使节，前往单于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江布尔市【Dzhambul】），查问谷吉生死。郅支单于对西汉的使节，窘困侮辱；对西汉皇帝的诏书，嗤之以鼻，但仍通过西域总督（应是甘延寿）上书皇帝（十一任元帝）刘奭（本年四十岁），声称：“环境困苦，很愿意归降强大的汉朝，听候差遣。而且，我还打算送我的儿子去当人质。”（这是一种调侃戏弄语气），态度十分傲慢。

陈汤这个人，沉着勇敢，深思远虑，脑筋里满是谋略，渴望建立突破性功勋，跟甘延寿商议说：“蛮族畏惧匈奴强梁，这是天性。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本来就属匈奴管辖，而今，郅支单于的威名，又远近传播，不断侵略乌孙王国跟大宛王国，经常给康居王国出主意，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只要几年时间，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郅支单于性情剽悍，喜好战争，而又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势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距我们路途遥远，幸而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堡，跟坚强的弓箭，无法固守。我们如果征调屯垦的武装部队，跟乌孙王国的国防军，挺进到他新筑的城堡（单于城）之下，他要逃没有地方可逃，要守则守不住。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

甘延寿认为有理，准备先行奏请中央批准。陈汤说：“皇上一定会召集





公元前一世纪·前三六年 陈汤击斩郅支单于

高级官员磋商，对于远大的策略，不是平凡的官僚所能了解，准不同意。”甘延寿迟疑，不敢决定。正好，不久，甘延寿（时在西域总督府所在乌垒城【新疆轮台县东北】）卧病在床，一时不能痊愈。陈汤单独行动，假传圣旨，征调各国武装部队，跟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屯垦兵团的戊己指挥官（驻车师国）。甘延寿大惊失色，从床上爬起来，要加阻止。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说：“大军已发，你这小子是不是打算破坏大计？”甘延寿只好顺从。

于是，开始部署，集结西汉及各国兵力，共有四万余人。甘延寿、陈汤，上奏章自我弹劾假传圣旨之罪，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发出奏章的同天，大军出发，分成六路纵队（新设阳威指挥官、合骑指挥官、白虎指挥官，跟西域总督府直辖的副指挥官、戊指挥官、己指挥官）。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新疆塔里木盆地南边缘）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总督（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新疆乌什县）出发，由北道（新疆塔里木盆地北边缘）经过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闐池（中亚伊赛克湖）西岸。而这时，康居王国的副王抱阗（音 tián），率领数千骑兵，在赤谷城东

方攻击乌孙王国大国王（大昆弥）地区（应在伊犁河上游一带），屠杀及俘虏一千余人，驱赶着抢来的牛羊马匹牲畜，返回康居，前锋正追及西汉远征大军的殿后部队。于是，从背后发动攻击，夺取西汉大批辎重。

陈汤回军迎战，杀四百六十人，夺回抱阗所掳掠的乌孙人四百七十人，送他们回国，交给大国王（大昆弥）。而夺回的牛羊马匹，则留下来作为军队补给，逮捕到抱阗手下贵族伊奴毒，大获全胜。进入康居王国东边国境后，陈汤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秘密跟康居王国的贵族屠墨会晤，向他展示西汉政府的威力与决心，摆下筵席，开怀饮酒，共同盟誓，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挺进，在距新筑的单于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江布尔市【Dzhambul】）六十华里处，安营扎寨，构筑阵地。这时，又俘虏康居王国另一位贵族具色子男开牟，具色子男开牟愿做向导。具色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凶暴。西汉远征军遂对郅支单于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大军再向前挺进，距单于城三十华里，扎营（“具色子男开牟”这么长一串，因为是方块字的缘故，无法正确地处理音节，“具色子”也好，“具色”也好，“具”也好，“色子”也好，“子男开”也好，应该怎么断音？谁都不知道。如果用的是拼音字，这些毛病，根本不会发生）。

郅支单于得到情报，派人前来询问：“汉朝军队到这里的目的何在？”远征军回答说：“你们单于，曾经上书汉朝皇帝，说：‘环境困苦，很愿意归降强大的汉朝，听候差遣，亲身到长安朝见。’（前文所载，没有“亲身到长安朝见”的话，可能前文遗漏，也可能远征军故意加上一句。）皇上怜悯单于放弃那么广大的祖国，委屈地住在康居，所以派西域总督（都护），率军前来迎接护送单于的妻子儿女。恐怕单于的左右受到惊恐，所以没有直接到达城下。”

双方使节来往了几次之后，甘延寿、陈汤出面，责备郅支单于的使节说：“我们为了单于，万里而来，到今天他还没有派一位有名望的王爵，或高级官员，前来晋见总督的幕僚（表示他们只有资格会晤总督的幕僚，还没有资格晋见总督），为什么单于这么快就忘记他当初的请求，竟不知道主人待客的礼貌？我们从遥远的地方到此，人困马乏，而粮秣又快用完（这是一个陷阱，表示远征军不能持久，郅支单于才没有远走高飞），恐怕连回程都不够用，请单于跟大臣们慎重考虑。”

次日，大军挺进到都赖水（塔拉斯河）畔，在距单于城三华里构筑阵



地。看见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好几百人全副盔甲，在城上戒备；又派出一百余骑兵，在城下来往奔驰，另有一百余步兵，在城门两侧，结成“鱼鳞阵”（战士肩与肩稍微错开，紧紧相接，好像鱼鳞），正作战斗演习，城上守军战志激昂，向西汉军队挑战，说：“有种的过来！”而一百余人的匈奴骑兵敢死队，直冲西汉营垒。西汉营垒戒备，强弓全都拉满，箭头外指。匈奴骑兵不敢攻击，撤退。强弓部队出营，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骑兵跟步兵，骑兵步兵立即退入城内，城门紧闭。

甘延寿、陈汤下总攻击令：“听到鼓声，直扑城下，四面包围，各单位记住所分配的位置，开凿洞穴，堵塞射击孔。盾牌在前，保护强弓部队，强弓部队负责射杀城楼守军。”攻击开始，城楼上的匈奴守军不能立足，溃散。土城之外，还有两层坚固的木墙。匈奴坚保木墙，由木墙射击，西汉远征军相继伤亡。于是远征军纵火，木城燃烧。入夜，匈奴守军骑兵好几百人突围，西汉远征军迎头痛击，箭如雨下，全部歼灭。

当初，郅支单于听说西汉远征军抵达，打算迅速脱离战场，投奔康居。可是，又怕康居国王对他怨恨，跟西汉勾结，里应外合，所以不敢投奔。接着获悉，乌孙王国等西域各国，都派出军队，参与西汉远征兵团，四周全是敌人，也无处可以投奔。因此，他虽已逃出单于城，仍再度返回，说：“不如坚守，汉朝军队远在万里之外，绝不可能持久。”

当攻城之战激烈时，郅支单于全身披甲，在城楼上指挥作战。他的皇后、夫人，以及数十位美女，也都用弓箭反击，遏阻攻势。西汉强弓部队一箭射中郅支单于的鼻子，而皇后、夫人也有死亡。郅支单于满身是血，奔下城楼。

午夜之后，木城全毁，匈奴守军退入土城，再登城墙，呼号呐喊。这时，康居王国万余人的骑兵援军到达，分成十余队，每队一千余人，对西汉兵团作反包围，奔驰号叫，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并乘天色漆黑，向西汉远征军阵地进攻。然而无法楔入，稍稍向后撤退。天将亮时，西汉远征军对单于城发动拂晓攻击，四面纵火，杀声震天，战鼓擂动，号角悲鸣，大地好像沸腾，康居援军再向后撤，西汉远征军举盾堆土，攀土而上。

郅支单于不能支持，率领一百余名匈奴战士，退入皇宫。西汉远征军纵火焚烧皇宫，战士争先冲入。郅支单于身负重伤，气绝而死。远征军部队长、指挥部副秘书（军候假丞）杜勋，砍下郅支单于的人头。在皇宫中

搜出西汉皇帝的符节两个，跟谷吉等所带的书信。接着是大屠杀，计斩皇后、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一千余人。凡是抢掠的金银财宝，都归抢掠者所有。其他生擒的或投降的匈奴人，以及财产，分配给参加远征军的十五个王国的国王。

前三五年，春季，正月，匈奴（北匈奴）郅支单于的人头，送到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

甘延寿、陈汤，上疏说：

“我们曾经听说，天下的大义，莫过于天下统一。从前有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今有强大的汉朝政府。匈奴（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呼韩邪单于（十四任）已成为我们北方的藩属屏障，唯有郅支单于，背叛汉朝，没有服罪。他逃亡到大夏国（阿富汗共和国东北部）之西，认为汉朝对他无可奈何（实际上应是逃亡至大宛之北、乌孙之西。原文有误）。可是，郅支单于对人民暴虐恶毒，罪恶上通于天。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的汉朝远征军，替天征讨。幸赖陛下神灵，阴阳配合，天气晴朗，攻陷敌人军垒，压制敌人抵抗，诛杀郅支单于跟名王以下很多人，砍下人头，似应悬挂在首都长安药街各国宾馆之间（药，音 gǎo。药街，首都长安街名，各国宾馆集中在这条街上。犹如北京，各国使馆集中在东交民巷一样），使传播万里之外，昭示天下：胆敢冒犯强大汉朝的，距离再远，也必诛杀！”

宰相（丞相）匡衡等，认为：

“现在春季，正是掩埋骨骼之时，不应悬挂人头。”

西汉帝（十一任元帝）刘奭（本年四十一岁）下令悬挂示众十日，十日后埋葬。报告并祭祀皇家祖庙（太庙），赦天下。中央全体官员向皇帝祝贺，欢宴。

前三五年，匈奴汗国（原南匈奴，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得到郅支单于被诛杀的消息，既高兴，又恐惧（高兴的是敌人已死，没有后患；恐惧的是西汉更为强大，有一天万一得罪西汉，可能身为郅支单于第二）。于是，上疏西汉皇帝，请求到京师（首都长安）晋见。

前三三年，最初，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打算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拒绝。等到甘延寿击斩郅支单于（参考前三六年），返回首都长安，宰相（匡衡）、最高监察长（应是李延寿），对假传圣旨这件事，深恶



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不赞一词。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各国掳获的金银财宝，违法带回西汉。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通知沿途各地方政府，逮捕陈汤的部下，查办审问。陈汤急上书给刘奭，说：“我跟我的部下，共同奋战，攻击郅支单于，幸而诛杀，从万里之外，凯旋班师，自以为中央政府会派遣官员，在道上迎接慰劳。而今，不但没有官员迎接慰劳，京畿总卫戍司令反而大批逮捕囚禁，拷问口供，这可是替郅支单于报仇！”

刘奭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员，命沿途地方政府盛大劳军。

甘延寿既返长安，评估功绩。石显跟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发部队，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果再给他们封爵，以后派出的使节，恐怕都要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族中间，制造纠纷，为国家招来大难。”刘奭内心欣赏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不愿完全否决匡衡、石显的意见。事情不能马上定案。

前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刘更生（改名刘向），上书说：

“郅支单于囚禁杀害的汉朝使节和官员战士，为数以一百人作为单位计算。这种事在各国传播，严重地伤害汉朝威信，政府官员们无不痛苦悲悯。陛下要诛杀郅支单于的意念，并没有消失。西域总督（都护）甘延寿、副指挥官（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的旨意，倚仗先王的神灵，统率蛮族所建的万国君王，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遥远荒凉的绝域。最后击破康居王国，攻陷郅支单于的三层巨城（单于城，巴尔喀什湖西南江布尔市【Dzhambul】木墙两层，土墙一层），夺取元帅（歃侯）大旗，砍下郅支单于人头，悬挂在万里之外的汉朝首都长安使国家声威，震动昆仑山以西，洗刷掉谷吉被杀的羞辱（参考前四四年），建立可上比日月的明显功勋，所有蛮族，莫不慑服恐惧。

“呼韩邪单于（十四任）看到郅支单于伏诛，既高兴又恐惧，怀念汉朝的恩义，低着头前来朝见，愿为汉朝守卫北方边疆，世世做西汉的臣属。甘延寿、陈汤，所建立的千年难得一见的大功，将为国家奠立万世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深远的贡献。

“从前，周王朝国务官（大夫）方叔、尹吉甫，为宣王（十一任王）姬靖，诛杀玁狁（匈奴汗国的前身）部落酋长，而后，北方蛮族，全都归附。所以《诗经》赞美说：‘人马奔腾，军容壮盛。好像霹雳，好像雷霆。英明的方叔，讨伐玁狁，既在北方战胜，连南方的蛮族，也都尊敬。’《易经》说：‘应该嘉奖的是：斩敌酋，获匪徒。’意思是赞扬诛杀叛徒首脑的

人，则叛徒们自然归降。

“而今，甘延寿、陈汤，他们的诛杀跟引起的震动，即令是《易经》的‘斩敌首’，《诗经》的‘霹雳雷霆’，都无法相比。评估一项伟大的功勋，不能斤斤计较小的过失与错误；鉴赏伟大的善行，不能紧咬某一点瑕疵不放。《司马兵法》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要急如星火，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功效立见，鼓励士气。对军事上的功勋，必须迅速反应，才可以培养人才。尹吉甫班师时，周王朝用重赏回报，《诗经》上形容：“为尹吉甫设下盛大筵席，太多的祝福，他应领受。只因为他从镐城回来，是那么远，而又那么久。”（镐城，今地不详，应在陕西省北部。）相距不过一千华里的镐城，已经被称为‘远’，何况一万华里之外，辛苦悲壮，已到极限。

“可是，甘延寿、陈汤，不但没有受到一语祝福，反而抹杀他们浴血苦战的功劳，在舞文弄笔的桌案之上，挑剔复挑剔，这不是奖励、劝勉战士的办法。从前，齐国国君（十六任桓公）姜小白，前有尊崇皇家的贡献，后有消灭项国（河南省沈丘县）的罪行，儒家学派的君子，认为他的功大过小，故意为他掩饰（《春秋·前六四三年》：“夏，灭项。”《公羊传》解释说：“这是齐国消灭了它。为什么不指明齐国？为的是要袒护姜小白。”《公羊传》是一部在圣人粪便里发掘哲学基础的奇书，就以〈前六四三年〉而言，文章是一气呵成的：“春季，齐国伐英氏国；夏季，灭项国。”如果在“夏季”之后，再加上“齐国”二字，便是幼儿园程度了。根本不涉及“袒护”、“掩饰”，而《公羊传》竟发明出来天大的道理，只有吃饱了去看蚂蚁上树那种无聊文化人才干得出。而《春秋》记载，又有疑窦，灭项国的，是鲁国，并不是齐国。不但不是齐国，齐国反而为了拯救项国，把鲁国国君【十九任僖公】姬申囚禁起来。《春秋》却把这笔账记到姜小白头上，不知何故？大概身为鲁国人的孔丘，可能也在政治挂帅，扭曲事实，颠倒是非）。贰师将军李广利，丧失了大军五万人的性命，消耗了高达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战果不过仅仅俘获三十匹马而已。虽然砍下大宛王国（首都贵山城，中亚纳曼干市西北卡散赛城【Kassansay】）国王毋寡的人头，并不能抵消他的浪费，而他自身的罪恶，尤其数不胜数。然而，孝武皇帝（刘彻）认为，万里之外征伐，不追究小的过失，因此晋封两位侯爵，擢升三位部长，和一百余位部长级高级官员（参考前一〇一年）。



“而现在，康居王国，比大宛王国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比大宛国王尊贵。诛杀汉朝使节的罪行，超过不献出汗血马。甘延寿、陈汤，并没有劳动汉朝国防部队的战士，也没有由汉朝供应一斗粮食。比起李广利来，对国家的贡献，要超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一己的意见，从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进攻龟兹国（新疆库车县，参考前七一年）。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参考前六〇年）。他们都受封侯爵，享受采邑。甘延寿、陈汤，威武功勋，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过小，优于姜小白、李广利。比之于近世，更高过常惠、郑吉。想不到，震动世界的功勋还没有受到褒扬，而微小的罪恶，却不断传播，人人皆知。我深感痛惜，建议陛下，应立即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惩处，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由此推测，这两位英雄人物，身已入狱，命陷危境）。不再寻求他们的过失，赐给他们爵位，用以奖励功业。”

刘奭醒悟，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再作指控。命高级官员不必讨论功过，而只讨论如何封爵。大家认为应依照“捕斩单于”军令（西汉王朝军令，今已不存，但从匡衡、石显的反应，以及常理推测，捕斩敌国元首，赏赐必然很重），可是，匡衡、石显仍作最后阻挠，说：“郅支这个人，只不过一个逃犯，早已失去国土，而只在荒凉的绝域，当一个冒牌单于，并不是真正的单于。”刘奭不理睬他们的意见，援用郑吉前例，要封一千户人家的采邑。匡衡、石显再坚决争执。

夏季，四月三十日，刘奭封甘延寿当义成侯、陈汤当关内侯，采邑各三百户，赏赐黄金各一百斤。任命甘延寿当长水外籍兵团指挥官（野战部队【北军】八指挥官之一，年俸二千石），陈汤当射击兵团指挥官（野战部队【北军】八指挥官之一）。

五、王昭君的故事

前三三年，春季，正月，匈奴汗国（南匈奴，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入朝，请求准许他当汉朝女婿，使他感觉有所倚靠。西汉帝（十一任元帝）刘奭（本年四十三岁）把皇宫“良家子”王嬙，别名王昭君，赏赐给呼韩邪单于（西汉王朝皇宫小老婆群编制无“良家子”，可能是十五级的“上家人子”或“中家人子”——合称“家人子”。八级“八子”、九级“七子”，似乎也有可能。

除此之外，别无含有“家”、“子”的称号。但王昭君也可能仅是一名宫女，还没有列入小老婆群。但把一个宫女送给各国元首，地位似乎悬殊太大。所以“良家子”者，如果解释为小老婆群中还没有陪皇帝上过床的处女，似也合理)。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欢喜得心里唱歌，感激涕零，上书刘奭，表示他：“愿意当汉朝的警卫，代替汉朝边防部队，保护东自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西到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之间的边塞，万世相传。请撤销边防，命战士复员，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息。”

刘奭把呼韩邪单于的奏章，交给有关单位讨论。有关单位一致认为可以接受这项忠心，只有宫廷警卫官(郎中)侯应，了解边塞事务，提出异议。刘奭问他原因，侯应说：

“周王朝跟秦王朝之后，匈奴汗国突然崛起，不断侵略汉朝边境。汉朝王朝建立之初，还受到他们的伤害。据我了解，北方边界，东起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西到阴山(河套以北阴山山脉)，东西长达一千余华里(航空距离一千四百公里，这里说一千余华里，不过形容遥远)，水草林木，十分茂盛，禽兽出入其中，数目众多。二任单于桀提冒顿用做根据地，在那里开矿炼铁，制造弓箭，作为当强盗的工具。直到孝武皇帝(七任刘彻)，大军北伐，把那一带夺取到手，收入汉朝版图。建立城市堡垒，兴筑道路桥梁，更越过这条防线，在防线之北，兴建前进指挥所(指遮虏障【内蒙古额济纳旗，故居延海南】、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五十公里新忽热】)，派遣边防军进驻。然后，边塞才比较前世安宁。

“边塞之北，大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瀚海沙漠)，匈奴发动攻击，找不到荫蔽之地。边塞之南，山高谷深，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丧失了阴山，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汉朝如果撤销边防军，正是给蛮族卷土重来的可乘之机，这是理由之一。现在，皇帝的恩德，像天一样覆盖到匈奴汗国身上。匈奴人得到拯救，才能活下去。感激救命之恩，叩头顺服。不过，蛮族的性情，穷困时谦卑屈膝，强大时骄傲横暴，天性如此。前些时，已撤除了前进指挥所。现存的边防军，仅够担任瞭望、烽火工作而已。古人明训：安不忘危，不可以更进一步地撤除，这是理由之二。汉朝有礼仪、有制度、有刑法、有诛杀，愚蠢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他能约束部下不出乱子？万一犯了汉朝法律，是治与不治？这是理由之三。即令在汉朝境内，还在山凹水滨，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不使做臣属的有非分之想。边疆一带，设立要



塞城堡，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汗国，也是为了移民区（属国）的移民，本是匈奴汗国的人，恐怕思念故土，防止他们逃亡，这是理由之四。接近边塞的西羌若干部落（青海省东部），跟汉朝人来往做生意。汉朝官吏小民，图财贪利，强占他们的牛羊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女儿，因为这些怨恨，激起叛变（史书上只记载诸羌部落叛变，好像羌人蛮族，天生贱胚。而在此无意中透露叛变原因——官逼民反），现在如果全部撤除边防军，可能发生这种欺骗诬陷，纠缠不清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都留在匈奴，没有回来，他们的子孙，生活贫苦，可能大批前往匈奴寻亲访友，便无法禁止，这是理由之六。沿边各地，奴仆婢女，身世悲苦，但求脱离，虽然互相告诫‘听说匈奴那里快乐，无奈关卡太紧’，可是仍不断有人逃亡，无法阻挡，这是理由之七。强盗匪徒，地痞流氓，被追捕得急了，定会北入匈奴，气焰将更凶恶，这是理由之八。而且，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余年（自刘彻初期算起），并不完全用土筑城，有的利用悬崖绝壁，有的利用大石巨木，有的利用深沟险谷，有的利用水峡渡口，征发壮士修建，累月经年。用去的经费，无法统计。我恐怕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地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打算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下子停止人民一切差役。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要塞已经破坏，道路已经淹没，只好重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销边防军，不再守望戒备，边境一片太平。匈奴汗国单于，会认为对汉朝恩重如山，不断请求赏赐，终于有一天，小小的事件使他失望，则所发生的灾祸，就难以推测。挑动蛮族的野心，毁灭汉朝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

“由于这十项理由，我认为：撤除边疆要塞跟边防部队，不是保持永久和平，控制蛮族的长远谋略。”

奏章上去后，刘奭下诏：“停止讨论撤除边塞跟边防军这件事。”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呼韩邪单于解释，说：

“单于上书，请求汉朝撤除北方边防部队，愿子子孙孙，永远负责保卫。单于一番好心善意，为汉朝人民幸福安乐着想，诚是长远的计划，皇上非常感谢。问题是，汉朝东西南北，四方都有边塞亭障，并不单单北方才有，更不是专门为了防止来自北方的侵略，也同时防止汉朝奸民流氓，把灾害带到塞外；使他们了解政府的措施，消灭邪念。单于的原意，皇上绝不怀疑。恐怕单于误会汉朝仍驻扎部队的原因，所以教我向你做此一项

简报。”

呼韩邪单于道歉说：“我愚昧，没有想到这些。天子还特别派大臣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最初，左伊秩訾王向呼韩邪单于建议归附西汉（参考前五三年），匈奴汗国竟因此完全安定，恢复繁荣。后来，有人谗言挑拨，说左伊秩訾王自以为他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心里不高兴，常发牢骚。呼韩邪单于顿然起疑。左伊秩訾王恐怕被杀，遂率领他的部众一千余人，奔驰南下，投降西汉。西汉政府封他关内侯，特拨采邑三百户，仍佩戴匈奴王爵的印信。等到呼韩邪单于到西汉朝见，跟左伊秩訾王会面，呼韩邪单于道歉说：“大王为我设计的策略，收获十分丰富。匈奴汗国能有今天这样的太平安宁，都是大王的力量。恩德岂能忘记？料不到我却使大王失望，离我而去，不再顾念，都是我的过失。我想向皇上报告，请大王重回王庭。”左伊秩訾王说：“单于承受上天的旨意，依附汉朝，使国家从死亡中崛起，是单于的抉择明智，跟汉朝皇帝的大力保护，我怎么会有这种力量？既然已经归降汉朝，而又再回匈奴，是有二心。愿留在这里，作为单于的一个使臣，不敢北返故居。”呼韩邪单于坚决请求，无法得到左伊秩訾王的允许，只好自行回国。

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当宁胡皇后（宁胡阏氏），稍后，生下一个男孩，名栾提伊屠智牙师，封右日逐王。

前三一年，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栅，宠爱左伊秩訾王（参考前三三年）的两位侄女。长侄女正宫皇后（颛渠阏氏），生二子：长子栾提且莫车，幼子栾提囊知牙斯。幼侄女大皇后（大阏氏），生四子：长子栾提雕陶莫皋，次子栾提且麋胥，二人都比栾提且莫车年长。三子栾提咸，四子栾提乐，都比栾提囊知牙斯年幼。其他皇后也有儿子十余人。正宫皇后出身高贵，栾提且莫车又深受老爹宠爱。

呼韩邪单于病危，打算立栾提且莫车当太子。正宫皇后说：“匈奴汗国内乱，十余年之久，国家命脉，像一根头发那样，勉强维持，依靠着汉朝力量，总算渡过难关。现在，和平时间太短，人民畏惧战乱，渴望休息。我儿栾提且莫车年纪太小，人民还不能诚心悦服，恐怕再对国家造成伤害。我跟大皇后，是亲姐妹，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不如改立栾提雕陶莫皋。”当妹妹的大皇后谦逊说：“栾提且莫车虽然还是孩童，但由大臣们共同主持政府，一样推行政令。如果舍弃嫡子，而立庶子，恐怕以后会发



生战乱。”

呼韩邪单于最后仍采纳正宫皇后的建议，由栾提雕陶莫皋继任，指定将来传位给弟弟栾提且莫车。

呼韩邪单于于本年（前三一）逝世。栾提雕陶莫皋即位，称复株累若鞮单于（十五任。“若鞮”，匈奴语“孝顺”之意。自呼韩邪单于【十四任】归附西汉之后，羡慕西汉皇帝都有谥号，匈奴汗国单于遂也开始使用谥号。又羡慕谥号中都用“孝”字，匈奴汗国也跟着效法，开始加上“若鞮”）。复株累若鞮单于封栾提且麋胥当左贤王，栾提且莫车当左谷蠡王，栾提囊知牙斯当右贤王。

复株累若鞮单于（十五任）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二女。长女名栾提云，封须卜公主（须卜居次），小女（名不详）封当于公主（当于居次）。

前二九年，刘骜即位初期，当时的宰相（丞相）匡衡弹劾：“射击兵团指挥官（射声校尉）陈汤，以政府高级官员（二千石）身份，出使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在蛮族中专权独行，并不能以身作则，为部下表率，反而盗取在康居王国（首都卑阇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Turkestan】）得到的财物，还对部下说：‘我们身在绝域干的事，跟国内不同，没有人穷追。’这件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陈汤不应再居官位。”陈汤遂被免职。

后来，陈汤上疏，指称：“康居王国送来当人质的王子，不是真王子。”经过调查，确实是真王子，陈汤被捕入狱，可能处死。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谷永（谷永在此之前之后，都是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此处可能误），上疏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王国有半得臣，晋国国君姬重耳，坐不安席（春秋时代前六三二年，楚王国宰相【令尹】半得臣，率军跟晋国军队，在城濮【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会战，楚军大败。晋军欢欣鼓舞，只姬重耳心情沉重，说：“半得臣仍在，使人心忧。”稍后，楚王国斩半得臣，姬重耳才转忧为喜）。赵王国有廉颇、赵奢，秦王国不敢进犯井陉（河北省井陉县西太行山八陉之一）。汉朝政府建立之初，有邳都、魏尚，匈奴汗国不敢接近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邳都当雁门郡长，魏尚当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郡长）。从这些例证观察，战时克敌的将领，好像国家的爪牙，不可以不慎重地对待他们。自古以来，人们听到战鼓的声音，就想到将领和统帅。关内侯陈汤，击斩郅支单于，声威震慑各国，武功传播西域，自从汉朝政府建立以来，所有疆域外作战的将领，从没有过

这样的功勋。而今，陈汤被控告检举不实，长期囚禁监狱，历时这么久，还不能决定。掌权官员，决心把他诛杀。从前，白起当秦王国的大将，南方攻陷楚王国的首都郢都（湖北省江陵县），北方坑杀赵王国降卒四十万，却只为了一丁点过失，在杜邮被逼自杀。秦王国人民怜惜，无不流涕。陈汤亲执武器，势如闪电，喋血万里之外，把战果呈献皇家祖先祭庙，禀告上天。武装战士，无不思慕效法。而他所犯的，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才是领袖人才。’就是一条狗、一匹马，对人辛劳，死后都不忍舍弃，还要加以埋葬，作为回报，何况对国家有大功的英雄？只恐怕陛下忽略了战鼓之声，没有时间翻阅《周书》的记载，因而忘记留下破帐破篷（《礼经》：破帐不要抛弃，留做埋马之用。破篷不要抛弃，留做埋狗之用），把陈汤当做一个平凡的官员，终于批准死刑，使人民再怀秦王国人民的遗恨，这并不是勉励报国忠臣的办法。”奏章上去后，刘骜立即下令释放陈汤，免除死刑，但剥夺爵位，贬为战士。

六、苟延残喘

前二八年，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复株累若鞮单于（十五任）栾提雕陶莫皋，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到西汉进贡，并定明年（前二七）元旦，朝见西汉皇帝。

前二七年，春季，匈奴汗国右皋林王伊邪莫演朝贡之后，将要回国，忽然声称：“就此归降，请求政治庇护，如果不接受，我就自杀，誓死不回匈奴。”负责招待的西汉政府官员，据实奏报。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十二任成帝）刘骜（本年二十六岁）交付高官会议讨论。有人认为：“应该依照前例，对投降的匈奴官民人等，一律收容。”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谷永、参议官（议郎）杜钦，则认为：“自从汉王朝兴起，匈奴汗国一直是汉朝北方的灾害，所以才悬赏‘爵位’跟‘黄金’，鼓励他们投降。而现在，匈奴汗国的单于，已屈膝顺服，作为汉朝北方屏障，派人进贡，毫无二心。汉朝跟他们交往，也应该跟从前不同。既然接受单于报聘朝贡的诚意，却又收纳他们国家的叛徒。为了贪图一个人，而失掉一个国家；为了一个犯罪的臣僚，而断绝一个向慕汉朝文化的各国君王。尤其，还有一种可能性，匈奴汗国复株累若鞮单于栾提雕陶莫皋，刚刚即位（参考前三一年），本打算继续依靠汉朝，不知道汉朝的立场是否



改变，秘密指派伊邪莫演，假装投降，用以观察情况的吉凶。汉朝如果接受，恩德就发生亏损，且使一心向善的单于沮丧，被迫与汉朝疏远，不再相信汉朝边塞官员（认为汉朝边塞官员从中捣鬼）。而且更有一种可能，某些野心家利用这种手段，离间两国君王之间的感情，使两国再结怨恨。如果给予伊邪莫演政治庇护，正好跳进他们的圈套，使他们把责任加到汉朝头上，理直气壮地对我们责备。这正是边境‘安’或‘危’，军事‘动’或‘静’的契机，不可以不特别慎重。我们的意见是，不如拒绝，显示我们对匈奴汗国的信义，消灭诈欺的阴谋，安抚亲近汉朝的决心，这样才符合汉朝的利益！”晋见奏报。

刘骃采纳这项建议。派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王舜，调查讯问，伊邪莫演忽然改变态度，说：“我一时不能控制，胡说八道罢了，你们怎能当真？”最后把他护送回匈奴汗国。匈奴汗国仍维持他的官职，但不准他再接见西汉使节。

前二五年，春季，正月，匈奴汗国复株累若鞮单于栾提雕陶莫皋，到西汉首都长安朝见西汉帝刘骃（本年二十八岁）。

前一二年，匈奴汗国搜谐若鞮单于（十六任）栾提且麋胥，将到西汉朝见，还没有进入边塞，就生病逝世。老弟栾提且莫车继位，称车牙若鞮单于（十七任）。任命老弟栾提囊知牙斯当左贤王（兄长传位给老弟事，参考前三一年）。

前八年，匈奴汗国车牙若鞮单于栾提且莫车逝世。老弟栾提囊知牙斯继位，称乌珠留若鞮单于（十八任）。封幼弟栾提乐当左贤王，栾提舆当右贤王。西汉政府派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夏侯藩、副指挥官（副校尉）韩容，出使匈奴。

有人向王根建议：“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北方，匈奴有块土地（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北巴丹吉林沙漠），楔入汉朝边塞，出产奇异的木材，可以制造箭杆；也出产鸳鸯的羽毛，可以制造箭翎。如果能够取得这块土地，能使边塞一带的民生富饶。国家有开疆拓土的实惠，将军也可名垂万世。”

王根向刘骃报告。刘骃考虑到，如果由皇帝出面向单于要求，万一匈奴拒绝，不但伤害皇帝的威信，而且使西汉在蛮族面前丢脸。于是王根采取另一种方式，把刘骃的意思告诉夏侯藩，命夏侯藩作为私人意见，向单于提出。

夏侯藩、韩容回西汉后，不久，再出使匈奴汗国，正式提出割地要求。栾提囊知牙斯说：“自从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传位到我，已经五世，汉朝从没有要求过这块土地。今天，忽然向我要求，是什么原因？我已经问过温偶除王，匈奴汗国西部各部落酋长制造帐幕、车辆的木材，全仰仗这块土地供应。而且是祖先（指呼韩邪单于）留下来的土地，我不敢失掉它。”夏侯藩回国，被贬作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郡长（太守）。后来，栾提囊知牙斯派使节到首都长安，上书刘骃，报告夏侯藩要求割地经过。刘骃用诏书回答：“夏侯藩假传圣旨，向单于要求割地，依法应当处死。不过已经经过两次大赦（本年之后第二年【前七年】大赦；第三年【前六年】又大赦。推测栾提囊知牙斯对西汉政府的反应，当在前五年或前四年），现在把夏侯藩调任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郡长，不使他接触匈奴。”

前三年，匈奴汗国乌珠留若鞮单于（十八任）栾提囊知牙斯，上书西汉政府，请求明年（前二年）入朝。这时，刘欣（西汉十二任哀帝，前七三年即位）身体一直有病，有人警告说：“匈奴从黄河上游，乘势南下，气势压人。自从前四九年、前三三年以来，单于每到汉朝朝见，汉朝就会发生巨大变故（前四九年十二月，十任宣帝刘病已逝世。前三三年五月，十一任元帝刘奭逝世）。”刘欣被这项警告吓住，征求高级官员们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招待匈奴单于，徒浪费国库，应该婉转拒绝。

匈奴使节已经告辞，还没有出发。禁宫顾问官（黄门郎）扬雄上疏，说：

“我曾经听说，儒家用六部经典治理国家（六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乐经》早已失传），最重要的是把变乱消灭于无形。最伟大的军事行动，在于不必经过战争，就把敌人克制。二者的运作，十分微妙。但这都是最基本的理论，不可以不加留意。而今，单于要求来朝见皇帝，政府不肯批准。我愚昧地认为：两国之间的猜忌，将从此开始。匈奴汗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度，五帝不能使他臣服（五帝：黄帝王朝的姬轩辕、姬颛顼、姬皋、伊祁放勋、姚重华），三王对他无法控制（三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说明中匈之间的关系，绝不可以发生间隙。我不敢追溯到上古时代，仅就秦王朝以来的近事，向陛下作一分析：

“以嬴政（秦王朝一任帝）的强大，蒙恬的雄威，都无法挺进到西河

(河西走廊, 甘肃省中西部), 只好在临洮(甘肃省岷县)修筑长城, 防备进犯。稍后, 汉王朝崛起, 以高祖(一任帝刘邦)的英明, 率领三十万人精锐兵团, 却在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被围。当时, 猛将如云, 谋士如雨, 虽然终于逃生, 但世人迄今都不知道其中内幕。到了高后(吕雉)当权, 匈奴傲慢横暴, 幸靠大臣们通权达变, 用卑微的书信回答, 才把危险化解。到了孝文(五任帝刘恒)在位, 匈奴大举侵犯北方边防要塞, 斥候部队, 挺进到甘泉(陕西省淳化县西北)、雍县(陕西省凤翔县), 以致京师(首都长安)震动, 民心骇恐。中央派出三位将军, 驻屯棘门、细柳(陕西省咸阳市西南)、霸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 僵持数月之久, 敌军才告撤退。到了孝武(七任帝刘彻)即位, 设下马邑(山西省朔州市)陷阱, 打算引诱匈奴主力深入, 结果徒然劳师动众, 连一个敌人也没有捕获, 更不要说看见单于的影子。以后, 为了国家存亡大计, 拟订万年太平策略, 动员大军数十万, 派卫青、霍去病统率, 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穿过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 越过沙漠, 攻破冀颜山(今地不详)匈奴防线, 袭击王庭, 征服土地, 乘胜追逐, 然后在狼居胥山(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肯特山)祭天, 在姑衍山(乌兰巴托市东南三十公里)祭地, 穿过瀚海沙漠, 擒获名王贵族, 达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 匈奴受到最大创伤和震恐, 越发盼望跟我国和亲, 然而, 仍不肯向我国臣服。

“我们的祖先, 岂乐意于消耗无数财力, 驱使纯洁国民, 在那个狼烟遍地之处(边塞遇警, 烽火台夜间燃火, 白昼用狼粪燃烟), 只不过为了称一时之心? 快一时之意? 而是因为, 不能一劳, 就不能永逸, 不愿一时浪费, 就要永远浪费。这才狠下心来, 投下百万之师, 摧毁饿虎之口; 运输国家的财产, 填满卢山(即冀颜山, 今地不详)深谷, 而永不后悔。到了公元前七三年左右, 匈奴包藏祸心, 准备侵犯乌孙, 俘虏汉朝公主(刘细君), 汉朝动员五位大将, 率领十五万骑兵, 向他们攻击。当时并没有辉煌的胜利, 而只是展示国力, 显明汉朝武装部队, 疾如雷电。然而, 虽然没有损失, 只因为空手而返, 中央政府仍诛杀两位司令。这可看出, 如果不能使北方蛮族顺服, 汉朝就不能高枕安卧。

“本世纪(前一年)四〇年代, 汉朝的优秀文化, 上通神明, 皇恩远被, 国泰民安。而匈奴汗国发生内乱, 五位单于争夺政权(参考前八七年)。日逐王跟呼韩邪单于(十四任), 率领他们的国家, 归服汉朝, 匍匐称臣。但汉朝对他们仍然以客礼相待, 并不能把他们完全置于控制之下。



“从那时候开始，只要单于提出入朝的要求，汉朝从不拒绝。如果单于不想前来，汉朝也绝不勉强。匈奴人天性凶猛，身体魁梧，仗恃力量，全凭一股盛气。难以教化他们改过行善，却容易激起他们为恶。他们性情倔强，难使他们屈服。所以目前两国的和平状态，应该特别珍惜。他们没有臣服时，汉朝出动大军，长征万里，耗尽全国财力，伏尸沙场，流血成河，攻破坚阵，击碎强敌，是那么困难。当他们臣服之后，安抚慰藉，赠送礼物，传布汉朝威仪，又是这样完备。

“从前，汉朝曾攻破大宛王国的首都（贵山城，中亚纳曼干市西北卡散赛城【Kassansay】。参考前一〇二年），踏平乌桓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的堡垒，削平姑缯部落（云南省楚雄市）的反抗（参考前八三年），扫荡杉姐（青海省东北部。原文误为荡姐）部落的战场（参考前四二年），砍倒朝鲜（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朝鲜半岛平壤市】）的帐幕（参考前一〇八年），拔掉南越王国（首都番禺【广东省广州市】）的国旗（参考前一一一年）。历时最短的只十天或一月，历时最长的顶多也不过半年，就可以收功奏捷，在他们王宫那里，耕田种桑；把他们的国土，改成汉朝郡县。像风吹天上残云，从此晴朗，再没有后遗症。只有北方的蛮族，跟此不同，那才是汉朝最强最坚的敌人，跟东南西三方的敌人相比，好像天跟地相比，差距太大。前世所以看重他，由此之故，绝不可以轻视此事。

“而今，单于归心，怀着爱慕诚恳之情，打算远离他的王庭，亲来汉朝朝见，这正是前世遗留下来的恩德，祖先神灵所盼望的景象。政府虽然大大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为什么因为‘他是从上游来的’一句怪话，就加以拒绝？而且只说请单于以后再来，并不另行指定一个确期。把历年所有恩德，一笔勾销，埋伏下将来不愉快的种子。因猜忌而造成误会，将使单于含恨于心，收回对汉朝的承诺，一味记住今天的不悦，把错误和怨恨，全部归到汉朝政府头上，势将跟汉朝决裂，终于失去臣服之念。到那时候，我们的威力吓不住他们，言辞说服不了他们，怎能不造成大的灾难？

“眼睛明亮的人，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耳朵敏锐的人，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假如我们事先防范，则军事行动不会有，祸害灾难不会生。不然，猜忌一旦开始，即令智慧的人在内辛苦策划，善辩的人在外奔走劝解，都不如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有正确的决策。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兴筑城池，设立西域总督，统御三十六国，岂是为了防备康居王国（首都卑阇城，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

厥斯坦【Turkestan】）和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恐怕他们越过白龙堆沙漠（新疆罗布泊东），攻击汉朝西疆边塞？最后目标仍在于伤害匈奴而已。一百余年辛劳获得的辉煌成果，却于今天一日之间丧失。当初开支十分费用去克制匈奴，却只为了爱惜一分费用，激起背叛。我深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请陛下稍加留意，在还没有发生战争，还没有发生变乱时，阻止它发生。”

奏章呈上去，刘欣惊悟，立即召回刚踏上归途的匈奴汗国使节，改换国书，表示欢迎单于明年（前二年）访问。赏赐扬雄绸缎五十匹、黄金十斤。

乌珠留若鞮单于栾提囊知牙斯还没有动身，生病，再派使节前来西汉，请求延后一年，刘欣允许。

前一年，春季，正月，匈奴汗国乌珠留若鞮单于栾提囊知牙斯，跟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中亚伊赛克湖东南中国边境】）国王伊秩靡，同时到西汉朝见。西汉政府认为是一项最大的荣耀。

自从公元前四九年以来，匈奴单于每次前来西汉朝见，赏赐给他的绸缎锦绣，都比前次更多，用做安抚。本年（前一年），乌珠留若鞮单于栾提囊知牙斯，在金銮宝殿上拜谒时，刘欣设筵招待，文武百官云集。栾提囊知牙斯对大司马（三公之二）董贤的年轻，大为惊奇。向翻译官询问，刘欣叫翻译官回答说：“大司马年纪虽轻，可是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圣贤，才居高位。”栾提囊知牙斯起身，祝贺西汉政府得到贤臣辅佐。这时，刘欣因为“太岁”正在“申”地（“太岁”是什么？神秘的占卜书上，说不清楚，总括起来推测，似是一种“地下凶神”，故俗语有：“太岁头上动土。”“申”指南方），所以特别请栾提囊知牙斯住在御花园（上林苑）的葡萄宫[葡萄，于攻击大宛王国（首都贵山城，中亚纳曼干市西北卡散赛城【Kassansay】）时传入西汉，种植御花园内，宫由此得名]，告诉他这是一种更隆重的荣耀。

可是，栾提囊知牙斯仍然得到内幕消息，原来是用他压镇凶神的，大不高兴。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二部

04 巨星赵合德

夺床，是女人夺权的捷径

导 读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赵飞燕是其中之一，她以能在掌上起舞，体形瘦弱，闻名于世。和体形丰满的杨玉环，前后辉映，二人占了四大美女中的两席。

可是，赵飞燕的同胞妹妹赵合德，却更惊人。她是美女中的美女，只因赵飞燕是姐姐，而且又被封为皇后，才一直未被史学家提到台面之上，事实上，赵飞燕的位置，等于弃妇，白担了“祸水”虚名。真正把皇帝刘骢小子玩弄于手掌上的，是赵合德。从赵合德的强大爆发力，可推测她一定有万种风情，美艳得冒泡。她叫刘骢小子杀亲生之子，刘骢就杀亲生之子；她叫刘骢小子断绝所有的（她姐姐除外）外遇，刘骢就吓得不敢认账。赵合德布下天罗地网，保护她姐姐和野男人上床，刘骢小子以皇帝的威风，都不能不装聋作哑。

赵合德为全世界所有女性，做出征服男人的技术示范，主要的是床上武功。她，是使男人悲惨的陷阱。研究透了“迷死赵”，才能了解中国宫廷。

柏杨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

西汉中叶官场倾轧

一、萧望之之死

前四九年，刘病已患病，物色可以托付后事的高级官员。召唤表叔、宫廷随从（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师傅（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周堪到寝宫榻前。任命史高当西汉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车骑将军，萧望之当前将军兼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周堪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都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

冬季，十二月七日，刘病已在未央宫逝世（四十三岁）。

十二月六日，太子刘奭（二十七岁）继任皇帝（十一任元帝）。晋谒一任帝（高祖）刘邦祭庙，尊上官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此是上官女士第二次被尊称为“太皇太后”。第一次是在前七四年七月），王皇后为皇太后。

前四八年，三月十日，刘奭封王政君当皇后，封王政君的老爹王禁当阳平侯。命外祖父平恩侯（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寝殿侍奉官（中常侍）许嘉（许广汉的侄儿），继承平恩侯爵位（“中常侍”一词在此出现，指可以直入寝殿的最亲近的官员。后来专由宦官担任，皇帝除了朝会时跟外界接触外，其他时间全被封闭，宦官遂得以弄权）。

前四七年，乐陵侯、西汉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皇亲国戚的缘故（十任帝刘病已祖母史良娣兄弟的儿子），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周堪作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儒家学派著名的大儒，在刘奭还是太子的时候，跟周堪

分别担任刘爽的师傅、教师，旧情很深，刘爽对二人十分信赖。刘爽退朝之后，每每接见二人，谈论历代治理故事，陈述国家建设大计。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研究儒家学派五经深有心得的护从顾问（散骑常侍）、本职议论官（谏大夫）刘更生，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护从顾问【散骑常侍】，跟宫廷随从【侍中】相反，是一种外廷差事。皇帝出门时，他就骑马跟在车队后面，以便皇帝随时传唤咨询）。又推荐宫廷随从（侍中）金敞，同在刘爽左右辅佐。四人同心合力，引导刘爽走向古代制度，多方补救并纠正政治上的错误，刘爽几乎言听计从。在这种强大的影响之下，史高虽然官居高位，也只不过坐在高位上充数。于是，跟萧望之之间，有了裂痕。

宫廷政务长（中书令）弘恭、执行官（仆射）石显，在前任帝（十任宣帝）刘病已时代，就主持中枢机要，熟悉文书法令。刘爽即位后，身体虚弱，时常患病。认为石显担任重要工作很久，又因为是宦官的缘故，背景单纯，在政府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责任心又重，可以信任，就把大权交给他。政府事情无论大小，都通过石显转呈，再由刘爽裁决。只短短数月，石显的权势和宠幸，就倾盖朝野。文武百官，全对他尊敬畏惧。

石显为人，聪明绝顶，洞察事理，能了解领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外表和颜悦色，心里阴险毒辣。最会狡猾辩驳，中伤别人。任何一点细小的怨恨，都难逃他用法律报复：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结合，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常坚持自己意见，不附和萧望之。萧望之等一批人对于皇亲国戚的许姓家族（刘病已妻族）跟史姓家族（刘病已祖母族）的骄傲奢侈放纵，本已深为厌恶，现在又有掌握实权的弘恭、石显加入对方阵营，更觉得事态严重。于是采取攻击行动，向皇帝刘爽建议：

“宫廷政务署（中书）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位居国家的神经中枢，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这项工作。武帝（七任帝刘彻）因为整天在后宫美女群中欢乐享受，外臣出入不便，才改用宦官，不是古代的传统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人‘不接近受过刑罚的人’的训诫。”

这项建议升高了萧望之跟皇亲集团（史高、弘恭、石显等）的对抗。而刘爽刚刚坐上宝座，谦让谨慎，不敢马上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到底应不应由宦官担任掌握政令的官员，讨论了又讨论，商议了又商议，仍不能下最后决定。然而形势显然对萧望之不利，因为不久，刘爽就擢升刘更生当皇族事务部长（宗正。不再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不能再进

入宫廷)。

萧望之、周堪为了扩大影响力，继续向皇帝推荐儒家学派的学人专家，出任政府的议论官员（谏官）。而这时候，一位危险人物出现，会稽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郑朋，发现中央政府两大派系，不久可能爆发一场胜负分明的决斗，决定把赌注押到萧望之这一边，走萧望之路线，博取权力。于是上书刘爽，控告史高派遣他的门客到各郡、各封国，图谋非法利益，并强烈指出皇亲中许姓、史姓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

刘爽把这份奏章拿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命郑朋到金马门报到，听候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

“将军身当国家重任，目的何在？只不过希望当个管仲、晏婴（二人皆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贤明宰相）便心满意足？还是兢兢业业，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追姬旦（周公）、姬奭（召公）的勋业才止？如果目的不过是当管仲、晏婴，我马上就回到我的故乡延陵（江苏省常州市），去守祖先的坟墓，终我的天年。如果在于建立姬旦、姬奭那样伟大勋业，那么，请赐给我时间，我愿意竭尽忠心，陈述我的谋略。”

萧望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郑朋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就跟他划清界限，不再来往。

郑朋，具有战国时代楚国人的性格，由失望而怨恨，他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原则跟是非，于是做一百八十度转变，投奔许、史两大家族的皇亲集团。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那么干的，我是关东（函谷关以东）人，怎么知道政府里的事？”宫廷随从（侍中）许章，遂奏请刘爽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刘爽一番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皇上检举前将军（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恰好，候见官（待诏）华龙，也想纳入萧望之系统，萧望之因华龙品行恶劣，不肯接受。华龙也投入皇亲集团。

弘恭、石显教这两位自动送上门来的打手，联合控告萧望之系统：“密谋罢黜史高，并挑拨皇上跟皇亲许、史两大家族的感情。”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教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上去。刘爽交付弘恭查办。弘恭询问萧望之，萧望之回答说：“皇亲国戚身居高位，多半荒淫奢侈，我盼望皇上疏远他们，只是为了国家，一片忠心，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萧望之承认有这种企图的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奏报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成私党，互相援引推荐，不断诋毁国家重要高官，离间陛下的骨肉



至亲，图谋控制政府，专制朝纲。作为一个臣属，不忠；陷领袖于不义，无道。不忠无道，应请由皇家礼宾官（谒者）把全案移送司法（召致廷尉）。”

刘爽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司法”（召致廷尉）是什么意思，于是批准。直到有一天，刘爽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收押。”刘爽吃惊说：“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司法部（廷尉）仅仅问话呀？”诘责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请罪。刘爽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发现，如果周堪、刘更生官复原职，一旦报复，将势不可当。于是，由史高告诉刘爽，说：“陛下即位没有多久，还没有传出德化天下的美名，却先用法律套上师傅（刘爽当太子时，萧望之当太子太傅），而且既把部长级高级官员（周堪、刘更生）下狱，如果使天下晓得出于程序上的错误，政府的形象将受到伤害。不如乘此机会，把他们免职，表示政府没有错误。”刘爽遂下诏给宰相（丞相）、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前将军萧望之，辅导我八年之久（萧望之自前五七年八月担任太子太傅，直至前四九年十二月，在任凡八年零五个月），没有其他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衰退，应免除他的前将军、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作平民。”

夏季，四月，刘爽封皇子刘骜（本年四岁）当皇太子。

夏季，四月，刘爽封萧望之当关内侯（准侯爵），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每月一日及十五日朝见。

刘爽再征召周堪、刘更生，准备任命当议论官（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阻梗，刘爽遂改命二人当皇家警卫官（中郎）。

刘爽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要请他担任宰相。皇亲集团弘恭、石显，跟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宫廷随从（侍中）、宫廷政务署各单位（诸曹），都心怀怨恨，等待机会反击，而机会终于来临。原来刘更生迫不及待，先行动手，命他的一位亲戚就地震灾难上书给刘爽说：“地震发生，正是针对弘恭、石显，而不是针对三个孤寒的匹夫（指萧望之、周堪、刘更生）。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罢黜弘恭、石显，显示对于包庇邪恶的处罚。应擢升萧望之等，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此的话，则天下太平的大门洞开，天灾地变的泉源阻塞。”

奏章呈递上去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干的勾当，要求刘爽准许追究，刘爽批准。于是逮捕那位亲戚，供出真相，果然受刘更生指使。

遂逮捕刘更生，再度贬作平民。

就在这时候，萧望之的儿子、护从顾问（散骑）兼皇家警卫官（中郎）萧伋，为老爹“移送司法”事件，上书呼冤。奏章交付给有关单位，有关单位查复奏报，说：“萧望之正月间被指控的罪证，十分明确，并非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上无罪的诗篇（萧伋的奏章，史书上不载，不知引用哪一篇。《十月之交》：“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可能即此），有失大臣的风格，大不敬！请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皇亲集团深刻了解，萧望之素来刚烈高节，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前后印证，正月案件，仅周堪、刘更生二人被捕，萧望之不过把案情移送司法部而已）。所以建议说：“萧望之在前案中，侥幸没有牵连进去。而又赐给他爵位，不知道改过，反而一肚子牢骚，教唆儿子（萧伋）上书，把错误推到陛下身上。用意十分明显，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乱搞，都没关系。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挫挫他的骄傲，减减他的自信，就无法阻止他的怨恨。陛下即令再加给他恩典，他也不会感激。”刘爽说：“萧师傅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一群人说：“人，谁不爱惜生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言语上的小罪（这是欺骗的话，“大不敬”是唯一死刑），用不着担心他自杀。”刘爽同意。

冬季，十二月，石显等把诏书封妥，交给皇家礼宾官（谒者），命送由萧望之亲自拆封。为了加强恐怖效果，石显教祭祀部（太常）火速调发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部（执金吾）所属的警备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时萧望之住杜陵县【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杜陵县是以前任帝【十任】刘病已坟墓【杜陵】为基础建立的县城，属祭祀部【太常】管辖，而不属长安市政府【京兆尹】。所以命就近征集附近的警备部队，目的在于造成恐怖气氛，逼萧望之自杀），使节到了萧宅，召唤萧望之。萧望之问他的学生鲁国（首府鲁县【山东省曲阜市】）人朱云，应如何因应。朱云性情也很刚烈，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我了断。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将军（前将军）及宰相之列（萧望之曾任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三公之一。参考前五九年七月），而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投入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过分鄙贱？”遂唤朱云的别号说：“朱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等死的时间！”饮下鸩酒，身死（鸩，音 zhèn。传说中的一种毒鸟，把羽毛放到酒里，就成毒酒，饮下必死）。

刘爽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桌子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



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御厨房送来饮食，刘爽正在午饭，不能下咽，泪流满面，左右都被感动。召喚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脱下官帽，叩头请罪，很久很久，才放他们起身。刘爽哀悼萧望之，不能忘情，每年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刘爽去世方止。

二、虫蛆翻腾

前四六年，刘爽再擢升周堪当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张骞的孙儿）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非常受到信任。

前四三年，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跟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周堪、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猛，结仇已深，不断在刘爽跟前，打小报告。已经被罢黜成为平民的刘更生，唯恐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姚重华（舜）任命九位高层官员（九官——工程官【司空】、农业官【后稷】、国防官【司徒】、司法官【士】、矿业官【共工】、水利官【朕虞】、祭祀官【秩宗】、音乐官【典乐】、监察官【纳言】），大家济济一堂，感情融洽。高层官员在政府中互相和睦，万物在农田中自会欣欣向荣。所以洞箫吹出名《韶》的乐章，只要九遍，凤凰就会飞来朝拜。到了周王朝厉王（十任）姬胡、幽王（十二任）姬宫涅时候，政府官员不再和睦，互相排斥。于是日蚀、月蚀，相继而来，冷冽的泉水都会沸腾，高山深谷都会改变位置，不应降霜的时候，都会降下大霜。由此可以了解，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仇视则会兴起灾难。祥瑞多则国家平安，灾难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运转的法则，古今一贯的道理。

“而今，陛下开创三代（夏、商、周）那种盛世的大业，招揽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文学之士），给他们很好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上进。然而，贤能的人跟一些坏胚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也不分，使忠奸同时挤入政坛。建言的奏章，虽然集中未央宫北门（公车），但因奏章不妥当而被捕下狱的，却满满囚禁在北军监狱（凡上书皇帝，查出有犯法之处，一律逮捕，交付北军【野战军】收押）。现在政府官员，又互相仇视，意志不合。不断用谗言陷害，惹出许多是非。蛊惑主上耳目，影响

主上判断，这种事情太多，无法一一陈明。于是各自结党组帮，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进，国家治；正直大臣退，国家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依靠谁才好。灾难变异，因之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

“陛下登极迄今，已有六年（自前四九年十二月刘爽登极之年算起，至本年【前四三】应共七年。刘更生没有把头一年【前四九】计算在内）。在春秋时代，一连六年都发生灾难天变的情形，从没有像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因为奸邪的人进入政府之故。奸邪的人所以进入政府，因为在上位的人，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善政，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善政也就中止。由于领袖有猜忌的心，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领袖不能当机立断，才给歹徒打开大门。奸臣进则贤才退，歹徒太多则正人君子减少。《易经》上有‘否’（音 pǐ，不顺利）有‘泰’（平安），小人那一套如果受到欣赏，君子的力量消失，政治就会一天比一天混乱；君子行事如果受到尊重，小人那一套如果受不到欣赏，政治才会日上轨道。

“古代，姒鯀（音 gǔn）、共工、驩兜（音 huān dōu），跟姚重华（舜）、姒文命（禹），同在伊祁放勋（尧）的政府中当官（公元前二十三个世纪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伊祁放勋时，在一次流血斗争中，姚重华诛杀以姒鯀为首的四位政敌。姚重华后来继承帝位，被儒家学派当做圣君。遂称姒鯀等为“四凶”。姒文命是姒鯀的儿子，最后终于罢黜姚重华）。姬旦（周公）跟姬鲜（管国国君）、姬度（蔡国国君），同时在周王朝政府当官。当时，他们之间互相打击，流言诽谤，难以详尽描述。而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能够肯定姚重华（舜）、姒文命（禹）、姬旦（周公）贤能，而排除共工、姬鲜（管）、姬度（蔡），所以国家治理，荣耀永垂，直到今天。孔丘跟季姓家族、孟姓家族，同时在鲁国当官（跟孔丘同时的两家巨头，是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跟叔孙通，同时在秦王朝当官。而鲁国国君（第二十七任定公）姬宋、秦王朝皇帝嬴政（一任始皇帝），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丘、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恶名一直留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关键在于领袖信任什么人，一旦信任真正贤能，必须坚持，不可动摇。

“《诗经》说：‘我的心虽不是石头，你却无法使它转变方向。’说明坚持善行的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王发号施令，犹如出



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关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一会儿工夫，即行取消，是一种‘反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才，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政府，是转动了那块石头。《论语》说：‘看见邪恶，好像用手去探试滚水。’而今，二府所弹劾的谄佞之辈（二府：普通情形下，指“宰相府”及“最高监察署”），历经数年，仍不能排除。收回成命，如同‘反汗’，任用贤能，却跟转动石头一样的艰难。而驱逐邪恶，简直像拔起一座大山。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没有灾荒天变，当然不可能。

“现在的情况是，一群小人，到处寻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随时诋毁诬陷，制造谣言文件，使在民间广为流传，《诗经》有言：‘我心忧如焚，只因为触怒了鲨鱼群。’（“忧心情悄，愠于群小。”）一群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使人愤慨。从前，孔丘跟他的学生颜渊、端木赐（子贡），互相赞扬夸奖，没有人诋毁他们结党营私。姒文命（禹）、姬弃（后稷）、皋陶，互相推荐引用，没有人攻击他们广植党羽。为什么？为的是他们忠心为国，胸无邪念。

“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能的君子，手拿戟剑，同时担任宫廷警卫。奸佞的小人，结合在一起，共同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叽叽喳喳，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领袖跳进去。可能忽然有一天，领袖会相信他们的忠诚，这正是上苍用天变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停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就可使国家治理的。所以姚重华（舜）对于‘四凶’，有四种刑罚（把共工贬逐幽州，把驩兜贬逐崇山，把三苗贬逐三危，把姒鯀斩首羽山）。而孔丘也曾任两观门诛杀少正卯（两观，鲁国国君的宫门。前四九六年，代理宰相孔丘，处决国务官【大夫】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能够推行。

“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无私的大公之心，警惕到《易经》‘否’、‘泰’的卦辞，参考黄帝王朝跟周王朝的措施，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跟鲁国的措施，作为鉴戒。注意到祥瑞应验国家的幸福，跟灾难天变反映国家的灾祸。用以考察当前局势，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歹徒的门户，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不再狐疑犹豫，而应坚决果断，使是非明显。则一百种奇异的天变灾难，都会消灭，各种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福利。”

石显看到这份奏章（石显是宫廷政务长【中书令】，当然先行过目），

跟许、史两姓皇亲结合得更为坚强，把刘更生一帮恨入骨髓。

本年（前四三年）夏季，天气寒冷，太阳发出青色光芒，十分黯淡。石显跟许、史两大家族坚持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把刘更生的奏章，原封不动照抄一遍，扣到刘更生头上，完全合适）。刘爽心里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词的抨击，却无法堵他们的嘴。于是他想到长安县长（长安令）杨兴。杨兴有干练的行政能力，受到赏识，而且常常赞扬周堪。刘爽想得到他的帮助，遂召见杨兴，问他：“有些大臣总是反对周堪当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怎么回事？”杨兴是一个伶俐的官场人物，他误会了意思，认为刘爽对周堪已经不再信任，杨兴当然不会站在眼看就要垮台的这一边，不但不再维护周堪，反而落井下石，强调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担任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我以前听说，人们攻击周堪跟刘更生等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要求诛杀。我所以提出抗议，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刘爽说：“那么，用什么罪名才可以杀他？现在怎么办？”杨兴说：“我愚昧的意见是：最好封周堪关内侯（准侯爵），赐给他三百户采邑，而不要他掌权。这样的话，英明的领袖仍维持对师傅的旧恩（周堪曾当刘爽的教师），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刘爽遂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特立独行闻名朝野，屡屡冒犯皇亲国戚，很多当权派排挤他，说他坏话。后来被控春夏二季逮捕人犯（古时规定：春夏二季，万物生长之时，春季对囚犯特别优待，能释放的便释放，不能释放的则不加刑具【如脚镣、手铐、枷等】，并停止审问。夏季则增加重刑犯的饮食。春夏二季如果囚禁人犯，被认为违背天时），贬谪当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刘爽对诸葛丰大为不齿，下诏说：

“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前跟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周堪、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猛同在中央时，诸葛丰屡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知道遵守法令制度，用苛刻凶暴的手段，建立威严外貌，我不忍心法办，只贬他当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我反省，反而翻脸成仇，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想诽谤就诽谤，想赞扬就赞扬，随心所欲，不管从前的立场，没有一点信义。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老迈，不忍诛



杀，着即贬作平民。”

再下诏说：

“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我心怀怜悯，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兹贬周堪当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太守）、张猛当槐里县长（令）。”（槐里，即废丘，楚汉相争时，雍王章邯的首都，今陕西省兴平市。）

贾捐之跟杨兴友谊至深。贾捐之总是抨击石显，因此他一直无法弄到一个官做，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刘爽。而杨兴正因干练的才能，受到赏识。贾捐之向杨兴建议说：“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见皇上推荐你的话，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到手。”杨兴说：“老哥笔下生花，当今天下，言语最为精辟。假如你能当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可比五鹿充宗（五鹿，复姓。五鹿充宗是现任宫廷秘书长）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能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首都，位居各郡跟封国之首，而宫廷机要，掌握全国官员的命脉。天下一定太平，上下就再不会隔阂。”说着，又攻击石显。杨兴说：“石显权势如日中天，皇上正信任他，我们如果谋求上进，必须听我的计划，向他靠拢，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

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的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准侯爵），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政务署（中书）或秘书署（尚书）的单位主管（诸曹）。然后，二人又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能力非凡，应考虑使他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

石显看穿二人诡计，报告刘爽。于是逮捕贾捐之、杨兴下狱。刘爽命石显负责审讯。审讯后，石显复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行为虚假，互相标榜，企图谋取政府高官位置，欺骗皇上，大逆不道。”贾捐之绑赴街头斩首，杨兴被剃光头发（髡刑），罚做苦工。

前四〇年，六月三十日，日食。因此，刘爽召集坚持灾难天变，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跟许、史两姓皇亲。参考前四三年），要求他们解释，皇亲集团唯有低头请罪。于是，刘爽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首都长安。任命周堪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支部长级最高俸禄（中二千石。特级国务官原是“比二千石”），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任命张猛当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而这时候，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兼管宫廷秘书署（尚书），秘书

(尚书)共五人(石显、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陈顺),全是石显死党。周堪官位虽然位于秘书(尚书)之上,但他很难见到皇帝,虽然主管机要(领尚书事),但有什么建议,却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局势遂全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患上失音症,不能言语,逝世。张猛完全孤立,石显乘势诬陷。强迫张猛在司马门收发接待室(公车)自杀。

前三七年,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人京房,追随梁国(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京房可以从《易经》上推算出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的功力,十分深厚,被故乡(顿丘【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地方政府推荐为“孝廉”(孝廉是文官制度中最低一级的名号,普通情形下,民间知识分子经过考试或推荐,就可跨入这最低一级。取得“孝廉”名衔,才具备文官资格)。之后,到中央政府充当宫廷警卫官(郎),屡次上书刘奭,议论天象变异,相当灵验。刘奭大为欣赏,不断召见他,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在功劳中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出现。到了近代,任用官员,全看他受到的称赞或诋毁作为标准,所以政治腐败,天变不止。最好是考察文武百官们的行政效率与工作成绩,天变才会停止。”

刘奭命京房负责主持这件事,京房拟定“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呈报。刘奭在未央宫前殿温室殿,举行讨论会,由京房跟部长级官员出席。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跟下属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刘奭颇为动心,当时,正好各州督导官(刺史)向中央做例行报告,集中首都长安。刘奭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绩条例”的实行细则,督导官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郑弘,开始时也反对,稍后才转为支持。

这时,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正掌握中央政府权柄。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是宫廷秘书长(尚书令),二人密切合作,权倾中外。有一次,京房在刘奭闲暇饮宴时,晋见刘奭,问刘奭说:“姬宫涅(周王朝十二任幽王)、姬胡(周王朝十任厉王)二人,为什么把国家搞得那么糟?他们任用些什么人?”刘奭说:“君王昏庸,任用的又都是奸佞。”京房说:“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刘奭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说他们奸佞?”刘奭说:“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而我们事后旁观,看得清清楚楚。”京房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肯定：任用贤能时，国家一定治理；任用奸佞时，国家一定混乱。既然道理这么简单明了，为什么姬宫涅、姬胡不任用贤能，却任用奸佞，以致弄到后来那种狼狈地步？”刘爽说：“乱世君王，都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岂不全成了英明领袖，怎么还有亡国之君？”京房说：“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嬴胡亥（秦王朝二任帝），也知道姬宫涅、姬胡的故事，而且还讥笑过他们。可是，姜小白却用竖刁，嬴胡亥却用赵高，以致全国混乱，小偷强盗，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把姬宫涅、姬胡，当做一面镜子，而觉悟到用人不当？”刘爽说：“只有高度智慧的君王，才能吸收历史教训。”

京房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警告后世君王。陛下登极以来，日蚀月蚀，星辰逆转运作，互相重叠；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大霜不能肃杀害虫；水灾、旱灾、蝗灾、人民饥馑、瘟疫流行、盗贼遍地，受过刑罚的人，满街满市。《春秋》所记载的天灾人祸，现在应有尽有。陛下，你认为当前是治世？还是乱世？”刘爽说：“当然是乱世，而且乱到极点，这还用问？”京房说：“那么，陛下现在所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刘爽说：“还好的是，幸而比前代高明。而且，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京房说：“前世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人看现代，犹如现代人看古代。”刘爽思索了一会儿，说：“现代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说：“陛下英明，自会知道。”刘爽说：“我怎么会知道？如果知道，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最信任，跟他在密室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应该是他。”京房很明白地在指控石显，刘爽终于恍然大悟，对京房说：“我知道了。”京房告退。

然而，刘爽信任石显如故。

三、石显破败

刘爽命京房推荐他学生中了解“考绩条例”、有行政经验的人才，准备试办。京房推荐皇家警卫官（中郎）任良、姚平。建议：“任用他们当州督导官（刺史），先在各州建立考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中央，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被人隔阻。”然而石显、五鹿充宗已把京房当做死敌，决心使京房远离权力魔杖，以便下手铲除。于是向刘爽建议，应任

命京房当郡长。刘爽遂任命京房当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郡长（太守），实验考绩方案。

京房不能推辞，只好请求：“年终时候，请准许我乘坐政府驿马车，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向陛下面报。”刘爽承诺（年终乘政府驿马车到首都晋见皇帝，督导官【刺史】才有此权。郡长是地方政府首长，未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京房恐怕石显等切断他跟皇帝之间的渠道，才有此请求）。京房自知已陷于鲨鱼群之口，跟石显怨恨已成，不想远离皇帝。于是，呈递“亲启密奏”（封事）：“我一出京师（首都长安），恐怕当权官员就会下手，身死而事败。所以盼望在年终岁暮之时，得以乘政府驿马车，到首都面向陛下奏事，幸而蒙陛下应许。然而，六月二十日，阴云乱风又起，太阳光芒黯淡，显示高级官员覆盖天子，而天子心存怀疑。六月十八日、十九日之间，定有权贵离间，撤销我乘政府驿马车的承诺。”（《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被任命当魏郡郡长是在“己卯”日，但却把任命之月份，以及上呈这份奏章的月份记载为二月。《资治通鉴》编辑群显然认为《汉书》有误，故把事情记载在六月发生，而整件事亦变得通顺合理。京房在六月十八日【己卯】被任命当郡长后，即上亲启密奏，以预测之后两日【十九、二十日】的天气为名，警戒刘爽。）

京房还没有出发，刘爽命阳平侯王凤（皇后王政君之弟），通知京房，果然撤销京房年终乘驿马车回京（首都长安）晋见皇帝的承诺。京房发现他已面临生死关头，十分惊恐。

秋季，京房出发，走到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托政府信差，再上“亲启密奏”（封事）：

“我于六月间曾上书陛下，指出‘遯卦’有误。我认为：‘有道行的人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以说洞察到天地奥秘，但也不要太相信其中道理。你所预测的天灾人祸，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岂不是有道行的人接着就要被放逐，死在外边？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说：‘皇上大仁大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令因进言而死，我还是要进言。’姚平又说：‘你这话只算小忠，不算大忠。从前，秦王朝时，赵高当权，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决。赵高的权势从此高涨，所以秦王朝的衰乱，正先使之加速。’而今，我离开首都，担任郡长，自愿全力报效，只恐怕还没有着手，便被诛杀。唯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充当正先的角



色，让姚平作为笑料。”

京房到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再上“亲启密奏”（封事）：

“我前推荐任良可以负责官员考绩制度，使我留在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们说，这样做对我不利，而且政府中不可能发生隔绝蒙蔽情事。一致认为：‘与其学生出面，不如师傅亲自主持。’可是，假如派我当州督导官（刺史），又怕我面见陛下奏事。于是又说：‘当州督导官（刺史），可能郡长（太守）不肯合作，不如索性当郡长。’目的在于隔绝我们君臣，使我无法面见陛下。陛下忽略了他们的用心，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乱风所以不散，太阳失去光芒的原因。我离首都长安越远，太阳的暗灰颜色越重。盼望陛下不要忘记把我召回京师，而轻易违背天意。邪恶阴谋，人虽不觉，上天却必有反应。可以欺人，不可以欺天，请陛下详察。”

月余之后，刘爽下令逮捕京房，押回首都长安监狱审讯。

原来，淮阳（宪）王（首府陈县【河南省淮阳县】）刘钦（刘爽的老弟）的舅父张博，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危险人物，向刘钦要了很多金银财宝，到首都长安，活动征召刘钦入朝。张博追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之后，往往把跟皇帝刘爽间问答的话，告诉岳父大人。张博遂暗中记下京房的机密言语，拜托京房代刘钦作一份请求入朝的奏章。而把这些密语记录，跟奏章草稿送给刘钦过目，作为他工作的证明。石显得到这项情报，指控：“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政府，把罪恶推到陛下头上，而又欺骗亲王。”

京房跟张博同时下狱，绑赴街市斩首，妻子放逐到边塞。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郑弘，被控跟京房是朋友，免职，贬作平民。

总监察官（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石显。稍后，被指控他跟槐里（陕西省兴平市）县长朱云是好友，泄露宫廷机密（宰相韦玄成谈及朱云性情暴戾，陈咸在旁听见，转告朱云；朱云上书为自己辩护），石显从旁得知这些事。陈咸、朱云同时被捕下狱，判处髡刑（剃光头发），罚做苦工。

石显一连串强烈措施（包括置刘爽师傅萧望之于死地），中央政府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全被慑住，对他十分畏惧，不敢多说一句话。石显跟宫廷政务署执行官（中书仆射）牢梁、宫廷供应部长（少府）五鹿充宗，结合密切。攀附他们的人，都得到很好的官位。民间有歌谣说：“你是姓牢的人，或是姓石的人，或是姓五鹿的人，为什么身上揣的印那么多，印上的佩带那么沉？”

石显了解他自己的权势太盛，深怕刘奭一旦听信左右的抨击，自己就面对险境。所以，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石显常出宫到政府官署办事，向刘奭请求：“有时回宫太晚，宫门已经关闭，我可不可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刘奭允许。有一天，石显故意回来得很迟，宣称刘奭有令，唤开宫门。不久，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胆大妄为，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刘奭忍不住笑起来，把奏章拿给石显。石显抓住机会，适时地流下眼泪，说：“陛下过度地宠爱我，教我办事，很多人妒火中烧，随时随地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英明的领袖，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不能用我一个身子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天下所有的怨恨。请准许我辞去中枢机要工作，只负责宫廷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保留活命。”刘奭深为同情，多方安慰，又重重赏赐，价值一万万之巨。

最初，石显逼死前将军萧望之，人心激愤，唯恐怕招来抨击。议论官（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学派的五经，而又高风亮节，天下敬慕。石显托人从中介绍，用心结交。并向刘奭推荐，贡禹遂擢升到部长级高官，石显对贡禹礼貌十分周到。于是舆论对石显也有赞扬，认为他对萧望之不致有陷害的行为。石显谋略变诈，善于为自己解围，以加强刘奭的信任，都类乎此。

前三三年，最初，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见到冯奉世父子都当部长，而女儿又当刘奭的一级小老婆“昭仪”，存心要攀附这家权贵，于是向刘奭推荐：“冯昭仪（参考前三八年）的老哥、皇家礼宾官（谒者）冯遂，品格端正，行为廉洁，最好请他侍奉左右。”（这是《老子》“预先取之，必固予之”手段。）于是，刘奭召见冯遂，打算任命他当宫廷随从（侍中）。冯遂请求单独面对，而就在单独面对时，抨击石显窃弄权力。刘奭对冯遂如此抨击自己的推荐人，既惊讶又愤怒，立即停止擢升他的念头，仍使他回到原来政府中级官员（郎官）位置。后来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出缺，很多人推荐冯遂的老哥、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冯野王继任。刘奭命宫廷秘书署（尚书）在部长级官员（中二千石）群中，评选品行能力最优秀的，冯野王又被列第一。刘奭询问石显的意见，石显对冯姓家族十分痛恨，乘机报复，说：“部长级官员中，无论品行能力，没有比冯野王更恰当的人选。问题是，冯野王是冯昭仪的亲哥，恐怕后世议论起来，认为陛下压制其他人才，专看裙带关系，把他们擢升到三公（宰相级）高位。”刘奭赞说：“对极！我怎么想不到这一点？”于是，告诉大家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任用后宫亲属，会把冯野王的事拿出来作为例证。”



三月丙寅日（三月庚午朔，没有丙寅），刘奭下诏：“刚强正直，宁静淡泊，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冯野王是这种人。反应敏捷，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宫廷供应部长（少府）五鹿充宗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张谭是这种人。现在，擢升太子教师张谭，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 ”

夏季，五月二十四日，刘奭在未央宫逝世（本年四十三岁）。

六月二十二日，刘骜即位，登上皇帝宝座（本年，刘骜二十岁，为十二任成帝）。

前三二年，调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当长信宫交通官（长信中太仆），年俸文官最高级（中二千石）。

石显既离开中枢要职，如鱼出水，权势霎时间化为乌有，平常情投意合的高级官员，翻脸无情，开始打落水狗。宰相（丞相）匡衡、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张谭，一条条列举出石显的罪行，提出弹劾。于是，石显的党羽牢梁、陈顺一齐撤职。石显跟他的妻子儿女，被逐回故乡（石显是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人）。石显悲愤忧惧，不进饮食，在中途病死。凡是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摇尾系统，全部罢黜。宫廷供应部长（少府）五鹿充宗贬降玄菟郡（辽宁省新宾县）郡长（太守），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伊嘉贬降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民兵司令（都尉）。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涿郡（河北省涿州市）人王尊，上书弹劾说：“宰相（丞相）匡衡、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张谭，明知道石显专权弄势、作威作福，是四海之内的灾难，却不立刻报告皇上，施予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顺服。攀附臣下，欺骗领袖，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一个辅政大臣，不应有这种态度，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幸而这都在大赦之前，不必追究。然而，就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不但不肯承认自己的不忠，反而诋毁先帝（刘奭）任用奸险之徒，荒谬地宣称：‘文武百官畏惧石显，甚于畏惧主上。’把皇上压得那么低，把臣下抬得那么高，不应该有这种观念，有亏大臣的气节。”

匡衡惭愧恐慌，脱下官帽请罪，缴还宰相跟侯爵（乐安侯）的印信。西汉帝（十二任成帝）刘骜（本年二十一岁）刚刚坐上宝座，不愿立即更换高级官员，下令把王尊贬作高陵（陕西省高陵县）县长（令）。然而政府官员很多人支持王尊。匡衡内心不安，以后每逢遇到水旱天灾，都请求退休，刘骜每次也都下诏慰留。

巨星赵合德

一、刘骢献身美女

前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刘骢即位，登上皇帝宝座（本年，刘骢二十岁），晋谒一任帝刘邦祭庙（高庙）。尊祖母皇太后王女士（刘病已的正妻）当太皇太后，尊娘亲皇后王政君当皇太后。

秋季，七月，宰相（丞相）匡衡上书说：

“陛下天性孝顺，对老爹的哀伤思念，永存内心，从没有声色犬马的欢娱，确实是重视孝道的终极效果，不忘祖先的教训，应把它传到永远，这种忠厚的圣人性情，虽然是上天赐予，但仍望陛下的圣心，再度加强。《诗经》说：‘忧愁伤身，痛在心头。’这是形容周王朝成王（第二任王）姬诵内心的忧愁难解，也正是姬昌（周文王）、姬发（周一任王武王）伟大勋业，跟伟大教化的基础。

“我听我的教师告诉我：‘夫妻配偶，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端正，然后事物全备，天命完成。’孔丘研究《诗经》，从《关雎》着手。因为婚姻在维持社会秩序中，扮演主要角色。在政府推行礼教中，担任第一步。自从上古以来，三代（夏、商、周）的兴起和衰落，没有一个不由此而起。愿陛下考察过去得失兴衰的关系，用以巩固根本。物色有品德的人，排除靡靡之音和漂亮的美女。接近严肃自尊的人，远离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人。

“我又听说，儒家学派的六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乐经》早已失传），是圣人们为了统御天下人心，把善

恶分别归类，显明吉凶祸福，指示做人的大道正路，使之不违背善良本性的著作。还有《论语》、《孝经》，也都是圣人们言行的记录，应追寻他们的启示。我又听说，圣明君王的作为，无论动态静态，周旋于天地之间，上奉天心亲意，面对群臣，事事克制，发扬人伦的美德。

“谨慎小心，是侍奉上天的根基。和悦顺服，是侍奉祖先的礼义。严格要求自己，是统御文武百官的原则。和颜悦色，是待下的态度。举止行为，有一定轨道——遵循仁义的法则。正月元旦，陛下驾临金銮宝殿，接受天下朝贺，设置筵席，慰劳四方，古书上说：‘君子人物，开始时就要谨慎。’建议陛下，留意自我克制，使政府官员们得以仰望高贵品德的光彩，为国家莫立坚固的基础，则天下有福。”

刘骢谦敬地采纳他的建言。

前三一年，自刘骢当太子的时候，就以喜爱美女闻名于世。等到即位，娘亲皇太后王政君下令挑选良家女儿，送入皇宫，供她的儿子娱乐。最高统帅部军械库管理官（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向王凤规劝说：

“古礼（夏王朝及商王朝）规定，君王一娶就是九个妻子，主要的用意是，要她们多生儿子，使皇族繁衍，才对得起祖先。其中有人死亡，不再补充，为的是保护君王的性命，也免得争风吃醋。所以，正妻（后）跟小老婆（妃）如果品行端正，孩子们就可以成为圣贤领袖。小老婆编制如果有严厉的节制，君王就有活到高寿的福气。

“废弃这些规定，就会不断追求新鲜刺激。不断追求新鲜刺激，寿命就会缩短。男人到了五十岁，喜爱女人的欲望，仍很强烈。可是，女人到了四十岁，容貌就开始变丑。以变丑了的容貌，侍奉性欲仍强的男人，如果不用礼教强行克制，源头既不能塞，最后必然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是：正妻（后）自顾形惭，恐惧自己跟儿子会被罢黜。而小老婆跟儿子们则会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国国君（十九任献公）姬诡诸被指摘听信谗言，使姬申生受到无罪诛杀的原因（姬诡诸宠爱骊姬，骊姬希望她的儿子姬奚齐继承国君位置，向老丈夫姬诡诸进谗。姬诡诸相信，太子姬申生，上吊身亡）。而今，皇上青春鼎盛（刘骢本年二十二岁），没有嫡子（许皇后还没有生子），正是研讨学问的年龄，还没有因正妻（后）和小老婆群（妃）的冲突而引起争议。

“将军身居辅政大臣，责任重大，应该乘着权威正重，建立九位妻子的制度。在以仁爱著名的家庭之中，物色温静淑女，不必一定美丽，也不必

一定会歌舞或其他技能，只求建立万世的宫廷基本法则。要知道，对一个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而言，对美女不可贪求无厌。《小卞》诗篇，使人们寒心（《小卞》，《诗经》中的篇名，张晏注：“此诗是在讽刺周王朝十二任王【幽王】姬宫涅，罢黜申后，改立褒姒，罢黜太子姬宜臼，改封庶子姬伯服。”事情发生在前八世纪二〇年代），盼望将军忧虑后果。”

王凤转告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认为没有前例。王凤是个没有见识的人，不能创新，因循敷衍，不了了之。

然而，王凤一向尊敬杜钦，常把他请到身旁，跟他共同商议国家的大事方针，好几次推荐有名望的人，补救政治上的错误。当时若干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

前三〇年，十二月一日，日蚀。当天夜晚，未央宫地震。刘骃下诏，要求推荐“贤良”、“方正”，以及能“直言规劝”人才。杜钦，跟祭祀部（太常）主任秘书（丞）谷永，上书指出：“皇宫内美女太多，互相嫉妒，恐怕会影响皇上生育儿女。”

前二八年，夏季，四月三十日，日蚀。

刘骃要求政府官员上书指摘过失，不可有任何隐瞒忌讳。大赦天下。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更生（刘向）上疏说：“四月下面就是五月，日蚀的月份跟孝惠皇帝（二任帝刘盈）时相同（前一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日全蚀），日蚀的日子跟孝昭皇帝（八任帝刘弗陵）时相同（前八〇年七月三十日日蚀。而刘盈、刘弗陵都没有儿子）。日蚀的用意，显示有人危害后嗣。”（“四月下面就是五月”，原文：“四月交于五月”，竟把四月解释成为五月，已够稀奇。以下什么时日相同，更信口开河。）这时候，后宫只许皇后一人得到宠爱，其他美女很少见到刘骃，宫廷内外官员们都忧虑刘骃无法生下儿子。所以，除了刘更生（刘向）外，其他人如杜钦、谷永，都特别强调此点。

刘骃遂紧缩皇后宫椒房殿跟宫廷事务署（掖庭）开支，包括衣服、车马、轿舆的制造，以及对许皇后家族及小老婆的赏赐，一律恢复他当皇帝前（前三三年之前）的规矩。

许皇后上书丈夫刘骃抗议，说：“时代不同，长短互相补助，只要不超出汉王朝的制度，就是合理合法。不一定要每一个细小节目，都不变动。五年前（前三三年，老爹刘爽在位），跟二十一年前（前四九年，祖父刘病己在位），岂是一样？皇后宫官员不知道变通，在接到诏书后，使我想摇



摇手都不可能。如果想在某个地方做一个屏风，他们就回答：‘以前从没有过。’我一定要做的话，恐怕你诏书上的话就出来了：‘没有前例可援。’所以恢复二十一年前的开支，实在行不通，请陛下明察！我祖父许广汉（平恩侯【戴侯】）、祖父许延寿（乐成侯【敬侯】）。许皇后老爹许嘉，是许延寿的儿子，过继给许广汉。所以许延寿、许广汉都是许皇后的祖父），原来是用‘特牛’祭祀的，后来蒙受恩典，准许用‘太牢’祭祀（祭祀时仅用牛，称“特牛”。同时用牛、猪、羊，称“太牢”）。如果一律改回从前，就只能用‘特牛’了，请求陛下哀怜！而今，宫廷官员刚刚把诏书念给我听，就警告我，要我知道，不可以跟从前一样，把宫廷当做自己的私产，随意支配。开始之时，便如此凶狠，将来对我的约束，恐怕会失去人性，请陛下深切考虑！”

刘骃于是把谷永、刘更生（刘向）奏章上关于“天变灾祸，责任都在皇宫”的指责送给许皇后过目，并且下诏说：“官员执行法令，有什么过错？为了矫正弯曲，不得不反转弯曲，才可以使它更直，古今的道理相同。而且，节省钱财，改用‘特牛’（仅一只牛），对于皇后而言，正足以发扬你的美德，使你受到更大的赞誉。如果不从根本铲除灾祸，天地变异，接二连三出现，皇家祖宗的祭祀恐怕都会完全斩断，还谈什么你的祖父（许广汉、许延寿）？古书（《论语》）说：‘节俭的人，很少过失。’假如皇后追求的是奢侈，我也会效法孝武皇帝（七任帝刘彻）。那么，甘泉宫、建章宫，可就再出现于世（二宫的警卫部队，于前四六年撤除。其宫内的维修，甚至宫内人员的编制，可能在不久后减少或裁撤）。而现在，孝文皇帝（五任帝刘恒）却是我的教师，也是皇太后、皇后效法的对象。假如皇太后（老娘王政君）在当皇后时，并没有随心所欲，而今天的皇后（许皇后）却特别放纵，岂不是超过婆母？盼望你收敛行为，进修品德，自我约束，作为小老婆群的榜样，使她们知道向谁效法。”

前二〇年，刘骃开始私自出宫游荡，期门警卫官跟宫奴十余人随从（期门警卫官【期门郎】，刘彻【七任武帝】当初私自出宫游荡时，跟保护他的武士秘密约定时刻，在宫门集合。以后遂把这种特别警卫，称做“期门”），或乘坐小车，或大家一齐骑马，穿大街，过小巷，到郊外撒野，甚至跑到附近县市乡镇：甘泉宫（陕西省淳化县西北）、长杨宫、五柞宫（二宫皆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斗鸡赛马，经常自称是富平侯的家人。

富平侯张放，是元老重臣张安世的四世孙（张安世，参考前八〇年）。

张放的老爹张临，娶刘骃的姑妈敬武公主，生下张放（跟刘骃是表兄弟）。张放担任宫廷随从（侍中），兼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娶许皇后的妹妹为妻。受到的宠幸，一时无比，所以刘骃假冒他的名号。

前一九年，三月，中央政府研究官（博士），隆重举行射击比赛大典（古代文武合一，国家元首【包括“帝”、“国王”、“天王”、“皇帝”】、封国国君【诸侯】、国务官【大夫】、知识分子【士】，都有射击比赛大典，通称“大射礼”），忽然有群野鸡飞到庭院之中，顺着台阶，登上高堂，昂然高鸣。稍后，野鸡群又飞到祭祀部（太常）、皇族事务部（宗正）、宰相府、最高监察署、车骑将军府（车骑府），接着又飞到未央宫承明殿屋顶。

车骑将军王音、候见官（待诏）宠（姓不详）等，上书说：

“天地间的精神力量，分门别类，互相呼应。显示给君王看的，虽然很小，但很明确。野鸡听觉敏锐，能够先察觉到雷声，所以《礼记·月令篇》，用它分别节气。《书经》记载：子武丁祭祀祖先于天乙时（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谥号高宗。于天乙，商王朝一任帝，谥号成汤），有野鸡飞到大鼎（大锅）耳柄上生蛋，这是一项不祥的变异。可是因为子武丁坚守正道之故，却转祸为福，作为历史见证。而今野鸡群，正当研究官（博士）射击比赛大典之际飞临，在万人注视之下，登阶升堂，一连几天，引起惊骇。谣言传到宰相府、最高监察署、最高指挥部（以上称“三公府”），又传到祭祀部（太常）跟皇族事务部（宗正）负责祭庙的皇族官员耳朵。最后，再传入皇宫。目的在于延长时间，用心提醒有心人士，意义深切。对大家所做的警戒，没有比这个更为严重。”

后来，刘骃命寝殿侍奉官（中常侍）晁闾，向王音询问：“听说捕捉到的野鸡，很多羽毛有折断痕迹，好像被捕获过，莫非有人故意如此？”王音再作详尽回答，说：“陛下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不知道谁敢做这种事，冒犯陛下的圣德！陛下左右的马屁精太多，不需要我插一脚。宰相级以下官员，每人都在保护自己的官位，不敢说出一句正直的话。如果因此而使陛下大彻大悟，恐惧大祸临头，严格地责备臣属，用法律制裁，我势必先行伏诛，岂有办法解救自己？但陛下即位已十有五年，还没有继承帝位的儿子，却每天驾车出游，花天酒地。伤风败俗的行为，传播远近。四方流传的恶评，比京师（首都长安）更为严重。在外，陛下有私游的毛病；在内，陛下有缠身的疾病。上天屡次显示灾异，目的在使人自己改正错误，而人并不能自己改正。上天对陛下都没有办法，我们当臣属的，还有什么



指望？只有率直陈述，等候处死，性命就在旦夕。陛下要考虑到，一旦灾祸应验，我的娘亲都不知何处安顿，更无法侍奉皇太后（王政君）！而高祖（一任帝刘邦）的天下，陛下将交给谁？陛下应该跟贤能的人，共同磋商，严格地检讨自己，博取上天怜悯。到那时候，继承人问题才可解决，灾变才会消失。”

二、“祸水”

前一八年，最初，许皇后跟班婕妤，同时被刘鹗宠爱。刘鹗曾在宫中乘车游逛，请班婕妤上车跟他同坐。班婕妤推辞说：“我看古代的图书绘画，圣贤君王，身旁都是有声誉的官员。而三代（夏商周）末代君王，身旁才满是宠爱的美女。今天要我跟你一同乘车，岂不是有点相似？”刘鹗认为她的话有道理，不再勉强。

皇太后（王政君）听到报告，高兴说：“古代有樊姬（楚王国六任王【庄王】半侣，喜爱打猎。他最宠爱的樊姬不吃狩猎回来禽兽的肉，终于迫使半侣停止），现代有班婕妤！”班婕妤从不嫉妒，把她的侍女李平，都呈献给刘鹗上床，也封婕妤，赏赐姓卫。

后来，刘鹗私自出宫时，路过阳阿公主（名不详）家，看上舞娘赵飞燕，即召回宫，大为宠爱。赵飞燕有妹妹赵合德，也一并呈献给刘鹗。赵合德初入宫时，美艳绝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瑕疵。左右侍从人员，都目瞪口呆，禁不住啧啧称赞。刘病已（十任宣帝，刘鹗祖父）时代宫廷女官“披香博士”淳方成，正站在刘鹗身后，唾口水说：“她是一个祸水，定会把火扑灭！”（西汉王朝以“火”作为图腾。）

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同时被封婕妤，压倒宫廷所有美女。霎时之间，许皇后跟班婕妤，都被冷落。赵飞燕野心勃勃，决心夺取皇后宝座。乃用“巫蛊恐怖”战术，打小报告指控许皇后、班婕妤用妖术诅咒后宫嫔妃，甚至诟骂刘鹗。

冬季，十一月十六日，刘鹗下令罢黜许皇后，囚禁昭台宫（在御花园【上林苑】中）。许皇后的姐姐许谒等，全都诛杀。许姓家族遣还故乡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在审问班婕妤时，班婕妤说：“我听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论语》卜商回答司马牛的话）。修行正道，还不见得蒙受福气；从事邪恶，岂能盼望得到？假使鬼神有知，不会接受犯上作

乱的控诉；假如鬼神无知，控诉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不做这种事。”刘骃认为她无罪，下令释放，同时赏赐黄金一百斤。然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的嫉妒和恶毒，已使班婕妤心胆都碎，恐怕最后仍逃不出毒手，遂要求到长信宫侍奉皇太后（王政君），刘骃允许。

前一六年，西汉帝（十二任成帝）刘骃（本年三十七岁）决心封赵飞燕当皇后，可是皇太后王政君嫌她出身微贱，不肯答应。王政君姐姐的儿子淳于长，当宫廷随从（侍中），常来往太后宫与皇宫之间，从中调停，经过一年余的努力，才得到王政君批准。

夏季，四月十五日，刘骃先封赵飞燕的老爹赵临当成阳侯（老爹既是侯爵，赵飞燕的出身，就不再微贱）。议论官（谏大夫）河间国（首府乐成【河北省献县】）人刘辅（河间【献】王【六任景帝刘启子】刘德的后裔），上书抗争，说：

“从前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姬旦（周公），顺天应时，上天赐给他们白鱼、乌鸦的祥瑞（今文《尚书·泰誓》记载：一条白鱼跳到姬发坐的御舟上。而姬发所住的房舍失火，火焰忽然变成一只乌鸦）。然而，君臣们仍心怀恐惧，互相劝勉。何况现在，陛下仍没有继承帝位的儿子，而又屡次受到上天愤怒的警告。即令日夜自己责备自己，改正错误，从头做起，敬畏天命，思念祖宗的大业，精选品德高尚、性情娴静的美女，侍奉皇家的祭庙，顺应神明的心意，满足天下人的盼望，而生子生孙的福分，仍恐怕要拖延得很晚。而今，反而放纵情欲，迷恋倾心于卑贱的女子，打算使她成为皇后，使天下人拿她作为做母亲的模范。对上天毫不觉得恐惧，对人民更不觉得羞愧。迷感到这种地步，已无以复加。俗话说：‘朽烂了的木头，不可以当梁柱。卑贱的婢女，不可以当主人。’上天和人民同时拒绝的人，只有祸而没有福，连街巷小民都知道这个道理。政府官员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我非常痛心，不敢不冒一死。”

刘骃暴跳如雷，派执法监察官（侍御史）逮捕刘辅，羁押宫廷事务署秘密监狱（掖庭秘狱）。政府官员对这项突发事件，大为震惊，不知道什么事使一向温和的皇帝忽然大怒。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琅玕郡（山东省诸城市）人师丹、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谷永，联合上书说：

“刘辅原是襄贲（山东省苍山县东南长城镇）县长（令），上书求见，陛下擢升他当议论官（谏大夫），证明他的言论见解，一定有中肯恰当地



方，深合圣心，才受到如此提拔。不过月余之间，却忽然囚禁宫廷秘密监狱。我们愚昧，认为刘辅有幸的是皇族的一分子，排在议论官（谏大夫）行列，刚从乡下，初到京师（首都长安），不知道中央规矩，以致触犯忌讳，并不是大的过错。如果是一项小罪，请陛下隐忍；如果是一项大恶，也应公开他的罪状，交付司法部门查办，使大家都能了解。而今上天不悦，天象变异，屡次降临，水灾旱灾，不断发生。正是陛下宽大为怀，广开诤谏之门，褒扬正直之士的时候。却用这种严厉的手段，迅雷般地加到诤谏官员的头上，文武百官都感到震动，失去忠心正直的勇气。

“假如刘辅的罪名跟他的直言规劝无关，那么，他的罪名就不明显，天下人就不知道内部实情。刘辅是皇族的一员，以言论正直闻名于世。无论是培养皇族，或培养忠良，都不适合把他囚禁在宫廷秘密监狱。高阶层官员以下，看到陛下急于擢升刘辅，而又凶暴地加以摧残，每人都心怀恐惧，锐气顿失，不敢恪守职责，再进忠言。这样就不可能显示伊祁放勋（唐尧）倾听的盛德（颜师古注：因为姚重华【舜】有敢于进谏的鼓，所以说伊祁放勋有倾听的盛德），也不可能推广美好的风范。我们内心痛切，请陛下留意考察。”

刘鹗下令把刘辅转押到宫廷供应部（少府）所属的诏狱（共工狱），免除死罪，判处苦工三年（鬼薪）。

六月七日，刘鹗封赵飞燕当皇后，大赦天下。

赵飞燕当了皇后之后，宠爱开始衰退。可是她妹妹赵合德，却受到空前的宠爱，封昭仪（刘鹗在原小老婆群中，增设“昭仪”一级，位于“婕妤”之上），住昭阳宫，中庭全用朱红，寝殿漆成黑色，铜做的门限，用金片包裹。台阶由白玉砌成，踢脚板（壁带）边缘，大都用黄金镶嵌，用蓝田（陕西省蓝田县）产的璧玉、明珠、翡翠作为装饰。自从有皇宫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

皇后赵飞燕另外住在别宫，跟宫廷警卫官（侍郎），以及很会生男孩的奴仆，不断上床，希望怀孕。妹妹赵合德对刘鹗说：“我姐姐性情刚强暴烈，一定得罪不少人，如果有人诬陷她，我们赵家将全被诛杀，从此绝种！”说着说着，泣不成声，悲恻凄婉，楚楚动人，刘鹗深信不疑。以后有人密告赵飞燕淫乱，刘鹗就把告密者诛杀。于是，赵飞燕公开宣淫，再没有人敢说一句话。然而，她仍不能怀孕。

三、谷永直言

前一五年，凉州（甘肃省）督导官（刺史）谷永，到首都长安办理公事已毕，正要返回凉州。刘骃派宫廷秘书（尚书）找到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谷永于是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当天下的君王，最大的忧患，在于危机来临时，而拯救危机的意见，却无法上达。如果拯救危机的意见能够上达，则商王朝不会灭亡，周王朝不会兴起，历法也不会作三次改变（夏王朝以正月一日作为元旦。商王朝改以十二月一日作为元旦。周王朝再改，以十一月一日作为元旦，秦王朝则以十月一日作为元旦。西汉王朝才改回以正月一日作为元旦）。夏商两个王朝，将要覆亡之时，连走在路上的人都知道。可是在上位的君王，却优哉游哉，自以为他就是太阳，永不下坠。因之，罪恶越来越大，他本人却毫无感觉，直到政权倾覆，仍不醒悟。《易经》说：‘危机呈现，有使它安全的方法。亡征显示，有使它保全的方法。’（原文：“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颜师古意译：“安必思危，存不忘亡，才能保持安全存在。”）陛下如果能够放宽尺度，垂听臣属的建议，免除对诛杀的恐惧，使我们这些像芦苇一样卑贱的小臣，把我们的意见，毫无顾忌地向你陈述，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也是国家长久的福气。

“去年（前一六年）九月，出现黑龙，而在该月最后一天，发生日蚀。本年（前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夜，流星、陨石下坠。二十八日，又发生日蚀。六个月之间重大的天象变异，共有四次，而四次却分布在两个月份（九月及二月）之中。自从三代（夏商周）直到春秋时代，天下大乱，从没有这种现象。据我了解，三代所以覆亡，皇家的祭坛祖庙，所以全被铲除，都由于君王沉溺在美女怀里，跟一群狐群狗党拼命酗酒（酗，音xù）。所以，秦帝国政权，只维持二代，共十六年（此以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算起）。因为他们对活着的当权人物，奉养得太奢侈，对死了的当权人物，埋葬得太丰富。而这两种致命的亡国措施，陛下同时都有。我愿陈述它的后果：

“七〇年代时，许姓家族跟班姓家族（许皇后跟班婕妤家族）的尊贵，震撼一时，像烟火一样，熏染四方，对美女的宠爱，已到极峰，不能再高。想不到今天的事情，比那时更甚十倍（指赵飞燕姐妹跟李平）。先帝（泛



指历代祖先)所定的制度,都受到破坏。又听信谗言,随意任官封爵。犯罪应处死刑的,竟然释放。使他们的亲属骄傲,又赐给他们权柄,横行霸道,以致政治陷于混乱。负责治安的官员,不敢执行法令。又通过宫廷事务署秘密监狱(掖庭狱),滥肆逮捕,苦刑拷掠,皮鞭木棍的捶击,痛苦犹如炮烙(炮烙,商王朝最后一任帝子受辛使用的酷刑。关于炮烙的解释,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把人绑在铜柱上,用炭火把铜柱烤红),灭绝人性,夺取生命。为了替赵飞燕、李平二家报恩报怨,罪证确凿的反而赦免,为官公正的却被弹劾。监狱中大多数都是无罪之人,却在苦刑之下,承认罪名。赵、李二家甚至代人家放债,而自己分享利息,接受谢礼。活着入狱;死后出牢,例证不可胜数。因为这个缘故,灾异之后,再有日蚀,用来暴露赵、李两姓家族的罪状。

“君王必须自己动手先断绝自己的生路,然后上天才会把他摧毁。陛下不顾你当一个庞大帝国之首的尊贵地位,却喜欢去做家人女子们卑贱的事(指私自买田,夺取奴婢的财产)。厌弃至高至美的皇帝名号,却另起一个名字,跟出身微贱的人互相呼叫(刘骃私自出宫游逛时,冒充富平侯张放的家人,自己定一个名字,以便随从们称呼。可惜史书没有记下他另起的名字是什么)。集结一些轻佻、好斗的坏痞无赖,当做玩伴。经常离开坚固的深宫,不论昼夜,跟那些恶棍厮混在一起。像乌鸦野鸡一样,时聚时散,跑到官吏小民的家里,大吃大喝。穿着平民的衣服,乱糟糟挤在一起。笑骂、打闹、戏弄,缠成一团,乐此不疲。日夜都忙着追逐奔波,使负责门户,跟负责侍奉皇上的官兵,手执武器,保护一座空宫。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都不知道皇上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形,已有数年之久。

“君王的根基是人民,人民的根基是财产。财产枯竭,则人民叛离。人民叛离,则政权倾覆。圣明的君王,都注意培养根基,不可以作无穷压榨。对待人民,犹如对待祭祀大典,必须谨慎恐惧。陛下不然,偏喜爱夺取人民财产,浪费人民体力。听信奸邪的甜言蜜语,放弃高大开朗的延陵(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公里),去修建地形卑下的昌陵(陕西省临潼县西南)。动员的人工超过乾谿百倍(前五二九年,楚王国十任王【灵王】半围,在乾谿【安徽省亳州市城父乡南】兴筑宫殿,流连不返。国人叛变,半围逃亡,无处投奔,上吊自缢而死),浪费的财力则跟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相等(嬴政的坟墓在骊山之下,迄秦王朝灭亡,仍未完工)。使全国陷于穷困,苦筑五年,仍不能落成,只好再回到延陵。人民忧愁怨恨之气,上冲

霄汉。饥馑频仍，四处逃亡，只不过为了乞讨一碗残菜剩饭。饿死在道路上的，达百万余人（百万余中国人，竟在太平盛世饿死，一恸）。政府仓库，没有一年的积蓄，人民家中，没有十天后的食粮，上下全都匮乏，谁都无法救谁。《诗经》说：‘商王朝的鉴戒，不用求诸太远，只看夏王朝如何灭亡，已经足够。’我盼望陛下追溯以往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以及秦王朝的过失错误，然后照照镜子，如果不跟他们一模一样，我就是一派胡言，故意诬蔑，愿意接受诛杀。

“汉王朝建立迄今，已传九世（一世刘邦，二世刘盈、刘恒，三世刘恭、刘弘、刘启，四世刘彻，五世刘弗陵，六世刘贺，七世刘病已，八世刘奭，九世刘骜），一百九十余年，而直接继承老爹宝座的，仅有七位皇帝（二任惠帝刘盈，三任前少帝刘恭，六任景帝刘启，七任武帝刘彻，八任昭帝刘弗陵，十一任元帝刘奭，十二任成帝刘骜），都是承天顺命，遵守祖先制度，或以中兴闻名，或以太平闻名。偏偏到了陛下之手，违天背理，纵欲贪欢，不顾自己的身份，行为放荡，正当盛壮之年，却连个儿子都没有，反而有日渐加深的覆亡危机。因为陛下不能尽到君王的职责，所以才失去上天的欢心。身为人家的子孙，承受人家交付的这么重大的勋业，而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岂不辜负恩德？现在，国家和祭庙的祸福安危，只陛下一人掌握契机。陛下如果能真正地醒悟，一反过去的作为，彻底改过，重新建立美好形象，则巨大的天象灾异，可能消除；已决定抛弃大汉王朝的天意，可能收回。国家和祖先的祭庙，可能保持。请陛下留意，立即回头，考虑我的建议。”

刘骜性情宽厚，喜爱文学，更喜爱欢宴淫乐。而这正是娘亲王政君及舅父们（王家班）日夜忧虑不安的原因。娘亲跟舅父都是至亲，难以啰唆个没完。所以共同推请谷永等，趁着天象变异的机会，向刘骜规劝，希望发生一点影响。谷永知道他有强大的支持，所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每次规劝，刘骜对他都很礼敬。可是，这一份奏章呈递上去之后，坦白直率而又击中要害，刘骜勃然大怒。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王商（王家班）得到消息，秘密通知谷永，谷永立即逃跑。刘骜命执法监察官（侍御史）逮捕谷永，吩咐说：“如果他已回凉州（甘肃省），出了交道厰，就饶了他。”（交道厰，在首都陕西省咸阳市西北，距延陵不到一公里。）执法监察官追到交道厰，谷永早已远去，空手而回。而刘骜的怒气也归平息，颇懊悔这场追捕。



有一次，刘骢跟富平侯张放，以及赵姓跟李姓（倭仔李平家族）家族中当宫廷随从（侍中）的一些年轻人，在宫中欢宴，都用大杯往嘴巴里灌，谈笑风生。刘骢座位附近有个大屏风，上面画的是子受辛醉后，趴到姐己身上，长夜欢乐。宫廷随从（侍中）、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班伯，患病刚刚痊愈，刘骢指着那幅画，问班伯说：“子受辛昏暴无道，真的是这个样子？”班伯回答说：“《书经》只不过说他‘听信女人的话’，哪里会撒野到在金銮宝殿上公然乱搞？正是所谓的：天下的罪恶都归给他。事实上，子受辛的罪恶，没有这么严重。”刘骢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幅画是什么意思？”班伯说：“子受辛沉溺在酒里，所以子启逃亡（子启是子受辛的老哥，封子爵【微子】）。“喝醉了大呼大闹”（《诗经·荡》），所以诗人泣涕不止。《书经》、《诗经》探讨淫乱的原因，都指出是酒。”刘骢长叹说：“很久没有见到班先生，今天有幸，再听善言。”在旁伴坐的张放等一些，很不高兴，陆续起身去洗手间，趁势溜走。

这时，长信宫（皇太后王政君住处）的一位“庭林表”（女官位号）正好来未央宫，在旁边亲自看到（回去后当然向王政君报告）。后来，刘骢到东宫（长信宫）朝见娘亲，王政君流泪说：“看你近来的脸色，又瘦又黑，使我担心。班伯本是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保荐的人，应该特别尊敬他，希望别人能够效法。张放不必留在京师，最好教他回他的封国。”刘骢答应说：“是的。”

各位舅父抓住这个机会，教宰相（丞相）薛宣、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翟方进，寻找张放的罪状。于是二人联合提出弹劾：“张放骄傲放纵，奢侈荒唐，破坏国家法纪。曾经藏匿逃犯，闭门拒捕（监察官修【姓不详】奉命到张放家搜捕盗贼，张放的家奴紧闭大门，用箭射击，伤害无辜。张放知道李游君准备把女儿献给皇帝，他要夺取，李游君拒绝。张放派他的家奴康【姓不详】，闯入李家，杀伤三人。又由于私怨，派奴仆总管骏【姓不详】率领四十余人，全副武装，于办公时间，闯入音乐署【乐府】，捆绑官员们的子弟，破坏家具）。而他的侍从，以及他的亲属，都借他的权势，四处横行。请遣送张放回他的封国。”（张放封富平侯，封国在今宁夏吴忠市西南金积镇。）刘骢不得已，任命张放当北地郡（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民兵司令（都尉）。

以后几年之中，仍有天象变异，所以张放一直不能再回京师，但刘骢用皇帝诏书不断慰问。后来，张放娘亲敬武公主患病，刘骢命他回来侍奉。

几个月后，敬武公主痊愈，再任命张放当河东郡（山西省夏县）民兵司令（都尉）。刘骃虽然喜爱张放，但上迫于娘亲，下格于大臣，每次都流泪相送。

四、姐妹均死于非命

前七年，三月十八日，刘骃在未央宫逝世（本年四十六岁）。

刘骃身体素来强壮，没有疾病。这时，楚（思）王（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刘衍、梁王（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刘立，正来京师朝见，第二天就要启程返回封国，下榻未央宫白虎殿。刘骃本来要任命左将军孔光当宰相（丞相），侯爵的印信已经刻好，诏书也已经写好。黄昏时候，还一切如常。清晨，刘骃起床，弯腰穿衣裤鞋袜，直起身子时，忽然手臂麻痹，衣裳滑落，不能言语，天亮后不久即死。民间谣言哗然，认为昭仪赵合德应负责任。皇太后王政君下令王莽，跟监察官（御史）、宰相、司法部长（廷尉），组成合议法庭，调查刘骃死因。赵合德自杀。

前六年，调查前任帝（十二任成帝）刘骃死因案，侦讯结束，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解光，奏报，说：

“我曾经听说：许美人跟故皇后宫女教师（女史）曹宫，都蒙孝成皇帝（十二任帝刘骃）的恩典，召唤上床，生下儿子。可是儿子却像被大地吞没了似的，迄今无影无踪。我派官员们调查，每个人的报告，都是一样，事实真相是：公元前十二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曹宫在宫廷事务署家畜管理官宿舍（牛官令舍），生下一个男孩。而就在此时，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田客，把先帝（刘骃）手写的便条，交给宫廷事务署附设监狱秘书（掖庭狱丞）籍武，命他逮捕曹宫囚禁，并且吩咐籍武：‘不可以问她生的是男孩子或女孩子，也不可以问是和谁生的孩子！’然而，曹宫在被捕时，告诉籍武：‘请好好照顾我儿，你应该知道我儿是什么人！’三天后，田客再来，拿着先帝（刘骃）手写的便条，交给籍武，询问：‘男孩子死了没有？’籍武说：‘没有死！’田客说：‘皇上（刘骃）跟昭仪（赵合德）非常愤怒，你怎么还不下手？’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男孩子，是违抗诏令，固难逃一死；然而杀了男孩子，是谋害皇子储君，也难逃一死。’就在田客面前，写下‘亲启密奏’（封事），呈报先帝（刘骃），‘亲启密奏’上提醒说：‘陛下迄今还没有儿子，而今幸而有了儿子。自己的儿子，还有



什么贵贱？请陛下三思。’田客代他呈递上去后，带回来另一张便条，要籍武把男孩子交给另一位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托付，把男孩子抱走，选择乳娘喂奶，告诉乳娘：‘小心喂养他，会有特别赏赐，可是千万不可走漏消息。’乳娘的名字叫张弃，是没人宫廷的女性罪犯。三天后，田客第三次拿着先帝（刘骘）手写的便条，连同毒药，交付曹宫（刘骘在便条上写着：“信能【曹宫别名】：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宫，汝自知之。”），曹宫哭说：‘果然！赵飞燕姐妹要独霸天下。我生的是一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刘骘的爹刘爽）一模一样（“壮发”，颜师古注：“壮发在额前，侵下而生，今俗称‘圭头’。”颜师古的“今”是七世纪，距二十世纪八〇年代的“今”，相差一千三百年，已无法了解壮发到底是什么。姑妄推断，“圭”是尖端成为钝角的一种玉石，形状像U。圭发可解释为：额前中央只有一小撮头发，两边都是光秃秃的）。现在我儿在哪里？难道把他杀了？求求你！用什么方法报告长信宫（皇太后王政君所居）。’遂服毒身死。而张弃所喂养的男孩，到了十月十一日，宫女总管（宫长）李南，拿着先帝（刘骘）的正式诏书，把男孩抱走，以后就再不知道下落。

“至于许美人，于公元前十一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昭仪（赵合德）对先帝（刘骘）说：‘你每次都骗我，说是从中宫（皇后赵飞燕住处）出来，既然每次从中宫出来，许美人的儿子从哪里出来？许家难道就要翻身？’（最后一句原文：“许氏竟当复立邪？”有两种解释：第一，许美人曾提名皇后，被赵飞燕夺走，如今许美人有子而赵飞燕无子，母以子贵，可能把赵飞燕挤掉。第二，许美人可能是被罢黜的许皇后的亲属，许美人有子，即令不当皇后，也将显示许姓家族的复兴。）昭仪（赵合德）自惭自恨，用手捶她自己的酥胸，又用头撞墙壁跟门柱，从床上故意跌到地下，哭泣悲痛，不肯进食，说：‘你把我放到什么地方？我只有回家！’先帝（刘骘）说：‘我特地向你请罪，你反而大怒大叫，真是不懂！’也不肯进食。昭仪（赵合德）着急，说：‘你如果认为你对，为什么不吃饭？你自己曾经发过誓：永不辜负我！而今，许美人生了孩子，不是背叛盟誓是什么？你还有什么说的？’先帝（刘骘）说：‘盟誓仍在：因为赵家的缘故，永不教许家翻身。天下没有人能在赵家之上，你不要忧虑这个！’

“后来，先帝（刘骘）下令，命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抱走，装在箩筐里，放到昭阳舍（赵合德居住）户帘南

边。先帝（刘骛）跟昭仪（赵合德）坐在上首，命侍从（御者）于客子，解开男孩襁褓，还没有完全解开，先帝（刘骛）命于客子等所有侍从，全部退出，自己亲手关闭门户，只剩下先帝与昭仪（赵合德）二人。一会儿工夫，房门打开，呼叫于客子，教她包起襁褓。先帝（刘骛）亲手写一便条，命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吴恭，拿给籍武，便条上写：‘告籍武：箩筐中有男孩尸体，应埋在隐秘处所，不可教外人得知！’籍武在监狱楼墙下挖凿深洞，掩埋其中。

“其他强迫吞服毒药，强迫堕胎的事件，还有无数，虽然都发生在四月十八日大赦令发布之前，但我考察：公元前四一年，男子忠（姓不详）一伙人，发掘长陵（一任帝刘邦墓，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十公里）傅夫人的坟墓，已经过了两次大赦，可是，孝元皇帝（十一任帝刘爽）下诏说：‘这件事我不应该饶了他！’严厉追究，全体伏诛，天下人认为立场严正。昭仪赵合德扰乱大汉王朝法度，灭亲断嗣，家属应受到诛杀。可是，她的亲兄弟以及亲属，反而高高在上，位居高官，接近皇上，天下人无不寒心。请求陛下深入调查，交给宰相，召集高官会议，决定刑责。”

西汉帝（十三任哀帝）刘欣（本年二十岁）于是撤销新成侯赵钦、赵钦侄儿咸阳侯赵祈的封爵，贬作平民。赵姓家属全体放逐到辽西郡（辽宁省义县西）。

对赵飞燕的控诉，引起反应。参议官（议郎）耿育上疏说：

“我曾经听说：皇帝宝座的继承秩序，一旦混乱，抛弃嫡子（大老婆所生），而立庶子（小老婆所生），是圣人和法律都不许可的事，古今无不禁止。然而，吴太伯（吴王国始祖）发现老弟姬历适合当嫡子，就逐渐引退，坚决辞让，然后逃到吴越（江苏省南部及浙江省北部）。只因情况特殊，不能考虑到正常法则。情愿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姬历（王季），用以表示尊重姬历的儿子姬昌（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姬发的老爹。不过，事实上，这是一桩夺嫡斗争，吴太伯失败逃亡。儒家学派却美化成嫡子位置是吴太伯自动拱手让出来，为的是姬历有一个“圣嗣”——好儿子），结果姬昌的儿子姬发统一天下，子孙相传，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三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道德最为完备，尊号追加到始祖姬亶父，称为太王。

“世界上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因应。孝成皇帝（十二任帝刘骛）自知早年没有生下合法的继承人。因而想到，如果晚年再有儿子，万



一自己逝世，儿子还小，不能当家作主，政府权柄，一定会转移到娘亲女主之手。一旦娘亲女主骄傲横行，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大臣们也束手无策。到那时候，如果没有姬旦（周公）那样抱负的大臣，将面临一个危局，伤害政府，使天下大乱。

“孝成皇帝（刘骀）知道陛下（刘欣）有圣贤英明的品德，仁爱孝顺的厚道。他高瞻远瞩，独具只眼，不再传唤后宫美女们到寝宫陪宿，杜绝她们生子的可能性，目的就在于断绝祸乱的根苗，一心一意，把皇位传授给陛下，使领导中心，固若金汤。有些愚蠢的官员（指解光），既没有安邦定国，可以珍藏到金柜石室（皇家祖庙里的特室）中的长久方略，又不知道传播神圣君王的美德，发扬先帝（刘骀）正大无私的志向。反而到皇宫禁地，挑剔搜索，调查审讯，连床第（音 zǐ）上的隐私生活，都揭发出来。诬称先帝（刘骀）竟是那么地被美色迷惑，竟是那么地被嫉妒的小老婆摆布，作无谓的诛杀。没有把握先帝（刘骀）那种远见的圣贤精神，辜负他为国家所做的牺牲。要知道，评论伟大的品格，不应受世俗见解的拘束；建立盖世的功业，也不必要求大多数人同意你的意见。这正是孝成皇帝（刘骀）的深谋远虑，比大家高明万万倍之上。陛下（刘欣）神圣品德的伟大，正符合上天的要求，岂是现在那些庸庸碌碌，身价不过只值斗升粮食的官员所能具有？而且，赞美发扬君父的美德，弥补消灭君父以往的过失，是古今共有的大义。当事情发生之时，不敢据理力争，去防止更大的灾祸，反而顺着风向，谄媚拍马。等到先帝（刘骀）死了之后，皇后（赵飞燕）正式被尊为皇太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告结束时，却去翻老账，追究已无法挽救的往事，宣扬死人的种种过错，使我至感悲痛。因此建议，请把这件事交给主管单位，再作研究。如果像我所说的，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们都了解先帝（刘骀）的神圣旨意；如果不是这样，势将使这种诽谤，伤害到山陵（刘骀坟墓），还要流传到后世，以及流传到四方蛮族部落，跟全国国土，这可不是先帝（刘骀）把后事托付给陛下（刘欣）的本意。孝的意义是：妥善完成老爹的遗志，妥善完成先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请陛下考虑。”

耿育的奏章解除了刘欣的困境。刘欣得以当上太子，曾受皇太后赵飞燕的强大支持，所以对解光的指控，不了了之。傅太后也感激赵飞燕当初对她的厚恩接待，而赵飞燕对傅太后也倾心相结。可是，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和王姓家族，却更加怨恨。

前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刘欣在未央宫逝世（二十五岁）。

八月，王莽再请太皇太后王政君批准：把孝成皇后赵飞燕（十二任帝刘骜正妻）、孝哀皇后傅女士（十三任帝刘欣正妻），贬作平民，遣送二人到各人丈夫的墓园守墓。当天，二人自杀。



3

黄河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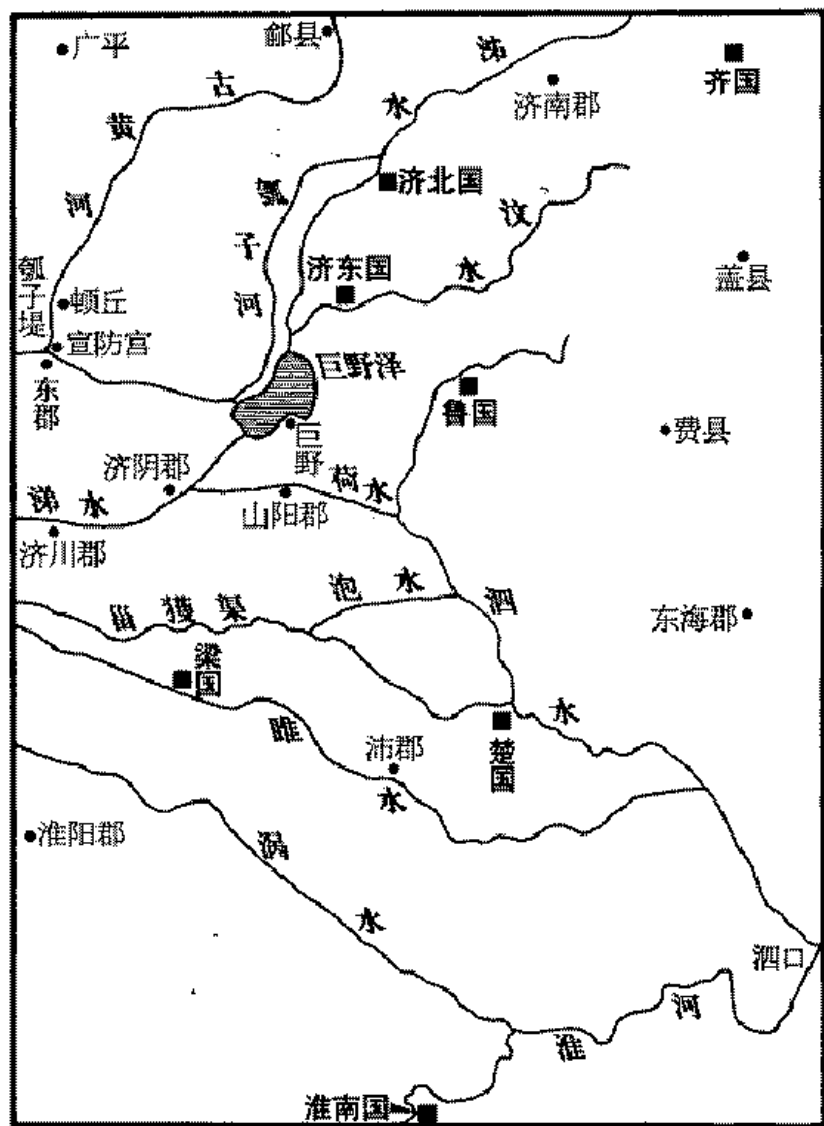
一、不断决口

前一三二年，春季，黄河在顿丘（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决口，向东南奔泻。

夏季，五月三日，黄河再在濮阳瓠子（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古黄河边上）决口，大水流向巨野（山东省巨野县），直注泗水、淮河，十六个郡一片汪洋。

西汉王朝皇帝（七任武帝）刘彻（本年二十五岁）派汲黯、郑当时，调发军工十万人，填堵缺口。好不容易填堵完毕，水势强劲，又告溃决。那时候，田蚡的采邑鄒县（山东省高唐县东北），正在黄河以北。黄河既在南岸决口，鄒县恰好避免水灾，农田收获，反而比平日加多。他乐意于维持现状，于是向刘彻报告说：“无论是长江或是黄河，决口大事，都是上天的意思，不应该用人力勉强把它塞住。如果塞住，恐怕违反天意。”而一些以观察天象为职业的法术师，也屡次指出，黄河决口出于天意。于是，刘彻拖了很久，不再施工。

前一〇九年，最初，黄河在瓠子决口，二十余年没有堵塞，梁国（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楚国（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一带，受害尤其惨重。本年（前一〇九年），刘彻命汲仁、郭昌二位高级官员，征调士卒民夫数万人，堵塞瓠子堤决口。刘彻从泰山回京途中，亲自到决口处视察，把白马、玉璧，投入洪流，用以祭祀河神。下令随从的将军以下官员，亲自运土，终于把决口塞住。然后，在堤上兴筑皇宫，名宣防宫。黄河遂改道，进入北方两条故渠，恢复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禹）治水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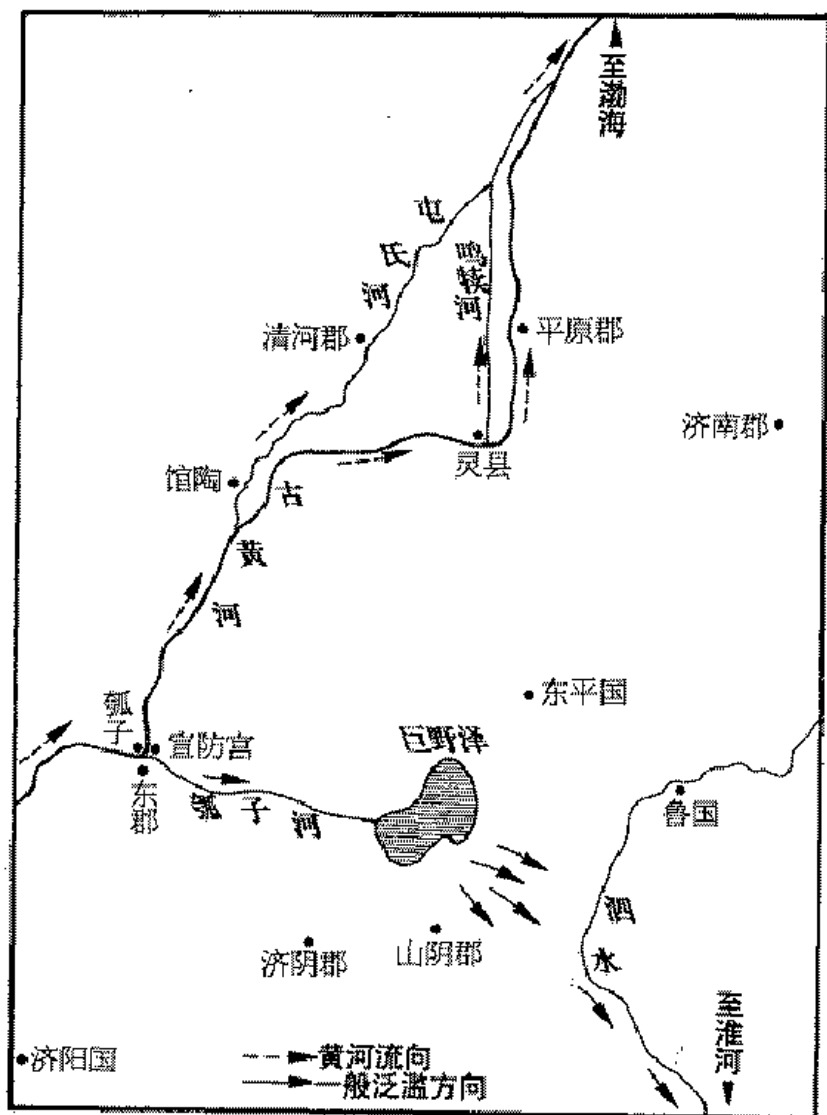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二世纪·前一三二年 春季至夏季黄河决口

旧河道。从此，梁国、楚国地区得到拯救，不再有水灾。

前三九年，最初，刘彻（七任武帝）把泛滥二十余年的黄河决口“瓠子口”（瓠子堤，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古黄河边上），堵塞合龙（参考前一〇九年）。后来，黄河又在北方的馆陶（河北省馆陶县）再次决口，大水汹涌流向东北，注入渤海（经河北省沧州市北境），因为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一样，遂由它自然冲出一条新河道，命名屯氏河，不再堵塞决口（黄河下游河道，本因河床容纳不了上游涌到的河水，河水宣泄不及，便常常冲破河堤，涌向东南方向，入侵泗水、淮河。如今黄河下游多出一条屯氏河，分流作用增加了下游的排水量，上游因排水不及，水位上涨而决堤的灾难便大大减少；淮河、泗水亦免受黄河入侵之灾）。

本年（前三九年），黄河在清河郡（河北省清河县）所属灵县（山东省





公元前一世纪·前三九年 黄河下游分流形势

高唐县南) 鸣犊堤 (灵县城东) 又一次决口, 屯氏河失水, 遂逐渐干涸 (此次决口, 冲出一条鸣犊河, 使原本涌向屯氏河的河水改道。屯氏河流量因而逐渐降低)。

前二九年, 秋季, 连绵大雨十余日, 黄河在东郡 (河南省濮阳市西南) 金堤 (河南省濮阳县城南一公里, 又名千里堤) 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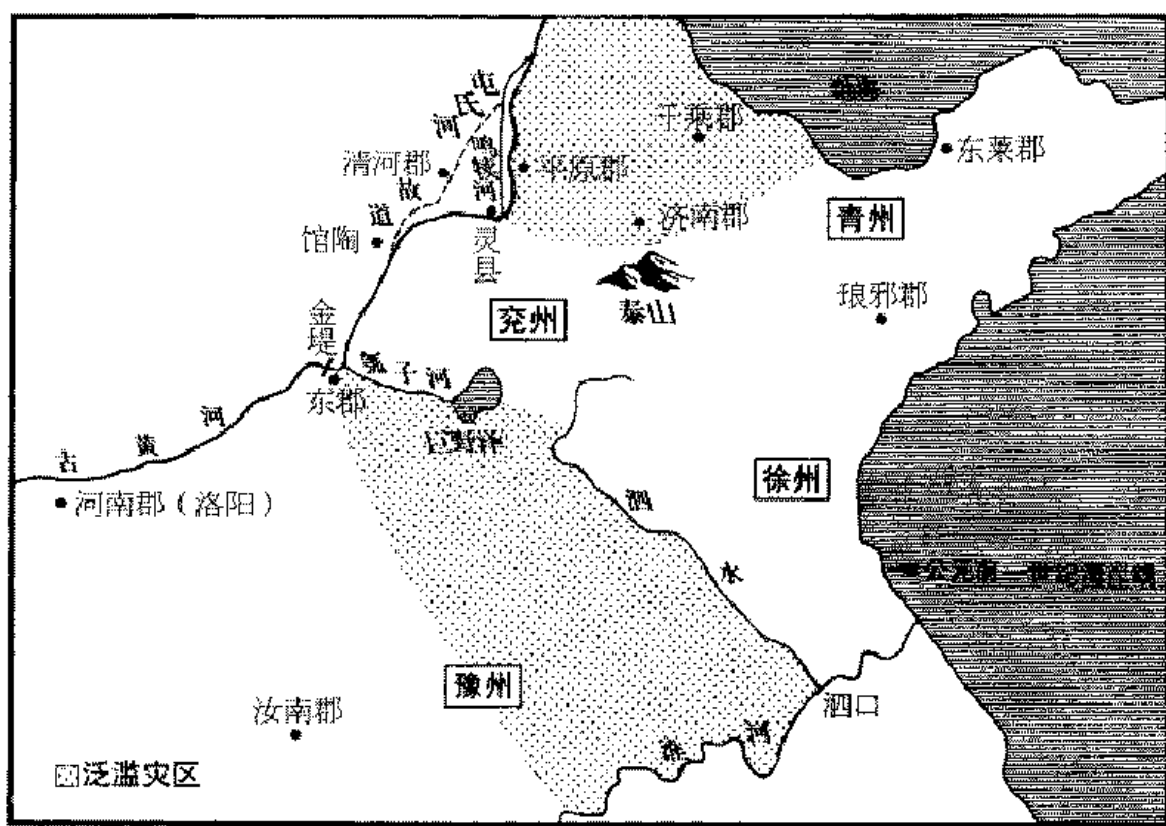
之前, 清河郡 (河北省清河县) 民兵司令 (都尉) 冯遂奏报说:

“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 (古黄河是清河郡跟东郡的分界水), 土壤松脆, 容易崩塌。所以一直没有大灾害的原因, 在于有屯氏河容纳它的水量, 而今屯氏河淤塞 (七任帝刘彻时代, 黄河在馆陶决口【参考前一三九年】, 另开一条水道, 注入渤海, 称屯氏河, 阔度深度, 跟黄河相等。因为二河同时并流, 足可容纳水量, 所以一直平安无事。前三九年, 黄河再在清河

郡灵县【山东省高唐县南】鸣犊口决口，屯氏河遂淤塞不通。迄本年【前二九】，已十一年之久），灵口（山东省高唐县南，古灵县城东）、鸣犊口（鸣犊河注入屯氏河处），承受的压力日增，情形危急。仅剩下一条黄河河身，却要容纳数条河的水量，即令把堤防提高，也无法使它顺利宣泄。如果遇到大雨，十天不停，必然满溢。

“夏王朝时代的九河固有水道（九河：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釜河、胡苏河、简河、洁河、钩盘河、鬲津河。上承黄河的水量，分别注入渤海），现在既然无法找出它们的位置，而屯氏河淤塞的时间，不能算太久，比较容易疏通。又因为黄河分口处地势较高，对于分散黄河水流的冲击力，可立见功效。我建议迅速挖浚疏导屯氏河，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范非常情况。如果不预先采取措施，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个郡。一旦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个郡。然后再忧虑善后，就后悔已晚。”

当时宰相（丞相）匡衡、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张谭，请求派遣研究官（博士）许商前往视察。匡衡、张谭根据许商的视察，报告说：“现在，国家经费困难，暂时不必挖浚疏通。”



公元前一世纪·前二九年 黄河决堤



三年后（即本年），黄河果然在馆陶（河北省馆陶县）和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金堤（河南省濮阳县城南一公里）决口，大水泛滥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以及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千乘郡（山东省高青县东北）、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地方政府“州”、“郡”同时出现，可看出“州”地位提高，“郡”逐渐成为不重要角色）。大水淹没四郡、三十二县、耕地十五万余顷，水深地方达三丈余，毁坏政府机关及民间房舍四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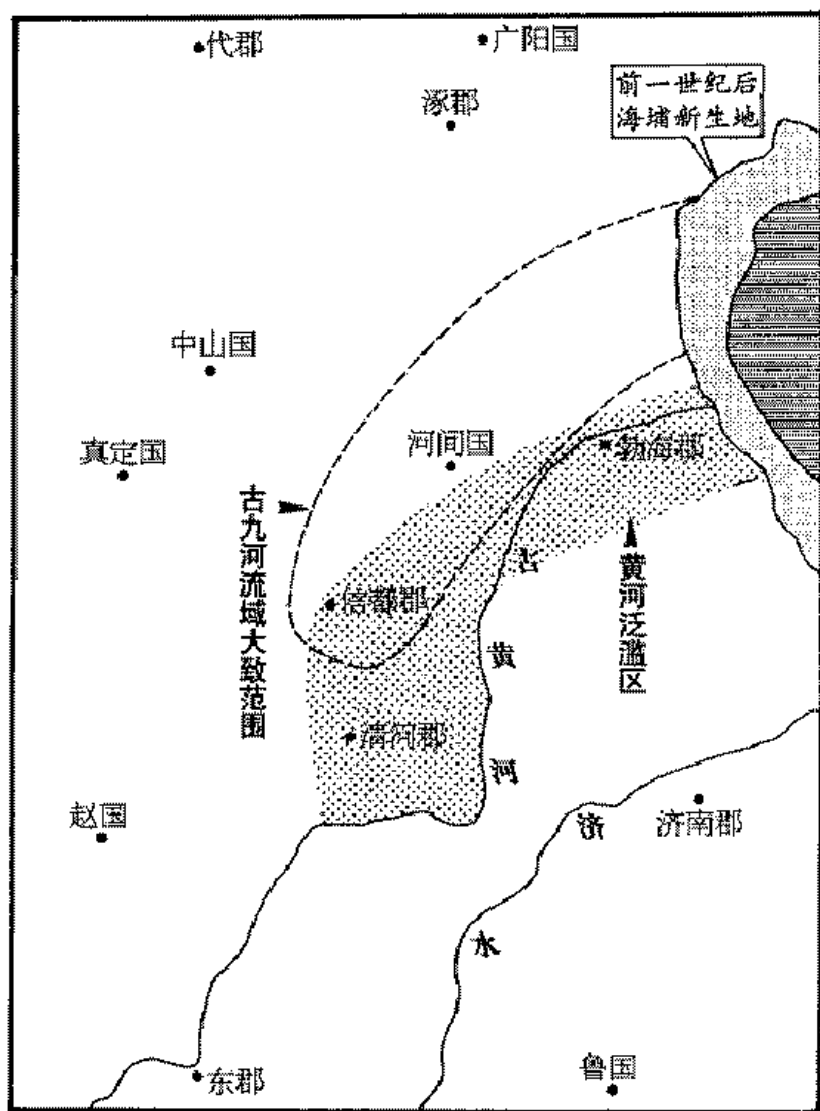
冬季，十一月，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漏洞百出，刘鹗斥责他不尽职责，尹忠自杀。刘鹗命农林部长（大司农）非调（非，姓），筹措救济受灾各郡的经费，派皇家礼宾官（谒者）二人，征发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以东船舶五百艘，从灾区中抢救灾民到丘陵高地躲避，共抢救出九万七千余人。

前二八年，春季，西汉王朝最高统帅部军械库管理官（大将军武库令）杜钦，把犍为郡（四川省宜宾市）人王延世推荐给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请他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王凤任命王延世当治河总监（河堤使者）。王延世用长达四丈的竹笼，大约九个人合抱，里面装满小石头，由两条船夹着搬送。历时三十六天，决口堵塞，堤防完成。

三月，西汉帝（十二任成帝）刘鹗（本年二十五岁）任命王延世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支部长级最高俸禄级（中二千石），封关内侯（准侯爵），赏赐黄金一百斤。

前二六年，黄河又在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决口，洪水灌入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千乘郡（山东省高青县东北），灾情有前二九年那次水灾的一半惨重。西汉政府再派王延世、宰相府秘书长（丞相史）杨焉，跟工程总监（将作大匠）许商、议论官（谏大夫）乘马延年（乘马，复姓），共同负责筑堤。六个月后，决口堵塞。西汉政府再赏赐王延世黄金一百斤。凡参加筑堤工程，而没有接受工资的差役民夫，登记姓名，折合抵消其他差役六个月。

前一七年，秋季，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勃海郡（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清河郡（河北省清河县）、信都郡（河北省冀县），黄河决口，淹没三十一县，毁坏官衙民房四万余座。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人李寻上书说：“参与讨论治河的官员，一直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九河’的故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找到，就可挖掘利用。



公元前一世纪·前一七年 黄河下游决口

现在，正好乘着黄河决口，不要把它堵塞。水往低处流，观察河水的流势，河水所到之处，会自成河川，然后挑出泥沙，就可发现古代河床。顺应天心，加以整理，一定成功。人力、财力，都可以节省。”（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治理洪水，开辟九条河流，早已湮没，无法追寻。《尔雅》只留下九条河名。据推测，九河可能都在今河北省东部、天津市以南到山东省北部地区。）西汉帝（十二任成帝）刘骜（本年三十六岁）采纳这项建议，停止筑堤工程。政府官员屡次报告洪水四流，人民悲苦可哀，刘骜不理，只派人前往料理灾民的安顿救济。



二、平当方案

前七年，骑兵总监（骑都尉）平当，兼任治河总监（领河堤），上书说：

“古代的九河，而今全都埋灭。依照儒家学派的经典，治理洪水，有决开堵塞，挖深河床的记载；没有兴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在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东边决口，洪水四流，轨迹并不分明（参考前一七年）。四海之内的广大人民，不可以欺骗，请陛下广为征求有治理河水能力的水利工程人员。”刘欣同意。

候见官（待诏）贾让上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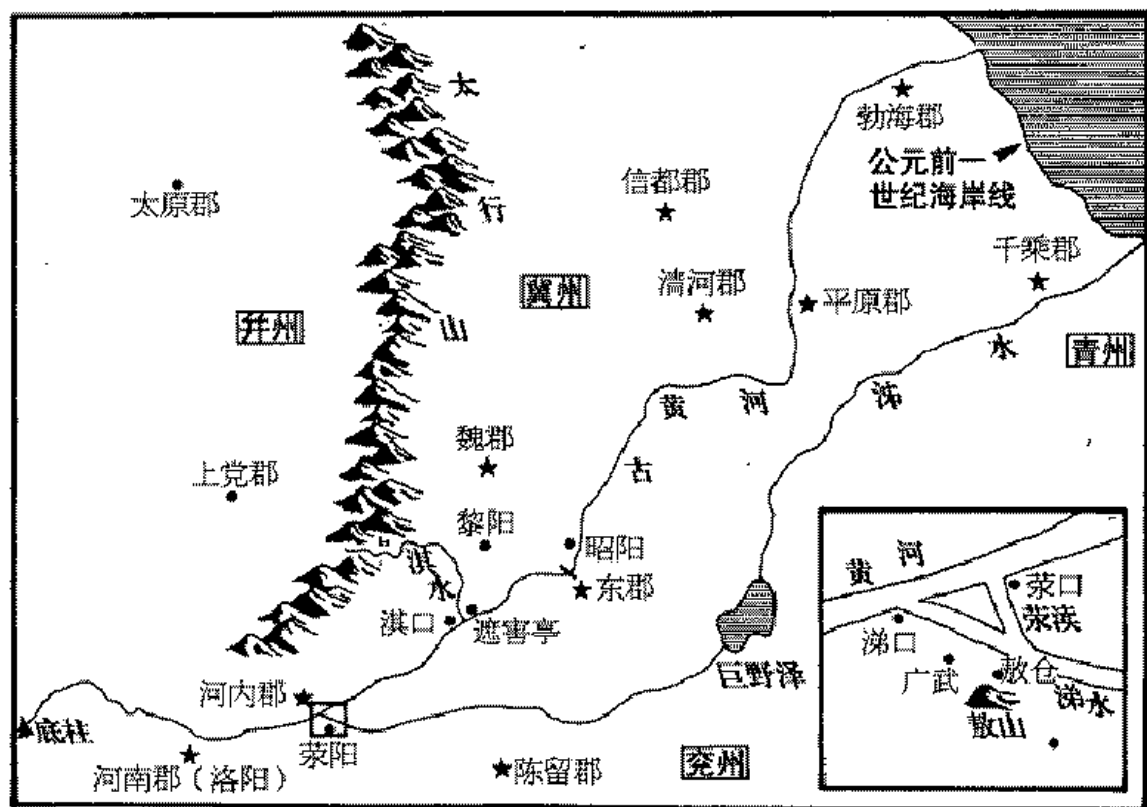
“治理河川，有‘上’、‘中’、‘下’三项方案。古代君王建立都城，集结国民，选择方位，一定放弃低洼地区，物色洪水所不能到达的高地。在洪水不能到达的前提下，供给饮食用的小河小溪，却能流过。山坡底下，聚集成为湖泊沼泽，秋季可以利用它容纳洪水，因面积广阔，流速自然缓慢。大地上之有河川，犹如人之有口。用土石去阻塞河川，就好像为了不让孩子们叫嚷，而去塞住他们的嘴巴；如果不立刻停止，就会死亡。所以说：‘优良的水利工程师，一定注意水势的疏导；高明的政治家，一定鼓励人民畅所欲言。’（《国语》召公【名不详】规劝周王朝十任王【厉王】姬胡的话）。因一味兴建堤防，开始于战国时代。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王国（山东省）跟赵王国（河北省中部南部）、魏王国（河南省东部），黄河都在它们的边境之上。赵王国、魏王国，一片高山，而齐王国一片平原。齐王国在距黄河二十五华里处兴筑堤防。黄河东下，到达齐王国堤防，不能前进，一定在两岸泛滥，使赵王国、魏王国受到水灾。赵王国、魏王国为了因应，也在距黄河二十五华里处，兴筑堤防。虽然已加强了黄河的危险性，但河床还算很宽，足够容纳。洪水过去后，土壤变得十分肥沃，人民就在上面耕种。如果长时间没有再来洪水，有些人就陆续地兴建住宅家园，成为村落。可是，一旦洪水再临，不可避免的，会全部淹没漂流。人们为了自救，只好更使堤防增高。甚至离开城郭，排除积水，在那里定居。由此可以了解，黄河沿岸人民屡屡受到洪水灾祸，理所当然。现在所有的堤防，近的距河床只数百步，远的不过数华里，大堤之内，又有小堤，小堤往往有数重之多，人民就住在那里，这都是历代

的安排。黄河从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黎阳（河南省浚县），到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昭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北古黄河西岸），两岸互相建筑石头堤防。洪峰受到阻挡，急剧回转。于是，仅只一百余华里的距离，黄河竟成连续的‘之’字形状，两次向西流，三次向东流。紧迫成这个样子，必然不断地发生灾难。

“上等的方案是：把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低洼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徙。然后，在黎阳（河南省浚县）遮害亭（河南省滑县西南古黄河北岸），决开堤防，使河水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受太行山山脉约束，东面被金堤（即千里堤，河南省濮阳市南）拦阻，故道的残水，不会流得太远。决堤所造成的混乱形势，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稳定。有些人可能提出疑难说：‘如果这样，势必埋葬数以万计的城郭、田地、房舍、坟墓，恐怕引起人民怨恨。’然而，姒文命（大禹）当年治理洪水时，山陵挡路，就摧毁山陵，所以凿通龙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龙门口），洞穿伊阙（河南省洛阳市南五公里，有龙门山，也称伊阙山；跟香山平行，悬崖绝壁，互相对峙），开辟底柱（底柱山又称三门山，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黄河中流，成语“中流砥柱”来源于此），击破碣石（碣石山，在河北省昌黎县北），完全改变大地固有面貌。而城郭、田地、房舍、坟墓，不过人工造成，根本用不着考虑。现在，沿着黄河的十个郡（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千乘郡【山东省高青县东北】、信都郡【河北省冀县】、清河郡【河北省清河县】、勃海郡【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达到万万之巨。一旦决口，堤防全毁，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如果把数年的筑堤费用，拿来照料被迫迁出洼地的冀州居民，遵照古代办法，确定河水位置，使天上的神跟地上的人，各得其所，互不干扰。汉朝国土广大万里，难道还跟黄河争那一线土地？这件工程一旦完成，黄河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居，千年不会再有灾害。所以称为上等方案。

“如果在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沟渠，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用来灌溉，一方面可以分杀水势。虽不是圣人所指示的法度，但也可救济人民于一时。办法是：从淇口开始（淇口，淇水注入古黄河处，河南省淇县东南十五公里。三国时代，改名枋头，是一著名战场），顺着河势向东，修筑石头堤防，多设闸门。有人可能认为，黄河是庞然大物，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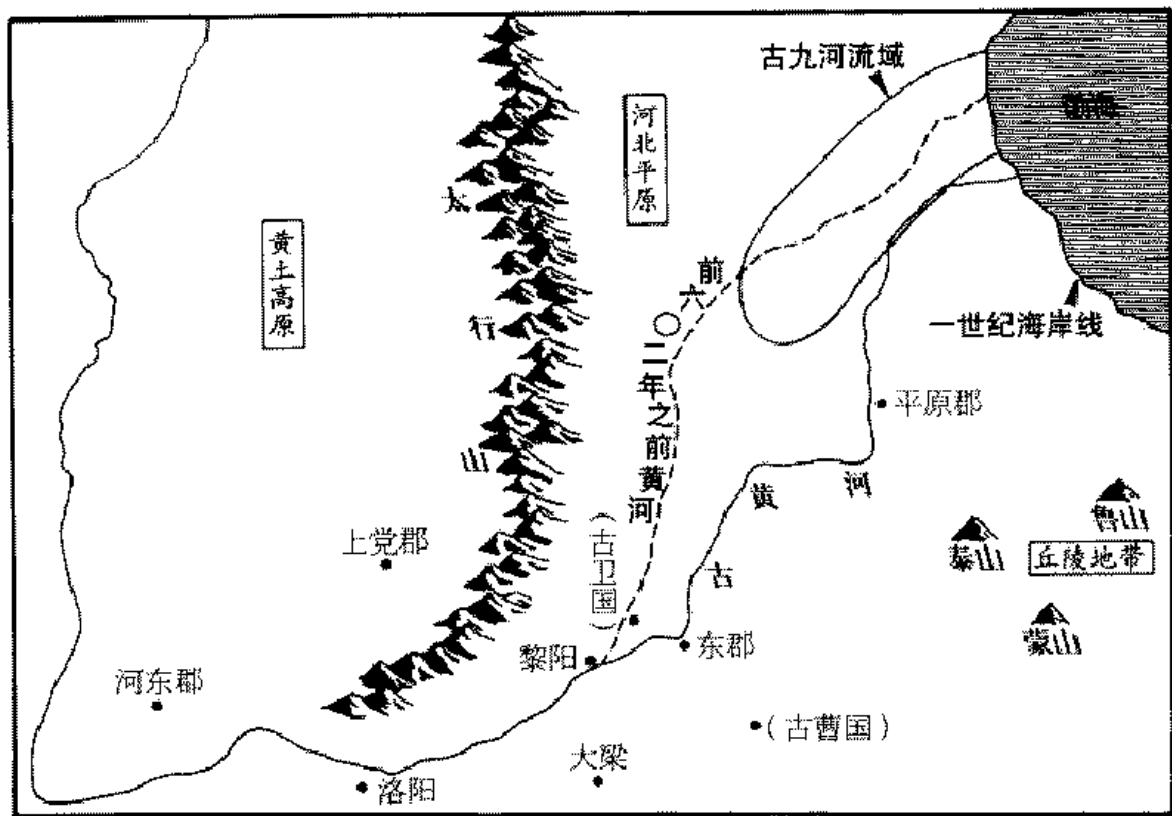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年 西汉王朝黄河沿岸十郡

门不能胜任。但是，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那里的粮道运河，可作为例证（荥阳县境筑有狼汤渠【即鸿沟】，于荥阳西北接驳黄河，使黄河部分河水流向东南方向的淮北地区，以控制黄河下游所承受的水量，运河本身也是东部及东南部地区的西向漕运要道）。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灌溉用的河渠干涸时，就关闭荥阳粮道运河闸门，导使河水进入灌溉渠道。旱灾来临时开东方闸门，用来灌溉。洪水暴发时则开西方闸门，使水流分散，农田受到保护。当此之际，堤防才能发挥功用。可以使国家富庶，人民安定，兴利除弊，能维持数百年之久。所以称为中等方案。

“如果只一味整修原有堤防，事倍功半，浪费人力物力，永无止境。我们已经受到无数次灾害，那是最下等的方案。”

三、无人治本

四年，王莽征求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师，有一百余位专家应征。各人的主张，并不相同。长水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人关并认为：“黄河经常溃决的地点，总在平原郡（山东省



一世纪·四年 西汉王朝治河建议

平原县)、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左右,那一带地势下陷,土质松软。据说,姒文命(禹)治理黄河时,特别把这一带低凹地区空出来,作为调节。水大时,流到那里聚成一个小湖,水小时,自会干涸。虽然时代有变,此法不变。上古往事,难以考察。考察秦王朝以及大汉王朝近事,黄河在古曹国(山东省定陶县)、古卫国(河南省淇县)决口,南北相距不过一百八十华里。我建议把这一带腾空,不再兴建官舍、农庄、耕田。”监察官(御史)临淮(江苏省泗洪县南)人韩牧,认为:“《书经·禹贡篇》有九条河流的记载(参考前一七年注),我们应大略地在故道上挖掘,即令不能发现九条河流的全部,能发现四五条,也有裨益。”大司空府秘书(大司空掾)王横进言,说:“黄河注入渤海的出口,比韩牧主张挖掘地带的地势要高得多。过去,遇到连绵大雨,东北风起,海水倒灌,黄河向西南倒流,泛滥数百华里。古九河的故道早就被海水吞没。姒文命(禹)当初治理黄河,本来是要顺着西山(太行山)流向东北。《周谱》说:‘前六〇二年,黄河改道。’说明今天的黄河,并非姒文命(禹)当年挖掘的故河道。又查,秦王国灭魏王国时,决开黄河堤岸,用河水灌入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决口扩大,无法堵塞。所以,我的建议是:把平地人民全部



迁移，用人工开凿决口，使河水顺着西山（太行山）居高临下，向东北注入渤海，才能避免水患。”大司空府另一位秘书（大司空掾）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桓谭，参加这项讨论，向少傅（皇家教师）甄丰说：“这些建议中，一定有一个是对的。只要详细考察，便可以发现。计划既定而后行动，费用不过数亿万，而且还可以使一些无业游民，找到工作。他们游手好闲，让他们参与劳动，同样都需要那么多粮食和衣服；转而由国家供应，对政府和人民，都有好处。这项伟大工程，上可以继承姒文命的大业，下可以为人民除害。”

然而，王莽追求的只是虚浮的空话，博取眼前看得见的一点政治利益，无意于国家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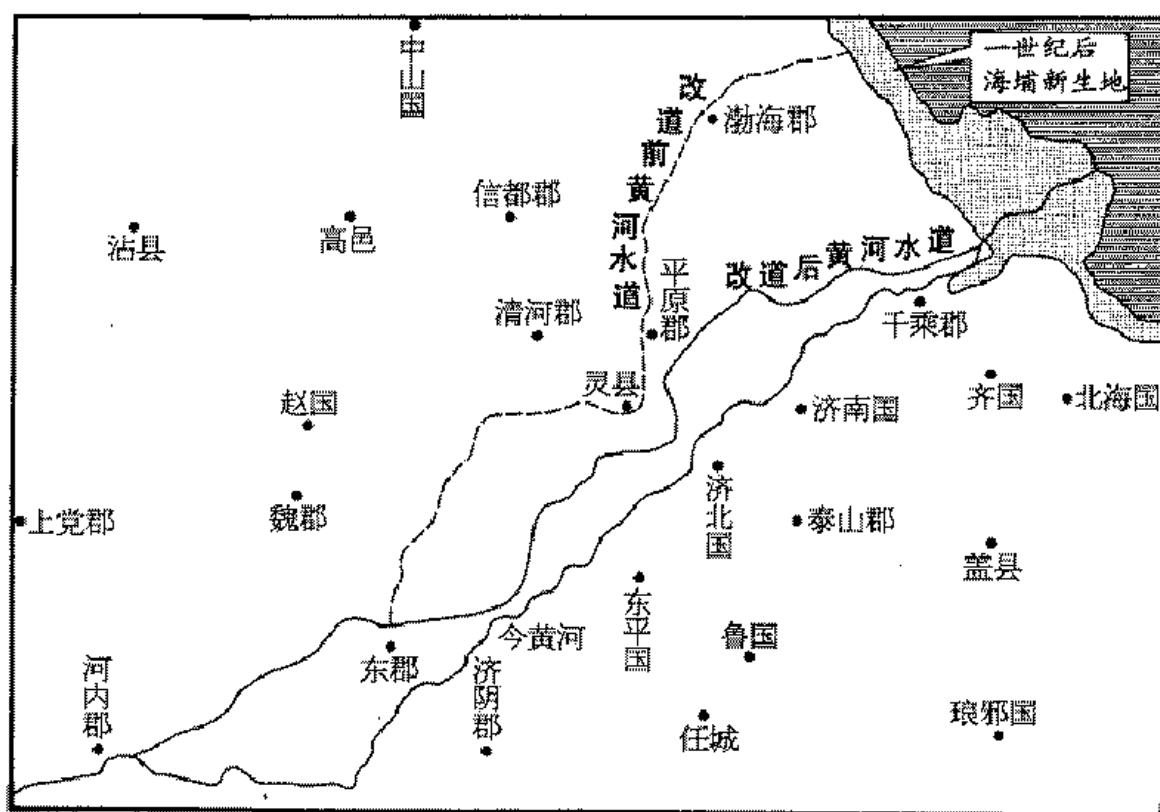
一一年，黄河在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决口，清河郡（河北省清河县）以东好几个郡，洪水成灾。最初，王莽深恐黄河淹没元城（河北省大名县东北）王姓皇族祖宗坟墓（王莽曾祖父王贺以下，坟墓都在元城）。稍后黄河向东泛滥，元城没有水患，遂决定不加堵塞。

六九年，一世纪初、西汉王朝十四任帝（平帝）刘箕子在位时，黄河、汴河，先后决口（汴河，是一条水道不断变迁的河流，在一世纪初期，从河南省荥阳县北广武向东，直到山东省定陶县，再向南注入淮河。这条河道，七世纪隋王朝时，已经淤塞），很久没有修复（迄今已六十余年）。三四年，一任帝（光武帝）刘秀准备动工，浚仪（河南省开封市）县长乐俊，上书说：兵荒马乱之后，人民创伤正重，不适宜再征调差役。因之暂停。后来，汴河泛滥区逐渐向东扩张，灾区面积越来越大。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一带，人民愁苦悲愤，认为政府官员去做别的事情，忽视民间疾苦。

正巧，有人推荐水利工程师、乐浪郡（朝鲜半岛平壤市）人王景。

夏季，四月，东汉帝（二任明帝）刘阳（本年四十二岁）下诏，征调士兵民夫数十万；派王景，跟皇家礼宾官兼工程总监（将作谒者）王吴，修筑汴河堤岸。西自荥阳（河南省荥阳县），东到千乘郡（山东省高青县东北）海口，计一千余华里。每隔十华里，立一个水坝闸门，使能够互相调节，不再有崩溃或漏水的危险。

王景虽然尽力节省费用，然而仍消耗一百亿以上。



一世纪·六九年 王景治理黄河，下游大幅改道



4

皇亲傅丁家族

一、傅老太婆夺权

前九年，汉王朝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兴（刘骞幼弟）、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欣（刘骞大弟刘康的儿子），都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贺。刘兴只由亲王师傅（傅）陪同，而刘欣则带着封国的三位最高官员：亲王师傅（傅）、封国宰相（相），跟首府定陶警备区司令（中尉）。刘骞有点奇怪，询问刘欣，刘欣说：“中央规定，封国国君入朝，可以由封国部长级（二千石）官员陪同。而亲王师傅、封国宰相、首府警备区司令，全是部长级（二千石）官员，所以全部带来。”刘骞又教这位侄儿背诵《诗经》，刘欣不但能背诵，还能解释清楚。

另有一天，刘骞问刘兴：“你只带师傅一人，有什么法令根据？”刘兴回答不出。教他背诵《书经》（《尚书》），刘兴又背不下去。兄弟二人共餐，刘骞早已放下筷子，刘兴却仍在那里慢慢地吃。好不容易吃饱，告辞下台阶时，袜带松开了，他还不知道。刘骞由此判断，这位幼弟没有承当大事的能力，认为侄儿刘欣贤能，不断称赞他的才干。

这时，亲王之中，只有刘兴、刘欣二人在血缘上最为亲近。刘欣的祖母傅太后（刘爽的小老婆傅昭仪），跟着孙儿同来朝见，用贵重的珍宝，送给皇后赵飞燕与昭仪赵合德，又送给掌握实权的骠骑将军王根。而赵飞燕、赵合德、王根，眼看刘骞没有儿子，也正打算为未来的长远日子铺路。因之也乘势顺着刘骞的语气，轮番称赞皇侄刘欣英俊不凡，建议刘骞指定他当合法继承人。刘骞欣赏侄儿的聪明，于是，亲自主持“加冠礼”，然后才

遣送他回国。本年（前九年），刘欣十七岁。

前八年，春季，正月，西汉王朝皇帝（十二任成帝）刘骢（本年四十五岁）大赦天下。

刘骢自知生子无望，于是召集宰相（丞相）翟方进、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同到内宫，征询他们意见：刘兴、刘欣，谁比较适合继承帝位？翟方进、王根、廉褒、朱博一致认为：“定陶王（刘欣）是皇上的嫡亲侄儿。《礼经》说：‘弟兄们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子。只要当继承人，就是儿子。’所以，应该使定陶王（刘欣）过继在皇上名下。”只孔光一人反对，他认为：“依照礼教，选择继承人，应看血缘的亲疏。《书经·盘庚》记载：商王朝君王传位，都是‘兄终弟及’——哥哥死后，把宝座传给老弟。中山王（刘兴）是先帝（刘奭）的儿子、皇上的嫡亲弟弟，应该立为继承人。”

刘骢认为刘兴缺少才干。更重要的是，依照宗法制度的礼教规定，老哥死后的牌位，不能跟老弟死后的牌位同时进入祭庙，所以拒绝孔光的意见。

二月九日，刘骢下诏立刘欣当皇太子。为了安抚失望的中山王刘兴，封刘兴的舅父议论官（谏大夫）冯参当宜乡侯，增加中山国（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采邑三万户，作为补偿。派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任宏暂代藩属事务部长（守大鸿胪），“持节”，前往迎接刘欣。刘欣上书推辞说：“我的天资愚鲁，不应占据太子的宫殿。我愿暂住设立在首都的定陶国宾馆，早晚进宫问安，等陛下生下皇子，再返回封国。”刘骢批覆：“知道了。”

二月十四日，孔光由于议论不合皇帝的意思，调降司法部长（廷尉）。擢升何武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

秋季，八月九日，中山（孝）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兴逝世。

冬季，十月，刘骢认为，皇太子刘欣既继承“大宗”，就不能再对亲爹刘康有父子之情。

十一月，刘骢封楚（孝）王（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刘嚣（刘病已子）的孙儿刘景继任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欣准备上书叩谢恩德（刘欣过继伯父刘骢之后，他亲爹定陶【孝】王刘康的香火断绝。刘景继任定陶王，也就是刘康的祭祀得以延续。所以刘欣为这项措



施叩谢)。太子教师(太子少傅)阎崇认为:“既当别人的继承人,就不能再有父子亲情,不应该叩谢。”可是太子师傅(太子太傅)赵玄却认为:“应该叩谢。”刘欣听信赵玄的意见去做,刘骃大不高兴,下诏问:“为什么叩谢?”宫廷秘书(尚书)立刻弹劾赵玄。赵玄被贬作宫廷供应部长(少府),由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师丹担任太子师傅(太子太傅)。

最初,刘欣小时候,祖母傅太后(傅昭仪)亲自喂养。等到封皇太子,刘骃下诏:傅太后,以及刘欣的娘亲丁姬,全都留在定陶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不能跟随到京师。祖孙母子遂无法相见。过了些时,皇太后(王政君)准备让傅太后、丁姬每隔十天到太子刘欣家作一次探望。刘骃抗议说:“皇太子(刘欣)继承大统,应当奉养陛下(王政君),不可以再有祖孙母子之情。”王政君说:“刘欣小的时候,傅太后抱他养他。现在让她去太子家,不过把她当做奶娘,并不妨碍什么!”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而丁姬虽然是娘亲,却仍不能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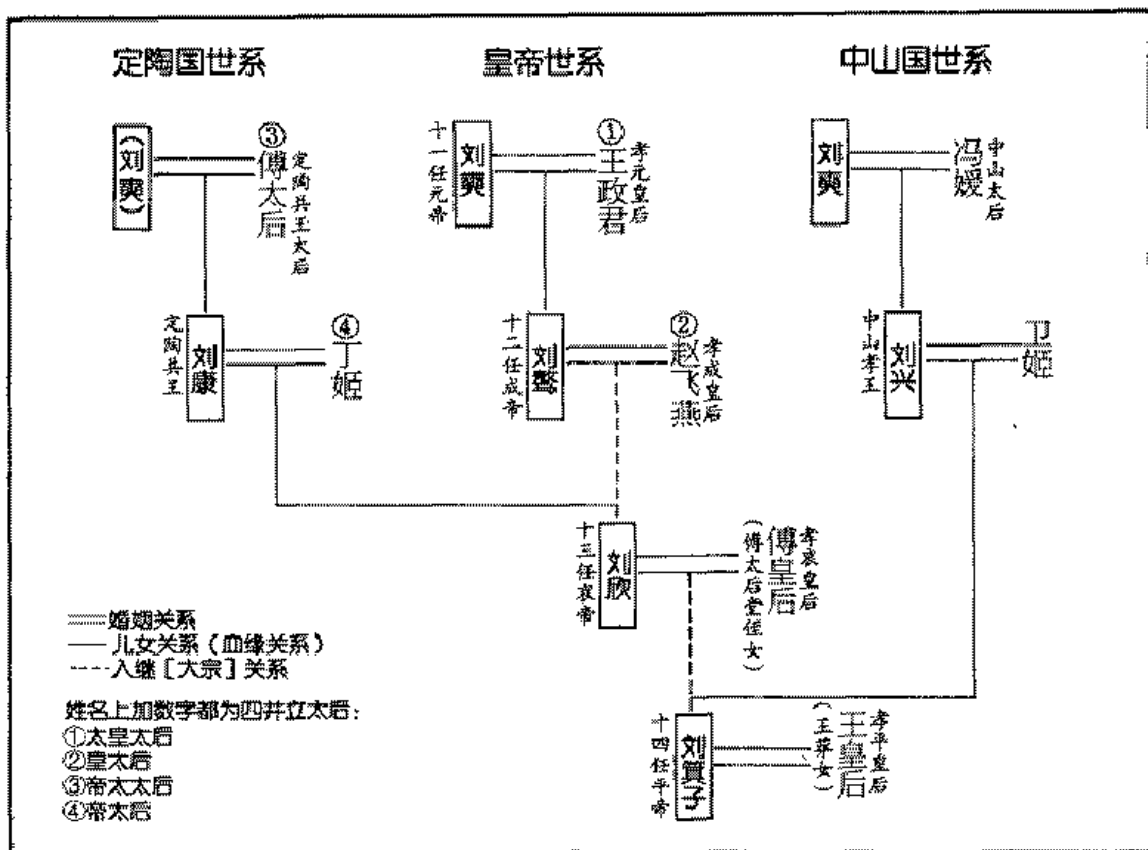
前七年,三月十八日,刘骃在未央宫逝世(本年四十六岁)。

夏季,四月八日,太子刘欣(本年十九岁),继位皇帝(十三任哀帝),晋谒刘邦(一任帝)祭庙,尊皇太后王政君当太皇太后,皇后赵飞燕当皇太后。大赦天下。

刘欣即位最初几个月,厉行节俭,减少各项费用,收回政权,政事由自己裁决。政府气象焕然一新,大家认为国家终于建立正常秩序。

太皇太后王政君,命刘欣的祖母傅太后、娘亲丁姬,每隔十天,前往未央宫探望孙儿、儿子。

刘欣下诏问宰相(丞相)、大司空(三公之三),说:“定陶(共)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康的娘亲(傅太后),应该住什么地方?”宰相孔光早就听说傅太后性格刚强凶暴,工于心计,爱弄权术。当刘欣在襁褓中时,便亲自抚养,直养到长大成人。而刘欣之能坐上皇帝宝座,傅太后又尽了全力(结交皇后赵飞燕等,参考前九年)。孔光深恐傅太后干预政治,不希望皇帝跟这样的祖母早晚接触,于是建议,说:“傅太后应另行兴筑宫殿。”只大司空(三公之三)何武建议,说:“傅太后可以住在北宫。”刘欣接受何武建议。北宫建有“紫房双层大道”,直通未央宫。傅太后遂利用这条双层道,每天都去看她的孙儿,而且还企图当中央的“皇太后”(目前她只是封国【定陶国】的王太后),改变称号,跟王政君一样,亲属也都能封爵掌权,使刘欣无法坚持“大宗”立场(宗法制度下,封国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年 西汉王朝后期帝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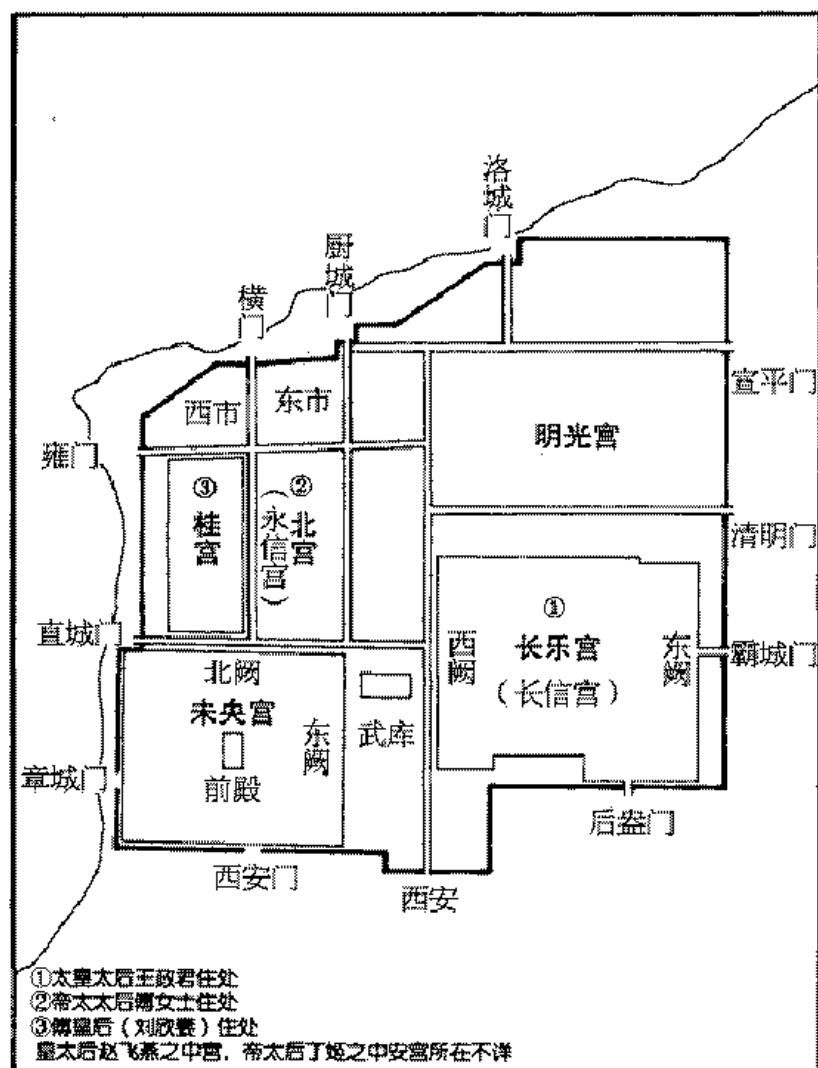
王太后不能跟中央皇太后匹敌，小宗亲属不能享受大宗亲属的特权）。

高昌侯董宏，迎合祖孙二人的心意，上书说：“秦王国五任王（庄襄王）嬴异人（嬴楚），亲娘本是夏女士，但他被华阳夫人认领当儿子。他即位后，二位都称‘太后’，所以，应该尊称定陶共王太后（傅太后）为帝太后。”刘欣把奏章交给主管单位。大司马（三公之二）王莽，左将军、关内侯（准侯爵），兼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师丹，联合弹劾，说：“董宏明知道‘皇太后’是最尊贵的称号，现在天下一统，却去引用偏处一隅，而又灭亡了的秦王国的故事，作为例证，使圣明的大汉王朝陷于错误，不是恰当的建议，大逆不道！”刘欣刚刚坐上宝座，权力还没有稳固，为了表示谦让，遂采纳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贬成平民。傅太后大发雷霆，强迫刘欣非要当中央皇太后不可。刘欣转向太皇太后王政君求情，王政君遂下令尊刘欣的老爹定陶王（共王）刘康为恭皇。

五月十九日，刘欣封傅女士当皇后。傅女士，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王政君下诏：“《春秋》规定：‘儿子尊贵，娘亲也跟着尊贵。’（母因





公元前一世纪·前七年 诸太后住处

子贵。)所以,应尊称定陶太后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总管(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和中宫。”(王政君住长信宫,赵飞燕住中宫。也就是傅太后比王政君【二人本来就同是十一任帝刘爽的大老婆和小老婆】,丁姬比赵飞燕。)追尊傅太后的老爹(名不详)当崇祖侯,丁姬的老爹当褒德侯。封刘欣的舅父丁明当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当平周侯,岳父傅婴当孔乡侯。再封皇太后赵飞燕的老弟宫廷随从(侍中)、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赵钦当新城侯。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学问丰富,有品德节守。王莽既被罢黜,政府官员全体认为傅喜将接替王莽的位置。最初,刘欣加封傅太后、丁太后(丁姬)娘家人官爵时,只有傅喜谦虚退让,声称患病在身,不肯接受。傅太后刚刚插手政治,傅喜不断进言规劝。傅太后对这位性格退缩的堂弟,深感不满,不愿他掌握大权。

大司空（三公之三）何武、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唐林，上书说：“傅喜行为谨慎廉洁，忠心为国，是一位最恰当的辅政大臣，而今因患病之故，忽然被遣返家宅，人民大失所望，一致认为：‘傅姓家族的贤能人才，只因为他的见解跟傅太后不合，而被逐出政府。’文武百官，莫不痛惜失去英才。要知道，忠臣是国家的卫士。鲁国的治理衰乱，全看季友是不是掌权（公元前七世纪，鲁国国君【十六任庄公】姬同，有兄一人：姬庆父，第二人：姬牙、姬友【即季友】。姬同逝世，姬牙准备拥戴姬庆父，季友毒死姬牙，立姬同的儿子姬般嗣位【十七任】。姬庆父杀姬般，立姬般弟姬启【十八任闵公】，但不久又杀姬启企图篡夺。季友乃再立姬启的老哥姬申【十九任僖公】）。楚王国的国际地位，全看成得臣是不是仍在人世（公元前七世纪，楚王国跟晋国在城濮【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会战，楚军大败。然而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仍愁眉不展，直到楚王国把统帅成得臣诛杀，才转忧为喜）。魏王国全仗恃王子魏无忌，才能维持主权完整（参考前二四七年）。项羽的西楚王国，则由范增一人决定兴亡（参考前二〇六年，前二〇四年）。百万精锐的雄兵，不如一个贤能的人才，所以秦王国使用千两黄金，挑拨赵王国政府不再信任廉颇。大汉王朝散发万两黄金，使项羽对范增猜忌怀疑。傅喜能列身政府，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姓家族兴起或退废的契机。”刘欣一向也尊重傅喜，所以，第二年（前六年），把傅喜召回。

二、暴贵

前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地震。从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到北方边塞之间，三十余处城郭损坏，共压死四百余人。刘欣就这项灾异，询问候见官（待诏）李寻，李寻回答说：

“太阳，是所有男性的领袖，象征君王。君王昏乱，则太阳的光亮和热度减低，景象黯淡。最近，太阳光线尤其微弱，因为被外界某种力量侵夺之故，失去原有颜色。太阳四周，邪气朦胧，副虹屡次出现（副虹【Secondary rainbow】，也就是“虹”的内环，俗语称“霓”）。我是一个卑小的臣僚，不知道皇宫里的事。然而观察陛下的行为，比起初即位时，相差太多。只有请陛下意志坚决，严守国家的法令制度，不要接受美女的摆布，不要容忍邪恶臣属的作弄，不要听信保母乳娘甜言蜜语的请托。要有勇气一律拒绝，用大义勉励。并不是请陛下不通人情，而是事不得已。对这些



人，可以赏赐他们金银财宝，但不可以任官封爵，这是皇天禁忌。

“我曾经听说：月亮，是所有女性的领袖。象征皇后、嫔妃、大臣、封国的亲王和侯爵。最近，月亮数次发生变化，显示母后可能干预政治。结果阴阳俱伤，两相妨碍。我是政府门外的小臣，不知道政府内的事情。只是就天象变异，判断如此。最亲近的官员，已不足以担负重任。陛下唯有另行遴选贤能人才，切忌把邪恶的人培养壮大。这样才能使国家隆盛，大汉王朝兴旺。

“我曾经听说，五行之中，‘水’是根本（五行：金、木、水、火、土），水的特征是公平。王道就是政治公平。政治公平，则河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失，河川溃决，土地一定败坏。而今，汝水（淮河支流）、颍水（也是淮河支流），大雨成灾，给人民带来巨大灾害。这正是《诗经》形容的‘百川沸腾’，责任正在皇甫总管（卿士）之辈（《诗经·十月之交》，本是一篇抒情的诗篇，被朱熹解释为：天象变异的原因，是小人在外掌权，美人在内迷惑君王）。对皇亲国戚，陛下要少亲近。

“我曾经听说，大地温柔宁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最近关东（函谷关以东）不断发生地震。唯一的因应办法是，崇扬阳刚，抑制阴柔，才能补救。意志坚强，建立威严，断绝私下请托的道路，选拔英俊的人才。罢黜不称职的官员，加强中央政府的功能。根本强壮，则精神振奋；根本衰弱，则招灾来祸，会受到邪恶的侵袭。当年，淮南王刘安谋反时，他所恐惧的，只不过汲黯一个人，连公孙弘都没看在眼里（参考前一二二年）。而公孙弘，是大汉王朝的著名宰相，直到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他还被轻视，何况现在连公孙弘都没有。所以说，政府中没有人才，贼盗叛徒当然看不起，这是自然趋势。”

十月九日，刘欣任命大司马（三公之二）师丹当大司空（三公之三）。师丹看到刘欣屡屡变更刘鹗在位时的法令措施，上书规劝说：

“古时候，新君登极，沉默不言，国家大事，交给宰相裁决（《书经》说：子武丁【夏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在服丧期间，沉默不言，长达三年之久），表示三年之中，不改变老爹所作的决定。先帝（刘鹗）的尸首棺柩，仍停在灵堂，而我们这些当臣属亲属的，升官封爵，却赫然显贵起来。像陛下封舅父丁明当阳安侯。皇后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预先封她爹傅晏当孔乡侯。解除宫廷随从（侍中）王邑、射击兵团指挥官（射声校尉）王邛等职务（二人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亲属）。诏书突然发布，人事剧变，

急如闪电，毫不缓和。我固然不明大义，而且又不能辞让赏赐给我的官爵，随波逐流，接受侯爵封号（高乡亭侯），更加重陛下的过失。然而，最近各郡各封国经常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而太阳和月亮，都失掉应有的光泽，五星的秩序，也陷于混乱（五星：金星【西方太白星】、木星【东方岁星】、水星【北方辰星】、火星【南方荧惑星】、土星【中央镇星】）。这都是陛下行动举止，有背正道，号令摇摆不定，制度有悖常理，阴阳颠倒的反映。

“观察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儿子，年纪虽然老得已经六十岁或七十岁，仍要多娶妻妾，希望生育。孝成皇帝（刘骀）深刻地了解上天旨意，知道陛下具有至高的品德，虽然他只不过壮年，而仍大公无私，立陛下作为帝位继承人（立刘欣当太子时，刘骀四十五岁【参考去年，前八年】）。等到先帝（刘骀）暴死，舍弃天下，陛下登极，四海安宁，人民没有丝毫惊慌。这正是先帝（刘骀）伟大的恩德，有天人合一的功绩。我听说：‘天的威严并不太远，就在面前咫尺。’（参考《左传·前六五一年》）愿陛下深思先帝（刘骀）所以擢拔陛下当太子的意义，努力克制自己，实践古训，观察臣属们如何从善向上。国家者，是陛下的私产，亲信们何必忧愁没有金钱权势？只是不应该急吼吼如此迫不及待，那就不会长久。”

师丹建议的奏章，呈上过数十次，很多言辞，都很痛切率直（传统史书最特殊的一种畸形现象是，只载言论文章，不载行为实施。目的只在留下这篇言论文章，却不管这篇言论文章的成效。所以刘欣是接受或是拒绝，一概不知）。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刘欣左右，行为邪恶。刘欣讨厌他，下令免职，遣回故乡（河内郡温县【河南省温县西】）。傅太后冒火，刘欣不得已，只好再把这位表叔留下。宰相（丞相）孔光跟大司空（三公之三）师丹奏称：“前后所下诏书，内容往往相反，天下无不疑惑，人民对政府将无法信任。我们请求仍把傅迁送回故里，消除奸邪。”但傅迁终于仍留在首都长安，再任宫廷随从（侍中）。刘欣被祖母傅太后控制的情况，都类乎此。

前六年，正月四日，任命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傅喜当大司马（三公之二），封高武侯。

秋季，九月十五日。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此时没有郎中令】）冷褒、禁宫顾问官（黄门郎）段犹等，再次奏称：“定陶共皇太后（刘欣祖母傅太后）、定陶共皇后（刘欣娘亲丁姬），都不应该把‘定陶’封国名



称，加到尊号（太后、皇后）之上。我们建议：她们的车马仪仗，以及衣裳服装，都应符合‘皇’的身份，并应设立官属，选任部长级（二千石）以下官员，担任各项职务。并且应该为共皇（刘欣的老爹刘康）在首都长安建立祭庙。”刘欣交付高官会议讨论，官员们早已了解大势所趋，都顺着方向说：“儿子尊贵，母亲当然也跟着尊贵。应该建立尊号，使孝道发扬。”只有宰相（丞相）孔光、大司马（三公之二）傅喜、大司空（三公之三）师丹认为不可。师丹说：“圣明君王建立国家体制，仿效天地的运作法则。有尊有卑，为的是使天地立于正确地位，不要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傅太后）、定陶共皇后（丁姬），特别加上‘定陶’称号，表示母亲跟随儿子、妻子跟随丈夫。假如设立官属，车马衣服都跟太皇太后（王政君）一样，就无法显明‘至尊只有一个’的大义。定陶共皇（刘康）的绰号，前已确定，绝不允许更改。《礼经》：‘老爹是武官（士），儿子当天子，祭祀时，用天子的祭礼。但代替老爹受祭的人（尸），则仍穿老爹生前的武官制服。’（古代祭祀，需要请一位活人，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站在那里，代替死者受祭。这位代替受祭的人，称“尸”。这样做当然十分麻烦，所以，后来改由画像或牌位代替。）表示儿子不能对老爹任官封爵，而只能表示尊敬。‘为人后者为人子’（当某人的继承人，就是某人的儿子），所以被继承人一旦死亡，继承人就要穿上不缝边的粗麻衣服（斩衰），守三年之丧。而对亲爹亲娘，却只守一年之丧。主要的用意是，明显地表示尊重被继承人的祖先，坚持正统。

“孝成皇帝（刘骜）恩深德重，特别给共皇（刘康）选定继承人（刘骜在征召定陶王【共王】刘康的独生子刘欣入继大宗，特别选定楚王【孝王】刘嚣的孙儿刘景，封定陶王，作为刘康的儿子），使刘景接续刘康的香火，使共皇刘康成为定陶国的开国始祖，即令延续一万代，祭庙也不会拆除，恩德仁义，两者具备。陛下（刘欣）既是先帝（刘骜）的继承人，身居‘大宗’（宗法制度下的嫡子系统），上承祖庙、天地、神坛的祭祀，绝对不可以同时再把共皇（刘康）奉入皇家祖庙。而今打算把祭庙设在首都长安，由我们当臣僚的观察，那将是一座无主孤庙。同时，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有被拆除的厄运。平白抛弃封国始祖高位，跟永远存在的祭祀，而去兴建既无主而又不能长久，既要毁弃而又违背礼教的建筑，这并不是尊敬共皇（刘康）的方法。”

从此，刘欣不满意师丹。

就在这时，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当做货币。而今，改成用钱，所以人民贫穷。为了使人民富庶，应该改变货币。”刘欣询问师丹的意见，师丹认为应该改变。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单位讨论。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钱币流行的时间已经很长，不可能一下子废除。师丹年纪太老，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就又反对改变，转而附和大家的意见。刘欣对他的反复大不高兴。不久又发生一件事：师丹命他的助理代写奏章，助理暗中留下原稿，流传到外边。丁姓家族跟傅姓家族的子弟们得到消息，使别人出面，上书指控：“师丹呈递‘亲启密奏’（封事），而街市上行路的人，却拿到那份最机密的奏章的副本。”

刘欣询问将军跟宫廷官员（中朝臣），大家都说：“当一个忠臣，绝不炫耀他对君王的规劝。大臣们的奏章建议，更不可泄露，应交付司法部（廷尉）依法办理。”于是司法部（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大不敬，十恶不赦中的一恶，唯一死刑）。刘欣还没有作最后裁决，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兼研究官（博士）申咸、炅钦（炅，音 guì。这是一个奇异的姓），上书抗议说：“师丹的经学（儒家学派五经）跟品德，都高贵无比。近世大臣之中，能像师丹的很少。由于对国家的悲愤，呈递‘亲启密奏’，没有深思远虑，交给主任秘书（主簿）拟稿。泄露的过失，不在师丹。假如用这个理由把他贬斥，恐怕人心不服。”刘欣下令：申咸、炅钦，降级二等（研究官年俸比六百石，降级二等之后，只有四百石）。接着下诏免除师丹的职务跟封爵，说：“阁下位居高官，责任重大，却心怀虚伪，误导国家。无论进退，全违诏令，反复无常，言辞矛盾，我为阁下感到羞耻。只因阁下曾担任过我的师傅（刘欣当太子时，师丹任太子太傅），不忍心交付法庭审判。请交还大司空（三公之三）以及高乐侯的印信、绣带，贬作平民。”

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唐林上书说：

“我曾拜读对师丹撤职夺爵的诏书，至感悲痛。正人君子发诸文章，一定不会对贤能的人，隐瞒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家学派一代宗师。品德高洁，又是国家重要元老。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居三公高官。而被指控的过失，却极轻微，全国人民看不到他有什么错误。即令处罚，如果连侯爵也都撤销，未免太重。首都长安有见识的人士，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爵位跟采邑，使他有朝一日能参加御前朝见（奉朝请）。请陛下考察大家心愿，用以安慰当过师傅的大臣。”



刘欣接受建议。下诏：封师丹关内侯（准侯爵）。

三、剖棺毁尸

前五年，西汉王朝丁姓家族（刘欣的母族）、傅姓家族（刘欣的祖母族），骄傲奢侈，对傅喜（傅太后堂弟）的谦虚节俭，事必克己，认为非我族类，十分厌恶。而傅太后强烈要求她的尊号跟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一模一样。傅喜、孔光、师丹，又联合反对。西汉帝（十三任哀帝）刘欣（本年二十一岁）不愿意跟三位最高级的国家官员，发生冲突，但又不愿意抗拒祖母傅太后的旨意，拖延了一年有余。傅太后大发雷霆，刘欣不得已，先行把师丹免职，希望影响傅喜，但傅喜仍坚持原来立场。朱博跟孔乡侯傅晏互相结交，共同发起一项改变傅太后尊号运动。经常晋见刘欣，并经常呈递“亲启密奏”（封事），不断强调傅喜跟孔光的短处。

二月二十日（原文误置于正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改），刘欣下诏把傅喜免职，以侯爵身份返回家宅。

夏季，四月二日，傅太后深恨堂弟傅喜不肯合作，亲自下诏给宰相（丞相）、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欺下骗上，和前任大司空（三公之三）师丹勾搭为奸，有心背叛，违反法令，毁灭宗族，不适合出席早会，应立即送返回他的封国！”

朱博既当宰相，刘欣接受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特别加上‘定陶’二字。现在，尊共皇太后（傅太后）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丁姬）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在首都长安，兴建共皇（刘欣的爹刘康）祭庙，比照宣帝（十任帝刘病已）老爹‘悼皇考’（刘据）祭庙规模。”

傅太后取得中央尊号后，更加骄横，跟王政君对话时，甚至称她“老太婆”（妯）。当时，丁姓家族跟傅姓家族，在一二年短促的时间内，从平地崛起，霎时间贵不可言，很多人被封侯爵，或担任部长高级官员（公卿）。然而刘欣不太赋予他们实权，所以实质权力不如刘骃初即位时的王姓家族。

宰相（丞相）朱博、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建议改正尊号，竟受到关内侯师丹弹劾，贬作平民。当时正逢大丧，由师丹主持政府，不仅不深思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荒谬地压制尊

号。伤害陛下的孝道，是最大的不忠。幸而陛下仁慈圣明，明确地使尊号实现。董宏应恢复高昌侯爵位；师丹叛逆恶状，已经暴露，虽然经过赦免，但不应再有封爵采邑，请贬作平民。”刘欣批准。

政府官员对王姓家族成员连续受到惩处，大都心抱不平。议论官（谏大夫）杨宣，呈递“亲启密奏”（封事），说：“孝成皇帝（刘骘）深思祖宗祭庙的重要，夸奖陛下至高的品德，入继正统。圣明的决定，非常深远，丰富的恩德，更是厚重。推想先帝（刘骘）的原意，岂不是想请你代替他侍奉太皇太后（王政君）？而今，太皇太后（王政君）已七十高龄，经历很多忧伤（先是哭夫刘奭，继又哭子刘骘），仍下令王姓家属退避，而把政权转让丁姓家族跟傅姓家族。用心之苦，路上的行人，听了都会流泪。陛下如果登高远眺，望见延陵（刘骘坟墓，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公里），难道不觉得惭愧？”

刘欣深为感动，复封成都侯王商（王家班）的第二子王邑当成都侯（前七年，王商【王家班】嫡子王况因罪撤销爵位，本年由王邑继封）。

六月五日，帝太后丁姬逝世。

傅太后对堂弟傅喜越来越恨。命孔乡侯傅晏传话给宰相（丞相）朱博，定要免除傅喜的侯爵。朱博跟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已经裁决（已裁决遣回封国），不能作第二次处罚，是不是不合时宜？”朱博说：“我已对傅晏承诺。平民相约，还誓死履行，何况对于至尊（傅太后），我只有一死。”赵玄马上答应。朱博不敢单独指控傅喜，以免露出马脚，因想到前大司空（三公之三）泛乡侯何武，在被指控后免职，遣回封国，事情跟傅喜相似。于是，同时弹劾二人，说：“傅喜、何武，在位之时，对国家都没有贡献，虽然已经免职，但爵位采邑，不应该继续拥有，请一律贬作平民。”

刘欣知道祖母傅太后一向厌恶傅喜，疑心朱博、赵玄受到指使。立即召见赵玄查问，赵玄承认。刘欣遂下诏：“左将军彭宣，与高级将领（中朝官）组织会议法庭审讯。”（西汉王朝有“外朝官”、“中朝官”之分。“外朝官”指文官系统；“中朝官”指宫廷系统与武官系统。朱博、赵玄是文官系统最高首长，其他官员都是属下，不便主持审判，所以由武官系统高级将领出面。）彭宣等即行提出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所作所为，不道不敬，请他们前往司法部（廷尉）诏狱报到。”

刘欣减赵玄死罪三等，罚作苦役。削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派皇家



礼宾官（谒者）“持节”，命宰相朱博前往司法部诏狱，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刘欣打算使丁姓家族（母族）、傅姓家族（祖母族）掌握权柄。本年（前五年），免除左将军、淮阳国（首府陈县【河南省淮阳县】）人彭宣职务，以关内侯（准侯爵）身份遣回家宅；任命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丁望代替。

前三年，西汉帝（十三任哀帝）刘欣（本年二十三岁）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宫廷随从（侍中）、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傅商侯爵。宫廷秘书署执行官（尚书仆射）、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人郑崇规劝说：“孝成皇帝（十二任帝刘骜）封亲舅父五人侯爵，天色变成赤黄，浓雾四起，白昼黑暗，太阳中冒出黑气（参考前三二年）。皇后的老爹孔乡侯傅晏、高武侯傅喜，身为三公，对他们封爵，多少还有点缘由。而今凭空要封傅商，势将把大汉王朝制度全部破坏，违背天心人心，不是傅姓家族之福，我愿以生命承当惩罚。”说罢，拿起诏书草稿就走。

傅太后诟骂刘欣，说：“要你这个皇上干什么？反而被一个小职员控制！”

二月二十八日，刘欣下诏封傅商当汝昌侯。

夏季，六月，改称帝太太后（傅太后）为“皇太太后”。

前二年，春季，正月一日，刘欣（本年二十四岁）下诏：“将军（武官最高级）、部长级以上（中二千石）官员，分别推举深懂军事与熟读兵法的人选各一人。”根据推选的结果，任命孔乡侯傅晏当大司马（三公之二），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也当大司马（三公之二），兼骠骑将军（依息夫躬建议，准备巡查边塞，诛杀郡长）。就在当天（正月一日），日蚀。刘欣命国务官（大夫）以上官员，诚心地指出政府过失。下令保荐“贤良”、“方正”、“直言”各一人。大赦天下。

前凉州（甘肃省）州长（刺史）杜邺，以“方正”身份，在试卷上回答：

“我曾经听说：‘阳’尊贵而‘阴’卑贱，是上天之道。所以，男子虽卑贱，仍是一家之‘阳’。女子虽尊贵，仍是一国之‘阴’。礼教明显地定下‘三从’大义（三从：女子在家时听从父亲，结婚后听从丈夫，丈夫死后听从儿子），即令有文母（周王朝一任国王姬发的娘亲太妣）的盛德，也得依靠儿子。从前，郑国国君（三任庄公）姬寤生，听从娘亲武姜的摆

布，而终有姬段叛变的灾难（武姜生二子，长子姬寤生，幼子姬段。她厌恶姬寤生而喜爱姬段，要求把姬段封到京邑【河南省荥阳县东南】，大臣祭仲警告说：“这可是国家的大灾难。”姬寤生说：“娘亲要这样，有什么办法？”姬段果然集结武装部队，预备突击姬寤生。前七二二年，姬寤生反击，姬段逃走）。周王朝国王（二十任襄王）姬郑，因娘亲惠后的影响，受到逃亡郑国的困辱（周王朝十九任王【惠王】姬阍有二子，长子姬郑，幼子姬带。姬阍正妻惠后，厌恶姬郑，喜爱姬带。等到姬郑继承王位【二十任襄王】，前六三六年，姬带跟北方的狄部落结盟，攻陷京师【河南省洛阳市】，姬郑投奔郑国）。大汉王朝兴起时，吕太后（吕雉）把大权交给她的家属，几乎断送国家（参考前二世纪一〇年代）。

“我私下观察，陛下节俭克己，本希望改革弊端，开始一种新的气象；然而，祥瑞没有降临，降临的却是日蚀、地震。《春秋》上记载的灾变，是上天显示的一种警告。太阳象征君王，日蚀，是君王被阴气侵犯。而阴气，指的是皇后姬妾以及文武百官。我们称‘阴’为‘坤’，‘坤’的根基是‘地’，所以称‘坤’为‘土’为‘母’，主要的特质是安静。也就是说，安静是‘坤’的美德。而竟然发生地震，是阴气已经失去控制，逸出正常轨道。上天的警告，至为明显，我不敢不直率地据实报告。古代，曾参曾向孔丘请教：‘听从老爹的命令，是不是孝顺？’孔丘生气说：‘这是什么话！’孔丘特别夸奖闵子骞：待人做事，不受他父母兄弟的影响。因他的行为合理，无法挑剔。

“现在，皇亲国戚父子兄弟，不管贤能或坏胚，都进入宫廷，位居要津。有的掌握中央军权，有的率兵在外驻防。把宠爱荣耀，集中在一个家族。膨胀的迅速，历史上很少看到，也很少听到。甚至更恢复大司马（三公之二）将军的官职，比起古代：皇甫虽然强大（胡三省注：皇甫是周王朝初叶有权势的贵族），三桓虽然势大，建立三军（鲁国十五任国君【桓公】姬允，庶子三人：姬庆父【孟孙】、姬牙【叔孙】、姬友【季孙】，世称“三桓”【桓公之子】。他们的子孙把鲁国国防军分割，各建一军，掌握鲁国政权），都没有今天这么严重。

“这批皇亲国戚接受任命的那天，突然日蚀。不前不后，恰恰在关键时期发生，是在显明陛下太过谦逊，不能独行专断。上面说什么听什么，上面希望得到什么，就让她得到什么（古文往往没有主词，但可看出指的是刘欣处在傅太后压力之下）。犯罪的人不处罚，没有功勋的人却受封升官。



上天种种变异，原因在此。盼望英明的政府早早觉悟。诗人（《诗经》）的讽刺，《春秋》的讥笑，都是针对这种现象，而不在其他。后人看前人，悲愤前人的错误。可是，自己去做时，却瞧不见自己的行为，自以为所做正确，却正好是一种过失。但愿陛下自我勉励，回顾当初即位之时，每件事都遵守古代规定，用以满足安抚民心。则人民欢悦，上天神灵将收回怒气。然后，祥瑞吉兆，怎么会不回报陛下？”

正月十七日，帝太太后傅女士逝世，跟丈夫十一任帝（元帝）刘奭合葬渭陵（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七公里。刘奭正妻王政君仍在，而小老婆合葬，将来王政君葬在哪里？此仇已不可解），称孝元傅皇后。

前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刘欣在未央宫逝世（二十五岁）。

六月二十八日（推荐王莽的次日），太皇太后王政君任命王莽当大司马（三公之二），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

王莽用雷霆万钧手段；打击政敌，报告太皇太后王政君之后，用太皇太后名义下诏说：“定陶（共）王（刘康）太后（傅太后）跟孔乡侯傅晏，勾结密谋，忘恩负义，图谋不轨；现任皇后（刘欣正妻傅女士），应迁到桂宫居住。傅姓家族、丁姓家族大小官员，一律免职，遣送回乡。傅晏连同妻子儿女，放逐合浦郡（广西合浦县东北）。”

王政君唯独下诏褒扬傅喜：“高武侯傅喜，性情谨严，议论正直，虽然跟故定陶太后（傅太后）是亲属，但始终不肯顺应旨意，附从邪恶，严正地保持节操，因此被逐回封国。古书岂不是说过：‘严冬来临，才知道松树柏树，永不凋谢。’征召傅喜前来首都长安，位置‘特进’（朝会时，位在三公之下，侯爵之上），定时参加御前朝见（奉朝请）。”傅喜虽然在表面上很受优待，但他知道他的孤立，内心忧惧。后来，再被遣回封国（高武国，在杜衍县【河南省南阳市西南】境），终其天年。

王莽扩大复仇范围。于是，撤销傅太后“皇太太后”的称号，改称“定陶共王母”。撤销丁姬“帝太后”称号，改称“丁姬”。

五年，安汉公王莽报复前任帝（十三任哀帝）刘欣的祖母傅太后，跟娘亲丁姬，向西汉帝（十四任平帝）刘箕子奏称：“定陶共王刘康的母亲傅太后、前任帝（十三任哀帝刘欣）的亲娘丁姬，不遵守藩臣姬妾的规矩，坟墓竟然跟元帝（十一任帝刘奭）一般高，而且身怀‘皇太太后’（傅太后）、‘帝太后’（丁姬）的御玺，一块儿埋葬。我建议发掘定陶共王刘康娘亲（傅太后）跟丁姬的坟墓，取回玉玺。然后把定陶共王刘康娘亲（傅

太后)的尸体,运回她的定陶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安葬在儿子(刘康)的墓园。”王政君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必重提。但王莽坚持,王政君只好下令:用傅太后原来的棺木改葬。王莽再奏称:“定陶共王刘康的娘亲(傅太后)跟丁姬的棺材,都是最名贵的梓木,而且尸体上还穿着金缕玉衣,这都不是一个藩臣姬妾应该享有的。我请求用普通棺材代替,剥去金缕玉衣。丁姬应埋葬在嫔妃坟墓之旁。”王政君批准。

政府文武官员都顺着风向,捐出金钱财宝。各家都派遣子弟,以及儒家学派的学者、四方邻国旅居汉朝的人士,总共动员了十余万人,拿着锄头、箩筐等工具,开始挖掘傅太后跟丁姬的坟墓。二十天左右,两座坟墓全被铲平。王莽又用荆棘把原地围绕一圈,作为世人的鉴戒。



5

同性恋效应

一、美丽宰相董贤

前三年，御马总监（駉马都尉）、宫廷随从（侍中）、云阳（陕西省淳化县西北）人董贤，深受西汉帝（十三任哀帝）刘欣宠爱。出宫的时候，陪同乘车（参乘）；回到皇宫，则在身旁侍奉。刘欣对他赏赐累积到数百千万。尊贵烜赫，使中央政府官员们震动。董贤时常跟刘欣睡在一张床上，曾经有一次，二人同睡午觉，董贤的头压住刘欣的袖子，刘欣想起床，可是董贤还睡得正沉，刘欣不忍心把董贤唤醒，就用佩剑把袖子割断，再悄悄离开（这正是把同性恋形容为“断袖之癖”成语的来源）。刘欣命董贤的妻子，出入皇宫，跟董贤同住。刘欣又把董贤的妹妹召入皇宫当小老婆，封一级“昭仪”，地位仅低于皇后。夫妻兄妹三人，日夜侍奉刘欣。刘欣任命董贤的老爹董恭，当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封关内侯（准侯爵）。

刘欣下令工程总监（将作大匠），在未央宫北门外，给董贤兴建一座豪华住宅。住宅里有前殿、后殿，殿门广阔，相当于天子所住的皇宫。工程浩大，精巧绝伦。赏赐给他军械库（武库）中最锐利的武器，跟御用库房（上方）里稀世珍宝。皇家第一流的贵重物品，都集中董家；刘欣所用的，也不过第二流货色。不仅如此，还有皇家陪葬用具（东园秘器），包括明珠制成的外套，跟璧玉制成的长裤（珠襦玉匣。依原文的形容，应是“金缕玉衣”），都预先赏赐给董贤，应有尽有，无所不备。刘欣又命工程总监（将作大匠）在义陵（刘欣预定墓地，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南贺村）旁边，给董贤预筑墓园，墓园里建有秘密房间。用坚实的柏木，根部朝内，作为

外椁。墓园之外，修筑武装警卫巡察的道路，四周环绕，长达好几华里。墓门和围墙，箭垛高耸，威严壮观。

尚书仆射郑崇认为对董贤的宠爱，已超过最高限度，上书规劝。刘欣对郑崇的恶感，也与日俱增，每每借口其他公事，向他责备。郑崇忧虑愤懑，脖子上遂生出疮。打算辞职，却又不敢提出。宫廷秘书长（尚书令）赵昌，老奸巨猾，一向讨厌郑崇，知道刘欣对郑崇已经疏远，认为排除障碍的机会已经成熟，遂奏称：“郑崇跟他的家属交往频繁，我怀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邪恶勾当，请准予查办。”刘欣诘问郑崇，说：“你家热闹得跟街市一样，为什么要求君王不能交朋友？”郑崇说：“我家固然热闹，但我心平静如水，任凭调查。”这句顶撞的话，使刘欣暴怒，把郑崇交付审判，囚禁监狱。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孙宝上书营救，说：“宫廷秘书长（尚书令）赵昌指控宫廷秘书署执行官（尚书仆射）郑崇一案，经过调查求证，把郑崇拷打得已经半死，并没有吐出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他冤枉。我怀疑赵昌跟郑崇私人之间，藏有怨恨，才使用这种阴险手段陷害。郑崇在官禁之内，主管机要，是皇上最亲密的近臣，被诬陷冤枉，将使政府受到伤害，为国家招来诽谤。我要求对赵昌加以调查，解开人心的困惑。”奏章呈上之后，刘欣立即颁下诏书：“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罔上级，竟企图利用春季为宽大赦免之季，做出欺骗诋毁之事，满足他奸诈之心，这种人是国家的蠹贼。免职，贬作平民。”

郑崇最后死在监狱。

刘欣决心封董贤侯爵，一时找不到借口。宫廷随从（侍中）傅嘉，建议在息夫躬、孙宠检举东平王（首府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北】）刘云诅咒叛逆的奏章上动手脚：删掉宋弘，改成董贤（本来是通过寝殿侍奉官宋弘告发的，现在则成了通过董贤告发），就可以借口这项功绩加封。刘欣十分高兴，于是，把所有有功人士，一律先封关内侯（准侯爵）。

稍后，封正式侯爵时，刘欣恐怕宰相王嘉阻挠，派孔乡侯傅晏，先把诏书送给宰相（丞相）、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过目，征求意见。宰相王嘉、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贾延呈递“亲启密奏”（封事）反对，说：

“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一致认为：为了尊宠董贤，才这样做，息夫躬跟孙宠，不过搭配。到今天流言还没有平息，而陛下对董贤等的深恩厚德，却有增无已。那么，就应该把董贤等当初的奏章，公开出示，召集高阶层官员（公卿）、国务官（大夫）、研究官（博



士)、参议官(议郎),共同查考古今前例,使大义显明,然后再赐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大失民心,引起激烈抨击。公开讨论时,一定会有人认为应该加封,然后陛下再加裁决。即令有人抨击,但责任分担,过失不在陛下。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位时,也曾交给高官会议研究,农林部长(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该封爵,大家只责备谷永,与先帝(刘骘)并无干系。臣王嘉、臣贾延,至为愚劣,不胜任职位,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道顺应陛下的旨意,可以全家保身。而所以不敢这样做的,只是为了回报陛下相待的厚恩。”

刘欣大不高兴,但不能反驳,只好暂停。

秋季,八月十九日,刘欣忍耐已到极限,决定采取蛮干手段。颁布诏书,严厉责备高级官员(公卿),措辞激烈,说:“从前,楚王国有成得臣,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坐都坐不住。近世,汲黯挫折淮南王刘安的阴谋(参考前一二二年,事实上刘安只是在谈话中表示汲黯不可轻视而已,汲黯根本没有“挫折”谁)。而今,东平王刘云等,企图谋杀天子,而身为国家栋梁的高级官员,却丝毫没有察觉,不能消除祸患于无形。幸赖祖先在天之灵,宫廷随从(侍中)、御马总监(骠马都尉)董贤等,揭发阴谋,罪犯得以伏诛。《书经》岂不是说过:‘用奖赏公开褒扬善行!’现在,封董贤当高安侯。”

刘欣派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到军械库(武库)精选锋利的武器,送给董贤,又送给刘欣的乳娘王阿舍;共十余次之多。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毋将隆(毋将,复姓)奏称:

“军械库(武库)武器,是国家财产。武装部队的武器供应,各种攻击防御装备的冶炼制造,都是用农林部(大司农)的钱。农林部只负担政府预算以内的开支,连皇上的生活费用都不负担。皇上的一切开支,都由宫廷供应部(少府)负责。从不把维持国家命脉的钱供给君王赏赐,从不把人民的财力,去作无谓消耗。公私十分分明,我们应选择正道。

“古时候封国国君(诸侯),或独当一面的军政高级官员(方伯),天子授权给他,使他有资格可以随时发动讨伐战争,事先一定颁发给他御斧(“斧钺”或“钺钺”)。汉王朝边疆官员有军事重任的,才准许动用军械库的武器。但是总在就任正式官职之后,再赏赐这种特权。《春秋》强调:臣民之家,不可私藏武器。目的在于压制臣属的威信,剥夺私人的力量。现在,董贤等不过是一个供陛下欢乐游戏的弄臣,应在私底下以臣妾的身份

承受厚恩。陛下却把国库的东西，送进他们的私门，拿保国卫民的武器，作为他们的家庭用具。人民的纳税钱落到弄臣之手，国家的武器放到卑贱臣妾之家，措施并不恰当。将促使他们骄傲蛮横，引起非分野心，不是显示给四方仿效的好榜样。孔丘说：‘为什么会到三家的庙堂？’（三家，指鲁国三位强大的国务官【大夫】家族：仲孙、叔孙、季孙。周王朝君王在祭庙祭祀祖先时，用“雍乐”在旁演奏。“雍乐”，是祭祀大典结束时的歌曲。周王朝末期，连封国国务官【大夫】祭祀时都用这种音乐，引起孔丘感慨。）我请陛下把武器收回，交还军械库。”

刘欣大不高兴。

议论官（谏大夫）勃海郡（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人鲍宣，上书说：

“私下观察孝成皇帝（十二任帝刘骜）时，皇亲国戚的权势特重，每个人都引用他的亲信，使王姓家族的私人充满政府。妨碍贤能人才上进的道路，以致天下混乱，奢侈豪华，失去控制。而人民穷困，与日俱增。所以发生十次日蚀，四次彗星。危险覆亡的征候，陛下亲眼看见。想不到，今日情形，比那时更为严重。

“今日，人民面对七种苦难：其一，阴阳不调和，水灾旱灾频仍。其二，政府加重赋税，严苛征收。其三，贪官污吏，勒索不止。其四，富有大地主，永不停止地兼并。其五，苛刻繁杂的差役，和不断调发民夫，无法种田。其六，乡村不靖，警报相接，人民一夕数惊。其七，强盗匪徒，抢劫财物。

“七种苦难，还可勉强忍受。然而，除了七种苦难外，人民还面对七种死亡：其一，陷入法网，被残忍的暴官酷吏刑死。其二，入狱之后，难逃虐死。其三，一旦被捕，无处申诉，含恨冤死。其四，落入盗贼之手，逼献财物拷死。其五，报仇雪恨，互相杀死。其六，荒年饥馑，活活饿死。其七，瘟疫传染，辗转床上病死。

“人民面对七种苦难，没有一种可以逃避。面对七种死亡，更没有一条生路。而竟然想全靠刑罚，促使天下太平，根本就不可能。这难道不是中央高级官员（公卿）、地方郡长（守）、封国宰相（相）贪赃枉法的结果？

“这些官员，有幸的居于高位，享受高薪，谁肯稍稍怜惜小民，帮助陛下推广教化？他们唯一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招徕帮闲分子（宾客），建立播尾系统，为奸图利而已。认为苟且偷生，遇事听话，才是识时务的俊杰。认为少开口，不抱怨，装聋装哑，才是高度的明智。像我这样指摘



弊端，直率陈词，不过被他们肯定我是书生之见，愚不可及。然而，陛下把我从山洞岩穴之中擢升到政府当官，当然希望我能有羽毛般细微的贡献；难道只是教我吃得好、穿得好、一直上爬，上爬到未央宫高门殿的尊贵地位？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对上，陛下是皇天之子。对下，陛下是人民的父母（儒家学派的重要学说：皇帝不但是人民的君王，还是人民的爹娘。这种伤天害理的话，不久就成为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代替上天，像牧养牛马一样地牧养人民。应没有分别，一视同仁，符合《尸鸠》的诗篇（《诗经·尸鸠》：布谷鸟在桑树上，爱它的七个儿子，善良的君子，行为一致）。而今，人民穷苦，无菜无米，身穿满是破洞的衣服。父子夫妇，不能保存，使人酸鼻。陛下，你如果不救你的子民，教他们向谁哀求？为什么只供养皇亲国戚跟宠爱董贤，给他们那么多赏赐，动辄就是十万百万，使他们的奴仆、随从、门客，把酒当成水，把肉当成豇豆，挥霍浪费？奴仆以及奴仆的奴仆，都成了富翁，这不是上天之意！

“汝昌侯傅商，对国家没有军功，而竟封爵。要知道，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为天下公器。此官不应加给此人，此人也不应接受此官。在这种情形下，却希望上天喜悦、人民心服，岂不困难？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可以改变群众的意见，坚强可以使他胜任孤军奋斗；却是奸邪中最凶恶、迷惑世人中最厉害的角色，应该逐出政府。其他，凡是皇亲国戚，以及仅只不过尚是顽童的权贵，连儒家学派的经典都不了解，自不该继续当官，应教他们辞职上学。

“请迅速征召前大司马（三公之二）傅喜，使他做皇亲国戚的领袖。前大司空（三公之三）何武、师丹，前宰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他们对儒家学派经典的研究，都出自名师传授，而官位高到国家的‘三公’。宰相府执行官（司直）龚胜，态度严正，以致各郡各封国向中央政府推荐人才时，不得不十分慎重。这种官员，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任务。陛下前些时，因一时生气，罢黜何武等，全国人民都感失望。陛下对一些没有功勋、没有品德的人，都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之辈？治理天下，应把人民的心意当做自己的心意，不能凭着自己的高兴或不高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鲍宣措辞激烈，刘欣因为他是著名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对他特别包容。

二、致命的吸引力

前二年，宰相（丞相）王嘉呈递“亲启密奏”（封事），说：

“孝元皇帝（十一任帝刘奭）继承皇帝宝座，温柔谦恭，自我克制。农林部总库（都内）存钱四十亿；有一次到御花园（上林苑），冯贵人陪同左右，参观兽园，猛兽突然出笼，冯贵人用身遮住皇上（冯贵人因此跟当时的傅婕妤结下怨恨，被诬谋反，身死族灭）。孝元皇帝（十一任帝刘奭）嘉勉她的义勇，赏赐也不过五万钱。在深宫后院，对宠爱的人，如果有特别奖赏，总是特别嘱咐，不要在众人面前谢恩，不愿使人觉得不公，目的在于珍视人心，鼓励节约。所以皇亲国戚的财产，达到千万钱的，十分稀少。而宫廷供应部（少府）跟水利署（水衡）的存款，非常丰富（水利署辖钱币铸造厂【钟官】）。虽然遭受五〇年代（前五〇年至前四一年）凶年的大饥馑灾难，再加西方羌部落的叛变，对外供应野战部队，对内赈济贫苦灾民，开支庞大，但没有倾覆崩溃的威胁，因为国库充实。后来，孝成皇帝（十二任帝刘骘）时，很多官员抨击皇上（刘骘）私自出宫的不当，以及过度宠爱美女，过度酗酒，不但有损品德，还要缩短年寿。言论都非常激烈，但皇上（刘骘）总是包容，从不发怒。最宠信淳于长、张放、史育。而史育屡被贬谪，家产不满千万（史育的史迹不详），张放则被逐回他的封国（张放并没有被逐回封国，而是贬降到郡政府当民兵司令【都尉】），而淳于长则被苦刑拷死监狱（淳于长死时悲惨遭遇，在此透露），并不以私情妨害公义。所以虽然招来很大讽刺，而政府没有受到影响，这才能够把皇帝宝座传给陛下。

“陛下在封国（定陶国）之日，喜爱《诗经》、《书经》，崇尚节俭。征召前来首都长安之时，经过的郡县，同声赞美。使上天之心，再度垂爱。陛下登极之初，更换帷帐，撤去锦绣，御驾所坐席次，不过用绸缎包边而已。共皇（刘欣的爹刘康）的祭庙，本应该兴建，只因为怜悯人民穷苦，思虑国家用度不足，为了公义，舍弃亲情，暂时停止，直到现在，才开始动工。可是御马总监（骠马都尉）董贤，却在御花园（上林苑）中设立官衙，而陛下又给他兴建广大的住宅，大门向北；引用御河的水灌溉花园。在皇上使节监督下，日夜赶工；士卒赏赐很重，比盖皇家祖庙还要盛大。董贤娘亲害病，首都长安离宫膳食管理官（长安厨）为她施舍食物祈祷，



行路的人，都分到菜饭。给董贤制造的家具，完工之后，必须报告陛下审查，才送过去；如果工艺精巧，还特别赏赐工匠。即令奉献皇家祖庙，或奉献三宫太后（太皇太后王政君住长信宫、皇太后傅太后住永信宫、皇太后赵飞燕住中宫），也没有如此认真隆重。董贤家的宾客和姻亲之间的生活费用，都由政府供应。对仆人、奴隶、婢女的赏赐，多达十万钱。在皇上使节保护下，强行用贱价购买货物，商人震恐，看到那种半抢半购声势，连走路的人都喧哗奔跑，文武百官也都惊惶。陛下撤销若干御用苑林之时，一下子就赏赐给董贤田地二千余顷。官员限田制度，遂完全破坏（官员限田制度，参考前七 years 左将军师丹建言，但并没有实施。看此指控，可能稍后实施），奢侈横暴，阴阳颠倒，天象变异，不断发生。人民听信谣言，手拿禾稼麻秆，惊恐奔走。上天迷惑他们，使他们身不由己。陛下一向仁慈智慧，行事谨慎，却造成这种讽刺形势。

“孔丘说：‘有危险而不去解除，见跌倒而不去扶持，要这样的辅佐干什么？’（《论语》语。）我有幸在宰相位置上，常内心悲苦，无法使陛下相信我一片愚忠。身死如果对国家有益，绝不取爱惜自己。请求陛下检讨自己的专断，考察众人共同的疑惧。从前，邓通、韩嫣骄傲尊贵，荒淫糜烂，超过国家的法度。小人物没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情欲，终于犯下滔天大罪。把国家搞乱，而自己丧生，不能保全富贵（五任帝刘恒，宠爱邓通，赏赐给他一座铜山，让他铸钱，参考前一七五年。刘恒逝世，子六任帝刘启即位，没收邓通的家产，邓通饿死。七任帝刘彻宠爱韩嫣，共起共卧，随意出入皇宫。后来有人控告韩嫣奸情，皇太后王娡下令诛杀）。这正是：‘看起来爱他，实际上害他。’请陛下留意前世教训，对董贤的宠爱要有节制，用以保全他的性命。”

刘欣看了奏章，把王嘉恨入骨髓。

刘欣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请太皇太后王政君下令给宰相（丞相）、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增加董贤采邑二千户人家（董贤原封一千户人家）。再赏赐给孔乡侯傅晏、汝昌侯傅商、阳新侯郑业三人采邑。

宰相王嘉把诏书封起来退回，呈递“亲启密奏”（封事），说：

“我听说：爵位、俸禄、土地，是上天所有。《书经》：‘上天教有品德的人当君王，有五种显示尊卑的衣服（皇帝【天子】、封爵【诸侯】、高级官员【卿】、中级官员【大夫】、知识分子【士】，衣服色彩不一样），色彩、质料、图案，都不相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君王代表天子，

对人民封爵任官，应该特别慎重。割裂土地，划做采邑，如果不能恰当，人心就会不服。刺激阴阳，伤害就会太重。而今，陛下的身体很久不能复原，使我恐惧。

“高安侯董贤，不过一个靠着媚工得到宠爱的奸臣，陛下恨不得把所有的爵位都封给他，恨不得把所有的财富都赏给他，甚至贬降自己的身份去荣耀他。君王的权威，已被降低，国库的储备，已经枯竭，而仍认为不能满足。财富都来自人民的赋税，孝文皇帝（五任帝刘恒）打算兴建一个露台，但不愿浪费黄金二千两，克制自己，终于作罢（参考前一五七年）。而今，董贤却把人民的纳税钱作为私人恩惠，仅只一家，就得到二万两黄金的赏赐。自从开天辟地，再尊贵的大臣，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形。流言传布四方，人人痛恨。俗谚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我为他寒心。

“现在，太皇太后（王政君）根据永信宫傅太后的遗诏，下令宰相、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增加董贤采邑，赏赐三位侯爵封国，我感到很大困惑。就在元旦之日，山崩、地震、日蚀，同时发生，全是阴气太盛，侵犯阳气之故。董贤已是第二次封爵（先封关内侯，继封高安侯），傅晏、傅商，都换过封国（傅商最初封汝昌侯，参考前三年二月。后继承崇祖侯【傅太后老爹的爵位】，增加采邑至五千户。孔乡侯傅晏一开始就封三千户，后来又增加二千户）。至于郑业，利用私情（参考前三年），横求不已。对他的恩德，已经过厚，而他仍任意贪图，不知道满足，对‘尊尊之义’，是一种侮辱（封三人侯爵，本来是为了尊敬傅太后，如果太滥，便不尊贵），不可以向天下公开。因为，它为害至大。

“臣属们骄傲蛮横，冒犯欺骗，以致天地阴阳，都失去正常调节。激动感应，伤害身体。陛下久病不愈，继承人还没有诞生，正应该使万事纳入正规，顺应天心人心，祈求保佑。而竟忽略自己健康，为什么不念及高祖（一任帝刘邦）当初创业的勤劳刻苦，建立制度，岂不是希望帝位传到永远？我谨慎地把诏书封还，秘密陈述，并不是爱惜生命，不敢承认我违抗诏旨，只恐怕天下人知道，所以不敢自我弹劾（弹劾奏章一上，事便公开）。’”

刘欣怒不可遏。

最初，司法部长（廷尉）梁相，审理东平王（首府无盐）刘云案时，冬季只剩下二十天。梁相疑心刘云事件是一个冤狱，并不真实。请求刘欣把全案有关人犯押解首都长安，作深入调查。刘欣交付高官会议决定。官



廷秘书长（尚书令）鞠谭（鞠，音 jū）、宫廷秘书署执行官（尚书仆射）宗伯凤认为合理。然而刘欣却认为梁相等别有居心，因自己病情一直不见起色，梁相等显然脚踏两只船，等拖过冬季，东平王刘云就有减刑免死的可能；梁相等显然没有痛恨奸邪，为领袖讨贼的忠心，于是，把梁相等免职，贬作平民。几个月后，大赦。王嘉上书说：“梁相等都有才干品德，圣明的君王对臣僚总是纪念功劳，忘掉过失。不用这三个人，我为政府惋惜。”刘欣看了这份奏章，大不高兴。

而二十余天后，王嘉封还诏书，阻挠对董贤等的封赏，刘欣决心教王嘉知道谁是主人。抓住梁相等这个题目，下令王嘉到宫廷秘书署（尚书），命宫廷秘书（尚书）责问：“梁相等因为心怀奸诈，不忠君王，罪恶至为明确。当时，你也曾自我弹劾。而今又赞扬他们，说‘为政府惋惜’，是什么意思？”王嘉脱下官帽，请求宽恕。

刘欣把全案交付文武百官讨论，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孔光等指控：“王嘉背叛国家，欺骗领袖，大逆不道，请派皇家礼宾官（谒者）通知王嘉，去司法部（廷尉）诏狱报到。”参议官（议郎）龚（姓不详）等认为：“王嘉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前后不一致，应剥夺封爵，贬作平民。”永信官供应官（永信少府）猛（姓不详）等认为：“虽然王嘉所犯的法条，应逮捕下狱。但是，国家的最高官员，一旦束住头发，戴上刑具，脱光衣服，被苦刑拷打，并不是尊重国家，赞美祭庙的办法。”刘欣不理睬猛（姓不详）等的意见，而采纳孔光的建议，下诏：“命皇家礼宾官（谒者）‘持节’，送宰相到司法部（廷尉）诏狱。”

皇家礼宾官“持节”到宰相府时，宰相府全体官员流泪泣涕，共同送上毒药；王嘉拒绝。主任秘书（主簿）说：“宰相、大将，一旦受到皇上指控，从不到法庭为自己诉冤，已成了惯例（自周亚夫事件之后，将相一旦下狱，铁定诛杀，所以都在逮捕之前自尽。不过也不见得每人都有此幸运，像刘彻对付公孙贺、刘屈氂，就是要他们在屈辱痛苦中死亡，逮捕行动快速，想自尽也不能自尽），宰相应早日决定。”皇帝使节严肃地坐在宰相府大门那里，主任秘书（主簿）再把毒药送上，王嘉把装毒药的杯子扔到地上，对他的部属说：“我有幸成为‘三公’之一，担负重责大任，而竟辜负国家，应当在街市上接受国法制裁，向万民宣告。我岂是小儿小女，为什么服毒？”穿上正式官服，出来接见皇帝使节，恭恭敬敬跪下叩头，接受诏书。然后，坐上小吏们坐的小车，去掉车篷，脱掉官帽，随着使节前

往司法部（廷尉）。司法部收缴王嘉的宰相印信跟新甫侯印信，用绳索把王嘉捆绑，直接送到河道治安署监狱（都船诏狱。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部【执金吾】，辖有四个单位：第一，中垒营房管理官【中垒令】。第二，宫门守卫指挥官【寺互令】。第三，皇家军械库管理官【武库令】。第四，河道治安官【都船令】）。

刘欣本来要逼王嘉自杀，一听说他竟然投案，可能使真相完全暴露，霎时间暴跳如雷，下令除了指定的五位部长级高级官员（二千石）外，加派武官将军以下官员，参与审讯（西汉王朝审理大臣，一向由五位部长组织合议法庭。今加派武职官员，看出刘欣愤怒已极。而且用这种加派武官的方式，展示他的杀机，摧毁别人营救的意图）。

审问官盘问王嘉，王嘉说：“处理诉讼案件，主要的任务是求得事实真相。梁相审理东平王刘云时，并不认为刘云不该处死，只是盼望公开在高级官员之前，表示慎重。根本没有两面张望、攀附刘云的证据，后来更侥幸蒙受大赦。梁相等都是优秀的干部，我只是为国家惜才，并不是对这三个人有私心。”审问官说：“假定你说的是实话，那么，当初免除他们官职的时候，为什么自我弹劾？这正是辜负国恩。逮捕下狱，一点也不冤枉。”对王嘉开始凌辱，王嘉仰天叹息，说：“我有幸能够充当宰相，不能推荐贤能，不能罢黜奸佞，诚然辜负国恩，死有余责。”审问官问：“谁是贤能？谁是奸佞？”王嘉说：“贤能，像前宰相孔光、大司空（三公之三）何武，我无法推荐。奸佞，像高安侯董贤父子，扰乱政府，却不能排斥。我应该死，死无所恨！”于是不进饮食，二十余日后，大口吐血，气绝而亡。

三、人亡家破

前二年，十二月六日，刘欣下诏，任命宫廷随从（侍中）、御马总监（駉马都尉）董贤，当大司马（三公之二），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诏书说：“上天赐下你，作为大汉王朝的辅臣。我一向知道你的忠心，盼望你领导国家，择善固执（允执厥中）。”本年（前二年），董贤二十二岁，却跻身到“三公”高位。但虽然是三公之一，却只在宫中服务（给事中），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文武百官必须通过董贤，才能见到皇帝，才能把奏章呈送到皇帝面前。董贤的老爹董恭，本来担任皇城保安司令（卫尉），以儿子尊贵，不适合再当部长级官员，调任特级国务官（光禄大



夫)，支部长级最高阶俸禄（中二千石）。董贤的老弟董宽信，接替老哥御马总监（驸马都尉）位置，董姓家族都当宫廷随从（侍中）、宫廷秘书署各单位主管（诸曹），定期参加御前朝见（奉朝请），宠幸荣耀，超过丁、傅二姓家族。

最初，宰相孔光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董贤的老爹董恭当监察官（御史），见到孔光，毕恭毕敬。等到董贤当大司马（三公之二），跟孔光地位相等，同是三公。刘欣唯恐孔光抵制，故意命董贤去孔光家拜访。孔光谨慎小心，了解皇帝的目的在使他承认董贤的尊贵。于是，听说董贤驾到，孔光立刻穿上正式官服，到大门口等候。直等到看见董贤车队，才退回中门。董贤车到中门，孔光再退回客厅。董贤下车后，孔光才出面，下跪叩头晋见。无论迎接或送别，都十分恭敬，不敢把董贤当做跟自己平等地位的同僚看待。刘欣得到消息后，喜上眉梢，立刻回报，任命孔光的两个侄儿当议论官（谏大夫），兼寝殿侍奉官（中常侍）。

从此，董贤的权势，跟皇帝相等。

这个时候，前任帝（十二任成帝）刘骘的皇亲王姓家族，衰退微弱，只有故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去疾还担任宫廷随从（侍中）。王去疾的老弟王闳，担任寝殿侍奉官（中常侍）。王闳的岳父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萧咸，是前任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董贤的老爹董恭，对他一向恭敬，打算替儿子董宽信向萧咸求婚，请王闳先行禀告。萧咸诚惶诚恐，表示小女无福，不敢匹配，然后秘密告诉王闳：“董贤当大司马（三公之二）的任命诏书中，有‘择善固执（允执厥中）’，这可是伊祁放勋（尧）把宝座禅让给姚重华（舜）时用的话，而不是任命‘三公’的话。前辈们看到，无不感到恐惧，这岂是平民承当得起的？”王闳有智慧又有谋略，被岳父萧咸提醒，马上醒悟。回报董恭，代萧咸深表歉意。董恭叹息说：“我家有什么地方得罪天下，竟被人怕成这个样子？”大不高兴。

后来，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摆设酒宴，招待董贤父子跟亲属；宫廷随从（侍中）、寝殿侍奉官（中常侍），都在旁伺候。刘欣有点醉意，安详地看着董贤，笑说：“我打算效法伊祁放勋（尧）禅让给姚重华（舜）的故事，你觉得如何？”王闳插嘴说：“天下是高皇帝（一任帝刘邦）打下的天下，并不是陛下一个人私有。陛下继承祖庙的香火，应该传子传孙，直到永远，大业至为尊贵，皇上不可以随便开玩笑。”刘欣不再讲话，左右的人全都震恐。刘欣命王闳出去，回到宫廷警卫官总部（郎署），免除他宫廷

随从（侍中）官衔（以后便不能入宫）。

很久之后，太皇太后王政君代王闳道歉，才把王闳召回。王闳乘机上书规劝：

“我听说：君王设立‘三公’官位，是效法‘日’、‘月’、‘星’三光，得到这种官位的人，必须是贤能人才。《易经》说：‘鼎的脚如果折断，里面的食物就倾泻出来（鼎足折，覆公餗）。’这是说明三公人选不恰当的后果。从前，孝文帝（五任帝刘恒）宠幸邓通，不过任命他当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孝武帝（七任帝刘彻）宠幸韩嫣，不过多加赏赐而已。二人都没有身居国家最高官位。可是，今天的大司马（三公之二），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董贤，对大汉政府毫无贡献，跟皇家血统又没有一丝关联，在这世界上更没有高贵的知名度，却几年之间，成为鼎脚之一。掌握武装部队，升官封爵，父子兄弟，全居高位。赏赐之多，使国库空虚，人民喧哗，在道路上传播，真是不得民心。从前，褒国神灵变化成美女褒姒，使周王朝大乱（夏王朝末年，最后一任帝纣履癸在位，有两条龙降落皇宫，口吐人言，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神灵。”纣履癸把它们の唾涎保存起来。到了一千年后的周王朝十任王厉王姬胡，在宝库中发现，打开一看，唾涎流满一地，一位妙龄宫女不小心踩了一下，竟然怀孕。生下一女，抛弃到水沟里，被一位贩卖弓箭的老汉救起，投奔褒国【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褒河镇】。长大后成为美女，取名褒姒。褒国国君褒珣得罪了十二任王姬宫涅，献上褒姒赎罪。姬宫涅爱她爱得发昏，生子姬伯服，遂把正妻申后罢黜，改立褒姒当皇后，把太子姬宜臼罢黜，改立姬伯服当太子。申后的娘家中国【河南省南阳市】国君，跟犬戎部落结盟，攻陷首都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镐京镇】，诛杀姬宫涅、姬伯服，掳走褒姒，周王朝遂不得不迁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恐怕陛下的过失受到讥讽，也恐怕董贤受到小人不知道进退的凶祸，这可不是永垂后世的榜样。”

刘欣虽不采纳王闳的建言，但欣赏他年轻气壮，百折不屈，所以也不再降罪。

前一年，春季，正月，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乌珠留若鞮单于（十八任）栾提囊知牙斯，到西汉朝见。西汉政府认为是一项最大的荣耀。

自从公元前四九年以来，匈奴单于每次前来西汉朝见，赏赐给他的绸缎锦绣，都比前次更多，用做安抚。本年（前一年），乌珠留若鞮单于栾提



囊知牙斯，在金銮宝殿上拜谒时，刘欣设筵招待，文武百官云集。栾提囊知牙斯对大司马（三公之二）董贤的年轻，大为惊奇。向翻译官询问，刘欣教翻译官回答说：“大司马（三公之二）年纪虽轻，可是因为他是汉朝最伟大的圣贤，才居高位。”栾提囊知牙斯起身，祝贺汉朝政府得到贤臣辅佐。

五月二日，西汉政府正式确定三公官名跟职掌（大司徒主管行政，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空负责监察）。于是重新任命董贤当大司马（三公之二）、孔光当大司徒（三公之一）、彭宣当大司空（三公之三），封彭宣当长平侯（三公分职，只是官名改变，实质没有改变）。

六月二十六日，刘欣在未央宫逝世（二十五岁）。

刘欣亲眼看到十二任帝刘骜在位时，中央权力衰退，落在王姓家族（太后王政君家族）之手。所以，登极之后，不断诛杀高级官员（指宰相朱博、王嘉），打算恢复皇帝尊严，效法刘彻（七任武帝）、刘病已（十任宣帝）。然而，他宠信奸邪，听信谗言，憎恨忠良，西汉王朝在他在位时顿衰。

太皇太后王政君得到刘欣逝世消息，当天立即赶到未央宫，收取皇帝印信，召唤大司马（三公之二）董贤，在东厢接见，询问丧葬后事。董贤惊恐过度，不能回答，只有脱去官帽，请求恕罪。王政君说：“新都侯王莽曾经以大司马（三公之二）身份，办理过先帝（刘骜）的丧事，对法令规章，十分熟习，我想教王莽帮助你！”董贤叩头说：“无限感激！”王政君派使节征召王莽（当时正在京师）。下令宫廷秘书署（尚书）：所有用来征调武装部队的印信符节、文武百官所有的报告，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期门禁卫武士（期门兵），统归王莽掌管。

王莽遵照王政君指示，命宫廷秘书（尚书）弹劾董贤：“在皇上（刘欣）卧病时，没有亲自侍奉医药！”禁止董贤进入皇宫司马门；董贤六神无主，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只有脱下官帽，赤着双脚，到未央宫门外叩谢。

六月二十七日，王莽派皇家礼宾官（谒者）拿着太皇太后王政君的诏书，就在宫门外向董贤宣布：“董贤年轻，不懂事理，当大司马（三公之二），不孚众望。着即收回印信、绣带，免职，遣返家宅。”当天，董贤跟妻子一齐自杀。全家悲哀恐慌，不敢声张，连夜埋葬。王莽还疑心他诈死，命主管单位奏请查验。于是挖掘坟墓，剖开棺木，把尸体抬到监狱验尸，证实确是董贤之后，就埋在监狱之中。

王莽又请王政君下令：“董贤父子骄奢淫乱，过去所赏赐给他家的金银财宝，全部收回。凡是因董贤关系当官的，一律免职。董贤老爹董恭、老弟董宽信，跟董姓家族，全体放逐合浦郡（广西合浦县东北）。特准董贤娘亲回她的故乡巨鹿郡（河北省平乡县）。”董姓家族霎时崩溃，民间人心大快；长安一些无赖流氓，前往董家假装哭泣致哀，其实只为了乘虚偷点东西。政府变卖董家财产，值四十三亿钱之多。董贤所宠信的干部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朱诩，辞去大司马府的职务，购买衣服鞋帽，收殓董贤尸体安葬。王莽立刻找一个罪名罩到朱诩头上，处死。



6

新王朝

一、王政君进入权力中心

前五一年，皇太子刘奭最宠爱的司马良娣（良娣，太子宫小老婆群第一级），病重不起。临终前，告诉刘奭说：“我死，不是我天命已尽，而是其他良娣跟良人（小老婆群第二级），轮番诅咒，派鬼神把我杀害。”刘奭认为那是事实。司马良娣逝世后，刘奭悲哀过度，也染病在床，惘然若失。刘病已心疼儿子，命王皇后选择皇宫中出身良家，年轻貌美，可以供太子娱乐的宫女。物色到元城（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人王政君（本年二十一岁，这位美丽的玩物，竟成了毁灭西汉王朝的杀手，在此出场），送到太子宫。

王政君，是故绣衣戒严官（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刘奭在太子宫丙殿（殿以甲乙丙丁命名）接见她，当时就搂抱上床，春风一度，即行怀孕。

本年（前五一年），王政君在甲殿（甲观）画堂生下一个儿子，成为嫡皇孙。作祖父的刘病已，十分疼爱，命名刘骃（音 ào），别名大孙，经常带在左右。

前四八年，夏季，四月，刘奭命外祖父平恩侯（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寝殿侍奉官（中常侍）许嘉（许广汉的侄儿），继承平恩侯爵位（“中常侍”一词在此出现，指可以直入寝殿的最亲近的官员。后来专由宦官担任，皇帝除了朝会时跟外界接触外，其他时间，全被封闭，宦官遂得以弄权）。

前三三年，皇太子刘骃加冠（本年，刘骃二十岁）。

最初，太子刘骃从小就喜爱儒家学派的经典，宽厚谨慎，也很博学，可是后来却喜爱饮酒，喜爱宫廷中的欢乐。老爹刘奭认为他没有能力主持国家；而另一位皇子山阳王（首府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刘康，才气纵横，娘亲傅昭仪又是刘奭最心爱的小老婆，刘奭遂有意改封刘康当太子。

刘奭到了晚年，常常患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却特别喜爱音乐。有时候把战鼓搬进宫廷，刘奭亲自到走廊上，靠着栏杆，一连串把铜丸遥遥地投击鼓面，立刻响出紧密的声调，好像用手直接敲打，小老婆群跟左右对音乐有素养的人，都办不到。可是刘康却能够，刘奭不断夸奖这个儿子有才干。史丹进言说：“才干的意义是：聪明而喜好学问，从已有的知识中发展出新的知识，太子刘骃就是这样的人。至于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人，那是陈惠、李微（古代音乐家，事迹没有留传下来）比匡衡高明，可以治理国家了。”刘奭不好意思地一笑。

后来，刘奭卧病，久久不能起床。傅昭仪跟她的儿子刘康，经常在病床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跟她的太子儿子刘骃，却很少能够晋见。刘奭的病势渐渐沉重，忽然不耐烦起来，好几次向宫廷秘书署（尚书）查问六任帝刘启罢黜皇太子刘荣，改封刘彻当皇太子的往事。这时，刘骃的舅父阳平侯王凤，当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兼宫廷随从（侍中），跟皇后王政君、刘骃，忧心忡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可挽救危局。

乐陵侯史丹，是刘奭最亲密的大臣之一（史丹不但是皇亲，还是刘奭初即位时的托孤大臣史高之子），能够直进寝殿探病。现在，史丹出马，等刘奭单独在房间里时（也就是等傅昭仪跟刘康不在身旁时），史丹闯入寝殿，一直走到“青蒲”之上（皇帝睡处，用尊贵的青毯铺地，只有皇后才可以上去），用头叩地，呜咽流泪，说：“刘骃以嫡长子的身份，封做太子，十余年来，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万众归心，自愿当他的臣子。而今，刘康得到陛下宠爱，流言纷纷，十分关切，认为太子的地位不保。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政府高级官员——上自三公，下到部长以下，誓必以死相争，拒绝接受这项改变。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刑，作为群臣的表率。”

刘奭素来心肠软弱，不忍看到年老的史丹泣不成声，而史丹的话又恳切中肯，甚为感动，心情也觉开朗，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我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刘骃跟刘康、刘兴，三个孩子，年纪都小，对他们的未来，怎不悬念？可是，我并没有改换太子的念头。而皇后（王政君）一向谨慎小心，老爹



(刘病已)又喜爱刘骃(参考前五一年),我怎么能违背老爹的意旨?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史丹即向后退(退出青蒲地毯),叩头说:“我愚昧,听信传言,罪当处死。”刘爽喘口气,说:“我的病已入膏肓,恐怕不能痊愈,还请你用心辅导刘骃,莫辜负我的重托。”史丹欲哭无泪,歔歔告退。而刘骃的太子地位,才告巩固。同时,右将军、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王商(此王商非王家班,而是刘病已娘亲王翁须的侄儿)、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也都站在刘骃这一边,全力拥戴。

夏季,五月二十四日,刘爽在未央宫逝世(本年四十三岁)。

六月二十二日,刘骃即位,尊娘亲皇后王政君当皇太后;任命舅父,宫廷随从(侍中),皇城保安司令(卫尉)阳平侯王凤,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宫廷机要(录尚书事)。王家班从此掌握大权,直到把西汉王朝断送)。

前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原文误置于正月,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改),刘骃封舅父、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当安成侯。另封舅父王谭、王商(王家班)、王立、王根、王逢时当关内侯。

夏季,四月,赤黄色浓雾,沉滞不解。刘骃下诏给三公、部长(卿)、国务官(大夫),询问原因何在?示警何事?不要有任何顾忌,直言回答。议论官(谏大夫)杨兴、研究官(博士)驷胜,一致认为:“阴气太盛,阳气被压。当年,高皇帝(一任帝刘邦)有过约定,臣属除非在军事上建立功劳,不可以封侯爵。而今,太后(王政君)的几位弟弟,并没有军功,却同时晋封侯爵,对皇亲国戚的恩典,从来没有过。所以,上天有这项变异。”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恐惧,提出辞呈。刘骃下诏诚恳慰留。

前三〇年,刘骃准备完全倚靠王凤。

八月,把岳父车骑将军许嘉免职,以“特进”侯爵身份,参加御前朝会(西汉王朝制度,留在首都的侯爵,准许参加朝会【奉朝请】时,位置在三公之下。但加“特进”,位置虽在三公之下,却在所有侯爵之上。许嘉封平恩侯)。

前二九年,夏季,刘骃召集前些时征召的“贤良”、“方正”,跟“直言规劝”人士,在未央宫白虎殿举行考试。这时,刘骃把权力交给王凤,正受到各方抨击。祭祀部(太常)主任秘书(丞)谷永,看出王凤的权势将更升高,决定向他摇尾靠拢,就在试卷上说:

“而今,四方蛮族,都已归降,作为汉朝的臣属,北边没有荤粥、桀提

冒顿的灾祸（荤粥是匈奴汗国部落时代的名称，黄帝王朝时称山戎、荤粥，夏王朝时称淳维，商王朝时称鬼方，周王朝时称玁狁，秦王朝时称匈奴。乘提冒顿，匈奴二任单于），南边没有赵佗、吕嘉的外患。疆域之内，一派升平，不再有战争叛乱。封国中最大的采邑不过数县。中央政府控制严密，不能有什么作为，已失去当年吴国、楚国（吴楚等七国之乱，参考前一五四年）、燕国（燕盖之乱，参考前八〇年）、梁国（参考前一四八年）那种尾大不掉形势。文武百官互相制衡，皇亲国戚跟平民出身的官员，一同在政府中掌权。跟陛下骨肉相连的大臣，有申国（河南省南阳市）国君的忠心（中国国君，是周王朝十二任王【幽王】姬宫涅的岳父，十三任王【平王】姬宜白的外祖父——谷永举这个例证，本来是烘托王凤。但是，如果考究起来，却是一个最不恰当的例证，这位中国国君根本谈不到忠心，为了拯救外孙姬宜白，起兵叛变，跟蛮族结盟，竟把女婿姬宫涅谋杀。我们发现古人经常冒出这种例证不当或错误的毛病，弄不清原因何在，可能只求文章的优美，或是对古事本来模糊，或是明知读者不会深究，故意打马虎眼），谨慎敬畏，小心翼翼；更没有马通、上官桀、霍禹的阴谋。三方面毫无事故（三方面：外无乘提冒顿、赵佗之患，内无吴国、楚国之忧，政府无马通、上官桀之乱），深恐陛下因此而产生明显的错误，忽略了天地赐下的显明警告，听信愚昧盲目的建议，把罪恶加到无辜者的头上，改变托付重任的决定。那就可能丧失上天的保佑，是不可以中的最大不可以（这一段话有点混淆和突兀，因司马光剪接时，省略了最主要的一段。《汉书·谷永传》，在“三方面都没有丝毫事故”之下，画龙点睛说：“不应该把天变的责任，推给舅父【王凤】。”有此一句，谷永上书的主旨才明）。

“陛下诚能够考虑我的建议，拒抗沉溺已久的心意，解除专心于一位美女的爱情，奋起男性的威严，扭转被控制的局势（从后文可知，许皇后此时正在得宠，这一段专对许皇后，也是专对许姓家族而发），使所有的美女，都得进身。陛下最好收纳可能生男孩的女子，不管她美丑，不管她是不是嫁过人，不管她年龄是不是相当。就形势分析，陛下如果使出身卑贱的小老婆生下男孩，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主要的目的，是在为皇位得到继承人，至于娘亲的出身是不是卑贱，并不重要（王凤把他小老婆张美人已结过婚的妹妹献给刘骃，正受抨击。谷永这段话，是要为王凤开脱）。因此，盼望陛下不妨留意后宫中卑贱的女奴、女仆，有合适的，一旦上天保



佑，生下男孩，也可使皇太后（王政君）的忧虑消失，使上天的愤怒停止。后代繁衍，灾变自然消除。”

杜钦在试卷上的意见，跟此相同。

刘骃因终于获得理论根据，大为兴奋，把二人的试卷拿到后宫公开，并擢升谷永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前二七年，六月，刘骃把他的五位舅父全都封侯。计：王谭封平阿侯、王商（王家班）封成都侯、王立封红阳侯、王根封曲阳侯、王逢时封高平侯。五人在同一天中封侯，世人称“五侯”。皇太后王政君的娘亲李女士，曾再嫁河内（河南省武陟县）人苟宾，生了一个儿子苟参。王政君引用田蚡的故事，也要封苟参侯爵（田蚡跟王姁【七任帝刘彻的娘】也是同母异父姐弟，参考前一五一年）。刘骃说：“封田蚡已经不合正规了。”只任命苟参当宫廷随从（侍中）、水利总监（水衡都尉）。

前二六年，王姓皇亲的权势迅速膨胀，而刘骃很欣赏《诗经》、《书经》等古书。刘更生（刘向）遂根据《书经》（《尚书》）《洪范》篇，收集自上古以来，直到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王朝、汉王朝，所有祥瑞、天地变异灾难等记载，指出其中含义跟祸福关系，以及推测和验证，分门别类，各立题目，共十一篇，书名《洪范五行传论》，呈献给刘骃。刘骃知道刘更生（刘向）忠心耿耿，完全为了王凤兄弟们才著此书。但刘骃始终不忍心剥夺王姓皇亲的权柄。

前二五年，琅邪郡（山东省诸城市）郡长（太守）杨彤（音 róng），跟王凤缔结婚亲。郡中发生灾害，宰相（丞相）王商派人查办。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向王商说情，王商不肯答应，奏请免除杨彤郡长职务。奏章呈上去后，果然石沉大海，不见刘骃批下（正常情形，宰相弹劾某一官员，会立即批准。连次一级的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只要提出弹劾，都不会落空。现在，宰相的弹劾奏章，却被皇帝留在案头，说明以王凤为首的王家班，已完全控制权力魔杖）。王商（非王家班）一击不中，王凤立即反击，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教频阳（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耿定上书，指控：“王商（非王家班）跟他老爹最亲近的婢女通奸。妹妹淫乱，奴仆把她的奸夫刺死，可能是王商教唆。”刘骃认为这些都是难以证明的暧昧小节，不能动摇身在高位的宰相。可是，王凤竭力主张把奏章交下查办。刘骃不能拒绝舅父的压力，遂把奏章交给京畿总卫戍司令部（司隶校尉）。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人张匡，灵巧而

邪恶，发现这是千载难逢的表态良机，立即上书刘鹗，用最具杀伤力的词句，抨击王商。于是，京畿总卫戍司令部要求逮捕王商。

王禁 (阳平侯)											
王政君 (孝元皇后)	王凤 (阳平侯)	王崇 (安成侯)	王谭 (平阿侯)	王商 (成都侯)				王立 (红阳侯)	王根 (曲阳侯)	王逢时 (高平侯)	王曼
王褒	王襄	王嘉世	王仁	王去疾	王闳	王向	王况	王昌	王柱	王涉	王莽 (新都侯)
王季	王述						王睦			王获	王宇 (魏新侯)
										王临 (赏都侯)	

公元前一世纪·前二七年六月 王家班世系

刘鹗一向尊重王商（非王家班。在血统上，王商是刘鹗的表叔），而又知道张匡阴险，于是下诏：“不要再调查！”王凤当然不肯罢休，坚持追究。刘鹗动摇。

夏季，四月二十日，刘鹗再下诏：“王商免职，收回宰相印信。”王商悲愤交加，免职只三天，大口吐血，遂即逝世，绰号称戾侯（乐昌戾侯）。王商所有的子弟亲属，在政府中担任御马总监（駉马都尉）、宫廷随从（侍中）、寝殿侍候官（中常侍）、宫廷秘书署各单位（尚书诸曹）、国务官（大夫），以及其他中下层官员（郎吏），一律调差到外郡，没有一人仍留在可以接近刘鹗的位置上——如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宫廷禁卫官（侍郎）、皇家警卫官（宿卫）。王凤仍不能泄心头之恨，命主管机关奏报，要求撤销王商的封爵。刘鹗这时才感觉不耐烦，下诏：“王商的长子王安，继承乐昌侯。”

前二四年，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特别市长（京兆尹）、泰山郡



(山东省泰安市东)人王章，被逮捕下狱，处死。

这时，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掌握大权。身为皇帝(十二任成帝)的刘骃(本年二十九岁)，谦让软弱，遇事不能坚持。左右侍从曾经推荐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更生(刘向)的幼子刘歆(音 xīn)，博学而有奇才。刘骃召见，刘歆在皇帝面前，朗诵“诗”、“赋”。刘骃大喜，准备任命当寝殿侍从官(中常侍)，教左右去拿官帽、官服，就要授职。左右侍从一致警告：“这事还没有报告最高统帅(王凤)!”刘骃说：“这种小事，何必麻烦他!”左右大为惶恐，跪下叩头力争。刘骃不得已，只好告诉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任命之事，遂作罢论。

王姓皇亲的子弟，做官都做到部长(公卿)、国务官(大夫)、宫廷随从(侍中)，以及宫廷秘书署各单位主管(尚书诸曹)。分别控制要津，权势充满中央。参议官(议郎)杜钦发现王姓家族太过满盛，规劝王凤说：“我盼望将军：学习姬旦(周公)的谦让，减少魏冉(穰侯)的派头，放弃田蚡(武安)的欲望，莫使范雎者流，抓住把柄，从中挑拨离间。”(魏冉、范雎事，参考前二六六年。田蚡事，参考前一三五年。)王凤不能接受。

直到本年(前二四年)，二十九岁的刘骃，仍没有儿子，而身体却不断生病，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康(刘骃异母弟)，到首都长安朝见，皇太后(王政君)跟刘骃承接老爹刘爽(十一任元帝)的遗志，待这位老弟十分亲厚，颁发的赏赐，比其他亲王多十倍以上，对当初夺嫡事件(参考前三三年)，没有分毫芥蒂。就留在京师，不放他返回封国。刘骃对刘康说：“我没有儿子，人生无常，不必忌讳，万一有三长两短，便再也见不到面，你就留在这里，跟我做伴。”后来，刘骃病情减轻，而刘康仍一直住在定陶国宾馆，早晚都入宫晋见刘骃。刘骃对这位老弟，十分敬重。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对刘康长久停在京师，感到不方便。恰好发生日蚀，王凤警告刘骃说：“太阳所以被蚀，是阴气过重的缘故，定陶王(刘康)虽然最亲，但依照规定，仍应回到他的封国(定陶国)。长久以来，留在京师，是一件违反常态的事件，所以上天提出警告，请命刘康早一点动身。”刘骃无法违抗王凤，只好答应。刘康拜辞，兄弟二人相对流涕而别。

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章，一向刚正敢言，虽然由于王凤的推荐，担任这项高位，但并不阿谀王凤，听凭摆布，于是上“亲启密奏”

(封事)，说：“日蚀之发生，都是王凤专权，蒙蔽主上的缘故！”刘骃召见王章，要他解释。王章说：“上天十分聪明，保佑善良，降祸邪恶，用天变作为见证。而今，陛下因为没有儿子，才特别优待定陶王（刘康），这正是奉承祖先祭庙，尊重国家，顺应天心，安抚人民的美举。上天应有祥瑞才对，怎么会有灾变？而灾变竟然发生，为的是不能忍受大臣专权。而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却把责任推到刘康头上，遣送回国，目的不过使陛下孤立无助，满足他控制政府的私欲。这种做法，不是忠臣。而且，日蚀的意义是：阴气侵犯阳气，臣僚侵犯君王。政府的大小事件，都由王凤决定，皇上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他不从内心检讨，反而怪罪善人的行为，把刘康挤到远方。然而，王凤诬陷欺骗，并不仅此一事。前任宰相王商（非王家班），本是先帝（刘奭）的表叔（刘病已舅父王武的儿子），品德高洁，威望素重，历任将军宰相，是国家的栋梁。只因为人耿直，不肯向王凤屈膝，结果竟因闺房隐私，被王凤罢黜。王商忧伤而死，人民为他悲哀。又如，王凤明知道他小老婆的妹妹张美人已经出嫁，并非处女，自不应上配至尊。如果说张美人会生孩子，才呈献给陛下，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听说张美人送入产房。西羌、北胡（匈奴汗国）那些野蛮民族，对女人第一胎的婴儿，还要杀掉，称为‘洗肠’，目的在于严格要求血统纯洁。何况皇上陛下，怎可以接近已嫁的女子？这三件大事，都是陛下亲眼看见，足以推断其他种种所看不见的不忠行为。王凤不可以继续主持政府，应该使他回到他的侯府，另选忠良代替。”

自从王凤罢黜王商（非王家班），跟送返刘康，刘骃一直气愤。一旦听到王章的分析，忽然醒悟，大为感动，完全听信。对王章说：“如果不是市长直言无隐，我无法了解国家大计。只有贤能的人，才知道贤能的人，你不妨给我找一个可靠的助手。”

王章于是再上“亲启密奏”，推荐信都王（首府信都【河北省冀县】）刘兴（刘骃异母弟）的舅父、琅邪郡（山东省诸城市）郡长冯野王，忠心正直，富于谋略。刘骃当太子的时候，已听到过冯野王的声名，遂决定由冯野王代替王凤。然而，消息外泄。刘骃每次召见王章时，都逐出左右随从，闭户密谈。皇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宫廷随从（侍中）王音，私自窃听，完全了解内情，报告王凤。王凤既忧虑又恐惧，杜钦给王凤规划因应之道，教王凤宣称有病，一面搬出宰相府，回到自己侯爵住宅，上书请求退休，措辞十分哀痛。王政君得到消息，为老弟流下眼泪，拒绝吃饭。



刘骛从小跟舅家（王家班）亲呢，心理上十分倚靠，不忍心一旦解除权柄。于是，用非常宽厚尊敬的诏书，拒绝王凤辞职，对王凤殷勤慰留。王凤遂称病愈，复行视事，决心严厉报复，事情遂作一百八十度转变。

刘骛命宫廷秘书（尚书）弹劾王章：“明明知道冯野王因亲王舅父缘故，出任郡长（刘骛即位之初，主管机关奏称：“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冯野王，不应在中央担任部长【九卿】。”遂出任琅邪郡长），而竟以私意，违法推荐，意图使他回到中央；这是王章谄媚侯爵（冯野王是关内侯），又明明知道张美人已配至尊皇帝，而竟然狂妄地引述西羌、北胡（匈奴汗国）杀子洗肠的怪事，不应说出此话。”刘骛把奏章交下查办。司法部（廷尉）罗织成“大逆”罪状：“把皇上比成西羌、北胡（匈奴汗国）蛮族，打算使皇上绝嗣，背叛天子，私心为定陶王（刘康）铺路。”王章遂死在狱中，妻子放逐合浦郡（广西合浦县东北）。从此，高级官员（公卿）见到王凤，敢怒而不敢言。

冯野王大为恐惧，遂请病假，三个月期满，中央政府准予带职养病（赐告），冯野王遂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就医。王凤当然不放过他，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弹劾：“冯野王只能在原郡（琅邪郡，山东省诸城市）带职养病，却私自回归故乡，手拿虎符，越过郡界，径自回家，对诏书大不敬。”（“大不敬”是唯一死罪。）杜钦给王凤上签呈说：“部长级官员（二千石）患病，奉准带职养病，而私自回家就医的，有前例可援，并没有不准离开原郡的法令。古书上说：‘对赏赐有怀疑时，应该赏赐。’目的在于推广恩德、勉励有功人员。‘对处罚有怀疑时，不应处罚。’目的在于谨慎刑法，免得冤枉。而今，不管法令、不管前例，而竟然拿出‘大不敬’法条治罪，完全违背‘对处罚有怀疑时，不应处罚’的古训。假使说，因为部长级官员（二千石）的地位太高，管辖千里国土，负责军事重任，不可以随便离开本郡，必须制定新的法条，予以约束。那么，冯野王的罪状，却发生在法条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大信，不可以不慎重。”

王凤听不进去。冯野王竟被免职。

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王章死于冤狱，对中央政府，纷纷指责讥讽。杜钦为了补救已失的民心，再向王凤建议：“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全属隐私，近在京师（首都长安）的人都不知道，何况远方？恐怕天下不了解王章确确实实罪该万死，而误以为他直言规劝

被杀。如此的话，不但阻塞以后的进谏，也伤害皇上宽厚的品德。我愚昧地认为，应该利用王章这件事，命各郡、各封国，推荐敢于规劝建议的‘直言极谏’人才，加上现任中下级官员（郎吏）跟担任随从官员（从官），教他们尽量发表意见。政府的言论尺度，应表现得比从前更宽，用以向四方展示，使天下都了解领袖圣明，从来没有因为谁言论不当而责备过谁！能够这样做，谣言自然平息，怀疑也就消失。”

王凤向刘骃报告，按着计划实施。

二、五侯控制政府

前二三年，夏季，刘骃（本年三十岁）任命宫廷随从（侍中）、交通部长（太仆）王音，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王家班更势不可当。郡长（守）跟封国宰相（相）、各州督导官（刺史），都出于王家班推荐。“五侯”兄弟们，生活豪华，竞争奢侈（王姓兄弟八人：王凤、王崇，跟皇太后王政君同一个娘亲，早就封侯。王政君的异母弟弟：王曼、王谭、王商【王家班】、王立、王根、王逢时。王曼先死；王谭等五人同时封侯，世称“五侯”），贿赂公行，金银财宝从四面八方，涌向王姓家门。王姓兄弟，又通情达理，喜爱贤能人才，毫不吝啬地招待宾客，并以结交朋友为荣。于是，帮闲分子盈门，纷纷传播王姓美好的声誉。刘更生（刘向）对陈汤说：“上天变异如此严重，皇亲国戚如此不可一世，日子一久，势将威胁刘姓皇族。我有幸是刘姓皇族中最卑微的后裔（刘更生是一任帝刘邦幼弟楚王【元王】刘交的子孙，在血缘上，相当疏远），而且几次都蒙受中央政府的恩典，自己又是皇族的旧臣，曾侍奉过三位皇上（十任刘病已、十一任刘奭、现任【十二任】刘骃），陛下知道我是先帝（十一任刘奭）的老部下，每次接见我，都十分谦恭。我如果不进言，谁还进言？”

于是，呈递“亲启密奏”（封事），竭力规劝，说：

“我了解，没有一位君王不盼望安定，结果却常常动荡。没有一个君王不盼望兴盛，结果却常常灭亡。为什么如此？在于不知道如何统御。高级官员掌握权柄，控制政府，就没有不伤害国家之理。所以，《周书》说：‘大臣一旦作威作福，对家族造成灾难，对国家造成凶险。’孔丘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国务官却主持政府。’这是危亡的先兆。而今，王姓家族，乘坐红色车轮跟彩色轴头（朱轮华毂）车辆的，二十三人（西汉王朝制度，部长级官



员【二千石】以上，才可以乘坐这种车辆）；佩青色紫色印带，帽上有貂尾跟绣花的，充满金銮宝殿，像鱼鳞般，排列左右（西汉王朝制度：侯爵印信系紫色绣带，部长级官员印信系青色绣带。凡是可以跟皇帝接触的亲近官员，如宫廷随从【侍中】、寝殿侍奉官【中常侍】等，帽上都用貂尾作为标志，还绣上蝉的图案，取“清高”之意）。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主持政府，独断独行，‘五侯’高高在上，骄傲奢侈，他们同时炫耀权势和财富，想怎么横行，就怎么横行。品格卑鄙，看起来却洁身自爱。一身为私，看起来却像是完全为了国家。依靠皇太后（王政君）的尊位，借用外甥（刘骘）跟舅父（王凤等）间的亲情，取得重大权力。

“现在，宫廷秘书（尚书）、九位部长（九卿）、各州州长（州牧【此时仍是刺史】）、各郡郡长（郡守），都来自王姓皇亲的家门，掌理宫廷机要，结党营私。受到他们夸奖的，指日高升；被他们憎恨的，非死即伤。帮闲分子到处传布他们的美德，摇尾系统又坚决支持。排斥刘姓皇族，使皇上陷于孤立。凡稍有智慧能力的，一定摧毁，不使他们向前迈进一步。隔离刘姓皇族，不准刘姓皇族人才，留在宫廷或中央政府，以免跟皇上接近，分割王姓家族的大权。并且不断提醒陛下‘燕盖之乱’（参考前八〇年），表示皇族同样可以谋反，使陛下心生猜忌。却故意避开吕姓家族（参考前一八〇年）跟霍姓家族（参考前六六年）危害皇家的往事。在内心上，他们跟姬鲜（管）、姬度（蔡）一样，叛乱之念已经萌芽。可是在表面上，他们却满口姬旦（周公）论调（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一任国王姬发逝世，十二岁的儿子姬诵即位。管国国君姬鲜、蔡国国君姬度起兵。姬旦当时是中央政府宰相，东征把他们击败）。兄弟分别控制重要位置，家族盘根错节。从上古算起，直到秦王朝，以至大汉王朝，皇亲的权力威势再高，从没有人高过今天的王家。

“权势太盛，一定有非常的变化预先警告和呈现即将衰败的各种征兆。孝昭帝（八任帝刘弗陵）时，泰山上的大石头自行起立，御花园（上林苑）枯干的柳树，复苏重生。最后，孝宣帝（十任帝刘病已）登上宝座。而今，王姓家族在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的老坟（王姓家族本是济南郡东平陵【山东省章丘市】人，七任帝刘彻时，绣衣戒严官王贺，才迁到魏郡元城县【河北省大名县东北】），梁柱上忽生枝叶，甚至伸出户外，再往下垂，深入地面，变成树根。比较起来，大石头起立，枯柳树复活，都没有如此明显。政府之中，两个领袖不能同时并存。王姓家族跟刘姓皇族，

也不能同时并存。如果王姓有泰山般的平安，则刘姓就有累卵般的危险。陛下身为刘姓子孙，守护祖先祭庙，而竟使国家命脉转移到皇亲外姓之手，而使刘姓皇族被贬降成贱役之辈。陛下虽不为自己打算，也应为祖先祭庙打算。

“妇人应亲近丈夫家的人，而疏远娘家的人，而今皇太后（王政君）却恰恰相反，不是她的福气。孝宣帝（十任帝刘病已）不把大权交给舅父平昌侯王无故，目的在于保全他。英明的君王，有能力在无形中为人造福，在没有发生灾难之前，就把灾难消除。我的建议是：请陛下颁布公开诏书，发出高贵声音，引用皇族作为亲信，并予以支持。罢黜皇亲国戚，收回权柄，使他们都回到他们的侯府。一则效法先帝（十任帝刘病已）的榜样，使亲戚平安，保全性命，应该是皇太后（王政君）的本意，和皇亲的福气。然后，王姓家族永远保持他们的爵位俸禄，而刘姓皇族，也可永远绵延，不致失去政权。这正是和睦内外两姓，使子子孙孙享受无疆的谋略。如果不如此，恐怕田姓家族事件，会重见于今天（春秋时代，田姓家族从陈国投奔齐国，而终于前三八九年，夺取齐国政权）；而六位国务官分割晋国的局面，也会重在大汉王朝演出（春秋时代末期，晋国国君地位低落，被六大家族：智姓、范姓、中行姓、韩姓、魏姓、赵姓，联合控制。后来互相并吞，只剩下韩姓、魏姓、赵姓，终于瓜分晋国），为后世带来忧患。事情再明显不过，请陛下留意三思。”

奏章呈递上去后，刘骃召见刘更生（刘向），叹息伤感，说：“你不必再多言，我会考虑。”然而始终没有行动。

前二二年，秋季，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患病沉重。西汉帝（十二任成帝）刘骃（本年三十一岁）几次亲去探望，握着王凤的手，流泪说：“将军万一发生难言之事（死亡），平阿侯王谭将接替你的位置！”王凤叩头流泪说：“王谭等一些人，虽是我的弟弟，然而，他们的行为不端，奢侈凶暴，不能做人民的表率，不如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王音，谨慎小心，我愿以生命担保他可以担当大任。”王凤逝世之前，再上书给刘骃，坚决推荐王音接替自己，指出不可命王谭等“五侯”负实际行政责任。刘骃认为有理。

最初，王谭对老哥王凤的态度，十分傲慢，不肯听王凤摆布。而王音尊敬王凤，恭敬谦卑，好像子侄，所以王凤竭力保举。

八月二十四日，王凤逝世。



九月二日，刘骃任命王音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车骑将军。擢升王谭当“特进”（官位仅次于“三公”），代理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领城门兵）。安定郡（宁夏固原县）郡长（太守）谷永，认为王谭已被冷淡，劝王谭辞职，王谭拒绝。但从此王谭、王音之间，结下怨恨。

前二〇年，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王音，是刘骃的堂舅父，超越“五侯”亲舅父而掌握大权，使他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所以特别小心谨慎。刘骃把王音从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直接擢升到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车骑将军，跳过宰相一关，所以没有封侯（西汉王朝在公孙弘之前，侯爵才可当宰相。从公孙弘起，平民当宰相，再封侯爵）。

六月十七日（原文“乙巳”，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改），封王音当安阳侯。

前一八年，王姓家族的五位侯爵（王谭、王商【王家班】、王立、王根、王逢时），竞争着比赛豪华奢侈，各出奇招。成都侯王商（王家班）有一次患病，为了避暑，向西汉帝（十二任成帝）刘骃（本年三十五岁）借用明光宫（长安城内，桂宫附近。臣属借住皇宫，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殊荣）。后来，又凿穿长安城墙，挖掘渠道，把丰水（发源于陕西省户县南秦岭北麓，往北流，注入渭河）引到他家的人工湖里，用以泛舟取乐（城墙是军事上重要的防御工程，竟被凿穿，说明他的权势）。用羽毛制造船篷、绸缎作为围帐，由划船的人高唱南越（南岭以南及越南共和国北部）民歌。

刘骃曾到王商（王家班）家作客，发现城墙洞穿，十分愤怒，但是没有发作。而后来，私自出宫，到曲阳侯王根家，又看见庭院中的人工假山，以及被水环绕的人工小岛（渐台），格局完全模仿未央宫的白虎殿，禁不住火冒三丈，下令车骑将军王音，要他查办。

王商、王根，从没有受过这种挫折，于是威胁说，要脸上刺字（黥刑），割掉鼻子（劓刑），向当皇太后的姐姐（王政君）请求处罚。刘骃对舅父们这种泼皮撒赖行径怒不可遏，派宫廷秘书（尚书），质问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明知王商等的作为，奢侈僭越，超出常轨，而又窝藏罪犯；为什么纵容他们为非作歹，不执行法律，提出弹劾？京畿总卫戍司令，跟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一齐到宫门外下跪叩头。

刘骃下诏给车骑将军王音：“皇亲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家破人亡？竟然打

算刺面割鼻，在太后（王政君）面前窘辱我？徒伤娘亲爱弟之心，而又扰乱国家。皇亲的家族，太过强横。我在上面，被孤立的日子太久。现在，我要执行刑罚。你吩咐那五位侯爵（王谭、王商【王家班】、王立、王根、王逢时），教他们留在家里，等候命令。”当天，下令宫廷秘书署（尚书）呈报刘恒（五任文帝）诛杀舅父薄昭的档案（参考前一七〇年）。

王姓家族这才发现事态严重，车骑将军王音，坐在草垫上，等候处罚（古代囚犯斩首时，避免血流满地，都衬草垫）。王商（王家班）、王立、王根，初次感到恐惧，背着刀斧（斩刑用）跟木砧（切肉用的垫板）请罪。

很久之后，才算平息。因为刘骃只不过吓吓他们，并没有真的诛杀之意。

前一七年，平阿侯（安侯）王谭逝世。刘骃对王谭始终没有担任宰相感到歉意。于是命成都侯王商（王家班），位居“特进”（朝会时位置在三公之下，侯爵之上），代理长安城防指挥官（领城门兵），跟车骑将军一样，得以设立司令部，任用参谋官员。

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人杜邺，当时担任宫廷禁卫官（郎），跟车骑将军王音，一向友善。看到王音过去跟王谭之间，并不和睦，向王音建议说：“至亲骨肉，如果不互相帮助，任凭谁都不能没有怨恨。从前秦国国君（十三任景公）嬴后，拥有一千辆战车，却容不下同一个娘生的弟弟，连《春秋》都加以讥讽（嬴后的弟弟嬴鍼，很受老爹【十二任桓公嬴荣】的宠爱。老爹死后，嬴后即位，嬴鍼害怕，逃亡到晋国。参考《春秋》【前五四一年】）而姬旦（周公）、姬奭（召公），却不是这样，他们互相亲爱、同心保国、大义相助，把对方当做自己一样，亲密而尊重。不会为了自己品德功劳都高，专享政府的信任。不会为了长期受政府信任，专享荣华富贵。因此，把国家从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划开，分别主持，共同治理（陕城以东，姬旦【周公】负责，称“左辅”、“前疑”。陕城以西，姬奭【召公】负责，称“右弼”、“后丞”）。所以对内没有抱怨，对外没有羞辱。同时获得上天保佑，也同时获得高尚的声誉，原因在此。我发现，王商（王家班）位居‘特进’，却代理长安城防指挥官，更设立司令部，任用参谋官员，一切跟五府一样（五府：宰相府、最高监察署、车骑将军府、左将军府、右将军府），很明显地看出，皇上决心赋予这位舅父重任。我建议你，应该顺着皇上的意思，比平常更加倍地亲近王商（王家



班)，无论遇到什么，都跟他商量，只要出自诚心，则自然一片祥和。”

王音钦佩他的见解，遂跟王商（王家班）亲密，二人都敬重杜邺。

前一六年，最初，皇太后王政君兄弟八人（大弟王凤、二弟王曼、三弟王谭、四弟王崇、五弟王商、六弟王立、七弟王根、八弟王逢时。王政君跟王凤、王崇，是一个娘亲所生），只二弟王曼很早就去世，没有能够封侯，王政君心里怜惜。王曼的寡妻渠（姓不详）就搬到皇宫，跟姐姐同住。儿子王莽，因自幼没有父亲，身世孤单，富贵荣华，不能跟他的那些堂兄弟相比。那些堂兄弟，父亲都是将军，或是侯爵，互相炫耀声色犬马，谁越奢侈，谁的地位就越高。王莽却恰恰相反，态度谦恭，节俭朴实，好读书求学，穿的衣服不像王孙公子，却像一个普通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侍奉娘亲跟寡居的嫂嫂、抚养亡兄的儿子，都十分尽心（王莽的老哥王永，也很早逝世，有一个儿子王光）。王莽对外结交有干才的人士，对内侍奉伯父叔父，委屈迁就，彬彬有礼。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王莽的大伯父）患病时，王莽在病床前伺候，亲自尝药，日夜辛苦，以致蓬头垢面，连梳洗的时间都没有，好几个月之久，都不换衣服。王凤深为感动，临死时，特别请求王政君、刘骃照顾王莽。刘骃遂任命王莽当禁宫顾问官（黄门郎），后来擢升到射击兵团指挥官（射声校尉，北军的八指挥官之一）。

过了一段时日，叔父成都侯王商，上疏刘骃，愿把自己的采邑，分一部分给王莽，请求封王莽侯爵。而长乐宫供应官（长乐少府）戴崇、宫廷随从（侍中）金涉、皇家警卫官（中郎）陈汤等，都是当世的知名之士，也一致为王莽请求。一连串的称誉，刘骃遂深以为王莽是一个贤能人才。而娘亲王政君又一再吩咐，于是采取行动。

五月六日，刘骃下诏封王莽当新都侯，出任骑兵总监（骑都尉）、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宫廷随从（侍中）。王莽官爵越尊贵，态度越恭敬谦虚。在宫廷值班时，越小心谨慎。把他的车马轿舆跟衣裳皮裘，都周济手下贫穷的宾客。家中没有积蓄，而只赡养名士，结交将领、宰相、部长、国务官等文武臣僚。所以掌权官员对他无不称赞，交互推荐。帮闲分子更把他的美德，向四方传播。已经隆盛的声誉，更加隆盛，凌驾过他的那些叔父。王莽尤其敢于做出出人意表的怪事，而毫无愧色。曾经秘密买了一个婢女，兄弟们渐渐地都知道了，王莽为了维护形象，遂宣称：“后将军朱博，没有儿子，我听说这女孩有一个生很多儿子的身形。”当天就把婢女送给朱博。他藏匿真情而博取名声，都类乎此（王莽在本年出现，二十三年

后，西汉王朝覆亡在他之手)。

前一五年，春季，正月三日，车骑将军、安阳侯（敬侯）王音逝世。王姓家族中，只有王音谨慎敬业，屡次献言规劝，忠心正直。

三月十二日，任命成都侯王商（王家班），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红阳侯王立，位置“特进”，代理长安城防指挥官（领城门兵）。

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王商，厌恶陈汤，于是劾奏：“陈汤散布谣言，说昌陵（陕西省临潼县西南）可能再强迫移民。又说黑龙在冬季出现，是皇上屡屡私自出宫游逛的反应。”司法部（廷尉）奏称：“陈汤说的是他不应该说的话，犯了大不敬（十恶不赦之一）的罪。”刘骃下诏：念及陈汤对国有功（斩郅支单于），免死，贬作平民，流放边塞。

刘骃所以能使赵飞燕当上皇后，淳于长尽了大力，刘骃很感谢他。于是，追溯他建议撤销昌陵（陕西省临潼县西南）的贡献，命高官会议研究封淳于长什么爵位。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平当，认为：“淳于长虽然有尽善尽美的建言，但不合封侯的条件（刘邦规定：有功才能封侯）。”刘骃立即把平当贬到巨鹿郡（河北省平乡县）当郡长（太守）。下诏：寝殿侍奉官（中常侍）王閼、皇城保安司令（卫尉）淳于长，首先提出良好的计划，特封二人当关内侯（准侯爵）。工程总监（将作大匠）解万年，奸佞不忠，流毒民间，跟陈汤一齐放逐到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

最初，宫廷供应部长（少府）陈咸、皇城保安司令（卫尉）逢信，官位都比翟方进要高。翟方进本是后起之辈，在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时，跟陈咸友情至厚。等到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出缺，三人都是著名的部长级官员，全在考虑的名单之中，而翟方进却夺取到手。后来，宰相薛宣因邛城太后王女士葬礼，被指控有罪，事情牵连到翟方进。刘骃命五位部长级官员（二千石），共同审理。陈咸对翟方进百般刁难，穷追细查，希望把他挤垮，得到他的高位，翟方进十分愤恨。陈汤以卓越的才干，一直受到王凤、王音的赏识。而陈咸、逢信，又跟陈汤关系密切。由于陈汤极力向王凤、王音保荐，陈咸跟逢信，才能擢升到高阶层官位（九卿）。等到王商罢黜陈汤，翟方进乘机报复，劾奏：“陈咸、逢信，都阿谀攀附陈汤，才得到保荐，苟且无耻。”二人遂被撤职（二人撤职在第二年稍后，因记载陈汤事，一并叙述）。



三、张禹与朱云

前一四年，前南昌县（豫章郡郡政府所在县，江西省南昌市）警察官（尉）、九江郡（安徽省寿县）人梅福，上书刘骢说：

“从前，高祖（一任帝刘邦）接纳善言，常恐怕来不及。顺从规劝，好像转个圆圈那么容易。垂听意见，只问意见对不对，不问陈述意见的人有没有才干。只要有功劳有贡献，即行奖赏，不管他平常的行为是不是恶劣。陈平不过是个亡命之徒，而用为智囊。韩信不过行伍中一个普通士兵，而擢升为上将。所以天下人才，像浓云一样，集结在大汉王朝，争着呈献谋略才能。智慧的竭尽智慧，愚昧的也贡献他的一得之虑（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勇士们尽到职责，懦夫勉励自己效死。集合天下的智能，团结天下的人力，所以举起秦王朝，就好像举起一根羽毛；捡起西楚王国，就好像捡起丢弃在路上的东西。高祖（一任帝刘邦）天下无敌的原因，在此。孝武皇帝（七任帝刘彻）喜爱别人忠言规劝，封爵升官，只看你的功劳，不看你有没有‘孝廉’、‘秀才’的学历经历。赏赐嘉许，只看你的贡献，不看你有没有明显的军功。所以全国人民，各自奋发，集结宫门，推销自己的才能，数目不可胜计。大汉政府得到贤能人士，以那时候最多。假使孝武皇帝（七任帝刘彻）采纳他们的建议，天下可以立即获得太平。不幸的是，接着爆发一连串战争，尸首堆积，枯骨暴露，在北方胡人（匈奴汗国）跟南方越人（南越王国）头上，称心快意。于是，淮南王（首府寿春【安徽省寿县】）刘安，乘着这个间隙，企图叛变。刘安所以不能成功，密谋泄露，只因贤能的人才都站在中央政府这边，淮南国臣僚的力量，就显得单薄孤弱，所以没有人敢于附和。而今，一介小民，都可以乘机而起，事情就发生在蜀郡（四川省成都市。指广汉郡男子郑躬等民变，参考前一八年）。后来，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的亡命之徒苏令等，蹂躏有名的都市跟郡县，广结党徒，征求同志，根本没有逃避躲藏的意思。他们轻视政府官员，毫无顾忌，国家力量衰退，所以一个小民就想跟皇帝较量。

“贤能人才，是国家的重要工具。有贤能人才，政府才有能力；失去贤能人才，政府也同时失去能力。《诗经》说：‘这么多贤能的人才，姬昌靠着他们，享受安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国家大事，在野小民不应

议论。但我实在害怕会死在生满野草的道路上，尸体跟普通士兵一同埋葬（不甘心默默无闻），数度上书，请求陛下召见，都没有批准。我听说：齐国国君（十六任桓公）姜小白之时，有人呈献‘九九表’，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姜小白照样接受，为了希望有人提出更重要的建议。现在我所陈述的，并不是‘九九表’，而已受到陛下三次拒绝，这正是天下贤能人才无法到政府中来的主要原因。从前，嬴荡（战国时代秦王国二任王武王）喜爱武勇蛮力，任鄙自我推荐。嬴任好（春秋时代秦国九任国君穆公）图谋称霸天下，西方戎部落的贤臣由余，前来投效。陛下如果想集合全国精英，人民有上书请求召见的，请准许他们到宫廷秘书署（尚书）陈述。意见有可以采纳的，赐给他一点俸禄，赏给他一点绸缎布匹。如果能这样，则天下贤能人才，都会一舒怨气，尽吐忠言，美好的谋略每天都会呈报上去，天下秩序，自会井然有序，政府内外，将光彩四射。

“以国家疆土的广大，人民的众多，肯尽忠言的贤能人才，为数当然可观。然而，要他们指出现实政治的利弊，毫不隐瞒地表达出来，而又不违背古代圣人的教训，使之更能切合实际，恐怕没有几人。所以封爵、俸禄、绸缎、布匹，不过是一种鼓励。高祖（一任帝刘邦）用它来劝勉世间，训练英才。孔丘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到了秦王朝，却不是这样，颁订‘打击政府威信’、‘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的法网（诽谤之网）。把大汉王朝夺权道路上的困难，全部肃清，等于手握太阿剑锋，却把剑柄交给西楚王国（项羽）。假设能够不失掉剑柄，即令天下背叛，也不敢碰他的剑锋。这正是孝武皇帝（七任帝刘彻）所以开疆拓土，成为大汉王朝‘世宗’（刘彻祭庙称号）的缘故。

“问题是，陛下不但不采纳天下人的意见，反而对进言人士，予以羞辱诛杀。恶鸟猫头鹰被害，仁鸟凤凰都会远走高飞。愚昧的人受到刑戮，智慧的人都会退避。最近，很多无知小民，上书皇帝，冒犯了并不重要的法令，竟被逮捕下狱，很多人还被司法部（廷尉）处死。自从武帝丁酉年以来，向中央尽忠直言，成为最大禁忌，政府官员，尤其噤若寒蝉。大家都顺着领袖的意向，不敢有任何异议。用什么方法证明？不妨在人民所上条陈中，陛下认为确实值得嘉许的，交给司法部（廷尉）查办，司法部一定会回奏：‘这不是他应该说的话，犯了大不敬之罪。’（“大不敬”是十恶不赦的重刑。）从这一件小事，可以推测其余，无不都是如此。所以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章只因性格忠直，有充分的勇气，敢于在金銮宝殿



上，毫无忌惮地跟君王争论。孝元皇帝（十一任帝刘奭）特别擢升他，用以砥砺那些无用的官员，矫正政府歪曲的风气。可是，却在陛下手中，连妻子儿女都受到侮辱。而且，对罪恶的处罚，应只限于本身，王章并不是犯了谋反叛乱的重罪，竟牵连到他的妻子儿女。摧残正直人士的气节，封锁进谏臣僚的口舌。政府官员都知道处理错误，可是没有人敢作反应。天下相戒闭口，这对国家，可是最大的伤害。

“我盼望陛下遵循高祖（一任帝刘邦）的轨道，堵塞秦王朝覆亡的道路，撤销烦琐的法令，发布坦白的诏书。多看多听，即令是小官小民，也常询问他们的看法，使退避的不再退避，远离的开始回归，这正是《书经》形容的：‘大开四门招请贤能，大张眼睛观察四方。’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可以补救。而今，高官们已侵夺了领袖的权力。领袖的权力已经衰退，皇亲国戚的权力，却日益膨胀。陛下看不见具体形象，但可以察觉出它的影响。成帝己丑年以来，日蚀、地震，计算它的次数，比春秋时代，多出三倍。而水灾更多，无法相比。阴盛阳衰，金钱都飞到天上（《汉书·五行志》：前二七年，沛郡【安徽省淮北市】铁矿管理局【铁官】铸铁时，铁化成流星飞去，是高官当权的象征），这是什么情景？大汉王朝建立以来，三次遭到灭亡危机：吕雉、霍显，以及上官桀，全是皇太后的娘家。对于皇亲最好的办法，是保全他们。应该赐给他们贤良的师傅和教师，教育他们忠孝的道理。现在却赐给他们尊贵的官位，授给他们政治军事上的权力，使他们由骄傲而背叛，最后终于全部屠杀，失去保全他们的原意。虽以霍光的贤明，都无法保护子孙。所以说权势太重的高级官员，到了下一代，一定陷于危亡。《书经》说：‘一场大火，开始时不过微弱的火苗（毋若火，始庸庸）。’等到势力压倒君王，权柄控制政府，然后再去防止，已来不及。”

刘骃不予理会。

冬季，十一月二十一日，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王商（王家班），因病免职。

前一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因病免职的王商（王家班），复出任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

红阳侯王立，保荐陈咸，以“方正”资格，参加皇帝的御前考试。刘骃任命陈咸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宰相（丞相）翟方进对这位落井下石的朋友，恨入骨髓，于是上疏指控：“陈咸

从前当部长级高官（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因为贪赃奸邪，受到免职处分，不应该再有‘方正’称号，当宫廷的侍从之臣。”同时弹劾王立：“故意做不实的推荐。”刘骃下诏：陈咸免职，王立免议。

十二月二日，刘骃任命王商（王家班）当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

十二月十八日，王商（王家班）逝世。老弟红阳侯王立，依照顺序，应该接掌权柄。

先前，王立派他的门客，通过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太守）李尚，侵占宫廷供应部（少府）开放给人民的耕田数百顷。然后再高价卖给政府，收取一亿万以上的价款。宰相府执行官（丞相司直）孙宝，上书检举。刘骃遂决定不教王立上台，越过他而用他的老弟、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曲阳侯王根。

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王根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骠骑将军（西汉王朝的武官制度，无法全译成现代语文，“大司马”固可译为“国防部长”，但因为他是三公之一，地位跟宰相平行，如果是国防部长，便在宰相之下。而若干“常设将军”【跟“杂号将军”相对】，也难找到适当称谓。“车骑将军”似是“军政部长”，或“军令部长”，或“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本年，又出现“骠骑将军”，职位跟“车骑将军”相同，居于所有的“将军”之上。而“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是并没有掌握军权的上将级高官，皇帝的军事幕僚）。

位置“特进”（朝会时位于三公之下，诸侯之上）的安昌侯张禹，请求在刘弗陵（八任昭帝）坟墓（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南）附近的肥牛亭，兴建他自己的墓园。王根竭力反对，认为肥牛亭正在刘弗陵墓园之前，游衣冠时，必须经过那里，请赏赐给张禹别地方的土地。刘骃不理，仍把肥牛亭赐给张禹。王根这才发现张禹在刘骃眼中的分量，不可轻视。于是在刘骃面前，不断破坏张禹的形象，而刘骃对张禹，却越发厚待。张禹每次患病请假，刘骃都亲自到张禹家问候，像普通平民一样，在病床前拜见，张禹则在病床上叩头谢恩。张禹最幼的儿子，还没有官职，张禹就不断注视着幼子。刘骃知道他的意思，就在病床之前，任命他当禁宫顾问官（黄门郎）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张禹虽然没有官职，但以“特进”身份作皇帝师傅。政府每有大事，一定跟他磋商。

当时，官吏和人民，很多人上书皇帝，讨论变异跟灾难，讥讽指摘，认为是王姓家族控制政府引起的反应。刘骃也察觉出来有这种可能，但他



无法肯定。于是御驾亲临张禹家，屏退左右随从，亲自向张禹询问天象变异情事，并告诉他有人认为跟王姓家族有关。张禹是个官场人物，了解处境的危险，自己年纪太老，而子孙太弱，又跟曲阳侯王根结下怨恨，无力对抗。如果直率回答，恐怕受到陷害。于是对刘骃说：

“《春秋》上记载的日蚀、地震，有的是因为封国之间互相火并，有的是因为蛮族侵犯中原。天象变异，十分奥秘，难以明确地判断。所以圣人孔丘，从不谈论命运，也从不谈论鬼怪神仙。命运跟天意，端木赐（子贡）之类圣人门徒，从没有听到孔丘这方面的意见；何况儒家学派那些见解肤浅的知识分子？陛下要做的事是，使政治清明，用善行回报上天的警戒，跟臣属共同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儒家学派经典的主旨。刚刚求学的学生，胡言乱语，误人不浅。请陛下不必多虑，只需依照儒家经典去作判断。”

刘骃对张禹极为敬爱，经张禹如此解释，不再怀疑王姓家族。

不出所料，后来，消息泄露。王根跟王姓家族的子弟们，探听到张禹谈话的内容，大为欢喜。遂改变态度，跟张禹亲近。

曾经当过槐里（陕西省兴平市）县长（令）的朱云（朱云因跟萧望之关系密切，萧望之自杀后，就被免职），上书请求召见。在金銮殿上，文武百官之前，朱云说：

“政府中重要的高级官员，上不能帮助君王，下不能有益人民，全都像僵尸一样坐在座位上，白吃闲饭。孔丘所说的：‘卑鄙的人，不可以使他侍奉君王。他整天害怕失掉官位，所以无所不为。’（语出《论语》）我请求陛下赐给我‘尚方斩马剑’（尚方，即“御用库房”，是宫廷供应部【少府】所属单位之一，负责保管皇帝使用的器物。“斩马”者，形容剑刃锋利，连马头都可斩下，俗称“尚方宝剑”或“上方剑”。钦差大臣如果被赐“上方剑”，就可以代表皇帝杀人，但也有限制，或斩县长以下，或斩郡长、州长以下），砍下一个奸佞的人头，用以激励其余！”刘骃：“你说的奸佞是谁？”朱云说：“张禹！”刘骃怒火冲天，喊叫起来：“小小官员，竟敢诋毁大臣，公开侮辱师傅，此罪绝不能赦免，拉出去斩了！”监察官（御史）逮捕朱云，押解出殿。朱云挣扎，紧拉住栏杆，栏杆竟被他拉断，朱云哀号说：“我能够到地下追随关龙逢（音 páng）、子干（比干），已经心满意足，但不知道圣明的大汉王朝，会有什么下场？”（公元前十八世纪，夏王朝末任帝【十九任帝】桀履癸在位，有一次，在参观炮烙酷刑时，囚犯哀号声中，问他的大臣关龙逢：“快乐不快乐？”关龙逢只好回答：“快

乐。”妣履癸说：“这就怪了，你难道没有恻隐之心？”关龙逢感觉到妣履癸已起杀机，但仍回答：“天下人都以为痛苦，只君王自以为快乐。大臣是君王的手臂，岂有‘心’快乐，而‘手臂’敢不快乐的？”妣履癸说：“好吧，说说你的意见，如果意见好，我可以采纳；如果意见不好，法律会制裁你。”关龙逢说：“你的帽子，不是帽子，而是一块危石。你的鞋子，不是鞋子，而是一片春冰。从来没有人头顶危石而不被压死，也从来没有人脚踏春冰而不掉下来淹死。”妣履癸说：“你只知道我要灭亡，却不知道你自己要灭亡，请尝尝炮烙的味道。”然后强调：“从你的灭亡，证明我的不灭亡。”公元前十二世纪商王朝末任帝【三十一任】子受辛在位时，对比国国君【子爵】子干【比干】的不断规劝，十分厌恶，于是对他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你既是圣人，把你的心掏出来，教我瞧瞧。”子干遂受到剖心酷刑。）但在监察官（御史）强制之下，朱云仍被押出金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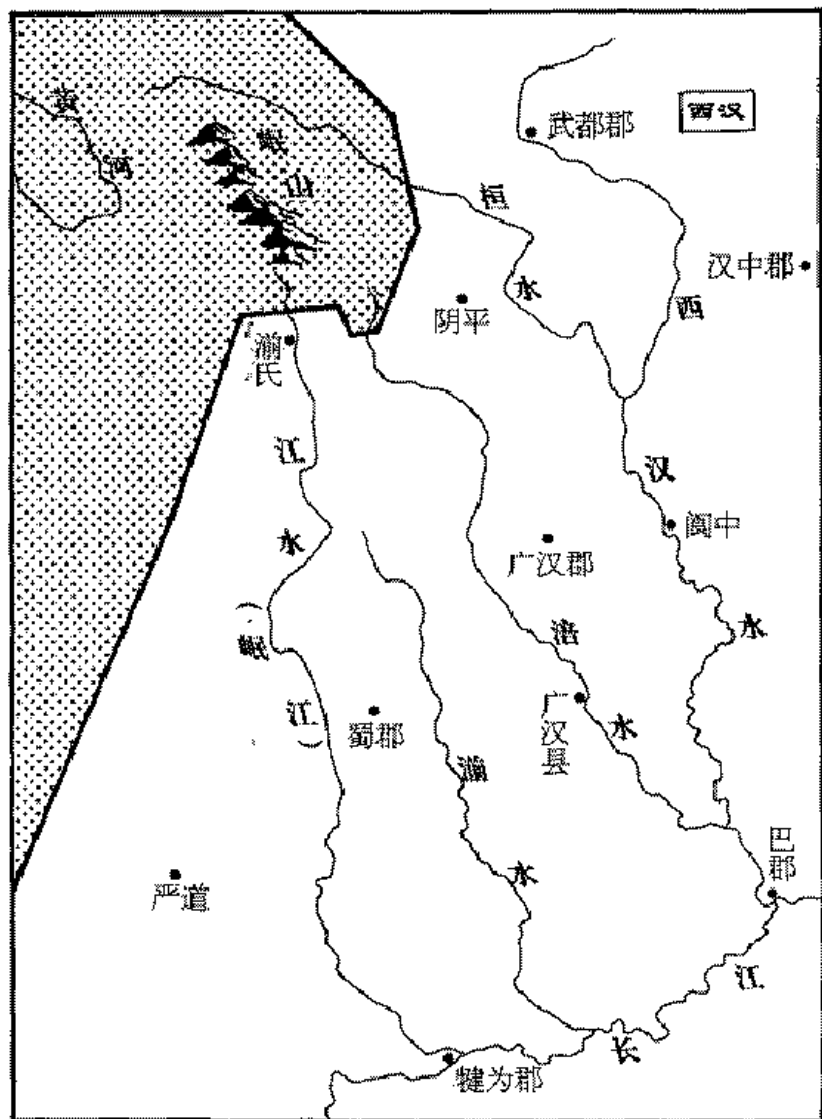
左将军辛庆忌出面营救，脱下官帽，解下印信绣带（表示犯罪），伏地叩头说：“朱云这个人，素来以疯癫正直，闻名于世。如果他说对了，不应该杀他；如果他说错了，也应该大度包容。我愿牺牲生命，请求免他一死。”情意恳切，前额流出鲜血（叩头时前额碰到地面）。刘骃的怒气，也稍稍平复，朱云遂捡回一命。稍后，有关单位更换殿前栏杆，刘骃说：“不要更换，就原来的修理一下就好，我要用它表扬正直的官员。”

春季，正月十日，蜀郡（四川省成都市）的岷山（四川省若尔盖县东）崩塌，土石泻入江水（岷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北岷山南麓，南流至四川省宜宾市，注入长江），堵塞河床三天之久，长江下游江水枯竭。中垒兵团指挥官（中垒校尉）刘更生（刘向）十分震惊，说：“从前，周王朝时，岐山（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崩塌，三条河流（泾水、渭水、洛河），同时枯竭（此事发生于前七八〇年，周王朝十二任王【幽王】姬宫涅在位），结果姬宫涅被杀。岐山，是周王朝的老根据地。大汉王朝本在蜀汉起家（西楚霸王项羽，封刘邦当汉王，首府南郑【陕西省汉中市】，拥有汉中郡、巴郡及蜀郡三郡之地。参考前二〇六年），而起家的地方，却山崩水枯。孛星的短尾巴又扫过摄提、大角二星，从参星一直到辰星，大汉政府恐怕难逃覆亡。”

前八年，冬季，十月十四日，王根患病，免职。

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兼宫廷随从（侍中）淳于长，深受刘骃的信任，刘骃对他十分宠爱，权力和尊贵，压倒公卿（三公跟部长级官员）。结





公元前一世纪·前一〇年正月 峨眉山山崩

交封国亲王、侯爵、全权州长（牧。此时仍未设“牧”，应是“刺史”【州督导官】）、郡长（守）。外界送给他的贿赂，跟皇帝对他的赏赐，累积有亿万之多，使他完全沉湎在声色犬马之中。被罢黜了的许皇后的姐姐许嬪（音 mí），是龙雏侯（思侯）韩宝（韩增的儿子）的妻子。韩宝逝世后，许嬪守寡，淳于长跟她通奸，并进一步把她收作小老婆（以侯爵夫人的尊贵身份，竟愿屈居别人小老婆，定不简单）。许皇后自被罢黜（参考前一八年），移居长定宫，拜托姐姐许嬪贿赂淳于长，不求恢复皇后地位，但求恢复自由，能够重当婕妤，便心满意足（这种屈辱的心情，使人怆然）。淳于长接受许皇后贿赂的金钱车马，以及各种衣服器具，前后累积到千余万钱。淳于长欺骗许皇后说，他会为她在刘骢面前尽力，想办法教她当左皇后。许嬪每次到长定宫妹妹处留宿，淳于长写信给许嬪，充满戏弄许皇后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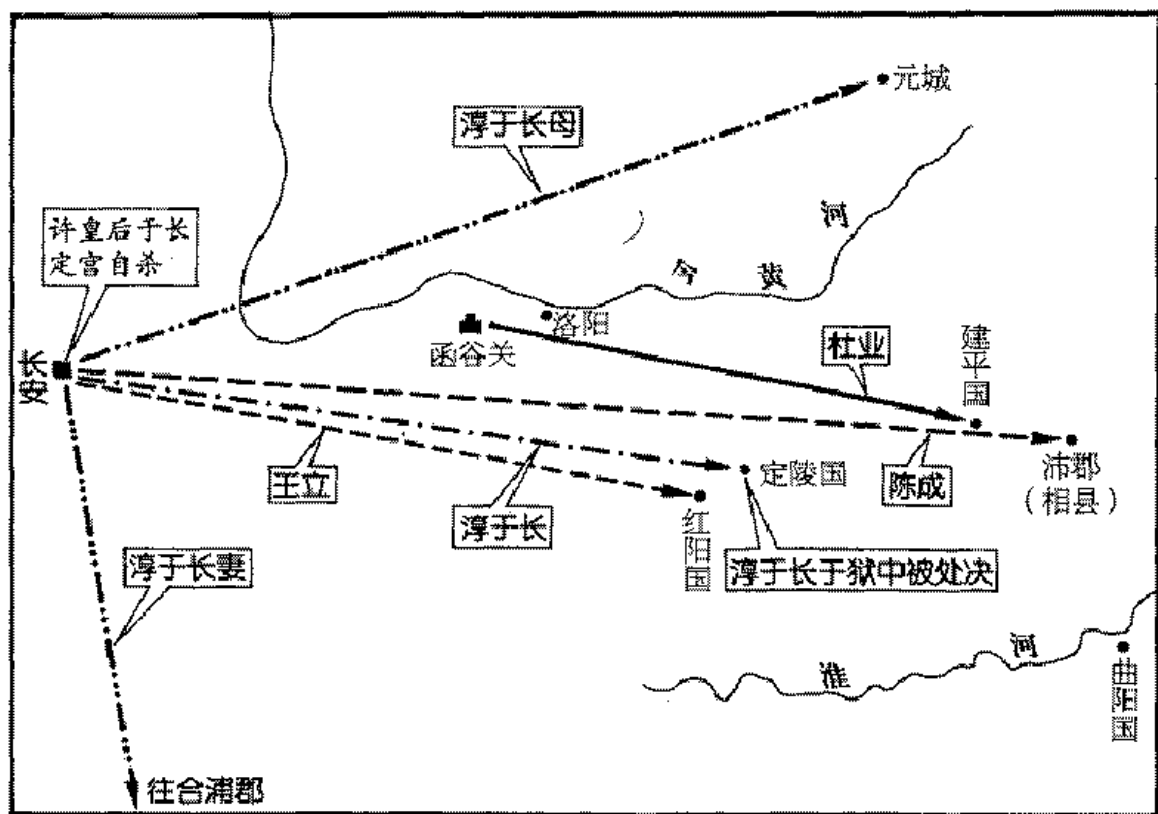
句，侮辱轻薄，无所不言（淳于长轻佻无赖，还可理解。而许嬪骨肉姐妹，却毫无心肝）。这种情形，一连维持好几年。

当时，曲阳侯王根仍然掌权，患病已久，屡次提出辞职。淳于长也是皇亲（王政君姐姐的儿子），而且居于部长级高官，依照顺序，有接替王根的可能。宫廷随从（侍中）、骑兵总监（骑都尉）、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王莽，对淳于长心怀猜忌，希望铲除横亘在他前途上的这个障碍，而他对这对男女间的勾当，已掌握资料。于是，在侍奉王根病时，说：“淳于长知道将军一直患病，非常高兴，自以为将接替你的位置，主持政府，甚至预先与知识分子及富家子弟，讨论任官封爵。”还攻击淳于长的隐私。王根吼叫说：“竟有这回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王莽说：“不知道将军的意思，不敢直说！”王根说：“快去禀告皇太后（王政君）！”王莽求见姑妈王政君，详细陈述淳于长骄傲奢侈，打算代替王根，私跟长定宫被罢黜的许皇后勾结，接受她的贿赂。王政君气得发抖，说：“这孩子怎么敢如此无礼？快去奏报皇上！”王莽再奏报刘骃。刘骃因淳于长是娘亲姐姐的儿子，仅只下令把淳于长免职，不另加罪，遣送他返回封国（淳于长封定陵侯；定陵，今河南省郾城县西北）。

当初，红阳侯王立不能辅政（参考前一二年），怀疑是淳于长从中破坏，把淳于长痛恨入骨。这种情形，刘骃完全了解。等到淳于长被遣回封国，王立的嫡长子（爵位的合法继承人）王融，请淳于长把仪仗队的车辆马匹送给他（回到封国后，这些使派不上用场）。淳于长一口答应，并加送贵重的珠宝，求王融转送老爹王立。王立遂改变态度，上“亲启密奏”（封事），请求把淳于长留在京师，说：“诏书上既说明为了皇太后的缘故，就不必再遣送他返回封国。”刘骃对王立突然替仇人淳于长求情，大起疑惑，交给有关单位调查。有关单位逮捕王融，王立惊慌失措，逼王融自杀灭口。想不到更促使刘骃疑心，认为其中必有更大的罪恶。这时淳于长已在返回封国中途。遂逮捕淳于长，囚禁洛阳诏狱，严厉追究。淳于长全部供出如何戏弄许皇后，承诺立她当左皇后情形。于是，罪名“大逆不道”成立，就在狱中处决。妻子放逐合浦郡（广西合浦县东北），娘亲王若（王政君的姐姐），送回故乡魏郡元城（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刘骃派司法部长（廷尉）孔光，“持节”，前往长定宫，逼许皇后服毒自杀。

刘骃认为，王莽首先揭发奸恶，忠心正直。而王根病重，也推荐王莽接替自己的职务。





公元前一世纪·前八年 诸外戚党羽被逐

十一月丙寅日（十一月辛未朔，没有丙寅），任命王莽当大司马（三公之二）。本年（前八），王莽三十八岁。

王莽突然擢升，继承四位叔父（王凤、王音、王商【王家班】、王根）主持政府，准备使他的声望，远超过前辈，遂刻苦自励，修身养性，聘请贤能人才，作为自己的助理。封国人民缴纳给他的赋税，全都分赠给有才干的人士。特别节俭，娘亲患病，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夫人前去王宅问候，王莽的妻子亲自开门，迎接招待，衣服长度不到地面，外套长度只刚好遮住膝盖。贵夫人们还以为她是婢仆，询问之下，竟是最高指挥官夫人，无不大吃一惊。王莽博取美誉，都与此相类。

四、王莽声誉鹊起

前七年，三月十八日，刘鹗在未央宫逝世（本年四十六岁）。

夏季，四月八日，太子刘欣（本年十九岁），继位皇帝（十三任哀帝）。

六月，刘欣在未央宫摆设筵席，宫廷内务官（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

位，设在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一旁。大司马（三公之二）王莽，在作最后一次检查场地时，看到这种安排，责备内务官（内者令）说：“定陶太后（傅太后），不过是封国的臣属，怎么可以跟至尊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平起平坐！”下令把座位搬到下面。傅太后气得浑身发抖，拒绝参加宴会，把王莽痛恨入骨。王莽只好再度呈请辞职。

秋季，七月一日，刘欣批准王莽辞呈，赏赐他黄金五百斤，和四匹马驾的安车，送回侯爵府宅。很多高级官员对王莽这项卫道的壮举，十分赞美。刘欣于是更加强恩宠，特别派遣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到王莽家，供给差使。每隔十天，由宫廷送去一桌酒席。为了安抚王姓家族的情绪，刘欣再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宰相（丞相）孔光、大司空（三公之三）何武等采邑户数，多少不等。再命王莽位置“特进”，担任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到金銮宝殿上朝见，朝见时的礼节，跟三公相同。又下诏把红阳侯王立，征召返回京师（首都长安。去年【前八年】，王立被遣回封国【红阳国，今河南省叶县南】）。

前五年，宰相（丞相）朱博、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赵玄奏称：“新都侯王莽，担任大司马（三公之二）时，不能阐扬推崇尊贵的大义，反而故意贬抑尊号，伤害孝道，应该公开诛杀。幸而经过赦免，得免一死，但不应该再有爵位采邑，请贬作平民。”刘欣说：“王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亲属（侄儿），免予处分，只遣送他回封国（新都国，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南）。”平阿侯王仁（王谭子）因藏匿赵合德的亲属，也遣回封国（平阿国，今安徽省淮南市西北）。

政府官员对王姓家族成员连续受到惩处，大都心抱不平。

前二年，最初，王莽被遣回他的封国（参考前五年），闭门不见宾客。次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追究，命王获自杀赎罪。在封国三年，官吏人民数百人向中央政府上疏，为王莽呼冤。而“贤良”周护、宋崇等，在应试的考卷上，更歌颂王莽的功德。刘欣遂征召王莽跟平阿侯王仁（时在平阿国），回到首都长安，侍奉太皇太后王政君。

前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刘欣在未央宫逝世（二十五岁）。

太皇太后王政君得到刘欣逝世消息，当天立即赶到未央宫，收取皇帝印信，召唤大司马（三公之二）董贤，在东厢接见，询问丧葬后事。董贤惊恐过度，不能回答，只有脱去官帽，请求恕罪。王政君下令宫廷秘书署



(尚书):所有用来征调武装部队的印信符节、文武百官所有的报告,禁宫中级侍从官(中黄门)、期门警卫武士(期门兵。参考前七四年),统归王莽掌管。

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三公跟部长级高级官员,推举可以担任大司马(三公之二)的人选。”朝野官民,都认为王莽贤明(参考前七年),而他又是王政君的近亲(王政君的亲侄),于是,大司徒(三公之一)孔光以下,全体官员,一致推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左将军公孙禄,二人磋商,认为:“往年,孝惠(二任帝刘盈)、孝昭(八任帝刘弗陵)时代,皇亲吕姓家族、霍姓家族、上官家族,分别把持政权,几乎危害王朝生存。而今,孝成(十二任帝刘骞)、孝哀(十三任帝刘欣),一连两任,没有后嗣,面临选立新皇帝的重大决策,不应该再使皇亲国戚掌握权柄,应教亲近(皇亲)的跟疏远的(皇亲之外其他异姓官员),互相龌杂,对国家有益。”于是,何武推荐公孙禄担任大司马(三公之二),而公孙禄也推荐何武。

六月二十八日(推荐王莽的次日),太皇太后王政君任命王莽当大司马(三公之二),主管宫廷机要(领尚书事)。

王莽知道宰相孔光是著名的儒家学派高级知识分子(名儒),一连在三任皇帝手下担任宰相(十二任帝刘骞、十三任帝刘欣、十四任帝刘箕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尊敬他,全国人民信任他。于是,对孔光毕恭毕敬。任命孔光的女婿甄邯,当宫廷随从(侍中),兼御车总监(奉车都尉)。王莽对平常所不喜欢的人,统统给他们加一个罪名,然后写好弹劾奏章,教甄邯拿给岳父孔光,告诉他那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意思。孔光一向胆小怕事,不敢不用自己的名字呈递。然后,王莽再在王政君面前,支持孔光的建议,王政君没有理由不批准。于是,开始一连串打击复仇行动:弹劾何武、公孙禄,竟然交互保荐,二人免职。又弹劾高昌侯董武的老爹董宏,附会奸佞(董宏请称丁姬“帝太后”,参考前七年),撤销董武的封爵。又弹劾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太守)毋将隆,从前担任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全权州长(牧)时,审理中山国太后冯媛案件,制造冤狱,残杀无罪;关内侯张由,诬告皇家骨肉(冯媛);皇后宫交通官(中太仆)史立、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郡长丁玄,共同把人陷入死刑(从毋将隆到丁玄,都是诬杀中山太后冯媛案的主要角色);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郡长赵昌,诬害郑崇,使死于监狱;他们的事情,幸运地都发生在大

赦之前，可以免除一死，但不应该再留在中原土地；一律撤职，免除封爵，贬作平民，放逐合浦郡（广西合浦县东北）。中山太后冯媛事件，本是史立、丁玄自编自导，负责处理，毋将隆不过在奏章上签名而已。王莽年轻时崇拜毋将隆，渴望结交，但毋将隆不太听王莽的摆布，王莽遂找出这项借口，把他排出政坛。

红阳侯王立，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亲弟，虽然没有官位，但王莽因王立是叔父的缘故，对他十分尊敬，但也唯恐王立在言语中顺便影响王政君，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于是，教孔光指控王立的罪恶：“从前，王立明明知道定陵侯淳于长，犯下大逆不道的滔天大罪，却接受贿赂，用虚假言语，欺骗政府。后来，更私自建议，把婢女杨寄的私生子当做皇子；大家都反对说：‘吕后（吕雉）跟少帝（三任帝刘恭、四任帝刘弘）的局面再度出现（指刘恭、刘弘不是二任帝刘盈的儿子）。’因为天下已起疑窦，不能公开，遂破坏了他辅佐幼主的盼望。罪大恶极，请把王立遣返封国。”王政君拒绝。王莽说：“而今，大汉王朝衰弱，一连两任皇帝（十二任成帝刘骞、十三任哀帝刘欣），没有子嗣。太后独当一面，代替幼主，主持国家大计，危机四伏，使人惊惧。即令完全大公无私，还怕人心不服；如果因私人亲情，摧折国家大臣的建议，恐怕邪恶的人将在下面互相倾轧，大乱从此而起。最好命王立先返封国，等情势稍微缓和，再请他回来。”王政君不得已，命王立返回他的封国（红阳国，今河南省叶县南）。王莽之所以胁持上下，都用这种手段。

于是，凡是向王莽靠拢的，全都升迁；冒犯王莽的，一律诛杀。王莽用王舜、王邑作为心腹；甄丰、甄邯，主持司法机关；平晏主管宫廷机要；刘秀（刘歆）负责文字宣传；孙建总管武装部队。甄丰的儿子甄寻、刘秀（刘歆）的儿子刘棻、涿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崔发、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陈崇，各有才干，同时受到王莽的器重。王莽外貌仪态，故意装得十分严肃，言论决断，也故意表示正直公平。将有行动，只要略为示意，摇尾系统立刻依照他的盼望上奏。遇到擢升他的时候，王莽一定叩头流泪，坚决推辞。对上迷惑当太皇太后的姑妈王政君，对下炫耀他谦恭的美德。

大司空（三公之三）彭宣，对王莽专横行事，深为痛恨，而又无可奈何，上书说：“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像鼎的三只脚，承奉君王，只要有一只脚不能胜任，就会倾覆，把鼎里的食物倒出。我天资浅薄，年纪又老，连年患病，头昏眼花，记忆力衰退。现在，缴上大司空（三公



之三)跟长平侯的印信、绣带,请求准许我辞职,返回家乡,等待死亡。”王莽报告王政君,命他仍保留侯爵,返回封国(长平国,在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境内)。王莽对彭宣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竟然辞职,大不满意,所以没有依照惯例赏赐黄金、安车、四马。彭宣回到封国若干年后,逝世。

九月一日,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箕子即皇帝位(十四任平帝)。大赦天下。

刘箕子本年(前一年)九岁,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大司马(三公之二)王莽主持政府,文武百官,全由王莽管辖。王莽权势急剧上升。大司徒(三公之一)孔光忧愁恐惧,不知道如何才好,只有上书请求退休。王莽报告王政君,认为皇帝年幼,应该遴选师傅。于是,调迁孔光当皇家师傅(太傅),位居“四辅”(《礼经》:古代天子,都有四位年高德重的辅政大臣:其一,前疑,其二,后丞,其三,左辅,其四,右弼,称为“四辅”。奇异的古官名,此后继续不断地出现,显示王莽崇古狂的政治取向),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主管宫廷警卫,及皇帝供养,巡查宫内各单位门户,监督皇帝所用的衣服食物。

任命马宫当大司徒(三公之一),甄丰当右将军。

一年,春季,正月,大司马(三公之二)王莽(本年四十六岁),暗中命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发动边境之外、自称越裳部落的蛮族,经过几次翻译,向汉朝呈献一只白野鸡,和两只黑野鸡(越裳部落的精确位置,一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在现在的越南共和国南部。而越南共和国的南部,跟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并不接壤。王莽在国内已享有高度声誉,又用谁都不知道在何方,但却知道在很远的越裳部落,烘托他的威望)。王莽向太皇太后王政君报告这项大事,王政君下诏:“用白野鸡祭祀皇家祖庙(太庙)。”于是,政府官员们大肆歌颂王莽的功德,说:“像姬旦(周公)使周王朝获得白野鸡的祥瑞一样,王莽也使大汉王朝获得白野鸡的祥瑞。姬旦活着的时候,就被称为周公。圣明君王的法则是,臣属有极大的功勋时,一定有极高的荣誉称号。所以应擢升王莽当公爵,称安汉公,并使他的采邑足额。”(王莽本是侯爵【新都侯】,侯爵有侯爵的采邑。既封公爵,公爵有公爵的采邑。)

王政君命宫廷秘书(尚书)讨论,王莽上书说:“我跟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决定迎立今上皇帝(刘箕子)的国策大计,只希望对他们四人的功劳,加以赏赐。我的些微贡献,请不要列进去。”甄邯报告王政

君，王政君下诏给王莽：“《尚书》说：‘不偏心，不搞党派，君王的道理，就是如此坦荡。’你有安邦定国的功勋，不能因为你跟我是骨肉之亲，故意使它埋没，不可推辞。”但王莽坚决拒绝——不但再三拒绝，而且再四拒绝。当拒绝不能获得批准时，他就宣称有病，躺床不起，用以表示谦让的决心。左右向王政君进言：“最好不要太勉强王莽，只赏赐孔光等就够了；如此王莽才肯起床。”王政君同意。

二月二十八日，王政君下诏：“擢升太傅、博山侯孔光当太师，车骑将军、安阳侯王舜当太保，分别增加采邑一万户人家。擢升左将军、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甄丰当少傅（皇家教师），封广阳侯。以上三人，分别担任‘四辅’中的三辅（四辅：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参考前一年九月）。封宫廷随从（侍中）、御车总监（奉车都尉）甄邯当承阳侯。”

四人既然担任高官，而王莽仍在称病。于是文武百官再上奏章：“王莽虽然谦让，可是国家对应该表扬的，一定还是要表扬，还是要及时地颁发奖励，使功勋展示天下，不教文武百官跟全国人民失望。”王政君遂再下诏：“擢升大司马（三公之二）、新都侯王莽当太傅（“太傅”、“太师”、“太保”，称“上三公”，太师本来最为尊贵，王莽任太傅后，太傅最为尊贵），主持‘四辅’事务，晋封公爵，称‘安汉公’，采邑二万八千户。”（比“太师”、“太保”多出一万八千户。）于是，王莽假装更是惶恐，认为如果他再继续卧病，官爵可能还要擢升，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不得不勉强病愈，复行视事。但他仅接受“太傅”、“安汉公”封号，而不接受采邑。呈递奏章，说：“我愿意等到全国人民，每家都能过水平以上的生活之后，再接受封赏。”摇尾系统极力争取，王政君再下诏：“你盼望等到每家都过水平以上的生活，我尊重你的意见；但对你的俸禄，将加两倍付给；等到全国人民，每家都过水平以上的生活时，大司徒（三公之一）、大司空（三公之三），再行奏报。”

王莽再度拒绝两倍的俸禄，并且建议应该先行褒扬刘姓皇族官员。于是，王政君下令：封故东平王刘云的儿子刘开明继任东平王；封故东平（思）王（首府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北】）刘宇（刘病已子）的孙子刘成都当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作为中山王刘兴的后裔（刘兴独生子刘箕子已当皇帝）；再封十任帝刘病已曾孙刘信等三十六人侯爵。交通部长（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全封关内侯（王恽因不顺从傅太后之故，受到褒赏）。又下诏：凡亲王、公爵、侯爵、关内侯，如果没有嫡长



子，却有庶子生的孙辈，或有同母兄弟的儿子，都可以继承爵位（西汉王朝制度，如果没有嫡长子，就是“无子”，“无子”则封国撤除）。近亲皇族，因为犯罪而被剔除家谱的，都恢复原来记载。中央总监级以上高级官员（比二千石）年老退休的，以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退休金，直到死亡。对全国平民，以及鳏夫（无妻）寡妇（无夫），照顾深厚，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无不实施。

王莽在全国官员跟人民都感谢欢悦之后，追求更强大的独裁权力；知道太皇太后王政君年纪已老（王政君本年七十二岁），厌烦国家大事。于是，教唆高级官员再上奏章：“从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考绩优良，一步一步升迁，最后升到部长（二千石）。而各州（部）州长（刺史）所推荐的优异官吏，事实上，他们的才能往往不能胜任他们的职务，为了特别慎重，并加强政府功能，这些人在任命之前，应由安汉公（王莽）接见考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玉体重要，不应再去处理这类琐碎事务。”王政君在引导下，下诏说：“从今以后，只有封爵这类大事，才奏报我。其他事项，则交给安汉公（王莽）、四辅（孔光、王舜、甄丰、王莽），由他们裁决。全权州长（州牧）、部长级官员（二千石），以及优秀人才第一次任官时，应该召见的，一律直接晋谒安汉公（王莽），由安汉公（王莽）查核过去工作，询问未来计划，考察他是不是有能力担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大小官员的任命大权，不动声色地，轻轻滑入王莽之手。一旦掌握官员的任命大权，便等于掌握政府。）

王莽在接见这些官员时，态度谦和诚恳，一一长谈，非常亲切关怀，临行再致送厚重的礼物。对不能迎合他旨意的人，就奏报王政君，予以免职。王莽的权力，遂逐渐跟皇帝相等。

王莽深怕西汉帝（十四任平帝）刘箕子的舅父——卫姓家族，夺取政权，遂报告王政君说：“从前，哀帝（十三任帝刘欣）坐上宝座，立刻忘恩负义，把他的亲戚丁姓家族（母族）、傅姓家族（祖母族），擢升到权贵地位，使国家陷于混乱，几乎倾覆了皇家祖庙。而今，皇上（刘箕子）入继大宗（嫡子系统），当成帝（十二任帝刘骞）的儿子，应该特别强调宗法正统的大义，不能再顾私情。把前事作为鉴戒，为后代创立可以效法的楷模。”

六月，派遣“四辅”之一的甄丰，带着印信，前往中山国（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封刘箕子的娘亲卫姬当中山孝王后，封刘箕子的舅父

卫宝、卫宝的老弟卫玄当关内侯。封刘箕子的三个妹妹当“君”。命他们留在中山国，不准前往首都长安。

西长安市政府（右扶风）行政官（功曹）申屠刚，被推荐“直言”，在试卷上说：“我听说，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年幼，姬旦（周公）主持政府，采纳民间贤才的意见，把权力分割，使君王的宠爱普及，一举一动，都顺应天地，再没有错误和过失。然而，在政府中，姬奭（召公）还不愉快；在政府外，四个封国还制造谣言（李贤注引《尚书》：“姬旦既还政给天子，自己就应退休，不应仍留在政府，继续担任宰相，所以姬奭大不高兴。”四国：管国、蔡国、霍国、殷国，他们怀疑姬旦可能对年纪尚幼的天子，有不利的行动）。而今，皇上刚刚脱离襁褓（本年刘箕子十岁），即位之后，骨肉竟被隔开，亲戚也被断绝，使恩情不能交流。同时，大汉王朝制度，虽然任命英才，但也依靠皇族，亲疏交错，互相牵制，堵塞不良企图，目的在于使皇家祖庙平安、国家平安。所以，应该迅速派遣使节，征召中山太后（刘箕子娘亲卫姬）到首都长安，安顿到另外的宫殿，使他们母子时常相见。再征召冯姓家族（刘箕子祖母娘家）、卫姓家族（刘箕子母亲娘家）到首都长安，教他们担任闲散的官职，得以亲拿武器，在宫廷充当侍卫。这样才能阻止灾祸兴起，对上可以保护国家，对下可以保护‘四辅’。”

王莽教王政君下诏：“申屠刚的言论，背叛儒家学派经典，有违大义。”免职，遣回故乡。

五、献女固宠

二年，春季，黄支国向西汉进贡犀牛（犀，音 xī）。黄支国在南中国海，距首都长安三万华里（在越南共和国最南部，似比越裳部落更远）。安汉公王莽想要炫耀他的威望盛德，所以先向黄支国致送厚重的贿赂，命他们派人前来汉朝进贡。

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发现黄龙在长江中游泳。太师（上三公之二）孔光、大司徒（三公之一）马宫等一致认为：“王莽的功德可以上比姬旦（周公），应该禀告皇家祖庙。”农林部长（大司农）孙宝说：“姬旦（周公）是最伟大的圣人，姬奭（召公）是最高贵的贤人，互相间还不能和睦，经过情形，记载在儒家经典上。但对二人的人格，并没有伤害。而



今，天下并没有风调雨顺，也没有家给户足。然而每逢遇到小小事情，政府中文武官员，异口同声，意见竟然完全一致。我们赞美的，莫非是不应该赞美的东西？”这段话一出口，所有官员都被恐惧抓住，脸色全变。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甄邯立即宣称，奉到圣旨指示，停止讨论。

这时候，正好孙宝派人去迎接娘亲，而娘亲在中途患病，住在弟弟家里，命孙宝的妻子先到长安。宰相府执行官（司直）陈崇，立即弹劾孙宝对父母不孝。奏章交付三公，教孙宝当面解释。孙宝说：“我年已七十，糊涂昏愤，不知道供养娘亲，只知道供养妻子，应受到法律处罚。”（孙宝的悲愤跟急于求去的心情，跃然纸上。他知道任何答辨都没有用，又知道即令留下来，祸事可能更大。）于是，孙宝被免职，寿终自己家宅。

三月二十一日，大司空（三公之三）王莽，为了避开王莽，称病辞职。

夏季，四月十六日，擢升左将军甄丰当大司空（三公之三）、右将军孙建当左将军、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甄邯当右将军。

各郡各封国大旱灾、大蝗灾。青州（山东省北部）尤其严重，人民向四方流亡。王莽建议王政君：改穿素色而没有花纹的衣服，减少御用饮食的数量，向天下表示对灾民的关切，也表示皇家的节约。王莽遂乘机上疏，声称捐钱一百万，献田三十公顷（三千亩），交给农林部（大司农）帮助贫苦民众。王莽开端之后，高级官员都争着效法，捐出田宅的共有二百三十人，按照人数，分配给贫苦民众居住。又在首都长安，兴建五个“里”的平民住宅二百座（祖国大陆后来改称“保”、“甲”，台湾在日本占领期间，仍称“保”、“甲”，光复后改称“里”、“邻”），陆续分配给贫苦民众。然后，王莽率领政府全体官员，奏报王政君：“国家有幸，蒙受陛下的恩泽，最近以来，风雨及时，甘露下降，灵芝出现，蓂莢生长（蓂莢，是一种传说中奇异的树。白虎通说：这种怪树，从一日起，每天生一个莢，生到十五日，即行停止。从十六日起，每天掉落一莢，落到月底停止），朱草兴旺，嘉禾茂盛。祥瑞的征兆，一时并至。请陛下恢复君王正常的服装，跟正常的饮食供应。使我们做臣属的，能够安心，尽力奉养。”王莽又教王政君下诏推辞。然而，每逢发生水灾、旱灾，王莽都一定不吃荤腥，只进素菜，左右报告王政君，王政君就颁下诏书给王莽：“听说你只吃素菜，为人民忧心太深了。今年秋天的庄稼，幸而丰收，你应即时吃肉，为国家保重身体。”

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楚国（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人龚胜、

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邴汉，不能忍受王莽的独裁，同时请求辞职。王莽教王政君下诏说：“我不能把官职勉强加到你们身上，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去做，达到高龄。”赏赐优厚，遣送回乡。

梅福看出王莽将来一定篡夺大汉王朝的政权，有一天，忽然抛弃妻子儿女失踪，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后来，有人在会稽郡（江苏省苏州市）看见他，已改名换姓，在那里看守城门。

王莽想使姑妈王政君觉得她的威望和恩德空前伟大，超过从前。于是，教唆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乌珠留若鞮单于（十八任）栾提囊知牙斯，把王昭君（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十四任】，参考前三三年）生的长女、须卜公主栾提云，送到汉朝侍奉王政君，对栾提云（参考前三一年）的赏赐，异常厚重。

王莽打算把女儿嫁给十一岁的西汉小皇帝刘箕子，使自己的权力更加巩固。于是，上奏章说：“皇帝即位，已经三年，皇后还没有确定，小老婆群（媵）也没有建立。多少年来，国家最大的危机，在于皇帝无子。而皇帝无子，由于正妻的来路不正。我建议考察儒家学派的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使‘十二妻妾’的遴选纳入正轨（《春秋·公羊传》：古时天子一娶十二女【在更古，天子一娶九女】。《列女传》：天子娶十二女，封国国君娶九女，高级官员【大夫】娶三女，知识分子【士】娶二女）。应该调查商王朝皇族，跟周王朝皇族、姬旦（周公）、孔丘，以及侯爵们，在首都长安的后裔，物色正妻（大老婆）所生的女儿。”

奏章交付主管单位，命调查后列出名册呈报。主管单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办，在呈上去的处女名册中，王姓家族的女儿，差不多都列进去。王莽突然发现他的女儿有被挤掉的可能性，就改变策略。上书说：“我没有高尚的品德，女儿又不成才，不应该跟其他贤惠的女子同时列入名册。”王政君认为她的侄儿诚心诚意，下诏说：“王姓家族的女儿，是我的娘家，不必考虑。”在意料之中，摇尾系统立即发动群众攻势。平民、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中下级官员（郎吏），每天数千人之多，齐集到未央宫宫门，向政府请愿，而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公卿大夫），则纷纷前往宫廷秘书署（廷中），或也挤到宫门（省户），一致要求：“安汉公（王莽）盛大功德，堂堂如此，而今遴选皇后，为什么单独剔除他的女儿？岂不违背天命，我们坚持由他的女儿当天下所有母亲的榜样！”王莽派他的秘书长（长史）以下官员，分别劝阻。可



是，请愿的和上书的，更风起云涌，无法阻止。王政君不得已，批准部长级高官推荐王莽女儿的决定。王莽再请求：“应该扩大遴选范围，包括原来名册上所有的女儿。”部长级高官抗议说：“不可以遴选别家女儿，那将破坏正统。”王莽表示无可奈何，才奏报说：“请察看我的女儿！”

三年，春季，太皇太后王政君，派长乐宫供应官（长乐少府）夏侯藩、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刘宏、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平晏，前往王莽家，对王莽的女儿进行调查。回来后，向王政君奏报，说：“安汉公（王莽）的女儿，受到最好的教育，有美丽善良的容貌，非常适宜于承受天命，侍奉皇家祖庙香火。”太师（上三公之二）孔光、大司徒（三公之一）马宫、大司空（三公之三）甄丰、左将军孙建、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尹赏、代理祭祀部长（行太常事）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刘秀（刘歆），以及卜卦官（太卜）、天文台长（太史令），都戴上鹿皮帽，穿上紫色衣裳。依照仪式，共同卜卦，请求天神指示。然后，把卜卦的结果，奏报王政君，说：“这是‘金’、‘水’互相辅佐的吉兆，父母和睦喜悦的卦象。说明身体健康，子孙繁衍。”接着，用太牢（牛、猪、羊各一）祭告皇家祖庙。

主管机关奏报说：“依照前例，皇帝娶皇后时，聘礼是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二万万。”（吕雉制定：皇后聘礼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聘礼黄金五十斤，马四匹。但她自己却破坏这项规定，在给儿子刘盈下聘礼时，用黄金二万斤。）王莽再坚决表示辞让，只愿接受钱六千三百万。而且又在其中拨出四千三百万，分赠给被选入宫当小老婆（媵）的十一家，以及王姓家族中九族以内的贫苦亲属。

大司徒府执行官（大司徒司直）陈崇，命张敞（参考前七四年）的孙儿张竦，精心撰写奏章，歌颂王莽的功德，说：“应该把公爵的采邑，扩大到跟姬旦（周公）当年的采邑一样（周王朝把鲁邑二百五十公里土地，封给姬旦）。公爵的嫡长子称‘公子’，地位跟姬伯禽（姬旦之子，鲁国第一任国君）一样。赏赐的数量跟等级，完全相同。其他儿子，则跟姬旦的其他六个儿子一样（姬伯禽的六个老弟，分别封到凡国、蒋国、邢国、茅国、胙国、祭国，担任国君）。王政君把奏章交给高级官员会商。

高级官员们正在讨论，而吕宽事件发生。

最初，王莽的长子王宇，不赞成老爹隔绝卫姓家族的措施，恐怕将来受到报复。就暗中跟卫宝（刘箕子的舅父）建立友谊，私通书信。教卫姬

(刘箕子的娘亲)上书谢恩,并攻击丁姓家族(十三任哀帝刘欣母族)跟傅姓家族(刘欣祖母族)的罪恶。盼望因此项表态,而被召到首都长安,跟儿子(刘箕子)团聚。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政君,仅下诏赏赐卫姬,增加汤沐邑七千户,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卫姬思念儿子,日夜哭泣,想见儿子一面,可是王莽却只是增加她的采邑。王宇教她再次上书,直接要求前来京师(首都长安)探望。王莽拒绝。

王宇跟他的教师吴章,以及妻子的哥哥吕宽,研究突破的方法。吴章认为,任何理论及言辞都不可能说服王莽,只有鬼神才可使王莽惊恐,然后吴章再乘势推演,教王莽把政权让给卫姓家族。计议已定,王宇命吕宽弄一罐鲜血,在夜间洒到王莽大门上;不料被守门人发觉。王莽遂逮捕王宇,羁押监狱,王宇服毒自杀。王宇的妻子吕焉,怀有身孕,在监狱中生产之后处决。

右将军甄邯等报告王政君,王政君下诏褒扬王莽:“你居于姬旦(周公)的位置;辅佐像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这样的幼主,而实施姬旦对管国国君(姬鲜)、蔡国国君(姬度)大义灭亲的诛杀,不以骨肉私情,伤害君臣之间的大义,特予嘉勉。”

王莽遂下令屠杀卫姓家族,只留下卫姬一人。吴章腰斩后,在长安东市门,五马分尸。

最初,吴章是当代著名的儒家学派学者,广收学生,有千余人之多。王莽认为那些学生全是恶人的党徒,下令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不准当官。学生们都隐瞒自己的身份,改投别的教师。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人云敞(云,姓),在大司徒府当秘书(大司徒掾),上书自我弹劾,自称是吴章的学生,把吴章的尸体抱回,买一口棺木收殓埋葬。首都长安称道他的高义。

王莽抓住这个机会,扩大打击面,用血腥手段,消灭潜在敌人。下令追究吕宽的党羽,凡是在口供中出现的名字,一网打尽。包括十一任帝(元帝)刘奭的妹妹敬武长公主(名不详),她一向跟丁姓家族、傅姓家族友善,而在王莽独揽政权后,又时常批评王莽。红阳侯王立,是王莽的亲叔父;平阿侯王仁(王谭之子),性格刚直。王莽都用王政君的名义,颁下诏书,派使节看守,强迫他们自杀,然后报告王政君说:敬武长公主患急病死亡。王政君要亲自前去祭吊(她们是姑嫂关系),王莽竭力劝阻,才罢。



大司徒（三公之一）甄丰派遣专人，乘坐政府驿马车，前往各地诛杀卫姓家族党羽，各郡各封国不顺附王莽的英雄豪杰，跟仍效忠西汉王朝政府的忠臣义士，统统被扣上“叛乱”罪名，一律处决。前任前将军何武（参考前一年）、前任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鲍宣（参考前二年），以及王商（非王家班，参考前二五年）的儿子乐昌侯王安、前任左将军辛庆忌（参考前一二年）的三个儿子：西羌保安司令（护羌校尉）辛通、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驻军司令（函谷都尉）辛遵、水利总监（水衡都尉）辛茂，以及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太守）辛伯，全都处死（何武拒绝推荐王莽当大司马。鲍宣以正直骨鲠，闻名于世。王商【非王家班】被王凤陷害，吐血而死，王安更不附王家。辛庆忌本跟王凤感情友善，王莽见他的三个儿子都是人才，很想结交。但辛茂自以为是名臣的后裔，不附王莽，又对甄丰、甄邯十分冷淡。辛伯则是辛姓家族一员，也一并算进去）。短期间内，诛杀数百人，而且都是至亲至贵，全国震惊。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人逢萌对朋友说：“三纲已绝（王莽杀亲叔父，是不孝；杀亲生儿子，是不慈；杀皇帝的祖姑母，及正直人士，是对国家不忠），再不离开，大祸临头！”就把冠帽解下，挂到东都门上，回到故乡，全家乘舟，渡过渤海，到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定居。

王莽征召深明古礼的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宗伯凤（宗伯，复姓），在金銮宝殿上讲解“为人子者为人后”的大义。由王政君下令，部长级官员（公卿）、将军、宫廷随从（侍中），跟全体文武百官，都要参加听讲学习。目的在于教育十二岁的小皇帝刘箕子，并清除人民的不平议论。

四年，二月七日，西汉王朝皇帝（十四任平帝）刘箕子结婚。派大司徒（三公之一）马宫、大司空（三公之三）甄丰等，带着御用车轿跟皇家仪队，前往安汉公王莽家，参见王莽的女儿（本年十二岁），呈上皇后印信，迎回未央宫。大赦天下。

夏季，太保（上三公之三）王舜等率领官员、人民等八千余人，上书中央，一致要求：“请接受陈崇的建议，重赏安汉公王莽。”奏章交给主管单位，主管单位奏报说：“增加王莽公爵的采邑，把召陵（河南省郾城县东）、新息（河南省息县）二县，跟黄邮聚（河南省新野县东北）、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两地的耕田，全都划入。合并伊尹、姬旦（周公）的称号（伊尹称阿衡，姬旦称冢宰），尊称王莽为‘宰衡’，位在三公之上。三公上书给‘宰衡’，开头要谦卑地说：‘冒死陈述。’封王莽的母亲当功显君，封王莽的两

个儿子：王安当褒新侯、王临当赏都侯。追加皇后聘礼三千七百万钱，共合一万万钱，用以显明盛大的典礼。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亲自到金銮宝殿发布诏书，安汉公（王莽）在前叩谢，二子在后叩谢，和从前姬旦的故事，一模一样。”（胡三省注：周王朝二任王姬诵封姬伯禽当鲁国国君时，老爹姬旦在前叩拜，当儿子的姬伯禽在后叩拜。）

王莽叩头辞让，呈递“亲启密奏”（封事），说：“我愿接受对我娘亲的封号，但不敢接受对王安、王临的封爵和采邑。”太师（上三公之二）孔光等，据理力争，说：“再大的奖赏，都不足以酬庸功劳，而谦恭退让，是安汉公（王莽）一向的节操；陛下绝不可批准他的请求。忠臣的气节，有时应该屈服，使主上的大义，得以伸张。我们建议：派遣大司徒（三公之一）、大司空（三公之三）、‘持节’，代表皇上，征召安汉公复行视事。并下令宫廷秘书署（尚书），拒绝接受安汉公任何辞职退让的奏章。”王政君同意。王莽这才勉强恢复办公，仅只减少召陵（河南省鄆城县东）、黄邮聚、新野三地的封土而已。

王莽在所增加聘金的三千七百万钱中，提出一千万钱，送给王政君左右侍从人员。王莽虽已完全控制政府，权威无上，但他之谄媚取悦王政君，全都经过精密设计，无微不至。甚至对王政君手下那些铺床叠被的婢女，都会找出理由，成千成万地致送贿赂。又建议封王政君的姐妹君爵（女性侯爵），各有汤沐邑（老姐王君挾当广恩君、王君力当广惠君、王君弟当广施君）。所以王政君听到的，全是赞美王莽的声音。

王莽知道，王政君虽是太皇太后，仍是一个女人，早已厌恶深宫中的封闭生活。王莽有计划地用欢娱的节目，换取握在王政君手里的残余权柄。于是，利用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都请王政君到首都长安四郊游逛，慰问孤儿寡妇、贞妇烈女。所到各县，广施恩惠，赏赐给人民金钱、绸缎、布匹、牛肉、猪肉，跟各种美酒，年年都是如此。王政君身旁供给指使的小子（弄儿）有病，王莽都亲自去探望。对王政君的手段，大致类此。

太保（上三公之三）王舜奏称：“全国人民听到安汉公（王莽）拒绝接受公爵应有的采邑，更拒绝接受一万钱的聘礼，都景慕向往这种昭然大义、身体力行的风度。蜀郡（四川省成都市）男子路建等，正在诉讼，十分惭愧，自行撤销官司。即令是周王朝姬昌（文王）感动虞国国君和芮国国君，也不过如此（公元前十二世纪商王朝末年，虞国【山西省平陆县北】国君跟芮国国君【陕西省华阴市东北】，互相争夺田地，久不能解决。



听说周部落酋长姬昌有极高的品德，一同前往拜访，请求仲裁。可是进入周部落境内后，发现耕田的农夫在田边相让，走路的行人在道上相让，不禁汗颜，互相说：“我们真是小人，没有脸到君子的门庭。”遂自行和解）。应该宣布天下，使全国都知道这件事。”

太师（上三公之二）孔光发现政治气氛诡异，越来越恐惧，声称有病，坚决辞职。王政君下诏：“太师（孔光）不必再到金銮殿上参加朝会，只要每隔十天入宫一次就可以了。宫廷当为你准备几案手杖，跟十七种食物，等处理大事完毕之后再回家。太师府的官员，仍然维持原状。”

王莽奏准：设立皇家大会堂（明堂）、国立大学（辟雍）、御用天文台（灵台）。兴建宿舍一万栋，召请儒家学派学者居住，制度庞大而隆重。再设立《乐经》研究所，增加研究官（《乐经》博士）名额，每一种经典，研究官（博士）都增加到五人。王莽又征求：只要能精通儒家学派六经中的一经，而又收过十一个学生以上的人，凡是藏有散落不全的《礼经》，或其他古书，以及天文、神秘预言书（图谶）、音乐、历法、兵法、周王朝中期用大篆古文写的史书等等，或能了解其中意义的，一律乘坐政府驿马车，前来首都长安。

王莽设下阳谋，礼聘天下各种有才干、有奇异能力的人士，集中首都长安，多达一千余人。教他们把所知道的写下来，准备指出其中谬误，消灭异端，使思想统一。

文武百官奏称：“从前，姬旦（周公）摄政七年，国家的制度才厘订妥当。而今，安汉公（王莽）辅政，不过四年，而实际上负责，不过两年，却大都完成。所以，应该把‘宰衡’的地位，提高到侯爵亲王之上（原来仅在“三公”之上）。”刘棻子下诏说：“照准。”同时下诏研究“九锡法”（“锡”跟“赐”在古代相通。既然相通，为什么不用“九赐”而用“九锡”？因为必须用“九锡”，而再去解释跟“九赐”相通，才能展示学问，以增加它的神秘性和严肃性。九锡【九赐】：第一，赐车马；第二，赐衣服；第三，赐乐章【乐则】；第四，赐朱红色大门【朱户】；第五，赐斜坡台阶【纳陛】；第六，赐武装卫士一百人【虎贲百人】；第七，赐武器【弓矢】；第八，赐大旗斧钺【钺钺】；第九，赐祭祀用的美酒【秬鬯，音 chòng，祭祀用的香酒】。《礼经·含文嘉》宋均注：“封国国君有高尚的品德，当增加他的采邑。再建立大功时，则加九赐：进退有节，行步有度，赐给车马代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则，赐给衣服，表彰善行。长于教育，

心怀仁爱，赐给乐章去教化人民。家宅整洁，户内严谨，赐给朱红大门，使他与众不同。动作合礼，行为有节，赐给他斜坡台阶，使他保持体力。勇敢正直，仗义执言，赐给他武装卫士保护安全。良心慈悲，择善固执，赐给他武器弓箭，使他得以代表中央讨伐叛逆。刚烈威武，立志保卫皇家，赐给他斧钺，使他得以专断诛杀。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赐给他美酒，使他得以祭祀祖先。”“九锡”没有实质意义，但能造成一种与众不同的飞越形象。王莽之后，强梁高官要篡夺政权时，总要先玩这套把戏，教那位即将被诛杀或即将被罢黜的倒霉皇帝，先加给自己“九锡”。所以当“九锡”出现之日，也就是旧王朝结束，新王朝登场之时）！

王莽奏请：十任帝（宣帝）刘病已祭庙应定名中宗，十一任帝（元帝）刘奭祭庙应定名高宗。再奏请：废弃刘病已的老爹刘进（史皇孙）祭庙（孝宣皇考庙，长安城南奉明园），撤销南陵（五任帝刘恒娘亲薄太后坟，陕西省西安市东浐河畔）、云陵（八任帝刘弗陵娘亲赵钩弋墓，陕西省淳化县东南），改成两个普通县。刘箕子下诏批准。

王莽自以为他的德威，北方已经感化匈奴汗国（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十八任】渠提囊知牙斯，改成单名渠提知）。东方已到达大海（东夷进贡珍宝），南方则有黄支国（越南共和国最南部）进贡犀牛。只有西方，还没有特别表现，于是派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平宪等，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前往羌中（青海省东北部）引诱西羌部落，教他们呈献土地，归附西汉。任务完成后，平宪等奏报，说：“西羌诸部落首领良愿等，约一万二千人，愿意做大汉的臣属，特地呈献鲜水海（青海湖）、允谷（应在青海湖附近）、盐池（青海湖东北尕斯海），该地平原茂草，情愿让给汉人居住耕种。他们自动自发地退到附近山岭险要地带，作为大汉屏障。问他们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回答说：‘太皇太后（王政君）至圣至明，安汉公王莽大仁大义。天下太平，五谷丰收，有的稻禾长达一丈有余，有的一个粟米秆上，能结出三穗。甚至有的并没有播种，却照样生长。而蚕不必吃桑叶，就可以吐丝成茧。甘露从天而降，甜水自地下涌出。凤凰都飞到首都朝拜，神雀也云集京师。四年以来（从王莽当权算起），西羌人民毫无痛苦，所以愿意归附。’政府应该把握时机作业，设置移民区（属国）保护。”

奏章交付王莽，王莽上奏，说：“大汉已有东海郡（山东省郯城县）、南海郡（广东省广州市）、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请接受良愿所献土地，设置西海郡。全国分为十二州，以符合古代地理规划。”批准。



冬季，设置西海郡（郡政府设青海省海晏县）。同时修订法律，增加五十条，罪犯们都放逐到西海郡。成千上万人被驱逐到荒凉的青海湖畔。这时候，人们开始对王莽怨恨。

西汉政府把首都长安市，分割为“前辉光”、“后丞烈”二郡（前辉光郡管辖长安南部诸县，后丞烈郡管辖长安北部诸县）。更改三公、部长、国务官（大夫）、八十一一种中央级官称和等级，以及十二州州名。更改各郡、各封国的管辖区域，或取消、或变更、或新设立，花样百出，全国沸腾。一向平静的政府，开始多事，既烦琐而又多变，官吏记不胜记。

六、百分百民意支持

五年，全国官员和人民，因为王莽拒绝接受新野（河南省新野县）采邑（参考去年【四年】），纷纷上书抗议，前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以及现有的亲王、侯爵、皇族代表，一致叩头要求：“请对安汉公（王莽）的赏赐，采取积极行动。”于是，王莽再上书陈情：“对于全国官民有关这方面的奏章，请不要接受，使臣，王莽，得以专心制作礼仪和乐章。等到制作完成，唯一的愿望是准予辞职，返回故乡，让出贤能人才上进的道路。”右将军甄邯等，奏报王政君，王政君下诏给王莽，说：“你每次晋见，都流着眼泪，叩头陈情，坚决拒绝奖赏。如果一定要奖赏，你就辞职。现在礼乐制度，正在进行，这件大事，全靠你决定，所以仍请你专心工作。等候工作完成，有关官员呈报之后，再研究大家从前的建议。但关于‘九锡礼仪’，仍要迅速制定奏报。”

五月，西汉政府正式加赐王莽“九锡”，王莽叩头再叩头，接受下列九项对象：遮蔽膝盖用的彩绸（绿被）、龙帽（衮冕）、龙袍（衣裳）、刀柄装饰璧玉的佩刀（珌琫）、刀鞘装饰璧玉的佩刀（珌琕）、鞋尖上翘的御鞋（句履。朝鲜半岛民间迄今仍穿这种鞋样）、皇帝专用的御车（鸾路）、四匹骏马（乘马）、有九个尾梢的龙旗（龙旗九旒）。

王莽同时接受：皮帽（皮弁）、白袍（素积）、作战指挥车（戎路）、四匹骏马（乘马）；红色弓箭（彤弓矢）、黑色弓箭（卢弓矢）；大门外左边竖立赤色巨斧（朱戟），右边竖立金色巨斧（金戚）；铠甲、头盔，各一顶；美酒两坛（秬鬯二亩）、璧玉酒壶两个（圭瓚），作为最高官位（九命）信物的青色玉珪（像“介”字形状的上尖下方宝石）两个，特准修建

朱红色大门和台阶（纳陛）；设置宗族官、祭祀官、占卜官、天文官，武装卫士三百人（王莽接受的东西，超过“九锡”太多。“九锡”已不能做机械解释，而王莽所拟定的这项制度，也并不完全跟古代相符。然而，用和平手段转移政权时，只要迈过“九锡”一关，就大局已定）。

去年（四年），派出王恽等八人，分赴各地考察民间风俗，任务完成，返回首都长安。宣称：“全国风俗全都美好。”并假造各郡各封国乡土气息的民歌童谣，歌颂王莽的功德，共达三万余言（一世纪时，中国人写字仍以刀刻的竹简为主，三万余言是一个庞大的巨著，可以跟二十世纪的三千万言媲美）。

闰四月四日，刘箕子下诏（王莽诏）：命首席部长（羲和）刘秀（刘歆）等四人，负责兴建皇家大会堂（明堂），和国立大学（辟雍），使汉王朝的土木工程，跟周王朝姬昌（文王）兴建御用天文台（灵台）、姬旦（周公）兴建洛阳城，互相符合。交通部长（太仆）王恽等八人，周游全国，考察风俗，宣扬中央政府的恩德教化，天下同声赞扬。刘秀（刘歆）等四人，跟王恽等八人，全封侯爵（刘秀【刘歆】封红休侯，平晏封防乡侯，孔永封宁乡侯，孙迁封定乡侯，王恽封常乡侯，阎迁封望乡侯，陈崇封南乡侯，李翕封邑乡侯，郝党封亭乡侯，谢殷封章乡侯，逯普封蒙乡侯，陈凤封卢乡侯）。

当时，只有广平国（首府广平【河北省曲周县东北】）宰相班稚，不肯奏报祥瑞跟民歌童谣；琅邪（山东省诸城市）郡长（太守）公孙闾，在郡政府公开陈诉民间灾害贫苦。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甄丰，派出专使，前往两地，挑动官员人民，上书弹劾说：“公孙闾伪造灾害的消息，班稚拒绝反映上天的祥瑞。二人嫉妒痛恨皇家的圣政，都属大逆不道。”班稚，是班婕妤的老弟（参考前十八年）。王政君说：“不宜扬美德，应该跟伪造灾害消息，分开处罚。而且班稚是宫廷姬妾的家人，我不忍心。”

于是，逮捕公孙闾入狱，诛杀。班稚恐惧，上书陈述自己世受国恩，请求恕罪，愿缴回封国宰相印信（辞职），到首都长安当延陵（十二任成帝刘骜墓，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公里）管理员；王政君批准。

王莽又奏报说：现在全国一派升平，商品价格，童叟无欺，从不讨价还价。司法机关没有诉讼，监狱里没有囚犯。乡村县城，没有盗贼。郊野更没有挨饿的人民，家给户足。道路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捡。而男女区分严格，连走路都不混杂在一起。所有刑罚，都应废除。万一有人犯法，则



用“象刑”处理（《书经·大传》：黄帝王朝六任帝伊祁放勋、七任帝姚重华时，使用“象刑”：最重的“象刑”是使犯人穿土黄色不缝边的衣服。中等“象刑”穿上草鞋。最轻的“象刑”用黑布包头。是一种象征性的刑罚，表示一片和睦，没有人犯罪）。

王莽认为他的皇后女儿是一个多子的体型，而本年正十四岁，初有月经，于是开凿“子午道”（法术书上，“子”指北方，“午”指南方），从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开始，横穿南山（秦岭），直到汉中郡（陕西省安康市）。

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姬诵年纪幼小，姬旦（周公）摄政。而今，皇上（刘箕子）尚未成年，应请安汉公（王莽）代理天子，主持政府，像姬旦当年。”政府官员异口同声说：“应该批准刘庆的建议。”

小皇帝刘箕子的身体日渐茁壮。因娘亲卫姬不能前来京师，以及舅父家全被屠杀的缘故，对王莽含恨在心。王莽了解他面对的危机。

冬季，十二月，腊日大祭（腊日，冬至【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后第三个戌日，俗称“小岁”，子女拜贺父母，臣僚拜贺君王），王莽向刘箕子呈献椒酒（把胡椒放到酒中，据说可以驱逐邪鬼），而在椒酒中下毒。刘箕子毒发，在床上辗转呼号。王莽立刻撰写祷文，向天神（泰畤）祈求，愿用自己的生命，代替皇帝一死。祈求后把祷文锁入金柜，放到金銮前殿，下令知道此事的官员，不可泄露（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有病，姬旦撰写祷文，愿代替姬发一死，把祷文藏到金线织成的书柜之中，并写《金縢》一文，叙述这件事的始末经过。后来有人陷害姬旦，姬发在金柜中发现这些文件，误会才告冰解。这件事十分古怪，依传统习惯，必须把祷文焚烧，才能上达天庭，锁到书柜之中，除了存心要让人发觉外，别无他用。姬发何至如此之呆？王莽却企图用这个小动作，欺骗天下，邪恶的人总是认为别人都是傻瓜）。

十二月丙午日（十二月辛酉朔，没有丙午），刘箕子在未央宫逝世（十四岁）；大赦天下。王莽命年俸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一律服丧三年。又奏报王政君，尊称十二任帝（成帝）刘骝祭庙为统宗，刚断气的皇帝（平帝）刘箕子祭庙为元宗。收殓刘箕子，戴上成人冠帽（刘箕子还未成年），埋葬康陵（陕西省咸阳市北七公里）。

太皇太后王政君，召集文武百官，磋商遴选继任皇帝。当时，十一任

帝（元帝）刘奭的后裔已全死光。而十任帝（宣帝）刘病己的曾孙，活在世上的，还有五位亲王（淮阳王【首府陈县，河南省淮阳县】刘演、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成都、楚王【首府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刘纡、信都王【首府信都，河北省冀县】刘景、东平王【首府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南】刘开明）、四十八位侯爵（阳兴侯刘寄生、陵阳侯刘嘉、高乐侯刘修、平邑侯刘闵、平篡侯刘况、合昌侯刘辅、伊乡侯刘开、就乡侯刘不害、胶乡侯刘武、宜乡侯刘恢、昌城侯刘丰、乐安侯刘禹、陶乡侯刘恢、厘乡侯刘褒、昌乡侯刘且、新乡侯刘鲤、鄆乡侯刘光、新城侯刘武、堂乡侯刘护、成陵侯刘由、成阳侯刘众、复昌侯刘休、安陆侯刘平、梧安侯刘誉、朝乡侯刘充、扶乡侯刘普、外黄侯刘围、高阳侯刘并、平陆侯刘宠、春城侯刘允、吕乡侯刘尚、李乡侯刘殷、宛乡侯刘隆、寿泉侯刘承、杏山侯刘遵、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陵乡侯刘曾、武安侯刘慢、承乡侯刘闾、阴平侯刘诗、西阳侯刘偃、桃乡侯刘立、金乡侯刘不害、平通侯刘旦、西安侯刘汉、湖乡侯刘开、重乡侯刘少柏）。王莽厌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不容易掌握，宣称：“兄弟平辈之间，不可以继承帝位。”（刘箕子是刘病己曾孙。）于是，把刘病己玄孙（四世孙）辈全体征召到首都长安，逐一审查。

就在本月（十二月），前辉光郡（北长安）郡长谢嚣，奏称：“武功（陕西省武功县）县长孟通，挖浚水井的时候，在井里挖出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上面有朱红色字样：‘告安汉公王莽当皇帝。’”神秘预言（符命）运动，自此开始。王莽教三公禀报王政君，王政君说：“这是欺骗天下的手段，怎么可以当真？”太保（上三公之三）王舜对王政君说：“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无可奈何。如果阻止，我们已没有力量阻止。而且，王莽并不敢有什么野心，目的只在求一个摄政名义，加强权力，镇服天下，如此而已。”王政君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但王莽已非当年，对他已不能控制，只好答应。王舜等就跟高级官员共请王政君下诏，说：“孝平皇帝（十四任刘箕子）短命逝世，已命主管机关征召孝宣皇帝（十任刘病己）玄孙二十三人，遴选合适的，继承帝座。可是，玄孙们还都是婴儿，裹在襁褓之中，不能处理政务。如果没有品德高尚的君子，谁能保护他？安汉公王莽，辅政已经三世，跟姬旦相比，时代虽然不同，事迹却是相同。而今，前辉光郡（北长安）郡长谢嚣、武功县长孟通，呈献白石红字的文字，我深思它的含义，所谓‘当皇帝’的意思是‘代理皇帝’（摄行皇帝事）。现在指定



安汉公（王莽）代理皇帝，如同当年姬旦故事。至于用什么仪式，有关单位应迅速制定。”

不久，文武官员联合奏报：

“太皇太后（王政君）神圣的美德，显示全国，深刻明了上天的旨意，所以下令安汉公（王莽）居于‘代理皇帝’高位。我们请求：安汉公（王莽）应坐上宝座，戴皇帝冠帽，穿皇帝衣服，背后是画着巨斧的屏风，站在门跟窗之间，面向南方，接受文武官员朝拜，裁决国家大事。出入宫廷，沿途戒严。官员及小民，一律自称‘臣’、‘妾’。安汉公（王莽）跟天子完全一样，分别在首都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在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神灵，在祖庙祭祀祖宗。祭祀典礼中，司仪称安汉公（王莽）‘假皇帝’，政府官员或民间，则称安汉公‘摄皇帝’，而安汉公自称‘予’（跟真皇帝自称“朕”略有不同）。裁决国家大事，发号施令，不用‘诏书’，而用‘制书’。这样才可以顺应皇天的苦心，保卫大汉王朝的安全，抚育孝平皇帝（十四任刘箕子）的幼小后嗣。不但符合‘寄以天下，托以孤幼’的古义，也符合治国、平天下的隆重大义。但代理皇帝（王莽）朝见太皇太后（王政君）、平帝皇后（刘箕子妻）时，仍用臣属的礼节。安汉公（王莽）原来的家宅，改做宫殿。封国新都（河南省新野县东南）依旧，另划武功县（陕西省武功县）作为采邑。其他礼仪，仿效亲王侯爵。”

王政君批准。

六年，春季，正月，西汉王朝代理皇帝王莽（本年五十一岁），在首都长安南郊，祭祀天神。又举行“迎春”、“大射”、“养老”仪式。

三月一日，拥立十任帝（宣帝）刘病已的玄孙刘婴当皇太子，号称“孺子（小娃）”（儒家认为：当初姬旦辅佐周王朝二任王姬诵时，谣言指控姬旦将有对“孺子”不利的行动，结果姬旦忠心耿耿。王莽在此使用，表示他的一贯）。刘婴，是前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病已生刘骃，封楚王。刘骃生刘勋，封广戚侯。刘勋生刘显，刘显继承侯爵，但不久因罪被中央撤销封爵。刘显生刘婴），年仅二岁。王莽坚称：卜卦的结果，认为他大吉大利，才有此项决定。尊皇后王女士（王莽女）当皇太后（刘弗陵正妻上官女士十五岁当皇太后。我们正惊讶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皇太后，而今王女士也是十五岁当皇太后。只有宫廷，才不断出现怪事）。

王莽任命王舜当太傅（上三公之一）。左辅（四辅之三）甄丰当太阿（即阿衡）、右拂（即右弼。四辅之四）。甄邯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后承

(即后丞。四辅之二)。又设置“四少”官位(四少:少师、少傅、少阿、少保),都次部长级阶俸(二千石。这些官名,全是古老的,对一世纪的西汉人而言,已十分陌生)。

四月,安众侯刘崇,跟封国宰相张绍密商:“王莽一定伤害刘姓皇族,天下都反对他,可是却没有人敢先动手,这是皇家的耻辱。我当代表皇家,发出一击,全国都会响应。”张绍同意,集结一百余人,袭击宛县(南阳郡政府所在县,河南省南阳市),宛县固守。张绍等攻不进去,败还。

张绍的堂弟张竦,跟刘崇的堂叔刘嘉,到首都长安未央宫门前,自首待罪,王莽赦免他们。张竦代替刘嘉撰写奏章,歌颂王莽美德,痛斥刘崇叛逆,声称:“我愿作为皇家表率,父子兄弟,担着竹筐,拿着铁锹,奔赴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用水灌入刘崇的家宅,使之符合古代的刑罚(上古时代,封国国君叛变,被诛杀后,就用水把他的家宅淹没,使成为一潭污水,参考《礼记·檀弓》);并拆毁刘崇的祖庙(首任安众侯为长沙【定】王刘发【六任景帝刘启子】子刘丹,刘崇是刘丹的五世孙。如今包括刘丹以下各任侯爵的祭庙全部拆除),犹如周王朝拆毁商王朝的祖庙(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灭掉商王朝后,拆毁商王朝的祖庙,把拆下来的祭器之类,分别赏赐给全国封国国君,在于彻底铲除死亡幽灵跟活着的后裔交通,免得受到煽动,起来反抗)。把刘崇祖庙的祭器等,分别赏赐给其他封国国君,作为永远鉴戒。”王莽大为高兴,封刘嘉当率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一齐封关内侯。稍后,当知道是张竦执笔时,又封张竦当淑德侯。长安遂有歌谣形容这件事:“要想封,找张柏松(张竦别名柏松)。拼命战斗,不如来一个妙奏。”

从此,凡是叛乱案的当事人,家宅都用水灌满,成为污水池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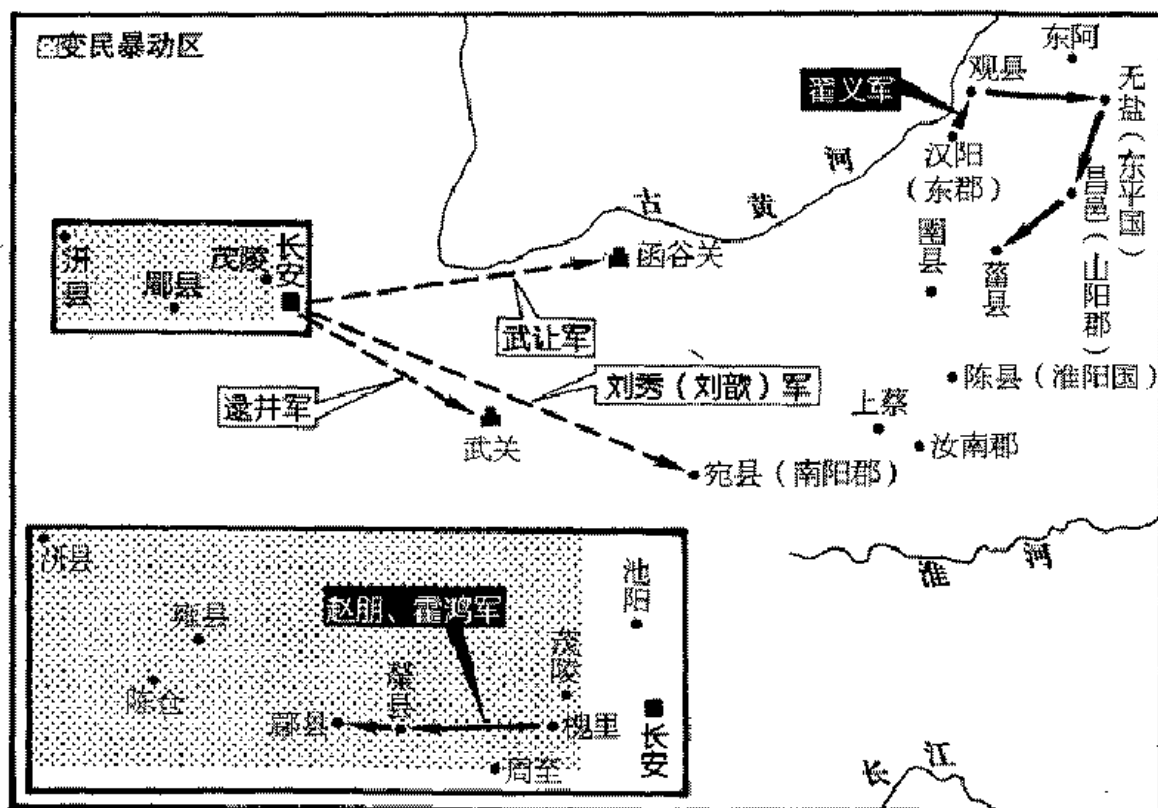
文武百官再建议:“刘崇等所以谋反,在于代理皇帝的权力仍然太轻,应该更加尊重,才能镇服海内。”

五月十七日,王政君下诏:王莽嗣后朝见太皇太后时,不必再自称“臣”,改为自称“代理皇帝”(假皇帝)。

十二月,文武官员奏请:王莽休息处应命名“摄省”,办公处应命名“摄殿”,家宅应命名“摄宫”。王政君批准。

七年,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郡长(太守)翟义,是前宰相翟方进的儿子,跟姐姐的儿子上蔡(河南省上蔡县)人陈丰,密谋说:“新都侯王莽代理皇帝,向天下发号施令,故意在皇族中挑选一个小娃,称他





一世纪·七年 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抗王莽

‘孺子’，假托姬旦（周公）辅佐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故事，用来作为缓冲，试探天下人心，一定会篡夺大汉王朝帝位自立，迹象十分明显。而今皇家本身衰弱，首都长安之外，又没有强大的封国，以致天下全都低头顺服，没有人能抵御这项灾难。我，有幸是宰相的儿子，又是一个大郡的郡长，父子们都受大汉王朝的厚恩，有义务为国家讨伐叛贼，用以安定刘姓皇家敬神的祭坛（社稷）。所以我决定动员军队，向西进攻，诛杀所谓的‘代理皇帝’，而另行拥戴皇族子弟当皇帝。即令事情不能成功，身虽埋葬，英名永照寰宇，也可以对得起先帝（历代皇帝）。我准备行动，你肯不肯追随我？”陈丰才十八岁，年轻气盛，一口承诺。

翟义遂跟东郡民兵司令（都尉。司令部设东阿【山东省阳谷县东北阿城镇】）刘宇、严乡侯刘信、刘信的老弟武平侯刘璜结盟（严乡国、武平国今地皆不详，其地约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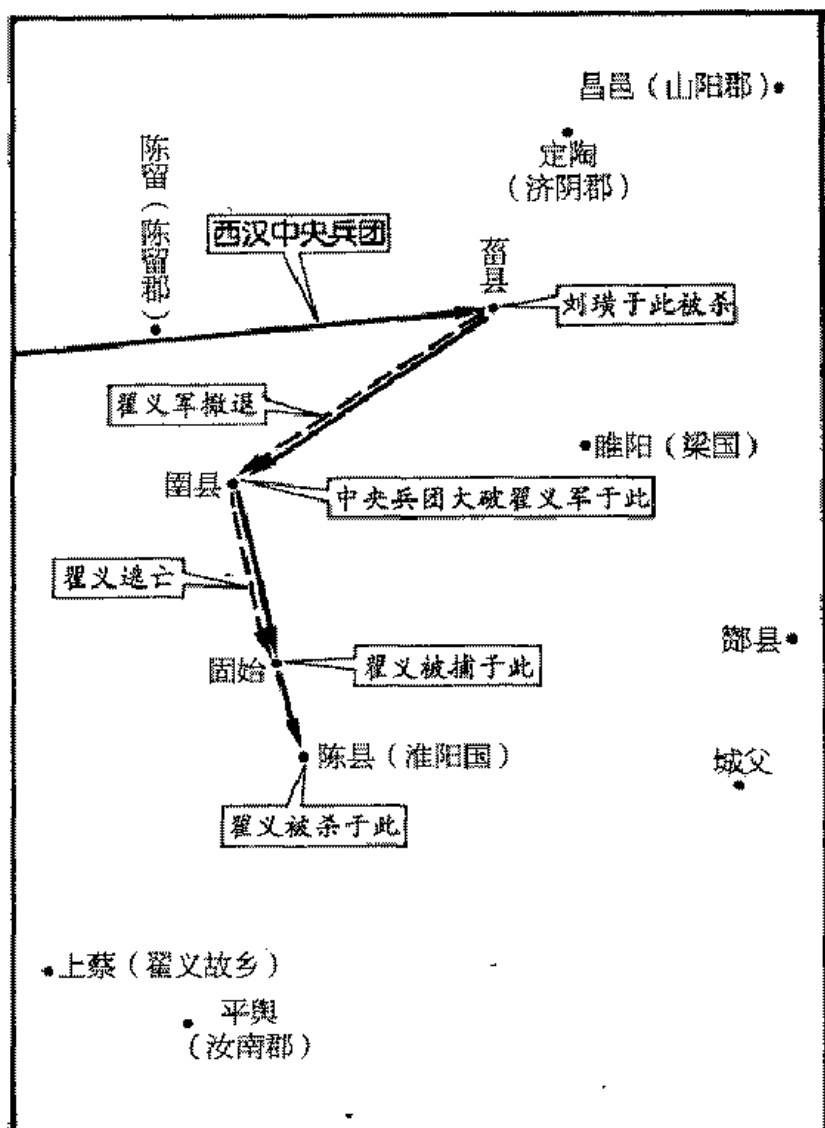
九月，乘着检阅武装部队（都试）的日子（西汉王朝每年立秋日，地方政府检阅民兵），发动攻击，诛杀观县（河南省清丰县）县长（令），集结战车、骑兵、射击手，再征召郡中勇士，组成大军，部署将帅。刘信的儿子刘匡，当时是东平王，遂把东平国（首府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南】）

的防卫部队交出，拥护刘信当皇帝。翟义自称大司马（三公之二），兼柱天大将军。通报各郡各封国，指出：“王莽毒死孝平皇帝（十四任刘箕子），代理皇帝，目的在铲除汉王朝的政权。现在，天子已经即位，当共同代天行罚。”各郡各封国大为震动。大军西行，抵达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时，已有十余万人。

王莽得到消息，惊慌失措，连饭都吃不下。太皇太后王政君对她的左右侍从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虽然是一个女人，也知道王莽会吓得要死！”王莽出动他所有的重要同党和亲属（同党：孙建、刘宏、窦况。亲属：王邑、王骏、王况、王昌），任命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当奋武兵团司令；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成都侯王邑，当虎牙兵团司令；明义侯王骏，当强弩兵团司令；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春王城门校尉）王况，当震威兵团司令；皇族事务部长（宗伯）忠孝侯刘宏，当奋冲兵团司令；长乐宫供应官（中少府）建威侯王昌，当中坚兵团司令；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震羌侯窦况，当奋威兵团司令；共七人，由各人自己选择他们的将领跟参谋，但限于关西人（“关西”，即“关中”、“京畿”、“三辅”地区，指函谷关以西。不用“关东人”当指挥官，预防跟叛军接触时，阵前起义）。率领以关东（函谷关以东）士兵为主的部队，再征调各郡机动部队（奔命），向翟义叛军，发动攻击。王莽更任命交通部长（太仆）武让，当积弩兵团司令，驻防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工程总监（将作大匠）蒙乡侯遂并，当横野兵团司令，驻防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首席部长（羲和）红休侯刘秀（刘歆），当扬武兵团司令，驻防宛县（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县，河南省南阳市）。

京畿地区（关中，三辅），听到翟义起兵消息，东自茂陵（陕西省兴平市东南）西到汧县（陕西省陇县南），凡二十三县，变民一齐暴动。槐里（陕西省兴平市）男子赵朋、霍鸿，自称兵团司令（将军），攻击焚烧政府机关，击斩西长安市民兵司令（驻郿县【陕西省眉县】），跟虢县（陕西省武功县西南）县长（蒙，音 tóng）。他们会商说：“中央将领们跟精锐部队，全都东征，京师（首都长安）空虚，我们可以直接进攻长安。”此时，已拥有十余万人，沿途纵火，火光照耀未央宫前殿。王莽再任命皇城保安司令（卫尉）王级，当虎贲兵团司令；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望乡侯阎迁，当折冲兵团司令；向西攻击赵朋。任命常乡侯王恽，当车骑兵团司令，驻防平乐馆（在未央宫北御花园内）；骑兵总监（骑都尉）王晏，当建威





一世纪·七年 翟义兵败被杀

兵团司令，驻防首都长安城北；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城门校尉）赵恢，当城门兵团司令，保护京师（首都长安）。各兵团完全动员，进入战斗状态。再任命太保（上三公之三）、后承（四辅之二）、承阳侯甄邯，当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在刘邦祭庙接受象征最高军权、可以专断诛杀的斧钺，统率天下所有武装部队；虎帐之中，左边是皇帝的符节，右边是军令的斧钺，驻防长安近郊。而王莽、甄丰，在皇宫警戒，日夜巡查。

王莽每天抱着三岁的“孺子”刘婴，到郊外皇家祖庙祈祷，集合文武官员，宣称：“从前，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年幼，姬旦（周公）摄政，管国国君（姬鲜）、蔡国国君（姬度），挟持子武庚（商王朝后裔）叛变。而今，翟义也挟持刘信叛变。古时候的大圣人还怕发生这种事情，何况我，王莽，这样渺小！”大家异口同声说：“不经过这样的变局，就不能展示你

神圣的功德！”

冬季，十月十五日，王莽仿效《书经·大诰》，也撰写《大诰》（姬旦东征管蔡诸国时，作《大诰》。“《大诰》”，即“文告”、“宣言”），说：“当叛乱的文书传到的那天，刘姓皇族在首都的精英，有四百人。而民众贡献忠诚的，有九万人。我仗恃的是这些精英和忠诚，保卫皇家继承人，建立功业。”派国务官（大夫）桓谭等，前往全国传达，誓言一定把皇帝宝座交还刘婴。

中央大军抵达陈留郡的菑县（河南省民权县东），跟翟义的反抗军会战，大破反抗军，斩刘璜。王莽大喜，立即下诏，机动兵团司令（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全封侯爵，就在军中接受爵位，随即大赦天下。于是，大军挺进，用精锐攻击翟义的基地圉县（河南省杞县南圉镇。圉，音yǔ）。

十二月，攻陷圉县，翟义跟刘信放弃军队逃亡。逃到固始（河南省淮阳县北）边界，翟义被捕，押解到淮阳国首府陈县（河南省淮阳县），五马分尸，在街头示众。而刘信竟终于逃掉，不知所终。

七、和平转移政权

八年，西汉王朝虎牙兵团司令（虎牙将军）王邑等，从前线回到首都长安。再向西与虎贲兵团司令（虎贲将军）王级会合，共同攻击赵朋、霍鸿反抗军。

二月，赵朋、霍鸿反抗军完全消灭，各县秩序恢复。王邑胜利凯旋，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摆下盛大酒筵，慰劳出征的高级将领。下诏南乡侯陈崇：迅速核定功劳，分别等级。依照一千年前周王朝的制度，把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西汉王朝只有两级：“王”、“侯”），共封爵三百九十五人。指出他们的贡献：“用愤怒的心情，东征西讨。羌寇、蛮盗、反虏、逆贼，还没有转过脚跟，便实时扑灭，天下人无不由衷敬服。”封爵全用这种理由。应封准侯爵“关内侯”的，改名“附城”，也有数百人（周王朝初期，封国直属天子，但太小的封国，不过一两个村落，连城堡都没有，也无力兴建城堡，没有资格晋见天子，只能晋见邻近的封国国君，则称“附庸”。王莽改“庸”为“城”，遂成“附城”）。

王莽下令挖掘翟义老爹翟方进，跟他祖先们在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



西北射桥乡)的坟墓,把棺木焚烧,诛杀翟姓三族,连幼儿都不能幸免。斩首之后,把男女老少的尸体,推进一个大坑,用荆棘跟五毒孳杂(孳,音 chàn),一齐埋葬(五毒:蝎子、蜈蚣、蛇、马蜂、蟾蜍)。又下令把翟义、赵朋、霍鸿所属反抗军们的尸体,聚集在大路旁边,分置在濮阳(东郡郡政府所在县,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无盐(东平国首府,山东省东平县东北)、圉县(河南省杞县南圉镇)、槐里(陕西省兴平市)、周至(陕西省周至县东)五个地方(翟义首先在濮阳发难,在无盐集结,而最后在圉县被灭。赵朋用槐里的环堤做根据地,霍鸿用周至的芒竹做根据地)。尸堆插上木牌,写出:“反虏、逆贼、男鯨、女魃。”

平定翟义等叛军之后,王莽对他自己的威望和恩德,做一新的评估,信心倍增,遂决定对西汉王朝政权,施以最后一击。

于是,文武官员再奏准:代理皇帝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晋封公爵。封王莽老哥的儿子王光当衍功侯。这时,王莽把他的采邑新都国(河南省新野县东南)交回中央。文武百官再奏准:封王莽的孙儿王宗(王宇子)当新都侯。

九月,王莽的娘亲(王曼妻)功显君(姓名不详)逝世。王莽认为他身为代理皇帝,登上大汉政府的宝座,继承大汉王朝皇家系统的“大宗”(嫡子系统),不能为亲娘穿孝服,只能穿天子哀悼封国国君时的丧服(总练弁而加麻环经),到灵位前做一次祭拜、两次巡视。而命孙儿王宗当丧主,服三年之丧(儒家学派规定,三年之丧中,不见客人、不处理公务、不从事劳动、不能跟妻子同床,日夜思念哭泣)。

总弹劾官(司威)陈崇奏称:王莽老哥的儿子、衍功侯王光(王莽侄儿),跟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窦况勾结,教窦况代他杀人。窦况把那人逮捕,判处死刑斩首。王莽勃然大怒,责备王光。王光的娘亲对王光说:“你自以为比王宇、王获,哪一个亲近?”母子遂同时自杀,窦况也被处决。最初,王莽侍奉娘亲,奉养寡嫂,抚养侄儿,受到人们赞扬尊敬。等到后来,意图夺取政权,遂用骨肉之亲,显示公正。王光既死,王莽命王光的儿子王嘉,继承爵位。

本年(八年),广饶侯刘京报告说:齐郡(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忽然冒出一口新井。车骑兵团所属营长(千人)扈云报告说,巴郡(重庆市)发现一头石牛。太保府职员(太保属)臧鸿报告说,在西长安市(右扶风)雍县(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仙石。王莽肯定都是上天赐下的祥瑞,

下令把石牛、仙石，运到首都长安。

十一月二十一日，王莽奏报太皇太后王政君，说：

“陛下现在的处境是：大汉王朝已经十二世（自刘邦到刘婴，以辈分计算，共十一世。以帝位计算，则共十五个皇帝。所称的“十二世”，并不正确。但是传统史学家以及当时的政治市场，却是排除三任帝刘恭、四任帝刘弘、九任帝刘贺的），正碰上‘三七’数字的危险命运（神秘预言书上说：三七者，二百一十年，而西汉王朝自从前二〇六年建立，到本年【八年】，恰二百一十四年，已超过三年），承受上天的旨意，陛下命我，臣，王莽，居于代理皇帝的高位。

“现在，广饶侯刘京上书说：‘七月时，齐郡临淄县（齐郡郡政府所在县，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昌兴村村长（亭长）辛当，一晚做了很多梦，听见有声音告诉他，说：‘我，上天的使节，上天教我向你宣布：代理皇帝应成为真正皇帝。你如果不相信，驿站中会突然出现新井。’辛当第二天早上，起来巡查，果然有一口新井，深有百尺。’十一月九日，正是冬至日，巴郡（重庆市）发现石牛。十一月十五日，雍县（陕西省凤翔县）又发现仙石。都已送到未央宫前殿。我跟太保（上三公之三）、安阳侯王舜等，亲自观察。忽然之间，狂风大起，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太阳无光，等到狂风停止，在仙石之前，看到一块铜牌，和一段有图案的绸缎，上面写的是：‘上天显示的皇帝符信，呈献它的人加封侯爵。’骑兵总监（骑都尉）崔发等，探讨文字的含义，纷纷解释。

“孔丘说：‘敬畏天命，敬畏伟人，敬畏圣贤的评论。’臣，王莽，怎敢不接受上天的命令？请准许我共同祭祀神灵、祖庙，奏报太皇太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刘箕子正妻、王莽女）时，都自称‘代理皇帝’（假皇帝）。对天下发号施令，或天下臣民启奏时，不再称‘摄政’；本年（八年）本是‘居摄三年’，特改为‘始初元年’；宫中计时的漏刻，改为一百二十度，用以顺应天命。我日夜养育孺子（刘婴），能跟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姬诵媲美，使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威望和恩德，传播万国。盼望他长大成人，受到很好教育。等到孺子（刘婴）年满二十岁，行过加冠礼，我就把政权原样归还，跟姬旦当初所做的一样。”王政君批准。

全国人民都看出王莽的目的，在于显示天命所归，授意高级官员发动拥护攻势，使他能去掉“代理”二字。

期门禁卫官（期门郎）张充等六人，阴谋劫持王莽，另立楚王（首府



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刘纡（十任帝刘病已曾孙）当皇帝。事情发觉，张充等六人全被诛杀。

梓潼（广汉郡郡政府所在县，四川省梓潼县）人哀章，留学首都长安，品行素来低劣，喜爱吹牛。看见王莽摄政，决心押上赌注。就做了一个铜柜，在里面放两张信箋（那时还没有纸，恐怕仍是竹简），一写：“天帝行玺金柜图”，另一写：“赤帝玺邦传给皇帝金策书”。邦者，指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信箋上说：王莽应即位当真天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当遵守天命。图上画出王莽跟他的亲密助手八人，再增添王兴、王盛，并把自己哀章的名字也加进去，共十一人。还加上官爵，都是最高职位。哀章知道“齐郡新井”、“巴郡石牛”的妙用。于是，等到一天黄昏，他穿上黄色衣服，把铜柜送到刘邦祭庙（高庙），交给祭庙执行官（仆射）。执行官奏报。

王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就在此时向汉王朝下手。

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亲自驾临刘邦祭庙，向铜柜下跪叩头。然后，戴上国王的王冠，晋谒王政君。回到未央宫，登上前殿，发表文告说：

“我虽然缺少品德，但幸而是皇初祖黄帝姬轩辕的后代，和皇始祖虞帝姚重华的苗裔，以及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微末亲属。皇天赐给厚重的恩典，教我继承大统。一切预言、符命、图画、文字，以及金柜诏书，都是神灵明显的指示，把天下人民，全数托付给我。赤帝、汉王朝高皇帝刘邦的神灵，更谨遵天命，用金柜交下旨意，我十分敬畏，敢不接受？兹定于下月（十二月）一日，我将头戴天王冠，登上宝座，当正式天子，建立‘新王朝’，改变历法（正朔），改变衣服颜色，改变祭祀用的供品，改变旗帜，改变用具。以十二月一日作为每年的元旦，明年定为‘始建国元年’。以午夜后二时（丑）作为一天的开始。衣服采用淡黄色，祭祀用品一律白色。钦差大臣的符节都用纯黄，上写‘新政府五威节’，用以显示皇天的威望和使命。”

王莽在行动之前，先教人把各种祥瑞，拿给太皇太后王政君过目，表示意愿。王政君大吃一惊。这时，因孺子刘婴并没有即位，所以皇帝御玺，仍放在王政君住的长乐宫。王莽即位之后，向王政君索取御玺，王政君拒绝，王莽派安阳侯王舜前往规劝，王舜小心谨慎，王政君一向都喜欢他，并且绝对信任。王舜晋见王政君，王政君知道他来替王莽索取御玺，义愤填膺，诟骂说：“你们父子兄弟、家庭宗族，靠着大汉王朝的恩典，几代下

来，享尽荣华富贵，不但没有回报，反而利用别人托孤寄子的机会，夺取政权，一点也不顾念恩德情义。这种人，连猪狗都不吃他的尸体，天下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东西！你们既认为金柜符命，教他当新王朝皇帝，改变历法，改变衣裳，改变制度，就应该刻一颗自己的御玺，使它传到千年万世，要这个亡国的不祥之物干什么，非索取不可？我是大汉王朝的一个老寡妇，随时会死，打算跟御玺一同埋葬。别打主意，我不会给他！”一面说，一面悲痛流涕，左右侍从人员，都跟着哭泣。王莽也哀恸落泪，不能自己。停了很久一阵，王莽才抬头问王政君，说：“我已没有话可说，只是王莽一定要把这件传国宝弄到手。太后，你难道有办法一直不给他？”王政君看王莽态度恳切，且击中要害，又恐怕王莽施用暴力，只好交出。但怒不可遏，把御玺投到地上，告诉王莽说：“我快要死了，已看不到你们兄弟全族屠灭！”

王莽把御玺献给王莽，王莽乐不可支，特地在未央宫渐台（宫中西南隅名苍池的人工湖中间小岛），摆设酒筵，宴请王政君，一片欢乐。

王莽又打算改变王政君汉王朝的封号，更换王政君的印信，但又恐怕拒绝。王莽的远族王谏，抓住机会，也押上赌注。上书说：“皇天废除汉王朝，建立新王朝，太皇太后（王政君）不宜再用汉王朝尊号，应跟汉王朝同时废除，顺应天命。”

王莽把奏章呈报王政君，王政君气得张口结舌，冷笑说：“他的话有理！”王莽看情形不对劲，改口说：“这个人违背道义，留他不得。”于是，冠军（河南省邓州市西北冠军寨）人张永，呈献璧玉形状的铜片，上面有神秘的文字（符命铜璧文），说：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尊号，应称“新王朝文母太皇太后”（文母，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的娘亲，姬昌的正妻，姬昌绰号文王）。

王莽下诏接受。于是，毒死王谏；封张永子爵（贵符子）。

九年，春季，正月一日，新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一任）王莽（本年五十四岁）率领文武官员，向汉王朝皇太后王政君，呈献玉玺。恭祝顺应天命，遵从神秘预言（符命），并从此除去汉王朝称号（西汉王朝共十五任国君，凡十五个皇帝。前二〇六年至后九年，建立二百一十五年，到此灭亡）。

最初，王莽娶故宰相（丞相）王诘孙儿宜春侯王咸的女儿，现在封王女为皇后。王皇后共生四个儿子，王宇、王获，已经死亡；而王安是个



花花公子，没有才干。于是封王临当皇太子；封王安当新嘉国君（新嘉辟）；王宇的六个儿子，全封公爵（王千功隆公、王寿功明公、王吉功成公、王宗功崇公、王世功昭公、王利功著公）。大赦天下。

王莽封西汉王朝孺子（末任帝）刘婴当定安公，采邑一万户人家，土地一百华里。在定安国内（定安国，包括平原【平原郡政府所在县，山东省平原县】、安德【山东省平原县东北】、深阴【山东省济阳县西】、鬲县【山东省德州市东南】、重丘【山东省陵县东北神头乡】五县），建立西汉王朝历代皇帝的祭庙。跟周王朝后裔一样，准许使用西汉的历法（正朔）跟衣服颜色（所有承诺，不过一句空话）。封刘箕子（西汉王朝十四任帝平帝）正妻王女士（王莽女）当定安太后。宣读诏书后，王莽亲自握着年仅五岁的刘婴的小手，流涕歔歔，说：“从前，姬旦代理君王，终于把宝座归还原主，我在皇天严厉的压迫之下，却不能如愿以偿！”悲哀叹息，很久不止。皇家辅导宦官（中傅）牵着刘婴，走下金殿，刘婴向北叩头，自己称“臣”。在旁观礼的文武百官，莫不感动。

王莽依照哀章制造的金柜预言书，封爵任官：命太傅（上三公之一）、左辅（四辅之三）王舜当太师，封安新公。命大司徒（三公之一）平晏当太傅，封就新公。命少阿（四少之三）、羲和（首席部长）刘秀（刘歆）当国师，封嘉新公。命广汉郡梓潼（四川省梓潼县）人哀章当国将，封美新公。以上称“四辅”，位居“上公”。命太保（上三公之三）、后承（四辅之二）甄邯，当大司马（三公之二），封承新公。命丕进侯王寻，当大司徒（三公之一），封章新公。命步兵将军王邑，当大司空（三公之三），封隆新公。以上称“三公”。命太阿（阿衡）、右拂（四辅之四）、大司空（三公之三）甄丰，当更始将军，封广新公。命长安（京兆）人王兴，当卫将军，封奉新公。命轻车将军孙建，当立国将军，封成新公。命首都长安（京兆）人王盛，当前将军，封崇新公。以上称“四将”。总共公爵十一人。王兴，本是首都城防指挥部文书员（城门令史）。王盛，本是卖烧饼的小贩。王莽按照神秘预言书（符命），物色到同姓名的十余人，又物色到容貌长得跟卜卦中预言应命功臣相似的两人。从一介平民，擢升到高位，用以向天下显示，一切出于神意。

同一天（正月一日），大量任命部长级官员（卿大夫）、宫廷随从（侍中）、宫廷秘书（尚书），达几百人之多。凡西汉王朝刘姓皇族担任郡长（郡守）的，全部调任议论官（谏大夫）。把明光宫改为定安馆，由定安太

后王女士（王莽女）居住。把藩属事务部（大鸿胪）改做定安公官邸；设立警卫，加以监视。下令刘婴的保母乳娘，不准跟刘婴谈话。刘婴软禁在家宅之中，不能出门，不能跟外界接触。长大成人之后，连牛、马、羊、鸡、狗、猪，都不认识。后来，王莽把孙女——王宇的女儿嫁给他。

王莽命政府各单位的职掌，完全依照古代《尚书》的规定，设“大司马司允”（大司马府执行官）、“大司徒司直”（大司徒府执行官）、“大司空司若”（大司空府执行官），称“孤卿”（三孤，官阶跟部长相等）。“大司农”改名“羲和”，后又改名“纳言”（农林部长），“大理”改名“作士”（司法部长）、“太常”改名“秩宗”（祭祀部长）、“大鸿胪”改名“典乐”（藩属事务部长）、“少府”改名“共工”（宫廷供应部长）、“水衡都尉”改名“予虞”（水利总监），跟三公府的执行长（司允、司直、司若），分别隶属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再设立二十七个“大夫”（国务官）、八十一个“元士”（政事官），分别担任中央各级官职。又把“光禄勋”等官名，改称“六监”，都属高阶（“光禄勋”改名“司中”【宫廷警卫官司令】、“太仆”改名“太御”【交通部长】、“卫尉”改名“太卫”【皇城保安司令】、“执金吾”改名“奋武”【首都常安警备区司令】、“中垒校尉”改名“军正”，另设“大赞”【国库长】）。又把“郡太守”改名“大尹”（郡长）、“都尉”改名“大尉”（民兵司令）、“县令”、“县长”改名“宰”（县长）。“长乐宫”改名“常乐室”。首都“长安”，改名“常安”。

其他，一百多个官职、宫殿、郡、县，全都改名，不能尽记。

王莽大封王姓皇族，同一祖父的（齐缘）一律封侯爵，同一曾祖父的（大功）一律封伯爵，同一高祖父的（小功）一律封子爵，同一玄祖父的（缙麻）一律封男爵——以上爵爷们的女儿，一律封“任爵”（女爵位，即“公主”）。在封号上，男人用“睦”，女子用“隆”。

王莽又下诏：“汉王朝时代，封国国君中有的称‘王’，甚至四方蛮族部落，也使用这种称号，严重地违背古代的典章制度，伤害‘一统’的大义。现在规定：凡是王爵，一律改称公爵；四方蛮族僭越的王爵，一律改称侯爵。”于是西汉王朝的三十二个亲王，全降级称公爵，一百八十八个侯爵，一律改称子爵。稍后，更全都撤销。

王莽又对黄帝王朝一任帝（黄帝）姬轩辕、二任帝（少昊）己挚、三任帝姬颛顼、四任帝（喾帝）姬允、六任帝（尧帝）伊祁放勋、七任帝



(舜帝)姚重华,以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皇族,跟皋陶、伊尹的后裔,分别加封公爵、侯爵;使他们各自祭祀自己的祖先(姚恂封初睦侯,做姬轩辕后裔。梁护封修远伯,做己桀后裔。皇孙王千封功隆公,做姬允后裔。刘秀【刘歆】封初烈伯,做姬颛顼后裔。刘秀【刘歆】的儿子刘遼封伊休侯,做伊祁放勋后裔。妨昌封始睦侯,做姚重华后裔。山遵封褒谋侯,做皋陶后裔。伊玄封褒衡子,做伊尹后裔。周卫公姬党,改封章平公。殷宋公孔弘,改封章昭侯。夏王朝后裔、辽西郡【辽宁省义县西】如丰封章功侯)。

王莽承受西汉王朝盛世的庞大基业,政府、仓库、文武百官,资产丰厚,所有蛮族部落,都归附顺从,天下一派升平。现在,全落到王莽之手。王莽雄心勃勃,仍不满足,总觉得汉王朝那一套格局太小,打算恢复古代的恢宏气概。于是,自称是黄帝姬轩辕,跟舜帝姚重华的后裔,一直传到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五任王田建的孙儿济北王田安,才失去政权(参考前二〇六年)。残留在齐王国的皇族,人们称为“王家”就索性姓“王”。所以,王姓的初祖,应是黄帝姬轩辕。而始祖,应是姚重华。

王莽下诏:追封陈国第一任国君妨满(胡公)当陈胡王,田完(敬仲)当田敬王,济北王田安当济北(懿)王。于是,兴筑五座祖宗祭庙,四座皇族祭庙。天下姚姓、妨姓、陈姓、田姓、王姓,都是皇族(据说:黄帝姬轩辕二十五子,有十二个改姓:姚重华改姓“姚”,后裔改姓“妨”,周王朝时改姓“陈”,在齐国的一支改姓“田”,在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的一支改姓“王”)。世世代代,不缴纳赋税,不服政府差役,对国家不负担任何义务。再封陈崇、田丰二人侯爵(陈崇封统睦侯,田丰封世睦侯),使他们做陈胡王妨满、田敬王田完的后裔,承传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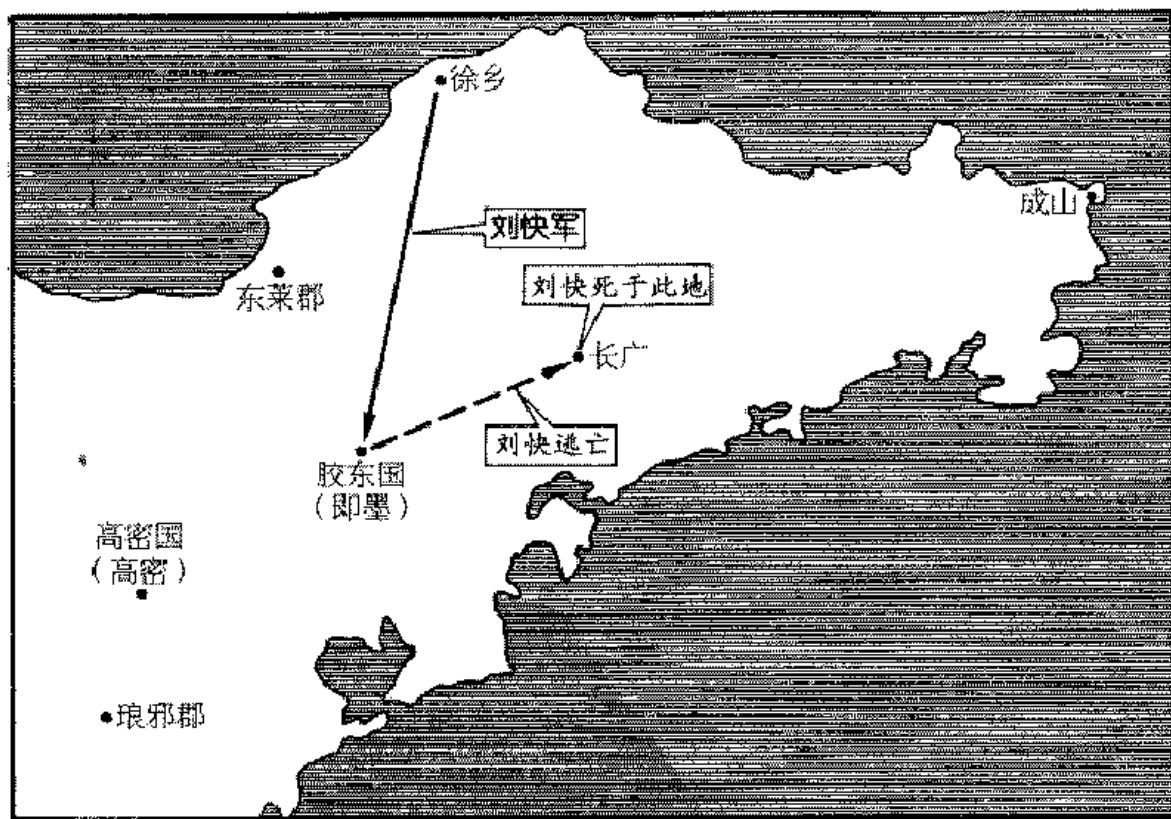
在翟义、赵朋动乱时(参考七年),天下全权州长(牧)、郡长(守),都坚守岗位,心怀忠孝。王莽把所有全权州长(牧)都封男爵,郡长都封“附城”(比男爵低一级的爵位)。

王莽对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的祭庙,尊称“文祖庙”。在首都常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刘姓皇帝墓园祭庙,仍保持原状,香火如故。刘姓皇族继续免缴赋税、免服差役,直到这一代去世。王莽命各州全权州长(州牧)不断慰问安抚,不准受到冤抑欺凌。

王莽认为“刘”字由“卯”、“金”、“刀”拼成,下诏:“禁止‘刚卯’

佩饰’跟‘金刀钱币’。”（“刚卯”是一种佩到身上的装饰品，或用金，或用玉，或用桃木，长三寸，宽一寸。每年正月“卯日”做成，挂到身上。服虔注：有一种玉做的，上面刻字：“正月刚卯”。）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废除五铢钱，更铸小钱——一铢钱，直径六分，上面文字：“小钱值一”，跟从前发行的“大钱五十”，两种并行。为了防止人民盗铸，下令人民不准携带铜、炭。

夏季，四月，徐乡侯刘快（西汉王朝胶东【恭】王刘授的儿子），集结数千人，在他的封国（徐乡，山东省龙口市东北乡城）起兵。刘快的老哥刘殷——西汉王朝时胶东王（首府即墨【山东省平度市】），新王朝改封扶崇公。刘快集结兵力，进攻老哥的封国首府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刘殷紧闭城门，并自投监狱，向新王朝中央政府请求治罪。官民合力抵抗，刘快失败，逃到长广（山东省莱阳市东），死亡。王莽下令赦免刘殷，因他大义灭亲之故，增加他的采邑满一万户，面积方圆一百华里。



一世纪·九年四月 刘快起兵反抗王莽失败

王莽下诏，说：

“上古时代，一个人有一百亩田，缴纳十分之一所得税，国家足够开



支，而人民富裕，到处都是歌功颂德的声音。秦王朝破坏圣人所定的制度，废除井田（参考前三五〇年），于是，人们开始兼并，生出贪鄙的念头。强梁的地主，购买田地，以一千亩为单位；穷苦贫弱的人，连竖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又兴起奴隶市场，把人民像牛马畜生一样，关闭在栅栏之内，被小民控制，甚至可以裁决他们的生命，实违背‘天地本性，人最尊贵’（语出《孝经》）的大义。

“当时也曾减轻赋税，只征收三十分之一。然而，却不时地临时追加，虽老弱疾病，都不能幸免。再加上土豪劣绅的欺压迫害，把田地放租给贫农。名义上只征收三十分之一，实质上却征收十分之五。以致富翁财主之类的豪门，所养的狗马，都有剩余的粮食，遂桀骜不驯，去做邪恶勾当，贫苦小民连糟糠都吃不到，只好去当小偷、当强盗。最后，全都触犯国法，陷于监狱，刑罚无法宽恕。

“现在规定：天下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改名‘王田’；奴隶婢女，改称‘私属’；二者都不可以自由买卖。一家人丁不超过八口，而田地超过九百亩（一井）的，应自动把超过之数，分割给你的族人、邻居，或同村亲友。本来没有田地，现在开始授有田地的，限制的标准一样。

“胆敢抨击土地国有政策，就犯了煽动群众、反抗政府之罪，一律放逐边疆，去跟牛鬼蛇神做伴，如同我始祖虞帝（姚重华）当初行事。”（《左传·前六〇九年》，姚重华放逐共工、三苗、驩兜，诛杀妣鯀。）

秋季，王莽派“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分别前往各郡县，展示四十二种神秘文件（符命），解释汉王朝之所以灭亡，跟新王朝之所以兴起，都是一种天命。包括：品德方面的祥瑞五种，文学方面的预言二十五种，器物方面的异象十二种。

“五威将”王奇等十三人，带着神秘文件（符命）跟各式各样的印信；王爵以下改变官称的官员；以及匈奴汗国、西域各国，和更远的蛮族部落，都要收回汉王朝的印信，换发新王朝的印信。

“五威将”乘坐画着满天星斗的车辆，使用六匹母马，背上插着野鸡的羽毛（谁背上插着野鸡的羽毛？人背上？马背上？这种因文法不谨严而造成的难懂，是一大困扰）。服装以及场面，非常壮观。每一位五威将，手下都有五位元帅。五威将手拿符节“持节”，五威帅则手持幡旗（持幢）。东到玄菟郡（辽宁省沈阳市）、乐浪郡（朝鲜半岛平壤市）、高句骊王国（首都国内城【吉林省集安市】）、夫馀王国（大兴安岭东东北平原）。南到边

塞之外，经过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把句町王（云南省广南县）改为句町侯。西到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把各国国王，全改封侯爵。北方到匈奴汗国王庭（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收回汉王朝的旧印信，改发新王朝的新印信，印文仅把“玺”字改做“章”字（“王爵”的印信称“玺”，“侯爵”的印信称“章”）。

八、鬼话反扑

一〇年，新王朝（首都常安【陕西省西安市】）“五威将”（十二人），跟所属的“五威帅”（六十人），共七十二人，出巡任务完成（参考去年【九年】），回到首都常安复命。西汉王朝亲王被降封公爵的，全都缴还公爵印信，自愿贬作平民，没有一个敢违抗命令，只有故广阳王（首府蓟县【北京市】）刘嘉（燕王刘旦的玄孙。刘旦，是燕盖之乱的主角，参考前八〇年），因向王莽呈献过神秘预言书（符命），鲁王（首府鲁县【山东省曲阜市】）刘闳，呈献过神书，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成都，呈献过祥瑞，歌颂过王莽功德，改封侯爵。

冬季，十一月，立国将军（四将之三）孙建奏称：

“九月辛巳日（九月癸巳朔，没有辛巳），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逃入匈奴。本月（十一）十二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闯出一个男子，拦住我的军队，叫说：‘我是汉王朝皇族刘子舆，成帝（西汉王朝十二任帝刘骢）嫔妃的儿子。刘家就要重登宝座，快去把宫殿腾出来。’当时把该男子逮捕，原是首都常安人，姓武，名仲。这些人都逆天行事，大逆不道。因之，我认为：汉王朝君王的祭庙，不应该仍留在常安城内；而刘姓家族，应该跟汉王朝同时废弃。陛下（王莽）大仁大义，一直不忍心早下决定，以致前安众侯刘崇等，聚众谋反（参考六年）。使一些野心家地痞流氓之类，假托已灭亡了的汉王朝，使家族陷于屠灭的惨境。而竟然仍不能绝迹，原因在于陛下不早早地根除他们的盼望。我建议：汉王朝君王在京师（首都常安）的祭庙，应全部废除。而刘姓在政府中当官的，应一律开革，教他们各自回家。”

王莽批准，下诏说：

“嘉新公、国师（四辅之三）刘秀（刘歆），应神秘的祥瑞预言（符命），当我的‘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三十二人，都深切了解



天命有归，或呈献文件，或呈献祥瑞，或捕获叛乱分子，建立重大功勋。凡刘姓中跟这三十二人同一个祖父的，不予撤职，赐他们姓‘王’。”

只有嘉新公、国师（四辅之三）刘秀（刘歆），因为女儿刘愔嫁给皇太子王临的缘故，不必改姓。

定安公太后王女士（王莽的女儿），自从西汉王朝覆亡，时常称病，不朝见老爹王莽。还不满二十岁（本年，王女士十九岁），王莽对这位女儿，既尊敬，又哀怜，打算给她另择婚配，于是取消定安公太后称号，改称黄皇公主（黄皇室主），表示跟汉王朝一刀两断。命孙建的儿子刻意装扮，陪同御医，前往请安问候。王女知道来意后，火冒三丈，鞭打她左右侍女（责怪她们不该通报相见），大怒之下，竟真的患病，更不肯起床。王莽因面不敢再予勉强。

王莽篡夺西汉王朝政权时，官员小民，争先恐后地呈献神秘预言（符命），都被封侯爵。有些没有干这种勾当的人，互相幽默地说：“你怎么没接到神仙写的信呀？”公安部长（司命）陈崇奏称：“这将为奸臣开辟作威作福的契机，混乱天命，应该根绝源头。”王莽既已达到目的，对这些神秘预言（符命），也感到厌倦，遂派宫廷秘书署副署长（尚书大夫）赵并，负责审查，凡不属于五威将帅所颁布的神秘预言，传播的人一律逮捕入狱。

最初，大司空（三公之三）、更始将军（四将之一）甄丰，国师（四辅之三）刘秀（刘歆），左辅（此是西汉王朝时的官称，新王朝已撤销）、太师（四辅之一）王舜；都是王莽的心腹死党，发动号召，向王莽歌功颂德。“安汉公”、“宰衡”等称号，以及封王莽娘亲跟两个儿子跟侄儿，都出于这个摇尾系统的设计。而在这场摇尾作业中，甄丰、王舜、刘秀（刘歆），也同样得到富贵。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抬王莽坐上宝座。

摄政皇帝（居摄）的建议，出于另一个摇尾系统——泉陵侯刘庆、北常安市（前辉光）人谢嚣，和常安县长（令）田终术。那时王莽的羽毛已经丰满，渴望代理皇帝，甄丰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帮助完成。王莽则对甄丰、王舜、刘秀（刘歆）的子弟晋官封爵，作为回报。

甄丰等爵位已达到高峰，官位也到高峰，心满意足；但对汉王朝皇族跟天下英雄豪杰，却深怀畏惧。反而是，情谊疏远却企图往上爬的野心人士（指哀章等），继续呈献神秘预言（符命）。王莽立即抓住机会，坐上宝座。王舜、刘秀（刘歆）内心才开始恐惧。甄丰性情刚直，王莽发现他心情不快，就假托神秘预言，命甄丰当更始将军（四将之一），跟卖烧饼的王

盛（前将军，四将之四）排列在一起。甄丰跟他的儿子甄寻，一直沉默，不做任何表示。当时，甄寻当宫廷随从（侍中）、首都常安特别市长（京兆大尹），封茂德侯。

甄寻抓住王莽的弱点，也制造一些神秘预言，指出：新王朝应该跟周王朝一样，以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为中间线，把中国一分为二，东西各设立一个总督，任命甄丰当西部总督（右伯），太傅（四辅之二）平晏当东部总督（左伯），如同姬旦、姬奭前例（周王朝初建时，以陕邑【河南省三门峡市】为中间线，东部由姬旦主持，西部由姬奭主持）。王莽含怒允许，即任命甄丰当西部总督（右伯）。甄丰只等朝见皇帝之后，便出发就职。而就在这个等候期间，甄寻吃到甜头，就再制作第二次神秘预言，指出：黄皇公主（黄皇室主）应嫁给甄寻为妻。

王莽完全靠诈术取得政权，一直怀疑高级官员们心怀不服，可能怨望诽谤，正打算用激烈手段镇压，于是乘机发作，咆哮说：“黄皇公主是天下母亲的模范，这是什么话！”下令逮捕甄寻。甄寻逃亡，老爹甄丰知道大祸已临，自杀。甄寻跟随一位法术师逃入华山（陕西省华阴市南）。经过一年余的追缉，终于捕获。在审讯口供中，牵涉到国师（四辅之三）刘歆（刘歆）的儿子隆威侯刘棻，以及刘棻的弟弟宫廷秘书署西厢主管（右曹）、长水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伐虏侯刘泳，又牵涉到大司马（三公之二）王邑的老弟、函谷关防卫司令（左关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刘歆）的学生、宫廷随从（侍中）、骑兵总监（骑都尉）丁隆等。再由他们的口供中，牵连到部长级官员跟他们的亲戚、党羽，以及侯爵们，共几百人。王莽下令一律诛杀。把刘棻放逐到幽州，把甄寻放逐到三危，把丁隆押解到羽山斩首，都用政府驿马车运送尸体（黄帝王朝时，姚重华把政敌，被他称为“四凶”的共工放逐到幽州，驩兜放逐到崇山，三苗放逐到三危，蚩尤则在羽山斩首。王莽一切仿古，杀人整人，也都仿古，新王朝此时尚未更改地名，而所政地名中，有无三危、羽山？或在何地？均不得而知，大概只是在文告中顺序套用一下典故）。

二年，王莽给太子王临设立教师四人、宾友四人，都支国务官（大夫）薪俸。任命前大司徒（三公之一）马宫等，分别担任“师疑”、“傅丞”、“阿辅”、“保拂”，称为“四师”（马宫“师疑”、宗伯凤“傅丞”、袁圣“阿辅”、王嘉“保拂”）。任命前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唐林等，当“胥附”、“奔走”、“先后”、“御侮”，称为“四友”（唐林“胥附”、李充“奔



走”、赵襄“先后”、廉丹“御侮”）。

又设立“师友”一人、“太子随从”（侍中）一人、“议论官”（谏议）一人、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每一经设“大宗师”（祭酒）各一人。共九人，都支领部长级薪俸。

王莽为了增强政府的号召力，广为征召天下知名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

首先，派钦差大臣，带着皇帝的诏书、印信，乘坐四匹马的安车（可以坐下的车辆），前往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迎接龚胜（参考二年）担任“师友”及“大宗师”（祭酒）。钦差大臣，跟郡长、县长、县政府高级官员、乡村教育官（三老）、德行官（行义）、学校学生（诸生），约有千人以上，涌到龚胜住的街巷，宣读诏书。钦差大臣打算教龚胜亲自出来迎接，于是，站在门外久等。龚胜声称他病情沉重，把床放到卧室门西侧，南窗之下，头向东方，身穿官服（孔丘有病时，有人来探望，就是这种装束。龚胜跟王莽同是儒家，所以也事事崇古）。钦差大臣无可奈何，只好到床边把皇帝诏书跟“师友”及“大宗师”（祭酒）的印信交给他，把四匹马驾的安车拉到院子里，向龚胜致意说：“圣明的新王朝政府，没有一天忘记先生。制度的厘订，还没有完成，等待先生主持。请教你，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国家太平？”龚胜回答说：“我一向愚昧，加上年纪老迈，而又身染重病，命在旦夕，如果随阁下上道，一定死在中途，对谁都没有万分之一的益处。”钦差大臣为了要他愉快，勉强要把印信佩戴到他身上，龚胜坚决推辞。钦差大臣只好奏报，说：“现在正值盛夏，天气酷热，龚胜病势，逐渐好转，是不是可以等到秋季动身？”王莽下诏允许。

钦差大臣每隔五天，就跟郡长一同去问候龚胜起居饮食，并告诉龚胜的两个儿子跟学生高晖说：“政府这么虚心地用封爵跟采邑，等候龚先生前往首都。龚先生虽然身患疾病，但应该移住在政府驿马车站官舍，表示确有应征进京的诚意，这样做将为子孙后代留下庞大的家产（指封爵及采邑）。”高晖等把钦差大臣的话，转告龚胜。龚胜发现已不可能逃避，对高晖等说：“我接受汉王朝政府的厚恩，无法报答，而今年已衰老，随时都会埋入地下，岂可以一身而侍奉两个姓？将来如何面对故主？”吩咐他们准备后事，说：“衣服只要能包住身子就够了，棺材只要能包住衣服就够了。既葬之后，绝不可以跟时下流行的风俗一样，再翻墓土，种植柏树，或建立祠堂。”交代已毕，便闭口不进饮食，历时十四日而死，年七十九岁。

当时，有志向德行的知名之士，还有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纪逯，

齐郡（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薛方，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郇越、郇相（郇，音 xún），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唐林、唐尊，都以深明儒家学派经典，行为端正，受到世人尊敬。纪逡、唐林、唐尊，都在新王朝政府供职，被封侯爵，大富大贵，历任部长级高级官员。唐林不断上书提出建议，忠直刚烈。唐尊则穿着破衣服跟磨透了鞋底的鞋子，假冒清高，享受虚名。郇相是太子王临的四友之一，逝世后，王临派人送去入殓时的寿衣，郇相的儿子，手攀棺木，誓死拒绝，说：“老爹死时，曾有遗言：‘对教师或宾友们的馈赠，不可接受。’而今，皇太子（王临）自称是我家老爹的朋友，所以不能例外。”首都常安（陕西省西安市）知识分子，一致称道。

新政府派出四匹马拉的安车，前往迎接薛方，薛方通过钦差大臣推辞说：“伊祁放勋、姚重华，高高在上，仍有巢父、许由等一些平民朋友。而今，圣明的主上，正在宣扬伊祁放勋、姚重华的盛德，而小臣愿坚守箕山，不再入世。”（传说故事，巢父，黄帝王朝人；伊祁放勋曾打算把元首的宝座让给他，巢父拒绝。许由，也是黄帝王朝人；伊祁放勋也曾经打算把元首宝座让给他，许由逃到箕山【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伊祁放勋又征召他当宰相【九州长】，许由认为是一种侮辱，跑到颍水那里洗净他的耳朵。）钦差大臣奏报，王莽喜爱这番说辞，不再勉强。

最初，隃麋（陕西省千阳县）人郭钦，当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蒋诩，当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同时以廉洁正直闻名于世。王莽代理西汉王朝皇帝时期（一世纪头十年），二人都被以患病的理由，免职，回到故乡，闭户不出，在家逝世。

西汉王朝十三任帝（哀帝）刘欣，跟十四任帝（平帝）刘箕子在位期间，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陈咸，由于通晓法令，担任宫廷秘书（尚书）。王莽辅政，大举更改祖宗所定的制度，陈咸心里反对。等到何武、鲍宣被诛杀，陈咸叹息说：“《易经》说：‘抓住机会，立即行动，不要等到天晚。’我可以走了！”即提出辞呈。王莽当了新王朝皇帝后，征召陈咸当司法部副部长（掌寇大夫）。陈咸声称有病，不肯接受。当时，他的三个儿子陈参、陈钦、陈丰，都在新政府供职，陈咸教他们全都辞职回家，闭门不出，不跟外界来往。逢到祭祀，仍用西汉王朝规定的日子。人们问他缘故，陈咸说：“我祖先怎么知道新王朝祭祀日子？”把家中所有的有关法令的书籍，都藏到墙壁之中（胡三省注：“按，公元前八年，陈咸因淳于长案



件，被放逐回乡，忧愁过度逝世。本年所述的陈咸，取自《后汉书·陈寔传》。二陈咸虽同是沛郡人，而各是一人。”不过，两个人同名同姓，同一郡县，同一时代，同在中央政府，同任高官，而所有记录又从无任何分辨，二人应是一人的可能性最大。《后汉书》是陈寔在东汉王朝闹了之后的作品，追述祖先往事，坚持陈咸用西汉王朝祭日，比忧虑过度而死，对自己的仕途，要有利得多）。

另有齐郡（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栗融、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人禽庆、苏章，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曹竟，也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辞去官位，脱离新政府。

九、民变蜂起

一二年，最初，王莽当西汉王朝的安汉公时，为了谄媚权力所来自的魔杖、太皇太后王政君，所以特别推崇她丈夫刘奭诛杀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功业，奏准尊称祭庙为“高宗”。当时宣称：王政君逝世之后，牌位就送到这个“高宗祭庙”，跟丈夫共享祭祀。

新王朝建立后，王政君改称新王朝的“文母”，表示跟西汉王朝的关系，一刀两断。为了不让她享受西汉王朝的祭祀，下令把“高宗祭庙”撤除，而给新王朝的“文母”，另盖一座祭庙，只保留“高宗祭庙”的一个殿，作为新王朝“文母”的祭堂。落成之后，名“长寿宫”——只因王政君仍在人世，不便称“庙”。

王莽在长寿宫设下酒席，宴请王政君。王政君到了之后，看见她丈夫刘奭（西汉王朝十一任帝）的祭庙，竟被铲除，惊骇悲伤，不禁流泪，说：“这是汉王朝的祭庙，有神灵保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非把它摧毁不可？假使没有鬼魂，何必盖庙？假使有鬼魂，我是他的妻子，岂可以把丈夫的公堂改成我的祭堂？”悄悄对左右侍从说：“这个人（指王莽）得罪神灵的地方太多了，神灵怎么还一直保佑他？”这场宴会，在不愉快中结束。

王莽篡夺政权之后，知道姑妈王政君悲愤怨恨。所以，凡是取悦王政君的方法，全部用出。只要王政君高兴，王莽就无所不为。然而，症结既无法解开，王莽越是殷勤，王政君越是触景伤怀。西汉王朝宫廷服装，都是黑色貂皮，王莽下令改穿黄色貂皮。西汉王朝以正月一日作为元旦，王莽改十二月一日作为元旦。西汉王朝每年十二月祭祀天地神灵，王莽改

在九月祭祀。

王政君教他的侍卫随从，仍穿西汉王朝的黑色貂皮，在汉王朝元旦，跟祭祀天地神灵之日，独自跟左右聚餐。

一三年，春季，二月，新王朝（首都常安【陕西省西安市】）文母、皇太后王政君逝世，年八十四岁（参考前五一年）。跟她亡夫刘奭（西汉王朝十一任帝）合葬渭陵（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七公里）。可是，却在她跟刘奭之间，挖掘一条深沟，象征各不相干。新王朝皇家世世祭祀王政君，而由刘奭在旁担任配角。新帝（一任）王莽（本年五十八岁）为王政君服丧三年。

一五年，民间忽然谣传，有条黄龙堕到黄山宫（宫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南）中，跌死。人民奔走相告，蜂拥到那里探视，一时聚集一万人之多。

新帝（一任）王莽（本年六十岁）大为厌恶，下令逮捕，追查谣言来源，却无法查出。

王莽坚信：制度一旦确定，天下自然太平，社会秩序自然建立。所以把全副精力，去研究地理，制定礼仪，创作圣乐，考证儒家学派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真义。高级官员早上入宫晋见，晚上出宫回家，整天都在议论研究，一连多少年，不能作最后决定，根本没有时间过问诉讼案件和被冤陷者的呼号，而这些正是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有些县几年没有县长，都派人代理。贪污残暴，一天比一天惨厉。

中央政府派出驻在各郡、各封国的监察大员，像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绣衣戒严官（绣衣执法），都仗恃自己的权势，互相检举攻击。十一位公爵（参考九年）分别派出部属，到各地劝勉农民耕田种桑，宣告季节时令，以及传达政令；这些人前后相接，在道路上擦肩而过。每到一处，都要召集官员小民开会听训；稍不如意，就逮捕下狱。郡政府跟县政府不得不苛征暴敛，用人民的血汗钱行贿，只求平安。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各地哀哀无告的人民，纷纷到首都常安，俯伏到未央宫宫门，向王莽呈递冤情。

王莽知道他因为独掌权柄之故，才取代西汉王朝政权，所以绝不允许臣僚有权，一切都亲自处理。主管官员也乐得轻松，任何问题，都推给上级决定。凡是宝库、金银库、钱币库、粮仓，全由宦官担任主管。官员或人民呈递“亲启密奏”（封事），都由宦官或王莽左右随从人员拆封，宫廷



秘书（尚书）根本不知道所言何事（王莽恐怕宫廷秘书蒙蔽，才委任宦官，而宦官照样蒙蔽）。王莽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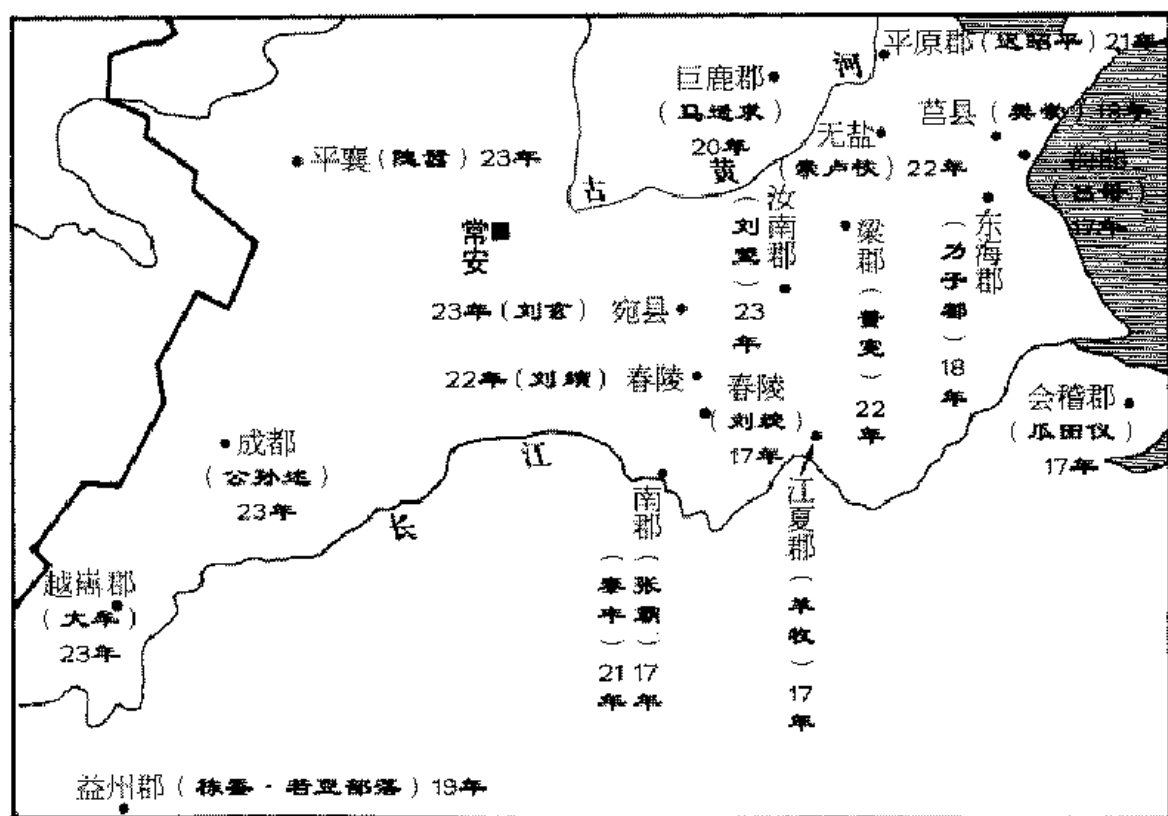
王莽最大的乐趣，在于改变制度。政令如此的繁多，有时他也记不清楚，本可以立即决定的，却要一再研究。以致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跟着发生。王莽既不肯下放他的权力，只好全部由他个人承担，在灯下批示公文，往往工作到天亮，还不能胜任。宫廷秘书（尚书）遂利用这种情势，为非作歹，即令是万分火急的奏章，都有方法使它无法到达王莽面前。呈递奏章等候回批的官员，一等就是几年，而仍拿不到回批。狱政更加黑暗，被逮捕的无法受到审判，唯一的盼望是遇到赦免，才能出狱。而卫戍部队不能换防，一拖三年之久。粮食价格飞涨，边防军二十余万人，全部仰赖郡县政府。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代郡（河北省蔚县），受到的毒害更重，人民活不下去，纷纷去当盗贼，多的时候，能集结数千人，到附近郡县游击。王莽派捕盗将军孔仁，率军跟郡县地方民兵，联合出击，一年有余，才告平定。

一七年，临淮（江苏省盱眙县）人瓜田仪（瓜田，复姓），盘踞会稽郡（江苏省苏州市）长州苑（江苏省苏州市西南）。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吕母，聚众数千人，击斩海曲（山东省日照市）县长，乘船入海，当起海盗，人数越来越多，有一万人左右。

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发生大饥谨，人们逃入山野沼泽，挖掘野草吞食。饥民多而野草有限，饥民互相攻击。新市（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出面为大家排忧解难，遂被推做首领，拥有好几百人。于是，一些亡命客：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马武、颍川（河南省禹州市）人王常、成丹等，都来投奔；率领大家攻击劫掠距城市较远的村落，盘踞绿林山（湖北省随州市西南），几个月之间，集结到七八千人。

又有南郡（湖北省江陵县）人张霸、江夏（湖北省新洲县）人羊牧等，跟王匡同时崛起，各有一万人之众。

王莽派出钦差大臣，颁发赦令，希望瓦解这些变民。回京（首都常安）之后，有些人忠心耿耿，奏称：“盗匪们解散之后，不久就又聚合，问他们原因，都说：‘法令太多太苛，无法靠劳力谋生。辛苦得到的工钱，还不够缴纳税捐。就算闭门自守，偏偏邻居私自铸钱或携带钢铁，又要连坐入狱，贪官污吏，逼人欲死。’人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落草为寇。”王莽大怒，立即下令免职。聪明伶俐的人就顺着风向，说：“小民顽劣刁蛮，应该诛



一世纪·一七年至二三年 新王朝民变纷起

杀。”或说：“这只是一时的变态现象，不久自然消灭。”王莽就会大悦，升他的官。

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樊崇，在莒县（山东省莒县）聚众起兵，有一百余人，辗转进入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境内。附近一些变民，敬佩樊崇的勇猛，纷纷投靠。一年之间，集结到一万余人。

一九年，春季，王莽（本年六十四岁）发现，全国变民越来越多，有一种无法收拾的趋势。于是命天文台（太史）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日历。下令：“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布告天下周知。”又下诏昭告全国：“我当跟黄帝姬轩辕一样，成仙升天。”（刘彻曾认为他会跟姬轩辕一样，成仙升天，王莽是第二人有此信念。）打算欺骗人民，瓦解变民。听到的人无不哑然失笑。

二〇年，新帝（一任）王莽（本年六十五岁）下诏，说：“大军即将出动，胆敢在街头奔跑、号叫、触犯法令的，立即斩首，不问季节。”于是，即令是春季、夏季，也照样诛杀（西汉王朝遵古代立法精神，春夏不但不行刑，甚至不逮捕人犯。王莽这位大儒，在“古”对他碍手碍脚时，立刻把“古”像破鞋一样抛弃，这就是政治）。人民震慑恐惧，道路上行



人用眼睛示意，不敢发言。

王莽对于四方日益增多的变民，企图用暧昧的心理攻势加以镇压。下诏说：“我的皇初祖黄帝姬轩辕，平定天下，身兼大将军，中央设立‘大将’，地方设立‘大司马’五人，自‘大将军’以下，直到最低带兵官，共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士兵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我接受神秘预言书（符命）的昭示，效法古人，也将如此调整。”

于是，设立“前”、“后”、“左”、“右”、“中”大司马。各州全权州长（州牧）直到县长（县宰），一律加“大将军”、“偏将军”、“裨将军”、“指挥官”（校尉）称号（全权州长【州牧】称大将军。郡长【卒正、连率、大尹】称偏将军。民兵司令【属令长】称裨将军。县长【县宰】称指挥官）。

乘坐政府驿马车的中央使节，川流不息地前往郡县，每天都有十余位。仓库已没有存粮可以供应，驿马车缺少马匹、车辆，途中遇到民间马匹、车辆，就强行夺取，或直接向民间征收。

巨鹿（河北省平乡县）男子马适求（马适，复姓）等，阴谋策动燕赵地区（古燕王国、赵王国故地，今河北省）民兵及驻军叛变，反抗新王朝政府，讨伐王莽。大司空府秘书（大司空士）王丹发觉，奏报王莽。王莽派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所属国务官（三公大夫）审理，大肆逮捕主犯跟党羽，牵连地方绅士豪杰好几千人，一律诛杀。

封王丹当辅国侯。

汝南（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人郅恽，深明天文星象跟历法，认为西汉王朝一定复兴，上书王莽，说：

“上天所以发生异象，是在盼望陛下觉悟，使陛下早早地回到臣僚的位置上。陛下的宝座，来自上天，现在应该还给上天，才算是知道天命。”

王莽大怒若狂，逮捕郅恽下入诏狱。但郅恽十分幸运，过了一个冬天之后，逢到赦免，竟恢复自由。

卜卦算命先生王况，告诉魏成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郡长（大尹）李焉说：“汉王朝会复兴，姓李的人将当辅佐大臣。”遂替李焉编造神秘预言书（谶书），有十余万字之多。被人告发，二人全被诛杀。

二一年，南郡（湖北省江陵县）变民首领秦丰，已有部众将近一万人。平原（山东省平原县）变民女首领迟昭平，也拥有部众数千人，盘踞黄河泛滥地区。

王莽向文武百官询问剿匪策略，大家异口同声，说：“这些人得罪上天，不过是一群尸体，立刻就会消灭。”前任左将军公孙禄（公孙禄因不举荐王莽当大司马被罢黜），也被征召前来参与会议。公孙禄说：“天文台长（太史令）宗宣，观察星象，测量天气，把凶恶说成吉祥，扰乱天文，贻害政府。太傅（四辅之二）、平化侯唐尊，假冒善良，贪恋权位，害人害己。国师（四辅之三）、嘉新公刘秀（刘歆），颠倒儒家学派的五经，毁师灭法，使知识分子迷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推行井田，使人民田产全部失去。农林部长（羲和）鲁匡，颁订六种专卖独占条例（六筦），使工商穷困。说符侯崔发，谄媚拍马，阻塞下情，不能上达。应该把这几个人诛杀，安慰天下。”又说：“绝不可以对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采取军事行动，应该跟他们和解。我深恐怕，新王朝的忧虑，不在匈奴，而在国境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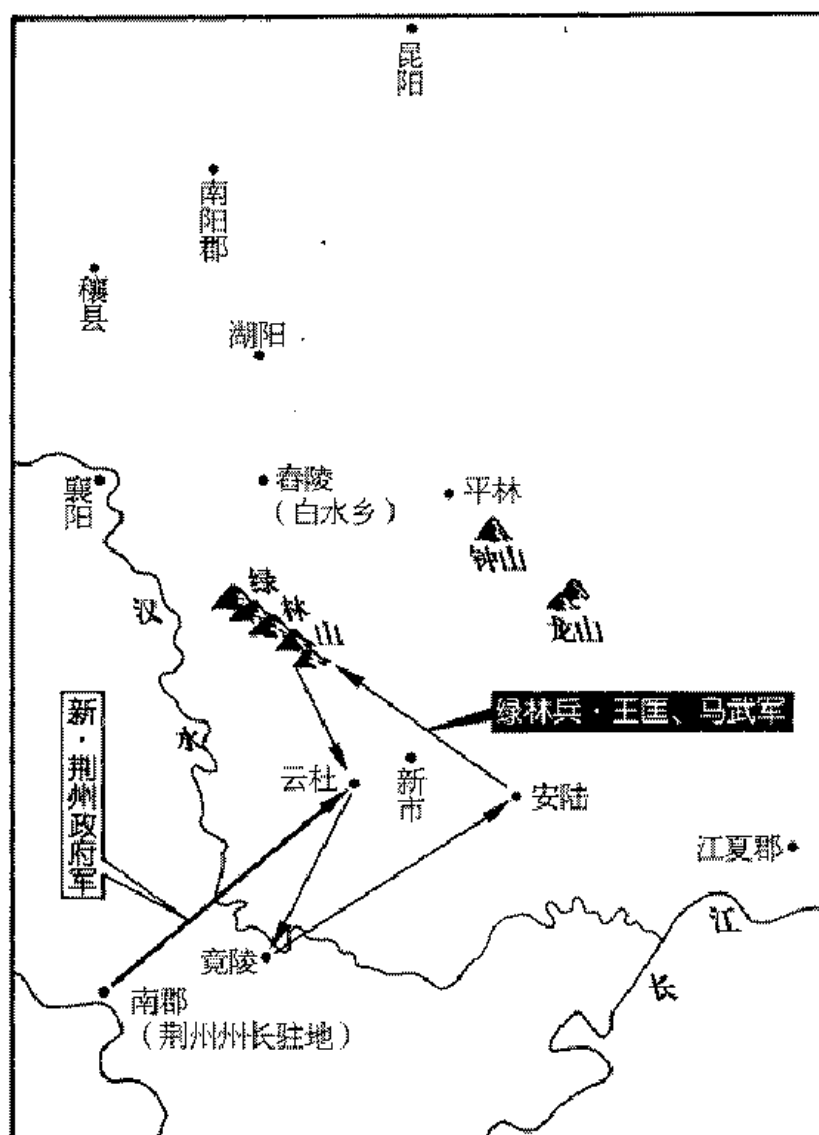
王莽脸色大变，命武士把公孙禄架出殿门。然而，公孙禄的耿直建议，也使他反省。于是把鲁匡贬作五原（内蒙古包头市）郡长（卒正），以减轻人民的愤怒。事实上六种专卖独占条例，不是鲁匡一个人的意见，王莽贬谪他，只是安抚民心。

最初，变民们都是受到饥寒穷苦的压迫，不得不铤而走险。虽然聚集在一起，却总是盼望年景好转，仍回家耕田。所以，好几万人的庞大武装部队，却不敢攻击劫掠城市。抢夺到手的粮食，也只能维持当天的生活。地方政府首长们（州长、郡长）也有战死的，但都死于自己部队的互斗，变民们并不敢击杀。可是，王莽对此，一直不能了解。

本年（二一年），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全权州长（牧），动员机动部队二万人，攻击绿林（湖北省随州市西南）变民集团。变民首领王匡等，率部众在云杜（湖北省京山县）迎战，大破州政府军，杀好几千人，把所有的粮草辎重，全部掳获。荆州州长准备向北撤退，绿林将领马武等，再迎头痛击，摧毁州长座车的篷帐，刺杀陪乘官。可是，却不敢冒犯州长。而只挥军攻破竟陵（湖北省潜江市），转击云杜、安陆（湖北省云梦县），大量抢夺妇女，退回绿林山（湖北省随州市西南）；此时已增加到五万余人。州郡地方政府，已无法对付。

大司马府秘书官（大司马士），到豫州（河南省）查案，被变民集团捕获，尊敬他是官员，送他回到县城。秘书官返首都常安后，上书王莽，报告变民集团的内情及盼望。因为跟王莽所设定的内情及盼望不一样，使





一世纪·二一年 新王朝攻南昌绿林兵失败

王莽大为光火，逮捕秘书官下狱，认为秘书官丧尽天良，欺骗政府。下诏责备七公（“四辅”加“三公”），说：

“官吏的意义，是处理国家事务，传扬政府恩德。牧养人民，是仁义的基础。打击强梁，明察奸恶，捕杀盗贼，是仁义的关键。可是，现在却不然，盗贼四起，不但捉不到他们，反而成群结党，劫掠政府驿马车，掳掠政府官员。官员脱逃的，又信口胡言：‘我曾经责问盗贼：“为什么这样？”’盗贼说：“只是为了贫苦。”然后盗贼送我出境。”庸俗的人，论断事情，大都如此。

“要知道，因为贫困饥寒而违法犯罪，大的当强盗，小的当小偷，不外这两条路。可是现在，他们却集结党羽，成千成百。这是最明显的谋反叛乱，怎么能扯上饥寒？你们七位公爵，要严格督促部长（卿）、国务官

(大夫)、郡长(卒正、连率)、副郡长(庶尹),谨慎小心,照顾善良人民,加强逮捕和消灭盗贼。如果不同心合力,痛恨狡黠匪徒,而仍胡说他们为饥寒所迫,立刻逮捕,项目奏报定罪。”

新政府官员全体震恐。于是,再没有人敢反映民变实情,而州郡政府又没有权力调发武装部队,对变民遂失去控制。

冀平(山东省寿光市东北)郡长(连率)田况,果敢而有谋略。擅自动员十八岁以上的丁壮,集结四万余人,发给他们武器,把誓约刻到石头上。樊崇集团得到消息,不敢侵入郡境,田况上奏章自我弹劾,王莽责备他说:“中央没有颁发虎符,而你擅自征调武装部队,这是擅自兴兵,违犯军纪。只因田况自信可以消灭盗贼,姑且不交付军法审判。”

后来,田况自请出界征剿,军锋所到,无不攻破。王莽下诏,命田况暂代青州(山东省北部)跟徐州(江苏省北部)二州全权州长。田况上书说:

“盗贼初起时,事件十分轻微。州政府的小官或士兵,人人都可以擒拿。可是地方政府,并不在意。县政府欺骗郡政府,郡政府欺骗中央。实际有一百人,声称只有十人。实际有一千人,声称只有一百人。中央忽略了它的严重性,不能及时督责,遂至蔓延数州。这时候才派出将帅使节,层层追究。郡县政府面对上官,应对塞责,供应饮食,奉献金银财宝,只求自救不死;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盗贼,也没有时间处理公务。而将帅又不能身先士卒,一旦发生冲突,动辄被盗贼击败,士气沮丧,徒使人民受到痛苦。

“之前,有幸蒙中央赦免,盗贼本来就要瓦解。想不到,反而受到拦击。他们在恐惧下,再逃入山谷,互相转告。以致各郡县已投降的盗贼,一时间大为惊骇,恐怕受到欺骗,被政府消灭。而又逢饥馑如初,群情激动。十天左右,就又集结十余万人,盗贼之所以多不胜数,原因在此。

“而今,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以东,谷米一石,高达二千钱。看到陛下诏书,准备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兵团司令(廉丹),率军征剿。我认为,二人都是国家重臣。人马过多,沿途无法供应;人马过少,又无法向四方展示威力。我建议:应该火速在州长、郡长以下官员中,选拔有才干之士,申明赏罚,然后坚壁清野,对离城太远的乡村,或没有城墙的小封国,把所有老弱妇孺,迁移到附近大都市之中,多存粮草,合力固守。盗贼前来攻城,必不能攻陷。如果不来攻城,四方游击,又抢劫



不到粮食，势不能长久聚集。到那时候，如果招降，他们必然投降。如果征剿，他们必然覆灭。而今，一味派出将帅，郡县负担，比应付盗贼还苦。请陛下召回所有乘政府驿马车到各郡县的使节，使郡县获得休息。委任臣，田况，负责所属的两州盗贼，一定可以平定。”

对田况的干才，王莽忽然兴起警觉。于是暗中布置，派使节赐给田况诏书，使节到田况处，面见田况时，即宣布皇帝命令，接管田况的军权。送田况到首都常安（陕西省西安市），任命当师尉郡（东北长安市）郡长（大夫）。

田况既离职，齐地（山东省）社会秩序全部败坏。

十、渐台陷落

二二年，二月，青（山东省北部）、徐（江苏省北部）二州变民首领樊崇，击斩新政府太师府秘书长（太师羲仲）、剿匪司令景尚（参考去年【二一年】）。

关东（函谷关以东）大饥馑，人民互相格杀，吞食尸体（人间惨事）。

夏季，四月，新政府派太师（四辅之一）王匡、更始兵团司令（四将之一）廉丹，讨伐东方变民。

最初，樊崇等变民集团，声势日益扩张，互相约定：“杀人抵命，伤人赔偿。”最尊贵的称号是“乡村教育官”（三老），其次是“参谋官”（从事），再其次是“法警”（卒史。在这个变民集团中，没有“将军”、“王”、“侯”之类名称。他们来自民间，所见所闻，也只有这些乡级官员。也说明他们只不过饥饿所迫，铤而走险，并没有政治野心，而新政府却把他们逼得非有野心不可）。现在，得到太师跟更始兵团司令，率领十余万精锐的政府正规军前来攻击的消息，恐怕部众跟政府军混战时，难以辨别敌我，于是下令用朱砂涂抹双眉，号称“赤眉”。

王匡、廉丹十余万大军，浩浩荡荡东下，军风纪败坏，所经过地方，奸淫、掳掠、烧杀，无所不为。东方人民哀号说：“宁愿碰到赤眉，不愿碰到王匡。王匡还算温和，廉丹却要杀我！”

情况一如田况预料。

新政府又派出大批国务官（大夫）、皇家礼宾官（谒者），到各地教导穷苦人民，用杂草、树枝煮成稀汁充饥。但这种杂草、树枝稀汁，肠胃不

能吸收，对贫苦人民毫无益处，但派出来官员的费用，却十分庞大，反而更加重人民负担。

绿林（湖北省随州市西南）变民集团，突然遇到严重瘟疫，死亡二万五千人以上，将近全部人数的一半。这个沉重的打击，使集团瓦解。王常、成丹等率领一部分部队，向西方的南郡（湖北省江陵县）移动，称“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等，跟他们的支党朱鲔（音 wěi）、张卬（音 áng）等，率领一部分部队，向北进入南阳（前队郡，河南省南阳市）郡境，称“新市兵”（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首领们都称“将军”。

新政府派公安部长（司命）大将军孔仁，征剿豫州（河南省）境内变民。命农林部长（纳言）大将军严尤、祭祀部长（秩宗）大将军陈茂，征剿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境内变民。每人率领官员一百余人，乘坐政府驿马车，到达所辖各州，招募士兵。严尤激动地对陈茂说：“派遣大将，却不发给可以调动军队的兵符（虎符）。必须先行请示，然后才能行动。这就跟用绳子拴住凶猛的韩卢（韩卢，战国时代韩国著名的猎狗），而要它捕捉野兽，有什么分别？”

蝗虫从东方向四方蔓延，满天横飞，遮蔽太阳。

难民逃亡到关中（陕西省中部）的有好几十万。新政府在各地设立救济官（养赡官）施舍粮食粥饭，由中央派员监督。可是，监督人跟负责人共同舞弊，盗卖粮食，难民饿死的占十分之七八。

在此之前，新政府任命禁宫中级侍从宦官（中黄门）王业，负责首都常安专卖工作（物资调节官），把购入的价格尽量压低，人民一片抱怨。然而王业却因为节省国家经费，受封准男爵（附城，比男爵低一级的爵位）。王莽听到首都发生饥馑消息，询问王业，王业回答说：“死的只不过是一些流氓罢了。”还拿出证据，把市上售卖的米饭跟肉羹，呈献王莽，说：“本城居民们吃的都是这些东西。”王莽深信不疑。

秋季，七月，“新市兵”首领王匡（也名王匡，当然不是太师王匡）等，攻击随县（湖北省随州市）。平林（随州市东北平林关）人陈牧、廖湛，也聚众起兵，有一千余人，称“平林兵”，响应“新市兵”的攻势。

王莽下诏给更始兵团司令（四将之一）廉丹，催促出战，说：“仓库粮食已尽，国库财物已空，是震怒时候，也是发动攻击的时候。将军身受政府委信，如果不能把身体抛弃到中原战场，就无法报答国家厚恩，和尽到所负的重责大任。”廉丹恐惧。当晚，召唤他的秘书冯衍，把诏书拿给他



看。冯衍乘机提出建议，说：“张良因为五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所以才在博浪沙（河南省中牟县）中，用铁椎谋刺嬴政（参考前二一八年）。将军的祖先，是汉王朝的大臣（西汉王朝十二任帝刘鹜时，右将军廉褒，就是廉丹的老爹。参考前一六年），新王朝兴起，天下英雄豪杰，没有人心悦诚服。而今，全国大乱，农村崩溃，人民思念汉王朝的美好日子，远超过周王朝人民之思念姬奭（《诗经》有《甘棠》，据说是周王朝人民思念姬奭的诗篇）。人心所歌颂的行为，上天都会追随它。我为将军设计，最好是把部队驻扎在一个富饶的大郡，安抚训练，砥砺士气，延揽结交有才干的人士，采纳忠直智慧的谋略，复兴国家，为万人除害。那么，你的福分将保持无穷，功勋和贡献，将永垂青史。何必连同你的军队，一齐在中原毁灭？何必使你的尸体，跟草木同时腐烂，身败名裂，使祖先蒙羞？”（蒯彻劝说韩信背叛的历史，于此重演。参考前二〇三年）廉丹不肯接受。冯衍，是西汉王朝左将军冯奉世的曾孙（冯奉世任左将军，参考前四一年二月）。

冬季，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南）人索卢恢（索卢，复姓）等聚众起兵，占领县城，响应赤眉。廉丹、王匡攻陷无盐，杀一万余人。王莽派一位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携带诏书到防地慰问，晋封二人公爵，又封有功官员十余人。

赤眉变民集团一位指挥官（别校）董宪，有数万人部队，据守梁郡（河南省商丘县），王匡准备乘胜进击。廉丹认为刚破一个坚城，官兵疲劳，应当休养一段时间。王匡不听，单独挺进，廉丹不得已，只好追随。在成昌（山东省东平县境）会战，赤眉军勇不可当，新政府军大败，王匡逃走。廉丹派人把他的印信、符节，全送给王匡，叹息说：“小孩子可以逃走，我不可以！”遂战死。部下指挥官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正在厮杀，得到统帅阵亡消息，喊说：“廉公已死，我们还为谁活？”直奔敌阵，全都牺牲。

国将（四辅之四）哀章，自愿扫平山东（崤山以东）所有变民。王莽派他立即前往跟太师（四辅之一）王匡会合。又派大将军阳浚，驻守敖仓（河南省荥阳县北敖山粮仓）。又派大司徒（三公之一）王寻，率十几万人大军，进驻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坐镇南宫（皇宫之一）。又命大司马（三公之二）董忠，在首都常安北军（野战军）中垒营，加强骑射训练。又命大司空（三公之三）王邑，兼其他二公（大司徒及大司马）职务。

西汉王朝皇家残余分子刘秀等，起兵抗暴，与变民军“新市兵”、“平

林兵”、“下江兵”结合。

二三年，新帝（一任）王莽（本年六十八岁），为了表示自信、镇静和坦荡自若，特别把白了的头发染黑，遴选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史谡的女儿当皇后，并遴选小老婆一百二十人，计三位“夫人”，位比公爵；九位“嫔”，位比部长（卿）；二十七位“世妇”，位比国务官（大夫）；八十一位“御妻”，位比政事官（元士）。

王莽赦免天下囚犯，下诏说：“我命王匡（太师）、哀章等，讨伐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盗匪（赤眉）。严尤、陈茂，讨伐前队郡（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盗匪（刘玄）。为盗匪们明显地指出生路，确切保证，如果再执迷不悟，拒绝解散，我将派出大司空（三公之三）隆新公（王邑），率百万大军，剿除根绝。”

三月，变民军组成的玄汉政府成国上公王凤（新市兵），跟祭祀部长（太常）偏将军刘秀等，率军攻击昆阳（河南省叶县）、定陵（河南省郾城县西北）、郾县（河南省郾城县），先后攻克。

王莽接到严尤、陈茂战败消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下令大司空（三公之三）王邑，乘政府驿马车，跟大司徒（三公之一）王寻，调动正式武装部队，负责扫平山东（崤山以东）变乱。征召精通兵法的六十三位专家，充任参谋官。任命体躯庞大的巨毋霸，当营区司令（垒尉）。并携带大量凶猛野兽——老虎、斑豹、犀牛、大象之类，助长威势。

王莽听到玄汉政府（首都宛县）指控他毒死西汉王朝十四任帝（平帝）刘箕子，就在未央宫王路堂（即“前殿”），召集文武百官，打开当刘箕子病危时，王莽为他向上天请命，储藏愿以身代死文件的金柜（参考五年十二月），一面流泪，一面展示给文武百官。

夏季，六月，道士西门君惠（西门，复姓。此时中国还没有道教，“道士”一词，似指法术师之类），告诉新政府卫将军（四将之二）王涉说：“查考神秘预言书（谶文），刘姓皇族一定复兴，连名字都指出来——国师（四辅之三）刘秀（刘歆）。”王涉遂跟国师（四辅之三）刘秀（刘歆）、大司马（三公之二）董忠、宫廷禁卫官司令部国库长（司中大农）孙伋，秘密结盟，准备用他们的部队，逮捕王莽，向玄汉政府（首都宛县）投降，用来保全自己的家族。

秋季，七月，孙伋向王莽告密。王莽召见董忠盘问，当场格杀，命虎贲武士用斩马剑把董忠尸体铡成碎片。逮捕董忠的家族，无论男女老幼，





全推到一个大坑里，浇上浓醋、毒药，又用利刀、荆棘搅拌，然后埋葬。刘秀（刘歆）、王涉，得到消息后自杀。王莽眼看众叛亲离，骨肉、老友，从内部先行崩溃，身陷窘境（王涉，是王根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刘秀【刘歆】则是王莽称帝的主谋），无法公开交代，只好秘而不宣。然而，政府主力军已破，亲信大臣又纷纷背叛，不知道应该信任什么人，雄心大志，顿然消失，不但不再考虑对付匈奴（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也不再照顾到关中（大常安地区，陕西省中部）以外的其他郡县。于是，命大司空（三公之三）王邑返回首都常安，接替董忠的遗缺——大司马（三公之二）。任命皇后宫总管（大长秋）张邯当大司徒（三公之一）、崔发当大司空（三公之三），宫廷禁卫官司令（司中）“寿容”（不懂二字意义）苗欣当国师（四辅之三）。

王莽现在面对的是他用诈术无法克服的局面，过度的忧虑、悲痛、愤怒，使他食不下咽，只有配一点鲍鱼，饮酒解愁。其他时间，都在阅读兵法，疲倦时就靠着几案入睡，不能上床安枕。

新帝王莽，命太师（四辅之一）王匡、国将（四辅之四）哀章，驻防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玄汉帝（首都宛县）刘玄，命定国上公王匡（新市兵），向洛阳进攻。命西屏大将军申屠建、宰相府执行官（丞相司直）李松，直扑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三辅（大常安地区，陕西省中部）惊骇震动。

析县（河南省西峡县）人邓晔、于匡，在南乡（河南省淅川县西南）聚众起兵，响应玄汉政府，就近进攻武关。新政府任命的武关驻军司令（武关都尉）朱萌，开关投降。邓晔等进攻右队郡（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斩郡长（大夫）宋纲。向西推进，攻陷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

不断的噩耗使王莽忧惧交加，而又束手无策。大司空（三公之三）崔发建议说：“古代，国家遇有大的灾难，则用哭声化解，我们应向上天哀告求救！”（《周礼》，国家有大灾难时，女巫就要一面唱一面哭，向上天哀告。）王莽相信，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首都常安南郊，向上天陈述神秘预言书（符命）的来龙去脉。然后，仰天大哭，哭得筋疲力尽，再伏地叩头。儒家学派知识分子（诸生），以及被动员集合的小民，每天早晨和晚上，都集合在一起大哭，新政府供应早点跟晚饭。对大哭最力的人士，一律任命当宫廷禁卫官或政府中级官员（郎），一时擢升五千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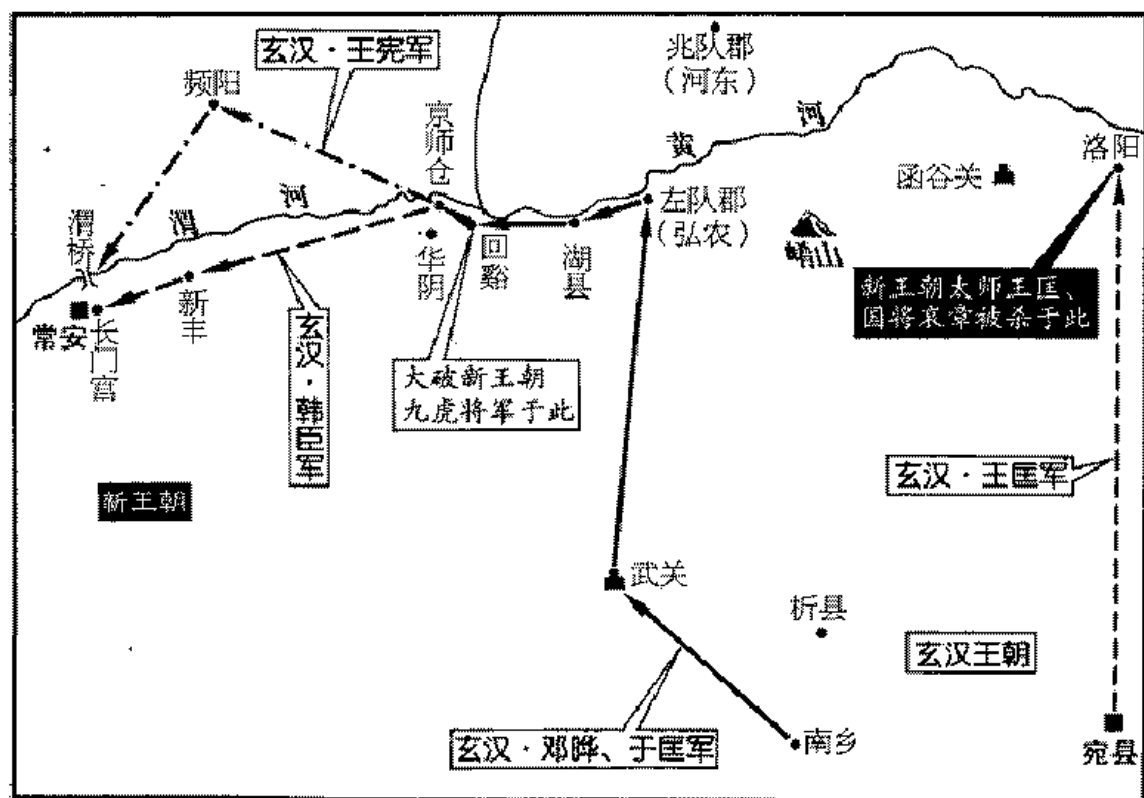
王莽仍作最后挣扎，任命九位将军，都用“虎”字作为称号。率领北军（野战军）精锐几万人，出发东征。把他们的妻子，接到皇宫之中，作为人质。这时，宫廷所存黄金，还有六十余万斤，其他的贵重珍宝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可是，王莽却爱不释手，对九虎将军部属，每人仅赏赐四千钱。激起全体怨恨，大家离心离德，毫无斗志。

九虎将军率领一群散沙部队，进驻华阴（陕西省华阴市）东方的回溪（今地不详，应在华阴市东），凭险据守。邓晔、于匡变民军进击，六位虎将军战败逃走；其中两位虎将军（史熊、王况）回到首都请罪，王莽派使节责问他们：“死的人在哪里？”二人自杀，另四位虎将军（姓名不详）逃走后，不知去向。其他三位虎将军（郭钦、陈翥、成重），收集残兵败将，退保京师仓（陕西省华阴市北）。



邓晔大开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关门，迎接玄汉先锋部队。玄汉宰相府执行官（丞相司直）李松，率三千余人抵达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跟邓晔相会，联合进攻京师仓，不能攻克。邓晔任命弘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政府秘书（掾）王宪当指挥官。王宪率几百人向北进发，渡过渭河，进入北常安市（左冯翊。即新王朝的烈尉郡及翊尉郡）境界。

李松派他的助手偏将军韩臣等，向西从小路挺进到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攻击新政府波水将军窦融。窦融败退，韩臣追击，直抵长门宫（首都常安东郊）。王宪部队推进到频阳（陕西省富平县东北），沿途各县城，望风迎降，地方乡绅也纷纷聚众起兵，自称是汉王朝将军，率领部众，追随王宪。这时，李松、邓晔的变民军主力，已抵达华阴（陕西省华阴市），首都常安（陕西省西安市）城下，游击部队开始出现。大家听说天水隗家军（根据地在今甘肃通渭县）也将抵达，更为振奋，争着要第一个进入首都，一则建立大功，二则可以大肆抢劫财宝。



一世纪·二三年七月至七年 王莽被杀，新王朝覆亡

王莽再作困兽之斗，赦免监狱里的囚犯，发给他们武器，杀猪饮血，教他们发誓：“如果做出不利于新政府的事，神鬼降罪。”派更始将军（四将之四）史湛（王莽的岳父）率领出战。可是，一过渭桥，大家即一哄而

散，史湛只好空手而回。

变民军在城外把王莽妻子、父亲、儿子，以及祖先的坟墓，全部挖掘，焚烧他们的尸体、棺木、祭庙。又焚烧皇家大会堂（明堂）、国立大学（辟雍）。火光上冲霄汉，直照城中。

九月一日，变民军攻破首都常安宣平城门（常安东北头第一门）。新政府大司徒（三公之一）张邯，首先被变民军击斩。大司马（三公之二）王邑，率领王林、王巡、带恽等将领，在未央宫北门，企图遏阻变民攻势。而天色已晚，新政府各机关官署跟官员家宅，逃亡一空。

九月二日，常安（陕西省西安市）城里年轻小伙朱弟、张鱼等，为了保卫自己家门不被变民军抢劫，聚集成群，也参加变民军行列。直扑未央宫，纵火焚烧工匠们出入的便门（作室门），用斧劈开敬法殿小门，喊叫说：“叛徒王莽，怎么还不出来投降？”大火迅速蔓延到后宫承明殿。承明殿是黄皇公主王女士（西汉王朝十四任帝刘箕子正妻）住处，眼看天崩地裂，叹息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汉王朝家人？”纵身投入火窟而死（三十二岁）。

王莽逃到未央宫宣室殿避火，而火舌跟踪而至。王莽身穿赤青色的衣服，手拿两千二百年前姚重华拿过的小刀（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姚重华在位时，尚是石器时代，哪里来的“匕首”？王莽自己制造古董，最初用来愚弄别人，现在用来愚弄自己），天文官（天文郎）就在王莽面前，占卜时日方位，王莽绕着桌案兜圈子，最后终于找到占卜上显示最吉祥的位置——斗柄，才坐下来。神志不清地喃喃自语说：“上天照顾我，汉军能把我怎么样！”

九月三日，黎明，高级官员扶着王莽，从宣室殿，逃到太液池中四面环水的渐台，这时仍有一千余位官员追随左右。大司马（三公之二）王邑，日夜血战，疲惫不能支持，而士兵死伤将尽。王邑奔回皇宫，辗转进入渐台。碰见他儿子宫廷随从（侍中）王睦，正在那里脱下官衣官帽，改变服装，准备溜走。王邑喝止他，教他回来。于是，父子二人一同进去，保护王莽。

变民杀人宣室殿中之后，听说王莽逃入渐台，遂把渐台密密包围，有几百重之多。渐台守军仍然发箭拒抗。等到箭被射完，变民冲杀，双方短兵相接。王邑父子、带恽、王巡，在肉搏中战死。王莽逃到一个小房间，大约下午晚饭的时分，变民杀人渐台。国师（四辅之三）“寿容”（不懂二字意义）



苗欣、太傅（四辅之二）唐尊、王盛等，全都丧生刀下。商县（陕西省丹凤县）人杜吴，直闯而入，击杀王莽，指挥官（校尉）东海（山东省郯城县）人公宾就（公宾，复姓），砍下王莽的人头（本年王莽六十八岁）。士兵一拥而上，乱刀齐下，把王莽尸体砍成碎块。为了争夺这项诛杀元凶的功勋，互相攻击，杀死几十人（新王朝亡，公元九年至二三年，立国十五年）。

公宾就拿着王莽的人头，呈献给王宪。王宪自称玄汉政府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长安（玄汉把新王朝的常安改回原名）城中变民部队数十万人，全归他管辖。王宪霎时间掌握大权，住入东宫（长乐宫），命王莽的小老婆群陪他上床。每次出巡，都穿上王莽的皇家服装，坐王莽的皇家车辆。

九月六日，玄汉政府宰相府执行官（司直）李松、析县（河南省西峡县）变民首领邓晔，进入长安；将军赵萌、西屏大将军申屠建，接踵而至。认为王宪拿到皇帝玉玺印信，不肯呈缴；而又淫乱宫女，建立天子旗帜鼓号，罪不容赦，遂逮捕王宪，诛杀（王宪只威风三日）；把王莽的人头送到临时首都宛县（河南省南阳市），悬挂街市示众。愤怒的民众，把它踢来踢去，有的甚至把他的舌头割下吃掉。